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

简体典藏全本

# 新青年

第九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1920年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1923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3年

在广州改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  
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6年

因故停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第九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 / 杨宏峰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8-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409 号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九卷(第一至六号)

杨宏峰 主编

责任编辑 唐 晴  
封面设计 陈冰融 张 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9.75 字数 75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685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48-3/Z·147

总定价 8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正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

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

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种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

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思，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



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杨宏峰

2010年9月10日

#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 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 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 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 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 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 《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 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 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 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修改。

5. 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 原件中的衍文或有明显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 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 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 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 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 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 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 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 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 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 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 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

# 目 录

凡 例 .....	1
-----------	---

## 第一号

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一日发行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	日本山川均/ 1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	李达/ 4
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 .....	周佛海/ 15
我所起草的三法案 .....	戴季陶/ 22
广东省商会法草案及理由书 .....	戴季陶/ 26
产业协作社法草案及理由书 .....	戴季陶/ 35
广东省工会法草案及理由书 .....	戴季陶/ 56
关于广东工会法草案的讨论 .....	玄庐 公博/ 61
哈姆生和斯劈脱尔 .....	雁冰/ 67
文章的美质 .....	陈望道/ 73
诗	
莺儿吹醒的 .....	俞平伯/ 76
伦 敦 .....	刘半农/ 78
看牡丹的唐花 .....	大白/ 81
故 乡 .....	
西门的爸爸 .....	鲁迅/ 83
.....	法国莫泊桑著 雁冰译/ 89

快乐（神话） ..... 俄国 Kuprin 著 沈泽民译/ 96

### 随感录

（一一〇）跑到内地才睁开了眼睛么？ ..... 汉俊/ 98

（一一一）社会主义是叫人穷的么？ ..... 汉俊/ 98

（一一二）进了步了！ ..... 汉俊/ 99

（一一三）日本人尽管放心就是了！ ..... 汉俊/ 100

（一一四）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 独秀/ 100

（一一五）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 独秀/ 102

什么话！ ..... 记者/ 104

编辑室杂记 ..... 记者/ 105

## 第二号

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一日发行

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进化与革命 ..... 周佛海/ 106

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 ..... 高一涵/ 113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 李达/ 121

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 ..... 沈雁冰/ 130

### 诗

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 ..... 胡适/ 136

死者 ..... 胡适/ 137

儿啼 ..... 徐景元/ 138

新闻记者（The Editor）（续八卷一号） ..... Bjerson 卞尔生著 沈性仁译/ 140

新剧的讨论 ..... 苏熊瑞 陈公博/ 158

注音字母的讨论 ..... / 166

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 ..... 山川均著 周佛海译/ 177

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n Policy） ..... Lenine 原著 成舍我译/ 198

列宁的妇人解放论 ..... 李达转译/ 201

## 随感录

- (一一六) 下品的无政府党 ..... 独秀/ 203  
(一一七) 青年的误会 ..... 独秀/ 204  
(一一八) 反抗舆论的勇气 ..... 独秀/ 205
- 通 信 ..... 独秀/ 206  
什么话! ..... 记者/ 210

## 第三号

民国十年(1921年)七月一日发行

- 国语文法的研究法 ..... 胡适/ 211  
社会主义批评 ..... 陈独秀/ 219  
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之概说 ..... 王星拱/ 229  
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续前号) ..... 沈雁冰/ 237  
答《君“广韵注音字母的疑问”》 ..... 吴敬恒/ 246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 日本菊池宽作 鲁迅译/ 251  
湖南煤矿水工惨状 ..... 吴桢/ 258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 公博/ 261

## 俄罗斯研究

- (三三) 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 ..... 李守常/ 271  
(三四) 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 ..... 山川菊荣作 李达译/ 286  
(三五) 劳农俄国的电气化 ..... 邓生译/ 300

## 随感录

- (一一九) 说实话 ..... 张嵩年/ 303  
(一二〇) 社会 ..... 张嵩年/ 303  
(一二一) 过渡与造桥 ..... 独秀/ 304  
(一二二) 卑之无甚高论 ..... 独秀/ 305  
(一二三) 革命与制度 ..... 独秀/ 306

(一二四)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 独秀/ 306

通 信 ..... / 308

#### 第四号

民国十年 (1921 年) 八月一日发行

国语文法的研究法 (续前号) ..... 胡适/ 311

讨论无政府主义 ..... 区声白 陈独秀/ 325

性之生理学 (Physiology of sex) ..... 高铨/ 349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 存统/ 359

#### 诗

奶 娘 ..... 刘复/ 367

一个小农家的暮 ..... 刘复/ 368

稻 棚 ..... 刘复/ 369

回声 (一首愿望的悲哀诗) ..... 刘复/ 370

夏天的黎明 (Summer Dawn) ..... Wilfrid Wilson Gibson 作 刘复译/ 373

狭的笼 ..... 俄国埃罗先珂作 鲁迅译/ 380

一队骑马的人 ..... 挪威包以尔 (J. Bojer) 著 沈雁冰译/ 391

杂译日本诗三十首 ..... 周作人/ 393

华文横行的商榷 ..... 张东民/ 406

通 信 ..... / 410

附 录 ..... / 418

    衡前 (在浙江省萧山县) 农民协会宣言 ..... / 418

    衡前农民协会章程 ..... / 419

    衡前农村小学校宣言 ..... / 420

#### 第五号

民国十年 (1921 年) 九月一日发行

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 ..... 陈独秀/ 422

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 .....	张椿年译/	425
对于太平洋会议的我见 .....	日本山川均/	430
太平洋会议 .....	日本堺利彦/	432
“是什么”和“为什么” What and why .....	高钰/	434
第四阶级解放呢？全人类解放呢？ .....	存统/	440
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 .....	朱希祖/	442
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 .....	高一涵/	446
我对于交易所的意见 .....	陈公博/	451
农民自决 .....	玄庐/	455
结群性与奴隶性 .....	英国戈尔敦著 周建人译/	458

## 诗

病中的诗 .....	周作人/	464
山居杂诗 .....	周作人/	469

海青赫佛 (Hyacinth Halvey) .....	爱尔兰葛雷古夫人著 沈雁冰译/	472
颠狗病 .....	西班牙伊巴涅支作 周作人译/	495
燃犀录 .....	记者/	502

## 随感录

(一二五) 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 .....	佛海/	508
(一二六) 狄克推多制 (dictatorship) 与农民 .....	佛海/	509
(一二七) 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 .....	佛海/	509

选 录 .....	/	511
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录《觉悟》) .....	新凯/	511
附 录 .....	/	517
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 .....	/	517

## 第六号

民国十一年 (1922 年) 七月一日发行

马克思学说 .....	陈独秀/	519
-------------	------	-----



马克思学说之两节 .....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贝尔原著 赭选译/	526
评第四国际 .....	李达/	534
读新凯先生的“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	存统/	540
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答张东荪与徐六几） .....	新凯/	546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 .....	李守常/	557
自由和强制——平等和独裁 .....	周佛海/	561
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	俄国布哈林演讲 雁冰译/	568

## 诗

平民学校校歌 .....	胡适/	574
希 望 .....	胡适/	574
悲哀的青年 .....	汪静之/	575
竹 叶 .....	汪静之/	577

## 随感录

（一二八）切实试行!!! .....	赤/	578
（一二九）个人不负罪恶责任 .....	赤/	580
（一三〇）“社会问题” .....	赤/	581
（一三一）完 人 .....	赤/	582
（一三二）“研究问题” .....	赤/	583
（一三三）共产主义之界说 .....	赤/	584

通 信 .....	/	585
选 录 .....	/	589
今日中国社会究竟怎样的改造？（录《觉悟》） .....	新凯/	589
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录《觉悟》） .....	河上肇著 C. T. 译/	595
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录《觉悟》） .....	河上肇著 光亮翻译/	599
什么话！ .....	记者/	604
编辑室杂记 .....	记者/	60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纪略 .....	记者/	608

后 记 .....	/	618
-----------	---	-----

# 第一号

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一日发行

##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日本 山川均

马克思的学说，有许多人将它分为社会学说和经济学说两种。马克思学说是一个体系，原不能这样截然区别出来，但为研究便利起见，把它分为社会学上的学说和经济学上的学说两种，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妨害。

然而马克思的这两种学说，更可以细分为四项。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曾经有了一篇告别的演说，把马克思比做达尔文。这便因为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内发现出来的东西，马克思在人间社会里发现了；达尔文阐明了生物个体的进化，马克思却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进化了。

成了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基础，成了出发点的东西，就是这个社会进化的原则，马克思学徒叫它作“唯物史观”。

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的法则，马克思也同样的用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说明了。但是生物进化的法则在实际上转动着的枢纽（Mechanism）是什么呢？达尔文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发明了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假说。同样，人类社会倘是依着唯物史观的法则进化，这唯物史观的进化在实际上转动着的枢纽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回答说，这是阶级争斗。阶级争斗说就是马克思的第二项学说。

复次，马克思又说明阶级争斗根柢里横亘着的经济上的历程（Process）。马克思从他的价值学说出发，把资本制度下劳动盘剥的机械的历程分析出来。马克思经济学说，就是把那躲在阶级的意识和阶级争斗根柢上所有经济实事的分析说明；梭勒尔说，《资本论》是阶级争斗的历史的研究，这话确有一面的真理。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说里，更有重要的真理，不可忘却。马克思又同样的从价值学说出发，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也说明了。

所以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任务是在说明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马克思一面说明了这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同时又认识了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历程上那自动的人类的要素。马克思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就是从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历程上自动的要素。那修正派错误的地方，就是将马克思经济学说所证明资本制度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误认为说明资本主义推移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学说的全部。

马克思依据了这第四项重要学说，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将实现社会主义之实际上的历程阐明了。

罗素曾经做过《到自由之路》（《*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一书。他在这书中努力描写那可以使我们得着最大自由的新社会的组织和构造。但是读了罗素《到自由之路》一书的人，都会知道这小绅士阔的哲学者，好像连那到自由的“路”，还没有告诉我们。他不但没有把到自由的“路”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也不曾想知道什么是到自由的“路”。他是到俄国去过的。俄国无产阶级走到了自由的“路”，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可是罗素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建议”（Proposed）于他的“路”，他却不要看。这条“路”并不止是“建议”的“路”，这条“路”就是已被俄国无产阶级踏实的“路”。可是罗素——这仰慕自由的哲学者——却不想走这条“到自由的路”。他不但不想走这条“路”，而且连那横在他面前的“到自由的路”，看都不愿意看。罗素不过是描写了自由社会便满足的一种智的手淫者罢了。他是仰慕自由的人。但我们却不能忘掉无产阶级方才踏上“到自由的路”的时候，首先起来呼号反对的便是这个哲学家所代表的小绅士阔伪善者的阶级。

《到自由之路》的著者，什么“路”都不曾告诉我们。马克思在五十年以前，却已将这“路”明白指示我们了。能够把“到自由的路”指示我们的，也只有马克思一个人。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著过《法国内乱》（《*Civil War in France*》）一书，那书上说，“劳动阶级单靠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能的”。他又在一八七四年著的《哥达纲领批判》（《*Gotha Program*》）里所说的更是明白，他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必须经过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这时期中须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独裁政治。”马克思在五十年前早就发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与独裁政治的学说，把唯一的“到自由之路”指示我们了。

但有一件事却也不可忘记：马克思革命的无产阶级独裁的学说，并没有含着离开唯物史观说独立或者把唯物史观说修正的意思，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

依马克思说：历史是依唯物史观的法则进化的，它的作用，在根本上是机械的。资本制度因为它的内部包含着矛盾，终必按着机械的历程崩坏。但这机械的历程，必定要成为人的心理现象表现出来。只有一层，这个历史的唯物的历程，并不是在一切

人的意识上平均正确地反映出来，首先感觉到的大抵是少数的无产阶级，多数的无产阶级，只是仿佛感觉着。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半无意识地被历史的必然性拘束着。因此革命事业，必定是这些少数无产阶级的先锋首先着手实行。所以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在一方面说，是无产阶级强制粉碎反对阶级，使他们和自己阶级同化吸收的一种组织；同时在别一方面，又就是使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心理解放出来的组织。

然而罗素和或种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却排斥一切的强制，要求“自由”。这些“想在二十四点钟内实现理想社会的人”，他们的前提，就是一切人在资本制度之下都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心理解放出来。否认一切有组织的强制，这无非是等候一切人们自觉，这不外是否认革命。他们就是一面要自由，一面又否认“到自由之路”。

依马克思经济学说看来，社会主义是始于空想而成为科学。而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独裁政治的学说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又是始于行动的社会主义而成为实行的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先生特意为本杂志做的，他把行动的社会主义介绍给我们，这实在是一篇最切要的最有效的文字，读者都自然能够知道，用不着我来絮说。只是我要借着这个机会，把山川先生介绍给读者。

山川先生自少就研究思想问题，能通英、德、法三国语言，笃信社会主义。二十岁时因办《青年的福音》杂志受了三年六个月的监禁，后来又因办《平民新闻》，遭了忌讳，被监禁一月半。后来又因办《劳动者》杂志，触犯《新闻条例》受监禁两月，又因赤旗事件（社会革命），受妨害官吏执行的罪名被监禁两年，后又和荒烟寒村办《青服》杂志，主张联合权和罢工权，被禁锢四个月。他这种抵抗官权努力运动百折不挠的精神真够令人佩服。他现在和他的夫人菊荣女士合编《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著作有《动物界的道德》《社会主义的立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观》《马克思传》《马克思资本论大纲》《劳动组合运动史》《马克思经济学》《劳动运动与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体系》《劳农俄国研究》等书。 译者李达附识。

山川均、堺利彦两先生本来都要做一篇文章来；但堺先生要到北海道巡回讲演去了，没有空闲，所以现在本社只接到山川先生的一篇。山川先生原也很忙，而且同他夫人山川菊荣先生一样，现在正患肺病。他在这样的情状里却还替本社做这样扼要的文章，本社同人真是非常感激。

山川先生的原文，本想翻成罗马字文刊在志末，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省却了。而且李达先生的译文，已很忠实，不附原文似乎也没有什么妨害。

陈望道附记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

##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李 达

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这确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的真谛若能充分地阐发出来，批评者就不会流于谩骂，信仰者就不会陷于盲从。而且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竭智尽力，各为其主，而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皆可同时发展，以待最后之决胜。所以我说现时讨论的人越多，越是好现象。

《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的文字均有点研究，我读了非常感佩。但是这几篇文字之中，也有误解社会主义的，也有同情于社会主义的，也有积极赞成资本主义的，也有恐怖伪劳农主义的，我觉得这种地方，却也应该详细研究分别讨论。只是我没有许多闲暇，作从容的论辩。所以只就梁任公一篇代表的文字，讨论一个大概。

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做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章，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章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章做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知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试作一个疑问质询梁任公，或者对于主义上有些少的阐明补正也未可知。这也许是梁任公所说“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的一点反应了。

梁任公本文的旨趣，约分五层，兹摘录大概如下。

(一) 误解社会主义。梁任公首先误解社会主义为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所以说，“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

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因此推论中国产业不发达，生产机关极少，不能行均产主义。所以又说，“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于是又论到社会主义运动，说“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以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为毫无意义。”此一层是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议论。

（二）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梁任公又以为中国生产事业极其衰落幼稚，中国人消费所需之生产品，皆仰外人供给。而制造此类消费品的资本家、劳动者和工厂，均在外国而不在中国，中国人受不到外国资本家的恩惠，中国无业人民，又不能到外国工厂做工。中国国内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工厂绝少，游民最多，并无劳动阶级。既没有劳动阶级就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说，“欲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社会主义既不可行，则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然不能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而且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做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此一段是梁任公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立言。

（三）高唱爱国主义，排斥外国资本家。梁任公看见国内无业游民过多，贫困日甚。加以受外国产业革命影响，“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人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所以中国生产事业，必须由中国资本家自己开发，以便造成多数生产机关，吸收本国多数无业游民使为劳动者。所以说，“中国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十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诅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末了又说，“欲使中国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至少亦须在吾国内生产而供给之。”若对于本国资本家采抗拒态度“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于吾辈之主义为大不利。”“然则所当采者为何？则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是已。所谓矫正态度者，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姑容。”由此一段可推知梁任公爱本国，爱本国资本家劳动者之热情，故发而为排斥外国资本家劳动者之言，也许是爱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一种表现了。

（四）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梁任公既然主张用资本主义开发本国产业，而资本制度发生的恶果，当然要循外国资本制度的旧径，发出无穷的弊害。要想

补救此种弊害，只有采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不可抗阻，亦不可坐视。所以说，“唯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矫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又说，“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弃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瞩目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并进”。此一段是他提倡温情主义，施行社会政策的主张。

（五）误会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劳动者地位改善，所以反对。又误解为均产，所以反对。又误解为专争分配所以也反对。又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利用游民，所以说，“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又说，“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之前途无益而有害”。这是梁任公反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最精刻的地方。但是依他所主张的运动方法却不外以下两层。即对于劳动者，“第一，灌输以相当之知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益之事入手，劝其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工会次第成立，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行社会主义运动。但梁任公所主张的工会运动，不在敌抗本国资本家，而在敌全世界资本家，所以说，“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又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他主张运动的规模非常之大，而所用的手段又非常之小。未知是否有效，实有讨论之余地。

以上梁任公论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概，以下逐条讨论。

第一，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什么？我以为这应该首先在这里说明。

社会主义成了现实的势力活动而来的，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瓦特发明蒸汽机关以来就引起欧洲产业革命的导火线，新机械陆续发明，归特权阶级所有与利用。家庭工业变成工厂工业。手工业者骤然失业，不得不到特权阶级的大工厂中，做机械的奴隶。新机械不需劳动者多年的练习，又不需专用男性，而吸收妇女与少年。劳力供给过多，惹起男女的竞争，助长工银的低落，占大多数的消费者无产阶级，不能消纳工厂中的生产产品，资本阶级不得不向海外觅销场，于是惹起国际战争；于是惹起经济恐慌；于是贫富的悬隔愈甚；于是欧洲的劳动者觉悟他们实在是被引到错路上来了。他们觉悟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于是觉悟到以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为原则的社会主义。

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给了他们一个好教训，但这教训的代价不小，使他们知道以自由竞争及私有财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是毕竟要使他们陷于资本主义的迷途，而把自身做它的牺牲的；要谋社会全体的福利，只有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产制度永远除去，而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阶级由对峙而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以成，这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

所以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至于所采取的手段，有急进缓进的分别，然就现时最新的倾向而言，一方面在联合一切工人组织工会，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学习管理生产机关，一俟有相当组织和训练，即采直接行动实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它一方面则联络各国劳动阶级为国际的团结，行国际的运动，以期扫荡全世界资本阶级。

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先前恃丝业、茶业、土布业、土糖业，以至制钉业、制铁业谋生的劳动者，今皆因欧美日本大工业的影响，次第失业，又不能赴欧美日本大工场，去充机械的奴隶，得工资以谋生。加以近年来国内武人强盗，争权夺利，黷武兴戎，农工业小生产机关，差不多完全破坏。中国无产阶级的厄运，实不能以言语形容。所以我说中国人民，已在产业革命的梦中，不过不自知其为梦罢了。

中国旧有的小生产机关，既然受了欧美日本产业大革命的影响，差不多完全破坏，而新式生产机关又非常的少，因此之故，中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民，遂由手工业者变而为失业者，专成为欧美日本工业产品消费的失业劳动者了。所以中国的游民，都可说是失业的劳动者。

我并不主张利用游民实行革命。但是劳动者不幸失业而成游民，若有相当的团体训练，何以绝对不许他们主张自身的权利？梁任公一定要他们回复到了赁银奴隶的地位以后，才准他们发言，是何道理？

至说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

所以在今日的中国而讲社会主义运动，在如何设法得以造出公有的生产机关，如何方能避去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生的弊害，而不专在于争生产品的分配。梁任公既误认了这对象而主张“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这明明是主张贫人



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这公例，我就首先不承认了。前提既然不当，以后因此前提演出来的推论，当然也是不对。

照以上所述看起来，我们晓得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决不是梁任公所说的“劳动者地位改善”，也不是他所说的“均产”，也不是专在于争分配了。

第二，要想为中国无产阶级谋幸福而除去一切悲痛，首先就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首先就要开发生产事业。所以发达生产事业的一件事，无论是资本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是绝对承认的，只不过生产方法不同罢了！

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今就这两种生产方法分别比较于下。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最小数资本阶级所私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劳银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所支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制造出来的剩余生产尽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赡养一家。资本家专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谋保持均平，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只顾盘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劳动者却因此大受恐慌，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果。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却不是如此，一切农工业生产机关，概归社会公有，共同劳力制造生产物平均消费。商品生产可以全废，生产物不至于压迫生产者。人与人的生存竞争完全消灭。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这两者的利害得失，我想无论何人都容易判别出来。

世间不懂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看做洪水猛兽一般，当着这社会主义潮流澎湃而来的时候，这类人就大惊小怪，好像对于项城称帝、张勋复辟一样，纷纷议论顺逆的态度。他们以为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就破坏生产机关，或者将生产机关分散，生产事业就要永远停止，人民就得不着生活资料了。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他或者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有很好的生产方法，而以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必不可免的过程。那么，我就要告诉梁先生。若忧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自觉，这是个教育的问题。若忧劳动者自己没有发达生产的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资本家要雇劳动者，共产的劳动者只须自己出气力。若说劳动者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

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都当承认的。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欧美各国的经济组织，正如旧式不合理想的大建筑物一样，规模太大，转换不易，要想根本改造，实在是最难之事。请看欧美社会改造运动家，那样的努力那样的牺牲，犹然达不到改造的目的，这就是最好的实例。梁任公说“吾辈畴昔所想念总以欧美产业社会，末流之弊至于此极，吾国既属产业之后进国，正可惩其前失毋蹈其覆辙，及至今日，而吾觉此种见解十九殆成梦想。”然据我的推想，梁任公所说的不过是没有经验的“梦想”，因为他并未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并没有努力运动，又岂能期望社会主义自然实现吗？

梁任公主张要设法使中国国境以内建设适当之生产事业，以吸收失业游民使不至冻馁而死，资本阶级纵掠夺剩余生产亦可姑容。这样说来，我们的目的若果是专在使游民得衣食资料，那就有两条近路可走。第一，设法不开发工业，极力奖励旧式手工业生产，或者提倡国货，排斥外货，依梁任公所说，“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照这样办，我国的生产事业也可望发达，游民可以减少，劳动阶级可以成立。社会运动得有主体，新社会亦可以实现了。第二，就是完全抛弃国家主义，主张将中国全土交各强大之资本国家共管。各国就可以用最大的加速度的生产力在中国开发产业。此时中国游民，不患不能得生活资料了。中国全国人民若尽成为劳动者，则以劳动阶级资格和世界资本阶级为最后之决战，世界的社会主义就可实现了。单凭思想，这两条办法，或者也可以试办。只有一层，就第一办法说，现在已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而且受不起外部的压迫，要维持旧式生产事业是绝对难办到的。就第二办法说，是爱国主义者所绝对不肯承认的。除了这两法以外，若一方面要采用欧美式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固执国家主义来谋本国实业的发展，那就是大大的烦闷了。我们有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背面，存有军国主义。若美，若英，若法，若德，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军国主义最强盛的国家。欧美姑且不说，就说新具工业国的日本，日本的工业发展的路径，不皆是海陆军助长而成的吗？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

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这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罢。

至于梁任公说，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唯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

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万人——由某种意义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虽然有许多无业的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业的劳动者。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

若依梁任公说，中国若是没有劳动阶级，当然就没有资本阶级了。政治方面没有贵族和平民阶级的中华民国，又没有资本劳动阶级，就可以算作无阶级的国家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是梁先生有意制造社会革命，就不应非难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了。我有一句好笑的比喻，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陷于“循环定理”吗？

诚如梁任公所说，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社会主义，因而我们一面去“挖肉做疮”。那么，梁先生亦觉此法迂缓否？若是梁先生不怕亡国，我看还是照我前边说的话，让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开发实业，到了程度，中国社会革命自然也可以成功的。否则，索性慷慨点，也不要讲什么主义。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让他们外国的资本家来到中国做逋逃薮，爝火余光，也必须熄灭的，等它将熄灭的时候，中国的劳动者一齐起来，联合世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扑灭此荧荧余烬共建社会主义的天下，岂不省事！

第三，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我们要知道劳动者的失业，就是因为新机器发明产业革命招致而来的。一架机器可抵数十百人的劳力。在资本制度的社会里，新机器增多一架，就增多失业者数十百人，所以在今日产业革命正在开始的中国，若更奖励资本制度的生产，并不曾将产业革命的流弊根本除去，产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不过将外国人的资本家变成中国人的资本家罢了。若果中国提倡资本主义生产，效力速，则一时间产业革命的影响烈，旧工业之下的失业者亦愈众。而能“丐余沥以求免死者”不过千分之一二而已，然而同时外国商业的掠夺不能说就可以抵制得了的。则又无非使中国的劳动者受一个两重的压迫罢了，救济一语还是空谈。效力迟咧，不消说了，梁先生对于资本主义所抱的希望都成泡影！要等中国

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面可以和外资抗衡，一面可以尽数吸收国内的劳动者，其中要经过如何长的时日。恐怕那个时期未到，“而我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且相索于枯鱼之肆”了！我们在这里做梦，外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且将慙笑于其后”了！只有抱着国家主义的人听见自己国内也有资本家，也有兵强国富才眉飞色舞罢了。

其次讨论温情主义。梁任公既然主张资本主义，其当然的顺序，要归结于施行社会政策的。这种滑稽的办法，我们实在不敢苟同。现社会中经济的组织，不外两个大原则，就是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就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这两原则完全撤废。讲社会政策的大都不然，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还是依然存在，资本家仍可以行自由放任主义，积极地发展自由竞争，无限制地扩张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简单说，社会政策，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梁任公正在欲实行资本主义却就提倡社会政策，在方法上已是南辕北辙。还有一层，社会政策在欧美各国说起来，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发挥以后所生的必然的结果，若果在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未发达的国家说，社会政策就行不去，而且也不能一一见诸实行的。就中国说，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时代，人民因产业革命所蒙的苦痛尚浅，若能急于此时实行社会主义，还可以根本的救治；若果要制造了资本主义再行社会政策，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期间，又岂是富同情者所忍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社会主义是社会健康的标准，社会主义运动是治病而复于健康的药。只要问中国现在的社会病不病，什么病便下什么药。一定要把中国现在的病症移做资本主义的病症而后照西洋的原方用药，这种医生是不是庸医？“庸医杀人！”中国人民的元气已经丧到不能再丧了。梁任公对于资本主义所取之矫正态度说“唯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太过，非彼辈之福。”梁先生以为靠这一句空话，资本家便能奉行，劳动者便能安乐了么？资本家若果能有著明深切之觉悟，他们一定能觉悟到他们的最后命运——就是他们终于不能存在而必须让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若是没有觉悟，他们一定唯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地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知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社会改造论者的空言是无补的，有实行力者唯有劳动家，而劳动家却被温情主义缓和了。梁任公要想在温情主义之下使劳动者觉悟，是不明社会问题的真相。要想由资本主义而温情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明欧洲社会进化的历程。

提倡某种步调与社会中事实有某种步骤是不同的。因为社会实况的中间，实行温情主义的时候，就有反对的呼声。反对的呼声，就是促劳动者觉醒的。提倡的人可不能自己反对自己。所以我说由梁任公的温情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

第四，资本主义是国际的，并无所谓国界。资本主义既是侵略，所以无论何种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国际的势力必须采用国际的对抗方法。

资本家在各国蔑视国境并且超越国境营国际的生活。如所谓银行团国际信托等等，均有国际的生活，为国际的行动。各国资本阶级驱使劳动阶级如牛马。所以在现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必须厉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支持国际的方针，和资本阶级国际的行动挑战。

劳动者没有祖国。社会党划分人类，以阶级不以国。若要假设一些纵线将国与国分开，就可另引一横线与各纵线相交，将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截为两段。社会党只注重这横分线，不注重纵分线。社会党因为要增加本阶级反对别阶级的力量，想把所有的垂线取消，因为这些垂线纷乱劳动阶级的心理，妨碍劳动阶级的自觉，阻碍自己主义的进路，所以要谋国际劳动者的团结。

所以就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它。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它。社会主义没有国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国界。我们不能说外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应该反对，本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就不应该反对。我们不能说本国资本家对于本国劳动者有所爱护别国资本家对于本国劳动者更加虐待。资本家务必掠夺劳动者然后方能大行其资本主义；我们不能说本国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所生的弊害比外国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弊害少。外国资本家把商品舶到中国卖，席卷金钱，存在自己衣袋里；中国资本家造出商品在中国卖，席卷金钱也是存在自己衣袋里。同是一样的藏在自己衣袋里，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向他们领取分文使用，在劳动者有什么区别？

况且就现在的资本家说，他们并不排斥外国劳动者；不但不排斥，而且非常欢迎。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不问国界，也不问是亡国奴或是未开化的人民，只要他们甘愿受低廉的劳银做工，资本家无不欢迎。中国的劳动者遍布世界，各国资本家很欢迎他们，而且对于本国的劳动者反不愿雇用，因为本国劳动者要求高价的劳银，并且有时不肯受虐待。总而言之，资本家是虎，我们不能说，本国的虎比外国的虎不会食人；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抵抗外国的虎，不必扑杀本国的虎。资本主义是流行世界的瘟疫，瘟疫的菌能够流播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本国的瘟疫不可怕，而外国的瘟疫可怕；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消灭外国传来的瘟疫，不必消灭本国的瘟疫。劳动者没有祖国，所以

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的教训，要谈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人，至少要了解这一点，不然，就要说门外汉的话了。

第五，梁任公要谋中国劳动阶级的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梁先生的目的，可说是非常远大，可是所主张的手段，只说要对劳动者灌输知识，助长组织，而先从疾病保险入手以促成真正的工会，借工会以与世界资本阶级作战，以期达到那远大的目的。这种手段，如何的迂缓固不待言，而且这也并不算是革命的手段，实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罢了。我想借此机会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略述一个大概。

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很多，我只举出最重要的三种。一为议会主义，二为劳动运动，三为直接行动。这三种手段，究竟哪一种宜于中国，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先就议会主义说。议会主义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想借立法机关，成立改善劳动地位或矫正资本阶级的法案，慢慢地改造社会。这种手段，没有多大的效果，我们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先例就知道了。社会党要和作对的资本阶级在议会中妥协，试问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么？不过要求资本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欧美各国社会党，得了多年的经验，受了俄国革命的提醒，多能觉悟到议会主义已经破产而倾向于有效的急进的方面了。

再说劳动运动。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大的武器。可是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而不是全部，社会党若专靠行劳动运动，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工会本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是劳动者学习支配管理生产机关的教场，学会了组织训练，准备组织劳动者的国家。可是不能利用罢工的手段来举行革命。因为举行总罢工实行革命，劳动者非皆有相当的教育和训练不可。劳动者既然有如许的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要实现新社会了。然而事实上决不能与理想相合的。所以劳动运动只可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能算作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

现在说直接行动。现代各国进步的社会党都觉悟了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手段，都晓得采用了。直接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直接行动，可分两种。一种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一种是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工团主义是直接行动，主张用突发的总罢工的手段，实行革命。劳农主义是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

以上三种之中，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者，究应采取何种手段，我却不大留心这事。

可是就我的推测而言，或者不得已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议会主义的手段，在欧美曾经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说是已经破产了。劳动运动的手段，只于工业国相宜，而于农业国不相宜。其理由俟有机会再行详述。所以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专恃劳动运动恐怕不甚容易。除了这两种手段以外，只有采用直接行动的一法。而直接行动的两种之中，我看或者要用劳农主义的。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专靠总同盟罢工的武器，也只能适用于工业国，所以俄国的革命运动，就要采取另一种方式，即劳农主义的方式了。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中国社会党人，若也抱着与梁任公同一的宗旨，想组织中国的劳动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宣战，我看还是不必去办疾病保险式的工会，不如采直接行动，和各国劳动阶级为适当之联络，共同努力运动，反为有效。我并不是不主张劳动运动，我只不过不认劳动运动为社会运动的全部罢了。

我的讨论说完了，现在我把这篇讨论文字的大旨，简单明了地条陈于下。

一、中国社会运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

二、为中国无产阶级谋政治的经济的解放，做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

三、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

四、万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向无产阶级磨牙吮血，则采必死之防卫手段，力图扑灭。

五、联络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图巩固的结合，为国际的行动，与世界资本阶级的国际行动对抗。

为达到上列的计划，采必要之运动手段：

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的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

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

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

一九二一·四·八·于上海

## 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

周佛海

“世界越文明，生活程度就越高；生活程度越高，生活难的呼声，也就越高”这个问题，在我的脑筋内已烦恼了好久了。生活程度越高，生活难的呼声也越高，这是自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可怪的。因为生活程度越高，维持生活的资料也就越要得多，而得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就越不容易。假设十年前两三块钱一个人可以过一月的，现在要八九块了；十年前以一天劳动的所得，足以维持一天的生活而有余的，现在则以一天劳动的所得，就是糊口还不足。既然是这样的状态，又何怪生活难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呢？

但是为什么世界越文明，生活程度就越高呢？详说起来，就是为什么科学越发达，机器越发明，生产越容易，富力越充足，而生活反越难维持呢？据理论说，机器越精良，生产越容易，生活难的程度，就应该随着低下。而实际都不这样。物质文明越发达的地方，物价就越是昂贵，因之生活的费用也就越要得多。现在就以我们中国来比喻。在上海、汉口等西方文明稍发达的地方，一样东西，例如猪肉、米等的价钱要一元的，在内地，在原始时代的状态，没有和西方文明接触过的内地只要两三百钱一月最低生活的标准，在上海等所谓文明都会要五六元的，在内地只要三四千。拿这个状态，我们就可推想物质文明越发达，生活困难的程度就越高了。生产越容易，富力越充足，而一般人反困于生活难，这不是一种怪现象吗？

我现在把在物质文明底下，不应该有这种怪现象的理由，和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据我一个人所想到的，稍说一说。

生活困难的原因，我想不外三种：（1）物资缺乏；（2）因之物价昂贵；（3）无业的人多。但是这三种原因，在现代物质文明底下，都应该免掉的呀！先就物资缺乏一项而论物资缺乏的原因，就因为生产力太小，不能和需要相调节。例如每日社会所需要的布是百匹，而社会的生产力，每日只能出八十匹，那么，布就要缺乏二十匹了。因为有了这个二十匹的缺乏，其余八十匹的价钱就要增加。价钱一增加，那么，每日



只有一定的收入的人，就不免困难；就是收入很充足，可以以贵价而买布的人，因为有这二十匹的缺乏，也感着困难了。但是以现在这样的生产力，照理论上说，决不致生出这种现象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生产力不能说不大；生产力一大，所生产的生产物就决不至于不充足。例如在手工业时代，以十个人十天的劳动，才能生产出五匹布；若以现在的生产力，则十个人十天的劳动；简直可以产出几百个，甚至于几千个五匹。那么，哪里还有不能供给需要的道理呢？所以照理论说，在现在这样生产力底下，应该绝没有物资缺乏的事，因此生活困难，也应该不至于因此而生。

次就物价昂贵一项而论。物价的高低，和社会的生产力，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前面已经说过，社会的生产力若小，所出的生产物也就少，常有和需要不能调节，致生出物资缺乏的现象，使物价也随着腾贵。但是物价的高低和生产力的关系，还不只这一点。现在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件物品的价值，在别一方面和生产力的关系。一个物品无论在货币形态没有成立，或已充分发达的时候，它和别的物品交换的比例，不是以它的使用价值（Use-Value）为标准，乃是以它的价值（Value）为标准的。例如一点小金刚石等于十二石米，它的比例，并不是以金刚石的使用价值和米的使用价值比较而定的。若说是以使用价值而定，那么，米的使用价值就比金刚石的使用价值大多了，为什么反十二石米才等于一点小金刚石呢？又假设二十石米等于六十块钱，一点金刚石也等于六十块钱，设若以使用价值为标准，那么，十二石米的价值，就不只等于六十块钱了。因为没有金刚石人还可以过活，没有米，人就要挨饿，所以米的使用价值，比金刚石的要大些。我们从此就可以知道一个物品和别的物品相交换的比例，是以它的价值而定的；就用货币来代表它，也是一样。但是要测定它的价值，又用什么做标准呢？马克思他说就是以劳动。一个物品的价值，是以生产它所要的社会的劳动的多少而定的。要得多些，这个物品的价值就要高些；要得少些，这个物品的价值就要低些。金刚石为什么比米要贵些？这就是因为生产金刚石所必要的劳动分量，比生产米所必要的大些。金刚石这种矿物，是非常稀少的，要从地下掘出来一点，不知要费多少日子的劳动，所以它的价值，就比米的高些。但是劳动的分量，就是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力也有密切的关系。劳动生产力大，劳动时间，就要少；劳动生产力小，劳动时间就要多。它两者照这样的关系，就影响到第三者价值的上身来了。价值既然是以劳动的分量而定的，那么，劳动生产力大，劳动时间要得少的结果，就是物品的价值要低；劳动生产力小，劳动时间要得多的结果，就是物品的价值要高。总而言之，“一物品的价值大小，是以体现于这个物品的劳动量为正比例，以生产力为反比例而变化的”（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47）。再说一句，就是：生产力越大，物品的价值就要随着越低。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是不是比以前的要大得多？我想无论什么

人，总不敢说一个“不”字的。那么，生产物品所要的社会的劳动，一定就要少些。在手工业时代的时候，一百个人生产一千匹布所要的总劳动为二十天的，现在在大工厂里面用机器来生产所必要的，只需两天了。劳动的分量既然少了，那么，它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也就应该随着低了，绝没有比以前还要贵些的道理。所以照理论说，断没有在生产力大的社会里面，物价昂贵一事，反一天比一天贵起来的道理。因此生活困难，也不应因此而生。

再就无业的人多一问题而论。一个社会里面，生产的人若比坐食的人少，那么，社会一般，就一定要感着生活困难。因为生产的人少，所产出的物资也就少，不能满足一般的需要，物价也就因之越贵。这是所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自然结果。所以社会上无业的人太多，也是生活困难的一种主要原因。然而设若全社会里面，各人都是生产者，至少只要生产者的人口，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七八，那么，生活困难，就不能因这个〈题〉而生了。现在各工业发达的国，大规模的工厂，差不多到处都是。这些工厂，大的可以收容几万劳动者，至小的也可收容几百。既然这样大的容留场到处皆是，那就可以把一般无业者都吸收进去，变为生产者了。那么，无业的问题，也就不可以不发生了。有人说因为大规模的工业一发达，小企业家就要失掉他的独立营业的地位；因为机器工业一发达，手工业者就要因此夺去他的独立劳动的地位，所以现在生活困难，还是无职业的人过多为一种重要原因。我都以为不然。小企业家固然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失掉了独立营业的地位；手工业者固然因为机器工业，夺去了独立劳动的地位。但是说前者是失掉了独立营业的地位，而堕入劳动者的地位则可，若说他硬成了无业的人则不可；说后者是失掉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而陷入工钱劳动者的地位则可，说他也是完全失了职业则不可。机器工业，也是要人的劳动的。没有人的运用，机器它自己不会动的。尔看大工厂的里面，哪里不是容着几百，几千，以至于几万的劳动者。所以说大规模的机器工业，使人从独立的职业陷入奴隶的职业，从自由的职业陷入束缚的职业则可，若说使他们陷入于无职业的境遇则不可。机器工业，还是要人的劳动的，并且一个工厂可以吸收入大群的无业者而为生产者；那么，工业越发达的地方，工厂就要越多；工厂一越多，所吸收无业的人数也要越多；无业的人被吸收到工厂去的越多，社会上无业的人也就要越少。所以照理论上说，工业越发达，失业的人就应该越少，而生活困难也不应因此而生。

从上面所述的三个重大理由，我们就可推想在现在这样物质文明的社会里面，本不应该有生活困难的问题发生。就是在物资可以充分满足需要，物价不至这到底于太贵，社会上没有无职业的人，至少也没有好多的社会里面，本不应该有生活困难的问题发生。设若发生了，断不是常现象（Normal phenomena）断不是必然的结果（Neces-

sary effect) 反不可不说它是怪现象 (Abnormal phenomena) 是例外的结果 (Exceptional effect)。

其实不然，这种怪现象无论在近代文明国的哪一国，都是普遍有的了。下层阶级生活困难的呼声，只有一天比一天甚的。常在日本报上看见几次因为生活困难先杀全家然后自杀的记事。日本近几十年来，近代工业也可谓发达了。自从欧战以来它的富力，直增加了几倍，然而生活困难反至于逼人自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难道是机器生产它自身不好吗？那我们就要怪那些科学家不应该发明机器了；那我们就要废止近代大规模的工业，复反于中世纪的手工业了。因为机器没有发明之前，手工业的时代，生活困难，绝没有像现在这样狠的。自从机械发明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发达以来，生活困难，才有飞也似的向上长的趋向。所以我们看着生活困难这种现象，就要咒骂近代文明，就要打破近代文明，再狭一点说就要打破机器工业，使它不至于酿成生活困难的恶毒，以贻害社会了。

不然不然，机器生产它本身，一点都没有坏处，大规模工业它本身也一点没有错处。就它们的本身说，只有使社会一般生活安全，向上的，断没有反使生活不安全，困难的。在内里作怪，使生出这种怪现象的，乃是资本制度这个怪物，生活困难，一天一天狠起来的，乃是资本制度的必然的结果，在近代物质文明的底下，本不至于有物资缺乏，物价昂贵，失业者多的种种现象，已如上述了。但是有了资本制度，反使物资不应缺乏的而缺乏起来了；物价不应昂贵的而昂贵起来了；失业者不应有的而有起来了。这三个条件都以资本制度的厚赐完完全全地具备起来生活还有个不困难的吗？所以我把现代生活困难的责任归到资本制度，并没有冤枉它老人家呀！

用着这样大的生产力，用着规模这样大的生产手段，日夜不绝地在那里生产，反使物资缺乏，我想读者一定要骂我胡说的。不然我只要把资本主义的缺点举出一个，就不独可以证明它能使物资缺乏，并可以使物价昂贵，失业者增多。这是什么？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恐慌”。有了“恐慌”这位老先生，什么物资缺乏，物价昂贵，失业者增多，就要一起出现了。这几位老先生一出现，生活断没有不一天一天地困难起来的。读者不信，请看下文。

资本家的生产，并不是为消费而行的，乃是为交换而行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为赚钱而行的。所以他们生产的时候，不问社会直接需要的是什么，只问什么货物在市场上价值最好。于是估量什么货物的价值最好，就来专门生产这种货物，想去多赚几个钱。这就叫做投机 (Speculation)。但是资本家谁不知道投机？你看这个物价好，来生产这种物；我看见这个物价好，也来生产这个物；他也同样的来生产这个物。那么，举社会上一切生产机关都来生产一样的东西，别的需要的东西就不管了。大家都来生

产一样的东西，当然所生产的，要超过所需要的。于是就生出生产过剩的现象。资本家的资本都拿出来生产了。而所生产的东西又卖不动，于是活的资本，变成没有人要的死的货物了。这就叫恐慌。恐慌固然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在别一方面又由它生出物资缺乏的现象。因为大家都来生产一样的东西，别的就没有人来生产，或只有少数人来生产了。所以别的东西的生产，就要不能满足需要，而生物资缺乏的现象。这些东西既然缺乏，它们的价钱一定就要昂贵。所以物资缺乏，物价昂贵，都当做恐慌的结果生出了。在别一方面，又由生产过剩，生出失业的人。因为资本家都把资本拿来生产货物，而这些货物因为过多又没有地方去卖，资本家的资本，就变成货物，不能拿来运用了。他的结果就是倒闭工厂。工厂一倒闭，在工厂内做工的劳动者也就随着失了业了。他们以一天的劳动，只能勉强过活一天，断有剩余可蓄积的。以一个钱的蓄积都没有的劳动者，一旦失了业已是不得了的事又加以恐慌的结果，物价更为昂贵，他们除掉饿死，还有什么法子？这又何怪乎生活难的呼声，一天一天地悲惨起来？所以只就恐慌一项而言，已可以证明现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乃是资本制度产生出来的了。再进而就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以证明这种怪现象是资本制度产生的。

近人大概以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是主和奴的关系。这却不然。设若是主和奴的关系劳动者的生活固然不能保他高尚，断不至到了不安，困难的状态。农奴时代，为什么没有看见农奴的生活不安定，难于谋生活？因为当时农奴的生活，主人替他们负责任了。农奴是主人的所有物，所以农奴的生活资料归主人供给。农奴虽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牛马一样隶属于主人，但是他们的生活，都可以安安全全地过，断没有像现在劳动者一样，今天把饭吃了，不知明天的饭在什么地方的。因为主人不得不供给农奴以生活资料，就和他们不得不给草料与牛马是一样的。然而劳动者却不然。他们和资本家的关系，并不是奴和主的关系。他们的身体，并不是隶属于资本家的，他们的独立的人格在法律上已被承认了的。他们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和资本家平等的。所以他们的生活，资本家就不能替他们负责任，他们各自以独立人格，自由选择，和资本家结卖劳力的契约。但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法律上的地位虽然比奴隶的高，他们经济上的地位反堕入比农奴的还要苦的了。在资本制度底下，劳动者名义上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可以自由和雇主结劳动契约，自己不愿意卖劳力给哪个资本家，就可即刻和他断绝关系，决不是像农奴一样，终身隶属于主人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自由，他们就要堕入生活难的状态。他们和雇主的关系，是契约的关系，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所以雇主只要劳动者把契约上规定的劳动拿出来，他把契约上规定的工钱给了他们之后，他们两者的关系遂断绝，各不管别人的死活了。劳动者此后怎样谋生活，他们资本家不管，所以劳动者堕入生活不安的境遇，今天做着工，明天挨

饿也未可知。劳动者所得的工钱，能否维持生活，资本家他们不管，所以劳动者就陷入生活困难的境遇，每日所得，不足为每日的生活资料。劳动者既因为生活不安，就天天怕着失业，怕着失业，就是怕着失了现在的雇主。于是雇主提出的工作条件，无论怎样虐待，他们都不得不依。设若不依，即刻就要挨饿。设若跑去和别的雇主缔约，则“到处老鸦一般黑”哪一个雇主不是这一样？并且雇主的条件苛刻，劳动者简直不能发怨言的。你若说一声不愿，雇主他就有话说了。你想他要怎样说？他一定道：“你们劳动者是自由的，愿不愿和我缔约是你们的自由，我不能强迫你们。设若以为条件苛刻，你们可以不必和我缔约，不必替我做工了。”咳！这种自由，真是饿死的自由。所以每逢劳动者和资本家自由结劳动契约的时候，只有劳动者吃亏的。他们契约规定的工钱，一定是很苛刻的。所以劳动者眼看生产力增加，资本家赚钱，而自己还天天只得契约上规定的工钱。生活程度一天一天地高，他们的收入不一天一天地加，就也可增加，而工钱增加的比例，不能和生活程度加高的比例保一致，劳动者的生活还有不困难的吗？劳动者的人口要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劳动者的生活难，直可看做社会一般的生活难。所以就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来论，也可证明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乃是资本制度产生出来的。

我先不是说过，物件的价值，是以劳动量为正比例，以生产力为反比例而变化的吗？为什么在生产力这样大的社会里面，物价不见低落，反有腾贵的趋势呢？这内里也是资本制度在作怪！一个物件直接和别的物件交换的时候，它的比例就是以它们的价值为标准的。但是中间一有了“市场”这种东西，各种物品遂变为商品，都以货币为等价（Equivalent value）了。货币当做价值尺度的职能，就是使一切种种的商品的“价值”（Value），变为种种的“价值”（Price）（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110）。所以商品一到了“市场”上，它们的交换的比例，就是以“价格”为标准而不以“价值”为标准了。例如拿一匹布到市场上去换米，它们的交换的比例，是以一匹布的价格怎样和一石米的价格怎样为标准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以一匹布要多少钱和一石米要多少钱为标准，而不以一匹布内里所含的劳动量和一石米内里所含的劳动量为标准的。因为这个原因，资本家就好在里面操纵价格。本来劳动量要得多，价值大些的商品，他们可以把它的价格弄低些。本来劳动量要得少，价值小些的商品，他们可以把它的价格弄高些。一切商品的价格，都由资本家任意高低，所以理论上的原则，就失了效力了。然而以充满黄金欲的资本家，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以外，没有愿意商品的价格减低的，所以它的价格，反有一天一天增高的倾向。物价一昂贵，生活就要受它的影响了。总而言之，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是以交换为目的，所以遂有所谓市场的发现；有了市场，则商品的价格，可以由资本家任意高低；资本家只愿意商

品的价格昂贵的，所以物价一天一天地贵。物价一贵，一般的生活，就要困难起来了。所以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乃是资本制度产生出来的。

近代文明并没有坏处，是资本制度使它坏的。近代文明，不是没有特殊的精神，是资本制度使它不得充分发挥的。你们不要咒近代文明，近代文明没有使人生活困难。你们要咒资本制度，资本制度使人生活困难的。所以要铲除近代文明底下的这种怪现象，就要先铲除生出这种怪现象的资本制度！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日

## 我所起草的三法案

戴季陶

我从广东回来之后，便想就和产业问题有关系的几件事情，略为研究。并且草出几种法案，来为在广东的同志供参考。最急于想草定的有四种：

- (一) 商会法。
- (二) 工会法。
- (三) 工场法。
- (四) 产业协作社法。

这四种法案当中，最费研究的，就是工场法。因为我自己向来缺乏工业的科学知识。而且关于卫生检查的知识，也很空疏。平时从经济学上和法律学上，研究劳动者保护问题，倒还不感觉什么困难。现在要把一个问题中的细密地方，做严密的研究，便自觉到自己的知识，贫乏得很。所以关于这一个法案，目前的研究，只能及于大体。条文的拟制，实在不敢下笔。还得要等从乡下走了出来，找着几个专门家，切切实实地下一番研究，再要做一些实地视察的工夫，然后可以合起几个人来，一同起草。现在已经拟就的有三种。(一)《商会法》。(二)《工会法》。(三)《产业协作社法》。关于这个法案起草的意见，大略已经写在各草案的理由书里面。现在我只把我关于起草这几个法案之一般的感想，写一点出来。

第一个感想，就是感觉基础法制定的必要。基础法是什么呢？就是民法。中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的民法。却是在满清时代由日本志田钾太郎教授所起草的民律草案，现在也有若干施行的效力。所以也可以说有了一点民法法典的影子。近代各国的民法，没有一国不是渊源于罗马法的。罗马法所规定的事项是什么呢？就我所见，大约不外两项（参观《星期评论》第十三号拙著《法的基础》）。

- (一) 以先占和掠夺为根据的财产权。

无主物的先占，贱民所有物的没收，敌人财产的掠夺，是形成财产权的基础。

- (二) 以阶级世袭为根据的身份权。

父权夫权的确立，土著农夫，奴隶，自由人的永久区别，是形成身份权的基础。

现代的各国民法，都是站在这财产和身份的既得权上面的。就中国的民律草案来看，也是和其他各国的民法法典一样，分为物权，债权，亲族，继承，四大部。这四部中前两部是规定财产权的。后两部是规定身份权的。——身份本来也是财产取得上的资格，不过在便宜上，只得如此分类——现代因为经济上的生产法则，完全变更，于是分配的方法，也不能因之变易。那么完全立在旧生产分配方法上面的法律，当然不能不改良了。所以民法的改制，实在是一切法律制度改革的基础。如果能够制定出一部较为适宜于社会改造的民法，使一切法律制度，都有了根据。然后政治上革新的施設，方才能应手。我们现在无论研究一个什么问题，一到了法律的关系上头，便感觉到民法的重要。无论一种什么样的法律，没有一样不直接或间接和民法生关系的。从前我所作《法的基础》一篇文章，上面有一段话，现在更觉得是不错的。我说：

“民法是‘人权的宪法’；是社会组织的标本；是国家组织的基础；是做人的经典。……它的基础动摇了，就可以起革命；可以颠覆宪法；可以改造国家。倘若说宪法是泥金贴满的栋梁，这民法就是钨钢炼成的基础。”

我这一段话，的确是有点意思的。现在讲到政治问题，无论如何做法，先要问是不是在现在世界通行的民法的原则下面去作？如果是的，无论善恶，都只是因袭。如果不是的，如论善恶，都只是改造。

从前法国的一个政治家，名叫 Laboulaye 的，他曾说过一句话：

“凡一切革命，必定有一个相随伴的法律。这个法律常常都现一个。每当着革命的时代，它就现出来，表示思潮的趋向。这个法律是什么呢？就是婚姻法。”

Laboulaye 的这句话，我相信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为大凡一个革命的根源，一定是在“众人的私生活”上面。婚姻的关系，是人的私生活上面一个最关紧要的事实。所以从前法国大革命后，不出一年，就发布成为民法法典之一部的《离婚法》。这一次俄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革命后，不出一年，就发布俄国的新《亲族法典》。而且这《亲族法典》的发布，是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比《劳动法典》的发布还在先。人人都看《劳动法典》是俄国赤革命的标志。而不晓得这《亲族法典》的发布，在俄国革命史上的色彩，是尤为鲜艳的。所以当日发布这个法律的时候，法制局总编纂的亚列山大·回旗堡氏 Alexandar Hoiclhbarq，他以自己的名义，在这法典前面，题了一个“俄罗斯联邦苏域共和国的第一法典”的佳名，再加以一篇前文。这前文的第一段说：

从十月的无产者革命到现在，还没有经过一年，周年祝典都还没有举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短期间里面，受国内国外的全力攻击，俄罗斯的无产



者阶级，一面对于全世界的敌人，继续这样防御的奋斗，却是在一方面，对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向，有做充分的建设余力。别的阶级，比我们在更良好的条件下面，费了许多年，尚且不能做成功的大事业，我们却能够在这短期间里面逆行。只是一看这《劳农政府法令集》，已经不能不一面吃惊，一面欢喜，承认这个事实。实在这几个月里面，已经颁布了许多法令。把散在各法令中的材料，统一起来，补填其缺陷，再从其中抽象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诸原则，更演绎此诸原则，使各原则间之组织的完全的关系确立，以编纂诸法典，这件事现在已经是可能的了。本来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面，法律应该是无用的。所以这些法典，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律，不过是开一条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就以上所述的看来，我们可以晓得俄国的革命政府对于立法的态度，对于民法编制的态度了。所以我以为无论如何，民法的制定，实在是改造的基础。有了合于社会改造的民法，然后才能把人民领导着逐渐向改造的路上走。然后才能把改造的道路筑得坚固，如果关于民事的一切制裁，依旧适用封建式的，奴隶式的法令和习惯，那么无论哪一件事，无论哪一个问题，都不能得着正当的解决。我们无论脑子里面有怎样的好思想，行怎样的良政治，终是和多数人民生活的改造，不发生切实关系的。这是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就是刑法的制定。刑罚是什么呢？简单讲来，不过是国家对于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公安秩序及团体或个人的正当权利所行使的一种威力。刑法就是规定适用刑罚的范围、程度、时间、场所的文书。那么我们在立法上，第一要决定的，就是：

（一）什么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安秩序？

（二）什么是团体和个人的正当权利？

这两个具体的事实，如果认识错误，那么一切刑罚的制定和适用，莫有不错误的。由刑罚的威力所指示的社会进路，也莫有不错误的。刑法的规定中，可以分为三大部。一部分是维护财产权，一部分是维护身份权，一部分是维护为保障财产权和身份权而设立的机关。现在我们如果觉得现在社会所认识的财产权，身份权，保障财产权和身份权的机关，都应该改造，那么这主要制裁力所表现的刑法，更是不能不改造的了。目前中国法庭所适用的刑法，一种是《大清律》所遗传下来的习惯，一种是满清时代所起草的一种草案——就是号为暂行新刑律的——此外还有许多更广大而且野蛮的威力，由军人和行政官吏任意行使。在这一种制裁之下，还好讲什么自由，什么平等呢？所以我民法的制定和刑法的制定，都是极紧要的建设事业。保障改造事业的道路，用国家的威力，强制社会的个人，使都向着一个正当方向走；而且从明示和暗示两方面，

使社会的个人，认识什么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安秩序，什么是团体和个人的正当权利，则尤不能望诸良好的刑法。民法的效用，为主是在积极的规律。刑法的效用，为主是在消极的制裁。这两种系统的法律制定，在用政治的权力作创造的建设上说，正是极要紧的基础。基础不筑好，别的建设，是无从去做的。

现在许多人一天在那里讲司法独立，法且没有，司些什么？在这一点，就是我希望军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努力的，也是军政府和广东省政府所正在努力的。不过这几件大事，都不是容易的。调查、研究、讨论、起草、编制，都是要靠时间才能够解决。我相信不多少日子，在广州军政府和广东省政府，一定有很多创造的建设表现出来，使大家安慰和满足的。

现在我已经草成的这三种法案，还是未定稿。我个人的学问和经验，都是贫乏得很。所以这三个草稿，都不能算为完全。而且起草的目的，是应于目前的必要，希望能够实行。所以就单纯的主义上来批评，更有不少的缺点。不过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法律这个东西，是一个规范，却不是一个永久的规范。人是要死的，制度是要死的，法律也是要死的。人是不断的进化的，制度是不断的进化的，法律也是不断的进化的。现在的人，就现在来社会中的经验，应乎现在社会的必要，制定出一个法律来。如果他的经验进步了，社会的必要改变了，那么当时的人所制定的法律，就非改良不可。所以法律在不断的存在当中，便不断地废止，不断地增加，不断地修改。就这一点说，我们可以晓得，起草一个法案或制定一个法律，都决没有能够完全的。等到行起来的时候，它的所长和所短，都会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现出来，然后逐渐适用，逐渐修改，才能够应乎社会的进化。

希望研究丰富的人，对于我所作的这不完全的工夫，加以恳切的批评。并且由这恳切的批评，也可以使我和在广东有审查责任的人，借此得着有益的资料。

# 广东省商会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第一 民国三年九月十三日及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政府所制定之商会法暨商会法施行细则，其立法主旨，全与设置商会之必要及理由相背。而现在中国各省之商会，纯为少数人集合之私团体，不足以资工商业之发展。故应全体取消，另行组织。

第二 商会为特殊自治机关之一，故关于商会法令，应由各省自定。

第三 在现行之社会组织及产业组织下，欲发展国民产业，非使为社会生活中坚之工商业者为自动的行动不可。故商会组织，大有提倡及改良之必要。各地方若有有力之商会，则关于工商业之计划、调查、统计、研究，以及资工商业发展之特殊事业之发起改良，皆能由其独力推行。而政府所定之产业计划，亦能得其援助，不特可节省一部分之行政经费，且于社会识之发展上，亦有不少裨益。将来产业劳动者之知识日增，产业劳动团体之组织，日趋完备，则政府今日所望于商会之事业，亦可转而求诸“产业的劳动组合”。故就目前情形论，商会之组织及改良，实属刻不容缓。

第四 本草案法文之编制，取范于日本《商业会议所法》及《商业会议所议员选举规则》，而变更其立法主义。所变更之点如下。

(一) 废除男女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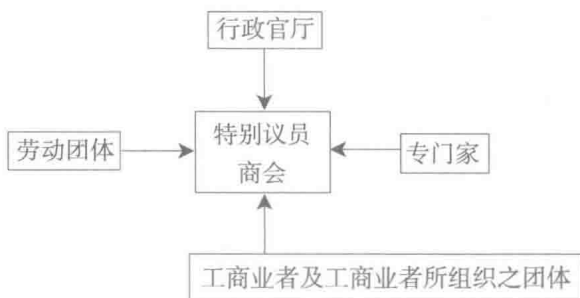
(二) 废除资产等级差别。

(三) 容许劳动团体之参与。

(四) 承认有商会选举权者，直接干预商会重大事件之权利。

第五 本草案所以承认有商会议员选举权者可以直接干预商会重大问题之理由，系征诸上海因商会不良而起之商界风潮及商业公团联合会马路商业联合会等之经过，认为确有承认有权者直接行动之必要。盖不以法律承认选举人有此权利，而有必要发生时，选举人亦必自己主张之，转觉以召纷纠。以法律承认之，使选举人此种权利，能为有规则之行使，实属有益而无害。且此种系非常事件，非有特别重大问题时，选举人亦不能行使此项权也。

第六 本草案所制定之商会组织系统如下表



日本现行法之立法例，系以欧洲大陆国之法制为模范旁采英美成例，大体颇称，故在法文之编制上采用之。

第七 应请审查者注意之点如下：

甲、若以省令发表则称为“广东省商会组织令”，经省议会议决，则称“广东省商会组织法”或“广东省商会法”，但均不宜用“章程”为名称。因本草案内所用“章程”字样，系专指经主管官厅核准之《商会章程》而言。

乙、若特设“实业司”或“实业局”之计划决定，则主管官厅字样，应明白用“实业厅”或“实业局”。若不组织实业厅实业司等机关，而组织“实业委员会”，则应改称“实业委员会”。就起草人所见，关于实业亦宜与教育同采委员会组织为宜。

丙、若地方制度确定，则第二条内所定之区域，亦宜为适当之更正。

丁、本草案内所称地方长官，系指市长及县长。

戊、省税制，县税制，市税制等确定后，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三，各项，皆宜为适当之更正。

### 广东省商会法草案

第一条 商会为法人。

第二条 凡县所辖之城镇，及新设之市，其人口满二万以上者，得设立商会。但同一城市，不得设立两商会。

有连跨两区域并设一商会之必要时，经主管官厅认可后，亦得设立。

第三条 欲设立商会者，须由该区域内有商会议员被选举权者三十人以上连署提出请求书，呈请主管官厅认可。

第四条 发起人取得前条认可后，应于三个月内，制定章程，取得该区域内有商会议员选举权者二分一以上之同意，呈请主管官厅批准注册。

第五条 商会以批准注册日成立。

自商会成立至职员选出之期间内，其必要事务，由发起人执行之。

第六条 商会章程内，须记明下列各款。

- 一、名称区域及所在地。
- 二、关于议员额数及选举之规定。
- 三、关于职员权限及选任解任之规定。
- 四、关于会议组织之规定。
- 五、关于选举人大会组织之规定。
- 六、关于经费负担之规定。
- 七、关于会计及庶务之规定。
- 八、关于调处工商业者争议之规定。

第七条 商会之职权如下。

- 一、拟制及调查谋工商业发展之方案。
- 二、关于工商业法规之制定修改废止，及与工商业有关系之事项，得陈述其意见于行政官厅及地方议会。
- 三、关于工商业事项，答复行政官厅及地方议会之调查或咨询。
- 四、调查工商业之状况，编制关于工商业之统计。
- 五、受工商业者之委托，调查工商业事项，或证明其产地及价格。
- 六、受官厅之委托，推荐关于工商业之鉴定人及参考人。
- 七、因关系人之请求，调处工商业者之争议。
- 八、受主管官厅之认可，设立并管理关于工商业之各种特殊机关，且为其他足资工商业发展之必要设施。
- 九、关于工商业之统计调查，得要求工商业者及工商业团体，提出必要资料。
- 十、征集关于陈列及赛会之物品，

第八条 凡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女子，及依中华民国法律所设立之法人，在商会区域内，有营业所事务所，而其营业合于下列各项之一者，有商会议员选举权。

- 一、经营商人通例第一条除第十项外各项营业之个人、公司及公司职员。
- 二、经营矿业农业林业之个人、公司及公司职员。
- 三、各工商业公所，会馆及其职员。

第九条 法人及二十五岁以上之男子女子，在同一商会区域内，满二年间，继续有商会议员选举权者，有商会议员被选举权。

第十条 同一人不得有两商会议员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十一条 有下列各项情事之一者，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 一、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
  - 二、受破产之宣告确定后尚未撤销者。
  - 三、曾受徒刑以上之刑期宣告者。
- 但国事犯罪者不在此限。
- 四、有精神病者。

第十二条 商会议员人数，限于六十名以下。

第十三条 商会得置下列各项特别议员。

一、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五岁以上之男子女子，有关于工商业之学术、技术及经验者。

二、依法律规定所设立之劳动团体所选举者。

三、地方长官所任命者。

上列第一、二项特别议员，不得超过各该商会议员六分之一。第三项特别议员，不得超过各该商会议员十分之一。

上列各项特别议员，不参与商会之议决。

第十四条 商会议员选举，以平等单级记名选举法行之。但各该商会，得依章程规定，采用无记名选举法及比例代表法。

第十五条 选举之投票由选举人自行之，但法人得委托代理人执行投票。

第十六条 选举事务，由地方长官所任命及商会所推举之委员组织选举委员会执行之。其选举费用，由商会负担。

第十七条 关于商会议员选举之方法、手续及取缔，另以命令定之。

第十八条 议员当选者，非提出正当理由，经商会决议者，不得辞任及辞职。

第十九条 法人当选为商会议员者，由当选者定其代表人。但以执行该法人业务之职员为限。

有第十一条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为代表人。

第二十条 同一人不得在同一商会中有两议席。

第二十一条 议员及特别议员不受报酬。

第二十二条 议员之任期三年，但得连举连任。

第二十三条 补缺议员以前任议员之任期为任期。

第二十四条 以章程增加议员额数时，须在例期选举时行选举。

第二十五条 特别议员之任期，以每届改选期为限，但得连举连任。

第十三条第一项所规定之特别议员，由商会推选。其推选方法，由商会以章程定之。

第二十六条 商会置下列职员。

会长 一人

副会长 一人

理事 五人以内

会长总揽商会事务，会议时为其议长。

副会长、理事，辅佐会长处理商会事务，会长有事故时副会长代理之，会长、副会长均有事故时理事代理之。

第二十七条 职员由议员中互选之，得连任，但以三次为限。

职员得受俸给，其俸给额由各该商会以章程定之。

第二十八条 商会议费，由有商会议员选举权者负担。

负担分配，以各有选举权者所负担之正税比例定之。

其负担分配如下。

一、地税及家屋税 百分之十以内

二、营业税及所得税 百分之二十以内

三、特殊营业税及所得税 百分之二十以内

但商会议费之征收，各该商会，得依章程照税额以累进率定之。

第二十九条 商会得照其章程所定，征收手续费、建筑物使用费。

关于前项收入，得提起民事诉讼。

第三十条 商会得以决议，对于荒废职务及有其他不正当行为之职员议员，课以除名处分及三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三十一条 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条所规定之征收，次于国税，省税，及其他法定地方自治经费，有先取特权。

第三十二条 商会得对于延交商会议费及受三十条所定处分者，宣告三年以内停止商会议员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三十三条 商会得开定期会议及特别会议。并得召集有商会议员选举权者之大会。其会议组织，由各该商会以章程定之。

第三十四条 下列各款事件，须有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到会，得到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议决。

一、变更章程。

二、职员议员之退职除名及处罚。

三、清算人之选任及关于清算事项之决议。

第一项及第三项之决议非得主管官厅认可，不生效力。

第三十五条 非以第三十四条之会议方法决议后，取得同商会区域内三分之二以上有商会议员选举权者之同意，不得宣告商会之解散。

第三十六条 各该商会区域内有商会议员选举权者，遇有紧急重大问题时得依各该商会之章程，以五分一以上人数之发起，自行召集商会选举人大会。以有权者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者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议决下列事项。

一、废止及变更章程。

二、弹劾职员及议员，但以违法及违反章程之事项为限。

三、发起或废止商会所应经营之事业及设施。

四、变更预算及经费征收方法。

五、选举清算人及弹劾清算人。

前项会议所议决之事项，应由同意者全体连署盖章，制成议决书二份，一份呈地方官厅存案，一份送商会存案。其应由商会执行之事项，商会应即执行之。应得主管官厅及地方长官认可之事项，主管官厅及地方长官接受商会选举人大会所议决连署盖章之呈请书后，若查无违法情事，应即予以认可。其认为违法者得取消之。

第三十七条 商会选举人大会，在发起时，应由发起人将提出会议之事项及意见，通告于各有权者，经过七日后，始得开会。

前项关于提议事项及其意见之通知书，应同时以发起人连署盖章，呈出于地方官厅。大会中不得在通知书所载之会议程序外提出别项动议。

第三十八条 商会职员受弹劾时，应即行解职，于七日以内复选。

议员受前项弹劾时，即行解职递补。不能递补时于一月以内行补缺选举。

议员三分之一以上受弹劾时，对于四十日以内全部改选。

第三十九条 商会选举人大会之组织，以章程定之。

第四十条 商会解散时，以决议选任清算人，如选任后有缺员时，更行补选。

若商会不能选出清算人时，由地方长官指定之。

清算人选举后，应得地方长官之认可。

第四十一条 解散后之商会，在清算期内，仍视为继续存在。

第四十二条 清算人代表商会，有执行清算上一切事务之权。

第四十三条 清算人所定清算及处分财产之方法，须经商会议决。

若商会不议决或不能议决时，清算人得经地方长官之认可，决定清算及处理财产之方法。

第四十四条 商会解散后，若有未了债务，得对于有选举权者，征收必要之款项。

关于前项之征收，得适用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第四十五条 商会每年一次，应以其预算，决算，及其事业之成绩，呈报主管官厅查核。

第四十六条 关于商会之章程、经费征收方法、预算、清算、财产处分等项，主管官厅认为有必要时，得命令商会更改之。

第四十七条 关于商会之议员选举，决议，及清算人之行为，主管官厅认为有违背法律命令及章程时，得以命令宣告其改选，停职及复议。

第四十八条 自本法公布日起三个月内，所有已经组织之商会，一律照本法所规定之条件改组。

第四十九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广东省商会议员选举令草案

第一条 商会得依其章程规定，置选举区及投票区。

各区应选出之议员数，适应于其区内选举人数，其分配法以商会章程定之。

第二条 商会得照其地方情形，就营业种别，定选举区划，其各营业种别所应选出之议员数，须适应于其营业种别之选举人数。

行前项选举之商会，其选举方法以章程定之。但非人口满十万以上之商会区域，不得行前项之选举。

第三条 商会于取得设立认可后三个月内，及以后每年一次，按照其章程所规定之日期，制成选举人名册二本，以其一本呈于地方长官。

第四条 选举人名册内应记载之事项如下。

- 一、选举人之姓名籍贯。若为法人，则其法人之名称及注册地。
- 二、职业及所经营之业务。
- 三、年龄，若为法人则其设立之年月日。
- 四、住所及事务所营业所之所在地。
- 五、各项纳税额。
- 六、投资于公司者其投资种类及投资额。

除上列六项外，在分置选举区及投票区之商会，应记载各选举人所属之区。在分营业种别行选举之商会，应记载各选举人所属之营业种别。

第五条 选举人名册制成后，应定十四日以上之公布期间，以其名簿陈列于地方长官所指定或认定之公共场所，供公众阅看。

前项之公布日期及其期间场所，应于公布前十日发表。

第六条 选举人名册内，有遗漏及错误时，其发现者得在公布期间内，提出理由书及证明于商会，请求更正。选举委员长接受前项理由书及证明后，应即于七日内审

查清楚。若决定所请求者为正当时，应即以其事由通知请求人及关系人，若决定所请求者为不正当时，亦即行以其事由通知请求人。

依前项规定更正选举人名册后，应即行公布。

第七条 请求人及关系人对于前项决定不服时，得于接受决定通知书后五日以内，提出理由书，呈请地方长官裁决。

地方长官应于接受呈请后，指定二人以上之审查员，于七日内审查清楚，予以裁决。

第八条 选举人名册，经过第五条所规定之公布期间后十四日，即为确定。前项名册，至次年选举人名册确定期内为有效。

第九条 选举事务，由选举委员会执行之。选举委员会人数五名至七名，其中二名由地方长官任命，其余由商会发起人或职员推举。地方长官自为委员长。

商会区域非地方长官驻在地时，其委员长由地方长官于委员中指任之。

在设置选举区及投票区之商会区域，选举委员长得每区任命投票管理人一人，商会得推举二人，管理该区内之投票。

第十条 选举以投票行之。

地方长官及商会，应于行选举前十五日，公布下列各项。

一、行选举之日期及场所。

二、应选举之议员人数，分区或分业选举者，其每区每业应选举之议员人数。

第十一条 投票人以登记于选举人名册内之本人有限。

法人之投票代理人，以为其法人之职员且执有委托书者为限。但年龄不满二十岁或有《商会组织法》第十一条所列各项情事之一者，不得为代理人。

第十二条 选举委员长及分区投票之投票管理人，有维持选举场内秩序之职责。有必要时，得指挥警察官为适当之处分。

在选举场内，不得为演说、讨论，关于投票之协议、劝诱及其他紊乱秩序之举动。有犯之者，选举委员长及投票管理人得制止之，不服制止者，得令其退场。

受前项之退场处分者，得于最后之时间内投票。

第十三条 投票之效力，由选举委员会议决之，可否同数时，由选举委员长裁决。

第十四条 得有效投票之最多数者为当选。得票者同数时，以抽签定之。议员有缺员时，以次多数顺次补充之。

第十五条 选举之结果应即行公布。

选举委员长于选举确定后，应即制成选举录二册，详记选举经过，投票人数，当选人名及其得票数，由选举委员全体签名，一册存商会，一册存地方官厅。

第十六条 当选人确定后，选举委员长应即行通知各当选人。

法人当选为议员时，应于当选确定日起十日以内，提出代表人履历书于地方长官及商会，其变更代表人时亦如之。

第十七条 选举不成立时，应于一月内重新选举。

第十八条 当选确定后，选举人认为有违法情弊时，得以选举人十分一以上之连署，提起公诉。

第十九条 关于选举之监督、取缔、纠弹等项，本令所未规定者，得适用省会议员选举法，县会议员选举法及刑律关于妨害选举之规定。

第二十条 本令自《商会组织法》施行之日起施行。

## 产业协作社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兹将关于本法案起草之意见，逐款述之于后：

第一款 立法主旨。

“产业协作社”，即英语之 Co-operative Industrial Societies，日本译为“产业组合”。Co-operative Societies 或 Co-operation，日本又译为“协业组合”。乃经济上之弱者对于经济上之强者，为自己保存及发展计，以协作共享为目的，结合其资本及劳力，以为经济的活动之团体。寄生于资本主义之社会中，而超然于资本主义之外，其外的活动虽受制于自由竞争，与其他营利的法人相同，而其内的活动，则避去自由竞争之弊害，在生产上，在分配上，以协作共享为其理论的基础。然唯其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之寄生物，故组织法及经营，仍不能完全脱出营利法人之范畴。仅其发足点及归宿点，与营利法人大相径庭耳。吾国人士，对于此项组织，向来提倡者绝少，关于译名，亦至不一。唯薛仙舟先生，于此之提倡宣传，颇具热心。去年又专赴美洲考察，研究颇富。薛君译名为“合作社”，称 Co-operationisms 曰“合作主义”。曾仿此组织法，在上海复旦大学中，办一合作银行。又联合复旦大学学生中之同志者发起，组织一合作同志社。复旦学生所发行之《平民周刊》，即专为传布此主义之出版品。惟为日未久，资本既薄，同志亦少，故其事业，至今尚未见有巨大之影响与显著之成绩。然而社会因此乃稍稍注意。是薛君及其同学之功，在中国协作运动史上为不可没也。予意以为“合作”二字，不若“协作”二字之雅驯，故采“协作”为名。近代‘协作运动’之发生，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欧文 Robert Owen 氏之社会主义的实施计划，联合为直接生产劳动者，以自助的组织，致力于生产，以供团体中人之消费。然其时组织尚幼稚，声浪虽高，效果不著。至三十年代，欧文氏所提倡设立之协作社，渐至绝迹。及至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九年间，商业不振，饥馑大作，劳动社会，困难达于极点。其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之领袖莫利斯氏，发起劳动者协作奖励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s）思以此促各种产业协作社之成立，俟其大成，然后设置各种产业

联合之委员会，以从事于平定价格调剂生产。其后莫利斯氏之计划，亦归失败。但两者皆于英国协作事业之历史上有莫大之功，盖鼓吹宣传之效力甚大也。至一八四四年，在罗奇德尔 Rockdale 地方，以二十八人之绒布工人，二十八磅之资本，创立一消费协作社，即协作史上成功最著而最早之 The Rookdale Pioneers。是矣。此团体本欧文氏所计划之协作共享的组织，具改造社会组织之决心，应当时社会之需要，博绝大之成功。自是而后英国消费协作社遂为世界之模范。同时各种协作事业，发生于各国，皆得逐渐成功。法国以“生产协作社”著，德国以“信用协作社”著，丹麦以“农业协作社”著。于是东西各国中流以下之阶级，莫不竞采用此组织，以相结合。不分地方，不论人种，各适于需要供给，以为经济生活之互助的活动。薛仙舟先生由美国视察其协作社制度归，曾云：“在美国凡属于协作社之社员，皆以弟兄相视，而对于远来之考察者，亦视为将来之同志，尽其知能以相诱掖”，是盖弥漫于近代中等以下社会之美风，而后进国所当效法者也。

夫在今日言经济组织之改造，吾国人之处境，既不能采俄国所行之制度与手段，而滔滔之工业革命潮流，又挟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主义以俱入。抗之不能，受之不可。而平民阶级之生活，则日受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主义之侵伐，愈陷于困穷之绝地。救之之法虽多，而奖励协作主义，亦为渐进的改造事业之一种。且予信改造社会，必俟大多数平民，具相当之社会的能力与训练而后。在今日社会改造之潮流中，“工会”及“产业协作社”，两者各具有特殊之机能。前者为平民最有力之战斗的团体，后者则为平民最有力之自助的团体；前者具作战之效能，后者具后方勤务之功用。虽两种组织，各不相谋，然而就社会进化之全过程观之，实有互相补助之功用。就此点论，本法之制定，已属刻不容缓。而况其经济上之特殊功用，于生产之发展上，效用更不胜数。以国民经济之发展论，亦有不能不切实奖励在也。日本《产业组合法》之制定，在明治二十四、五年之交。其时正长阀鼎盛之时，松方正义为总理，品川弥二郎为内务大臣。品川氏素热心于殖产兴业，见当时农民生活困难达于极点，思有以救济之。拟即日本报德社，赖子母讲等陈法，参以欧洲 Popular Bank 之制度，广兴“信用组合”，以裕农民金融，使一般农民，免于恶商刁绅重利盘剥之害。因命平田东助草《信用组合法案》，提出于第七议会。第七议会因他故遭解散之厄，此案不得通过。后之当为者，更扩而充之，制《产业组合法案》，于明治三十一年，提出于第十一议会。又因贵族院所反对，不得通过。至三十二年，第三次提出，始得两院同意，于三十三年公布，及今已二十年矣。自《产业组合法》制定以来，仅十年间，其成绩已大有可观者。当三十三年该法发布之时，产业组合之数，仅二十一，至次年即增加十倍以上，为数二百六十三。至四十二年，增加至四千五百九十一。是年日政府为奖励计，又修正

《日本劝业银行法》，于其第十五条中，加入“日本劝业银行，得对于‘产业组合’，‘渔业组合’，‘森林组合’及其联合会，不征抵当品，为‘定期偿还’或‘按年拨还’之借款”一项。其翌年产业组合数即增至六千八百八十六，而渔业及森林组合，尚不在其中。今则产业组合之数，已超过二万。以之与英国较，其会员数、资本额、营业范围，尚皆不及十分之一。然而日本近二十年来，农民经济状态之能较为良好，实受组合制度之赐。以日本藩阀之重镇，当资本主义侵入日本正盛之时，所以能效力于协作事业之奖励提倡者：一则品川之流，均尚为重农思想中所熏陶而出之人物；是时日本资本主义之流行，亦未如今日之甚；且维新以来自由民权思想之势力，尚足使官僚辈注意于平民之生业；故日本制定产业组合法之动机，受复古思想之影响实多。观品川弥二郎提出此法案时在议会之演说，即可见其底蕴，非欲利用此制度防止资本主义之害毒，至若近代社会主义之思想，则更非彼辈所能知者也。中国自革命以来，及今十年，而关于社会经济之建设，曾未兴举一事，即此最温和最渐进之制度，亦鲜有人介绍而提倡之。平民生活，日陷于困苦流离之悲境，不亦至可慨欤！此予所以于提出商会法、工会法之后，而继之以此法案之所以也。至若此三法案者，若以一主义之系统的眼光观察之：一则为资本主义之产物；一则为社会主义之产物；而一则为社会改良家所主张，资本主义者之所嫉视。然而就事实论，在过渡时期中，此三种组织皆各具一特殊机能。倘一般的施政方针及法律制度，能适合于社会改造之新机运，各就其有益之机能应用之，实于社会民生，各有相当之利益，而后全社会改制，乃有可言耳（关于协作社制度在社会改造上之效能，请参观《建设》月刊第二年第□期拙著）。

#### 第二款 协作社之分类。

本法案条文编制，系以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俄国里俄夫内阁所发布之《产业协作社法》（其时克利斯机氏为司法大臣，即赤革命之八个月前也）为模范，而参以日本明治三十三年所发布之《产业组合法》。此两法案皆为有系统的编制，当俄国《产业协作社法》公布时，临时政府关于本法施行之命令云：

“（一）为补关于产业协作社及产业协作社联合会向来法规之不备，宜为适当之改正，因制定此法公布之。……”

“（二）本法由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施行。”政府在施行期以前，制定关于各审判厅附设登记所之官制，即日施行。同时与公共团体协议后，编制协作社及协作社联合会之模范章程发表。……”

故俄国法案，实为革命（即赤革命前之革命）后一有价值之创作，而其法案编制，

亦为一有系统之编制。日本之产业协作社法，取范于德国，其条文编制，亦足资取材者，故于本法案之起草时用作为主要参考。关于协作社之分类法，俄国法规日本法规及二三专门家之分类例，略举之于下：——

第一，俄国《产业协作社法》第一条所为之分类：

一、信用及储蓄协作社

二、消费协作社

三、生产协作社

(甲) 共同购买协作社

(乙) 共同贩卖协作社

(丙) 共同运输协作社

(丁) 生产协作社(狭义的)

(戊) 共同土地协作社

四、住宅协作社

五、劳动者之生产协作社。

第二，日本《产业组合法》第一条所为之分类：

一、信用组合

二、贩卖组合

三、购买组合 { (1) 原料品的购买……生产组合  
(2) 生活品的购买……消费组合

四、生产组合

第三，非里婆维起教授 Prof Eugen Philippovich 所为之分类：

一、“消费协作社”——以图生产者与消费者之直接联络，减少消费者之负担，增加消费者之购买能力为目的者。

二、“生产协作社”——在产业竞争上，小生产者谋脱离大生产者之压迫，以谋产业的独立为目的者：

(甲) 信用协作社

(乙) 贩卖协作社

(丙) 购买协作社

三、“劳动者之生产协作社”——劳动者为图脱离资本家之桎梏，求产业的独立而协力经营者。

第四，佛耶氏 C. R. Fay 之分类：

一、生产协作社——生产者之团结：

(甲) 信用协作社

(乙) 农业协作社

(A) 供给协作社

(B) 生产协作社

(C) 贩卖协作社

(丙) 劳动者生产协作社

二、消费协作社——消费者之团结。

第五，几德教授 Prof. Charles Gide 之分类：

一、劳动者生产协作社

二、小产业者之生产协作社：

(甲) 贩卖协作社

(乙) 原料品及器具之购买协作社

(丙) 产业信用借款协作社

三、小地主之生产协作社：

(甲) 购买协作社

(乙) 贩卖协作社

(丙) 信用协作社

四、消费协作社

就上述各分类法比较观之，即知关于协作社之分类有两种方法，（一）以协作社“行为”为区别之标准者。（二）以协作社“组织者之目的”为区别之标准者。在法律条文编制之利便上，以前者为优。盖法律不能预判其何人组织，为何组织，只能规范其如何组织也。就日本《产业组合法》之分类论，更属简单，以生产原料品之购买协作社与消费协作社，同规定之于一项。其《产业组合法》第一条第三项云“购买产业上或生计上之必需品，或加工或不加工，以之卖给予社员者”，其以产业上之必需品为目的者，为生产协作社之一，而以生计必需品为目的者，乃为纯粹之消费协作社。然而并不相妨者，盖在立法之利便上，不必如学者拘于就一事一物之性质以为分类，致法文成为连篇累牍之繁文，转碍于解释与区别也。本草案兼采俄国及日本两法之分类例而分类之如下：

一、信用协作社

二、消费协作社

三、生产协作社

甲、共同贩卖



乙、共同购买

丙、共同运输

丁、共同生产……（狭义的生产），

戊、土地之共同取得及利用，

己、住宅之共同取得及利用，

四、其他

第三款 设立及监督

然协作社之设立，俄国法采自由放任制。其四条第一项云：

“设立产业协作社，不用政府许可”。

但为“权利保障”“行政监督”及“调查”“统计”等必要，于登记一项，则设严密之制限，对于组织方法违反法规者，保留政府之不登记权。其第六条云：

“产业协作社，由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得为诸般法律行为，不为登记者，不得享受法人之权利。”

日本法采行政官厅许可之制度。其《产业组合法》第八条云：

“设立组合者，须制成‘定款’，呈报于其主要事务所所在地之地方长官，请求许可。”

同法第六十条及第六十一条又云：

“监督官厅，随时皆有权使理事为关于组合事业之报告，检查组合之财产，又得随时发其他之必要命令及处分。”

主务大臣及地方长官，得取消总会（即本草案所称‘社员大会’）之决议；命其改选理事、监事及清算人；又得停止组合之营业；或命其解散。”

两者相较，日本法所采之方针，盖迷信官权万能者。以中国实例观之，北京之农商部，以及各省官厅，对于实业上特许事件之核准，徒足令发起人或经营者，多费金钱时日，不唯不足以奖励事业之经营，转足以妨害之。而官厅中之司员，更往往利用核准权及监督权，肆其敲诈。苟欲使协作事业之能遂其健全的发展，万不能为此种规定，以贻害于将来。故关于此点，采俄国之自由设立制，唯在必要上，保留不登记

权耳。

俄国之登记，系照登记通例，属于地方审判厅。日本则因行政监督之关系，以之属诸地方行政官厅，而以裁判所登记为副册。以一种之登记事务，分属于行政、司法两种官厅，似属太费手续，然而为保育政策为施行，亦有不少便利。就吾国情形论，关于产业上之施設，有赖于行政上之保育者正多。协作事业，乃尚未萌芽之新事业，更非由行政上施以特殊之保护与奖励不可。且司法机关之设置，尚未普遍，事实上亦不能望司法机关之能尽其职。故仍仿日本立法例，以登记事务，属于行政官厅，而令于审判厅，亦为同一之登记。将来协作事业渐见发达，司法机关亦增完备，则以登记事务归之审判厅专辖，亦未尝不可耳。

至关于登记拒绝，俄国法上有严密之限制，与日本法上所谓“应于必要得许可或不许可”，及“应于必要得停止其营业或命其解散”等项规定，大相悬殊。日本法之所谓“应于必要”者，在时间上，在空间上，皆无一定之限度。“必要”之量定，完全属于行政官厅之“自由裁量”。而俄国《产业协作社法》关于登记拒绝，则仅限于违法之组织一项。其第八条云：

“审判厅于接受协作社请求注册章程后，得于一个月內，决定登记或不登记。但在拒绝登记时，必须指明该章程中成为拒绝登记理由之缺点。

“审判厅限于章程内有违反法规之点时，得拒绝登记……”

此种限定，实为绝对必要。否则不特其第四条所谓“产业协作社之设立，不用政府许可”一条，成为具文。而审判厅利用其伟大之登记拒绝权，且得任意为不正当之妨害矣。本草案中于此点则采用俄国法例（本草案第九条）。

第四款 协作社及协作社社员之权利保障。

协作事业，其起源虽甚古，然而“近代协作社”之组织，发生尚不满百年。然其事业效果显著之时期论，距今仅七八十年耳。盖近代协作社之产生，实由于资本主义之跋扈。劳动者及小资产者，为自由竞争之恶潮所压迫，不能遂其生存，故应其自体保存之必要，而为协作运动。故产业协作社法之本能，在以协作主义的产业组织，保障经济上之弱者，使能遂其经济生活之安全及发展。俄国产业协作社法第一条云：

“本法所谓协作社者，乃指‘具有一定之名称与能变更之资本及组织以增进社员物质上及精神上之福利为目的，结合各种经济的企业及社员之劳力，而为活动之社团’而言。”

此条文说明协作社在社会上及经济上之性质，至为明了。盖协作社在一方面具有营利法人的性质，在一方面又具有公益法人之性质，与其他现今社会中一切商业的社团，完全不同。然而唯其不同于一切商业的社团，故在自由竞争之“商业的社会”中，其事业之发展，困难甚多。法国协作主义之经济学者几德教授，曾举其最大者四：

- A、劳动阶级间缺乏经济的教育，
- B、资本缺乏，
- C、顾客缺乏，
- D、产业协作社所排斥之制度，有由其事业之发达而重新发生之虞。

此四种障害，盖就协作事业之内之关系而观察耳。若就其外的关系言，则困难尚不止此。欲全除其障害，则为全社会改造之问题，而非仅为协作社经营难易之问题矣。即单就排除上述四种障害言，已非立法事业所能全部企及者。其大部分须由行政上之奖励保护，与乎社会各公共团体之助力，始克有济。然而在法律的拘束力所能及之部分，则颇有赖于良好之立法。故各国立法例，于此数点，皆有适宜之规定也。

俄国《产业协作社法》第二十三条云：

“债权者的社员，不得没收债务者的社员之股份。协作社社员之股份，亦不受行政处分。”

此规定一则为保障加入协作社为社员者之“社会的权利”，使不为强者所攘夺，得以遂其经济的生活之安全；一则为保障协作社社员之道德的人格，使同属于一社会生活中之各员，各维护其团员互助之道德。关于社员之退社，俄国《产业协作社法》，亦仅有三项（同法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三条）：

- （一）自愿退社
- （二）社员大会除名
- （三）社员死亡

而日本《产业组合法》则否，其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社员退社之事由有五：

- （一）组合员资格之丧失，
- （二）死亡，
- （三）破产，
- （四）禁治产，
- （五）除名。

以破产及禁治产者两项，加入社员理由中，殊为未可。按宣告禁治产之理由，盖所以限制心神丧失者之行为能力，而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禁治产宣告后之效力者有二：（一）付之监护人，管理禁治产者之财产，看护禁治产者之身体；（二）禁治者之行为，可以取消。以保护契约者双方及第三者之利益。凡此诸端，以理由论，则不成为协作社社员退社之原因。以效力论，即不加以退社处分，亦可保持其效力。盖协作社之精神，乃在社员互相团结，以拥护其社会的生活之安全。无论何人，既不能因“心神丧失”而失其生活之权利，则法律不能以心神丧失为理由而剥夺人为协作社社员之权利。唯限制其为职员及出席于社员大会之权利可矣。至若以破产为退社事由之一，是明明与保障经济的弱者之目的相背，而专为保障经济的强者矣。且全部法文中，无保护协作社社员权利如俄国协作社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者。此为日本《产业组合法》第一大缺点，本草案不采用之。本草案第二十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产业协作社之“原始的目的”，在结合经济上弱者之资本及劳力，为经济的活动，使团体中之各人，各能遂其经济生活之安全及发展。而“终结的目的”，则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而代之以协作主义之社会。然唯其为寄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倘其事业发展，则甚易为资本主义所吸引，而变更其性质。此种趋向，在立法上有防止之之必要。俄国《产业协作社法》第十二条云：

“一、定公积金之最小限度，每年扣除盈余五分之一为公积，在公积金未达定额以前，不得为盈余金之分配。

“二、定每股盈余分配额之最大限度，每股不得超过年利八厘。”

日本《产业组合法》，以前记第二项所规定之事项入于《施行细则》中，同《施行细则》第十四条云：

“除对于股份之全部或一部，及所处理之货物数量及价额，或所营事业之分量外，不得为盈余金之分配，其对于股份所为之盈余分配，不得超过年利六厘。”

又《产业组合法》第十七条云：

“社员之出资得在一股以上，但不得超过十股。”同《产业组合法施行细则》第二条又云：

“每一股支出资金额，在“组合”不得超过五十元，在组合联合会不得超过

五百元。”

本草案斟酌俄、日两国法例，设第十六条之规定。至出资金额之限制，以广东生活程度及事业经营之状况论，五十元五百元之最高限，嫌其太小。即就日本言，此施行细则，定于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今则五十元之金，不能购一石之米矣。故本草案以百元及千元为最高限，若夫乡间生活程度较低之处，则尽能在此最高限之下，应于其生活及事业经营状况，以为自由伸缩也。至于社员议决权，以人为单位，不以出资之多寡为单位，乃各国之所同，而亦协作主义实现之一要点，故本法因之。而股份之盈余分配，仍仿日本法例，以年利六厘为最高限。实则就出资额为盈余分配，已非协作主义之精神，若夫八厘之最高限度，则更与盈利事业不相上下矣。将来拟制模范章程时，宜更详考各国实施状况，妥为筹划，以示模楷。

关于协作事业之保护，日本《产业组合法》第六条，亦甚可采。其条文云：

“产业组合，不课所得税大营业税。”

本草案第六条仿之。

救济协作社顾客缺乏之法，除广为宣传，谋协作主义之普遍，保障协作社之事业，使之安全巩固外，奖励协作社之联合，及开放协作事业之范围，使之扩大，亦一要点。日本《产业组合法》之制定，如前所述，其动机专在为“自作农夫”及“小作人”谋金融上之利便，以防止高利贷金者之害毒。故当时立法者之注意，专在“信用协作社”一点。是以初发布之《产业组合法》，禁止“信用组合”兼营他业。其后由事实上之证明，始知限制事业范围，实所以妨碍产业组合之发展，乃以三十九年四月改正之。此亦日本产业组合法制上之一经验，为吾人所当注意者也。

第五款 协作事业之宣传及计划。

关于本草案起草之理由，及其要点之说明，既如上述，兹更进而述关于协作事业奖励上之意见。

大凡一法律之制定，不外对于社会已成之事实，加以承认或否认，标一定之人为的规范，以拘束人之行为，良法之所以良，与恶法之所以恶，皆由于此。然而以法律上之权能，特移植甲地之制度于乙地，则不能仅赖法律上消极的制裁，而可行之有效者。盖其事实既为法律施行地之所无，则其法律之效力，当然无从发生。此则不能不先以积极的政治手段，以人为的势力，于社会上造成适于法律施行之事实。就英国论，其近代的协作事业之发生，在其法律制定以前，法律之效力，仅不过就已发生之事实，

加以承认而已。中国非无同于协作社性质之组织，然虽有之，而不足以例近代之协作社。吾人既鉴于当今产业组织变化之大势，思以协作事业之奖励提倡，为救济之一良策。然而仅发布一纸空文，而不求协作事业之实际的发展则绝无何等之利益开放于社会，可断言也。

就广东地理的关系言，实为前途希望最大之工商业地带，当此工业之资本的组织，尚无何等雄大势力，而农业的改良，尚宜十分用意之时，努力于此，或可得意外良好之效果，亦未可知也。昔在法国，福利耶、圣西门、路易普兰等，皆盛鼓吹协作主义，而路易普兰，尤热心于“协作主义的国家”之建设。德国之拉萨尔，亦力称政府补助协作事业发展之必要。当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巴黎之国民会议，曾议决以三百万法郎，为政府奖励协作事业之基金，故当时法国之协作事业之进步，一日千里。其后法国之政府，或奖励之，或妨害之，协作事业之盛衰，每视政府之政策为转移。就此以观，已可知政治的施設如何，实于协作事业之发展，有绝大关系矣。英国为协作事业最盛之国，其协作社之组织，以消费协作社为中心，其他生产协作社，成为消费协作社之一部。会员之数，达四百万，交易年额，达四千万（英）镑。其奖励提倡及取缔，皆一赖于协作主义者自身之组织。然此乃英国之特殊现象，他国殊不易效之。盖英国之“组织的社会力”常以自治团体为运用，而在他国，欲移植其制度者，往往不能赖于国家的权力也。关于协作事业之宣传及奖励，英国一八八四年所组织之“劳动者协作协会”The Labour Copartnership Association 所经营之事业，其条理颇有为吾人所宜采择者。同协会之加入分子，为劳动者生产协作社及其同情者，其协会之活动范围如下：

（一）小册子、杂志等之刊行。

（二）学校讲义，及一般的讲演等之举行。

（三）关于劳动者生产组合之设立及经营，立于“助言者”之地位，加以援助。

（四）关于“协作运动”，在各地方开会议。

（五）对于信用协作社联合会（The Co-operative Union）之年会，求其承认各该劳动者生产协作社。

以上诸项，皆关于提倡，奖励宣传之必要行动。欲谋协作事业之振兴及发展，固非行此种办法不可也。故吾以为本法发布后，除主管官厅，应于本法施行之必要上，取相当之行动外，应于政府补助之下，发起一有力之协会，专任协作事业之宣传及计划，庶几本法之制定，不致以一纸空文终也。至关于协会之组织计划，另件述之。

在日本《产业组合法》中，有关于“产业组合中央会”之规定，同法第八十二条云：

“产业组合中央会，得以谋产业组合及产业组合会之普及，发达及联络为目

的而设立之。产业组合中央会，得依敕令所定，行产业组合事业之一一部”（参观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八月敕令第二百十三号）。

同法第八十四条又云：

“产业组合中央会，通全国为一个，其设立应受主务大臣许可。”

盖日本关于协作事业之普及、发达、联络，皆假产业组合中央会以为之也。然就同法所规定者观之，有二缺点：

（一）既定为任意发起、设立、加入、脱退之团体，而又全国只限于一个，且冠以中央之名称，于理论上及事实，皆多不合。

（二）既许其兼营协作事业，而又只限于购买组合，及狭义的生产组合，于事实上亦多不便。

本草案不采用之，从俄国《产业协作社法》之规定，举关于一般公益的任务，均定凡产业协作社及协作社联合会所同有之任务（本草案第三条），不另设关于中央会之规定。而专为谋协作事业之普及、发达、联络等之特设的任务，则于本法外，另作关于协会设置之计划。

关于协作事业，予素乏研究；于各国之经营现况，更无所睹。故本草案之拟制，类皆仅就经济学上及法学上之常识以为判断，其得其失，亦不自知。此则深望参与审议之专家，加以深切之批判者也。

#### 广东省产业协作社法草案

### 第一章 产业协作社

#### 第一节 总则

**第一条** 凡以一定经济上之生产或消费为目的，以平等的条件，结合具同一目的者之资本或劳力，为经济的活动，以图增进社员物质上精神上之福利，而组织之社团法人，适于本法所规定之性质者，为产业协作社。

**第二条** 产业协作社之目的如下：

一、为谋社员借款及存款之便利而结合者。

二、为谋购买产业上或生活上之必需品，无论加工与不加工，以共同的条件，分配于社员，供社员之消费而结合者。

三、为谋加工于社员之生产品及需用品，或使社员以共同的条件，利用产业上之必需品而结合者。其内容及种类，分为下列六项：

- (甲) 共同贩卖；
- (乙) 共同购买；
- (丙) 共同运输；
- (丁) 为谋生产品之共同的利用，为生产品之保存及加工；
- (戊) 土地之共同取得，利用及加工；
- (己) 住宅之共同取得，利用及建筑。

四、类似于上列各种目的，及混合上列各种目的而组织者。

**第三条** 各种产业协作社，除各就其业务之目的，为经济的活动外，并得以下列各项，为附带任务。

一、关于各该协作社、协作社联合会自身之必要，及一般协作事业之改良发展，建议于官厅及议会。

二、关于协作事业及一般社会经济状况之过去、现在、将来，为调查研究。

三、发行关于协作事业及一般社会经济之书籍或定期刊行品。

四、为谋协作事业之发展，及图社员物质上精神上之满足，设置特殊机关，及为其他之必要设施。

五、为图增进社会公共福利之必要设施。

产业协作社及产业协作社联合会，为遂行上列各项任务，得受省、县及地方自治团体之经费补助。

**第四条** 产业协作社之组织，分为下列三种：

一、“无限责任组织”：以各该协作社之财产，不能清偿其债务时，由社员全体，以连带的关系，负担无限责任者。

二、“有限责任组织”：以各该协作社社员全体之出资额为限度负担责任者。

三、“保证责任组织”：以各该协作社之财产，不能清偿其债务时，社员全体，于其出资额外，以一定之金额为限度，负其责任者。

**第五条** 产业协作社之名称中，须加入明示其目的及组织之文字。

非产业协作社之公司、商店，不得用协作社之名词，为其商号。

**第六条** 对于产业协作社，不课所得税及营业税。

**第七条** 产业协作社，由合法之注册，取得法人资格。

不依本法规定，履行注册手续者，不得享受本法之保护及法人应享之一切权利。

第二节 设立

**第八条** 非有七人以上之社员发起，不得设立产业协作社。

**第九条** 发起设立产业协作社者，须以发起人七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发起理由书，



发起人简明履历，协作社章程各三份，在地方官厅，请求注册。

地方官厅，接受前项请求注册之书类后，应即将其一份，移送于地方审判厅。并于接受日起十四日内，对于请求人，为许可注册及拒绝注册之通告。但地方官厅之拒绝注册，以请求注册者所提出之章程规定中有违反法规者为限。并应于拒绝通告书内，声明拒绝理由，指摘其章程内之违法点。

不服地方官厅之注册拒绝者，得于接受通告书日起七日以内，向地方审判厅，提起裁决之请求。地方审判厅，应即于七日内裁决之。

地方审判厅裁决认为合法者，地方官厅应即予注册。其认为不合法者，请求人非将地方官厅所指摘章程内违法之点依法更正后，不得再行请求注册。

注册许可决定后，地方官厅即以其注册事项，载入“协作社原册”。除通告请求人外并于地方官厅之公报或所指定之日报及指示所公布之。地方审判厅，即以之载入“协作社副册”。

**第十条** 注册之管理，在市为市长，在其他地方为县长。关于注册官厅之责任事项，另以省令定之。

**第十一条** 产业协作社之章程内，应记明下列各项：

- 一、名称及其事务所所在地。
- 二、业务之目的。
- 三、社员对于协作社债务之责任限度。
- 四、社员入社退社之条件。
- 五、社员之最小年龄。
- 六、资本之构成条件，及其交付股金之方法。
- 七、每一股之价额及股份所有额之最大限度。
- 八、盈余金分配之方法，每股分配盈余金额之最大限度。
- 九、关于公积金之规定及公积金之最小限度。
- 十、理事会监事会之组织、权限，及理事、监事之选举方法并其任期。
- 十一、社员大会之召集，及议事规程议事录之制成方法。
- 十二、置代议会者，其召集，及议事规程议事录制成方法。
- 十三、定存立时期及解散事由者，其时期及事由。
- 十四、关于决算报告之监察及承认机关之规定。
- 十五、关于清算之规定。

**第十二条** 章程有变更时，应于社员大会决定变更后七日内，依第九条所规定之手续，由理事监事连署，在无限责任之协作社，并附具社员全体同意之证明书，提出

于地方官厅，请求变更注册事项。在注册变更决定前，不得以其变更对抗第三者。

**第十三条** 注册地有变更时，应于其变更之十四日前，由理事及监事连署提出注册地变更请求书并附具章程职员履历各二份于原注册地之地方官厅。如查无违法之点，原注册地之地方官厅，应即于接受日起七日以内，移送于请求书内所指定注册地之地方官厅。

移转地之地方官厅，于接受前项注册移转之移文及请求者事业继续开始之报告后，应即予注册。并以其章程及职员履历书各一份，移送于该地方之地方审判厅。

### 第三节 社员

**第十四条** 年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女子及法人，均得为产业协作社社员。年满十六岁以上之男子、女子，得依章程所许，为产业协作社社员。

产业协作社之社员，不限国籍。但外国人加入为社员时，须以书面为遵守中华民国法律之宣誓。

**第十五条** 社员之入社，除法人得用其正式之团体名称外，凡个人均须用各人正式之姓名，不得用堂名、别号及符号。

**第十六条** 社员之出资，得在一股以上；但不得超过十股。每股出资额，在协作社不得超过一百元，在协作社联合会，不得超过一千元。

社员每人有一议决权，不得以股数为增减。

**第十七条** 社员之责任限度，从第四条之规定。

为无限责任协作社社员者，不得兼为其他社团之无限责任社员，亦不得兼为两无限责任协作社社员。

**第十八条** 社员对于加入前之协作社债务，亦负其责任。

**第十九条** 加入无限责任协作社为社员者，须得社员大会之同意。

**第二十条** 社员退社之事由如下：

一、社员自愿退社。

二、除名。

三、死亡。

**第二十一条** 社员自愿退社者，须提出理由书于理事会，得其同意后，方得退社。退社年度最终日三个月前退社者，以其年度之最终日为退社日。在年度最终日前三个月内退社者，以次年度之最终日为退社日。无限责任协作社社员之退社，须得社员大会之同意。

**第二十二条** 社员之除名权，属于社员大会。但章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因除名而退社者，以其年度之最终日为退社日。但其社员之权利，自受除名通告之日起即

丧失之。

**第二十三条** 社员因死亡而退社者，以其年度之最终日为退社日。但章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死亡社员之股份，至退社日止，由其继承人继承之。但继承人不得继承其出席社员大会及为职员之权利。

**第二十四条** 因第二十条第一、二两项之事由退社者，自退社日起满一年间，对于退社前协作社之债务，与社员负同一之责任。

在无限责任之协作社，其负责期间，得以章程延长之。

在前项责任期间内协作社解散时，关于清算之决议事项，退社者及其继承人，亦负其责任。

**第二十五条** 前条责任期间经过后，协作社应以退社者之股份，给还于退社者或其继承人。但有损失时，得从给还之股份内，扣除退社者所应负担之损失。有利益时，以退社者所应得之利益分配额，加算于股份内给还之。但对于公积金及其他社有财产，退社者丧失其权利。

**第二十六条** 协作社社员之股份，不受行政处分。

债权人之协作社社员，不得对于债务者之协作社社员所有之协作社股份，主张其债权之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社员之股份，不得让与及抵当。

**第二十八条** 协作社不得以章程制限社员人数。

#### 第四节 管理

**第二十九条** 协作社之管理权，属于社员大会。

**第三十条** 协作社事务之管理，由社员选举之理事及监事任之。职员未选出时，由发起人任之。

理事及监事，由社员大会就社员中选任之。

理事之任期三年，监事之任期一年得连举连任，但章程有特别规定者，从其规定。

理事及监事之人数，以章程定之。

**第三十一条** 理事及监事之选举，以过半数决之。但章程有特别规定者，从其规定。

无限责任协作社，其理事及监事之选举，须有社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第三十二条** 理事须制成社员名册及社员大会之决议录，置于各事务所，社员、社之债权人，及主管官厅，得随时要求阅览。

**第三十三条** 社员名册中应记载之事项如下：

- 一、各社员之姓名、住所、加入年月。
- 二、各员之出资股数及出资额。
- 三、各社员已付股款之金额及其付款之年月日。
- 四、在保证责任之协作社，应记载各社员所负担之保证责任金额。

**第三十四条** 理事在社员大会常会开会前七日，应制成报告书，提出于监事，取具监事之意见书后，提出于社员大会，请求承认。报告书之内容如下：

- 一、财产目录。
- 二、贷借对照表。
- 三、损益计算书。
- 四、盈余金处分案。
- 五、事业经过状况之报告。

前项报告书，经过大会议决后，须呈报于注册地之地方官厅。

**第三十五条** 理事由其职权之行为，对于协作社发生损失时，其责任由理事负之。

关于由社员大会决议特任于一理事之事项，他理事无法防卫时，对于所发生之损失，他理事不负其责任。关于理事赔偿损失之执行，由监事任之。但社员大会得另举代表人执行。

**第三十六条** 监事之任务如下：

- 一、预算及决算之监察。
- 二、财产状况之监察。
- 三、营业状况之监察。

关于上列监察事件，应制成意见书，报告于社员大会。

**第三十七条** 社员大会分常会及临时会二种。常会至少每年开会一次，于每年度开始后一个月内由理事召集，其召集手续，从章程规定。临时会之召集无定限。社员得以全体社员十分一以上之连署，提出付议事项及其理由书，请求理事召集临时社员大会。理事应于接受请求书后十四日内召集。若理事逾期不召集时，得由监事召集之。监事过七日再不召集时，社员得自行召集。

**第三十八条** 社员大会之决议事项如下：

- 一、理事监事之选举及其免职。
- 二、章程之制定变更及其废止。
- 三、理事之监督。
- 四、预算决算之审查承认及损益分配之决定。

五、协作社之解散，合并及清算。

六、一切社务重要问题之解决及其委员会之设置。

七、代议会之组织及代议人之选出。

八、职员越权行为之审定。

上列议决事项中，关于第二项及第五项之决议，须有社员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议决。

**第三十九条** 协作社社员在三百人以上时，得准用第三十一条职员选举之规定，选举代议人，组织代议会，议决属于社员大会决议事项之全部或一部。关于代议人选举方法及人数，以章程定之。

**第四十条** 协作社为每股出资额减少之决议或责任限度变更之决议时，须于决议后十四日内，制成财产目录及贷借对照表。除呈报地方官厅，请求变更注册事项外并须于各事务所揭示，或登载于新闻告白。

前项事由发表后三个月内，协作社之债权人，不提出异议时，则视为承认。债权人若提出异议时，非偿还原本或提出相当之担保后，不得执行其决议。

**第四十一条** 协作社盈余金之处分，从下列规定：

一、每年应以盈余金五分之一为公积金，在公积金达于章程所定最小限度以前，不得为盈余金之分配。

二、社员股份之盈余金分配，每股不得过已交金额年利百分之六。

三、除对于社员股份之全部或一部，交易之货物数量及价额，以及所处理之事业分量外，不得为盈余金之分配。

四、在社员股金尚未交足时，应尽先以盈余金分配额拨充股款。俟股金预定额满后，再从本条第一、二，两项之规定，为盈余金之分配。

**第五节 解散及清算**

**第四十二条** 产业协作社之解散事由如下：

一、章程所定之存立期间已届，而社员大会不为继续之决议时。

二、社员大会或代议会之决议，但代议会不由社员大会特别付与此项权限时，不得为解散之决议。

三、合并。议决合并之权，属于社员大会及社员大会付与特别权限之代议会。

四、社员减少至七人以下。

五、破产。

上列各项解散事由，须于发生后十四日内呈报注册地之地方官厅。

社员大会为存立继续之决议时，须于继续开始前十四日在地方官厅，为注册变更

之请求。

**第四十三条** 清算事务，除章程有特殊规定及社员大会选出专任清算人外，由理事于监事监察之下处理之。

**第四十四条** 清算人就职后，应于事实所许之最短期间内，调查协作社之财产状况，制成财产目录、贷借对照表、财产处分案，提出于社员大会或代议会，请求承认。

**第四十五条** 社员大会对于清算人付与借债权时，清算人得于决议之限度内，以协作社名义借债。

**第四十六条** 以协作社之财产全部，尚不足清偿其债务时，清算人得于第四条所定之责任限度内，对于社员，征集其应负担之款项。社员不应征集时，清算人得以协作社名义，提起民事诉讼。

**第四十七条** 社员股份，非债务清偿后经过六个月，不得拨还。

清算人违反本条规定时，对于协作社及协作社之债权人，负其责任。监事对于清算人违反事项不举发时，与清算人同负其责。

**第四十八条** 协作社债务全部清偿，社员股份全部拨还后，清算人应遵照章程规定，或社员大会关于清算之决议，为剩余财产之评价。

**第四十九条** 清算事务終了后，清算人应即制成决算报告书，取得监事同意后，提出社员大会，请求承认。社员大会承认后，清算人应即将清算終了之事由，连同协作社一切关系文书，呈报地方官厅，请求变更注册。

前项关系文书，由地方官厅保存三年，以供旧社员及协作社利害关系人等之查考。

## 第二章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

**第五十条**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以使加入联合之协作社及协作社联合会，能各遂其事业之发展，增多社员之福利为目的。

**第五十一条** 产业协作社，由第二条所定同种或各种之协作社及协作社联合会联合组织之。

**第五十二条**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之职务如下：

一、适应加入联合之各协作社及协作社联合会之目的，及适应章程所定之联合会特别任务，经营第二条所规定之一种或数种事业。

二、监督加入联合之协作社及协作社联合会。

三、遂行第三条所定各项协作社之任务。

**第五十三条**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由合法之注册，取得法人资格，享有一切法人所应享之权利义务。

关于协作社联合会之注册，准用第九条之规定。

**第五十四条**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之组织，为有限责任及保证责任二种。

**第五十五条**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之设立，须有协作社或协作社联合会三社以上之加入。

**第五十六条**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章程中，须记明下列事项：

一、联合会之名称。不得与同一注册地方之他联合会名称相同。

二、联合会事务所所在地。

三、联合会之业务目的。

四、加入者之责任限度。

五、加入及退社之条件。

六、加入者对于联合会之关系及加入者相互之关系。

七、资本之构成条件及交付股金之方法。

八、设公积之规定者其公积规定。

九、定存立时期及解散事由者，其时期及事由。

十、理事会及监事会之组织、权限、选举法及任期。

十一、代议会之组织法，召集手续，议事规程，及议事录制成方法。

十二、决算报告之监察及其承认机关。

十三、盈余金之处分及损失分担之规定。

十四、关于清算之规定。

**第五十七条** 加入者自愿退社时，须得代议会之同意。退社年度最终日六个月前退社者，以其年度之最终日为退社日。在年度最终日前六个月内退社者，以年度之最终日为退社日。

**第五十八条** 加入者之除名权，属于代议会。

**第五十九条** 产业协作社联合会之管理权，属于代议会。

代议会由各加入联合之协作社及协作社联合会以人数比例所选出之代议人组织之。代议人每人有一议决权。其人数、任期、选举法，及组织法，各从其章程所定。

代议会之职权，准用第三十八条之规定。但关于特殊事项，章程规定须各加入之协作社社员行总投票者，从其规定。

**第六十条** 除本章各条中述明准用某条规定者外，本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一、二、三、五各项及其附项，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等各条项规定，产业协作社联合会准用之。

本法第三十三条中之社员名册，改为加入者名册，准用于产业协作社联合会。

第六十一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附 件

“协作主义普及协会”组织计划概略

(一) 协作主义普及协会，由有志于协作主义之普及发展者发起，设本部于广州。以会员所选举之委员及省政府所委任之委员联合组织委员会为干部，会员职员，均不限国籍。因与各国协作社联络之必要上，及协作主义自身之精神上，皆不宜限国籍也。

(二) 协作主义普及协会之基金及经常经费，除向公众募集外，每年由省政府拨经费若干以补助之。

(三) 协作主义普及协会之任务范围如下：

甲、主义之宣传

(A) 发行一周刊新闻，从事于介绍各国协作事业之状况，经营法，及关于协作主义之专家言论。并调查中国各地方固有之协作主义的事业之组织法、效用，以及各地方小工业、农业等之困苦状况，高利贷金、典当、小押等与借款人之关系及于地方之影响，加以恳切合理之批判。

(B) 以简明而易了解之文字，就前项所述各件，发刊多数之小册子，传布各地方。

(C) 设“协作同志养成学校”，选收各地方有志于协作事业者，入校听讲。其科目除关于社会及经济之一般的原理外，教授协作事业之历史，各国协作社之制度，各国各种协作社之现况，各种协作社之组织及经营法，统计，簿记（关于协作社簿记之特殊的编成及其应用），此外并附加关于工业、农业、等常识之科目。

(D) 城市及乡村之讲演。

乙、对于发起经营协作事业者立于单纯的协助地位，加以实际的援助。

(A) 为各地方发起经营协作事业者制定或修改章程计划书等件。

(B) 为各地方发起经营协作事业者任调查。

(C) 为各地方发起经营协作事业者任关于协作事业之法律事件及社会事件之顾问。

(D) 其他。

丙、调查各地方关于《协作社法》施行之状况，报告于主管官厅。

丁、制成各项必要之统计、调查，分期发表。

戊、联合各地方之分会及其他相关联之公共团体、学校、专门家，举行联合会议，促进协作事业发展之机遇，讨论并研究法制之良否，以及关于社会改良，为一般的运动。

以上所拟，仅关于组织之概要，至其详细章程及办法，当由主其事者，斟酌实际情况另制定之。



# 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第一，本草案之主要点如下，其理由各从其本项之原理及通例不细述。

- 一、承认劳动者之结社权（第一、二、三、四各条）。
- 二、承认劳动者之同盟罢工权（第九条第二项及第九项）。
- 三、承认劳动者之“团体的契约缔结权”（第九条第八项）。
- 四、承认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第十条第三项第十二条第二项及第十九条）。
- 五、承认官公吏学校教职员等之职业的联合权（第三条）。
- 六、保障工会之财产（第十五条）。

第二，本草案之条文范例，以一九二零年三月十二日修正之职业组合法为主，而更益以一般社会主义的原则之适用。全体条文编制，似较法国法编制为整齐。唯关于设置、解散、章程内容等，取相当之干涉主义，置重于官厅之监督及取缔。就起草人所见，目前中国工会组织，尚无端绪；而工人之教育程度亦低，非取相当的保育政策，于一主义之法制下训练之，恐不足以遂其健全之发育。如第八、九及第十六等条，似涉烦琐，然实非此不能使人晓然于工会之任务也。

第三，广东之工业状况，在中国为第二等工业区域，然劳动者之思想习惯及风气，较诸各省，有独立不羁之概。征诸香港机器工人之同盟罢工事件，可以知之。今日建设广东之要点，在于图产业及教育之发展，然除奖励实业之资本的发展外，对于工人之利益及其社会的地位，更宜以法律提倡之保障之，使之确立。然后社会之发展，乃得健全，文化之布施，乃得普遍。故本法案之制定，实属刻不容缓。在制定后，施政者更宜以百折不回之毅力，排除一切障碍，使本法行之于有效。否则文化愈进步，产业愈发达，而社会阶级之悬隔愈甚，多数人之地位，愈趋于卑下，反动之来亦愈速而愈大。此实根本问题，非可以一部单行条例之制度视之也。不特此也，国际劳动同盟之成立，已越一年，吾人欲取得国际上之地位，使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我新政府之施設，表示相当崇敬，则准据《巴黎和约》及华盛顿会议之决议，制定工会法及工场

法，尤为必要而不可缓之事业。本草案之各项要旨，皆属本法制上应有之义，决无私毫过激之点。各国法制，可复按也。

第三，由本法案之起草，最感必要者，厥为一般法典之制定及改革。盖一切法律，皆有互相连属之关系，绝无一法律能单独保持其完全效用者。大凡一切公法，皆为私法之保障，而私法实为公法之基础。公权之承认，仅足以保障私权，而不能更易私权。是以民法法典，为一切法律之宗。无健全之民法法典，则一切法令，无论如何改革，如何完备，皆属无源之水。刑法法典，为一切法律的制裁力之总保障。无健全的刑法法典，则一切法律之施行，皆不能具充分之效力。其他商法、法院编制法、诉讼法以及官制官规等，莫不各有重大之领域。各以其范围内之社会的关系，对于其他各单行法律及行政法规之施行及解释，与以极有力之助力或阻力。就本法案之性质论，其关系法规最多而交涉亦最密。苟不以同一主义，将全体私法公法制成一系，则殊不能望本法案之施行于有效也。然一般法典编制，非集若干国内国外专门家，费若干时日，为绵密之思虑及实际调查后，不能着手。俟其成而后为之，则本法案之制定，或且将迟至数年以后。此类困难，各国当新发生一法律制定问题时皆遭遇之，亦非吾人乃有此困难也。故仍仿法国职业法之立法例，在本草案中以明文取消刑律中最妨碍工会成立及行动之条项（参观法国《职业组合法》第一条）。俾本法之基础，得以巩固，本法之施行，得以有效。至于其他一般法律的改制，仍以俟诸异日。

第四，本草案所称主管官厅，指关于产业之主管官厅而言。若特设劳动局，则主管责任当然属之。此乃官制中所应另行明白规定者，不载。

### 广东省工会法草案

第一条 暂行新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及民国三年三月北京政府教令第二十八号之《治安警察条例》，兹废止之。

第二条 暂行新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违警罚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五条第十一项、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等条项，不适用于本法所规定之工会及工会之行动。

第三条 凡从事于同一职业或产业之雇佣劳动者，公共场所及家庭之雇佣劳动者，以及官公吏员、学校教师职员，其以从事于同一业务者五十人以上组织团体者，得适用本法。但现役军人不在此限。

第四条 工会为法人。

第五条 工会之区域，从现行之地方行政区域，其超过现行之地方区域，设置工会者，应得主管官厅之认可。

第六条 发起设立工会者，须由从事于同一业务者五十人以上连署，提出注册请

求书，并附具职员履历书及章程二份，于地方官厅注册。

注册之管辖，在特设市为市政厅，在其他地方为县行政公署。

职员有异动时，亦应呈报于注册官厅。

第七条 地方长官于工会注册后，应以其职员履历书及章程各一份，移送主管地方审判厅，于各该工会呈报职员异动时亦如之。

不注册之职业的或产业的团体，不得享受本法之保护。

第八条 工会章程内，须记明下列各款：

- 一、目的及其职务。
- 二、名称及业务种类。
- 三、区域及所在地。
- 四、职员之组织、权限及其选任解任之规定。
- 五、会议组织及总投票之方法。
- 六、经费征收额、征收方法及会计之规定。
- 七、庶务之规定。
- 八、关于调查及统计编制之规定。

第九条 工会之职务如下：

- 一、讲求工业、商业、农业及社会经济之改良发展。
- 二、主张并防卫同业者之利益。
- 三、关于工业、商业、农业及社会经济之法规制定、修改，废止，及其他有关系之事项，陈述其意见于行政官厅及议会。并答复行政官厅及议会之咨询。
- 四、调查劳动经济状况，及同业者就业、失业，暨一般生计状况，并制成统计。
- 五、同业者之职业介绍。
- 六、以公益为目的，直接或间接设立共济会，生产、消费、购买、贩卖、住宅、保险等各种合作社并管理之。
- 七、以公益为目的，直接或间接设立研究所、试验所、科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印刷、出版等事业，并管理之。
- 八、以共同的条件，与其他合作社、公司、商店、工场、官营事业管理局所等，缔结雇佣契约。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分润就业者之利益。
- 九、关于纷争事件，得对于雇主及受佣之各当事者，发表并征集意见。并得参与其纷争的行动。或与雇主联合，执行仲裁。
- 十、关于统计、调查，得要求官厅，商工业者，及商工业者之团体，提出必要资料。

上刊各项内有特别法令规定者，从其规定。

各该工会，对于上列各项职务，得任意采用若干项为其主要职务。

第十条 满十六岁以上之男子女子，从事于第三条所定之业务者，得自由为工会会员，且得自由退会。

管理者、雇主、家长及夫，不得禁止并妨碍其雇佣人、家属及妻之加入工会及其从事于会务之活动。

但年龄不满十六岁者，其父母及监护人有不许可之权利。

工会之会员，不限国籍。但外国人加入工会时，须为遵守中华民国法令之宣誓。

第十一条 工会对于会员，不得设等级的差别，但对于会费征收，不在此限。

第十二条 工会之职务，由各该工会会员以投票法选举之委员，组织委员会处理之。委员会之委员，为工会之职员。

第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得适用于工会职员。

第十三条 非从事于各该工会部门之业务一年以上，且现从事于其业务者，不得为工会职员。

第十四条 工会之经常会费，不得超过会员收入百分之五。但特别基金及第九条第六、七各项所定事业经费之分担不在此限。

关于第九条第六、七项所定之事业经营，得受省、县及其他公共团体之补助经费。

第十五条 工会及工会所管理之下列各项财产，不得没收。

一、集会所、图书馆、研究所、试验所、学校以及关于共济、生产、消费、购买、贩卖、住宅、保险等合作事业之动产不动产等项。

二、为防卫会员利益所征集之基金。

第十六条 工会每六个月应将下列各项，造具统计表册，呈报于所注册之地方官厅。

一、职员姓名及其履历。

二、会员之姓名、人数、加入年月、就业处所，及其就业、失业、死亡、伤害之状况。

三、财产状况。

四、事业经营成绩。

五、纷争事件之有无，及其经过。

第十七条 前条所列之工会报告，地方官厅认为不完备时，得令追补。

地方官厅对于所辖区域内之工会报告，每半年一次，应编制统计表册及状况说明书，呈报主管官厅，并于其管辖区域内公布之。

第十八条 依本法所设立之工会，得以两工会以上之结合，组织工会联合会。本法之规定，适用于工会联合会。

第十九条 工会及工会联合会，得与他省及外国同性性质之团体联合或结合。

第二十条 违反本法之工会职员，审判厅从检察官之论告，得科以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并得取消其职员之资格。

关于章程第六条及第十六条所规定之事项，工会发起人及职员，为虚伪之呈报或不呈报者，审判厅从检察官之论告得科以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一条 关于工会解散后之清算事务，准用《商会法》及商会议员选举令之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关于广东工会法草案的讨论

### (一) 对于广东工会法草案的我见

玄 庐

“工团主义”是要推倒有产阶级。法国“劳动总联合会”就是工团主义的劳动团体。劳动联合总会章程第一章第一条第二项“本总联合会摈除一切政治关系，团结一切对于绝灭工银制度及雇主制度的争斗有觉悟的劳动者。无论何人，都不得利用联合会或联合会的职务和名义作政治的选举运动。”自从今年二月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同盟之后，法国劳动团体的态度，格外明显；欧洲两阶级争斗的阵势，也愈趋严重。而一般的职工联合主义，却和工团主义有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职业组合，是承认有产阶级的存在。职业组合，不过就劳动者的现状，借团结的力量，对于有产阶级要求相当的改良。因为职业组合，不能直接管理一宗产业，所以职业组合不能推倒有产阶级，就是因为它本身缺乏管理产业的组织。

中国近势，除铁路轮船等，完全可以引用或种主义施行产业组合，此外纤维业等等就很勉强；至于许多还没有完全脱离手工生产的工业，其势非经过职业组合不可。是不是非经过各种组合不可，抑或不必有这种训练，或者训练的方法不如此，还须仔细地研究。

季陶于法学、经济学上经过十多年的修养，他现在提出“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统共二十二条。附理由书说明本案理由凡五：

(一) 承认劳动者的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国际的联合、职业的联合权，以及保障工会的财产。依一般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法制编制的通例定的。

(二) 依法国一九二〇年三月一二日修正的“职业组合法”作本草案的蓝本，采用相当的保育政策。

(三) 用法律提倡，保障工人的利益和地位，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期中，不至于十分显出阶级的悬隔，以免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皆陷于革命的悲境。就是准据华盛顿

国际会议的意义制定本草案

（四）公法为私法保障，私法为公法基础；民法法典，为一切法律之宗（参观《星期评论》《法的基础》）。本草案第一、二条，先行取消暂行新刑律中最妨碍工会成立及行动的条项。其他诸法，继续改定，由同一主义之下制成一个系统。

（五）本草案中所称主管官厅，指关于产业主管官厅。

（原文过长，本志容积不下，特为删节。草案全文，载在三月九日十日……《广州群报》）

依他所提的理由，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

（一）由保育进于自立。

（二）由小组织进于国际。

（三）保留革命人物革命地位。

世界潮流是不是允许中国这样有步骤的顺序进行，我们暂时可以不问；因为中国要适应世界的潮流，就不能没有一个适应的方法，到达全世界要达到的目的地。职工联合主义下面的职业组合，工团主义下面的产业组合，这些异趣的团结，是在社会本身，法律断不能代社会指定一个方向。不但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于这种法制不生什么疑问，并且应该希望促进援助这种法案的实施；就是处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的，也不会发生多大的疑虑。只有理由书（三）所说的保留革命人物的革命地位，可是一个大大的疑问了。

“自由权，与其等候下阶级来取，不如由上阶级给渠”。从前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会说这种话，现在有产阶级也会说这种话；巴黎和议后的华盛顿劳动会议场上，就是把整个的自由权称了几分之几给条约案下面，列着各国的劳动者，又虚称了几分之几给劝告案下面的东方各国的劳动者；他们会场上的争议，就是锱铢较量自由权的多寡。这类动作，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上层阶级给予的，其实不过一句面子话罢了。无产阶级一天不觉悟，有产阶级一丝一毫也不肯让步的。依据资本主义做骨子的，你就拿社会主义教他一百年，也不过像黑人涂粉一样，他一用力一出汗就显出本来面目来了。

不是说现在所有的革命人物，个个都站在资本主义上面，果真会陷于被革命的悲境的就拿十种工会法也扶他不起。车子驾在马前头，从来没有这个经验。

要不然，确定了新政府的人物，完全是投生命在社会革命中间，但是据我个人的观察，怕不像么！季陶的观察点如果和我不同，他也不必说“今兹之革命事业及革命人物，皆得陷于被革命之悲境”。

果然要抹去这个大怀疑，不但要观察“广东省工会法案”如何成立，如何施行，

其他种种方面，都在人们的眼光中，现在总还是露着希望的眼光。

## (二) 工会法和劳动前途

玄 庐

“公法为私法保障，私法是公法基础”，季陶曾经说过。凡是精心研究法学的人，决不能对于季陶这个断定加以否认或加以疑问。可是私法又以什么为基础？不用说，是社会种种的组织、习惯、风尚所构成。社会上种种组织、习惯、风尚一天不变动，私法也不会变动，公法更不会变动。那么，我们很明白的可以了解法律是由事实产生出来的了。

法律既由事实产生，在组织、习惯、风尚未曾变动以前，应该不会有新的法律。钻到死法律里面去的人，往往封住一切眼光，只看见条文就是法律。具这种眼光的人，以为一切组织、习惯、风尚未曾具体涌见一个新的现象出来，新法律就无从产生；因此有人以为这次季陶所拟的《广东省工会法》，认作法律铸造事实。这是大大的误解。

我在学堂听讲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有趣的疑问，讲师寺尾亭老博士说“这个疑问没法答复”。我的疑问是什么呢？我问“国际公法上为什么不定出关于革命得行使的条项”？这个疑问的重心，就是一国或数国间“旧”的将倒，“新”的未涌见之先，中间这一段，国际上的任务怎样？

从前所谓国际上界限，天天减淡下去，而新的界限——阶级间的界限——天天显露出来。《广东省工会法》就是在打平阶级界限过渡间一种和平的革命法。从阶级制度倒后追回来，很像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间的君主立宪。处在这个时期，不必社会上种种组织等悉数变更，在社会多数心理中有一种新的需要和事实上的表现，法律就依到这个作基础发生。香港机器工人的罢工，近三个月来社会上各个工团的联结，这就是旧的崩坏，新的便从崩坏的遗址上表现出来。

为什么说这个《广东省工会法》是和平的革命法呢？因为彼对于旧的法律，不是连根铲除，不过将障碍工会进行的刑律条项，和治安警察法主张废除罢了。

工会法：

第一条 暂行新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及民国三年三月北京政府教令第二十八号之治安警察条例废止之。（按袁世凯用教令公布治安警察条例，后来经袁世凯对参议院追认，改编为法律第六号）

第二条 暂行新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三项、



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违警罚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第三十五条第十一项、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等条项，不适用于本法所规定之工会及工会之行动。

我们先把工会法草案所指出的暂行刑律各条项，列了出来，写在下面：

工会法草案废止的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

工会法草案所认为不适用的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聚众意图为强暴胁迫，已受该管官员解散之命令仍不解散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附和随行仅止助势者，处拘役，或五十元以下罚金”。

又，第一百六十五条

“聚众为强暴胁迫者依下例处断：

一、首魁无期徒刑，或二等有有期徒刑。

二、执重要事务者，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一百元以上罚金。

三、附和随行仅止助势者，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又，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三项：

“妨害使用多数工人之工厂或矿坑之执业者。”

又，第三百五十八条：

“以强暴胁迫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权利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又，第三百五十九条

“散布流言，或以诈术损害他人或其业务之信用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罚金。”

以上六个条项，工会法草案主张废止及认为不适用于工会的行动，只消看过刑律本文自然了解应该废止和不适用的意义，不必再加什么解释了。

再把工会法草案所指的违警罚法三个条项，写在下面：违警罚法第三十四条四项“群众会合，警察官署有所询问，不据实陈述；或命其解散不解散者。”

又，三十五条第十一项“深夜无故喧嚷者。”

又，三十八条第一项“于官署及其办公处所喧哗，不听禁止者。”

以上三个条项，工会法草案同样认为不适用于工会的行动。

其实法的产生原因，是取缔懒惰者因生活需要而发生掠夺行为的。久久，因为经济制度转变，便失掉本来意义。到了一切资本或为私有制度后，法的作用，完全和原义相悖。说到暂行刑律和违警罚法产出的根据，应该完全废弃，另行制定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改造个人品性为终极的目的”这一境没有到达以前，法的作用，

确乎少不来的)。当新法未定，社会上一切组织、习惯、风尚发生变动时，去掉妨害这类变动的旧法律上条项，也是政治机关该有的任务，而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类应行的任务也当然加以赞助。

以上工会法草案的主张，是一种过渡中的新建设，对于妨害新建设的法律，当然应该废除。从前所谓法律案，全部是妨害新建设的，莫过于《治安警察法》。《治安警察法》的妨害人群进步；妨害社会生活；妨害公共利益；以及在法律上的价值，《新青年》七卷二号高一涵著的《对于治安警察条例的批评》已经很明显地说过。工会法草案主张把治安警察条例废止，我在本年一月十五到广州时曾经有过这个主张，不到一星期，军政府就公布《废止治安警察法令》。就我个人的感想，像解除了颈子上一条大而且重的铁链，我以为广州市民和广东全省人民不知道要怎样喜欢快慰，哪里知道广东全省的工人、农人、新闻记者，等等，对于这条大铁链的解除，当作一个不算什么一回事，这真是出于我个人意料之外。按中国的治安警察法，完全是袁世凯时代从日本抄来作为桎梏劳动界、言论界一种唯一的刑具，日本劳动界、言论界只敢希望变更渠们的治安警察法最甚的几条，费了多大的运动，终于无效；我想如果日本政府，毅然像广东这样废除了，不知道日本人民要怎样地轰动；即使日本政府不全部废止，只依人民最小限度的要求变更或修正了，日本人民也不知道要怎样地轰动。可是身历其境的广东人民，却漠然放在无可无不可的瓮城里，这真可以见“给的自由”的价值了。

如今治安警察法已经明令废止了不用说：工会法草案列举的暂行刑律几个条项和违警罚法几个条项，可是还没有废止或宣告不适用于工会呢，广东劳动界如果不愿意组合工会则已——要是打算组织工会，试问在这几个现行法条项支配下面，劳动界前途的命运，还是鸡笼里的鸡。

我们因为要建设，所以要扫除妨害建设的障碍；不是仅仅到扫除障碍为止了。例如粤军回粤驱除盗阀的盘踞，为什么要驱除桂系政系的盗阀呢？因为有建设新广东的大目的在。

我希望广东军人和广东劳动界，同负一种责任，同造一种新空气，同一个呼吸。你们的责任是世界的，你们的辛苦是为世界的，你们的建设要树立在世界上的。

你们挟着这个大志愿：第一步，广东内部的建设，怎样要你们保障，你们要怎样同心协力；第二步，你们要保障你们的新建设，怎样抵御外面的恶空气侵入；第三步，你们把你们所创造的新空气，凭你们的力量洗净邻省，以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陈腐恶劣的空气，你们又该怎样同仇敌忾？

军人呵，工人呵，农夫呵！你们的幸福前途，是要任你们亲手开辟的，才靠得住。如果别人能够给你们的，换一个人或换一个时期，仍旧要夺回去的。而且别人给的幸

福，自己是无从识别的。

### (三) 工会法能不能成立？

公 博

脑子里充满金钱和生殖器的人能不能同情于劳工运动？建筑在资本主义上的立法机关能不能同情于劳工运动？这两个问题，我一直怀疑到现在，并且绝对的认为不可能。所以无论什么极好的制度，无论什么极好的法案，假使要经过以上我所说的人和我所说的机关承认，我都持消极的态度。

季陶所草的工会法，虽花了许多光阴绞了许多脑汁，如果要提出于中华民国十年的广东省议会，我可决定绝不会通过。我们要知这班议员除了少数又少数头脑清明心地晶亮的之外，便是资本家，资本家的代表、科举式的绅士、包揽捐务的阔商，除当选时候赶快念了一本议员须知和几条死板法令，头脑便像僵石一样，哪里有什么劳工和工会法。我们试问提出反对男女同校的是哪一个机关？咨请杨永泰禁止男女同校的又是哪一个机关？那么现在想把一个破天荒的工会法平平稳稳地度过这个机关，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去年十一月我作一篇《改造广东的大时机》刊在《群报》，当时提出五个问题，一废督裁兵，二改造省政府，三改造省议会，四建设市政府，五提倡县自治。我把省议会改造放在第三个位置，因为省会不改造，什么市政府县自治都是废话。

工会法一提出，我知道第一、二条就要马上一笔勾销。因为省法不能与国法抵触，更不能与北京政府的教令抵触——这是多数议员的头脑。

从历史上的观察，有产阶级无论政局怎样摇动，社会怎样变化，但保住了秩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便什么都不变。现在把同盟罢工和聚众暴动的制裁一概废止，怎样的影响秩序，怎样的影响有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

在有产阶级的眼里，暴烈革命和平和革命有什么分别，暴烈或和平总是一种革命，总是影响到有产阶级的本身。什么潮流，什么趋势，对于本身有须臾的弥留希望，资本家没有不死力攀住。

现在的国会省会没有不筑在资本主义上面，——以我们广东为尤甚。以资本化的省会赞同或种的革命是绝对没有的事，在任何国家也是没有的事。

欲行平和革命于某种社会，首应改造该地资本化的立法机关。在这个意思底下，德国社会派似乎有点意思。

## 哈姆生和斯劈脱尔

雁 冰

——新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两文豪

一九二〇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已经给予挪威文学家哈姆生（Knut Hamsun）了，因欧战而延迟的一九一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亦已经给予瑞士文学家施皮特勒（Carl Spitterb）了。这两位文学家都是六十以上的人——哈姆生今年六十一岁，施皮特勒今年七十六岁——从事文学创造也已有三四十年，发表的著作也有数十部，——不是新的文学家。哈姆生在俄国极负盛名，施皮特勒在德国也极受欢迎，在国外的名誉正亦不差，却是英国人对于这两位文学家却比较的少人说起，直至诺贝尔文学奖金消息披露，才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哈姆生的著作接连着翻译出来了。我国国内对于这两个名字自然亦不大熟，我个人对于两位文学家本亦没有研究，但看了英文报上好几篇论说，觉得他讲得还详细，所以抽辑译出，成了这一篇，或者权可充“俄时”的“藜藿”也未可知；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指教。

### （一）哈姆生

讲起哈姆生，不禁想起斯堪的纳维亚现代的文坛来；现代斯堪的纳维亚文人除哈姆生外，负盛名而又比较的为英美一般人所晓得的，在挪威有一个鲍具尔（Johan Bøjer）在丹麦有一个奈苏（Hans Nezu）在瑞典是伊具（Andreas Eje），就中尚以那个和哈姆生同国的鲍具尔更受人的热心欢迎，译英的小说已有好多部了。鲍具尔和哈姆生算得是现代挪威文坛的两个主峰，且又各有所专；鲍具尔是写实派，哈姆生却是鄙弃自然派的客观主义，注重心理描写以开拓主观方面的想象派。两人的比较，这里不必多说；以下就略讲哈姆生的生平与著作罢。

哈姆生（Knut Hamsun）从事文学事业，已经有三十四年之久，他的著作合小说剧本论文三者计算，总在二十五部以上。他是一八五九年生于挪威中部的一个山村唤做Gudbrandsdalen。这是个著名的风景美丽的山村。他家本来务农，他在四岁的时候，被带到Lofoten岛去，但是因为他不喜欢捕鱼生涯，所以便被送到一个靴匠那里去，充当

学徒。哈姆生对于靴匠一业又是不喜欢的，他的野心只在著作；他偷空儿做诗做小说。并且开始积蓄几个钱，预备将来印刷自己的稿子。果然到十七岁的时候，他的著作的花第一次开放了，那就是一篇长诗的故事唤做“Bjrger”的便是。这本书是叙述一个乡人之子而为孤儿的事。哈姆生做的小说是自传体居多，现在这本《Bjrger》内所描写的，恐怕就是哈姆生自道了。但从艺术上看来，这本《Bjrger》只是哈姆生后此诸自传小说的第一个努力而已，不算怎样好。不过哈姆生天生的诗人的想象的才能，却于这本书中早经泄露了几分。

年纪渐长。哈姆生就离开靴匠的铺子，别谋职业了。这第二次的职业是在 Bod 港口做铲煤的苦工。既而他又打算谋个私立小学教员的位置；以他那样自习文学的程度，原不难容容易易地做个小学教员，但因他生性极喜冒险——或者也因为小学教员位置实在倒也不容易弄到——所以他仍是去找苦工做。他于是做石匠，做搬运木料的杠夫，后来又曾做过 Christiania 的学生，但终于不达目的而去校。此后就渡海到美国，因为那时挪威人都视美国是黄金世界，谋生极易的地方。

哈姆生到了美国，又换过三种职业：一是做芝加哥市的街车御者，二是在 North Dakota 做庄家的帮佣，三是在 Minneapolis 做宣讲员。历试这三种职业，没有一种得好结果；于是哈姆生转而赴 Newfoundland 去了。在这远于文明的 Newfoundland 地方，只有几个土著的打鱼人，他倒过了三个整年。最能了解哈姆生著作的批评家 Carl Morburger 说：Newfoundland 渔港的荒凉景象所给予哈姆生的印象，极深而且是很重要；这是造成哈姆生文学作品中的写实的印证与稀有的心理观念的背景。这句话不无几分真理。

哈姆生是斯堪的纳维亚北方的忠实儿子。虽然他的著作中有许多是有浓厚的东方气，有许多是叙述往日的野蛮的盛事，但他自己最爱的，却是描写北方风俗的几部书。挪威文学家的特色是一无依傍，赤条条地唯靠自己创造。哈姆生亦然。可是有一点——表现挪威人的独立不屈的精神民族性——却是各文学家所共通的，这在哈姆生的著作中表出的特别强烈。哈姆生著作中的人物，差不多个个有坚强不肯稍屈的独立精神，猛向着阻碍他前进的原子的障碍物攻打，非达到目的不止，书中人物是如此其强项勇猛了，哈姆生更有相称的环境配上，而且更能把这些男英雄女英雄都加上远大的高尚的人生观，使他们的奋斗成为有意味的，而不流于粗暴。

哈姆生当然不是受束缚于习俗主义的作家，而且亦非感觉主义者。他使书中人物自有其生活与思想，而他自己只做个解释者编排者。例如《神秘》中的那格尔，《Pan》中的格莱团长，《范达僧》一剧中的范达，或是什么加菜拿，罗萨班拿尼等等（都是哈姆生著作中的角色）不论是什么名字，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行动自由，情态自然，丝毫不受作者主观的渲染的人。盖哈姆生认小说是表现人生的唯一的好工具，虽

有时他的描写颇偏重于想象，但这些想象仍是粘着人生的，不过他是嫌弃自然派的客观主义的表现，而赞许心理描写派的主观主义的表现罢了。

哈姆生是个信仰“人类更新”的人。现在世界的罪恶和忧患，不能使他失望；他以为现在的善善恶恶，使他们各归其类便是了，古代的优美，终将成将来一代的始基，他以为人类是依赖于已往的时间之总和的，正似他自己在六十岁的时候，不见有衰老之表征，是一样的。不过这两者相似之点，却不是容易说明；哈姆生的著作中每一面描写自然的法律之不可耐，一面又描写能竭力冲破这自然律而至于成功的人，或者就抱着说明这两者相似的一个目的了。

综观哈姆生的著作，略可分为三期。第一期的著作《如饥者》《近代美国的知识生活》《神秘》《Pan》《胜利》，以及《在国门》《人生之戏剧》《黄昏之时》等三剧，都是；又如《范达僧》《大麦拉后》，及诗集《野唱》，也可以归进去。这第一期著作所包的时期最长，直到一九〇四年。一九〇六年以后的著作，我们可把它们称为第二期；在此期著作中，最好的是《收获星光之下》和《弹无声弦的游人》两书。第三期著作中最著名的是《时代的儿童》《土之所生》与《散齐尔福斯镇》这三部小说。哈姆生现在陆续发表的小说如最近在挪威出版的《井旁之妇人》亦是属于第三期的。此外有两部和他的一般著作面目不同的小说，一是描写挪威首都的政治生活的内幕的，唤做《记者伦齐》，一是描写挪威文学者及商人社会的生活内幕的，唤做《浅土》；这两本虽在他方面看来，似乎是次一些的作品，然也未便忽视的。

哈姆生第一期作品的特色是自传体，是能把在城市中所受到的印象——实是闷气——用五光十色的词句表现出来。第三期的著作便完全相反；幼年时乡村风景的回忆都现于这一期的著作中。他离开 Gudbrandsdalen 的时候，虽只四岁，然而这早谷的人民的静泊生活早在他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到适当的时机就会发现出来了。

哈姆生每同情于被受害者的阶级，他的作风颇与俄国的文家相近；因而很有人说哈姆生是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响。这话实考起来，实在有点不对。我们诚然不能不是认俄国在挪威很是风行，比什么国都风行些；但要晓得俄国输进挪威尚不过二三十年的事，当哈姆生初做小说的时候，俄国文学在挪威尚没有种呢！至于说哈姆生特受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响，更为无据，因为在二十年以前，挪威人尚不知有陀斯妥也夫斯基，而汉姆生第一期的著作却早已发表过不少了。不过如说挪威文学家在俄流行的更没有一个比得上哈姆生，倒是千真万确。欧战之前，俄国剧场内最博欢迎的戏曲便是汉姆生的戏曲。

有一位批评家——Carl Christian Hyllested——批评汉姆生的艺术说，是“努力欲描画出灵和生活的固定事物的关系，和不可知的神秘的关系；人生和自然的界路；指示

人生在命运的冷酷惨狠的掌握中挣扎的情形，解释末日的断片的效果。他观察两性问题，亦以同一的观察点去观察的”。这一席话许是详细明了的解说了。

## （二）施皮特勒

像施皮特勒这样的文学家会产生于现代，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惊怪的事！他的品性，他的著作，都不是现代作家内可以找得出第二个的。他生在德谟克拉西的、务实的瑞士国内，就好像商人中杂一个狂生；他不能像 Gottfried Keller 是代表的瑞士文学者，他是世界的，且不是现代的。他的生活跨在自然主义大盛和自然主义衰颓的桥梁上，但他绝对的不和自然主义有关系；他又当着新浪漫主义运动初兴并大盛的道上，但他和新浪漫主义也是绝对的无关系的。

施皮特勒是个孤立的文人，他生当现代，忽然想重振英雄的和神秘的诗，这是一件何等冒险的事！恐怕较之史蒂芬孙（R. L. Stevenson）之欲为浪漫文学再决一战，更为冒险；然而他的《新伊利亚》《*Modern Iliod*》终于出产，立于不朽的地位。

加尔·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一八四五年生于相近巴西尔（Basle 按是瑞士北境边疆上的一个大城）的列斯德（Liestal）城，曾在巴西尔与苏黎士（Zürich）大学研究神学，但从未曾受圣职，后来他在俄国一个大将的家里教书，至八年之久；回到瑞士时便做了 Neuveville 地方的教员，以后就搬到 Bern 去住下。他又曾做过 New Zürcher Zeitung 报的文学编辑，到四十五岁之后，他方能免于一切职业的牵掣，而专力于文学研究。他退隐于 Lucerne 湖边的别墅中，垂三十年，和世界不通闻问。

施皮特勒的著作都是慢慢地静静地发表的，在他所住之处，在他同时，不大有人晓得。他虽有极慈悲的心，但著作中很有些贵族气，所以他的同国人都不十分喜欢他；在瑞士文学界中并不能如 Gottfried Keller 的样子，能做瑞士的代表文学者。他那深喜法国诗和意大利诗的脾气，倒和 C. F. Meyer（亦瑞士人）相似；因为他的品性，他的人格，和他的著作，都是极特别的，所以他得人赞美极迟。他于诗学方面是决心要把数百年来中衰的英雄诗和神话诗复活起来，这些诗的奇怪面目，便是施皮特勒久在“蓬蒿”的缘故了。他的杰作《*Olympischer Frühling*》（《奥林比之春》）和“*Promethers und Epimerteus*”便是架在生疏的骨骼上的大创作。他的创造的真才，就是在这些著作中显露出来。此外他尚有诗集三部，（“*Balladen*”“*Extramundana*”“*Schmetterlinge*”）说部两种，（“*Imago*”“*Conradder Lieutenant*”）和一本新奇的自传（*Meincersten Erlebnisse*），另有一本批评文学的论文集（*Lachende Wahrheiten*）也很有名。亦著喜剧多种。但此等著作，施皮特勒自视以为不如他的史诗好，仅是次等的著作而已。

施皮特勒的创造的天才，显然有两方面：一是英雄的和史诗的，一是神秘的与预言诗的。此等不同的创造的才能，大半实受早年教育的影响；据说他在研究神学的时

候，一面尚去听著名的文艺复兴派学者 Jakob Burckhardt 的讲演；所以他的著作中含有的原质，一方面是属于原始世界的神话和宗教的神秘性，一方面是属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生享乐观的强烈的活动力。至于他本国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实证哲学，却于他思想上毫无影响。

施皮特勒二十岁的时候。读了阿历斯土 (Ariosto) 的《*Orlando Furioso*》时，便已大大喜欢这部书的文体和思想；并且决意要冒同样的险。过了许多时，他果然用 Felix Tandem 这假名发表那部神秘诗“*Promerteus und Epimetheus*”。这是一部无韵诗与散文杂合的书，出版后，有德国和瑞士的几个稀有的精神高尚者赏慕他；尼采自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做那本“*Zararhustra*”时，实深感受施皮特勒此书的影响。但是为施皮特勒同国人的 Gottfried Keller 却称这部《*Prometheus und Epimetheus*》是一本女巫书。虽然有那时为 Bund 报的文学编辑的 Josej Victor Widmann——他是最初赞扬施皮特勒的人——极力的不厌倦的鼓吹，曾不能促起德国报界及世界报界的注意。这部书就取神话里的 Prometheus 的事实做题材。Prometheus 这个孤独的战斗，这个寡言而高傲的爱自由者，很受神与人的仇恨和恶待，但是他的狡猾阴险的哥哥 Epimetheus 却享受有道德的美名。这部书的事实既如此其诡丽，而书中象征取譬之处又很多，所以此书是不容易读的，普通人一定不能喜欢它，虽然这部书是施皮特勒第一部杰作，万不能遗漏的。施皮特勒现在还打算另做一本浅易的“*Prometheus und Epimetheus*”呢。施皮特勒之于此书，犹哥德 (Goethe) 之于“*Faust*” (浮士德)，永是被人连带着说起的，不能分开。

施皮特勒的第二部杰作《奥林比之春日》(《*Olympischer Frühling*》) 是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陆续发表的。这是一部有韵的史诗，共有一八〇〇〇行。其中事实是讲一代的神从下界打条向上的路要到奥林比山。但是经过许多冒险与胜利之后，终至于忧愁与衰败。书末并讲到这一代的神的帝国之衰落，与其将来救主名 Heracles 的预诺。总之，这部《奥林比之春日》开拓一个诗的美丽世界与思想的玄妙世界与读者；不过太少些生活的忧苦与悲痛之真理，那就未免是缺点。但我们可不要弄错，以为这部书是讲古代事，如其题之所指；不然！此书仅仅借用希腊神话上一个名而已，内中的情形都是近代的。内中的一切动作、思想，都是施皮特勒自己的世界里的动作和思想，都是他精神上的创作品。这本书竟体浑脱，好似一气呵成，全不见结凑的痕迹，从艺术上从哲理上看来，都觉得这本书比《*Prometheus und Epimetheus*》更好，——好在更浑脱，更不见斧斫的痕迹，更流动不板执。在这部书中的动作和美丽如画的描写，虽则如此其丰富，却与全书的事实之布局 (Plot) 很调和；书中人物的描写，虽则如此其光怪陆离，然却又因有了象征的气味，不使人起实在之感。这些都是《奥林比之春日》的特点。



施皮特勒是个孤介的诗人，他住在 Lucerne 湖边做隐士的生涯时，每日自提着菜篮入市买菜时，政治两字是不到他耳中的。然在欧战初起之时，中立的瑞士也闹着所谓德国种的瑞士人和法国种的瑞士人而欲卷入战祸的时候，他从他隐居的仙境出来，在 (Zürich) 演说，叫本国人两不要袒，“我们都不是！”这就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的演说，救了瑞士脱离战争旋涡的。这演说词如此其平易而恳切，句句都打入人的心坎，和他的文字著作是迥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可知施皮特勒若也来做问题小说，主义文学，当也何等的热烈动人啊！

简短说来，施皮特勒的著作与他的品性是合一的；知道了他的品性，就可了解他的著作的性质；他的品性却又有两面：气分是贵族的，思想是平民的人道的。这是只要在他《民歌集》的叙，便可以见得几分的。

本篇参考以下诸篇：

*Amer. Nation: The Nobel Prize Poet.* (1920, Dec. 15)

*Amer. Bookman: Knut Hamsun.* (1921, Jan. )

*Amer. Nation: Knut Hamsun.* (1920, Dec. 8. )

*Amer. Time's Book Review.* (1920, Dec. 8. )

*Lod. Times Titterary Supp.* (1920, Dec. ……)

# 文章的美质

(在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所讲)

陈望道

文章的美质，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第一要人家看了就明白，第二要人家看了会感动，第三要人家看着有兴趣。第一是关于知识的，所以有人把它叫做“知识的美质”；第二是关于感情的，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感情的美质”；第三是关于人的嗜好的，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审美的美质。”知识的美质是“明晰”，感情的美质是“遒劲”，审美的美质是“流利”。

## 一、明了 (Clearness)

要文章明晰，必须具备下列两节条件：

第一是周到 (Precision)；

第二是显豁 (Perspicuity)。

所谓周到，就是文章上显出的意思同作者心里的意思。毫没有大小轻重的差别。譬如说，“俄国冬天很冷”，这话果然很显豁，但“俄国究竟冷到怎样？”还是不明白，所以总觉得还有些不周到。明了周到地说起来，似乎该说“俄国冬天很冷，流了泪就成了冰条，喷了气就成为浓雾”。所以要文章周到，注意下列几件事：

1. 要有限制或说明的字眼——譬如前面这句“俄国冬天很冷”，我们所以有冷到怎样的疑问，就因为“冷”字没有限制说明的缘故。加了“流了泪就成了冰条，喷了气就成为浓雾”，将冷字限定，便不再有什么疑问了。又如说“父亲有病，请你回来”，这句话也很有疑问，所谓“有病”，到底是要死的病呢，还是轻微的病？所谓“回来”，到底还是抛了一切回去呢，还是凑有空闲的时候回去？这也就因为没有限制说明的缘故。所以要除去种种疑问，换句话说，就是完成明了的美质，在必须时，须得周到地加上限制或说明的字眼。

2. 用近似的说话来对照——譬如说“古文难能而不可贵”，又如说“他敬伊，却不爱伊”。因为说到难能，很容易想到可贵；说到敬伊，很容易疑为爱伊。这样用近

似语对照说明出来，便很周到，也就不至于暧昧不明了。

3. 少用宽泛语——譬如说“我想编出一本文法书”，这“想”字就太宽泛。所谓“想”究竟是决定的呢，还是打算筹备？倘是决定的，我们就不妨说“我决定编出一本文法书”，不用那“想”一类的宽泛语，听的人就格外容易明了了。所谓显豁，就是平易毫不费解。要文章平易，必须注意下列几件事：

(1) 一样的事物用一样的名词——譬如说，“章太炎”，就全体用“章太炎”，不要又说什么“章余杭”等等。

(2) 应该避去前名（Ante-cedent）不明的代词——譬如说“他从北京到南京去，在那里买了许多土产”。“那里”两字的前名，究竟还是“北京”呢，还是“南京”，就暧昧不明，不如设法避去。

(3) 意义接近的词句，放在接近的地位上——就是语词同主词、宾词、补词，或修饰词同被修饰词，最好放在接近的地位。譬如说“某人十年前在美国某学校毕业，回国后就在某学校教书，学生都很信仰他，但他自己还以为经验不够，要到各地视察教育情形，今天来到上海，住在振华旅馆”，这样，主词“某人”同语词“来到上海住在振华旅馆”，这样主词“某人”同语词来到上海住在振华旅馆”就隔离太远了。我们不如说“某人今天来到上海，住在振华旅馆……”

(4) 避去有种种解说的词句和结构——譬如“合作和工业的将来”，这就是“斗鸡眼的结构”。（Squinting Construction），我们不容易明白它到底是说“合作和工业”两种东西的将来，还是将合作一种东西同将来的工业相提并论？

## 二、遒劲（Force）

文章明了了，看的人固然不致误解，但人家看了毫无感动或厌倦睡去，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有了明了的美质，还须进一步，发挥雄健动人的势力，洗却平弱枯槁的缺点。要文章遒劲须从下列两面用力：

第一，从思想方面；

第二，从词句方面。

思想方面必须深刻与新颖。所谓深刻，就是作者确有所感而且深厚，并不是表面涂饰。表面涂饰的文章，如同替人家做的哀词，请人家做的寿序，多不能感动别人心情，使人歌哭，便是因为思想不深刻的缘故。所谓新颖，就是自己讲自己的话，并不一意模仿古人！文章不将古人的死格式完全推翻，决不能感动别人，使人精神焕发。什么“求木之长者”，什么“世风日下”，全是废话，毫无意义！能够感动我们毫厘的情感吗？词句方面又必须注意下列几项。

(1) 注意字面——用字约有下列几项，应该注意。

(A) 少用奇词——一切险怪的字，最好避去不用。

(B) 多用专词 (Special term) ——就是所谓“具体的写法”，如胡适君在《星期评论》“谈新诗”所举的李义山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便太抽象，不很有感动我们的力量。

(C) 多用譬喻——如明喻，暗喻之类。

(2) 注意字数——凡是有力的文字，一定很简洁，很短峭。譬如现在有许多新译的书，一般人读了都易厌倦，便是不注意字数的结果。

(3) 注意排列——我们读书最注意的地方，在一本书大约头几句同末几句及特别处所的几句；诸君读过《论语》“学而时习之”，想必是记得的，在一篇也必是如此；在一句也必是头几个字或末几个字。所以凡是紧要的词句必须摆在这些地方才有力量，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种方法。

又须注意用对句，将紧要的词句，用对句表出。如“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就很有感动旧脑筋的力量。此外还须注意层次：最好由小入大，由浅入深，层层激进，步步入深。

### 三、流利 (Ease)

文章能够做得明晰，又能够做得遒劲，文章的目的总算可以达到了。但要使人不厌百回读，却还须注意最末的一件事，就是流利。

文章怎样做才会流利，本来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说明。但我觉得诸君不妨从下列两方面用力：

第一是自然的语气 (Movement)；

第二是谐和的声调 (Rhythm)。

所谓自然的语气，就是像水流就低一般，毫没有艰涩的一种模样。初学的人要做到这一步，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意义相近的字安排在第一句末脚和第二句起首，就是使意义相近的安排在相近的地方。譬如说，昨天早晨我接到一册《小说月报》第三号，那时我才从床上起来。一手就翻到《猎人日记》。内中“接到”同“翻到”是自然相连的事情，我们最好将它接连安排起来。这种接连安排的方法，很能够帮助我们流畅，也是名文自然必有的手段，请诸君于读名文时，时时留意。

所谓谐和的声调，就是文章读起来很顺口，轻重缓急又同意义很相调和。这不是简单所能说明，诸君要修养这一层，只有将名文时时朗读，带便参究它的音节，后来自然会懂到做到。

凡事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文章也是如此。诸君不看见说“国利民福”的堆满十八省，祸国害民的却也十八省堆满么？诸君知道这一层，诸君必能容忍我这短于文章的人讲论文章的美质！

## 莺儿吹醒的

俞平伯

阴沉沉的早晨，偏给吹箫的黄莺儿吹醒了。  
房里炉火暖着，帐里被窝暖着！  
她还迷迷的，  
我却一起醒了，心儿跟着莺声飞去。  
听！什么声音？  
莺儿溜溜的叫唤。  
再听！是哭声？  
再听听！有醒了的人的话声。

说你俩是爱我！  
你俩自己说着，他们也这样说着，  
但我手白白的，不能做人间的工；  
我腿又细又软，不能跑人间的路。  
使我这样的，谁呢？  
爸爸，妈，告诉我！  
我想绝不是你们，  
因为——你们俩常常说是爱我！

说你俩是爱我！  
但世上的光的花不到于我，  
小鸟们的歌唱，不到于我，  
为什么呢？

我一生像鹦哥的学着嘴，  
像孔雀的撅着尾，讨人家一个欢喜。  
想想为甚要如此：  
但想想有人逼着，不得不啊！  
谁硬给我不要的这个？  
谁不给我要的那一个？  
爸爸，妈，说罢，这是谁呢？  
我年纪小，我不大懂得，  
你们必肯对我说，  
因为——你们俩都说是爱我！

说你俩是爱我！  
不随我的喜欢，我却已有了丈夫，  
这也还是爱我？  
我不认识他，谁叫我全心去伴他？  
我不爱他，并且讨厌他，  
谁把我当做娼妓般去媚他？  
我拗不过，也没说愿意，  
我一世低着头，听那不可知的谁们的话。  
半生过得迷糊，今天偏要问啊：  
为什么可以如此？  
为什么可以把我送给那不识的他？  
拿了去。拿去罢！我不稀罕！  
噢！有点明白了，  
爸爸，妈，快说罢；  
你俩反正，会说是爱我！

只问着，没有答着；  
算算着，留给我的有什么？  
会吃喝好的；会穿戴好的；  
会嘻嘻哈哈的欢和笑；  
会奉承一切的人们；

更会奉承所谓尊贵的男人们。  
你俩想哟，不要闭着眼睛，  
你们俩想想哟！  
你俩的女儿，给你俩造成一个什么样子？  
羞罢？不羞罢？尽你们自己。  
你们虽这样睡去，久了，永远了；  
却不能为这个，遮断孩子们上做人的咯。  
你俩尽说着爱我，  
但我现在说，“不爱你们了！”  
这样的爱，像这样的爱，  
爱那些愿做玩意儿的猫啊狗啊，好了！  
我啊，十年二十年的受着，  
足够了，太多了，  
谢谢，谢谢，不敢当了！呀哈，呸！  
我为你俩哭着，但终久撇了跑，  
不回头么？也回头说一句话：  
“几时若发现了有人的爱，  
我张开手等你们俩啊！”

十. 一. 廿六. 于杭州

## 伦 敦

一首昏乱的诗！

刘半农

序

为什么标题叫“伦敦”？因为没有伦敦，就没有这首诗。为什么是昏乱的诗？因为

不昏乱，也就没有这首诗。

昏乱人说：“不昏乱的人们啊！你骂我昏乱罢，我尽着你骂！”

到了伦敦快一年了。人家问我，伦敦怎样？太复杂了，怎能回答？

昨天晚上，十年老友不眠症又来捣乱，闹到三点钟还睡不着……于是乎烦恼！痛苦！以至于昏乱！

好！伦敦缩成手掌般小，简得比手指数还简！它在我目中，不住地打转。

这便是我昏乱的“因士披里纯”么？……

跳起来！点支烛，找片纸，抽枝笔，写。写完便算，不再改：管它是不是诗！

是这样墨黑的一个黑雾窟，

是这样一窟墨黑的黑雾，

里面是钻着！钻着！……

钻着无量数的头。

“是什么东西的头？”

谁这么说？谁看得出？

只是无量数的头，钻着！钻着！……

黑蚨蚨的一簇！

黑蚨蚨的一簇！……

钻着！钻着！钻着！……

“你是什么？”

“你又是什么？”

“你知道你身旁边有些什么？”

“再见！留心你自己的事罢！”

不住的钻着！钻着！……

黑夜钻到白天，

白天钻到黑夜！

“黑夜！——白天！——

白天！——黑夜！——

你说你说！

那是愚人的话！

还是钻着！钻着！……



哭的，哭着还钻着！……  
跳的！跳着还钻着！……  
“笑的，笑着还钻着？”——  
么？笑？  
用不着他！用他不着！

“为什么生的？——  
为的是钻着！钻着！……  
幸福呢？——  
看你的钻着！钻着！……  
乐趣呢？——在你的钻着！钻着！……  
灵魂的归宿呢？——  
当心你的钻着！钻着！……  
听！他们自己如此说，  
可不是彼此的说。  
彼此！没有的事！  
盲目的闭着眼钻着！钻着！……  
有眼的还盲着目钻着！钻着！……  
“哪儿去？”——  
“不知道！”  
“有尽头么？”——  
“不容问！”  
嗅黄金的猎狗，  
哪儿有金味，  
就向哪儿走！

钻着！钻着！……  
幸运的竟钻到了“金山”下：  
哼！狠命的吞一口，  
肚子大了！——  
还放出黄金的光，  
营火般闪着；

闪现他后来的同伴，  
正在没命的钻着！钻着！……

不幸运的可乏了，  
虽然筋肉已牛皮般坚牢，  
心已铁般的硬，  
可也在半路上死了！  
死的许还在钻着！……  
没死的便在他们身上爬，  
或努力推开了，钻着！钻着！……

一九二一，一，一五

## 看牡丹的唐花

大 白

如此风劲，霜严，  
分明不是你开花的节序。  
就不甘迟暮，——  
也何妨忍到春满人间，让万紫千红，一齐拥护？  
为甚地不管叶脱，枝枯，  
要先期苞舒，蕊吐？  
太难堪了，——  
算赢得那看花人，一声“何苦”！

牡丹说：——  
“我明知不合时宜；

就那些腊梅，水仙，我也羞与伊们为伍。  
都是那无赖的园丁，一味地朝烘，夕焙，  
叫我再禁不住。  
惭愧也，我这花王，  
到此也不由自主！”  
咳！险啊！你看这没主意的花王，竟舍得身居炉火上，——  
就作成一瞬的繁华，也免不了一念的热中，一生的贻误！

一九二一．一．二五．在上海

# 故乡

鲁迅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几枝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叫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一见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

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獾尽力地刺去，那獾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弶捉小鸟雀的。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心愿，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

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

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贼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獾。月亮底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獾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獾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

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么？”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獐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蹿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我们沙地里，潮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

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曾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搽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哪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地站着。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地回转身，一面絮絮地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得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都如此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啊，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

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啊，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地说。

“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地贴在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台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夜间，我们又谈些闲天，都是无关系紧要的话；第二天早晨，他就领了水生回去了。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终日很忙碌，再没有谈天的工夫。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地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的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西门的爸爸

法国 莫泊桑 著 雁冰 译

正午的钟点刚敲。学校门开了，一群小的冲出，他们想抢快走出来，互相推撞。可是他们却不散开，回家吃饭，和往常一样，他们走几步就立停了，聚成一团，开始低低地讲话。

因为勃兰妞的儿子西门是那一天早上第一天进学校。

他们都曾在家里听得家人们讲起勃兰妞；而且，虽然勃兰妞在社会上是够受人的欢迎了，这批孩子们的母亲在自伙中讲起她，却有些轻蔑的调侃话，这个就被孩子们学了样去，实则孩子们分毫不知道他们母亲为什么轻蔑她。至于和西门呢，他们本来也不认识他，因为西门从来不出门；不曾跟着他们满街满村跑，或是沿着河滩玩耍。他们本来都不和他要好；所以此时都带了一点乐意，又掺和着些惊讶，互相告诉，反复说着那个十四五岁大小的孩子刚才说的话，那个孩子似乎是知道一切底细的，他这样狡猾地挤弄眼睛，说道：“你们知道——西门——哦，他没有爸爸。”

正在这时候，西门闪出在学校的门首。

他是七岁或是八岁大，脸色着实苍白，很是干净的样子，带一些胆怯而且几乎是畏缩的态度。

他开始向着到他母亲的屋子的那条路去的时候，他的同学们正在低声地议论，而且把儿童们的恶意的没心肠的眼注视着他，含着卑贱的嘲笑，渐渐儿逼近来，简直把他围住了。他立在他们中间，又诧异又逆意，不晓得他们欲把他怎样。但是那个传布新闻的大孩子，却把已经得到的成功更紧逼一步，质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你？”

“西门。”他回答。

那一个回过口来：“西门什么？”

这一个，简直弄糊涂了，连念叨“西门”。

那大孩子对他嚷道：“西门下面还有什么——西门——不是个名字。”

这孩子，眼泪就在眼眶边了，第三次回答：

“我的名字是西门。”

一圈的孩子都笑起来。那得胜的苛刻人喊道：“你们都可以明白他没有爸爸的了。”

随来了一个深深的静。这批孩子们都被这个非常的不可能的奇怪的事情怔住了——一个孩子没有爸爸；他们当他是个幻象，是个不自然的东西，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母亲们一向对于勃兰妞的不可解释的鄙视，也生到他们心上来了。至于西门呢，此时靠在一棵树上，免得跌倒，他立在那里，像是中了不可救药的损伤，他寻找解释的话，但是想不出什么话可以抵御没有爸爸这一下可怕的打击。至终，他很不经心地对他们喊道：“有的，我有一个。”

“他在那里？”那大孩子质问了。

西门又不响了，他不知道。小孩子们都狂喊起来，极端的奋激，这批乡下孩子本来比野兽高得不多，他们惯于像鸡一般，见同辈中一个受伤了，便一齐起来毁啄他。西门忽然一眼见了他的小邻舍，一个寡妇的儿子，他常见他和自己一般，只和他的娘在一块儿。

“你也没有。”他说，“你也没有一个爸爸。”

“有的，”那个孩子回答，“我有一个。”

“他在那里？”西门也学着问。

“他是死了，”那个小东西板着脸，像很正经的回答，“他在坟园里，他是我的爸爸。”

一个喃喃地称赞从那些小坏蛋群里起来了，好像有个在坟园里的死爸爸这一件事使得他们的同伴变大到足够把这个简直没有爸爸的人踏做灰了。而且这些孩子，他们的父亲多半是坏人、贼、酒鬼，并打老婆的，都连牵着一步步逼近来，好像他们有了这种名义上的爷，就该用他们的压力来闷死那没有名义上的爷的人了。

一个恰巧立近于西门的孩子忽然对西门用很轻薄的神气伸了伸舌头，接着锐声对他喊：

“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西门双手持住了那孩子的头发，而且猛触他的腿，使他不支，他呢，很凶猛地咬他的面颊。接着就是这两个战士可怕地挣扎，西门觉得被打了，被撕了，被拳击了，滚倒在地上，在这喝彩的顽童的圈子里，当西门爬起来，机械般打扑他小斗篷上满涂的灰尘时，有人对他喊道：

“去告诉你爸爸。”

于是西门觉得伤心极了。他们比他强项，他们已经打了他，他却回答不来，因为

他知道自己的确没有爸爸。他满心的骄傲，极力和扼塞在喉头鼻管间的眼泪挣扎抵抗，有好一刻。他心头扼喉闷塞的感觉，使他开始了无声的悲泣，带着浑身震动的抽咽。一个发狂似的快乐在他仇人群中破声而出了，而且，大家一致的手挽着手跳舞，围绕他在中央，正像野蛮人的可怕的杀人祭时的情形，大家一遍一遍地同声合唱道：

“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但是忽然的西门的悲咽停止了。他怒极了。他脚底下有石头；他拾起来，用他全身的气力掷击那些虐待他的人。二个或是三个已经打中了，放出喊痛的声音，而且他的神气如此之可怕，以致他们都被吓倒了。群众在一个狂怒人的面前每易成胆怯，所以他们散开，而且逃了。只剩下这个无父的小孩子，也向着田野跑，因为他想起一件事，如梦初醒，给他灵魂一个极大的解决。他决定主意跳在河里，淹死自己了。

他记得八天之前一个乞钱度日的苦鬼因为没有钱，自己跳在河里了。他们捞他起来的时候，西门也在那里看；他见那穷汉往常是极可怜极丑的，这时看了他苍白的两颊，浸湿的长胡子，却像很是安逸，他那开着的两眼，充满着平静。旁观者说：

“他是死了。”

另一个说：

“他现在是很快乐了。”

现在西门也情愿淹死，因为他没有爸爸，正和那穷汉没有钱一样。他到了水边。看着水流。有几个鱼正在这清的流水里活泼泼地跳跃，并且时时向上探冒，捉水面飞的苍蝇。他看着，倒不哭了，因为鱼的活动很叫他觉得有趣了。但是这好像狂风过后中间隔着的暂时的安静，过了这间隔，那个思想，就要以更紧张的痛苦回到他脑中：

“我来跳河的，因为我没有爸爸。”

这天是很暖很好的天气。可爱的日光晒热了草。河水发光像一面镜子。西门略享有了几分钟的快活，加上哭后发生的疲倦，觉得很愿躺在草上睡一会，在和暖的日光里。

一个小的绿蛙儿在他脚下跳出。他努力去捉这蛙儿。蛙儿跳走了。他追着蛙儿走，三次捉上手，都被蛙儿脱逃。后来他捉着了蛙儿的后腿，蛙儿终于逃不去了，当他见蛙儿极力挣扎想逃的样子，他笑了。那蛙儿先把两只后腿并着缩上来，又忽然用力的挺开，如两根木棍的坚硬，两只前腿在空中乱打，很像人的一双手，它的两只圆眼睛，在黄色的眼圈里发光。这个样子叫西门想起了他的一件木制的玩具来，那玩具是几根直木条交错钉成的，制动木条，可使那上面的小兵儿也跟着动作。于是他想起了家，又想到了他的娘，再一阵的心酸，他从复哭泣起来。一个发冷的战栗灌布他的全身了。他跪下去，口里祷告，如同将睡时一样。但是他不能念完祈祷词，因为极杂乱而又极

猛烈的抽咽把他的全身震荡。他不再能想了，他不再能看见四面的任何物件了，他简直哭昏了。

忽然一只重手搁到他的肩上，一个粗的声音发问：

“我的小人儿，什么事情叫你这样悲痛呀？”

西门回过身来。一个高身材的工人，有胡子和黑的卷发，正和气地对他看。他眼里喉咙里充满着眼泪，回答说：

“他们打我——因为——我——我没有——爸爸——没爸爸。”

“什么——，”那人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各人都有一个的呀。”

孩子在悲痛的抽咽声里痛苦地回答：

“但是我——我——我没有哟。”

于是这工人的脸儿也露出惨然的颜色了。他早认得他是勃兰妞的儿子，而且虽然他是从邻村新到此地，可是勃兰妞的历史，他也隐隐约约有些知道。

他说：“喂，我的孩子，不要伤心，和我回家去罢，他们会给你——一个爸爸。”

两个就此动身走了，大人捏住小人的手，大人又微微的笑，因为他并不是不想去见这个勃兰妞。她是，据人家说，村里第一个美丽的女子，而且，或者，他在心的里对自己说，一个已经错了路的失身于人的女子，是很容易再失身的罢。

他们走到一间小而干净的白屋子跟前了。

“这里是了，”小孩子叹气似的呼，又喊“妈妈！”

一个女子见于门首，工人忽地把微笑收起，因为他立刻知道无一愚弄得加于这个颀长而面色苍白的的女子，她立在她的门首，凛然不可犯的神气，仿佛是防备是有男人侵进这门槛，以她从前曾这样的受了别人的欺。工人畏缩胆怯的样子，他手里捏着帽子，呐呐地说：

“看，马丹，我带着你的小孩子回来了，他在河边迷了路呢。”但是西门飞起两个臂膀抱住他娘的头颈，告诉她，重复哭了，“不是，妈妈，我欲自己淹死，因为别人打我——打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一个火烧似的红晕满罩在这位年轻妇人的脸上了，而且正伤着她的心，她热烈地拥抱她的儿子，眼泪正从脸上直淌下来。这工人，很感动的，立在那边，不知道怎样做方可走开。但是西门忽然跑到他跟前问道：

“你肯做我的爸爸么？”

接着了一个深深的静默。勃兰妞，羞得心痛而且麻木了，把她的身体向后靠住了墙，两手都搁在心窝上。这孩子见没有回答给他，又说：

“倘然你不肯，我还是欲到河边淹死自己的。”

工人以戏言似的腔调回答，且笑：

“为什么，肯的，自然我肯的。”

“你的名字是什么，”孩子接着说，“他们问我时，我好回答他们。”

“菲立。”工人回答。

西门听了，片刻不作声，把名字记牢；于是他伸出他的臂膀，很安心了，当他说：

“喂，那么，菲立，你是我的爸爸了。”

工人把西门从地上举起来，在他的两个小颊上亲了两下，于是静悄悄地大踏步走开了。

第二天西门到学校里去，大家都用轻蔑的笑接他，完了功课后，那些顽童正想再演昨天的把戏。西门劈面说出那几句话，犹如劈面掷些石子一般，“他的名儿唤做菲立，我的爸爸。”

欢乐的高叫声从各方面发出来。

“哪个菲立，菲立什么，菲立是地上的什么，你哪里去拾了这菲立？”

西门不答；而且，以他不可动摇的信仰，他怒目和他们挑战，简直情愿和他们拼个死活，与其逃在他们面前。教师出来解了他的围，于是他回家到娘那里。

在三个月里，这高身材的工人菲立，常常走过勃兰妞的门前，而且有时他竟大着胆对勃兰妞说话，当他看见她在窗口做针线。她以礼回答他，常是庄重严厉凛凛然的，决不和他说笑，也不让他进她的屋。然而，因为也和别人一样，带一点儿轻浮，他想起起来，以为她和他对话的时候，脸色总比往常红些。

但是一个已失的名誉是很难恢复的，而且常是容易再破，不论勃兰妞怎样的谨慎自守，邻舍们已经有谣言了。

至于西门呢，他很爱他的新爸爸，几乎天天晚上和他逛，在功课完了之后。他照常到学校，杂在同学中很庄严，不睬他们的讥刺。但是有一天，从前第一个攻击他的那个大孩子，对他说：

“你说谎。你没有一个爸爸唤做菲立。”

“你为什么这样说？”西门反问，很扰乱了心。

那大孩子搓着他的手，他答：

“因为他倘是你的爸爸，他该是你妈妈的丈夫。”

西门被这个推理的真理围困了，但是他仍回口：

“他是我爸爸，什么都一样的。”

“这也由你说，”那顽童高声喊，带着轻薄的斜视，“但是他不是你的爸爸，无论如何。”

勃兰妞的儿子垂下头，做梦似的向着到陆亥松打铁工场那个方向走去，菲立就是在那里做工的。

这个打铁工场如同埋在树林的下一般。那里是很黑很暗的；只有那可怕的炉子的红焰，用它的大火花照见五个铁匠锤打他们的铁砧，有可怕的响声。他们立着，被火焰包围，像是一群魔鬼；他们的眼睛注射所打的红热的铁。他们的滞钝的思想跟着他们的铁锤一上一下。

西门进去没有人注意；他很快跑过去，拉他朋友的袖子。他朋友转过身来。立刻之间，工作全都停止，场中人都朝前看，很是注意。于是就在这不常见的寂静中，起来了西门的微弱声浪：

“说呀，菲立，那个密萧特孩子刚才对我说，总之，你不是我的爸爸。”

“为什么不是？”铁匠问。

这孩子极天真烂漫地回答：

“因为你不是我妈妈的丈夫。”没有一个人笑。菲立仍木然立着，倚他的前额在他的大手上，那手是支住那直立在铁砧上的铁锤的。他默然深思。他的四个同伴看着他，西门呢，夹在这些巨人中间是极小的一个，等得尤其关心。忽然铁匠中间的一个回答出众人的感觉，对菲立说：“勃兰妞是个好的诚实的女子，她是理直而且忍耐，不问她的不幸，而且很配做一个诚实人的良妻。”

“这话是真的。”其余的三个铁匠同声答应。

铁匠接着又说：

“如果她做的错了，是她自己的不是么。许娶她的人却骗了她；而且我知道有许多女人现在虽然有好名声，实在没一处不坏到极点呢。”

铁匠又接着说：

“可怜的人，她孤零零地抚养这孩子到长大，不知忍受了多少苦呢，这许多年里不知她哭了多少次呢；她除到礼拜堂从没出过门，这只有上帝晓得罢哩。”

“那也是确实的。”其余的又同声说。

接着便没有声音了，只有风箱煽风的声音。菲立突然弯下身对西门说：

“去告诉你妈妈，说我今天晚上来，有话对她说呢。”

于是他带西门出去。他回来仍旧做工；以单一的声调，五个铁锤又落在铁砧上。他们就这样的锤打生铁使熟，直到天黑，强健，有力，而且快乐，像心满意足的铁匠。但是菲立的铁锤落在铁砧上，更响，更有力，锵锵的声音，一秒紧如一秒，和其余四个相比，就如祭神日大礼拜堂的钟声，啞啞的高出于许多小钟声之上。他立在喷射的火花中，精神百倍地运动他的器械。

他敲勃兰妮屋子的门的时候，星光已是满天了。他穿一件礼拜日穿的外盖衣裳，一件清洁的汗衫，而且胡子也剪得齐整了。那个年轻的女子在门口露出，以忧愁的声调对他说：

“菲立先生，夜深时你这样的来。怪不好的。”

他愿意回答，但是呐呐的说不出，心中很扰乱的立在她面前。她又说：

“你是知道的，你不知道么？我不能再给人家说闲话了。”

“倘然做了我的老婆，这些就都不相干了。”

没有声音回答，但是他自信他听得，在房中暗处有个身躯仆倒的声音。他很快的进去；西门早已睡在床上，此刻却明明听得有接吻的声音，和他妈妈嘴里低低发出的软语。于是骤然之间，西门见自己被朋友的一双海刻立（勇士也）臂膊高高举起，喊道：“你可以告诉他们，你的同学们，说你的爸爸是铁匠菲立莱曼，什么人欺负你，他要给他耳光。”

明天，当讲堂里人已齐集，课程将要开始的时候，小西门立起身来，脸色很是苍白，嘴唇也抖着：

“我爸爸”他用清楚的声音说，“是那个铁匠，菲立莱曼，什么人欺负我，他欲给他耳光。”

这一回没有一个人笑了，因为他是人人熟悉知道的，是菲立莱曼，是铁匠，而且是一个人人得之则可以自豪的一个爸爸。



## 快乐(神话)

俄国 Kuprin 著 沈泽民 译

一个大皇帝召他国中的许多诗人和哲人到他的面前。他把这个难题目问他们：

“怎样才是快乐了？”

第一个人慌忙答道：“是这样，要常常能看见上帝般的脸上的光辉，还要永远感觉……”

大皇帝冷冷地说道：“挖去他的眼睛。换一个上来。”

第二个上前高声奏道：“有权力才是快乐。您，大皇帝陛下，是快乐的。”

但是皇帝答了他一个苦笑，说：“不相干，我身子害病，可没有权力去医好他。拔去他的鼻子，这个光棍。换一个。”

接着上来的害怕地说道：“快乐就是财产。”

但是皇帝答他说：“我很富，却偏是我问这句话。给你一块黄金和你的头一样重，好不好？”

“啊呀，陛下！”

“你应该得的。替他在颈上缚一块黄金和他的头一样重，把这叫化子抛在海里。”

皇帝焦躁着喊道：“第四个。”

于是有一个人穿着褴褛的衣服火红着眼睛匍匐上前，吃吃地说道：“唉！至聪的陛下！我盼望的很少。我很饿。给我了满足，我就可以快乐了，要遍天下去传扬陛下的仁德。”

皇帝很嫌恶地说：“喂他。他若饱死了的时候，报给我知道。”

又另外上来了两个：一个是壮健的运动家，玫瑰红的肌肤，低平的额角。他叹息一声说道：“快乐是在诗才中间哩。”

还有一个是枯瘦憔悴的诗人，两颊正在发烧，他说：“快乐是在健康中间。”

但是皇帝惨然微笑告诉他们说：“我若有本领交换了你们两个人的命运，那么，诗人啊，你不到一个月就会哀求要才思，而你，海格尔士（古勇士）的化身，就要到医

生那边去讨丸药请他减轻你的体重了。都安安稳稳的去罢。还有什么人？”

第七个身上佩着水仙花傲然地喊道：“还有一个浮生在此。快乐是在太虚之中的。”

皇帝懒懒的传谕道：“割去他的头。”

那蒙罪的人立刻变得比他的水仙花更灰白了。他抖抖地说道：“皇帝，皇帝陛下，饶恕我罢！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皇帝很厌倦地摇他的手，呵欠着柔声说道：“带他下去，割去他的头。皇帝的话是和玛瑙一般硬的。”

又来了许多旁的人。有一个人只说了两个字：“女人的恋爱。”

皇帝准了他，说道：“很好。把我境内最美丽的妇人和女郎挑一百个给他。但是再给他一杯毒药酒。等那时候到了来报给我知道，我要看看他的尸体。”

另一个说：“我所有的欲望若都能立刻办到，那就快乐了。”

皇帝就很狡猾地问他：“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欲望呢？”

“我么？”

“是啊，你。”

“陛下……这问题太出我意料之外了。”

“活埋了他。唉，还有聪明的人么？好，好，走近些，你恐怕知道快乐在哪里罢？”这聪明的人——因为他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人——答道：

“快乐是在人类思想的可爱。”

皇帝的眉毛咒皱锁了，他怒声喊道：“喝！人类思想！什么是人类思想？”

但是这聪明的人——因为他真是一个聪明的人——只温然地微笑，并不回答。

于是皇帝命令他到地下的监狱里，那边只有永远的黑暗并且没有一些外边的声音可以给他听见。一年之后，他变了聋盲的人，并且不能站立了，他们带他去见皇帝，他回答皇帝“哦，你现在还快乐么？”那个问题，用下面这几句话：

“是的，我快乐。在牢狱的时候，我是一个皇帝，是一个富人，是在恋爱之中，我饱食，我饥饿——凡这些都是我的思想给我的。”

皇帝很不耐烦地喊道：“那么，思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好生记着，再延长五分钟我就要绞死你把唾沫唾在你这张狗脸上。到那时你的思想还能够安慰你么？到那时你在地面上浪费的思想还能够存在么？”

这聪明的人坦然回答，因为他是一个真的聪明人，说：

“蠢材，思想是不朽的。”

## (一一〇) 跑到内地才睁开了眼睛么？

汉俊

臭气弥茫，褐灰色破烂衣服随风飘摇着的天空里，粪溺相杂疮毒满身似的黑地上，杂聚着些千髻百结皮黄肌瘦污垢的群众，有的在道路上行走嘈杂，有的在太阳光里脱衣坐着捕虱，有的在房内清理布片，有的在污烂的被下做无力的呻吟：这种景象，大约谁也以为是地狱的景象，绝不是人间所有的。那晚这却是华丽的上海的贫民窟的景象咧！（不是长沙城里的景象。长沙城里有没有这种景象，我不晓得！但我在我的乡间和我所经历的内地却还没有看见这种程度的景象）这种贫民窟，在上海至少也十多处，只要是睁开眼睛的人，就是不很经意也会看见。然而竟有人，在上海住过好几年没有看见，一定要跑到了内地才看见，这真是奇怪的事。难道跑到内地才睁开了眼睛么？

## (一一一) 社会主义是叫人穷的么？

汉俊

有位先生跑到内地去，看见了这种景象，才晓得人间也有地狱的景象，中国也有营非人生活的人，于是大发慈悲，发愿救济这些人，使他们能够营“人的生活”。因为要使这些人能够营“人的生活”，就想到要发展实业；因为要发展实业，就主张资本主义。因为要主张资本主义，于是就反对社会主义。大概世间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才能够使人营“人的生活”，社会主义是不能发展实业，是不能使人营人的生活的！但

我都不知道这位先生睁着眼睛跑到那资本主义的实业发达到了极点的英国去，看了伦敦的伊斯特砚德，美国去，看了纽约的哈克洛、巴俄列，并跑到那资本主义的实业不如英美而比中国发达的日本去，看了大阪的滩波、东关谷町，俄国去，看了莫斯科的希特尔斯卡耶（现在的景象或者变了）。——不知又作若何感想，又来提倡什么？

## （一一二）进了步了！

汉俊

中国在进化上比欧美落后几百年。在海禁未开以前，还是不问紧要；海禁开了以后，已经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就非赶快追及欧美以求调和不可，不然就要遇着天然的淘汰了；所以中国在这很短的期内，就在这里把欧美过去数百年间徐徐进化过来的过程赶快蹈完。因为要在这很短的期内，蹈完别人数百年经过的过程，所以不免有脚步凌乱，或几步并作一步走的事。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走到欧洲封建制度破灭后的资本制度了，政治上却还没有脱离欧洲资本制度尚未发生的封建制度。所以百余年前欧洲第三阶级要推翻贵族握得支配权，和欧美现在的第四阶级要推翻第三阶级握得支配权，这两个进化历史上的过程，在中国却因时显现了。两过程同时显现了，支配权又只握在贵族手中，所以这两阶级在政治上所攻击的目标就并作一个。有许多糊涂虫，本来想干第三阶级运动的，看见了第四阶级在政治上所攻击的目标，与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一样，就以为第四阶级是他们的同志，第四阶级的运动就是他们的运动，第四阶级所信奉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他们所信奉的主义。第四阶级的运动是不单在政治的革命，乃是主张以第四阶级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不与别政党发生关系，并且还要讥诮现在活动的政党的。于是这些糊涂虫又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他们所反对的政党，于是更将社会主义看作他们所应信奉的主义，大大地唱起社会主义来了。但第四阶级运动与第三阶级运动的目的是不同的：第四阶级运动的目的是在造出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的社会；第三阶级运动的目的是在造成欧美现有资本主义的国家；两边在目的上是绝对不能一致并且是互相排挤的。所以第四阶级里面明白点的人，不管他们唱社会主义怎样热烈，总是不理睬他们，并且还要讥诮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以为你们是

我们的同志，同我们走的是一条路，为什么不一致起来，反而攻击我们呢？但第四阶级里面明白的人，还是不理睬他们；他们也还是不理睬，还是在那里大唱社会主义。但后来，不知是欧洲回来的先生指明了他，还是因为他们经过内地观察得了教训，却终于恍然大悟，大大地反对起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了。有人看了这种情形，说他们是变了节，但我却说他们是进了步了。

### （一一三）日本人尽管放心就是了！

汉 俊

近来日本人因为罗素到中国来，日本要从中国翻译罗素的思想，又听见那到北京去——到北京去的声浪……恐怕遣唐时代再现，日本又要从中国输入文化。就有人大大悲观起来。但日本诸君尽管放心现在的中国还是从前的日本的呢！一九零几年的时候，日本某检事不是说过马克思是无政府主义的首倡者么？一九二一年的中国政府也还是说“京师地面，屡次发现无政府印刷书件……可知此等过激党徒……”。日本政府从前不是因为恐惧社会主义，连社会学的书籍都禁止了么？一九二一年的中国政府也还是因为恐惧什么主义，连协力主义的书籍都扣留了。而且一九二一年的中国学者，也还将社会主义同社会政策要混同了。现在的中国还是从前的日本呢，诸君尽管放心就是了！

### （一一四）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独 秀

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呱呱的

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

文化运动的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敢说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社会运动的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敢说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人口问题这一类的事。

这两类事的内容分明是不同的，硬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岂非怪事吗？

文学美术里面，也许有人喜欢加上一点社会化的色彩，描写到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也许要很留意文学美术哲学科学做他们社会运动的工具；但这两类事业的本身，仍然是两件事，不可并为一谈。或者有人一方面从事文化运动，一方面又从事社会运动，这只能说一个人兼做两类的事，不可说这两类事是一类。

有一班人以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又有一班人以为社会运动就是文化运动，这更是大错而特错；试问妇女问题劳动问题在文艺科学上有何必然的连带价值？并不是我们看轻了社会运动，只因为它和文化运动是两件事，我们不能说在社会运动有成绩的人在文化运动也有成绩，也和我们不能说在文化运动有成绩的人在文化运动也有成绩是一样。以上两种人的误会，都因为不明白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

又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若再进一步，连军事也拉进去，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

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它们发达而发生的，不能说政治实业交通就是文化。这个道理罗素在北京演讲的《社会结构学》里面有一段说得很清楚，现在余在下面：

“什么叫做文明，其定义可以说是要求生存竞争上不必要的目的——生存竞争范围以外之目的。古化文明，第一次发源于埃及巴比伦大河出口之处，地土膏腴，宜于农作，由农业发生文明，……在膏腴的地方，如长江黄河的下游，一人工作出来的不止供给一人的需要，于是少数人得着闲暇，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如文字算术天文等，均为后世文明的基本；但在这时候虽有少数人从事文明事业，其大多数人做工还非一天到晚劳苦不可，科学哲学美术固然也有人注意，但只是少数幸运的人；在实业发达时代，生产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时做工，余剩的就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了。”

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必须有不断的努力，绝不是短时间可以得着效果的事。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的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毫，那责备文化运动的人和以文化运动自居的人，都未免把文化太看轻了。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的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

## （一一五）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独 秀

我近几年来细细研究我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到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我的惭愧悲愤哀伤常常使我不肯附和一班新旧谬论。

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的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

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

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足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的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的大毒。

《民国日报》《觉悟》上，太朴答存统的信中说：“我相信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的国民性不能容；马氏主义是中央集权，故我不信其能实行。”又说，“中国的国民性既不容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而中国的社会情形又向来是无政府已惯的，所以一旦要行起劳农政治，要组织强有力的中央机关，我真不知其可也！”又说，“我是中国

式的无政府主义者。”

太朴先生这几句话诚然不错，但我以为若要迁就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情形而不加以矫正，只有袁世凯、张勋一班人绝对赞成罢；因为袁张都正是口口声声根据国民性和社会情形发挥他们的主张呵！

我发誓宁肯让全国人骂我攻击我压迫我，而不忍同胞永远保存这腐败涣散的国民性，永远堕落在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



## 什么话！

记 者

香港资本家刘铸伯在华商总会说：“世界上若无我等资本家，安有工人立足余地；今日工人具如此势力，简直是奴反主；我辈断不甘受其辱，宜即成立一强有力之机关，不达饿死工人目的不止。”

广州《羊城新报》上说：“自劳动神圣之说倡，而工党势力一日千里，澎湃全球；甚至我国工人素无团体，近亦纷纷组织工会，谋工人之团结，以为要求加工之地步……欧美工厂蒙此影响，大受亏折，于是本月三日美国工厂有联盟停工议减工价之反响，连日英国工厂亦有此同一举动之讯……苟将资本家推倒，工人宁能独存耶？”

《羊城新报》上又说：“近来逆伦之案层见叠出，固由戾气所感召，而亦多谢自命新学家仇孝之说之教训也。”

《羊城新报》又说：“窃谓知识宜新，而道德不妨守旧；我国立国有四千年之文明，未始非旧道德所维系也。凡一民族而能自存于数千年之久，必有一种国粹，吾国圣帝明王魁儒硕学，礼制文物，高文典册，炳若日星，必欲破坏而摧毁之，以沦于禽兽，谓非丧心病狂自灭其种不可也。”

广州《新国华报》上说：“我若是未经人道之鳏夫，我必极力提倡公妻主义；我若是贫无立锥之化子，我必极力提倡共产主义；我若是足胝手胼之苦工，我必极力提倡四小时做工；我若是无父母子女之孤独，我必极力提倡万恶孝为先；我若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之淫虫，我必极力提倡百恶淫为首。”

## 编辑室杂记

记 者

本志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本社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遍，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劳爱读诸君，屡次来信询问缘由，本社非常抱歉——这也许是中国应该替我们抱歉！

本社社员周作人先生近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很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

本期所载有戴季陶先生几篇文言的著作。戴季陶先生用文言著作，自然是别有苦衷。本社发表这文言的著作，不请他改白话文，也有保存本来面目的意思在里面。希望爱读诸君，原谅本社这一点意思！

## 第二号

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一日发行

# 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 ——进化与革命

周佛海

资本制度一发达达到绝顶，它内里的弊害、矛盾，也就要达到绝顶，于是资本制度就拿着自己的刀来杀自己，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崩坏、消灭，这个时候代资本制度而兴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不论你喜欢它或憎恶它，它都是要老气横秋地跑起来的。资本制度发达一层，它的恶果就要随着厉害一层，它的恶果厉害一层，因而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痛苦，也要更深，更烈一层；因为要免掉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受最深刻剧烈的痛苦，所以不等到资本制度发达达到顶点，就用人力把它推翻起来，另建新社会组织。这个时候要请来补缺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组织他它先生——不论它已成熟或未成熟，都要拉它上台。

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的两条路，宽一点说，就是从一切旧组织到一切新组织的两条路。

前者叫做进化的过程（Evolutional process）后者叫做革命的行动（Revolutionary action）。

我们还是依进化的过程，让旧组织——资本主义的组织自己去崩坏，新组织——社会主义的组织自己去发生呢？还是取革命的行动，促要崩坏的旧组织快点崩坏，促要发生的组织早些发生呢？这是我们要想努力改造社会的人要即刻下一番苦工夫研究的问题呀！

自俄国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从西方流入中国的时候，反对者则闭起眼睛顽固的胡乱反对，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是以这样的顽固的反对就可以不出现的；主张的人则张开嘴巴笼统地主张，也不问社会主义是否以这样的笼统的主张就可以实

现的。但是这是一种新主义，新思想初发生时的必然的现象，是不足怪的。后来有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忽然转过来主张起资本主义来了。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变节，他们就说社会主义能实现与否，是和资本制度发达与否有最密切的关系的；资本制度发达一点，社会主义的势力也就要随着发达一点，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社会主义的势力也就要发达到十分，这个时候就是新旧两制度交替的时候，明白地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崩坏，社会主义的组织代之而兴的时候；没有资本制度，社会主义决不能得势，所以要社会主义实现，必先使资本制度发达，要使社会主义赶早实现，必先使资本制度赶快发达，所以他们主张资本主义，并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极的目的的，不过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罢了。这就是他们反过来主张资本主义的理由。做一句话说，就是他们主张自然的进化，对于他们这种变化，不待说是有许多人要攻击的。然而平心论起来，只要他们没有别的作用，别的阴谋，我敢承认他们这种思想，是进了步的，（若有别的作用和阴谋，当然应作别论）。因为比较他们不研究社会主义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发生，用什么手段才能实现，只是笼统地、漂皮地，看着新奇，投着时好来瞎主张的时候，确是钻进去下了一番比较分析的研究工夫的。但是可惜他们的研究，只看出真理的片面，而忘却它的另一面。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看见真理的全体。我希望他们再下一番研究的工夫，若看出它的全体，或者再转过来主张一种更为进步的思想——复归于社会主义也未可知。

怎样说他们只研究到真理的片面而忘却另一面呢。听我慢慢说来。

先简单地把大体的意思节起来说，就是：从一个旧社会组织变为一个新社会组织，单只让它们两者一个去自然崩坏，一个去自己发生，而不加以人力的促进，是不行的；同时无视他两者的状态，瞎来破坏，建设，也是不行的。换句话说，就是单只让它们去进化，是不行的；同时单只取革命行动，也是不行的。单只迷信进化，就是只看见真理的左面；单只倚赖革命，就是只看见真理的右面，我们要看见真理的全体，就是要一方面不要无视进化，同时别一方面又不要无视革命。进化和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它两者就和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样：没有左腿，右腿不能走一步；没有右腿，左腿也是无法独走的。同样我们可以说自然的进化，离不得人为的革命，人为的革命，也离不得自然的进化。要把它两者合而为一，同时主张，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确又是一件不可缺的事。这个地方，我真佩服马克思。

前说的由主张社会主义而变为主张资本主义的人所持的见解，是自然的进化而没视革命的行动，所以要指出他们的谬见，须说明进化是少不得革命的。然而革命也是少不得进化，我现在先把这个理由略说一说，然后再说前者。

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用人力打破一切旧组织以创造一个新组织。所以革命这两

个字内里，含着有两层意思：一是破坏；一是建设。破坏不待说就是破坏旧的，建设不待说就是建设新的。旧的为什么要破坏。因为它已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更把它的一切弊害，恶毒都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要建设新的。因为它能除去旧的一切弊害，恶毒，而满足人们一时的要求。但是设若旧的还是应着人们的要求，没有露出一一点弊害，我们为什么要（Müßion）破坏它。就是尽九牛二虎的力来破坏，又怎样能（Können）破坏它。旧的还没有露出它的弊病，就是新的还没萌芽。它的萌芽都还没有，我们怎样（Wie）来建设它？新和旧的关系，就是药和病的关系。病出现了，医生才知道要下什么药来医，设若没有病，你叫医生拿什么去医，去医什么？所以要革命——破坏与建设——须等旧的（又可叫做现存的）去自然进化到某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行。不然，不但不能行，且不须行。所谓旧的（现存的）组织的自然进化，也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就是旧的渐渐暴露出它自己的恶弊，同时别一方面就是渐渐育成新的底要素。新的底育成，是包含在旧的底发达里面的（从这一点看，新旧又是子母的关系），所以让旧的去自然进化到某一定的程度，同时就是让新的去自然进化到某一定的程度。等到旧的进化到某一定的程度——它的恶弊表现到某种程度，我们就可运动拿进化到某种程度——它的要素育成到某种程度的新的来代替它，不必一定要等它的恶弊暴露到十分。但是当旧的还没有进化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的恶弊还没出现，新的还没萌芽的时候，就来革命（破坏旧的，建设新的），就是盲目的，无意意识的行动，决没有价值可言，决没有成功可望的。这就是革命没视不得进化的主要原因。

再进而论不能专倚进化而没视革命。

中国现在有些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所以我们可以任它们自己去倒，去兴，不必来运动。他们这个见解，自以为是立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上面的；记得有位先生，在《东方杂志》十八卷一号上面，把《马克思经济学批评》的序抄出来，来反对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他把马克思的招牌拿出来压人，说他的结论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演绎出来的，要推倒他的结论，必先推倒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们都以为肩着马克思的招牌，就再没有人敢反驳了，中国现在就决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了。其实他们的见解，就是俗语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只看见真理的片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看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看见他在别一方面还主张阶级斗争！他们若说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可以任他们自己去进化；我就要问他们主张经济的定命论的马克思，为什么要主张阶级斗争？他们若说中国现在没有行社会主义运动的资格，因为中国产业还没有发达到十分，就和卵壳内的雏没有成长到十分，“尚有十分发展的余地”，不能用人力来破坏是一样；我就要问他在距今七十三年前的一八四八年，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共产

党宣言》里面主张阶级斗争？为什么在发表《共产党宣言》的一八四八年以前——约距今八九十年就来行社会主义运动？未必八九十年前，欧洲的产业，已发达到十分了？未必欧洲的雏，在八九十年前，“已没有发展的余地”了？若说已没有了，为什么在八九十年后的现在，它的壳还没破？若说还有，为什么马克思就要来运动打破它？这几个问题若不得充分的解释，我们也就可以说道：“我们的运动，是根据马克思的行动的，要反对我们的运动，须先一笔抹杀马克思的历史的全部，和其学说的一半，不过这样拿偶像来吓人的手段，我们是不屑为的，所以我要就实际的真理来说。

为什么不能专倚进化，而要加以革命？要答这个问题，我们须分两段来考察：一是能否的问题；一是时间的问题。详说一点，就是：专倚进化，新社会是否能代旧社会而起；一是假使即能，专倚进化所需的时间，和加以革命的行动所需的时间，哪个要长一些。

先就第一个问题来考察，主将专倚进化的人，把社会的力量太看重了，而以为生活于社会内，组织社会的人群决无势力奈何它的。殊不知社会自然的进化，固可以左右人群，人群亦未尝不能以他的势力，左右社会。由自然进化的趋势看，一时不能达到的某种状态，而人群可以他的努力，即时或于最短的时期内使它出现；反过来说，据自然进化的趋势看，本来一定要达到的某种状态，而人群可以以他的势力，使它不能达到或延长其达到的时间。

例如据理论说，虽然是让资本主义去发达到十分，它自然是要自毙的，然而实际是否一定照这样进行，还是个大大的疑问。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从资本主义自然地进化到社会主义，内里一定要有一种必具不可缺的条件，有这种条件，才能断定资本主义一定要归于灭亡，不然，只是空想，当然没有科学的价值。但是这种条件，人群是否一定没有能力来消灭它的。设若人群可以用他的智力想出方法来消灭，那么，自然进化所必需的条件一被消灭，自然进化它自己不是就靠不住了吗。然而人群确有能力来消灭它，这并不是假设的。马克思为什么敢断言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因为他看出了它两者一兴一亡所必要的条件，以这个条件为根据来推论的。这种条件在资本制度下面，是必然要发生，而在社会主义的实现，（就单倚进化说）是一定不可缺的。什么条件。就是他以为在资本制度进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定要灭亡。这个中产阶级灭亡（The extin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就是资本制度的催命鬼，社会主义的送生神。马克思以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下面，产业一定要集中，所谓产业集中，就是大工场并吞小工场，大资本家的资本，并吞小资本家的资本，所以中产阶级的人的资本，企业都一定要为大资本家所夺去，而自堕为无产阶级；而大资本家则因为并吞了小资本家的资本和企业，所以愈弄愈大，其结果就是社会分为两

极端的阶级——最富的资本阶级和极穷的无产阶级——而对立（这两阶级的人口，是恰相反的，资本阶级的则愈弄愈少，无产阶级的则越弄越多）。他们既然这样各占在两极端的地位上而对垒，战争就不得不随之发生。而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要归人口最多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实现。

但是马克思所视为资本制度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重要条件的中产阶级灭亡，究竟是不是照他所预想的这样进行，还是一个疑问。设若竟不如他的预想，那么，只靠着自然的进化，资本主义又如何能倒，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兴。其实中产阶级灭亡的一事，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言的，至少也没有像他那样说的狠。修正派的伯论斯坦（Bernstein）拿统计上的数字来反对这一说，固然不能十分可靠，但是人群在经济界中，发现了有种特殊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发达，无足以防止中产阶级灭亡的这个趋势，至少也可以大大地缓和它，这就是公司组织的发达。

在资本制度的下面，固然是小规模的企业不能对抗大规模的，因本小资本家竞争不赢大资本家；但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小资本家把他们不充分的资本，集合起来，组织公司，办一个大规模的企业，就未尝不可以抵抗大资本家的合并了。所以说企业集中则可以，说富的集中则不行。因为个个的小资本家的小企业，虽然都合并为大企业，而他们还是所有他们自己的富，并没有为大资本家所夺去。照这样看起来中产阶级只有一天发达一天的，哪里会消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不是个个独立地经营个人企业，而经营协同企业还是一样地赚钱；这不独中产阶级为然，就是高级劳动者也能够集股经营企业。诸君不问就世界哪一国看，稍大规模的企业有几个不是归集的公司所办的？公司组织的发达，即可以助长中产阶级股级的发达。所以伯论斯坦拿着统计来证明中产阶级一天增加一天的，也不是全不可信的。这个必具不可缺的条件，既不存在，资本制度怎样会自然崩坏，社会主义怎样会自然实现？自然进化的靠不住，于此就可证明；同时又可证明组织社会的人群的势力，是不可轻侮的。这就是不能专倚进化而要加以革命的第一原因。

次就第二个问题——时间的问题来考察。

现在就假设不加革命的行动，自然的进化，一定是可靠的，但是从资本主义的组织变为社会主义的组织，专倚自然进化所需的时间，和用革命的手段来促进所需的时间那个要短些。我们固然不是主张侥幸速成的，然而资本制度的恶弊，已是领教过的，何妨把它早铲除一日。这个办法，我恐怕没有人能说个“不”的；不过有些要反对的，以为时间未到，就想这样做也做不到，所以现在把这个问题说一说。

他们以为要社会主义实现，必先要资本制度灭亡，然而资本制度没有发达到十分，它决不会灭亡，所以要社会主义实现，还是要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他们这种议论，

一定又要以为是根据马克思的；殊不知马克思虽然确信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它一定会灭亡；然而他没有确信资本制度没有发达到十分，它就决不会灭亡；就和虽然说人一老了就要死，谁也不敢说人没有老一定就不至于死是一样的。不然，马克思就不应该在欧洲资本制度还有十分发展的余地的时候，就来运动社会革命了，资本制度没有发达到十分的俄国，就不应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且能成功了。此外他们还可以固执一个譬喻，以新社会组织是卵内的雏，旧社会组织是卵壳，雏没有成长到十分，就来用人力打破卵壳，那就是送雏进鬼门关；同样新社会组织没有育成，就来破坏旧组织，也就是和杀雏一样地杀新社会的萌芽。这个譬喻，骤听之似十分壁垒森严，无隙可乘；殊不知这个譬喻，根本不大适当，要明白这个理由，须明白（1）人群对于社会的关系和（2）人对于卵的关系，根本不同。人要打破一个雏未长成的卵，是以和卵没有必然的关系的第三者的资格，从外部来打的；既是第三者，对于卵壳破裂，新雏长成的条件，就无力来促进；而人群打破社会，是以组织构成社会的细胞的资格从内部来打破的。社会既然是人群组织成的，我就敢说人群实在有支配社会的能力。从生物身上取出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固然不能生活，然而细胞整体的作用，实足以支配生物的生命，同样人群有法能够维持快要死的旧社会，又能实现还没充分成熟的新社会。因为人群既然是组成社会的，他就可创造，促进旧灭新兴所必须的条件。反之，一个人对于一个卵，既不是构成它的要素，又不是它内里的一部分，只是从外部加以打击，怎样能促成它内部的变动？设若卵内里的雏，也有意识，能够创造迅速长成的条件，未必那个卵壳一定要经过普通所需的时间才自然破坏。所以打破资本制度没有十分发达的社会，不能拿着打破雏未成的卵来比喻的。那么，我们又何妨于资本制度的恶害，还未充分流露的时候，就加以革命的手段来打破它？这就是不能专倚进化而不加以革命的行动的第二原因。

进化离不得革命，革命离不得进化的理由，前面已略略地说了。所以马克思一方面主张经济的定命论，一方面又主张阶级斗争！人家都以为马克思这两个主张，是自相矛盾，其实正是他学说的精髓。他一方面叫人家不要轻视进化，同时别一方面又叫人不要轻视革命。社会主义不先实现于美，而先实现于俄，人家都以为是他的预言不中，其实由他学说的全体看起来，乃是当然的结果。俄国于资本制度发达到某一定的程度，就起来行积极的、全部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就因之实现。美国虽然资本制度发达到十分，然而革命的行动还未发生！虽然也不少同盟罢工，不过都是部分的、消极的，若照这样下去，我恐怕美国的资本制度，就是再经九百年，还是依然存在，还想什么社会主义实现。俄国实行马克思学说的全体而成功，美国只具他学说的一面而不成功，就是表示马克思学说的精髓，要从他的学说全体看才能领悟的，谁能说他是



自相矛盾？

以上是就一般理论方面说的，至于中国的特殊事实，我现在不必重复多说，请读者参看本志前几号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就可知中国现在行社会主义运动，决不是无意识的行动了。

本志八卷四号陈独秀先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诸讨论》。

同五号我的《实行社会主义与振兴实业》。

同六号李季先生的《社会主义与中国》。

九卷一号李达先生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一九二一，六，二十

## 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

高一涵

共产主义的界说学者中间很不大一致，有的以“私财公用”为共产，有的以“公财私用”为共产，有的以“公财公用”为共产。但是晚近的共产主义家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反对私有财产权（Private Property）。故共产主义便是一种经济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废止私有财产，设立共有财产的社会，使各个人的需要由公共的财源供给。换句话说：就是以建设起来的权力，使社会的生产平均分配于社员理论。他们最大的条件就是“共同的生产”和“平等的分配”。

共产主义并不是欧洲近代的社会党所发明的理论，乃是最初社会实行过的事实，和两千年前希腊的学者所讨论过的理论。我们要想明白共产主义在历史上变迁进化的线索，最好是把他们分作三派研究。我的三派区别是：

第一，从伦理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

第二，从人道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

第三，从经济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

### 一、从伦理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

自科学的共产主义发生以前，所有的共产主义本都是从道德上着眼，本都可以叫做“道德的共产主义”；但是希腊的学者柏拉图（Plato 公元前四二八年——三四七年）所说的共产主义却是从伦理的基础上立论，不像中古基督教徒和乌托邦派所说的共产主义完全是从人道——慈悲博爱的基础上立论。所以我认定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是“伦理的共产主义”。

凡是看过柏拉图的《共和篇》（《The Republic》）的人，大概都知道柏氏的理想国并不单是政治的机关，乃是教育的机关；他所讨论的并不单是政治组织的问题，乃是教育方法的问题。他所提倡的是“精神的改善”（Spiritual betterment），要想改善精神的生活，便不得不免去物欲之累。因此便反对私产制度，想废止金钱，想以共产制度来救济当时贫富竞争的社会。他的理想国家便是消灭独立自足的小我，在正义的观念

的下，实现一个普遍的大我。这个普遍的大我之中，最忌的是自私自利，所以必定要叫治国护国两个阶级离开物欲的生活，才可以免去自私自利的弊害。且看他说：

财产共有，家族共同，可以造就出来真正的护国的人；不致因为把一件东西认为你的我的，致国家分裂；不致因为把家室看做私有的，不致因为各有各的妻子，遂惹起各人自己的苦乐；如果他们有同一的苦乐，便可引导他们趋到一个共同的目的上去（《共和篇》第五卷）。

柏氏不但主张共产，并且主张共妻。他的唯一的目的是在使护国的人精神气力都可自由，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做国家的事业。

我们看柏氏在两千多年前就主张共产，似乎很有点奇怪，其实共产主义在希腊古代已经实行过了。当希腊社会没有进到农业生活的时代，所有土地都是共有，属于一种一族共管。到了农业时代，才把土地分开，归各人私有，每人都有若干段地。后来土地为少数人占去，所以又发生“重行分配土地”的问题。便在希腊有了信史以后，国家仍然可以监督私产，并且自有山林土地。斯巴达虽然久有私产制度，但是他的公共食堂便是他财产私有公用的证据。而且克里特（Crete）在地中海中的小岛的“陀尼社会”（Doric Community）也老早就实行共产，这个岛上每一个社会都有公共财产，用公共奴隶耕种，每岁收入都分作“宴乐俱乐部”（Dining-clubs）的伙食和政府开支之用。

且看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纪元前三八四年—三二二年）在《政治学》中说：共产共分三种：（一）土地分给各人所有，但把生产物积聚在公共的储蓄所，以供消费——这是许多国家所实行的。（二）土地归公共所有，共同耕种，但是把生产物分给个人，以备个人私用——这是（野蛮人）所行的一种共产制。（三）土地与生产一齐归公有。由此可见共产制度在希腊古代已经有这么多的种类，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并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体了。

柏氏所主张的共产制度，很有一点像亚氏所说的第一种共产制。柏氏的共产不过是护国阶级把农民贡献的财产统归公用，农民自己仍然得私有财产。因此便有人说他是“半共产主义”，就是说所共的财产没有几种，共产的人不到全社会的人的一半。

照以上所说的柏氏的共产主义，和近代共产主义有三个大不相同的地方：

（一）柏氏的共产，完全从精神生活上着想，为的是使护国阶级免除物欲之累，专门去过精神的生活。只要财产没有“你的”“我的”之分，只要使“父母不知自己的子女，子女不知自己的父母”，便可造成至公无私的普遍大我的社会。

（二）柏氏死守希腊人的旧习惯，看不起经济事业，把经济看作消灭智慧勇敢的祸根。近世共产主义家把解决经济问题看作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条件，所以想以经济的

势力来支配政治的势力；柏氏却想把经济的势力完全放逐在政治范围之外。

（三）柏氏的共有的范围只限于护国阶级，真正的生产阶级还没有共有的份。近代的共产主义完全替劳动阶级想法子，所以想使劳动阶级出来管理国家社会；柏氏却把劳动阶级放在政治范围以外，使非劳动阶级共同享用劳动阶级的生产。

## 二、从人道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

除掉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近代的科学的共产主义之外，通同可以叫做“道德的共产主义”。大概自有社会以来，就有贫富两个阶级互相对立；希腊的富豪和贫民，罗马的贵族和平民，中古的地主和农奴，差不多天天都在互相竞争的状态之中。有许多慈悲博爱的宗教家，和人道主义家，眼见下层阶级穷苦不堪的现象，或者发表诗歌小说，或者造成慈善的团体，或者梦想完全的世界，或者以同志的私人关系亲自组成自给自足的社会。故这一类的共产主义又可分为三小派：（甲）博爱派，（乙）小说派，（丙）新村派。

### （甲）博爱派的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共产主义可推最初基督教会做代表，如果我们一翻开《新约》就可以找出基督教徒对于财产的观念。《使徒行传》中说：

信者会同，有无相通，有所需变卖物产分之（第二章四四及四五页）。信者之众一心一志。不私己财，有无相通。……其间无穷乏者，盖有田宅者售而挈其金置使徒前，有所需则分与之。……有田售之，挈其金置使徒前（第四章三二至三七页）。

照这几句话看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当先的确有共产的精神。因为宗教家主张从精神上解放奴隶，认定人类生来一切平等，在自然法之下，人类都是一样。只要天良不昧在真理面前便没有主奴之别，阶级的区别都是后起的，都是人为的。并有人相信在自然世界之中，没有什么私有权，凡政府财产种种制度都不是原始人类的自然的制度。

而且教徒多尊重劳动阶级，圣保罗说“自己不劳动的人不可吃饭”，这就是基督教徒所以为穷人说话，劝富人通财周急的原因。

但是教徒的共产却不是绝对的主张，这种“有无相通”的事体乃是信徒随意的行为，并不是入教会做信徒的条件；就是信徒仍然得私有财产。且看《使徒行传》中第五章内说：

有名亚拿尼亚者，与妻撒非喇鬻产，夫妇同谋潜藏数金，余挈置使徒前。彼得曰：“亚拿尼亚胡为撒旦（Satan）恶魔惑尔心，潜藏售田数金以欺神圣！田未售非尔田乎？已售非尔金乎？心生此念何为？是尔非欺人，乃欺上帝也。”（一至四页）。

照这一段看来，基督教会中并未尝否认私有财产权。拿钱出来公用是由于个人的愿意，并不是做信徒的必不可逃的条件。所谓共产也不过是“多寡相助”“周急济难”

的意思，和近代所说的共产主义相差甚远。说“己财”，说“有田宅者”，说“变卖”，说“售”，便是在私产之下的状态或行为，共产制度之下哪能有这种“物权”和“物权转移”的观念？故基督教徒就说是共产，也不过是“私有公用”罢了。

基督教徒的共产的理想，只是从良心上自发的，并不是用团体的力量强制的，这又是他们和近代共产主义不同的地方。他们良心上为什么发生这种慈悲博爱心呢？他们根本的观念就是教会一体。且看《达哥林多人前书》中说：

一身有百体，身之体虽多究为一身。……如一体苦，百体同苦；一体荣，百体同荣（第十二章十二……二六页）。

这种有机体的教会一体观，极端应用起来，当然要发生“信者之众一心一志，不私己财，有无相通”的半私产半共产的事实。

### （乙）小说派的共产主义

小说派的共产主义的著作大概都可以叫做“共产主义的小说”，他们所说的只是主观的理想社会，从他们自己的脑子里边自由描写出来，只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有这么样的社会，至于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做到这样理想的境界，或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实现这样理想的境界？这些问题他们都是不大注意的。所以他们的理想国无论怎样好，在那国里的人类无论怎样舒服，风景无论怎样美丽，只是一场空梦！

这一派第一个代表可推莫尔（Sir Thomas more 一四七八—一五三五年）。他的《乌托邦》（《Utopia》一五一六年著）一书有许多地方模仿柏拉图的共和篇。乌托邦的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一切东西都为社会公有，官吏把生产的工具分给人民，由人民劳动生产出来的物产大家都可分用。这个国家只有三四百万人口，都要从事一定的劳动，生活要朴实，禁止用金钱及虚饰。莫尔的根本观念是：

缺乏的恐慌是陷一切动物到贪欲境界的东西。因此，便一方面使全国人积极的生产，一方面禁止全国人消极的浪费。

莫尔的乌托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不同的一点：就在共产而不共妻。柏氏拿妻子看作丈夫的财产，所以要同财产一样公用起来，莫尔却尊重家庭，尊重婚姻制度。可是乌托邦中有一件特别的事很和柏氏的理想国一样，就是乌托邦中仍然有奴隶制度存在，把大家不高兴做的、危险的、有毒害的劳动，一起让奴隶去做。把人家生产物拿来供我们不生产的人用，和把一阶级压在经济的势力之下。都是近代共产主义的仇敌，柏拉图和莫尔却拿来作他们共产主义实行的基础，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

可是莫尔的立脚点已经站在经济的基础之上，他有几句最痛快的话：

有钱的人贪想各种方法，用这些方法首先把他们不义之财保为已有，然后再用最低的价钱把穷人的劳动工作买来，供自己的私用，图自己的私利。一旦有钱的人以公

众的名义实行这种计划，便又成为法律。

这样从经济上着眼，从劳动问题上下手，然后得到共产主义必要的结论，岂是柏拉图梦想得到的吗？

这一派第二个代表可推高德文（William Godwin 一七五六—一八三六年）。他在《政治的正义》（《*Political Justice*》）之中，大吹共产主义。他把财产等级——即普通所说的分配的方法——区别起来：（一）应付必要的分配，（二）对于劳动的分配，（三）私有财产。他以第一个分配的方法为最正当，最适合自然的法则。他以为人类把自己的财产看作祖先遗赠的，实在是大错。财产即普通所谓所得——皆是由现在活在世上的人的劳动所生产的，祖先遗给子孙的财产，皆是由剥夺别人劳动的结果积聚起来的。故财物——尤其是遗传的财物——不外是由劳动者的手里拿出来，听所有者浪费罢了。现在欧洲和别的文明国家所有的私有财产，都是法律赋予社会中某阶级垄断别阶级生产结果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创设不劳而得的制度，这是悖理最甚的事体。第二个分配法，就是享有劳动的结果，虽然不像私有财产的不正当，但是如果他人对于我的生产物感觉必要的程度超过于我，我乃占据生产物排除他人的要求，不但不合道理，并且往往要由这个制度变成私有财产制度；故亦不可采用。所以要想使社会达到幸福圆满的境界，必定要采用第一个制度，使人各应自己的必要，各取所需。

高德文以为一切人类如果都本着道德的理想行动，社会的组织便当然要成为共产的组织。人类行动应该以全体社会最大的利益为主，这就是他的“正义”的根本观念。正义的原则，就是对于一物如果让他人受用比较自己受用更有益于社会全体便给他人受用。人类行动都是这样，私有财产制度当然消灭，共产制度便当然实现。

高氏把人性看作道德的，以“应该如此”或“当然如此”做议论的前提。他固然是发明了理想的世界，但是却忘记了现在世界的实际状况，却忘记了怎样由实在世界达到理想世界的方法；只看见人性中合理的一方面，没有看见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方面。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只是“目的论”，不是“方法论”。

大概说到“目的论”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描写出来一点，一说到“方法论”便不能够“藏拙”了。所以这一类的幻想派中所说的理想国，往往同画师画鬼一样，想怎样画便怎样画，可以画到极精细的地方。他们的理想乡也是这样。譬比克贝（Cabet）的《伊加尼亚的航海记》（《*Voyage en Icarie*》）中把理想乡中人的服装、劳动年龄、劳动时间，都说到很精细，连议事堂中门铃的设备都想到了。这种无条件的梦想全靠自己一副脑子，拿脑子里边的世界做理想乡，只能算是浪漫派的小说家，连写实派的小说家都算不上！这就是马克思所以看不起他们，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原因。

（丙）新村派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进化上最有趣味的一件事体：便是最初以著作言论表示理想国的模范，使熟睡在现在社会之中一般人脑筋中忽然知道有这样完全这样美好的一个社会；这种理想社会的影子留在人类的脑筋中，不知不觉地便对于理想的社会生羡慕心，对于现在的社会生厌恶心，结果便一面以阴谋暴动等方法对于现社会下总攻击，一面又集合少数同志组成一个小团体来实地试验，做出理想国的一个样本给人家看。最后这一派便是我所说的新村派；便是从小说派的共产主义到科学的共产主义中间一个过渡。

实行新村运动的人先有克贝，他想把他书中所描写的理想社会实现起来，在美国泰克塞斯（Texas）州买一百万亩土地，纠合六十九个同志，想在此建设一个新村。最初出发的日期是一八四八年三月三日。

英国有一个“乌托邦派”的社会主义家叫做欧文（Roberk Owen 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年），他的性情虽然喜欢乌托邦，但是却不曾忘记了实际社会的改革和实际制度的建设。他本是个棉场的管理人，对于工厂工人的安宁很注意。他缩短劳动时间，后来竟变成工厂的法律，在劳动运动史上要算是很大的贡献。

他把环境的势力看得非常重要，以为人性的变化完全是环境造成的。要想变更个人，必先变更环境。因此便想重新创造一个社会，改变人类的环境。他在美国恩戴纳（Indiana）州买下三万亩地皮。一八二五年春间定约的，把他的计划发表出来，几周后得到八百多人的赞成，由这些同志集合起来组成新村，于一八二六年二月五日制成宪法，想先做成新生活的样本给世界人看，可惜不到两年便土崩瓦解了。

还有一位法国的“乌托邦派”福利埃（Charles Fourier 一七七二一一八三七年），以为重新建筑社会是实际问题，不是理论问题，他的实行共产主义第一步方法便是建设“同居舍”（Phalanstere）。筑下最大的房屋，可容一千五百人居住，分许多房间，使住的人可以自由选择适当的房子，并使住的人天天在一块吃饭。他以为只要有这种大旅馆式的社会，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解决。因为他同欧文一样，相信社会环境如果不变迁，不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环境一变，使人类得到一种新式的生活，别的问题自然可以化解了。

福利埃以为在将来新社会中，人人必把劳动看作最有兴味的事体，人人高兴劳动，人人愿意劳动。他的理想的国家便是一种社会的国家（Social State），在这个国家之中，无论生活的方面，道德的方面，都没有强力去逼迫他劳动，只因为爱做工而做工，所以没有痛苦。他的同居舍的唯一的目的是：便是在协助的基础上举行生产，以园艺种植的方法来做农事。联成许多共产团体（Phalanges）便成一个新世界。但是经过多次试验，总是失败的居多数。

欧文和福利埃都是法国革命后普通思潮的产儿，自卢梭到海格尔（Hege）的时候，

最重要的思想大概都倾向乐观主义，总以为自然是善的，社会是恶的；恶是群聚的，善是个人的；人类是纯洁的，社会是污秽的。因此便想离开旧社会来创造新社会。

这一派的社会运动和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家的运动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家想借政治的势力，国家的权力，来达到改造经济组织的目的；新村派却想借个人的能力，或同志的能力，来达到改造经济组织的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家想叫醒在现在社会组织之下一般不积极的人起来组织有力的政治团体，渐次得到参与政治的地步，来改造全体的社会；新村派却想由少数人自由集合，独立于政治的势力之外，来改善一部分人心；科学的社会主义家想促进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故先从旧社会下手；新村派却想离开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故先从新社会下手，丢开旧社会不问。这种方法只能认为劳动阶级没有觉悟的时期，中间一时“聊以自慰”的方法，并不是改造社会的正规；他们所以不能成功，并不是理想太高，实在是方法不善。

把前边这三派——博爱派、小说派、新村派——共产主义总括起来看，可见他们通同是在道德的基础上立论，通同相信人类是善的。他们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全靠各人自己良心上的自动的制裁。所以遇着亚拿尼亚这派人自私自利，便没有办法，便不得不牺牲“有无相通”的主张，承认他们的私有财产。高德文、欧文、福利埃的共产主义实现也和博爱派有同一的缺点：就是高德文的理想国必定要在高德文的理想条件——正义——之下才能够实行，如果人性都是自私自利，像斯密亚丹（Adam Smith）一派所说的，那便永远没有实行的时期了。且福利埃等想以园艺种植的方法来做农事，这也是农业时代的田园生活，和克鲁泡特金的经济论犯了同一的弊病，拿少数的农业时代的小树艺的、小工业的生产组织，来同工业时代的大工业的机械生产相抗，哪能不“一败涂地”呢？我们固然不能以成败来估计这派学说的价值，但是我们注重的是方法不是目的，故方法的研究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体，不是可以轻于看过的。

### 三、从经济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逐渐进步，渐渐造成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家不是专门描写将来的理想的社会，只注意在实际上社会改革。他们很攻击道德派的共产主义，以为他们是感情用事；他们说经济制度的好坏，并不着眼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上，单着眼在经济组织的问题上。

这一派最重要的人自然要推马克思（Karl marx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年）为第一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经济的必要”一个基础上发端的。他以为私产制度当初还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工业未发达，自耕自食，自制自卖，生产货物都是他自己做的，所以得到的财产都应该归他自己私有。后来实行工厂制度，用不着自己去卖，分工的结果，一件东西经过许多手才制造成功，自己制造的东西不知道卖到什么地方



去了。所以他说工厂发达以后，所有制造和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化”了，生产分配的方法已经变为社会化，所以经济的制度也必然要变成社会化。

从前要用手足的气力来生产，所以要有许多奴隶，因此便有奴隶制度。在这种经济生活的状态之下，大家都把奴隶制度看作天然的法则，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奴隶为天然的制度，也认为奴隶为私有财产。到了这种经济生活消灭了，奴隶制度也跟着消灭，那种以奴隶为私有财产的习惯便一律根本铲除了。现在经济生活已经变迁，生产和分配已经成为社会化，那么，土地资本的私有制度，必定和从前的奴隶制一样，一概没有用处，由此可以变成土地资本的共有制度。这是马克思所以主张共产主义的原因。

马克思的立脚点全在“经济的必要”上边，有了某种经济的必要才有某种经济的制度；某种经济的必要消灭了，跟某种经济的必要而生的经济制度也必然要跟着消灭。

在一八〇五年的时候，曾有浩尔（Charles Hall）这个人，发表一篇《及于欧人的文明之影响》（《*The Affects of Civilization on the People in European States*》），想取消掉地租和利息。他以为穷人一天劳动八点钟只有一点钟是为自己劳动的，其余的七点钟所做的工作，在现在的法律秩序之下，都归到富者手中去了。因此便提出两个原则：（一）每人只按照家庭必需的程度而劳动；（二）劳动者应该享受自己劳动结果的全部。由这第二个原则发生出来的权利便是，“全劳动收益权”。

“全劳动收益权”是劳动者自己享受自己生产的价值的全部。如果劳动者要实行这种权利，那么，财产制度便不能不改变了。因为私有财产制度只是保障人家已经得到的财产，不管人家用什么方法得到财产。换句话说，就是只是保障那些有得到财产能力的人，不管没有财产的人取得财产的方法和机会。而且在私产制度之下，总要承认地租利息为正当的所得，因此便不能铲除不劳而得的弊病。故从劳动收益上着想，不能不推翻私产制度，实行共产制度。

总而言之，从前的共产主义家因为看不起经济，所以索性把经济的问题丢开；现在的共产主义家把经济看得很重，所以认定不解决经济的问题，决不能解决政治的问题。从前想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经济的问题，以为只要有劳动代表加入政界便可改良经济的生活；现在却想把政治放在劳动者管理之下，使政治问题同经济问题由劳动者自己一同解决。所以从前劳动者只要求参政；现在的劳动者却想直接来管理国家。如果把国家放在劳动者管理之下，如果国家之中没有不劳而得的阶级存在，共产主义就可以完全实现了。所以近代的共产主义家所商榷的只是实行的方法的问题，至于共产制度本身可行不可行的问题，老早就用不着讨论了。

#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李 达

## 一、马克思主义之分派

马克思学说出世以后，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变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就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一说社会主义，就晓得这是马克思主义了。但是近来各派社会主义产生，范畴复杂，遂有所谓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和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代表社会主义了。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究竟是包含一些什么主义？恐怕还有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弄不清楚的。他们自己要提倡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却自己不知道，倒反指摘别人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加以过激派的头衔，使别人害怕，不敢公然主张。揣摩他们的心理真是可笑之极，也许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所致。我觉得有就这中间的派别说明的必要，所以作一篇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文字。

从前说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的人，多半列举正统派和修正派两种，至于工团主义和组合社会主义（Syndicalism）（Guild socialism），却不当作马克思主义看的。若提到多数主义（Bolshevism 中国人多译作过激主义或劳农主义，我主张译为多数主义）那更不消说了，一般人不特不承认这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反说是无政府主义，这事正和北京政府中人说“劳农俄国”即是“无政府主义”的话，是一样的无识可笑！

所以我特地在这里把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分为五种范畴。即是：一、正统派社会主义；二、修正派社会主义；三、工团主义；四、组合社会主义；五、多数主义。

## 二、正统派社会主义

既说是“正统派”当然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了，但是我却不敢这样说。“正统派”的名称是在十九世纪末叶柏伦斯泰因一派提倡修正说的时候才发生的。正统派的代表柯祖基，因为要保存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和修正派争论非常激烈，世上的人就是到现在都承认他确是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学者。但是据我看来，我们只可说正统派社会主义

中所保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以修正派为多，却不能说就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正统派和修正派分裂的时候，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完全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了。所以我说正统派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一个分派。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怎样？这一层我曾在本志八卷五号《马克思还原》一篇文章上说明了，而且在这里也无赘说的必要，所以只就各派别发生的历史和内容，叙述一个大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马克思社会主义输入欧洲各国，各国相信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人，都很热心运动，希望社会革命的早日实现。他们要实行马克思的学说，尽最完善的努力，排斥妥协，直接行动。他们晓得是资本家特权，妨害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们晓得社会党，应该归纯粹无产阶级组织；他们的目标在根本的社会改造，不在现存制度的改良；他们的手段，是结合无产阶级，实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所以要实行革命的政治运动，在共产主义基础上，建设共产社会；所以反对温情主义，反对劳动救济的立法，反对和资本阶级携手，反对共同运动，反对工会运动。综合起来说，这时候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的运动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所以这时候的社会运动者，很能彻底实行马克思主义的。

可是这里有不可掩饰的事实，社会革命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事，全靠无产阶级自己觉悟，革命运动才有进展的希望。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虽然日见扩张，劳动阶级的人虽然日见增多，可是劳动者阶级的自觉和阶级的心理，尚属十分幼稚，所以劳动者的组织和运动还没有十分发达。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当时的产业虽然进化、虽有集中的倾向，却没有照马克思的预言那样急速成就。小产业、中产业似乎增加了；农业方面的实验，也和马克思的预言相反，地主之数不特不减少，而且增加了；商业上的恐慌，也似乎不多见了。社会主义者看见了当时的状况，不晓得自己对于促进劳动者阶级的自觉的努力不足，反以为马克思的学说不易奏效，于是就改变方向，在实行和理论上发生变化了。譬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时候早就改变方针，采用了议会主义。所以在表面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奉行马克思主义，而在实际上已成了民主主义了。后来愈演愈进，到了十九世纪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于是就有正统派和修正派分立起来了。

正统派自然是标榜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人固不消说，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承认正统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嫡派。但是正统派有一种根本的谬误的地方，就是误解马克思的学说，坚守民主主义，支持议会政策。马克思主义是否采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政策，这是马克思派中一个新近发生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柯祖基和列宁、托洛斯基两派人的著书和辩论；我想凡是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又读过这两

派著作的人，一定能够了解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三、修正派社会主义

修正派的代表，首推柏伦斯泰因（Edward Bernstein）。他于一八九九年脱离正统派，关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主张逐渐的受国家干涉。他著了很多修正马克思学说的论文，要从社会主义内部，改革社会主义。他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剩余价值说”“资本集积说”“资本主义崩坏说”“阶级斗争说”都加了严格的批评，要大行修正运动。他这种主张，也得到一部分人的信仰，而尤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受影响的最多，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

修正派运动，同时在英法两国也发生了。法国虽然有喀特（Guesde）一派，坚守正统说；可是又有米勒兰（Millerand）一流提倡改良主义。米勒兰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最好要和一切政党携手；他排斥马克思派的意见，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来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反对喀特派，又反对梭列（gaures）。梭列主张劳动者地位改善，在某种程度，虽然可以和国家妥协，却不愿社会党和别的政党携手；换句话说，他就是希望继续阶级斗争，推倒中产阶级的国家。喀特也是主张用阶级斗争来实行社会革命的。

英国也是一样。正统派的社会民主同盟的势力衰弱以后，独立劳动党的势力增大起来了。独立劳动党是从费边主义产生出来的，即是修正派。

德国的柏伦斯泰因、法国的米勒兰、英国的韦卜这一流人，都把进化的思想，注入本国社会党的纲领之中，社会主义，就变成了进化的或改良的主义了。

综合这些修正派的学说，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地方，可是这个进化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可分为以下四项。（一）产业协会或消费协会之发达，（二）助成产业归市有或国有的倾向，（三）组织地位改善的工会，（四）使劳动者获得选举权，（五）由国家征收累进的所得税。

进化的社会主义运动，其目的或对象，在学说上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并无不同。即是，两派的主张，都是要推倒私有的现时个人的私有制度，把生产机关移归社会管理来组织新社会的。但是进化的社会主义，在学说上虽然有了这个目的，而在实际上，正统派的呼声较高，修正派运动的态度，却是非常冷淡的。

到了近年来，马克思还原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了，这一派的学说，在事实上，已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 四、工团主义

一九〇七年国际社会党在巴黎开会的时候，讨论了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关系。

当时演说的人，多指定工团主义的发生是社会主义复兴的新倾向。他们猛烈的批评那进化的社会主义或议会的社会主义，已经渐渐地消失了阶级斗争的思想；证明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存在，而自称奉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采用议会主义去了。

但是工团主义是什么呢？工团主义的名词，本有劳动组合主义的意思。法国的劳动组合，最初分两派，一是改良主义，一是革命主义。前者的目的在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银，改良劳动状态；后者的目的专在革命，并不希望减轻资本主义的弊害，而在根本的改革社会组织。而且后者比前者势力较大，到了廿世纪初期以后，就支配了法国全部劳动运动的精神。

工团主义根本的思想是阶级斗争。依工团主义者的意见，社会是由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两大阶级而成。雇者和被雇者的利益完全相反。所以劳动者应当和那些握有生产机关的资本家继续斗争。但是劳动者要得到经济的解放，就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在经济上实行有效力的战斗；所以按照以前的经验，信赖议会政策，专从事投票的竞争，不惜和别的阶级妥协，反失掉革命的精神。所以工团主义反对民主主义；他们不重在态度冷淡的多数，而重在有“自觉的少数”。工团主义反对生产机关集中在国家手里，以为国家是束缚个人的。

工团主义的理想，在使劳动者有自主的“自由工场”，主张劳动阶级的解放，由劳动阶级自主。工团主义反对专从事改善劳动者地位的运动，主张实行自然的总同盟罢工，而不主张准备罢工基本金。

工团主义以直接行动为主，说社会常在战争状态，资本家劳动者两阶级之间，有最大的隔阂，利益完全相反。所以劳动者要用一切手段征服资本阶级，继续努力奋斗，未了实行总同盟罢工，一举而实现社会革命，变更一切社会组织。

工团主义一方面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一方面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工团主义不相信资本家社会自然的破灭，不相信社会是自己的命运的结果所产生的。只相信根本的变革，是劳动阶级多年牺牲和斗争方能做到的。马克思说，力是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必要的产姆。工团主义却主张把这力提早运用的。在这种地方，工团主义似与马克思主义相反，但是工团主义者却自称保存马克思主义的神髓。据 Lagardelle 说，“阶级斗争若包含社会主义的全部，社会主义全部就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工团主义以外阶级斗争是没有的”。G. Sorel 也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工团主义的形式复兴起来了。

工团主义也不描写理想中的社会，据法国著名的一个工团主义者说：“若要将目的确定，就惹起无穷的争论，有人说，我们的目的在实现无政府的社会；或者说，我们的目的在实现善于统治善于经营的社会。这两种意见正确与否，我没有断定的责任。

比如我要到某地方去，总要等到旅行完了之后再定，到这时候旅行的目的地自然明了的”。

工团主义相信大革命的时候，劳动阶级一定要起来统治社会。劳动阶级就会要掌握本来资本家所有的一切生产机关。他们会要组织协会管理工场矿山铁道，各协会联合组成中央大协会，开全国会议决定许多职业和产业的关系，尽统治的责任。

工团主义的国家也有统治的人。各职业的全局会议选出代表开总会议，决定各协会会员所应受之分配额。有余裕的协会，又可以补助没有余裕的协会。

工团主义，否定政治的方法，但是依工团主义看起来，所谓“总会议”，当然要用代议制度做基础，这不是别开妥协，术数，和种种政略的门径吗？而且社会上各人的结合，不专在经济一方面，必定还有行政裁判、国民教育、宗教等必要的东西，工团主义排斥政治的结合，主张经济的结合，这显然是一个缺陷。

但是工团主义主张劳动者的成功，与其依赖政治的行动，不如依赖经济的行动，所以不赞成工会受政党的利用。工团主义的新运动使产业的各国，都注意于工会的组织了。比如英国的工会，非常萎靡不振。可是受了工团主义新精神的刺激，也渐渐进步起来了。英国的进步的劳动者也认定产业的团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借团体运动要求管理产业了。于是产生了组合社会主义，这也可以算是受了工团主义的影响。

## 五、组合社会主义

组合社会主义与集产主义和工团主义都不相同；实在的说起来，这是把集产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要点结合起来，另成一种新形式的。

组合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用工会和国家共同经营产业的提案。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委托工会管理。但是管理的权利，不仅属于生产者，消费者也可以经由地方团体，或中央团体发表自己的要求。生产的程序和方法，虽然归工会管理，而生产的种类和缓急，却不能决定的。组合社会主义者，想把现在的工会，变成合理想的组合，使适宜于将来产业的管理；推倒工钱制度，以达到与国家共同管理产业之目的。其第一步在结合劳动者向这目的进行，和资本阶级对抗；第二步要求共同管理产业，使国家收买资本家，允许组合经营产业。

组合社会主义不干涉生产者的自由，拥护个人权利。所谓组合有全国的和地方的区别。全国的组合，大概是处理物品标准之决定，商品贩卖，以及需要供给之调节等事。地方的组合在一定范围之内，实行产业的自治。组合的职员，由组合的会员选举而出。全国的组合组成一个中央机关，即是组合总会；这总会是生产者方面最高的权威，是和消费者方面最高的权威的国家对立的。组合总会和国家各派代表组织共同委

员会，掌管产业上最高的事务。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这个委员会，可以时时接触，互相协议，就不至有一方面的利益和他方面的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所以能够共同拥护全社会。

国家的收入，每年用单税法形式，按照各组合所得的纯利益提出若干充作国家的收入。国家得到这宗收入，就用来办理教育、公共道德、裁判和国际事务。

但是这里有一种反对论；在近代社会之中，各种活动，关系非常复杂，像组合主义者的主张，把国际关系委托国家管理，把生产事业委托组合管理，恐怕没有这样容易分划界限的。因为国际关系，每每含有经济的生产问题；而经济的生产问题，又每每含有国际关系，所以不能明白的分别出来。

况且组合制度，就是成立，恐怕也不能保持产业的平和。这种思想，也是一种空想。组合社会主义者，以为人性本善，过于相信人类有爱他人的本能；殊不知要使人不为利益生产而为效用生产，若没有一种强制的权力去指导，必不会达到新社会的境界的。

## 六、多数主义

当着多数主义初次得势的时候，世人都把这当做洪水猛兽，或以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想纠合世界一切暴力，去完全歼灭他的。后来看了劳农俄国的建设以后，多数主义的真相，渐渐明了；但是劳动专政一层，却惹起了全世界各方面的非难。社会主义以外的各色各派的人，无论是贵族绅士军阀资本家，当然都要反对的；非社会主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乃是必然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必计较。只是最奇怪的地方，莫如社会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尤莫如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

多数主义的建设，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这一层我想人人都应知道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所谓正统派代表柯祖基一流人，却极力的攻击，不承认多数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却不能无疑义了。所以我想就列宁、托洛斯基和柯祖基两派关于辩论“劳动专政”的著作和言论，略略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面研究“劳动专政”是否出自马克思学说，一面说明多数主义的本质意义和实行的方法。

多数主义指导的原理就是劳动专政，我们要完全了解多数主义，要了解多数主义是否马克思主义，只就劳动专政一事研究清楚就足够了。据列宁、托洛斯基的申说，劳动专政纯粹根据马克思学说；但是柯祖基却极力否认，并且著了《劳动专政》和《民主主义？独裁政治？》（这是《劳动专政》书中的一部分，另印单行本的）两书，由理论批评多数主义所主张的劳动专政，不承认这是马克思的主张。柯祖基说，若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力说社会主义非和民主主义结合不可；并且说马克思纵

然主张劳动专政，但这是政治状态的劳动专政，而不是政治形式的劳动专政，即不是劳农俄国所实行的劳动专政。劳农俄国所行的劳动专政，是否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专政，还须由列宁的说明来说明；至于柯祖基所说的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民主主义，当然是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了，这一层我在上面说过，我觉得这并不是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在他所著的《法国内乱》一书上曾经说：“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单靠掌握现行的国家是不济事的。”又在一八七四年著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面说：“由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动专政”。又《共产党宣言》上说：“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劳动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劳动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即是集中在组成支配阶级的劳动阶级手里，全部生产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来……劳动阶级若和资本阶级战斗，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组织一个阶级，用革命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并且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于是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的自身都要扫除的，无产阶级的优越权也要废除了。”这几段话，就是多数主义实行劳动专政的思想的源泉，经列宁引申立论之后，凡是曾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不得不承认的；无论柯祖基如何曲辩，而劳动专政发源于马克思主义一事，已有确切的根据了。

多数主义何以反对现代的民主主义、反对议会政策、而必欲实行劳动专政呢？这是因为议会政策是资本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绝对不相容的。据列宁说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前的民主主义不过是一阶级的机关；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要努力把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打破。又资本主义虚伪的主张一切阶级的政府，而在事实上却是一阶级的政府。所以劳动阶级的革命，也率直的组织劳动阶级的政府，以期实现一切阶级的民主主义。

劳动阶级的意义怎样？依列宁在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上说：“劳动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是被压迫的人为图谋粉碎施压迫的人而造成的先锋的支配阶级之组织”。他又在他所著的《劳兵会论》上说：“劳动专政是一句伟大的话。这句伟大的话不可空用，这是征服绞取者和恶人而且具有勇敢、强权的铁血支配。”他又在论社会革命的文字中说：“说共产党的暴力的人，全不懂劳动专政的意义。革命的自身，是纯粹的强力的行动。专政的语义，由各国语言说起来，不过是用强力的意思。所以强力和阶级的意义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革命的地位越是困难，专政的程度越是辛辣。”所以由列宁这些解释说起来，劳动专政的意义就是劳动阶级对于资本阶级运用的强力政治。

劳动专政的意义，在上面说了，劳动专政的本质又是如何呢？据列宁说，劳动专



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实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换句话说，所谓劳动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家。至于劳动者的国家又是什么？列宁的解释，也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相同。据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因此造出法律，使这种压迫继续持久，借以缓和阶级冲突的机关。又据恩格斯说，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谐的一个证据。列宁因此引申他两人的话，演绎出自己的国家观，他说，国家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是那些不调和性的表现，所以国家只限于在阶级冲突不能调和的时候发生。反面说，国家所以存在，是阶级冲突不能调和的证明。所以依着发展的程序说起来，在资本阶级国家之次的是劳动者的国家；而这种劳动者的国家，已不是真正的国家，无不例外是在劳动专政的形式里实现社会主义。所以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者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

劳动专政的作用怎样？这也是应当说明的。据列宁说，劳动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一方面用强制的权力，破坏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机关，从资本阶级夺取武装，把劳动阶级武装起来，制服一切反革命的反动力，因此徐徐的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

劳动专政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依列宁说，劳动专政的形式，形成了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典型的劳农会共和制度。托洛斯基也说，劳农会是劳动阶级的组织，其目的在为革命的权力而战，所以劳农会又是劳动者阶级的意思的表现。至于劳农会的组织，依列宁说，一切劳动者和下等农民都包含在内，所以劳农会是劳动阶级运用主权征服资本阶级的机关，把一切立法上行政上的权力，一致结合，不以地方分别选举区域，而以工厂、工作场所等产业的单位为选举区域的。至于劳农会组织的详细，在这里不便多为介绍，暂从省略。

## 七、结论

综合上述各派社会主义理论，范畴虽有种种不同，但在社会改造的根本原则上，都是主张将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的。不过所采取手段，各派各不相同，或者采用直接的适宜的手段，能够早日的达到目的；或者采用间接的迂缓的手段，愈实行而离去目的愈远。至于各派所采取手段所以不同，或者因为各国国情和国民性不同所致，但是我相信近的将来，各派都要在同一目的地会合的。

第三国际，已经可以代表各国社会党的进步派；都是赞成劳动专政，采用劳农制度的，这也可称是各国社会运动最新的趋势了。

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

本文参考书如下：

拉金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柯祖基的《民主主义？独裁政治？》

列宁的《劳兵会论》

室伏高信的《列宁主义批评》

## 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

沈雁冰

### 一

匈牙利在欧洲诸民族间，是小民族，是被侮辱的民族；自从前世纪以来，匈牙利无日不在强民族的压制底下，直到此次欧战终止，德奥霸力失坠，方才有点挺立的希望。因为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所以匈牙利的文学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异样色彩，和别国文学不同。李特尔（F. Riede 亦匈人）著本国文学史说：“历洲各民族都各有其特点……匈牙利的特赋就是强烈的民族精神，从这民族精神上就兴起了民族的文学。从此以后，匈牙利人的生活和文学完全互表同情，而且关联密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新目的到了人民面前，热切的爱国主义也热切地欢迎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民族文学到此已达到了顶点。”又说：“正如匈牙利国土是受着西来的丹牛波河的灌溉一样，他的文学也是自中世纪以来即受西方思想的潮流影响。匈牙利知识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是和西欧的思潮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人生即是文学”的色彩便是匈牙利文学的特色；而且因为是被侮辱的民族，所以它的文学里所表现的民族思想也只不过是要求自由，要求自己一民族也能和其他诸民族一样的立于同等地位以自由向上发展罢了，并不是专想压服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这要求“一个公道”的呼吁也是匈牙利文学的一个特点了。

就因为觉得匈牙利文学有这两个特点价值，所以我做了这一篇论文；但我不懂匈牙利文字，不能直接看他们的文学，只好把从间接得来的材料，汇集拢来成了这一篇；大部分是摘译李特尔的书。关于最近代的却又参看了别的书方才写成了。

### 二

虽然本题是注重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但是十九世纪以前的匈加利文学却也不能不略说几句。匈牙利文学可说是从中世纪兴起的；中世纪的两大思潮——宗教和武士道——曾泛滥到欧洲各国的，也照样的浸进了匈牙利民族，使匈牙利产出中世纪的文学来。但是现在存留着的匈牙利中世纪文学却只有那些表现宗教思想的文学，

那武士道的文学早已亡逸了。那时传下来的故事传说都是讲圣斯的芬（St. Stophen）、圣拉第斯拉斯（St. Ladislav）等等先哲的。表现的思想都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惊讶与求助。而那些帝而兼神的圣斯的芬等便都是“显示灵异”的得自然佑助的“圣”了。时代在先的那些传说中尚颇杂了些异教的思想，到了圣伊利沙伯兹时代，已经有耶稣教思想；如那篇讲伊利沙伯兹丈夫死后的传说便是一个例子。

文艺复兴的思想到了匈牙利，匈牙利的文学也就跟着变色了，那时匈牙利王马席亚斯·柯维奴斯（Matthias Corvius）很出力引进文艺复兴期的思想。在他朝代最有名的大诗人是茄奴斯·邦拿纽斯（Janus Pannonius 1434—1472）在文艺复兴期中诸大学者中，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人物，此外有茄立哇托（Galeotti）、安淑南·旁菲尼（Anthonio Bonfini 1427—1502）诸人都是很有名的。这时的匈牙利文学全是带着浓厚的意大利气色。自从一五二四年以后，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匈牙利文学又受了影响，成就了他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文学。那时因为《圣经》的翻译改动了散文和诗的体裁，又因宗教争端欲利用文字辩难更引进了新的文调；坚决的语气和生硬的句法重新在文学中出面了。紧接着宗教改革的大事便是摩哈克斯（Mohacs）方战的败北：这是匈牙利民族政治史上的大关节，却也是匈牙利文学史上的大关节；爱国思想从此在人心觉醒，流到文学里来；求祖国的自由，求宗教的自由，从此便在匈牙利文学中高唱低呼，热烈的宗教感情夹杂着忧愁的爱国心占满了那时代兴起的诗歌中，直到近年，方才灭杀一些；宗教改革和摩哈克斯败仗真是匈牙利文学史上两个大节目。从十八世纪的大诗人范伦汀·巴拉萨（Valentine Balassa 1551—1594）起，十七世纪有大诗人尼古拉斯·席林夷伯爵（Count Nicholas Grinyi 1618—1664），十八世纪古典派诸诗人，以及十九世纪初最大的诗人孚罗斯麦的（Vorosmarty），都有一样的爱国情感充满着诗中，诗人爱祖国至如此之深切而着力，真是匈牙利文学的特色了。

十六、十七世纪的匈牙利文学在本篇内是不便详细多说了；我们只能把最重要的人提出几个来讲讲。十六世纪前半叶因为正当宗教争论大盛的时候，散文比诗更占势力，但到了后半世纪，却是诗的势力大了。最有名的两个诗人，一是漂泊诗人西巴斯汀·体脑提（Sebastian Tinodi），他是那时漂泊诗人所谓“敏士却尔”者的代表，把土耳其人侵略的事实编成歌词，到处歌唱，后来死于土耳其人牢狱中；余一便是巴拉萨了。巴拉萨的时代正当土耳其人攻伊具尔要塞和斯的芬，杜布（Stephen Dobo）死守的时候，杜布拒敌的勇敢名震全欧，伊具尔的妇女亦临阵助战，巴拉萨的诗便把这些悲壮慷慨的事描写进去了；后来他因为婚姻的事强袭杜布，招国人之怨，流亡外国，归来时死于战场。他的诗中赞美兵士的生涯和怀念祖国的情思，悲壮而又缠绵悱恻；然归宿的安慰都是宗教。此时也出现了许多短篇小说家，描写战事和恋爱，和伊斯脱范

费 (Paul Istvanffy) 的《鱼实的格利西特丝》及翟尔齐亚 (Albert Gyergyai) 的《阿尔齐罗丝王子》便是。

十七世纪前半叶是全欧的反宗教改革时期，匈牙利当然不能不卷入漩涡，因此匈牙利的文学也反映出这时代的思想来了。这时最有名的文学家巴士玛南 (Peter Pagma-ny) 便是个旧教徒。他除做了许多文学作品而外，又曾做过一本论神学的书唤做《神的真理的引导》，给新教徒以极大的打击；他又曾加入三十年战争，如果不是他早死，那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也怕要得其相反罢；他又曾在本国建立学院，产生出匈牙利的第一个哲学家来；他的事业真不少呢！但那时新教徒中也不乏名人，最有名的是莫尔那 (Albert Sgenci molnar)，堪与巴士玛南对抗。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更出现了两个大才人；一是尼古拉斯·士林夷 (Nicholas grin yi 1618—1664)，他的杰作是《息具特伐的被围》，是匈牙利代表的大诗人。一是瞿翁瞿亚西 (Stephen Gyougyossi 1625—1704)，著有《梅拉奈女神和战神联姻》，非常有名。十七世纪末是颓丧时代；土耳其的压力虽然靠着和奥国协作而得脱去，却是奥国的压力又交替着来了。政治上既然仍不能有真正的自由，国内又贫乏到了极点，拉丁文成了“官话”，本国文反受鄙视，综合这几个原因，成就了文学上的颓丧时代。然而因为那时尚有拉古兹亲王 (Prince F. Rakocgy) 独立军的战争，产生了几篇爱国的诗。米克斯 (Count keleman Mikes 1690—1762) 和法留的 (Francis Falndi 1701—1773) 便是那时代的明星。

十八世纪初，法国唯理主义 (Rationalism) 发生，文艺界又受了极大的影响，在匈牙利有诗人皮生俞 (George Bessenyai 1747—1811) 首先领受了这新思潮，他极倾慕福禄特尔之为人，也效福禄特尔欲借戏台做宣传思想的地方，著有《亚吉斯的悲剧》《哲学家》等戏曲。他又效福禄特尔做小说，著有《太立门的旅行》等书。此外还有尾脱土 (Michael Csokonai Viteg 1773—1805 和法士楷斯 (Michael Fagekas 1760—1819) 等诗人，这样就做成了匈牙利的新的古典派。紧接新古典派之后的，就是改革匈牙利文学的卡新克士 (Francis Kagincgy 1759—1831) 派。这也是匈牙利文学史上一件大事情，因为有了这一次的改革，才产生了十九世纪诸大文学家，正如卡新克士所说“我们扫清了路，上帝的儿子就快来匈牙利布满荣光了。”

### 三

现在我们欲讲到十九世纪的匈牙利文学了。这一百年间的匈牙利文学是一步进一步的发展，若照年代先后分起期来，可分为三期：一启明期，二隆盛期，三极盛期。第一期可以请克斯法罗特 (Kisfalndy) 兄弟做代表，第二期可以请孚罗斯麦底来做代表，第三期可以请摩耳斯·育珂 (Maurus Jokai) 亚历山大·裴多斐 (Alexander Petofi)

和约翰·亚拉纳（John Gramy）三人来做代表。在第一、第二两期，匈牙利的国民文学已是发达到极点了，然而不曾博得世界的名誉；却直到育珂的小说出世，匈牙利文学方受世界文坛的注意。十九世纪末三个大历史小说家，法国大仲马、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育珂，是并称的。而且也是到了这第三期，匈牙利文学中方才诗歌、小说剧本三者并盛，不像从前那样仅只有诗歌了。

现在就试按照这三个时期的大干，旁及他的小枝，去寻究十九世纪的匈牙利文学发展的痕迹，或者也可以得一点大概的知识罢。

在十八世纪末，亚历山大·克斯法罗特（Alexander Kisfaludy 1772—1844）的一卷恋歌早已做成；十九世纪期，单行本出来，就大受国人的欢迎。他是个少年的军人，拿破仑在米兰（Milan）的胜仗把他俘了去，幽禁在局莱具南，他就在那里做成了那本著名的恋歌《赫姆非的恋爱》（《Himfy's Love》）。这本书是讲赫姆非，恋爱丽萨的事，前半部名为《渴恋》，后半名为《祝福的恋爱》。篇中朗润的字句、灵动的章法，和以前诸古典派文家一比，登时显出古典派文家的著作都是冷酷而无生气了。那紧接着唯理主义出来的发动，在法国开了端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就由亚历山大代表在匈牙利开花了。

此外他又做了许多历史短篇小说，也很受人欢迎。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出身望族，一生原本没有失意的事；但是却有三件事给了他大打击。第一，他虽是一个能干的军人，却碰到了全欧最能干的军事家拿破仑做对手，以致军事一败涂地。第二，当本国内有人提议复活贵族养兵的旧制而极受人攻击的时候，他起来回护，却不幸又碰到了那时代唯一的雄辩家噶苏士（Kossut）做对手，于是在辩论上失败了。第三，他虽是文坛的前辈，到晚年却被一个后起的文人胜过，不幸这对手就是自己的兄弟查理士（Charles），匈牙利第一个剧曲家。

查理士·克斯法罗特（Charles Kisfaludy 1788—1830）文学事业的开端在亚历山大第一篇著作发表后十五年，正当匈牙利国人渐渐厌倦抒情诗而喜欢歌剧的时候，他的几篇歌剧作成，登时得到读者的极端欢迎了。他本是个漂泊的画家漫游意大利，生活状况远不及老兄的安适。他的第一篇名作《在匈牙利的鞑靼》（一八一九年）是在靴匠的作场楼上做成的。这一篇歌剧就开了匈牙利戏曲史的新纪元。在这之前，匈牙利的戏曲只有神秘、讽刺、道德的戏曲，和其余各国经过的戏曲发达的阶段一样；纯粹的匈牙利喜剧是查理士开端的。如《求婚者》《失望》等等杰作，竟完全把真正的匈牙利生活描进剧中，是第一次，而且也是最成功的。后来他又做悲剧，《依莱纳》便是最著名的这是影射土耳其攻破君士坦丁后的一件事，查理士写给米克斯（Mikes）的信中，曾这样说。

查理士不但是戏曲家，也是抒情诗家；他的抒情诗中含有两个特点，暗中造成了

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文学主要体裁的基础。这两个中：一个便是亚拉纳和裴多斐的民谣体，余一便是孚罗斯麦的律诗。批评家都说他的《摩哈克》诗是孚罗斯麦的诗体的滥觞，实是这一首诗带匈牙利进了文学的新时代的门了。

此外还有理想派诗人弗兰雪斯·柯克塞（Francis Kolcsey 1790—1838）和悲剧家乔失夫·卡当奈（Joseph Katona 1790—1830）也是那时代著名的文学家，不过在文学史的位置决没有克斯法罗特氏兄弟那么大，所以我们也略过不说了。

#### 四

继承克斯法罗特兄弟之后的大诗人，（也就是十九世纪初唯一的大诗人），米却尔·孚罗斯麦底（Michael Vorosmarty 1800—1855年）造成了匈牙利文学的黄金时代。他的伟大之处可以分三端来说明：第一，他是改革文字创造新诗体的人；匈牙利文字直到此时还是不很完密，不足为发表高尚理想的应用自由的工具，自从他创造了许多新字，新句调，然后应用时没有率直单薄枯瘠之弊。第二，他是集诗学大成的人，他的创作中尽包含了以前各派诗的优点而自然和谐。第三呢，因为他的诗体是最庄严、最高超的，没有第二个人能仿佛相似。这三端真是孚罗斯麦底所以为伟大的。至于爱国心的热烈，倒还是其次哩！

孚罗斯麦底第一篇诗唤做《柴拉之战》（一八二五年）的，实描当时政局的情形，是他二十五岁时的作品。那时奥相梅德涅正竭力想把匈牙利变做奥国的一省，不许匈人有自己的议会。然而因为本国人的革命的奋争，到底在一八二五年，是十六年以后了，重有复活的匈牙利自己的议会出世。《柴拉之战》在此时出现，却不是庆贺议会复活成功，却是提醒国人，使他们回头看看本国人往日的先烈，不欲自弃，益加奋力起来。所以这篇诗的材料是借用古事的。因此也就发生了一个缺点——杜撰古代神话，因为匈牙利的古代神话是早已失传了的，玷污了全体。他第二篇的史诗《西尔哈龙》是叙述西尔哈龙古战场上的故事，拿拉提斯拉斯王（St. Ladislav 一〇九二年）做中心角色，很有声色。比第一篇已经胜过了许多，但最著名的是那篇可怕的《两城堡》。这是叙述中世纪时居于两个城堡的两大族争斗的故事。叙争斗之处极惨，至最后一族人完全被杀时，铁哈姆自外面（战争）回来了，他见了家人尽被杀死的惨景，立刻发下大誓，非照样报复不為人。他至仇人家挑战，一对一的决斗，把仇人一家人也统统杀死，最后只剩一个年老的父亲和他的年青女儿伊妮姑。铁哈姆向这老人挑战，也杀了，夺过他的甲盔，自己披戴了，走进堡里去寻伊妮姑。伊妮姑一心指望父亲得胜，看见铁哈姆穿着父亲的甲胄来，误以为是父亲，起来很快活地迎接他，但铁哈姆除去铁盔，伊妮姑方知错了，父亲也被杀，自己是在仇人掌握中了，立时就吓死，倒在地上。这

可怕的情景也把铁哈姆吓狂，出了堡门，从此不知去向。这样动人的悲哀，孚罗斯麦底在《美丽的绮龙客》末章也描写过。但是两诗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前者是以叙述凶惨动人，后者是以叙述怨慕动人。

孚罗斯麦地的抒情诗大概可分为两类：用简单的文调描写简单的事物，却有静穆的气息的，是一类。例如《鸟声》这首诗便是。富于情绪、赞扬和激昂，如《希望》《流倡》等作品，又是一类。

至于流露着爱国思想的诗篇，自然又是一类。这一类可以拿《活的石像》一篇来做代表。《活的石像》是孚罗斯麦底哀波兰之作，因为他见到匈牙利的前途也正要蹈着波兰的覆辙，所以由衷流出同情的声调来，格外地哀怨凄恻。这篇《活的石像》是把“活的石像”象征波兰；“活的石像”所治的是“心”，“心”能感能看；但是“不活”的是“身体”，“身体”既不能言亦不能动作。能感、能看而不能言不能动作，这是多悲惨的命运！波兰正和这活的石像一般，在这“有知觉”而“无力行动”的惨境里。石像半张的口吻似乎将叹出一口气来，似乎将说：“呵人类呀！我只要对你们说出一句话便已足够，人类呀，世界、自然、宇宙呀，如果地上有公道，天上有慈悲，请看着我的境地。”

孚罗斯麦底也做了些剧本，其中有，模仿莎士比亚的，如《沙果与都纳》（《Csongeres Tunde》）一剧是从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脱胎来的。也有是受了法国派的影响，如《The Bonus Marat》便是。这篇剧本是讲土耳其人掠夺匈牙利童子练为兵士的事。匈牙利贵族的幼子鲍特被土耳其人虏了去，习了土俗，长大后被遣到故乡做奸细，见家人不识，竟见了他的嫂嫂而生恋爱，他的兄用计诱出他们的真情，将杀鲍特，因见了他的佩剑，认得是己家之物，方始知是兄弟。此时他的妻绮答已被土耳其人掳去，鲍特愿救出她来以赎前罪；他偷进了土耳其营，方知救她出去是不可能的事，他就杀了她，免致受辱；但因此他自己也逃不出。剧的结尾就是匈牙利兵和土耳其人的战争，结果是土耳其人败仗。看了这篇悲剧的情节很可以明白孚罗斯麦底受法国浪漫派如器俄（Victor Hugo）诸人的影响是何等大了。

孚罗斯麦底又翻译了前莎士比亚的戏曲，和裴多斐非、亚拉纳同为匈牙利之莎士比亚介绍者。

此外和孚罗斯麦底同时的作家，也有几个应该顺便讲起的便是有名的诗僧葛雷古·苏克索尔（Gregory Cgucgor 1800—1866），他做了一篇《骇怪》力唤国人起来革命，很有名于世。其次便要算那个专以民歌擅长的约翰·茹莱（John Grary 1802—1853）了。

（未完）



##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

胡 适

辛亥革命时，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彭家珍炸良弼，成功而死。后来中华民国成立了，民国政府把他们合葬在三贝子公园里，名为“四烈士冢”。

冢旁有一座四面的碑台，预备给四烈士每人刻碑的。但只有一面刻着杨烈士的碑，其余三面都无一个字。

十年五月一夜，我在天津，住在青年会里，梦中游四烈士冢，醒时作此歌。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干了些什么？  
一弹使英雄破胆！  
一弹把帝制推翻！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不能咬文嚼字，  
他们不肯痛哭流涕，  
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  
他们用不着墓志铭：！！  
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干！干！

## 死 者

胡 适

为安庆此次被军人刺伤身死的姜高琦作。

他身上受了七处刀伤，  
他微微地一笑，  
什么都完了！  
他那曾经沸过的少年血，  
再也不会起波澜了！

我们脱下帽子，  
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我们后死的人，  
尽可以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且我们希望将来，  
没有第二人请愿而死！

我们低下头来，  
哀悼这第一个死的。——  
且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十年六月十七日

## 儿 啼

徐景元

儿望着月亮，  
向着他讲话，  
似说要爱他，  
并叫他下来玩耍。

月亮渐渐向上，

儿抬起双眼，  
两个水汪汪的珠儿不转瞬，  
说月儿上到中天便与他相近。  
忽然一片乌云把月亮盖着，  
儿便转了态度，  
那要哭的丧脸，  
一样像欲云闭月。

旁人不懂得他的心理，  
正没了主意，  
呱的一声哭出来，  
像慈悲的天使！

哭了好久才断断续续地说：  
“月儿……给鼠子……吃了；”  
旁人个个笑他幼稚的心理，  
百般的比喻安慰……

儿便越发哭得愤激，  
似不能得旁人的同情——救那个月；  
直至鼠子样的乌云欲去，  
才住了哭仍旧是哽咽。

怪可怜的问：  
“鼠子还来吗？”  
这痛定思痛的情意，  
恨不得拿月亮揣在怀里！

“鼠子已肢解了！  
乌云一片一片的分开，”  
他听见旁人这样说，  
才撒娇的笑软软地睡。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

## 新闻记者(The Editor)(续八卷一号)

Bjerson 卞尔生 著 沈性仁 译

### 第三幕

(布景) 哈佛顿·雷恩家的一间屋。哈佛顿倚着枕躺在左边的沙发上。后半间内摆着一只桌子，还有一只桌子靠在沙发边。一盏灯挂在房顶上，一盏摆在后半间的桌上。哈公雷恩坐在沙发旁的一只椅子内，他的装束表示一个有福的小田主。

顿 嫂嫂不能来吗？

公 她不能来，因为有手抱的孩子，你知道——她出门很困难的。

顿 (沉默半晌) 替我多谢她，从前她待我种种的好处。我毕生最快乐的日子就是每逢礼拜日和晚上，她、你、我，我们三人一起在你家里的时候。  
(一顿)

公 她急于要知道你怎么样了——你病了好久，不知你现在平安不平安。

顿 平安吗？事情还没有做完，快要死了，并且种种念头都放心不下。

公 将你要做的事情托上帝的手里罢。

顿 那就是我天天争着要做的。(一顿)

公 我妻子有一个姊妹，是个寡妇，很穷，死后剩下三个孩子。但是她临死的时候心里很快乐。她说“我不在这里，上帝照顾他们更好一点”又说，“我占的地方太多，我知道我常妨害他们。”(少停)

顿 你对我说的话正如你夫人说的，这件事情她曾经跟我说过的。

公 是她叫我告诉你的，她知道你死正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或者倒可以得圆满的结果。她想你死后人家会觉出你的志向是好的。

顿 所以我心里还有点安慰，我虽然死，我所爱的倒可以活着。我为了她把我的幸福——荣誉——早已牺牲了；我现在为她牺牲性命都乐意的。(少顿)

公 你对于反对你极厉害的人之中有存恶感的吗？

顿 一个也没有。

公 就是对于那些使你病卧在这里的也没有恶感吗？

顿 没有，一个也没有。（少顿）

公 今天读到人家忌恨你的话你受得了吗？

顿 我不知道。

公 那么你还没有全解脱。

顿 没有，我知道我没有。不过有的时候外边纷忙的世界仿佛如同一只船慢慢的驶在风里。我又常常回到那世界里来——计划、希望、祈求！我年纪轻，你知道，忍受了这许多——我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块手绢举在额前。哈公替他擦脸。少顿）

公 如今有哈拉特在那里做你未了的事情，这层你也得安心了。他很有才干的。

顿 是的。

公 他于不需要的话一句也不说的。所以乡村的人对于他更可以信任他。

顿 我希望如此。他一到我的屋里来我就觉得空气之中满载着电气——我觉得在他所做的事情里我应该分一部分劳动与我做，甚至于把我的身体也做乏了。啊，要死，还要剩下一件没有完工的大事！实在觉得很难的！

公 但是你已经把他，你知道，还有许多旁人，教成功像他那样了。

顿 不过是我开手奋斗罢了。在动手的时候想要脱离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上帝是善的，他会明白的；我将来见他的时候，心里满存着念头。他不会惊奇的。（门铃响）。

公 我盼望是哈拉特。

顿 不是，他从来不按铃的。并且，我想他现在散步去了，为得预备今天夜里演说说什么话。

公 是的，我想今夜一定是一个大会。（管家的进来）。

管家的 先生，艾薇吉先生来了，他来要见哈拉特先生。我告诉他我们时时在这里盼他来。我去请他进来吗？

顿 好，请他进来。（艾薇吉进来，哈公就站起来）

艾（向哈佛顿。）晚间好！（看哈公）啊，晚间好！你来了吗？好极了。尊夫人同来吗？

公 没有来，她离不开那些小孩子。

艾 哦。（向哈佛顿）你好吗，还是照旧？当然，是的。令弟往那里去了？

顿 他今夜有会，你知道。

艾 他那重大的会，我知道！我自己也要赴这会。

顿 （转脸看艾）你？

艾 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请他和我一同到我家里去，我们可以同去赴会。我们要跟他同上讲台。意思要使人知道我们和他是一起的！

顿 （转过脸去）真的！

艾 （向哈公）雷恩先生，你始终没有回答我那封信。

公 没有，我知道我反正要进城来的。

艾 呀——你肯卖吗？

公 不卖的。

艾 雷恩先生，五年之中你连一个蕃薯都没有卖给我的酒厂里！有你这样的田产！这几年之中全村内你的收成最好。

公 不错——不算很坏。

艾 不坏，这是非常的收成。在你周围的田地都是极平常的。

公 是的，或者很坏的。

艾 （笑）我这样想！那么你为什么 not 卖？（转向哈佛顿）我们在病房内谈生意，冒昧得很。不过你知道做买卖的人见机就捉！（向哈公）除了我之外你在哪里也得不着高价的。

公 没有的，我很相信。但是我也有我的理由。

艾 你有你的理由，什么理由？

公 我从前有一个仆人，五年之前了，人是很好，很能干的。每天他替我送蕃薯到酒厂去，每晚回来总是喝得烂醉。因此我严责他一顿。他回答说：“假使像我这样的主顾还不多喝些，我们的白兰地商人怎么会发财呢？”你知道那个人，他后来上你那儿做事去了。从那时候起我就永远不卖一个蕃薯给酒厂了。

艾 但是，我的雷恩先生，我们对于这班坏东西滥用上帝的恩惠是不能负责的！

公 不能，不能，我想不能负的，但是不能再卖了。

艾 （向哈佛顿）你想你的兄弟开会之前不会回家吗？

顿 我想他会回来，离现在还有好多的时候。

艾 是的。我想邀他先到我家里去一躺。因为（笑）我允许了我内人和小女，假使不和他同去我是不回家的。你知道女子的性质是怎么样的！我可以上他屋里去等他吗？你知道我还有许多话要跟他说。

顿 那屋没有火罢。

艾 呀，那么——我就这里坐罢。我有报看，你们两位还是往下谈天罢，只当我不在这里！我听不见什么的，我有有趣味的东西读。（他拉了一只椅子摆在桌子左边背朝着哈佛顿。哈公把后间桌上的灯移过来）啊，多谢你！请你们只当我不在这里径自谈天罢！（从他衣袋内取出一张报纸来，坐下了）

公 （过来坐在他兄弟旁边）我也想要赴会去。

顿 当然，你应该去的！你可以听哈拉特对他们演说的，世界各国怎样都有他们自己所指定的事业，这样才是一个国家。但是一个国内没有觉察这个事业之先，这国的政治什么也没有！只不过各阶级都为自己的利益纷争——一种任意的争权夺利。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超过那一点。我对着那市场一般的国家喊叫的甚至于死。

艾 （对他自己，以拳击桌）因为我受羞辱全商会也受辱了！在会里我要鼓励他们，还要主张报我们的仇咧！

公 我们要不是好基督徒百样事情不会好的。现在一般人什么也不想，只是保全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位置。

艾 （向自己）不行，不行——那不行。人家会怎么说？他们只会说我被这个攻击坏了。

顿 （半向自己）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什么也不想，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就是权力！平等自由这些东西于他们没有关系的。哈公，一个受伤的灵魂得蒙上帝的怜爱，远出乎所谓世上的基督教徒之上，真是有福了！因为我的灵魂受伤很重的！

艾 （向自己）如果我能够打死他！

顿 但是望他们都可以饶恕的。你方才问我今天读到他们忌恨我的话我能受得了吗。我想我能的。

公 还有旁的话他叫我告诉你的，我现在跟你说。我跟你那句话说，不过有点不好意思似的。那句话就是你要记得你应该做的比饶恕还要过些，你应该替他们祷告。（少顿）

顿 （以手遮在眼上）我可以。

艾 （把报纸团成一把丢在地板上）不，这我不能受的，如使那个坏蛋。（他觉出他所做所说的，就慌了起来，正要拣起那张报纸的时候，他又转过脸来向他们两人一看，放下报纸）不，我不再摸他了——永远不，我生前！（向他两人说）请你们原谅我，我读着一段事情，使我心里烦扰得不



堪。你们的令弟会将今天早晨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的。喔——这里很热！病房里当然是得热些。我想他现在不会来的。我想，我要去了，不要误了开会的时候；那里的座位一定很难得到的，开完会我再把他拉到我家里去。那样好些。

公 我想要赴会去。我们同走好吗？——我一个人不认得路。

艾 你跟我同走吗，雷恩先生？（向自己）那好极！——使我同着我们的小田主做伴儿一同进去！（大声）反正我们同走罢！我素来以我们的小田主为国家的优秀分子，今天有这机会和他同行，我觉得很沾光的。好了，那么——（向哈佛顿）我盼望你就会好些，雷恩先生。愿上帝祝福你！

顿 （以肘支起身子来，看着他笑了笑）你今天心里一定有不痛快的事情。

艾 怎么办呢？

顿 因为你向来很沉静的——离开所有的纷争很远的。

艾 （躁急的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让我脱离纷争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比这事希望再大的。喔，你的好兄弟——我的未来的女婿，我这样称呼他觉得体面的，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再见！——唔——唔——上帝祝福你！

公 我把你的管家的叫来吗？

顿 喔，不必，不过请你叫他来一会儿。

公 那么，回头见罢！

顿 多谢你来！回头见。（又躺倒在沙发上。那两人出去了，哈公脸又向门边一转）。

顿 一定是报上有什么事情烦扰他了。不知是什么东西？我想，今天使哈拉特这样无精打采的，许就是一件事罢？（撑起半身）在那边呢。——不！我现在还注意这种小争执做什么呢？（又躺下了）哈公方才问我，“今天你读到他们忌恨你的话你受得了吗？”我想今天这上头一定有议论我的。（把手扞在心上）我虽然知道了那事我的心跳并没有加快。（撑起半身）放在那一边了！（又躺下了）不，我不过试探我自己。我还是愿意知道我到那和平城已经过了几站了！他们那种恶意还能使我受影响吗？真的，我走过那站了吗？——倒值得看一看的。在那边放着呢！（拿起那根立在沙发边的杖来）我自己可以走过去吗？（有那杖的扶持竟从沙发上爬起来，自己也笑了。）我没有什么力气了。（走了几步）这地板很难踱。（又走了几步）想想我会有一过于自负——我的弱点——。（气喘得很厉

害，但是已走到了艾薇吉坐的那张椅边，坐下了）一个人在灵魂儿没有离开这尘世之先，所有这些事情都该弄掉了——。（以杖捞扒过那张报纸来）我在这里，坐在这里把它捞得更近些！——不必，让它去罢！我不要再污辱我的两手。——可怜的哈拉特！现在他得挑这副重担了！我们各人到世上来使各人互相受尽了苦痛，多糟糕！（坚决）好，且看我给他遗留下什么不幸！我对于我所脱离的苦痛要有一个活泼的影像。但是就是在这里头也还有一点可安慰的地方。（屈身下去拣起那张报纸来，休息了一回，才打开那张报纸）这张并不是今天的报，是明天的日子！艾薇吉怎么会拿到的。一点也不错，这里是日子——星期日。“要谨守你们的安息日！”在那日子人的灵魂应该归向上帝——但是他们将这个贡献给他！这些善男善女读完了这几句话才上礼拜堂去！（把报纸推开了）假使这些“教徒”有一天没有警告的要受审判？——我们想想自身！不必去管人家（眼看着报纸）那是说我吗？（读）“还没有真死，而他那位有计算的兄弟已经给他加入圣列了——”（遏制他自己）求上帝饶恕他们：（往下念）“他的教训使他得到一个赞美的凯歌这是无可疑的，但是这个赞美的话——或者，至少可以这样希望——是从国家监牢或教养所的关得紧紧的门里发出来的。”——（稍稍强制他自己）——“因为他就引着信奉服从他的到那个地方去。”——仁慈的上帝，想想他们会说那种话！——而他们毁谤上帝更其利害！平和！（往下读）他所说的话反对社会主义是无疑的；他要买基督教的好是无疑的；他就是用这些方法，所以他才这样能干，能够诱骗人的意见——这一向是他的目的。”（以手按在脸上）我应该不看的，饶恕我！我还是太软弱！——哎！我觉得——这是什么？（忙以手按在心头，手里还是不知不觉的握住那报纸）我要回到我的屋里去——到床上去！（扶着那杖撑起来）我只要能够到那边！喔，我觉得这渐渐来了！——我一定要——。（想要快些，但是走了半途一绊，伸出两只手去找不着什么可以帮助他的，蹒跚了几步，全身倒在寝室的门口，半身在内，半身在外。没有一会儿工夫，那个管家的进来了）

管家的（还没有看见他不在沙发上了）先生，你要上床去吗？你一天走不了这么多的。（走到沙发边）哪儿去了？他决不会独自走进去了罢？（忙走到寝室的门边差不多跌在哈佛顿身上。吓得他退回来嚷了一声。那儿？——拿起那盏灯来，急急回来，跪倒他身边；大叫，大呼）救命！救命！（拼命按铃。一个女仆进来了）哈佛顿先生倒在这里！天知道他到底是活还

是死！快请大夫去！你让门开着罢，街上见有什么人，就求他快到这里来帮助我。告诉他们这是人命关系！

女 仆 是了！

管 家 的 快些！

女 仆 是的，是的！

管 家 的 （回到屋里来）他到底是活还是死？我没有这胆力看去。他两位兄弟又都出去了！（大呼）求上帝快叫几个人来！真可怜，独自一个死了，和他生前一样的冷静！奇怪他上那儿去干什么？为什么他要从沙发上起来呢？（看见那报）那决不至因为？（把灯放在地板上拿起那张报来）是的，因为这一张报，一点不错！谁会把这张报给他？现在我也不能看了。但是如果这不是我看见的那天的报的日子好像不是今天（丢下报纸，拿了灯起来）那么我就都明白了——愿上帝报应做这些事的人！

（新闻记者进来了）

新 闻 记 者 是这里吗？

管 家 的 （拿了灯走到他那边来，吓回去了）你来要作什么？（重读你）

新 闻 记 者 我到的是什么地方？有位姑娘在街上跑着喊我一定得上这里来，有人死了，叫我帮助些。你叫我做什么事情的。——究竟是不是这里？

管 家 的 他遇见的是你吗？（重读你）这是上帝的意思！

新 闻 记 者 你多烦，干什么？如果不是这里，快说。

管 家 的 是的，是这里。他在那边躺着！

新 闻 记 者 那么我们不把他抬到床上去吗？

管 家 的 好。但是你要知道你帮助的是谁？

新 闻 记 者 （向自己说）他不懂什么规矩。（大声）不知道；那有什么关系？

管 家 的 这很大——他是你害死的。

新 闻 记 者 我吗——？他疯了。

管 家 的 躺在那里的就是哈佛顿·雷恩。他读着你的报论到他身上的事。快来，把他抬进去。（拿了灯走到卧房内。在房内叫）抱他起来。你以后可以慢慢的想去。

新 闻 记 者 （蹲下去要去抱起死的来，又站起来）我想他还没有死。

管 家 的 那么，更应该快些。

新 闻 记 者 （蹲下去又起来）我来抱他的头。

管 家 的 为什么？

新闻记者 因为如果他睁开眼睛管家的，他可以看不见你。（从卧房里出来）走那屋去，抱住他的头。（新闻记者跨进房去）怎么着？

新闻记者 （由房内）我滑了一跤。这里有点湿的。

管家的 是的，他流了一阵血。这可要留心。（两人把他抬进去。戏台上空了一会儿。新闻记者就回来了，擦他的额。踱来踱去，正踏在那张报上，但是他并没有注意。）

新闻记者 惹出那么糟的事！报纸不是为快死的人看的。这不是我的过处。我手上有他的血吗？有的！（拿手巾擦）这可是在我的手巾上了！（把手巾丢了）不好，手巾上有我的名字呢。（又拾起来）没有人可以说这是我的过失。（坐下，又站起来，以手巾擦额，自己却没有觉得他的动作）啊，我希望我不会把血粘在额上罢？我觉得上面有似的！（以手摸摸额上湿不湿）没有（坐下又站起来）我想我走了，离开这里罢。（止住了）想想，来的却巧是我！我因为没有接着报所以出来，却好碰见这事发生！这可不是偶然之事。真的，事前我觉得有预兆要发生的。（对着卧房的门立着）他究竟死了没有？我想我去找个医生来。哇，不必，那个女仆当然去请了。我看，无论如何，他活不了好久的。（向前走，以手指着）“那个人就是杀死哈佛顿·雷恩的！他的刑罚就是要他自己扶起他的血污的身体来”。人家都要说这句话，并且看我如同。（坐下）不，我走罢！（走了几步，忽然又站住了）明天报上的论说！比哪一篇也都厉害！（取出表来看）太晚了，那邮差已经走了！我宁可给他。（遏制他自己）我没有可给的。等到天一亮这件事情就要传遍了各城，同时都要读着我的新论说。一定会有一番大扰攘。我将要如同一只野兽似的被人家追逐。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逃出这城罢。他们又将注目我的！我不让他们有这样高兴，不行的，我失败了，不能止住的，除非得胜才可以。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永远，永远完结不了的。哇，有人可以完结这事的完结，完结！哇，有一天享着真真的平安！我永远得不到吗？（坐下）不，不，我一定得走！（站起来）明天总得留心。（吃惊）那里就是他看过的报纸！（走过去）我要把他拿出，烧掉他。（拿起来）我不能把他烧在这里；或者有人来的。（正要放到口袋里，重新拿出来摺摺好）分明是星期日的报！那么不是今天的了？我想也许是旧的。那末所有的事情全不对了（叹口气稍稍安慰些）让我再看看！（展开了报，两手发抖的）我不应当受，不过——。（读）星期日，明天的报。在这里？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惊恐状）这里是论到艾薇

吉的题目，这些事情怎么会到这上面的？我送过信去吗？我写的吗？这个在一切新闻的前边，还是我的印刷者共同反对我吗？不要紧，即使这是毁伤了我，我也要往前进行的！让他们看看我的手段。假使一个心软的人死了，或是印字的喝醉了，或是我的报馆的总理发了疯，我有什么法子呢？无论有什么危险，无论他们有什么诡计，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我要压服他们，压服他们，我要……（一阵发狂。这时候那女仆却好带了医生的助手进来。女仆赶到卧房内。新闻记者才惊了起来）是谁？你要干什么？医生的助手（冷淡的）你在这里干什么？

新闻记者 我？哇，我是人家叫我来相帮抱那病人上床的。

医生的助手 （如前状）啊！——原来是你！（少停）

新闻记者 你从前见过我吗？

医生的助手 见过的。从前我听得你发过气。（往卧房进去了）

新闻记者 （站了一回看着他进去）所有的人明天都要像他那样看待我——用冷眼。“各人都要反对他，他也要反对各人；”只有这样一个目的可以了结。今晚，那会，哈拉特·雷恩将要大受欢迎。明天，他哥哥的死耗，还有报上我的新论说，并且，还有关于艾薇吉的评论，艾薇吉他现在只有发怒。并且过两天就是选举！哇，一定的，他现在会被选举着了。所以我也可以立刻不往下再干了。我愿意和有穴可钻的动物换个地方。他那两只冷眼！（发颤）明天个个人都要那样看着我！他们把我的盔甲穿破了！（医生的助手走出来，新闻记者极力定了神。还他原来自信的样子）

医生的助手 这件事全完结了，我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

新闻记者 （低声说）畜生！

医生的助手 他的老管家没有精神来告诉你，他最后的话说些什么。他最后的话就是“饶恕他”！（出去了）

新闻记者 （坐下，又站起来）。不可，我决不让人家看见我在这里。（以足尖在屋里走，好像怕惊醒人似的。他走到睡房对面，向着卧室伸出两臂嘴里说：也请你饶恕我！（闭幕）

#### 第四幕

（布景） 在艾薇吉家内一间陈饰得很精致的极广大的客厅。屋内点得很亮，生着火。进门是在右手，过去又是一门通膳室。英吉卜尔在那里忙着收拾椅套，又把一件椅套，仔细地折好。不一会，门铃响。他出去开门，领着那

位医生进来。

医 生 阿哈！今晚就在这里吗？

英 （依旧收拾屋子）是的先生。

医 生 他们都上那里去了？

英 赴会去了，先生。

医 生 都去了吗？

英 是的，都去了。格小姐先去——

医 生 不错，我看见的！

英 后来主人同了一位乡绅回来，邀主妇走的。

医 生 （向自己）这里准有什么事情的。（高声）告诉我，英吉卜尔——他又来过吗？重读他）你知道我指的谁。（学新闻记者的咳声）

英 哇，那位新闻记者，没有，先生。

医 生 （向自己）这里会有什么事情呢？（响声）呀，今晚这里分明有宴会；这些椅子上的套子都脱去了，我的外套也可以脱掉他。（脱了外套交给英吉卜尔拿出去）艾薇吉打算在像那样的聚会以后庆祝哈拉特的胜利，我不责备他。他不善于寻常的所谓雄辩。——也不管雄辩上那些话语。以及种种无理取闹的话头，但是他是个大人物！他说的话一定实行，并且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哈哈！那个可爱的格脱洛也是如此！跟着哈拉特到会堂上，因为没有空的座位，一直走上讲台坐在委员之中！他那双深信不疑蓝色的眼睛不转的望着哈拉特好像屋子里没有旁人似的！我们都望着他！他帮助哈拉特的地方比较十个善辩的人还强些，我敢说的。他信仰哈拉特，使旁人不论愿意不愿意对哈拉特也发生了忠心，他是情愿为信仰死的一个人！真的，真的！谁得了他——。（英吉卜尔走回来）呀！（两手摩擦）喂！英吉卜尔。（很恭敬的）。人的权利是什么意思你懂得吗？

英 （依旧忙他的事）不懂得，先生。我想，我们所赚得的罢。

医 生 不错，你天天赚的。

英 我们的饭食罢？

医 生 （笑）不是，可惜不是能吃的。（恭敬的样子）英吉卜尔，你读过报吗？

英 报。哇，你说的就是丢在厨房门口的物价表罢。有的，先生。每天我们没有上街之先，我……

医 生 不是，我说的报纸并不是那种的。我说……

- 英 哇，你说的新闻纸，每天早晨我把他送到主人屋里去的。我不读那个，先生。我听说这上面都是些恐怖的事情。
- 医 生 一点不错。那么，你不高兴读恐怖的事情吗？
- 英 哇，我们穷人不用读，在我们天天的生活里看够了！但是那种绅士也许爱看这些东西。
- 医 生 你倒是一位很聪明的妇人。让我告诉你听，那里有一场争斗，为了……哇！用不着管他为什么。那位新闻记者和雷恩先生，他们两人都到这屋里来，是两个竞敌。你要知道他们争的是什么吗？
- 英 （依旧做他的事不注意似的）哇，原来他们相争，真的吗？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用管他，先生：
- 医 生 （向自己）哈！哈！——我和英吉卜尔不同之点就是我研究人的性质对于争斗最觉有趣味，而他对于这种事情毫无滋味。我不知道哪一个离着政治的真信仰，就是离着普通所谓我们“为国民的义务，”——远？（向英吉卜尔）英吉卜尔，你，知道什么叫做你的为“国民的义务”吗？
- 英 我为“国民的义务？”就是交罚款，是不是，先生？
- 医 生 是的；并且很大的罚款，在这个交易里！
- 英 因为约翰病了没有扫门口的街道，主人受罚了。
- 医 生 很对的，那就是他为国民的一种义务。告诉我英吉卜尔，他们今晚这里请的人多吗？
- 英 不多，先生，我预备的才没有几个人。
- 医 生 有些什么东西？
- 英 哇，一两样菜还有一两种酒。
- 医 生 啊哈！（铃响。英吉卜尔出去开门）他们来了，这我们可以乐一下了！
- 英 （拿进一封信来）这是给先生的一张条子。医生哇，讨厌！
- 英 送信的人还不知道你究竟在这里，还是在会场里。
- 医 生 他怎么能知道？（带上眼镜）哇，是我助手送来的，那又是一桩事情。他不过是要我帮忙指导去。那可不行！我今天走得够了。告诉送信的人我没有工夫！我有我做国民的义务要尽。（还叫着）还有我的个人的权利：（开了信封）不，我不必去看他，要是看了，扰得我一晚上不安宁。我知道我的脾气。（把信插在口袋内）我是要在今晚乐一乐（忽然）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那位新闻记者今晚怎么乐，不知道他赴会去了没有？他是一个非常的人，但是个大险恶！还是很心！他跟人家斗起来总要到精疲

力尽，头破血流，不过他实在争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常好研究的，我始终没有想出来。（英吉卜尔刚回来，向他说）啊。

英 送信的人走了。——先生嘱咐我的话都跟他说了。

医 生 一定的。你应该说的：为什么都留心我所说的话！（铃响）他们可回来了。我们现在可以过个快活晚上！（艾薇吉和艾夫人。艾薇吉进来）你看，我第一个到！

艾和艾夫人 你也赴会去了吗？

医 生 还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呢？

艾 你看见我吗？

艾 夫 人 那边人真多，吾爱。

艾 我站在凳上！

艾 夫 人 真的他站在凳上！

医 生 有许多人都那样的！

艾 我要叫人家看见我！我友，今天这里可有些事情！

艾 夫 人 你怎么也猜不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医 生 不过我看得出是有些什么事情。

艾和艾夫人 哇！

医 生 那么，什么呢？

艾 明天报上的几段论说。

医 生 报上的吗？不错，我没有见。

艾 我倒碰见了！

医 生 （着急）呀？

艾 过几时我要将他，详细告诉你。我已经读过了那些论说。

艾 夫 人 他都告诉我了！

医 生 很坏的吗？

艾 哇——哇！

艾 哇——哇——哇！

医 生 （好奇的样子）都会像那样坏吗？

艾和艾夫人 哇——哇——哇——哇！

医 生 那才是你们赴会的原因！

艾 自然，一报还一报！这是我夫人的意见。

艾 夫 人 吾爱，这事情显然是这样的。



艾 我们全家在会场，可以使城内的人都知道我加入我女婿的政党。并没有什么：不过只有最卑鄙的政治的攻击。

艾 夫人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政党里的人了！

艾 你要知道，跟这些事混在一气，可以使我们鼓励，使我们……

医 生 （走回来）你也为了这件事情烦闷吗？

艾 可不是吗？如果我不得平安，我要入政党了。

医 生 （热心状）你看见了格脱洛没有。

艾和艾夫人 （动容）我们的格脱洛，见的，我们看见了。

医 生 你们看见他和哈拉特进来的！

艾和艾夫人 （如前状）是的。我们看见他和哈拉特进来的！

医 生 我想你们没有知道他去的罢？

艾和艾夫人 哇，知道的：

艾 夫人 他说了，他和我们一同去。

艾 但是我们去他找他的时候，这只小鸟儿已经飞了！

医 生 他多好看，所有的男子都注目他，而他只是看着哈拉特！

艾 夫人 真是叫我哭得出的。我实在费大劲忍住眼泪的。

艾 宝贝，这不要紧的，上帝赐给我们好大的幸福。他对于哈拉特的忠心，爱情从他两双眼睛里射出来的，使我的心也动了。我觉得我神经颠倒了！（拭眼）

医 生 哈拉特怎么样呢——呀？我想没有人可以拦止他的历程的。（重读他）我们是一堆呆子。

艾 我们真是一堆呆子；

医 生 他并不是极能说话的，不过……

艾 我正在这里和我夫人说，他并不是善于说话的，但是他是……

医 生 一个人物！

艾 一个人物！和我说的话一样，是不是，宝贝？

艾 夫人 是的。并且我说他的人很强干，所以才配有那样柔软的心。他实在是那样的。

艾 是的，他是那样的！

医 生 （笑）虽然，他有这样强干！

艾 哇，你可以再……啊哈！（门铃大响）他们来了！

艾 夫人 我们去迎接他们！

医 生 不要；我们到那一边去等着，好让他们凯旋而归到我们这里来！

艾和艾夫人 好！（一齐到对面来，哈拉特步行稍急些，进来手里挽着格脱洛。两人进

到屋里来，他们齐声欢呼：“好呀！好呀！”并且拍着手）

格（还是握着哈拉特的臂）他是我心中的人！我心中的人！（两臂抱住哈拉特的脖子，快乐的流下泪来欢呼，亲他的嘴；又和她母亲，她父亲亲嘴，她又对他父亲轻轻地说：谢谢你！）

医 生 哇——也得谢我呀！

格（踌躇半晌）是的——也得谢你！医生给她脱了外衣，和她又笑又谈天。

哈（和艾薇吉拉手。）祝你晚安！

艾 愿谅我。

哈 我十分愿意的。

艾 夫 人 现在什么事都好了！

哈 永远好了！

艾和艾夫人 永远好了！

哈 还要多谢你们赴会去。

艾 这也不过是我们的本分！喂！——你看见了我们没有？

哈 一径看见的，但是，告诉我，是不是我的幻想，我的哥哥，哈公站在你身边，你的影子后边？

艾和艾夫人 正是他！

艾 我把他从你哥哥哈佛顿家里带了来的。

哈 我很快乐：今天哈公一定很高兴。格脱洛和我本来想没有来之前要去看看哈佛顿的；不过我们看他屋里的灯都没了。他一定睡了。

艾 我知道他现在的情形。他很好。

哈 哈公呢？

艾 也好。极好的一个人！我要他一同到我们这里来；他说他路上走的累了。

艾 夫 人（英吉卜尔正从饭厅里走来）预备好了没有？

英 好了，太太。

艾 夫 人 那么我们来罢。（英吉卜尔开了饭厅的门）

医 生 和 艾 好，来罢！

医 生 我们应该规规矩矩的走，我们今晚上开个会庆贺庆贺！艾薇吉你领头，其次那两位青年。

格（挽着哈拉特的臂）是了！

医 生 艾夫人跟我做末尾罢！（伸手给艾夫人）

艾 向前走。（门铃响。他立定了）谁呢，那么晚了？

医 生 大概是几位朋友从会场上回来。

艾 夫 人 我们得要等一回儿（向英吉卜尔，他要去开门）把桌子接长了，再来几位就再预备几个座位。

英 是了，夫人。（他过去开门时，门铃又响了）

医 生 他们不耐烦了，更好了，这正显出他们在开会之后大家高兴。（打门声）  
一 齐 进来！（那位新闻记者进来，身上没有穿外套，但是带着帽子，他忘记脱了，直至他已经到了屋子里，才脱去。他一直走到艾薇吉的面前，这时候艾薇吉正走到左边来）

大 家 （看见了他在门口）你！（格脱洛紧挨着哈拉特）

新 闻 记 者 我再要学从前那样，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我们在一处快乐来谢你，来求你饶恕我！要不然我就睡不安心了。（他说话时很镇静的，但是极力压制他的感情）其中有许多不幸的误解。那些论说我虽然不让他们印，还是印出来了，不知怎么回事。

艾 我看见过了。

新 闻 记 者 你看见了？

艾 是的。给你送去的报可是到了我的手里来了。

新 闻 记 者 原来如此！求你饶我，老朋友！把你的手给我？

艾 夫 人 （走向前来）那他决不能干的！

新 闻 记 者 （侧眼看艾夫人）像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让一个人夹在我们中间！你不知道的。如果我不怕人家说我感情作用，反对我，像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的一生已经错过百十次的机会了。你不要那样，无论如何，现在不要那样，你的手给我，艾薇吉！我求你，在你家人的面前——。（艾薇吉有点踌躇）

艾 夫 人 不行，不能！——他与新闻纸上有关系的时候你不能让他的。不然，明天又要演出这种故事来了。他自己做不了主的，你知道。

新 闻 记 者 我与他完全没有关系了。

艾 夫 人 哇，你常那么说！没有人信你。不能，一个人因为政治上的仇恨，甚至于将他的老朋友写得好像当真有罪的，并且白天还在他那朋友家做客呢。所有就因为他不喜欢他的女婿，他的仆人，就在当天登过他报，他决不能和那个人握手的。

新 闻 记 者 （说话一向的时候一向背向着艾夫人，不看她）艾薇吉，你是一个善心的人，我知道。现在不要听旁人的话。这是我最痛苦的时间。你做件好事罢！你的手给我——或是一句原谅我的话！我现在的情形一定得有人明

白，对我表示饶恕，要不然！——

艾夫人（使劲）很好，你能悔过！倒于你有益！如果你很容易得到人的原谅于你没有好处的！你也得知道一回，心里受伤是怎么样的。你只会对待那些人，今天打他们，明天制服他们，或是因为你的恐惧，或是因为你的虚荣心。在这种事情内，我们，求上帝饶恕我们！一向当你为坏人吗？没有；这种事情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来之先，我们永远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更得尽我们的本分！恨人者人恒恨之！

医生（在后半间，向格脱洛和哈拉特）归根结底，格脱洛是他父亲的女儿！

新闻记者（转向艾夫人握紧拳头，但是强制自己不去回答艾夫人）那么，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一句原谅我的话也不说？

艾 我想我的夫人是对的。

新闻记者（勉强制服自己）你是软弱的人，我知道。

艾 你说什么话？

新闻记者 现在你可不要软弱，如果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会知道你不应该不听我所请求的了。还关系别的人。因为……

医生 我们走罢！

艾夫人 不要走，止住。不能再任他去行他的主意去了。

新闻记者 呀，总之，实在不错的，那些对于罪人最刻薄的，就是自己没有经验过，世界上最残忍的就是吃过亏的女子。

艾夫人 呀，这是他的本来面目了。

医生（欣然）是的，他是那样的！

新闻记者（又强制自己）艾薇吉——你，知道我的，知道我这样做，是怎样苦。你可以想像得出我所需要的。我永远没有……

艾 我相信你。可是我不能知道你第二步是怎么做？你有很多的第二步。

艾夫人 不要信他有人可以当时求你可怜，转背就欺骗你。一点不应该允许什么，也不应该请求原谅的。

新闻记者（激烈）从今以后如果我再来求你或是别人的怜惜，我不是人！你教训我的就是，可以不用怜惜我可以超过你的残忍。（向艾薇吉）你是一个卑贱软弱的东西——常常这样的，你表面上虽然是温和的、精明的！（向艾夫人）至于你呢，常常笑我的所谓恶意，忽然变为很有道德的一呀，你们两个好像都是我报馆的主人！你尽你力所能的，借我所有的利益，满足你的欲望——我早已看出来：所有我的假朋友都像你们——拿住我，为得

保全他们自己的安全，和攻击旁人！所有的罪过跟我一样，不过更谨慎，更胆小，更懦弱。

艾 再 出去，这所房子给你那样糟蹋！

艾 夫 人 你怎么又敢踏进这里来？

新 闻 记 者 不走，我不等我的怒气都变成你的害怕之后是不走的！现在我还不能完的！不一正因为他死所以使对于我的尊敬复活了。我的周围好像都是枪刺！有人会说“这是可以随使用字害死人的”！那可以使他们尊敬我！

哈 医生他说什么话？

新 闻 记 者 （听了哈拉特的声音）你这个欺诈的东西！在你哥哥的尸身冷之前，你可以站在公众面前求人的喝彩，别给我说假话了！你比我还要贱！我不能做那样事的；我也不敢像你在那里站着，急于要得到你的香槟酒和好听的演说！哇，我实在看不起这些虚假的，没有心肝的人！（大家注目他，并且互相表现一种疑惑状）

哈 我的哥哥死了？

艾 夫 人 他的哥哥死了吗？

格 呀，哈佛顿死了？

艾 他死了？没有的事！

医 士 雷恩死了。我？

艾 两点钟以前我才看见他，很好的。

新 闻 记 者 （一种破音）你们不知道？

大 家 （除了医生）不知道！

医 生 啊，那封信，那封信！（在袋内找信和他的眼镜）

新 闻 记 者 我是最苦恼的人了！（窝在椅子内）

医 生 我的助手给我来封信，我可是没有读！

艾 夫 人 看罢，看罢！

医 生 （读）飞报者。我想你散会之后一定到你的老朋友家去，并且能看见雷恩在那里的，这个责任也许要叫你去告诉他——（新闻记者站起来要走，但是又站着不动）——哈佛顿·雷恩在八点钟时候血崩死了！（哈拉特离开格脱洛身边走过来哭了。新闻记者将自己身体紧靠着桌子怕自己倒了）没有人在他旁边，他躺在卧房门口。身子后面有一张新闻纸。（哈拉特呻吟着，过去要打新闻记者）

格 哈拉特，看我的戒指，——我的戒指！（哈拉特住手，复原状，双手捧着

脸大恸起来。格脱洛两臂抱住他)

医 生 (一手按在哈拉特臂上) 那个老管家告诉我他只说三个字“原谅他”!  
(哈拉特泪如泉下)

医 生 (少顷) “也是天定的——或者还有别的意思——那个女仆去找人帮助，恰好碰见那个惹出这出悲剧来的人，是他帮着管家，把他抬在床上的”。  
(大家看着新闻记者)

艾 原来他为这件事来的!(半晌)

格 哈拉特!(哈拉特正背向着他，压制他的怒气，并不转过来) 如果他可以原谅——(重读他)

新 闻 记 者 (拒绝状) 不能的!

格 (沉静状，向新闻记者) 如果你打算要受原谅，把他都完结了!

新 闻 记 者 本来都完了!(向艾夫人) 你是不错的。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盔甲已经穿破了。现在一个小孩子都可以胜过我，这个孩子这样做了。他(指格) 替我求饶恕了，以前谁也没有这样做过。(双手捧着眼，转身，出去了。他出去时候门铃响。过一会儿，英吉卜尔领着哈公雷恩进来)

格 (手绕着哈拉特的腰，轻轻的) 是谁?

哈 我的哥哥。(走到哈公处倒在他怀里) 下午你和他说过话了。

哈 公 是的。

艾 夫 人 我们都上他那儿去罢。

艾 和 格 好。

艾 夫 人 (向英吉卜尔) 再把我们的外套和帽子拿进来，回头桌子上收拾好了。  
(英吉卜尔按吩咐的做了)

哈 (很不容易压制他的感情) 哈公，这是我的未婚妻。(走开)

哈 公 呀，我的宝贝，你的婚姻起首就是认真的，以后也得要认真。

医 生 你用不着跟他说这话。你应该跟他说生命不必看得认真。

哈 公 啊，是的。假使他可以将所有的事交给上帝，对于生命就可以不认真了。

艾 夫 人 我想我们把生命看得不认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

艾 但是有时候从这里头我们可以得些教训。

哈 公 哇，是的。呀，我们互相得帮助的，我们大家把生命都是一样看法的。

艾 夫 人 孩子们，我们走吗?

哈 (向哈公) 哈公，你带了格脱洛，行吗? 我愿意一个人走。(他们出门。幕落下)

## 新剧的讨论

苏熊瑞

### (一)

这次幻幻剧社和共乐社所演的剧，就我个人看来，实在十二分不满意。现在，把我觉得的写下来。还望有批评我的批评的人。

一、“情因恨果”一剧，我实在看不出什么表情的地方，和它因果的关系。对于这层，我们不必深求。但，他们举动颇近卑鄙，如藏一长绳在裤头里，拉出来……含那扇头在口里举上垂下，什么姑娘未嫁先生仔……实在令人不忍看不忍闻。“自由恋爱”一剧，完全是“花园发誓”的变相。其中动作言语，猥鄙下流，真令人肉麻呵！这些戏剧，在戏院里演，也应在禁演之列。唉！他们何以不想想自己的地位，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来迎合社会心理的弱点，——还有位同学讲谐谈（廿八晚讲的）说什么“吉吉庆庆，愈吉愈庆……”我虽似乎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但这话所含的意思，实在难以思议，不图这话发现于广东高师礼堂，出自本校学生之口，我真梦想不到，我也亏得他说得出。

二、戏剧所以在文学上占一个很重要位置的原因，就是他很感动人。就两晚所演的剧看来，恐怕犯了“导淫”的病。还有，做“花园发誓”而美其名曰“自由恋爱”。现在社会一般人正是误解“自由恋爱”的意义，不图现在又要制造出一千几百个误会“自由恋爱”的人，他们功德真是不少。

三、高师是南方现在最高的学校，而这两社又是高师学校学生所组织。他们剧社，负改良社会的责任，更觉得重要。何以东拉一段，西抽一段，便合拢来，不稍加思索，便把不知所谓的剧，排演起来，实在令人惊怪得很！

四、我希望那两剧社的：第一，要多研究些剧本和动作及言语上的考究；第二，现在社会一般人，多流于淫荡奢诈衰靡的一途，我们应该编多些激昂、壮义、奋发的剧，挽此颓风。切不要更迎合它，更引导它于淫荡奢诈衰靡的一途；第三，编剧时不

要拿了一两本小说来乱抄，要有个正当目的和用意；第四，“高师幻幻剧社”这个名很不妥当。要知，“高师”是校名，学生和学校是两样东西，不能混为一谈。以高师一小部分学生所私自组织的剧社，叫做学校的剧社，这很不妥当。我希望他们改了高师二字，免致和我们产生出不良影响，在该剧社又更觉得切实一点。

前回演戏，我虽买了一份入场券，一连两晚，却未曾寓目。但我问过几位看戏的人，都露着不满意的意思，那么，苏君所说的，或是得当之论。我对苏君批评的论调，很表同情，而且还有一层感想，即是，近日自命学生界所演的戏，往往偏重男女情爱一方面，这是不好的现象。学生演戏的宗旨，必不是以“声色技”那些东西，博取社会金钱的。更不是借演戏以放浪形骸，图大快意的，我以为大众总有一个共同的见解，是想拿戏剧为“改良社会”的工具。我国现在的社会，诸待改良，任从那一方面入手，都许有好戏做出来，何必定要做“情戏”呢？即使单演一“情”字，我以为社会问题中，除却两性关系之外，正多得很，又何必定要做那“男女相悦”的情戏呢？以我国现在无学术锻炼美育陶冶的枯窘的人心，和兵戈扰攘、栖栖不遑的迷乱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为积极的奋斗，却趋于消极的无聊。故只有性欲的情感，日以“醇酒美人”为事，自作多情，相率而陷于“情迷”，沉沉不觉，正要解救；而自命学生界拿戏剧以改良社会的，反要“掘泥扬波”，岂不是“误尽苍生”吗？而且我们做事，更要光明磊落，见得这样事，便要这样做，为什么反去学社会上那种“悬羊头卖狗肉”的伎俩？若果真拿演戏看作一种“玩意儿”“无所谓”的举动，那么，自命学生，牺牲光阴、精神，而干得“玩意儿”“无所谓”的代价，未免太不上算了。

宾名附志

## (二)

陈公博

苏君这篇文章，固是单对于本校那两个剧社批评，而且对于新剧的批评，已有一部分精刻之论，我以为旧剧不良才所以有新剧的改作。但何以新剧改作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其始由崛起而极盛，由极盛而式微，由式微而至失败？我推其缘故，有种种复杂的原因，由于剧本者半，由于剧员的本身者亦半，以下我把我个人的意见略略写了出来，但我的意见是对于一般新剧社的意见，并不是单对于幻幻剧社和共乐社的意见，请读者不要误会。

(一) 剧本。新剧的剧本不是过于提高，就是流于降下。



前者如天津各校所演的西洋名剧是，后者如广州所演新戏其名旧剧的戏剧是。我自然知道西洋名剧在文学里占一个重大位置，然而所谓文学也有种种的派别；有属于浪漫派的，有属于写实派的，有属于新浪漫派的，有属于新写实派的，剧本本身的派别不同，排演自不能因之而异；但无论如何剧本，一到中国人手里，便不论青黄皂白一律照着老规矩排演。我看过有个剧社演过一套易卜生名剧，演毕之后，全场看客竟不知道他演的是什么，后来我问社员，谁知也是莫名其妙。好好一套名剧弄到演者和看者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有不失败的道理。所以我常常说关于戏剧一事，如果要在中国的剧场实行排演，与其把西洋的剧本搬过来，毋宁自己想方法去创作。因为西洋许多风俗和我们中国不同，西洋所视为急切的问题，有时中国甚至不会发生，就如名字一事，比如华盛顿、威廉、约翰等，中国人还能勉强记忆，若更艰涩的译音，一般看客便不知是什么一回事，剧中的主要人物还没有明了，叫他对于剧本如何能够发生情感。然而创作也不是一件很易的事，必有深刻的观察和绵密的思想然后才能排剧，然而这种尚是社会的剧，未必就能占文学上的位置。今日广州新剧其由普通新剧社员排演的固然太过粗简，至于由学生排演的，以一个在校的青年，纵有绵密的思想，因其对于社会没有深刻的观察。创作的精神既匮乏，自然旧日耳闻目见的旧剧趁着疏略弱点抵瑕而入，所以他们所演的，不是情剧就是七零八落没有系统的怪剧，不过他的戏目加上“自由”和“解放”作一个装饰名词罢了。

(二) 动作。本来所谓美，有时间的美，有空间的美，如音乐就是时间的美，如图画雕刻就是空间的美。戏剧最足惹起观者的情感，因为时空二美兼而有之，而且它的长处全在用知觉的美引起观者情感的美。我国新剧既没有音乐（外国新剧除了古典剧本也没有音乐，但无论如何剧场也有音乐的设备，不过不是用在剧本的排演）就不能全靠表情的动作。

但一说动作，研究的问题便大了，排演者的本身，首先要明了剧内人物的情感环境，然后才能吻合无间。比如拿《红楼梦》说说，黛玉、宝钗同是女子，同是居住大观园；但黛玉有黛玉的身份，宝钗有宝钗的身份，二者断不能合而为一。就是说晴雯近于黛玉，但晴雯还是晴雯，黛玉还是黛玉，不能硬拉晴雯当作黛玉的。我所说的不过只是一个小例，但无论如何，演者就是要了解剧内的人物，如不经长期的训练断不能体贴入微。今日广州的新剧社，其提倡者或者很有几个热诚的人；但多数社员还有一个游戏的思想，排演两三次便居然出台，时常排演之时，还要几个人在幕后大声指导。以绝不训练的剧员，而欲在社会上收极大之效，那是天地间没有这个事呵！

演者的纯正动作，既不足以表情，且不足引起观者兴趣，所以不能不想种种下流方法以博观者的一粲。所以自称什么志士班、文明社，专从下作卑鄙的方法入手。竟

至寻常戏班不敢说的话，他也说了，寻常戏班不敢做的，他也做了。他的用心，固是良苦！但与原来的目的，未免有天涯海角的背驰。老实说句话罢，举凡新剧的旦末生角，他们都当小丑的动作排演，那能有效可期。只在观者眼内多增些讨厌材料，和在新剧前途多筑一层障碍的垒壁罢了。

（三）词句。广州人对于新剧没有兴味，就因为纯用白话的一层，因为广州五方杂处，绝没有一种标准语，而且广州人今日还崇拜那种因袭的古典文学，对于了无意义的“小青吊影”“宝玉哭灵”的字句极口赞叹，以为未曾得有。至于什么是剧的本质，剧的意义，丝毫没有关心，所以今日广州人心目中的戏剧还是一种杂耍，不是一种纯正的戏剧，以因袭传统惯听二簧反板的耳目，来到只用白话不用音韵的新剧场，当然不能惹起他们的兴味了。

然而白话还有白话的文学，但我对于今日的新剧本，他的词句完全是一种市语，还够不上说是白话。什么是市语呢？原来市语在广州方言占了极重的位置，例如“通书”二字，广州人以“书”字与“输”字同音，赌场叫通书很不吉利，所以叫做“通胜”，例如“亏本”广州叫做“吃本”。“吃”字广州误作“舌”音，亏本是商场不愿意的，所以把“舌头”叫做“利”。这种谐音绝无意义，然而所谓上流社会的大丈夫，今日只知道“通胜”而不知有过书，知有“利”而不知有“舌”了。关于这种谬误的方言，新剧的剧本往往不问是非，谬加采入，且有专拿这种方言，讨台下人的便宜，例如苏君所述的“吉吉庆庆，愈吉愈庆”就是老大的一个显例。

旧剧的杂丑，最能迎合社会的弱点，把一切市语搜罗无遗，关于讨妇女的便宜，和揭发男女的秘密，都用市语污蔑糟蹋，旧剧中如“打雀遇鬼”的水蛇最足以代表这样广州下流社会的弱点。我前节不曾说过吗？广州新剧不是过于提高，就是流于降下。不是用市语来组织剧本，就是太过浪用新名词，无论剧内人物的身份如何，一出台便像新志士的演说，自由哪、解放哪，满口乱嚷，非到台下看者遍体苏麻，他们断不住口，有时他们说过其分，令看者听者超过肉麻的程度而至到麻木不仁，神经的刺激一疫，厌恶之心便油然而至。所以关于词句的组织，我希望新剧家加一百二十分留神，要是不然，人物的身份与他所说的话不称，便是表情表到十足，也足以惹起看者反感的心理。

（四）备置。我国对于美术，素来绝不讲求，间有能称为美的，也只是放佚的美，决不是深挚的美。对于美术既然不大讲究，自然剧场的布置也是因陋就简。我们看看广州剧场，场内看客的坐位乱七八糟，台上拉胡琴打鼓板的是赤身露体表现出一种下流讨厌的样子，场内烟雾迷漫，人声喧乱，完全是乡下墟市场集一个缩影，那里算得是剧场。以一个广州百年不想改革的剧场，而欲在那里排演一套崭新艺术的新戏，恐怕

合着一句“缘木求鱼”的古语罢了。

新剧根据地的剧场已经不成问题，而新剧的配景也是务求其简。资本家的家庭布置着洋房子洋式家私，而劳动者的家庭也一例是歪白的洋楼，欧化的器具，配置与身份隔离得太远，所以无论喜剧、悲剧一入看者的眼里都变成滑稽剧了。

我看过一个新剧社演过一套西洋剧，全体社员一律洋服。有戴高帽穿大服的，有穿长裙戴女帽的，但平日训练绝与欧俗离异，一个个排演时都脱不了中国人的彩色，也有衣冠不整的，也有服装不称的。社员越是卖力，而表情的态度，越像戏影里的直觉谐画。以十分的卖力而得零点以下的效果，又何苦来？所以我主张少演西洋剧，多演创造戏就是这个缘故。还有一层，凡是新剧社员的扮演，都含有几分诙谐的意味。例如扮私塾的先生必定穿二寸厚的毡鞋，戴二寸横径的大眼镜，袖口一尺多阔，坎肩三尺多长，他的形容固是尽态极妍，但恐今日的塾师无论怎样也没有这样的古老。扮演既超过程度之外，看者只觉得诙谐可笑，这幕就是悲，也要化悲为喜了。

上述四项，只是新剧的本身问题，关乎新剧主人翁的剧员还没谈及。我以为广州新剧所以失败，关于新剧本身者半，而关于新剧社员之道德者亦半。（学生所组的剧社不在此例）提倡新剧的固有几个热诚苦行的人，而一般社员就不能要求他们有一致普遍的热诚苦行。所以每个剧社无论它组织的当时，其目的如何美善，久而久之社员也有假借剧情的诱惑来干不道德的行为，也有因于经济的压迫降入下流当普通科班的角色。这么一来，新剧的价值因于社员行为的缘故，渐渐消失而至于完全覆灭了。

从前广州的优天影新剧社，颇有点训练，也曾一度受社会的欢迎，但没有多时便弄得怪状百出，社员所干不道德的事，我们因难于证明，不必论述，就以社员而论，如著名的郑君可跑到旧班当旦角去了，姜云侠也跑到旧班当丑角去了。自此以后广州再没有独立的新剧社，其余或作或辍的都自鄙以下可以无讥。我以为新剧失败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首先把身份抬得太高，及其结果稍一堕落便堕到水平线以下。凡一剧社初起无不叫做什么志士班、文明班；及其终局志士变了不志，文明变了不文，它们的堕落不要紧，还要连累“志士”“文明”等新名词在社会变了恶名词呢！

最可痛恨的，更有一班迎合社会的弱点借以牟利的坏人，聚合几个无识的女子，成立一个剧社，排了几本新剧，贸然号称女志士，上海最多这样把戏。他们所排的通是海淫的大作，拿一两本黑幕小说作个蓝本，而所谓女志士自然不消说是超乎正当以外的人，今日新世界游戏场门口日日高挂着“今日演女子文明新剧”几个字就是这班先生无量公德的表现，以后稍纯正的新剧，都受其赐不少的。

以上的话都单对于普通剧社而发，至于学生所组的剧社，当然没有这种毛病，不过我还有几句很关重要的话敬告学生们。我回广东虽仅满一年，而到学校参观新剧，

总有好几次。无论男校女校，每遇演剧必有非剧员的学生三群二队一窝蜂的在台上踱上踱下，闭幕以后必有许多头颅从幕内向外张望，很有万头攒动的情形。我以为这种行为都应去的。

### (三)

苏熊瑞

我以为现在新剧这样胡混，却是三个原因：

第一，看得演剧太容易——现在身为剧员或一般的人都以为做新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较之做旧剧易得多。竟直有不加练习，即可登场。（八号晚高师校里附属师范中学欢送毕业生请某剧社演剧，他们自己宣布的）今天组织一个剧社，明晚就可演剧！我觉得这种见解，大谬不然。我以为“做白话剧难过做旧戏。”为什么呢？我说：“旧剧是死的，新剧是生的。”旧剧有一种僵板的规矩，故此说它是死的，不活的。新剧是活泼的、俏的，故它是生的。唯其僵板有规矩故易；要活要俏故难。虽然，他们以演剧做小孩子玩笑，镶着加厚的面皮，乱七八糟的胡闹做去，这也是很易的。不过，把新剧弄糟罢了。

第二，看得编剧太容易——现在编新剧的人，竟然没有研究过剧本，拿了一两“失珠奇案”等等小说，照抄几段，便说是剧本。这实在受了做戏热的冲动，实无目的可言。故此，所演出的剧，实在不知所谓。还有奇的，某剧社八号在高师演剧，他宣布是鼓吹大同主义，弄出报复主义——复仇主义——来，真令人可笑。那剧结局，是中国大胜日本的。中幕是中国女侦探为日军枪毙；而幕目叫做“一缕芳魂随国去”呵！我以为中国亡了呵，不然，幕目何以这样说话呢？第五幕时，日本公使来签约，而中国提出条约，系几个部长所定的！日本公使说：我有事，请快拿约来签罢。试问合情理不合？

第三，牵强附会——有的人说，现在新剧，多演情剧，很不好。这句话抬高他们了。他们的心目中也是想演情剧的，不过他解释得不清楚，把情同兽欲，混而为一。又如，要演大同主义的剧，忽然又弄出复仇主义的剧来。诸如此类，也不胜枚举了。

## (四)

亚 魂

当我未出洋之前，曾在香港看过振天声和琳琅幻境两个剧社演剧。到这次回到广东，虽然不过五十天，已经看过白话剧四次——第一次看第一中学演的，第二次看培坤学校演的，第三次看高师幻幻剧社演的，第四次看维风演的——不知道是我的眼光变了呢，还是实事，我总觉得八年前的振天声和琳琅幻境所演的，——不论剧本和演员——都比现在所看的好得多。或者别的人和我所见不同，但照我的观察，广东现在的新剧，的确赶不上八年前的，这岂不是笑话？咳！

广东的新剧糟到这个地步，笼统说一句，虽然属于经济范围，然而那些演员，恃多少聪明，不甘心研究剧理，也是一个大大的原因。所以他们演剧，说是改良社会，却反转贻害社会，自己也不知道了。

例如演一个有妻有妾的家庭，要是不表现那妻妾相争，累到为丈夫的不堪其扰；而反表演那妻妾和睦，同声相应地劝丈夫去从军（第一中学演的），那岂不是鼓吹男子娶妾吗？又例如演一个母亲请盲公替女儿卜婚，给儿子撞见赶跑了盲公，而又出以征文为妹子择夫婿（高师幻幻剧社演的），这是什么道理？咳！至于不知自相矛盾的胡说乱语，忽而谈女子解放，忽而谈三从四德；忽而主张社会主义，忽而提倡偏狭的爱国，更是不值一评了。

最使我讨厌的，就是那些饰演佣工的——我看过四处话剧都是这样——不是画一双龟子贴在背脊，使写些无聊的字贴上。一味装痴扮蠢，乱跳乱跌，或打跟斗，或讨主人便宜。这种不合情理的表演，既阻碍时间，又足以使观者作呕。我愿自后不再看见！

总之，现在广东的新剧，糟塌已极。遑论剧情是和锣鼓戏的班本没有两样：即演员的举动，也不少染了旧剧化的。大抵因为新剧的演员，喜欢看旧剧，对于旧戏戏子的形容动作，不知不觉地印入了自己的脑筋，到自己演剧的时候，就自然地流露了出来。新剧家看锣鼓剧，真危险呵！

戏曲在西洋不但需伶人的天才，而且是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的结晶，算是最高文化的表现了。就是很野蛮的中国戏，凡是著名的伶人也都有他的特别天才，而且在唱工做工等技术上用过多年的苦工，天地间岂有一件不学不能的便宜事！独有近来各处排演的所谓“新剧”，算是一件不学而能的便宜事。但是它的价值不但比起西洋剧在零点以下，就比中国旧剧也还差得远。一时很流行的所谓“文明新剧”何以这样无价值？

第一重要原因正是编剧的演剧的人都当新剧是一件不学而能的便宜事。无论西洋什么事一到中国都由兰麝变为粪秽，不但新剧如此，试看“共和政治”“国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哪一样不是如此！何以如此，大原因都在当它是不学而能的便宜事。天下事既然都可以不学而能，所以一班浮薄青年流氓无赖拆白党个个都举起打破偶像打破学阀的旗帜，都自以为无所不能，目空一切；于是许多不学而能的大文豪大画家大新剧家大新杂志记者、大无政府主义者都一齐出现于上海。为什么都在上海出现呢？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大商场，一向冒牌牟利的风气最盛而冒牌牟利的手段也最高，所以一班“黑幕文人”“流氓新剧家”“拆白党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出在上海。广东近几年新剧反不及前几年，恐怕也是受了上海诸大新剧家的影响。要想中国新剧进步，必须有许多人去到西洋作长时间的实地学习，而且社会上一般的哲学文学美术音乐也要有相当的进步，才能帮助戏剧进步。在这种“新剧阀”未造成以前，我奉劝留心社会问题的人，还是设法改良中国旧戏要紧；因为没有“新剧阀”而提倡新剧，徒然使不学而能的冒牌新剧家得了作恶的机会。

独秀附识。

## 注音字母的讨论

### (一)

稚晖先生：

学生对于注音字母的当中有多少怀疑的地方，（一）是介母和韵母复合时的韵调，（二）是五声应该以何地为标准，（三）是五声交互连用时之音变不应该研究吗？——以上三种问题，现在把它分层写在下面：望先生一一加以教训，并赐答复，那是十分感激的。

#### （一）介母和韵母复合时的韵调

介母的产生，实在是原因于“ㄩ”“ㄛ”“ㄜ”等韵母不够；利用它齐齿合口等呼法，如“ㄩ”“ㄛ”等韵母复合，另外造成一种新韵母，来补足韵母的意思。那么，新韵母（介母和韵母复合的韵母）的读法，不但是呼法改变，简直连韵调也应该改变了。

先生昨天对学生说：“介母ㄨ和韵母ㄩ复合时，为嘴形好看与自然的缘故；应该读成官话之“蛙”音，不当读为广州之“窝”音。“因为读“窝”音时之嘴形，很不好看和不自然。”但依学生肤见，以为官话之“蛙”音，实非正式的合口音；并且和“ㄩ”韵的韵调，也没有什么分别；那么，“ㄩ”和“ㄨㄩ”的韵调相同，就失却利用介母的呼法，创造新韵调之韵母的原意。在事实上“ㄨㄩ”简直也可以改为“ㄨ”了。照此看来，这个“ㄨ”母，除了充当“声母”和“韵母”时，简直是用不着的东西。——这岂不是失掉介母的功用吗？所以学生主张“ㄨㄩ”的读法当读成广州之“窝”音，其韵调要与“ㄩ”韵完全不同；那么，才合利用介母造成新韵调之韵母的意思，其余“ㄨ”“ㄛ”等两介母和它韵母复合时，也应该另成一种新韵调。至于先生说：“好看……不好看……自然……不自然”。大概由于心理上和习惯上的作用；——先生以为不好看和不自然，想是：平时少见这样嘴形，当作很奇怪；平时少用这样嘴形，觉得很生硬。——简直是和我们初学京音时一样，不然，何以我们广东人读这“窝”音时又不觉得“不好看”和“不自然”呢？所以“不好看”和“不自然”两件事，等待见惯用惯，就没有问题了。

## (二) 五声应该以何地为标准?

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之部令中，对于声调问题，仅列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并没有指定应该以何地之五声为标准，对于语音统一上，难保不发生窒碍。何故呢？因为五声没有标准，那就各地自成声调，平仄完全不同，因此会话上容易发生误会，这不是统一语音的最大窒碍吗？所以会说北音的，未必会说南音；也未必会听南音。其中的原因，虽由于声韵微有不同，然而声调差异，平仄不能完全一样，也算是其中大大的缘故。据他的意见，以为五声读法，因为各地风土语气之区别，而千差万殊，实难强令一致（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教育部训令），我以为他未免过虑太甚了。注音字母以京音中之官音占最大部分，其中也许有几个字母，为各地所难发的；他对于难发的母字，尚且认为有普及的必要，难道注音字母的字音都能够拼出，而声调的高低（平仄的差异），还弄个不清楚吗？所以我主张对于五声的问题，应该择定最适宜的地方所用者为标准。

## (三) 五声交互连用时之音变，不应该研究吗？

这个问题，王璞先生所编纂的实用国语会话弁言中，也曾说及。他说：“一句话里边，有两上声在一处，如我想二字，必须将我字扬起，然后说下去始能雅听，……”这话却是不错！但是他只对于两声上连用时的说法，至于其余四声，同声连用和异声互用时，也没有一一加以研究。所以研究注音字母者有识得标准音，而对于白话文中的句语，往往读不出来。他虽有时勉强读去，但总觉得很生硬和不自然。至于应用于交际上的会话，更不消说了，那么，音调改变的问题，一天没有研究清楚，虽然认识这几十个注音字母，到底于实际上也没什么用处。

上面所讲三种问题，对于推行注音字母的当中，学生认为有研究之必要，但是学生所见不过是如此，识见还是十分浅陋，不知道对不对？仍要静候先生矫正的，请了，祝先生康健！

十年五月廿三日罗国杰

## (二)

罗先生：

注音字母能引起的问题，直接的（先生的第一问题）间接的（先生的第二、三问题）多到不可胜言。况且各人对于他的目的不同，故对于甲目的人说的话，又可引起乙目的人的怀疑。例如兄弟常不满意于四声的分别，因为他阻碍低级教育不小，而且他只是六朝以来一种美术，古学家亦不大以为然。故对于注重通俗教育的先生们，便



用偏面的主张，劝他们不必对于一般普通人，增加这个麻烦。单教注音字母，只需几天工夫。若兼教那实际不大紧要的四声，便增加半年工夫，也还叫人败兴。若只要教几天工夫，可以实行的机会，增多了不可思议的数量。要教半年，便阻难重重，简直可以终是教不成，亦未可定。然我这种说话，只是对于甲目的论调。兄弟并没有意思，劝学校内怀着乙目的的学者，自身亦不必研究（但兄弟有一个偏见，以为注音字母的拼音，断断不可认做文字。高等学者讲四声的美术，应该对了汉字自己讲，不应该有了注音字母，才对他的助手讲）。所以两人谈话，若更把各人的目的，针对着讨论，尤容易得到一个接近。否则误会了，又转出一个误会，必两人本同意的也可生起疑问。如先生的第一问，说ㄨㄚ何以读蛙不读窝。兄弟说，因为ㄨㄚ是蛙。ㄨㄛ才是窝。这两个音，粤音与国音相同。那是人人可以了解的。先生说ㄚ母加ㄛ介母ㄨ应该韵调不同。兄弟说，这自然不同。ㄚ国音读阿粤音读鸦，ㄨㄚ国音粤音皆读蛙。鸦与蛙他的不同，是没有一个人不能分别的。然则ㄨㄚㄨㄚ为“勒蛙”二字之合音，ㄨㄚ为“勒鸦”二字之合音，其不同亦人人觉知。何以会在事实上ㄨㄚㄨㄚ简直可改为ㄨㄚ呢？

至于兄弟所谓口腔好看不好看，那是别一问题。比如中国与法国，都有口音。日本与英国便没有。ㄨ在形式上较为不好看。故如ㄨㄚㄨㄚ，各国大都有着那个音。唯到了ㄨㄚ，便世界人人都不喜欢它。所以ㄨㄚ这合母，有ㄨㄚㄨㄚ是个瓜，有ㄨㄚㄨㄚ是个夸，有ㄨㄚㄨㄚ是个挝，有ㄨㄚㄨㄚ是个要，有ㄨㄚㄨㄚ是个花。其余ㄨㄚㄨㄚㄨㄚ等，都没有。就是ㄨㄚㄨㄚ亦没有。或者就是嫌它不好听，说的时候，口腔亦不好看。先生问ㄨㄚ何以不读纯粹合口。兄弟说，我想它因为太合了，亦嫌不好看。所以把ㄨ字将它一合，马上再将ㄚ字把它一开，变成不开不合，那造音的朋友，只造ㄨㄚ的音，他才痛快。这虽也有一部分的乐趣，然毕竟是我们路上同行时讲的滑稽闲话。因为我在惠州会馆，曾对各位说：“那世人选择语音，固然都含一好看不好看的意思。然而好看亦没有一定的标准。你以为不好看的，他却以为好看，都是一个习惯。倘使有一种古怪人。他偏拿嘴巴歪了起来说话，他偏以为最好看，那就我们不正歪的，都变成不好看了。比如英语的Th，说的时候，要把舌尖先向齿外一送，马上拖了回来才发此音。这是我们家乡娇养的小孩，惯做这种状态。若被老顽固的道学父亲见了，必遭斥责。哪知英人亦不是生而能言，必要到了四五岁，才把这个说法，教他女子，看做一件重要事项。相反如此，可笑不可笑呢。有过这番说话，那就先生所谓“所以不好看和不自然两件事，待见惯用惯，就没有问题了”，我两人正是同意。故我在路上，还作那滑稽闲话，不怕先生误会。那里料到先生还是误会。构成这误会，恐怕还是说话多了，只割取一部分来讨论的缘故。

然而先生所谓“韵调”，毕竟我亦是不懂。先生说ㄨㄚ不读蛙，当读广州的窝。但



许多利益，为什么我们因为官话还是蓝青，说不到漂亮，去做个内城老斗，于是还把它奚落，说是“认识得几个注音字母，到处于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呢？注音字母也要笑我们贪得无厌了。注音字母是一双草鞋，它只能帮我的忙，使我们于实际上，跑路不割碎脚的；它还要供我们去拜客会亲，叫门公见了我们的脚，拿上客之礼相待，那注音字母也要笑我们痴愚了。兄弟因先生失望于注音字母太厉害，故说这个笑话，一面慰藉先生，一面也叫第三人不至于扫兴。

至于先生第三个五声连用交互问题，这更关涉了美词学的问题，于注音字母，更间隔了十八层了。并且于五声问题，亦就根本推翻。两个上声同用，一个可以扬起，扬起云者，实际上已换了一声，特讳言之，故叫它做扬起。并且王先生的所谓扬起“我”字，只是对了甲目的而言。若说终归只是上一字扬起，没有如此简单罢。比如说，“我想如此，你想如何？”那一定是我字扬起。若说，“我想的是如此，我做的未必如此”，只一定是我字沉下，想字扬起了。这种美辞法，那粗浅的一部分，便是初读外国文的，他们也要讲，只是又一问题。注音字母做梦也不想去干涉这种的一切。但兄弟是浅陋得很，说的太肤浅。恐先生的意思，别有深切的注定，我或所答非所问，请恕我罢。

吴敬恒谨白

### (三)

稚晖先生：

先生对于学生“注音字母”的疑点，解释得十分详细，——真是令学生获益不少了。可是广东人对于“注音字母”很多不甚注重；漫讲各府、州、县没有注重，就算是广州城内小学校里头的教育，也有许多没有推行呢。方才学生所举“注音字母”的疑点，不过是对于“注音字母”推行上的偏见，并不是对于“注音字母”有所失望，所以我很希望先生快把这“注音字母”，设法推行于广州和各地，——这真是对于广东教育前途造福不浅了！但学生方才所请教的“注音字母”，其中不免有多少误会之点，万望先生原谅，——感激！感激！

学生现在对于“注音字母”直接的问题，还有多少意思未曾完了，想先生“教人不倦”，必不以为琐屑；如今且把它拾掇写出来，还请先生指教，指教！

现在先把学生所谓的“韵调”的意思补述一番，因为这“韵调”的意思，学生当时说得未免笼统，不但先生当时看了会发生误会，就是学生现在看来，也觉得不甚了然，所以特地把它再来补述，总或有多言之谓，亦所不计。

当时学生所讲的“韵调”不同，不是指那“蛙”和“鸦”的嘴形读法，有些少差异，而它所拼出的“勒蛙”和“勒鸦”的字音有些少不同，才算是韵调不同；学生所要讲的韵调不同，就是指那个母和韵母复合时一读，没有带某韵中的余韵，才算是韵调不同，如那“斜”“窝”等，假使不把那读“斜”和“窝”时的嘴形完全张开，断不会带有“丫”韵中的余韵，非如那“蛙”音一读时，不待嘴形完全张开，一听就知道他带有一种“丫”的余韵；所以学生的偏见，认那“蛙”和“鸦”的韵调是相同的。因此，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审音委员会，他不说“ㄘㄨㄥ”可以改为“ㄘㄨㄥ”，偏要说那“ㄘㄨㄥ”可以改为“ㄘㄨㄥ”（前误写为ㄘㄨㄥ改为ㄘㄨㄥ）大概也是因为“ㄘㄨㄥ”，和“ㄘㄨㄥ”的读音，虽然微有差异，然而韵调相同，就算把它改变，也是不大要紧的。但是学生所说“丫”和“ㄨㄥ”皆韵调不同，又不是说那“丫”和“ㄨㄥ”的元音不同，和“ㄨㄥ”与“ㄨㄥ”一样，——简直连元音都要改变，因为改变元音，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它读新元音时的嘴形完全张开到怎样，总不会带有“丫”韵中的余韵，那么，学生所说那韵调不同，仍要读某音时，把这嘴形完全张开，要带有某韵中的余韵，所以说到韵调上也是没有变更的。现在还要把学生所要请教于先生的事情快些说出来，免得越说越远。

照这“蛙”和“鸦”看来，它的读法，已经有点不同，而它所拼成的“勒蛙”和“勒鸦”，也是有些差异，似无法再把“蛙”的读法，改变为“窝”。学生偏要主张把造音先生们所定“蛙”的读法，改变为窝，——这岂不是庸人自扰吗？但是学生所主张的，是要它完全适合合口的呼法，因为正式的合口呼，和未合口时的韵调，是不同的，不能因它读法有点不同，就不至于改变。所以先生说“蛙”的读法，不开不合，学生也就是不满意它的不开不合。换言之，“蛙”的读法既不是全开又不是全合是一个半合口音；因此和“鸦”的韵调，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学生主张要把“蛙”的读法改为“窝”，因为这个窝音适于“丫”的合口呼并且和“丫”的韵调不同的缘故。“蛙”和“鸦”的韵调相同，上面已经说过；但何以见得“窝”是“丫”的合口呼呢？因为我们读“蛙”音时，渐渐把这嘴合拢起来，至如读“ㄨ”时的嘴形十分相近为止，那时这个“蛙”的声气，再被那嘴形一合，就生出异样的声音而变为窝，因此知道“窝”才是“丫”的正式合口呼；所以主张要把它读成“窝”音。

倘造音先生们以“窝”的读法，不比得“蛙”时那么经济；因为“窝”的读法，它嘴形所用的力量要多一点，并且比“蛙”再合，未免延长时间，为经济的起见，不能不把它读成“蛙”；所以“蛙”音实含有语音进化中的痕迹。

既是这样说，学生以为必要把那“注音字母”里头，特别注明“ㄨ”和各韵母复合时的呼法，为半合口呼；免得学习“注音字母”的人，发生误会，就算后来“注音

字母”发达的时代，也不至有人对于现在造音的先生们，发表不满意的论调，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十年六月二日罗国杰谨上

#### (四) 注音字母的五声问题

施见三

前几天我看见《群报》登出罗先生给吴稚晖先生一封信，讨论注音字母问题。他那五声标准的问题，是我向来怀疑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很注意吴先生的复信，希望得一个解决。那知昨天《群报》登出吴先生的复信，我看完了，一发怀疑。不揣愚陋，就将我的疑点写出，请大家讨论。

吴先生说：“四声的分别，是六朝以来一种美术于实际上没大要紧。”我想四声，是不是美术的作品，且不必论，但说实际上没要紧，我就怀疑得很。注音字母的用法，不外下列两项：（一）为统一国语，令那识字的人，看着字母，可以得到正确的国音；（二）教育普及，令那不识字的人，看着字母，可以懂得文学上的说话。就第一项说，若没有五声标准，就姓吴的可以读作姓武，姓施的可以读作姓石，姓李的可以读作姓黎。如果一句话里头，五声完全弄错，这话就难听得很了。那么，怎能通习正确的言语呢？就第二项说，那注音字母，自然是要普及到低级知识的人了。但是分不清五声，那同声同韵的字很多，就容易多出误会。假如有人写着一张字条，给那不识字的人看，那字条里头一句，注着广一ㄉㄨㄛㄨㄛㄨㄛㄨㄛㄨㄛㄨㄛㄨㄛ几个字母，他可以猜是“你们该负保国的义务，”也可以猜是“你们该负包裹的衣物”，这可不是笑话么？照这样说来，那字母上没有五声的分别，就不行了。吴先生又说：“单教字母，只需几天工夫，若兼教五声，便加多半年，也是不行。”我不见得教字母这般容易，教五声便这样麻烦，如果四声是全没有用的东西，就可以不理它，若实际上还有用着它的地方，就是麻烦一点，也是要讲呢。

#### (五)

《群报》记者执事：

贵报前登罗先生赐复，复论及ㄨㄚㄨ之合口问题，恒因繁忙，未曾早复为歉。罗先生要求一纯粹合口，故于ㄨㄚㄨ尚有商量。其实开齐合撮，皆古人粗大段之归类，非音

理当限于四。发音家重于圆唇非圆唇。口状则有开、合、半合等等。而我古法，开合亦各有四等。今法并八为四，于事实则便，于分类更疏矣。故依鄙见，ㄨㄚ本非纯粹合口，照音读之自合。

因罗先生讨论四声问题，引起施先生之高论，近来热心此事者颇多，甚可喜也。施先生标题为《注音字母五声问题》，我所谓没大紧要者，即是这问题。若四声自身问题，固是一种美术，然长短分别，究属沿自汉魏以来。多一分别，终算进化。然这是汉字自身问题，无关于注音字母。最明白易辨者，即是注音字母自身，并无分别四声之能力。故另作一点，点于四角。今可名之曰四声点（五声、七声、八声、九声、皆纵分横分，各异其名，十六两还是一斤）。如此，汉字自汉字，注音字母自注音字母，四声点自四声点，今从性质之便利，分别之如下文。

汉字，记义者也。

注音字母，记音者也。

四声点，记声者也。

四声点可记于注音字母之四角，亦可记于汉字之四角。从前旧法，点本为圈，圈四声于汉文字角，由来已久。今之四声改点，唯形变耳，实未变也。故于注音字母，毫无连带关系。注音字母或于特别必要时，请它帮忙，亦无不可。恒复罗先生，以为无大紧要者，正谓其帮忙之处极不多耳。

（一）即施先生“为统一国语”问题。彼夫“看着字母，可以得到正确国音”，此注音字母之所以作也。例如“荒”，广州读为ㄅㄨㄥ，国音则公定为ㄉㄨㄤ，如仍读ㄅㄨㄥ则认为不正确。倘读为ㄉㄨㄤ即认为正确。其事毕矣。至于荒之为清平，从周颙、沈约以来，已认了一千五百年（实则高诱、何休等已早认）。国音未尝改也。今通国学校，亦已教之二十年。见荒而告学生以清平，乃教师之本职。何待注音字母出世，方议及也。至于点不点，我国习惯，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旧法仅于好好恶恶，作朱圈四个。未尝遍将“民之所”等字，一例涂红。涂红之法，且绝迹于教科书。何以注音字母出世，反欲复古。即欲复古，何不仍点于汉文，必欲点之于注音字母，致发生一个问题，叫做“注音字母五声问题”。此岂非新鲜之问题耶？

故“注音字母五声问题”于统一国语，恒承认完全为不紧要也。（至于汉字自身的五声问题，或视为紧要，或视为不紧要，已有两千年，今本无人议及更张，故可不论。）

至于常有人抽象的发表评论，以为倘然但见有注音字母ㄉㄨㄤ，则为荒为皇为慌，皆不可辨矣。然即点为清平，为荒为盲能辨乎？即点为浊平，为皇为黄能辨乎？

凡办到一物而求其正确，必先立有明确之前提。既有荒皇慌三汉文之前提，而后

发问此三字正确之声为何声，则荒为清平！皇为浊平，慌为上声（在广东或称清上），做教师者所应知。问注音字母，注音字母可敬谢曰：请你去问老韵书足矣。问明了，请“四声点”去点了。点在我身上，固好。即用你的老本事，点到汉文老大哥身上，也好。倘有荒黄两个广州汉文，欲发问而求两字国音之正确。则老字典老韵书皆不能作答。必亦敬谢曰：你去查国音字典，它当请注音字母来告诉你。若国音字典没有注音字母，便告诉你不来。此注音字母唯一之所由作也。

即使让一步来说，有人曰四声虽老韵书所有，然国音亦当理会。则对曰，只何消说得呢？国音字典明载四声，而且于注音字母外（外字宜特别的注意），又颁行五声点，满足人正确之要求，已可云无憾。唯四声问题，自是别一个问题。既然定国音之人，于四声未尝改变旧法，则道一文风同已二千年，于今之统一问题上，纤毫不生关系。于注音字母，更完全不生关系，若闹起一个“注音字母五声问题”，真可认为滑稽之问题。

又有人云，常闻四声南北不同，这更何消说得，然这不是个个字的问题，乃概括的问题。即欲研究数言可毕，曰广州某声最高最长，某声次之，某声又次之。北京某声，当广州某声，某又当某，作四个比较便了，作五个比较，更道地了。作九个比较，最道地了，在恒个人判断，广州与北京之高下长短，实可算大同。唯南北皆与中部则大异。然这事完全完全与注音字母丝毫无关也。

以上答明五声问题，在注音字母，毫无关系（以彼此为两事也），在统一国语，绝不紧要。（以四声本有旧法，未变动也。）

（二）即施先生的“教育普及”问题，借注音字母，便利不识字人是也。恒上文坚决的断定注音字母，与四声问题无关，非敢武断特欲说得过火一点，使人深刻注意。共知注音字母之作四声本无恙，四声还照旧法，于统一国音，但理会注音字母足矣，四声不成问题也。至于便利不识字人，四声点（注意，四声点自四声点，四声自四声，不可并为一谈。）原亦可介绍而为帮忙之物，即上文恒称“注音字母，或于特别必要时，请它帮忙，亦无不可”是也。在统一国语条内，认为完全不生“注音字母五声问题”，且戏疵之曰“滑稽问题”者，所以严其界说。因恒目击南北皆因此问题，在官话教师之留难，在学生之疑虑，教授濡滞不必说，从而畏废者纷纷，乃一统一国语上之大魔障。故欲以严格的辨别，撤除此魔障，施先生倘不以恒之前说为非者，当表有同情。至于问“注音字母五声问题”的名词，到底可有与否，则在本条，固定可承认。

孔子曰，言非一端而已，夫固各有所当也。但亦不算紧要，正是个帮忙问题。彼四声点并无万能。

恒当至诚的奉告朋友，欲注音字母代用汉文，完全不可能也。施先生奢望，而欲

进不识字人以“文学上的说话”“恐定得大失望之结果”。例如：

吴先生之吴“即点了浊平声，倘有人寄书于施先生曰，注音字母五声问题，此又先生之所视为紧要也。倘先生误又必为吴摇头曰，吴先生并不以为紧要，而不知彼实言此吾先生之所视为紧要也。

至此，施先生必生两否定。一曰，此不能误会。因连上下文，则可不误。我则曰，正是这个意思。有上下文，自然难误。我正“唯一”欲取此意，以慰施先生者也。安有有了上下文，“你们该负保国的义务”，能误为“你们该负包裹的衣物”者乎？即使作为格言，如烟草公司之法，标之于电杆。然在电杆上者，知为格言，即是暗示之上下文。断无特别标于柱上，而作“你们该负包裹的衣物”之词也。况格言特标电杆，何不汉字及注音并列，而独标注音字母乎？

二曰写信决无通文，而至于用“吾先生”也。此虽我亦承认其无有，然充“文学上”三字之意味，亦何不可之有。还向施先生，“你们该负保国的义务”一语，能用之于不识汉文，仅识注音字母之人乎？因亦已含有“文学上”之意味也。若告不识字人，应作“你们应该有担当保护国家的义务”，愈浅显，又连了上下文，愈不容易误会四声点之纷纷胡为哉（有相当时亦要用）？

恒前天在教育会作一个试验，虽不曾完全通过，也不曾完全失败。所有不大赞同之人，彼唯觉其艰涩难知，未尝言其全难达意也。我今再写在贵报上，再与施先生及施先生所称第三人者，为第二次之试验。倘真无一人了解者，我方服我之完全失败。今我先将上下文给于各位。我在第五次教育大会，演说注音字母，言及通俗办法，不得已省去四声，即或四声完全弄错，亦未尝不可达意。如其不信，我有一张写错四声的话，揭呈诸位先生之前。作一个最后的结束。这一张所写如下文：（悉用广州音）

帝吾此，交郁带回，注为线省蛮税

众话敏郭蛮税（原本话作化，系我误读广州音所致，然错了字母，还有人懂，亦可证上下文之为力大也。）

这种四声完全弄错，且有汉文本字，炫乱人目，尚且可以达意，何况注音字母？本空洞无物，而且不致于音音读错，岂反不可达意乎？

然我只证明“注音字母四声问题”之不大紧要，我未尝欲人决不用四声点也。既四声点为现成之物，而施先生意中，又觉写者读者，四声熟悉无比，则写到注音字母书件时，随便点上就是了，有什么讨论呢。至于施先生要进不识字人，而知文学上的说话，正即恒欲借注音字母，粗浅的使他写信，进步的助他识字，我们二人同意。至于字矣，则必有义告之曰：

勿又ㄥ 东方也      勿又ㄥ 董 董事也      勿又ㄥ 冻 冷也寒也  
东



义显而平上去立显，因施先生深信广东不识字人无一不知四声也。故从前无注音字母时，作浅俗白话书，传布不识字人，亦从未见字字圈出四声。施先生若曰：他口中四声自不误，谁要他知道某字即系某声，或不尽知。则敬对曰，到了问题了，四声者，四而已，五而已，多则九而已，十而已，（最近陈振先生以浊上读易清去，多一声曰十声。其实以理想分别之，一百声可也。）字则无穷者也。彼所难者，某字不知确为某声。某字某声，枝节教之，日月移于上，精神散于中，时日既多，厌倦尤易，此恒之所以称为难也。何如仅教以注音字母，使连了上下文以达意，到了果能进而识字，踏到文学上，应教四声，为致四声乎。施先生乃曰，“使这样麻烦也要教”。恒以为对汉字发此决心可矣。对注音字母，不必受此麻烦也。恒当至诚的奉告朋友，欲注音字母代用汉文，完全不可能也。故四声者，识字人之所应知，而且已知，不当牵涉注音字母也。注音字母推其完全将形状四声等一扫而空，而于下级的传布愈易，而且愈有用。此意话头甚长，紧忙不及写。另有一文，将于七月或八月之广东教育会杂志续登之。请贵报及诸先生在彼斥正之可也。

吴敬恒白

# 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

日本 山川均 著 周佛海 译

## 一，劳农俄国的劳动组合

俄国的政权，由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第二革命，完全归于劳动者和农民的委员会，于是苏维埃政府遂确立了；政府是极努力完成劳动组合的组织的，所以次年一九一八年一月，组合员有了二百五十万，再于一九一九年二月，有了三百五十万，一九二〇年四月的第三回全俄劳动组合大会的时候，遂到四百万人了，据全俄劳动组合的代表罗卓士起的声明，则该年八月时，已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这些组合，都是网罗从事于一种产业的一切劳动者的大产业组合，一九二〇年时，共有三十一个，由该年四月八日第三回全俄劳动组合大会的决议，遂减其数而为二十五。

这些组合，若就工业劳动者说，则先以大小工场为单位，而属于同一种类的产业的工场委员会，则组织以大小地方为单位的支部组合，这些属于同一产业的支部组合则相合而形成普及全国的全俄劳动组合，照这样组织成的二十五个全俄产业组合，更由全俄劳动组合大会而为全劳动阶级的集中，由大会选举全俄中央委员会，从大会到大会之间，则以这个中央委员会为全俄劳动组合的最高机关，组合的组织 and 构造，等到后节再说明，不过这里要说一下的，就是为劳农政治原则的“民主的集中”组织。也表现于劳动组合的组织上面，因为俄国的劳动组合，一方面虽行组织的集中，然而同时它的集中，不是从上面的官僚主义而行，乃是从下面的民主的而行的。

第一回的全俄劳动组合大会，是在一九一八年开的，当时代表二百五十万左右的组合员，第二回大会，是在次年一八一九年六月十六开的，有代表三百四十二万人的八百七十九名议员参加该会，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六日所开的第三回大会里面，则有代表北至姆尔满斯克南至巴克地方的四百万组合员的一千六百名议员列席，波兰、芬兰、里斯亚里亚，没有派议员来列席，但是如巴克地方，当时是归英军占领着的，还排除英军的监视，竟列席这个大会。

## 二，“劳动宫”与组合运动的代表人物

旧莫斯科的贵族会馆，现在成为全俄劳动组合本部而叫做劳动宫，这个会馆的大厅堂，以前每于俄皇访莫斯科时，都为大宴会的会场，平素则为莫斯科贵族的夜总会和跳舞所，现在则成为劳动者的集会场所了，无论是可以容三四千人的全俄中央委员会，或全俄组合大会，或莫斯科劳动组合评议会，以及其余关于劳动组合的一切集会，都是在这里开，壁上的旧装饰都取掉了，而以表示社会主义共和国徽章和各劳动组合徽章的石膏细工来装饰，以前挂着拿破仑战役时代俄国将军像的地方，现在则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半身像。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杜姆斯起，乃是头发还黑的三十八岁的青年；他乃是石版工人，于一九零四年才投身于劳动运动，不久就被处十年徒刑，充到西伯利亚去了，带着铁索劳动了四年，以后二三年间，则取掉了铁索，这个时候就逢着赦免归国了。

副委员长罗卓士起，稍为大得一点，他于一九零四年初下狱，第二年（一九〇五年）被处终身徒刑，充到伊尔库茨克去了，到伊尔库茨克的第二天，就逃脱跑往巴黎去了；在那里起初做运转手，后来做新闻记者和消费组合等，前后共劳动了八年，后于一九一七年回了俄国。

莫斯科劳动组合评议员会的委员长麦尔里羌斯起，也是今年才三十一岁的青年，初被逮捕时，是在一九〇四年，当时才十五岁，他设法逃脱，参加一九〇五年的禾特莎暴动，再被逮捕，但是再逃走了，此后又被捕，受了终身惩役的宣判，解到西伯利亚；但是到西伯利亚不久，又逃走了，改了姓名，出席于尼古拉地方社会革命党大会，遂又被捕了，监禁了十八个月之后，遂被处八年的惩役，又解到西伯利亚，但是又逃走了。跑到乌拉尔地方，后来因为发行秘密定期刊物，又受了终身惩役的宣判，再解到西伯利亚来了，这一回遂完全逃脱，跑到美国去了，起始暂担任俄文的日刊新闻《新世界》的事务，后来遂为机械工而生活，在美国住的整个时期内，他是属于少数派的世界主义派的，一九一七年归俄后，不久遂为共产党党员了，这三个人，现在在俄国劳动组合运动里面，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就是他们的人品、才干、阅历说，也是革命的劳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此外在俄国劳动组合的中心活动的人物，大概都有这一种的阅历。

## 三，劳动组合的职分的变化

我们若看一看俄国的劳动组合，就可发现它和别国的劳动组合之间，机能和职分

上有非常的差异，就是现在各国的劳动组合，是以对于资本阶级而战斗为主要目的的劳动者的阶级的组织，而俄国的劳动组合，已不是为战斗的机关，而有着劳动组合的另一职分——为新生产组织的基础的职分了。

劳动组合的职分，随着革命进行而起的这个变化，明白地表现于俄国组合劳动者的意识上面，一九一八年一月，莫斯科全俄劳动组合第一回大会的决议，特就这一点说道：“把权力从有产阶级移归劳动者和农民的十月革命，对于一切劳动团体，尤以产业劳动组合，是造出完全的新状况的，在这个新状况下面，劳动者的产业团体，已不能当做劳动者因为卖自己给雇主而战争的前卫队了；像以前一样的买劳力的雇主，现在已不存在了，所以聚集罢工基金和组织同盟罢工等事，对于组合，已是不必要的了。”然则劳动组合在这个新状况下面的职分，究竟是什么？上述的决议答道：“组合现在要把全力转向经济改造的方面”，该决议就资本制度之下的组合和现在的组合的职分差异说明道：“俄国现在产业的劳动组合，是从事于一产业的一切劳动者的永久的团体组织，而为无产阶级独裁组织的第一基础……就是现在的产业劳动组合，把它的主力转向经济组织的领导，而参加劳动者以再建社会于共产主义的基础之上及废止社会的阶级为目的之一切努力，协力进行，这个协力，是以下述的形式而进行的：

- (一) 一般协力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面，组织生产；
- (二) 复兴因战争和国内的危机而破坏的生产力；
- (三) 配置和算定全国的劳动；
- (四) 组织都市和地方之间的交换；
- (五) 实行义务的劳动；
- (六) 帮助政府，以谋食物的供给；
- (七) 帮助解决燃料缺乏的危机和其余的种种难问题；
- (八) 给赤卫军的编制以一般的助力；

(九) 拥护劳动者的经济的利害，同时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战，且和因为没有知识，还把现在无产阶级的国家当做往时的雇主一样看的一部劳动者的浅见战。

照这样就和该决议所指摘的一样，“劳动组合之间正在发生的某种作用，就是变这些组合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门（department'），同时为劳动组合的组合员一事，乃是属于该部门的产业的一切劳动者对于国家的义务。”

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委员长琦诺维埃夫注释这个全俄组合大会的决议道：“全俄劳动组合大会这样的确信，乃是基于事实的、产业的劳动组合，渐渐占得为国家的诸部门的性质和职分，这些组合，或动员它的组合员，或集中劳动者于某都会，或把劳动者从一地移往别地，或票决工银问题，更由它的代表而左右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行动；

它乃是当做国家的一部门而活动的……”一九一九年六月的第二回全俄劳动组合大会的决议，更把上述的决议确定了，他道：

……俄国的无产阶级，于资本制度崩坏之后，负担了建设新社会主义的俄国的任务，他们于还在斗争和征服的时候，已渐渐转向建设的事业，就是转向掌握全国的经济管理的一切机关，由此而巩固无产阶级独立产权的建设事业。

“为劳动组合所组织的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前卫队，组合乃是革命的基础，但是这个组合，现在立要在解决最纠纷的问题的地位来了。就是组合现在担任一切经济事务的管理了……”

“我们在第一回大会上，不过只能说产业的管理和整理罢了，然而在第二回大会上，我们可以列举已由劳动阶级自己的努力，在产业的领域内所行的组织的结果，……”

第二回劳动组合大会，于九天的会期中，解决了俄国劳动组合运动的各根本问题，更精密地定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内的劳动组合的位置，更具体地确定了行政上的各机关（尤以劳动人民委员）和劳动组合的相互关系。

“此外如劳动时间及工银的规定，劳动对于危险的保护，社会的劳动保险，生产的编制，劳动者的工场管理等问题，都以过去一年间的经验为基础而解决了。

“俄国劳动组合，突入了无产阶级活动的新时期，组合已向着实际上的问题，实行采用了的决议和原则，就种种方面的事业，都取唯一的方向而前进，这就是更为切适地协力以树立无产阶级俄国的势力。”

为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的一人，去年秋天代表俄国组合访问德国组合的罗卓士起，当时和《赤旗报》的记者会见时，也说了这样的话：

“劳动组合的职分，于十月革命以后，明明变化了，它已不是对于有产阶级和他的国家的斗争机关了，为什么事？因为这两件东西现在都已消灭，俄国的国家，已成为劳动者的国家了，所以劳动组合，现在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任务，例如决定劳动报酬的金额和效率，也就是其中之一，劳动人民委员对于这件事，只有登录组合的决定的权能，劳动组合像这样在生产的管理和指挥的上面行着极重要的任务，现在俄国，无论公共生活上的什么机能，没有不属于劳动组合的势力下的……”

罗卓士起在伯林劳动者的集会上所的演说，内中也道：“劳动组合从对于资本主义

的斗争组织发展起来，现在成为经济改造的机关了……劳动组合乃是无产阶级独裁的经济上的机关……”

这样的劳动组合的职分变化，在它对于同盟罢工的观念上，表现得很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同盟罢工是主张为劳动者自己防卫的权利，破坏罢工是看做对于劳动阶级的最大反逆，但是现在俄国，反把同盟罢工看做对于劳动阶级的反逆，罢工和怠工，都是拥护资本家的学者和专门技术家拿来当做反抗劳农政治的武器而用的，这些事现在固然已是很少有的，但是至少同盟罢工对于属于一些劳动组合的筋肉劳动者和头脑劳动者，乃是反逆的意思，同时又成为完全无用的东西，为什么原因？因为决定一切劳动条件的，乃是劳动组合它自己，不待说就和该议决文中所说的一样，劳动组合里面，也有因为要求增加工银，而拿着对于资本家——雇主的态度来对苏维埃政府而进行了罢工的，例如伏尔加河上的船坞劳动组合，就是一例，但是这不过是因为一部分劳动者忘却组合的职分上已起了大变化，或者是因为社会革命党等反革命派把组合利用做政争的武器罢了，俄国劳动组合，无论就事实上，或多数劳动者的意识上，现在已失了为反抗旧经济组织而战斗的武器性质，而成为新经济组织的一部分了。

#### 四，为生产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的组合

劳动组合，在俄国的生产组织里面，究竟是怎样重大的要素？我们看一看第二回全俄组合大会关于“产业的编制和组合的参与”的决议，就可知道它的大体的原则：

“因为要于生产、经营、及分配的计划而谋统一，所以有把现在委给种种部门（例如枪炮部、海军部、军事部及其余各部）的一切生产单位集中于一个中心的必要。（第三项）

“主要部门和主要中心的干部，须在与此相当的全俄产业协会，或全俄劳动组合评议会及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的了解之下，以劳动组合的代表来组织。（第四项）

“代表劳动组合而入行政上及管理上的诸机关的一切代表，须各对于其组合负责，并于每一定期间，报告他的行动。（第五项）

“因为要于组合和国有工场管理部之间保着有机的联络，组合至少要每月开一次以上该事业管理部的会议以讨论议决重要的实际问题。（第六项）

“因为要把经营及管理（产业的）的机关变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所必要的无产阶级机关，并且要于这些事业上取得进步的多数劳动者的协力，所以有拿无产

阶级的分子充满一切管理及经营的机关的必要，因此要以在中央及地方的劳动组合团体里面活动着且负有责任的劳动者为这些机关的办事员。（第七项）

“劳动组合以在必要的方向指导产业生活为任务，因此组合取和生产的根本要素的劳动相关联的行动，所以劳动组合中央诸团体的决定事项，只要是关于工银率、劳动的监督、工场的内部整理、生产的标准、以及劳动规律等问题，都有强制力。（第八项）

“组合现在……立在生产的编制者的地位上了，所以组合当这个危机，要保护为生产阶级的无产者以对抗困惫和堕落，并要防御无产阶级的核心，以妨社会的分解作用和无产阶级为别阶级所吸收。（第九项）

“供给工场以必需的生产物，（主要为食料品）乃是第一要紧的事，这个问题若不得满足的解决，增加劳动生产力和增进劳动规律等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使劳动组合尽力切实地关于食料生产和分配的事业，乃是很必要的事。”（第十项）

就和这个议决所表示的一样，俄国劳动组合，一方面当做组合而行动，同时另一方面又由它的代表构成政府各机关，经过这些机关而行动，代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的苏维埃的选举，乃是以劳动组合为基础的一事，暂置不论，就是在可称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专任委员的人民委员（政府）各机关里面，劳动组合的代表，都是重要的要素，劳动组合的代表，不单是在和劳动者有直接关系的劳动人民委员会、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以及地方委员会等机关里面，为有力的要素，并且直到和生产组织隔得很远的赤军编制，只要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关里面，没有一处没有劳动组合的代表活动着的，现在俄国的政治组织，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独裁的组织，再说一句，就是因为要对于反对阶级而强制无产阶级的意志的组织，就这个范围里面，俄国的政治组织，也是“以人支配人的”，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机关，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同时俄国的政治机关，和资本制度下的政治机关比较起来，则纯粹可以看做“以人支配物”的职分，大大地扩张了，这个职分，渐渐扩大，渐渐加重，最后一定要把“以人支配人”的职分吸收罄尽，所以俄国的现状，还在过渡时期，这个过渡的性质，并且表现于政治机关的本质，劳动组合，就这两方面，为国家机关的重要要素和基础，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俄国的劳动组合，一方面为无产阶级独裁组织的重要要素，同时又为经济组织的重要要素和基础。

一九一九年九月，彼特罗格拉劳动组合评议员命劳动统计部行了加盟组合的职员的登录，其结果登录了的组合职员，共有五百六十四名，其中的十分之七点五，为组合的干部职员，这个十分之七点五的干部职员里面，继续一年以上而为干部职员的，

只有十分之一点五四，其余的十分之八点四六，乃是一年以下，平均起来看，留在组合干部内的，平均六个月为百分之六，组合干部，像这样换得快的，是因为当做组合干部而得了相当的有经验的人，都接续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机关去而为劳动组合的代表了，干部变动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有种损失，因为使组合事务总要有些停滞；然而别方面又有种利益，就是有为的新人物，不绝地从组合员内面出来，而做组合干部，以获得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种种机关所必要的经验和训练，它的结果，就是不绝地送新鲜血液给组合的干部，以防其硬化，就是防所谓组合的官僚主义化，若看一看这些组合职员现在所活动的种类，俄国劳动组合的职分上所起的大变化，就要更为明了，调查的结果，把它分类如下：

担任组合的组织编制的，	三四点七	(百分率)
工银的决定和取缔，	九点四	
劳动争议的裁决，	八点一	
教育事业，	七点六	
劳动的分配和配置，	〇点九	
其余各种事业，	一四点〇	

上述的是组合内的事业，至于组合办事员之中，直接在组合内活动的，有三百四十三人，其余的则代表组合在政府和公共机关里面活动，组合的办事员的十分之四点七，就政府的职务，其中也有同时兼两三个职务的，以上是一九一九年九月组合的办事员登录时的统计，以后政府的经济的活动，范围越扩越广，组合也越多包容一些劳动者，所以上述的倾向，一定更为显著。

俄国劳动组合，照这样为国家机关的重要构成分子，至于劳动人民委员的组织，只就它和劳动者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一点说，也可以说是彻头彻尾以劳动组合为基础而形成的，劳动人民委员会的委员长，虽是由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的，其实是由全俄组合中央委员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过是批准一下罢了，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委员秀米特，也是从劳动组合选举来的，劳动人民委员会，除委员长外，是由九名委员所组织的，这个九名之中的五名，从全俄组合执行委员会选出，其余四名，则归人民委员评议会内阁会议选任：但是对于这个选任，全俄组合中央委员会于必要时可以唱异议。

照这样在为决定劳动条件的最高机关的劳动人民委员会里面，劳动组合的代表者，决定地占着多数，至关于劳动条件的一切法律，先由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会议决，次经劳动人民委员批准，然后才当做法律而发布，全俄组合中央委员会之下，有由工场委员会所选举的几多专任委员会：有些决定工银率，有些决定劳动者的配置，有些



担任疾病及别的保险，有些担任劳动者的教育，有些担任关于劳动者娱乐的设施，这些委员会的调查和立案，经过全俄中央委员会的议决，则成为法律案，由劳动人民委员的批准，则成为法律。

劳动人民委员，虽然很像资本主义的国家内的劳动大臣，但是他的职分，则很有不同：于有着劳动交易所、工场监督官、劳动保险等职分以外，又兼别国现在是属于议会的职分，同时又行现在属于劳动组合的一些职分。劳动人民委员和劳动组合的关系，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所以第二回全俄组合大会通过秀米特所起草的下述的决议，以区明两者的关系：

“……劳动人民委员，是为劳农政府的一机关，现在它的里面，是组织的工业劳动阶级行着主要的任务，劳动委员乃是使用实施劳动阶级的经济政策和为此目的而施行法律规则的政府的机关和权力的手段。

“所以因为防止劳动阶级的经济政策出于二途而不统一，劳动人民委员有采用组合的最高机关——劳动组合大会——的一切重要决定而以之为法律，和承认一切与劳动及生产的条件有关系且有强制的性质的细则，先要以多数通过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的必要。

“大会十分承认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和劳动人民委员会的协力及行动的统一，这个协力，要以中央机关（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和劳动人民委员）之间所行的关系为基础。”

## 五，劳动组合与工场管理

工场委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存在的，但是这个制度的职分也随革命变化了，第二回全俄组合大会的决议道：“劳动者的管理，以前是劳动团体对于雇主等因和无产阶级争经济的主权而行的总业及经济破坏的最有力的革命武器，但是这个制度，现在成为使劳动阶级直接参加生产的组织编制的东西了。”

第二回大会关于“劳动者管理”的决议，确立了工场委员制的根本原则，该决议先说明工场委员而行劳动者管理的目的道：“……劳动阶级对于全国经济生活的支配，还没有完成，隐藏着的斗争，还在经济生活的新形态里面出现，这个就以为劳动阶级管理担任生产经营的诸机关的行动一事为必要。”

工场委员的职分，照这样第一就为无产阶级独裁的基础，但是它的职分的内容和实质，渐渐受了变化。

“因为在这样从资本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状态下，劳动者的管理，是以无产阶级经济的独裁为目的的革命的武器，所以要把这个独裁权，在生产过程里面，发展为确立巩固的实际制度。”（第四项）

但是这个制度里面，还有一个重要职分，“劳动者的管理，也和直接参加产业的编制及经营上的事一样，要解决给渐次的准备与劳动阶级的大众的一种问题。”（第六项）

但是工场委员的职分，自然有一定的界限，由工场委员而行的劳动者的管理，要和生产力的维持及增进一致，所以大会的决议，把工场委员的职分，只限于工场经营的监督，就是工场委员，不是指挥工场的经营的，乃是监察工场的经营的。

“劳动者管理的问题，须只限于监督各工场内的事业的进行，及实际上监察各个工场及全产业部分的经营上的行动，就是劳动者的管理，要依据这个管理，不是在工场经营之先，乃是在工场经营之后而进行的一定的顺序而实施。”（第五项）

大会的决议，以上述的原则为基础，命令管理委员会，须由（一）属于该工场的产业的劳动组合的代表，（二）从该工场的从业劳动者总会选出的委员（不过要组合的承认）而组织；又命由劳动组合的执行委员所选出的代表的任期，务必要长；从一般从业员之间直接选出的委员的任期，务必要短，以“使多数劳动者得产业的编制上及经营上的训练，确立向着全部劳动者参加产业的编制和经营的一般的参与制度向前进的”道路；更命照这样选出的工场委员，无论对于该工场内的从业劳动者总会，或该产业的劳动组合管理部，都要一样负责，设若滥用委托的权力或玩忽其义务的时候，委员须附以严重的处罚。

大会更命须与指挥劳动者管理的诸机关的权能给全俄组合中央委员会，又因为这个目的，全俄委员会须组织由组合的代表而成的劳动者管理的最高机关。

此后俄国由工场委员而行的产业管理，资本家的新闻屡次说它已废止了的，但是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三日以全俄组合中央委员长杜姆斯起的名，公布这些全是虚报。

由组合大会的决议而表示的劳动者管理规则，可以同样地适用于国有工场和私人经营的工场，但是对于国有工场，别设了施行规则，而对于私人经营的工场，则规定适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工场管理的布告。

## 六，劳动组合与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

现在俄国内的大工场，十分之九已成为国有，这些国有工场，依据一九一八年三月所制定的《国有产业管理规则》而经营，据这个规则，则国有事业中央管理部，在各工场选任技术主任和管理主任，纯粹关于生产技术的事，则技术主任握着全权，但是对于他的决定，工场管理委员可以上诉于中央管理部。

又除掉关于生产技术的事项以外的一切管理，则由在管理主任之下而设的管理经济委员会执行，但是就关于生产技术的事务，则这个委员会只能给予助言，管理经济委员会，由（一）从业劳动者的代表，（二）下级事务员的代表，（三）技术员和担任商业事务的上级事务员的代表，（四）管理主任，（五）劳动组合地方评议会（各种劳动组合选出的委员会）的代表，（六）属于该工场的产业劳动组合的代表，（七）国民经济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八）有着利害关系的地方的劳动者消费组合的代表，（九）该地方的农民委员会而组织的，而全委员里面，可以以劳动者和下级事务员的代表占半数。

统辖全俄国有工业的管理的最高机关，乃是在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之下组织的国有产业中央管理部，在这个中央管理部里面，劳动者直接地，间接地（经过劳动组合）被二重代表，就是中央管理部，它的三分之一，一是由该产业的劳动者乃事务员；三分之一，二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治上及经济上的机关和团体（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全俄劳动组合委员会，全俄劳动者消费组合委员会，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其余的三分之一，三则由学术上的团体技术及商业上的上级事务员，民主的全俄团体（各种全俄大会的执行委员会、给养组合、农民委员会等）的代表而组织的。

又还没有变为国有的工场，已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劳动者产业管理法》把产业管理权给予从业劳动者的全体，工场委员，就是行这个管理权的机关。

同时又以重要都市，州及工业地域为单位，各设由（一）劳动组合的代表，（二）各种工场内的工场委员会的代表，（三）劳动者消费组合的代表而成的地方管理委员会，工场主若不服工场委员的决定的时候，可于三日以内上诉于地方管理委员会，地方管理委员会的上面，更有全俄劳动者产业管理委员会，而为产业管理的最高机关全俄委员会，是由（一）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五名，（二）全俄劳动组合委员会的代表五名，全俄劳动者消费组合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二名，（三）全俄工场委员会的代表五名，（四）全俄农业组合的代表二名，（五）各全国的劳动组合的代表（组合员十万以内一名，十万以上二名，彼特罗格拉劳动组合评议会三名）而成的。

俄国经济上的最高机关，是由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布告所定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

会，它的职分，是统一、调整和集中一切经济上的机关和行动，这个委员会，就现在的状态说，虽然是从属于人民委员会之下的，但是就它的职分的重要性，反足以和人民委员会并立，就是人民委员，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最高政治机关，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则为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的最高经济机关。前者代表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后者则为影响将来生产组织的重要机关，但是组织这个最高经济机关的，还是劳动组合，布告的第五条里面规定道：“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由（一）据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布告所定的全俄劳动者管理委员会，（二）各人民委员的代表，（三）特别有才能的人物而组织，”第三种的委员，只有发言权，不加入议决，又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之下，各地方各有国民经济地方委员会，而行带有地方的性质的同一职分，它的组织，是准最高委员会的组织的。

## 七，组合的组织 and 构造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俄国劳动组合，它的机能和职分，完全和资本制度之下的劳动组合的不同，俄国劳动组合，已不是以各个工场和各个地方的特定资本家和雇主为敌的劳动者的战斗机关，乃是在应怎样给养社会全体的唯一计划之下而行动的新生产组织它自身，所以组合的构造，不待说也是顺应着这个一般的目的的。

俄国劳动组合照这样不是各有别的目的的许多团体，乃是只有一个目的，因为遂行一个计划的生产组织，所以它的构造，当然也要应着这个，是单一的组织。

这个单一劳动组合的最高机关，和前面说过的一样，就是全俄劳动组合大会，（不能正式组织大会的时候，就是全俄劳动组合会议）从大会到大会之间，就是由大会选出的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俄大会（及全俄会议）和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对于加盟的组合，及其组合员，都一样地有强制力，加盟组合若反对这个决定的时候，即由“无产阶级的家族”除它的名。

组织全俄劳动组合的二十五个全俄产业组合，各有为它的最高机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只要不和全俄劳动组合（大会、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的决定相反，则对于各该产业组合的支部和其组合员，都有强制力。

全俄产业组合，照这样产业别地组织全劳动阶级，全俄劳动组合同盟，更把这样纵断地组织了劳动者，横断地——换句话说就是全劳动阶级地——组织了，这个纵断的组织——产业的组合——从稍小的纵断的组织成立的，就是它的单位，乃是各工场俄国的组合，是纯粹产业的组合，包括属于同一产业的一切从业者，所以就要是以各工场为其最小单位或最小支部，不由产业的基础，只是地方地或全国地团结的组合，

不能加入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就和纵断地组织劳动阶级的全俄产业组合，是由各工场这种小纵断的组织成的一样，为横断的阶级组织的全俄劳动组合同盟，也是由较小的横断的阶级组织而成的，这就是各地方的劳动组合评议会。都市则有由各种产业组合的代表而成的劳动组合地方评议会，就是地方评议会，乃是准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组织的，乃是各地方的缩圈，各地方的劳动者的全阶级的组织。

照这样一方面有二十五种全俄产业组合，别方面各地方又有劳动组合地方评议会，但是两者的决定相反的时候，前者的决定，不因后者的决定而归无效，地方的各组合，有从前者的决定的义务。

但是为劳动组合运动的指导机关的，乃是地方评议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地方评议会，是把在一定的地域内经济的和产业的组织了劳动者，再进而组织了的全阶级的代表机关，但是同时地方评议会，不待说是应遵守全俄大会（及会议）和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并且加盟于地方评议会的各产业组合的支部，也有服从该产业的全俄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的义务，地方评议会的决定，若和全俄组合同盟的一般政策相反的时候，则各产业组合的支部，就没有服从它的义务。总而言之：地方评议会的职分，是在适当地组织该地方的组合，使各组合和全俄组合同盟的一般政策一致，并且监督缴纳会费，帮助组合的活动。

各产业组合的全俄执行委员会和各地方支部之间，又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评议会之间，都不承认例如以县或州为单位的中间的组织的，乃是俄国的组合组织的特色之一。第二回全俄大会的决议，以这样的地方中间组织为“中心和周围之间的无用的传达机关，只是无益地用费精力和费用”而明白地排斥之，不认这个中间组织一事的利害得失，姑置不论，而不认它的理由，总是为“集中组合的行动，坚固中心各机关和地方团体之间的结束”。

会费虽是由各组合自定，但是第二回全俄大会规定工银百分之一为标准额，又（一）会费的半额，拿来征收它的支部组合的基本金，剩下的半额，则为组合所属的全俄产业组合执行委员会的基本金；（二）各支部更从这个半额里面，交百分之十给地方评议会；（三）支部组合若更分为小地方支部时，后者则照前者所定的预算而行动；（四）没有全俄产业组合的地方组合，则缴其会费的百分之十给地方评议会，又经地方评议会，再交百分之十给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五）无故而不缴三个月的会费的，就认为退出者，再加入时，须缴滞纳的会费和入会金。

入会金分几种：（一）一个人加入组合的时候，则缴一天的工银的半额；（二）全俄产业组合加入全俄组合同盟的时候，则缴该产业组合征收的入会金的百分之十；（三）北方支部组合加入地方评议会的时候，也是缴该组合征收的入会金的百分之十；

(四) 没有全俄产业组合的地方组合, 加入地方评议会的时候, 也缴该组合征收的人会金的百分之十, 但是内中的一项, 要交给全俄组合中央委员会; (五) 组合员 (或个人或一工场和团体地) 从一组合移到别的组合时, 则不要会金。

照这样俄国的劳动组合组织, 就是由全俄大会和全俄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全俄劳动组合同盟, 为其基础的单位的。就是工场委员会或事务劳动者组合, 工场的事务员和技术员, 是属于一般劳动者的组合的, 此外还有单是头脑劳动者的组合, “组合”这种名称, 只有加入全俄劳动组合同盟, 且经中央委员会的承认和公布的团体, 才有专用它的权利, 其余经济上的团体, 要和它区别起来而用“协会”这种名称。

俄国劳动组合的特征, 就是它的组织的纯一; 从构成它的基础团体起, 到中心的各机关止, 从脚底起, 到顶上止, 都是一贯而期望组织的纯一的, 又组合的管理机关, 执行机关等名称, 也是一定的。由第二回全俄组合大会的决议, 定各机关的称呼如下:

一、全俄组合大会的执行机关, 叫做“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

二、各产业全俄组合大会的最高机关, 为“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 它的执行机关则为“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

三、各产业全俄组合的州支部及省支部的最高机关为“全俄劳动组合州(省)支部管理部”。

四、由省支部而组织的组合地方评议会为“——省劳动组合评议会”。

五、县及小都市的组合地方评议会为“——县劳动组合事务局”“——镇劳动组合事务局 (但是在大会则叫评议会, 例如莫斯科劳动组合评议会)。

## 八, 全俄组合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俄国劳动组合的最高执行机关——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的组织怎样? 它是用下述的方法选的:

一、由全俄劳动组合大会选举的九名委员;

二、由各产业全俄组合以下述的比例选举的代表: 每组合有三万至五万组合员的, 则选一名; 三万人以下的组合, 虽派代表一人, 但只参加会议, 而不参加票决; 但是三万人以下的组合, 可以联合几个而派代表, 这个时候代表就有票决权。

照这样选出的中央委员里面, 由大会选出的九名, 则为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 执行委员虽然是每次大会改选一次, 但是就是在任期中组合也可以解任其一部或全部, 不过这个时候, 要求解任的组的组合员, 非占加入全俄劳动组合同盟的组合员全体的半数以上不可。执行委员的解任或辞任的时候, 虽然应由临时大会改选, 但是临时

大会不能开的时候，则可由中央委员会以委员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而定后任者，中央委员又可以以全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而解任执行委员，但是无论组合解任或中央委员会解任，都只限于临时大会不能开的时候，全俄中央委员会，至少一月开一次。

全俄中央委员，至少一年召集大会一次，第二回全俄组合大会的决议决定大会所代表的组合的资格道：

“派遣代表赴劳动组合大会的权利，只限于依据无产阶级的国际的阶级斗争主义而行动及加入劳动组合地方评议会照规纳缴会费的组合，出席大会的代表，由下述的比例选出。

一、组合员（都是纳会费的组合员）三千名以下的地方的组合，代表一名；五千名以上的地方的组合，每五千名一名；五千名未满足的则弃掉；

二、全俄的组合各一名，但组合员一万以上的时候则二名；

三、彼得格勒及莫斯科各三名；

四、组合员三千以下的地方组合，可以联合起来派代议士，以上是正式的代议员，参加大会的票决，但是下列的代表，只能参与讨论，而没有票决权；

1. 各社会党的中央机关的代表，劳农苏维埃全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全俄中央委员会及大会自己招待的个人或团体的代表；

2. 全俄中央苏维埃的全员。

正式大会不能开的时候，则开协议会，已如上述；全俄劳动组合会议，是由组合地方评议会的全员和组合省评议会的代表组织的，又在大会只有讨论权的全俄组合的代表，在会议则有票决权。”

以上是据以全俄组合中央委员长杜姆斯起的报告为基础而提出一九一九年七月在莫斯科开的第二回全俄劳动组合大会的二种决议，和通过该大会的全俄组合中央委员会的细则，以及根据这议决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制定的全俄组合委员会加盟的规则等而说明俄国组合组织的大体的，该大会并且明白地方表示组合组织的根本原则。

据这个决议，则劳动组合有下列的性质：（1）不问属于某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和别的使用人的职分怎样，而把它们结束为一团体；（2）财政的集中；（3）组合的事务，以民主的集中的原则为基础；（4）劳动条件和工银率，对于各种类的劳动，在一个中心机关决定；（5）从基底到顶上，都组织于一样的原则上；（6）各部行为专门的补助机关的任务；（7）对于组合外部，代表依产业而组织的劳动者和别的使用人。

大会又把可以加入组合的劳动者，只限于“某产业的劳动者和别的使用人，或直接从从事于生产过程或只帮助它的常职的劳动者”。但是虽不是从事于直接生产，而在帮助生产者的一切补助部门里面工作的人，以及一切一时的助手，都可以为该产业的组合员，据这个定义则可以包容于组合的劳动者的范围，非常地广，筋肉劳动者，和别的技术者及事务员，不待说都是一样认为劳动者。这个原则，虽在第三回劳动组合协议会，才被采用，由最初全俄劳动组合，方被确认，但是在一般劳动者和技术员及事务员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偏见所隔离的时候，不待说是不能实现的，但是第二回大会的时候，形势遂大变，第二回大会的决议道，“——劳动者和别的使用人之间的种种对立，已由一年间的无产阶级被独裁，大为抹杀了；组合是帮助除去劳动者间的一切对立的，所以现在不得不认为把在一工场、一产业和一机关里面工作的一切工银劳动者团结于一个组合的事，是必要的。”但是在劳动者的雇佣和工银增减的权限都握于一个人的手上的这样的工场和机关里面，固然是不能使它的当局者加入组合的，关于包容知识阶级和别的纯无产阶级于组合内的必要，大会的决议特别道，“现在当无产阶级独裁的过渡时代，为完全的阶级消灭而活动着的全俄组合运动，想把一切劳动者结束为集中的、产业的组合，以在经济地组织了无产阶级的感化之下置准无产阶级的分子，使他们也加入阶级斗争，为社会主义的改造，所以全俄组合运动，以为在完全服从无产阶级的规则及劳动组合运动的重要中心机关的规则的条件之下，使政府的职员和社会的勤劳者等还没有组织的新要素，加入全俄劳动组合一事，是必要的”，俄国的组合，虽然是这样极包容的，但是同时又禁止独立手工者和小店主加入组合，它的理由，是因为恐怕这些分子要使个人的生产和小本家的产业的保守的经济思想侵入，致经济地组织了的一般无产阶级崩坏，而在组合组织还没有完全发达的现在，把这些分子包容入组合，实在是有一些危险。

又结合几种类似的产业部门的组合，可以在组合内分部门，又可以因为决定关于各产业部门的事务而开各该产业部门的大会，但是它的决定，设若和组合全体大会的决议或全俄的组合机关的决议相反的时候，自然归于无效；又这些部门，不能别有独立的会计或征收特别的会费，又禁止无论在什么形式之下，为要是单一的组合的实质的各部门的联合团体。总之：俄国劳动组合的组织的原则，乃是结束全劳动阶级而为一生产组织，做一句话说，就是“民主的集中”。就是因为这个而依据统一的计划，以划一全劳动组合的构造，所以为一产业组合的一员的，同时也当然就是全俄劳动组合的一员，就是从一组合移到别组合时，不须什么入会金，可以得和旧组合员同样的权利等规定，就是表现这个原则的一端的，最后不可看过的，就是由无产阶级独裁而行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和承认以此为目的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二事，为许各组合加盟入全国



团体及地方团体的条件。

俄国劳动组合的组织和构造，大体就如上述的，但是也还是在形成的途上的，所以后来一定有了许多变化，然而即使有了多少变化，我们也可从上面的记述，预想它的变化的方向。

## 九，劳动组合与共产党

研究俄国劳动组合的时候，不能轻轻看过的，就是组合和共产党的关系，据一九一九年九月彼得格勒劳动组合评议会劳动统计部的调查，则当时该评议会所属组合的办事员五百六十四名之中，现加入政党的，有百分之五十七，其中的百分之三十六，于十一月第二次革命后才加入政党，所以它的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又列席于第二回全俄组合大会，正式有票决权的代表，有七百四十八名，单只有发言权的，有一百三十一名，其中共产党员，就占了全数之半。

然而组合的中心分子，不限定都是共产党员，现第二回全俄组合大会的决议道，“不管政治上，宗教上的信条怎样，而结束劳动者”，但是同时这个大会的决议又道，“俄国劳动组合的全运动，是取国际的阶级斗争的态度，断然排斥中立的思想的，所以组合以为承认由无产阶级独裁而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之革命的阶级斗争为加入全俄团体和地方团体的必要条件”，“由无产阶级的独裁而实现社会主义”，乃是共产党的根本思想，以承认这个根本思想为加入全俄组合的条件，则无论组合员的多数加入共产党与否，都不得不说俄国的劳动组合运动，是被共产主义的精神所指导的。

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委员长季诺维叶夫论劳动组合和共产党的关系，排斥从来各国社会民主党所主张起来的组合和社会党的“平等权利”一说，而主张共产须当做无产阶级的前卫，常以他的精神来指导组合运动，他道：

“现在产业的劳动组合，不限定是从属于共产党之下的，一切劳动者，不问男女，不问他的政党和信条怎样，都可以加入组合，就是不是属于共产党的劳动者，也有加入产业的组合的完全的权利，但是在产业的组合内部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不能因此就忘却非共产党的组合员，是有保守的倾向的一事实，在产业的组合内部的共产主义者和它的团体，不可不公然地宣传共产主义……”

“近代产业的组合，为着伟大的活动，它们很快使共产党及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战争容易了，但是同时这个过渡时期的产业组合的行动，有一暗黑面……”。

季诺维叶夫他举出伏尔加船坞劳动组合支部只固执职业上的利害而对于苏维埃政府罢工的事实，而为这个“暗黑面”的一例，以排斥他们的“职业组合的狭隘”，并且非难所谓产业组合万能主义堕落为劳动阶级的贵族制度，以为要除这个弊害，共产主义的精神非常指导组合运动不可而论道：

“各产业组合里面，不可不各有具备巩固的组织和规律的共产主义者的一团，以和全俄劳动组合中央委员会里面的共产主义者的一团共宣传同一经济政策……各产业组合内的共产主义者的一团，不外为该地方的共产党支部的核心，照这样一方面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完全支配该市邑的产业组合的支部，别一方面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则由其优势支配全俄组合委员会……”

“共产党的委员会，和产业组合内的共产主义者的团体相提携，照这样共产党指导劳动组合运动的建设的方面……”

这一节就是在共产主义者之间，也有多少异议，因为季诺维叶夫太高调组合运动须弃职业组合的狭隘，离开地方主义的偏执，而经常由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所以要避免以为组合只是共产党的从属机关，完全失掉自主的行动和存在的误解，去年十月英国共产党协议会里面，有由上述的见解而主张请求中止发行季诺维叶夫的小册子的，但是若把他的论文精密地看一看，他的主张并不是不认为生产者的组织的组合有独立的意义，他所论的，不是新社会内的组合的职分，乃是论资本主义的心理，还显著地浸润于劳动阶级之间的过渡时期的组合运动，应向着那一方面前进的，又我们不可忘记他所以主张组合非由共产党的精神指导不可的，乃是特别在这个过渡时期的组合运动的“建设方面”——怎样建设新社会的方面。

季诺维叶夫他又直率道：“我党是信劳动组合是不可缺的”，不过他所信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不可缺的组合，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心理所束缚，为职业主义和地方主义所浸润的现有的组合运动，乃是立于阶级的自觉上的劳动组合，所以据他的意见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内，劳动组合，要像社会民主党分裂了的一样，也要分裂”，照这样从旧组合运动分裂出来的真有阶级自觉的部分，据季诺维叶夫的意见，则真正是全劳动阶级的前卫队，可指导全劳动组合运动的，他说“这个指导，决不可带指挥命令的性质”的，就是说明所谓这个“指导”的性质，是怎样的，列宁也于一九二〇年四月第四回全俄组合大会的演说里面道：

这几年间，像劳农俄国这样开大会开得多的国家，什么地方都没有，无论那

个国家，没有像这样充满民主主义的精神的，所以苏维埃的决定，有着人家想象不到的权威……

现在必要的东西，就是有机的结合，这就不可有一人所命的规律，又不可只有一个人的责任，这就是已不可有独裁了，劳动组合的总人数，有三百多万，其中的六十万人是共产主义者，他们须为其余的组员的先导者，我们为最后的胜利，不可不排斥团体和职业上的利害……”

但是我们所研究的，不是季诺维叶夫的组论，和列宁的组论，乃是俄国劳动组合的实际上事实。

法国工团主义者，怕俄国劳动组合，在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权力之下，完全失掉他的自主的行动和性质，又恐怕加入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就是要变为法国的组合，为莫斯科的共产党所指挥，所以亲自视察了俄国组合运动回来的社会党加西安，在他的社会党与组合的一文中解他们的疑惧道：

……法国人都以为莫斯科欲以第三国际共产党为手段而指挥命令全世界的劳动组合，大大地来反对……

然则在俄国，看了些什么回来？在法国，是官权窘迫官吏的组合，压迫劳动组合，每日把他们带到有产阶级的法庭来，以解散威胁劳动总同盟，做一句话说，就是资本的伪善的独裁，加于一切组合团体之上，但是在俄国组合乃是真实的主人。各工场的管理部，在组合的守护之下而行动，各职业的劳动条件，则由他们决定，他们决定工银和赏与底额，他们有选任劳动大臣的权利，他们的代表，在管理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的国民经济委员会里面，占着多数，无论就工业，就运输机关，就一切生产物的分配，从社会构造的基底到顶上，一切机关里面，都是要求劳动组合的经验和劳动者的实际的观念的。俄国劳动组合，在运用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机关里面，直接地、有效地被代表着，占着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他们是指挥俄国的新组织的，什么劳动组合的屈从和从属，都是无谓的妄言，他们乃是真实的主人。不过他们之所以得到占这个有力的地位，乃是社会革命的结果，确是事实，他们知道从来残酷地绞取他们的有产阶级，决定地败北的，乃是靠着社会党的行动的。法国劳动团体的历史，和俄国的不同，斗争状况，不是一样，这是不待说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就是俄国社会主义家，不给劳动组合以从属的卑贱地位，而给他们以第一的地位，最高的地位！”

## 十，国际劳动组合运动的新阵势

研究俄国劳动组合，势必不得不言及以俄国的组合运动为中坚的国际劳动组合委员会。

金属工、矿夫、纤条工、运输劳动者、油漆匠、制帽工、木工、建筑工、裁缝、皮匠之间，在欧战以前，已就组织了国际的组合，不过这些组合，都是以职业上狭隘的目的为主的，并且它的组织，也不过只是通信机关，就把这些国际的组合送在一边，各国劳动组合运动的多数，都已加入国际社会党事务局（第二国际社会党），到了一九〇二年才组织国际劳动组合书记局，和第二国际社会党并立。

国际劳动组合书记局，以勒银为委员长，置本部于德国，开了几次大会；但是这个大会，不过只为各国组合代表的意见交换机关，差不多没有见什么有力的国际行动，欧洲战争一爆发，这个国际劳动组合运动，也和第二国际社会党一样，暴露出自己的无力，同时成为事实上解体的形式，几次经大会所决议的国际主义完全忘记，勒银、究俄、亚卜尔通、康巴氏等所率领的德、法、英、美的组合都成了资本主义的战争的有力机械，战争告终时，列国的战争社会主义者等，在柏林开了国际协议会，使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残骸复活了，同时集于旧国际书记局的残骸的各国的组合领袖等，也在柏林开协议会，组织了国际劳动组合联合。国际劳动组合联合，在安斯特尔坦开第二回大会，现置本部于该市，国际社会党协议会，是继承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社会党的，而安斯特尔坦的国际组合联合，可以看做是继承破产了的旧国际书记局的，国际劳动组合联合是一方面和第二国际社会党相策应，一方面和国际联盟的劳动事务局相提携，为勒银、究俄、亚卜尔通、康巴氏等所率领的而代表各国组合运动的右翼和中央的，革命的组合主义者，和叫第二国际社会党一样，也叫这个国际的联合为黄色的。

俄国共产党，纠合各国社会党的革命分子，在莫斯科组织第三国际共产党，以和这个黄色的国际社会党相对立，对于国际劳动组合联合，起了两种议论，就是应该从内部赤化它，或从外部破坏了它？第三国际共产党的第一次大会，议决须取第二说，遂由第三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发起，各国劳动组合的代表，于一九二〇年六月十六日在莫斯科的劳动宫开了协议会，这个协议会，是以第三国际社会党的委员长季诺维叶夫为议长，英国则派运输劳动者联合委员罗伯·威连和劳动组合大会议员巴伯舍尔列席；意大利方面，则有代表意大利劳动总同盟的达拉哥纳和皮安起以及金属工、农业组合等代表列席，俄国方面，则有全俄组合中央委员会的罗卓夫斯起、杜姆斯起和莫斯科劳动组合委员会的麦里里美斯起等列席。该协议会前后讨论了一月，遂议决下述的宣言，赤色劳动组合国际协会，遂由此成立。

由第三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召集而会合并且署了名的俄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佐尔加等国的劳动组合的代表，像下述的一样忖度：

“万国劳动阶级的地位，因为当做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结果，而完全废止劳动的榨取及确立共产制度，实行更为明白、更为有力的阶级斗争的必要。

“这个斗争，须由一切劳动者的——不是职业的团体，乃是由产业的团体——较为紧密的组织，在国际的规模上面实行劳动时间短缩、工银增加、劳动条件的管理等所谓社会的改良，在某种状况下面，虽是缓和阶级斗争的，但是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它本身的力量。

但是大多数交战国内，劳动组合——中立的或非政治的组合——的大部分，在可怕的数年战争中，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奴隶，阻害劳动者的究极的解放，“劳动阶级，非把一切劳动组合结束为一个有力的阶级的团结不可，这个阶级的团体，又非和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治团体密切地提携着行动不可，照这样劳动阶级的团体，可以为社会革命的终局的胜利及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树立而充分伸张它的力量。

“所有阶级，因为要粉碎被榨取者的解放运动，无论怎样的努力，都是不惜的。

“所以对于有产阶级的这个独裁非拿着无产阶级的独裁来对抗不可，这个方法，是过渡的方法，然而又是确乎不可动的方法，是粉碎榨取者的抵抗，确立无产阶级支配的效果的唯一方法。

单以安斯特尔坦国际劳动组合联合的纲领和战术，不能致上述那样的原则的胜利和确保万国无产者以胜利。

“所以我们议决如下：

“（一）进步的革命分子，排斥从现存的组合脱离的一种战术，反之，这些革命分子，非把以种种手段，帮助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有产阶级协力，并且参与伪国际同盟的行动，现在还从事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灰色主义者驱逐出组合外不可。

“（二）在各国劳动组合内实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在一切团体的内部组织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团体，以宣传使他们容受我们的纲领。

(三) 组织战斗的国际委员会以改造劳动组合运动的组织，这个委员会，就当做“国际劳动组合委员会”，和第三国际共产党一致行动，加入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劳动组合，都要派代表来委员会，由国际劳动组合委员会派一名代表赴第三国际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同样后者也派一名代表到前者来。

这个协议会，决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在莫斯科开第一回国际会议，就是由这个会议，正式地成立劳动组合国际联盟，这个国际组合团体，已包含七国，代表九百万劳动者，就是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佐尔加七国；英国的代表，把全权委给俄国和意大利的代表而归国去了，所以英国的三十万运输劳动者，当然也要算在该国际劳动组合团体的势力内的，设若把埃斯特里亚、挪威、芬兰的劳动组合，德国、奥国、波兰、加拿大、美国、爱尔兰的革命的劳动组合也算来，则该团体的实力，竟可说是代表一千万的组合劳动者的。

这个新劳动组合的国际的组织，和从来的不同的，就是它并不只是为通报机关、联络机关，更不只当做单纯的意见交换机关，而通过杂多异己分子都能同意的同乘马车的议决的机关，乃是为国际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焦点、实际中心、依具体的一定的行动方法而结束的的一点。

“俄国的全劳动组合运动，是立在国际的阶级斗争的地位上的……”一句话，就是第二回全俄大会的决议所明言，以表示组合组织的一般原则的，设若以为俄国组合的组织构造，是筑于这个一般原则的上面的，那么，我们得见这样赤色劳动组合国际团体的组织的，就不得不说是当然的结论。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

## 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n Policy)

Lenine 原著 成舍我 译

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法国社会党鲁意扑兰（1），由阶级战争的地位，去变做小中产阶级幻景的地位。那些小中产阶级的幻景，也一样打着社会主义名号，毫无差别，实际上他却尽力的去增大中产阶级的势力。鲁意扑兰，希望从中产阶级，得些帮助，他这种希望，又引起许多别人同样的希望，好像中产阶级，真能够帮助劳工组合似的——这种不鲜明的说话，人家竟以为是一社会党倾向的表示。

俄国现在，鲁意扑兰政策，恰正与社会民主右党（2）——即门西威克党（3）——相合。齐德斯（4）泰塞云德立（5）和许多别人，现在都做了彼得格勒劳兵委员会（6）的领袖，他们却恰恰取了鲁意扑兰的地位。这班领袖，承认了鲁意扑兰小中产阶级的幻景，于是凡俄国一切重要问题，他们就都来随意处置，骚乱了我们现代的政治生命。

无产阶级的立脚点，是由一确定的阶级战争的特性，和认定霸国主义的战争，是我们不可融洽的仇敌，两方面组织而成。霸国主义的战争，换一句话说，他们两霸国主义的国家，发誓宣战，无论其为帝国，为民国，总都是为资本家掠夺的一部分而战。

中产阶级的立脚点，在他们自己看起来，对于这次大战，以为有完全的正义，完全为保卫祖国而起，实在说起来，都简直是为保卫资本家的利益，和他们掠夺别人的土地而起。

小中产阶级的立脚点，却和他们不同，小中产阶级，反对土地的掠夺，以霸国主义为不当，他们自己，固不必由世界霸国主义的关系，或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得来中产，且更向中产阶级，要求其不再抱霸国主义。他们自己，发表这种清洁的、无害的、简单的宣言，实际上，他们却是很温和的，跟在中产阶级背后，有时也和无产阶级，表示同情，但是简单一句话，他们却完全依赖中产阶级，他们不能够或不愿意取革命方法，去打破资本家束缚，他们却不知道要想从霸国主义的下面，措人类于磐石之安，除却革命，是没有别的方法。

小中产阶级，向中产阶级政府，要求他们发表一“神圣宣言，”废止吞并别人的土地，从中产阶级看起来，似乎这种要求，无礼至极，并且认定他们，是一种反霸国主义的行动。既然如此，小中产阶级鲁意扑兰政策的失败，我们就当然不难看见。试举一例，通常如讨论吞并的事情，有权能的中产阶级政治家，说到很激烈和大声反对吞并的话——实在是说得很小，并且也从没有什么人来束缚他们的说话——总没有感着什么困难，但是时机一至，却常常不顾公理，自相矛盾起来，一如中产阶级弗兰奇报最近所为。实在说起来，这个《弗兰奇报》（7），最近曾厚着脸皮说：“高兰特（8）”——新近被德国中产阶级持霸国主义的强盗所吞并——“不属于俄国”，这真是世界上最会制造无耻诡计的第一等工人，这种不可复忍的诬蔑话，无论什么人，只要受过初级政治教育的，就都必能认定高兰特是常常附属俄国的一块领土。

中产阶级的行政部长，当他们要保守资本主义，并确有抛弃吞并别人土地必要的时候，他们就相信公正和诚实的模型，是隐含在否认吞并的可能性内，于是立刻之间，就实行鲁意扑兰政策，我们若因这一时的关系，便承认他们真正是公正和诚实的模范，那么，这便是一个问题。无论一个知识怎样充足的人，他能够对于别人的思想，不必拿别人的行动去证明，就可以判断其思想真伪么？在两种愿望中，说话确实，财产的爱护，不辨别明白，他们以谁为重要，这能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一个不字。

吞并土地，是受资本绳索所支配，财政、银行，霸国主义者的资本，换一句话说，就是现代经济上的基础，实有吞并别人土地的必要。从这一点观察，吞并土地，对于无数资本家投资于被吞并地方的无数事业，实含有政治上利益保护的意味。一般人要排斥吞并，而对于倾覆资本主义，却又不愿取确定的步骤，哼！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革命党的《瑞波支亚报》（9），扑勒克哈洛夫的亚丁斯托（10）夫，同俄国中产阶级中的鲁意扑兰，正在准备推测，并且可以说已经确实推测，就是推测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打破，不必取任何决定的步骤，我们现在，只须慢慢减少吞并土地的事情，至于最小限度，这种推测，果然是确实么？不是。我们必须拿出全副力量，来打倒资本主义。一些必要的标准，必须善为引导，必须根据于无产阶级的自觉，组织大多数被压制的工人和最可怜的贫民的活动。这些步骤，是必不可少，在俄国劳工代表的苏维埃，现正准备从事于这些步骤。

在这个时代，我们和鲁意扑兰、齐总斯派、泰塞云德立派、斯特古洛夫派（11）、门西威克、社会革命党等等，必须有一种决定的，不可挽回的政策上之绝对不同。我们必须，向群众指出，鲁意扑兰的政策，若任其发展，则对于革命成功的进行，必将受其摧残，实则目前就已经受了摧残不少，假使群众不能明了小中产阶级幻景的



危险，不与已有自觉的工人联合，去采取他们的良谋美计，和要求社会主义实现确定的决定的步骤，那么，最近得来的自由，就要被他们那班人断送干净了！

社会主义以外，想要从战争、饥荒，和无数人类哀吟的下面，得来人类解放，是没有的！

①Louis Blanc 当一八四八年巴黎市民将王政推翻组成临时政府的时候，他和与他主张相同的市民代表，均被选在内。此时劳工革命已成，而中产阶级掌握新政府的政权，扑兰和他同党，就极力帮助他们小中产阶级政策的成就。扑兰的大计划，是要建设一国家工厂，安置失业的人，这个计划，当被新政府所采用，但新政府要使扑兰失信，使市民失败，终将此项计划打消。这种情形，和俄国第一第二次革命的经过，大致相同，而在俄国新政府的社会党代表的提议，也曾同样的被中产阶级代表所压倒。

②Social Democracy of the right wing

③Menshevik Party

④Cheidse 反对多数派者

⑤Tseretelli 少数派

⑥Petrograd Soviet of workers' and soldiers' Delegates

⑦Rech

⑧Conrlland

⑨Social-Revolutionary Rabochaya Gazetta

⑩Plekhanov's Yedinstov

⑩Stekloffs

## 列宁的妇人解放论

李达 转译

去年列宁公布一本小册子，题为《劳农俄罗斯中劳动的研究》。这一篇就是其中的一节，可以窥见列宁对于妇人解放思想和施設的一斑。

实际上，当最近十年之中，在全世界的民主党，绅士阀共和国的指导者之中，能够做到像俄罗斯一年间所实现的妇女解放事业的百分之一的，一个也找不到（在俄罗斯中）。凡含有剥夺妇女权利的意味的屈辱法律，一切都已经废止了。例如妨害自由离婚，规定“私生儿”的父权，以及其他亲属关系等的法律，现在都没有了。这等法律，现在正行于文明各国，正所以表彰绅士阀与资本主义的羞耻。在这一方所成就的进步，我们有夸耀的权利。但是我们越是把绅士阀的法律和制度的基础颠覆得净尽，我们的事业，就越发显明是预备的性质，差不多是在准备着一片干净的地面，使地面上可以立起建筑物。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从事起造建筑物的。

别的且不用讲，妇女们依然做着家庭的奴隶，育儿和庖厨等事束缚着她们，她们做着不生产的活动，种种家庭的琐事，苛酷的也有，卑贱的也有，简直成了一个苦痛的连锁，她们若是还在这种境遇之中，解放的法律，对于她们简直没有什么效力。

无产阶级，若不是自己掌权，来和家庭奴隶制度开战的时候，更切实些说，社会若不曾达到全体依据社会主义的家政组织的基础而组织完成的时候，纯粹的妇人解放，纯粹的共产主义，不能实现的。

这种计划的实行，固然开始了，还说不到结果。然而我们对于这些柔嫩的前途有望的萌芽，决不轻视。公共食堂和幼稚园等，就是它所生的芽，离成熟固然还远得很，但是在社会的生产与社会生活之中，依了男女渐趋平等的事实，或者还算是妇女实际的解放的导线。

这些方法，并不是新的。和许多的社会主义设备一样，也是由资本主义所组织而成的东西。然而在资本家政治之下，这等单单是例外。他们这班人，在许多时候和境地，提出了千万种投机、贪欲和诈欺等恶迹的实例，或者是无产阶级中最良分子，看

了也是不憎恶，也不反对的，这等设备，只是绅士阀慈善的机关变形。

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等制度的大部分了。现在这等制度已经失去了从前的性质了。

我们从来不拿这等设备，到间巷中间去吹，可是绅士阀那边却已经完全晓得颂赞这制度的功绩的方法了。销行极广的绅士阀报纸，夸赞这事业，足以抬高国民的荣誉；我们的报纸却不愿破费许多时间，去赏赞我们的民众的庖厨功绩。

我们既不干吹听的事，可是这些制度，却是自然而然的根基了这种主义做的。譬如节省劳动、节省食物的供给、改良卫生状况，而且使妇人从家庭的奴隶变为自由人之类，皆是。

## (一一六) 下品的无政府党

独 秀

我前次所说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即虚无主义的无政府党，在中国读书人中还总算是上品；其余那一班自命为无政府党的先生们，投身政党的也有，做议员的也有，拿干俸的也有，吃鸦片烟的也有，冒充人家女婿的也有，对人说常同吴稚晖先生在上海打野鸡的也有，做陆军监狱官的也有，自称湖南无政府党先觉到处要人供给金钱的也有，以政学会诬人来谋校长做的也有，书已绝版尚登广告劝人寄钱向他购买的也有，谋财杀害嫂子的也有，可以说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了。

吴稚晖先生说：“什么无政府党，简直是拆白党！”

沈玄庐先生说：“传播一种主义，为现社会所嫉视的；或单独施行一种牺牲生命的行为给社会群众一个暗示；这是何等简单纯洁的行为。勇于群众所不敢做的事，拿躯体做了肉弹，在己身一无所图而给昏迷的群众一个大大的暗示，尤为难能可贵。群众中间，亦须万人中得一二这样的分子，无论旧势力怎样严重的压迫，没有不崩溃的。可是这类的动作，是沉默中的迅雷，是立体的事实，决不是被雇佣或鼓吹别个人去做的事。现在居然有几个人把（手枪炸弹）挂在口头，印上纸面，做传播主义的锋头；这些不实的平面的空谈，拿来吓死老鼠都无用，打算骗哪个人呢？如果说这也是一种鼓吹，希望别一个人去实行。这种叫人家去放火，自己立在隔岸做指挥者，事成，居了功；事败，免得祸；这是什么心理？”

“现在有几个人，既不是过资本生活，又不做工银劳动，据他们的主张是‘传播主义维持生活’。在操行清洁的，未尝不像一个沿门托钵的苦行僧；只是借传播主义来维持生活，就活现一个择肥而噬的拆白党。依我个人当面接受到的口吻，公然有无论取到哪一个人的财货，就算是‘光复’的。分明不是生产的劳动者，却把生产劳动者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也横领了来，掠夺的手段，几乎驾在资本家之上。一面还要反对劳工专政，这又是什么心理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社会上为这些人下了这种标

语，这正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例外的人，更是托尔斯泰对他无抵抗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史中变态的产儿。这几个人，常常自命为‘万国政府所不容’，幸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政府存在，一般人因为正在起阶级仇视的思潮，不注意这些少数变态的拆白党身上去，如果经济制度革了命，哪里有他们的立脚地！”

## （一一七）青年的误会

独 秀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说要鼓吹主义，他就迷信了主义的名词万能。你说要注重问题，他就想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讨论。你说要改造思想，他就说今后当注重哲学不要科学了。你说不可埋头读书把社会公共问题漠视了，他就终日奔走运动把学问抛在九霄云外。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专门把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课。你说要打破偶像，他就连学行值得崇拜的良师益友也蔑视了。你说学生要有自动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他就不守规律不受训练了。你说现在的政治法律不良，他就妄想废弃一切法律政治。你说要脱离家庭压制，他就抛弃年老无依的母亲。你说要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就悍然以为大家朋友应该养活他。你说青年要有自尊的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你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他就不尊重职务观念连非资本主义的剩余劳动也要诅咒了。你说要尊重女子的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不理政治，他就拿学生团体的名义干预一切行政司法事务。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的利器。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 (一一八) 反抗舆论的勇气

独 秀

舆论就是群众心理的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的进步或救出社会的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的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

## 通信

广东——科学思想

独秀先生：

久不通信，殊念念，近来报章载广东事及先生事甚多，惟有今天《晨报》虹君通信，说先生去而复留的情形，使我非常乐观。这封信是从那无穷希望里迸出的。近来褊袒北面的报纸所说的话，我不相信；褊袒南面的报章所说的话，我也不相信。这不是从什么事实的根据而不相信，是因为我不希望它那样。北面政府是弄得不成样了——对外不能去平库，对内不能去维持教育，不说别的了。我常和几个同学们谈笑着说：“要是诸家报纸约好了，不代政府登那‘水板写字’式的命令，北政府就算完了”。我近来看报纸，除看看什么《学灯晨报》第七版，“《觉悟》”《青年之友》（其实这里面除了些无谓的争论和空泛的哲学及文学，也没有真可看的）。简直不要看国事——不是对于国事灰心，只觉得“五花八门”“朝三暮四”，不如留点工夫看看别种时事。广东那方面，我最不希望再有什么统一中国的行动——那只是白费事，结果替我们国民更堕深一层地狱，从混杂不清的所谓“统一体”，渐渐分为更完全，更有希望的小“统一体”……这是“进化”的趋势——无论那种“进化”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实有多少热烈的人们，让“彻底”“牺牲”“奋斗”闹昏了——闹得一事无成，我只希望广东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的“新国”，到了这步以后，我们自不感困难来做别的事。在广东方面有那几个做领袖，我觉得这种 Dictatorship 是必要的，自不难先办到“新国”这一步——以广东的面积和人口，足够“国”的资格了。不然我就怕外攻内讷，把一点有希望的芽以及根完全铲去，那后来的实现格外难了。只一点火在黑暗中大发其光，是易招灭熄的；但在一个能发光而有引起他物燃烧的地位时，自然是努力吐光焰，照耀一切！如孙陈及先生等人，在广东一地却是那点有力量的火，等到广东烧得红了，别处也见着太阳是从广东来的了！

所有的运动起首于教育的运动，孙陈二位如果是诚实的，我知道他们必定不放你走。只要有一点可留的希望，我知道先生也必定是留住的。我对于广东的形势只拿先

生的行止，就可料定了；——并知道有许多许多合理头脑的人们，当也是这样想的。对于教育上，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贡献。不过近来易家钺朱谦之二君——先生所指为无基本科学根底的——行事：一是犯做“呜呼苏梅”的嫌疑，一是上弥勒院出家，使我觉得那种未受“科学的西北风吹过”的所谓哲学的头脑，简直是靠不住的。他们时常拿“真理”的死敌为工具去求他们所谓的“真理”——就是以为真理是可以由“意志”求来的，忘却只有智慧才能给出普遍承认的“真理”。如是，他们常常陷在感情阱里，来对人接物。易君事不必提了。朱君的《近代思潮批评》，我是看过的。近来出家的宣言——《自叙》和他前几年旧作《自由论》我今天通在《青年之友》上面看过了。我很奇怪他不在他所谓批评三法——“怎样的”“为什么”和“这能存在吗”？再加一条“有根据吗”？这一个方法不提，于是他的所谓“虚无”，所谓“自由”……通通随口出来了。让我举几个很好笑的例子：他说宇宙有始必有终，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有什么根据？宇宙是怎样始的呢，宇宙又将怎样终呢？我故大胆说一句，他是完全不知道的——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又说克鲁泡特金做《互助论》，可谓能进一层了，但仍不能进而说宇宙的全统系的进化，我的眉批是“克氏没有研究过宇宙的进化，如何能拿生物的进化用到宇宙的进化呢？《互助论》是科学的，不是的如玄学的先生们，玄而又玄地谈什么‘真理’的”。更，他近来所说的“绝对的自由”，又说什么，“不服从自然的律令”，这我通通不懂。

除非朱谦之真成了《西游记》上的佛祖师，我不相信他被人用棉花塞着喉咙还能“绝对自由”地说出话来；或是提在空中，没有一点支持，能不随“落物律”，以每秒钟加速率每秒三二·二英尺落下的。总而言之：我觉得哲学没有科学，就失了事实的根据；失实的话不是谣言，必是疯话。朱君的大胆，是我佩服的；但在学问上，大胆说无事实根据的话，是无意识的。这些话我不欲说的，因为朱君已申明过他的议论是主观的，是不受批评的——我觉得这种议论只当躲在一室里，自己对自己说以为消遣或无不可；现在并且有许多他的朋友，竟被朋友的感情遮住了理性，在感情的幕后，来大吹大擂地说他如何的了不得，初不把这“有否根据”的问题想一想，这种现象或者是学术思想界的隐忧！

连着这个我要说到现在译著界，译著界受现在所谓“新文化”的空气包着，只有些哲学书籍和社会科学书籍，我觉得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那哲学对于学者是广漠的，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那社会科学是很年轻无知的。丢去物质上的价值不说，自然科学将养成我们好观察的习惯，爱真实的性情，以及种种从理智生出来的信仰和精神；一这通通不是什么哲学和社会科学所可及的。我觉得科学最靠得住，将来救世界人类从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除了科学莫属。我不反对宗教，我不反对哲学，但



我觉得宗教和哲学自以为能解释一切，所得的结果，不如站在“不可知论者”的地位里科学所给我们的满意——这不特对于我一个，所有平常的人也觉着是这样。对于现在这些什么社，什么丛书，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它们已被那种空气压倒。我觉得希望当从广东方面编译事业起。在译的方面，当预备多些钱专为科学书籍——这些钱当然要不了多少，只要一次大人们气按住，不打仗，不去招兵买马就够好几年用的了；科学书籍当然是从普通的和历史的起首。这是我的经验，我以前读了一本《New Knowledge》引起我要看《Radivactivity》又要看《astro-nomy'y》又要看《Theoretic chemistry》又要看……固然我在学校被功课时间限制住，不能做如我所要做的，但这足说明一本普通科学书，常可以使读者进求稍专门的书籍。所以我想那边编译局只要在一年中能有几十本普通的，及历史的科学书——初看的人自然不多——就足能造成一些“科学”的空气。这空气将渐渐浓，后来看科学书的人，自然就不少了。这起首的钱在几个穷学生，或几个营业的商店自然是困难万分，但在一个想为有益政府方面当然是不算什么事的。

这封信能在《新青年》上发表吗？并望也在那上答我。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已去三小时了！以后有暇再说罢，知当累先生的宝贵工夫不少，恕我。敬祝先生健康和进步。

皆平五月二十六日

皆平先生：

广东在政治上有责任的人都注重教育，至少也不反对教育，社会上空气稍差一点，然尚未到绝望的地步。

说到科学思想，实在是一件悲观的事！我们中国人的脑子被几千年的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着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里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的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更进一步说，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都是过去的梦话，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的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试问人事物质而外，还有什么宇宙人生？听说朱谦之也颇力学，可惜头脑中为中国印度的昏乱思想占

领了，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事物质的分析；他此时虽然出了家，而我敢说他出家不会长久。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不用科学的方法从客观上潜心研究人事物质的分析，天天用冥想的方法从主观上来解决宇宙人生问题，亦终于造谣言说梦话而已。中国印度古来诸大冥想家，谣言造了几千年，梦话说了几千年，他们告诉我们的宇宙人生的知识，比起近百余年的科学家来真是九牛之一毛，我们快醒了。此间编译局若成立，当然要注重科学书；但这还不是提倡科学的好法子，不但科学风尚未成，出书无人购阅，而书籍上的科学，还是文哲学式的科学，去真科学还差一点。我以为造成科学的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的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的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这四件都是我们在广东正在要做的事。匆匆不及详答，乞恕。

独秀

## 什么话！

记者

广州《羊城新报》说：“吾国工人之勤奋，工价之低廉，非外国所能及。近日黄祸之说又移于商战，西人畏我已情见乎词。我国所长仅赖有此，若工人为过分之要求，资本家必皆裹足，影响于实业前途甚大。吾国资本家，其致富也并非如泰西各国克扣工人而来，多方奖劝犹恐其不肯出资以兴办一切，若又予以畏途，根株尽绝矣。无资本即无劳动。”

《羊城新报》又说：“劳动二字有劳心劳力之分，换言之，即人人皆有职业之谓耳。而必为过激之言以煽乱，流弊将不可穷。吾辈亦劳动之一，不劳力而劳心也，日日绞其脑浆以监督政府，指导社会，岂亦在淘汰之列乎？”

香港有个什么三教总学会出的《乐天报》，字字句句都有选入“什么话一”的价值，其中最足令人破闷为笑的，第三号头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喜喜喜人心之尚有一线生机》，内中说的是：“当最可怒最可忧最可哀之时，而忽大声曰喜，毋乃出人意外。当最可怒最可忧最可哀之时，而忽连声曰，喜喜喜，尤属不近人情。然而确有可喜之事，可喜之情，可喜之预兆，则不妨曰喜喜喜。喜何在，曰在人心。盖自本报第一期出版之后，数日内即连日接四处热心君子来函，计共三百八十余封。皆以正人心，息邪说，为第一要务。函中嘉言伟论，字字珠玑，言言金石，鄙人拜聆之下，感谢无既。……乃未几忽又接热君子何君华堂乐助本报银一百大元矣；俄又接周君雨亭慨助本报银一百大元矣；鄙人欣喜无限，经即为同人登报鸣谢。乃二期甫出版，又有热心君子陈君碧泉慨助本报银一百大元；杨君贞石慨助本报银一百大元。噫嘻！今日当道德沦亡之际，尚有乐善之君子若是耶！”（原文重要处都用二号大字排印，兹仍其旧。）

## 第三号

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一日发行

# 国语文法的研究法

胡 适

### 第一篇 导言

什么是国语？我们现在研究国语文法，应该先问：什么是国语？什么是国语的文法？

“国语”这两个字很容易误解。严格说来，现在所谓“国语”，还只是一种尽先补用的候补国语，并不是现在的国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一种方言已有了做中国国语的资格，但此时还不曾完全成为正式的国语。

一切方言都是候补的国语，但必须先有两种资格，方才能够变成正式的国语：

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

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各种方言之中，产生的文字最多。

我们试看欧洲现在的许多国语，哪一种不是先有了这两项资格的？当四百年前，欧洲各国的学者都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和中国人用古文著书通信一样。那时各国都有许多方言，还没有国语。最初成立的是意大利的国语。意大利的国语起先也只是突斯堪尼（Tuscany）的方言，因为通行最广，又有了但丁（Dante）鲍卞曲（Boccaccio）等人用这种方言做文学，故这种方言由候补的变成正式的国语。英国的国语当初也只是一种“中部方言”后来渐渐通行，又有了乔叟（Chaucer）与卫克立夫（Wycliff）等人的文学，故也由候补的变成正式的国语。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都是先有这两种资格后来才变成国语的。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具有这两种资格，第一，这种语言是中国通行最广的一种方言，一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那一大片疆域内，虽有大同小异的区别，但大致都可算是这种方言通行的区域。东南一角虽有许多种方言，但没有一种通行这样远的。第二，这种从东三省到西南三省从长城到长江的普通话，在这一千年之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学的著作。自从唐以来，没有一代

没有白话的著作。禅门的语录和宋明的哲学语录自不消说了。唐诗里已有许多白话诗；到了晚唐，白话诗更多了。寒山和拾得的诗几乎全是白话诗。五代的词里也有许多白话的词。李后主的好词多是白话的。宋诗中更多白话；邵雍与张九成虽全用白话，但做得不好；陆放翁与杨诚斋的白话诗便有文学价值了。宋词变为元曲，白话的部分更多。宋代的白话小说，如《宣和遗事》之类，还在幼稚时代。自元到明，白话的小说方才完全成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代表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自此以后，白话文学遂成了中国一种绝大的势力。这种文学有两层大功用：（一）使口语成为写定的文字；不然，白话决没有代替古文的可能；（二）这种白话文学书通行东南各省，凡口语的白话及不到的地方，文学的白话都可侵入，所以这种方言的领土遂更扩大了。

这两种资格，缺了一种都不行。没有文学的方言，无论通行如何远，决不能代替已有文学的古文，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若单有一点文学，不能行到远地，那也是不行的。例如广东话也有绝妙的《粤讴》，苏州话也有“苏白”的小说。但这两种方言通行的区域太小，故必不能成为国语。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是一种通行最广最远又曾有一千年的文学的方言。因为它有这两种资格，故大家久已公认它作中国国语的唯一候选人，故全国人此时都公认它为中国国语，推行出去，使它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它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用语，使它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

什么是国语法？凡是一种语言，总有它的文法。天下没有一种没有文法的语言，不过内容的组织彼有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区别罢了。但是，有文法和有语法学不同。一种语言尽管有文法，却未必一定有语法学。世界语法学发达最早的，要算梵文和欧洲的古今语言。中国的语法学发生最迟。古书如公羊谷梁两家的《春秋传》，颇有一点论文法的话，但究竟没有语法学出世。清朝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古书中“词”的用法，可称得一部文法书。但王氏究竟缺乏语法学的术语和条理，故《经传释词》只是语法学未成立以前的一种文法参考书，还不曾到语法学的地位。直到马建忠的《文通》出世（光绪二十四年，西历一八九八）方才有中国语法学。马氏自己说：“上稽经史，旁及诸子百家，下至志书小说，凡措字遣辞，苟可以述吾心中之意以示今而传后者，博引相参，要皆有一成不变之例。”（《文通》前序）。又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系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后序），到这个时代，术语也完备了，条理也有了，方法也更精密了，故马建忠能建立中国语法学。

中国语法学何以发生的这样迟呢？我想，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的文法本来很容易，故人不觉得语法学的必要。聪明的人自能“神而明之”！笨拙的人也只消

用“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也不想有语法学的捷径。第二，中国的教育本限于少数的人，故无人注意大多数人的不便利，故没有研究语法学的需要。第三，中国语言文字孤立几千年，不曾有和他种高等语言文字相比较的机会。只有梵文与中文接触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难，与中文文法相去太远，故不成为比较的材料。其余与中文接触的语言，没有一种不是受中国人的轻视的，故不能发生比较研究的效果。没有比较，故中国人从来不曾发生语法学的观念。

这三个原因之中，第三原因更为重要。欧洲自古至今，两千多年之中，随时总有几种平等的语言文字互相比较，文法的条例因有比较遂更容易明白。我们的语言文字向来没有比较参证的材料，故虽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那样高深的学问，那样精密的方法，终不能创造语法学。到了马建忠，便不同了。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比较参考的材料。他研究“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夫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后序）。看这一段，更可见比较参考的重要了。

但是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国古文的文法。他举的例，到韩愈为止，韩愈到现在又隔开一千多年了。《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现在的国语的文法。马建忠的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把文法的条例错认作“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前序）。其实从《论语》到韩愈，中国文法已经过很多的变迁了；从《论语》到现在。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变的只有那用记诵模仿的文法勉强保存的古文文法。至于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现在，中国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与各地方言的文法，一久已不是马建忠的“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了。最明显的例，如古文“莫我知”“不汝贷”“未之见”，这一类的否定动词用代名词作止词时，止词必须在动词之前。现在的白话便不用这种通则，便改成了“没有人知道我”“不赦你”“不曾见过他”。这些用作止词的代名词都移到动词的后面去了。

懂得这个道理，方才可讲“国语的文法”。因国语是古文慢慢地变出来的；国语的文法也是古文的文法慢慢地改革修正出来的，古文的文法虽是很容易，但它的里面还有许多没有道理的条例。如上文举的例“莫我知”“不汝贷”“未之见”，何以这三个“止词”——我、汝、之，——一定要放在动词之前？何以“不知命”“不知人”等用名词作止词，便不能移在动词之前呢？何以不可说“不命知”“不人知”呢？这种条例，就是古文大家也不能说出所以然与所以不然的道理，何况普通一般国民呢？古文家只晓得模仿古人，故古人说“莫我知”，他也说“莫我知”，全不晓得何以不说“莫我知”的理由。但是一般小百姓是不怕得罪古人的。他们觉得“莫我知”一类的文法实

在不方便故他们不知不觉遂把它改成“没有人知道我”“不晓你”“不曾见过他”都改成更容易懂的文法了（参看《新青年》七卷三号我的《国语的进化》）。这一类的例极多，我不能多举，我以后在本书还要随时详细说明中国古文演化到国语的趋势。现在我只能说一个大意。古文文法里有许多很繁杂的规矩，被几千年的守旧文人用全力保留到于今，被政府用科举的法子强迫一般文人遵守到于今。但是大多数的国民是没诵读古书的，是不用做那“未之有也”“莫我知也夫”的文章的，是在学校与科举的势力范围之外的。他们说话的目的只有两项：一是方便，二是容易懂得。他们拿这两个标准来修正中国语言，努力朝着这两方面做去，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把几千年的古文家糊里糊涂地保守下来和马建忠认为“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都痛痛快快地改变了：该保留的都保留了，该变简的都变简了，该变细密的都变细密了，不规则的都变规则的了。这种变更的结果，便是我们现在的国语文法。

国语文法不是我们造得出的，它是几千年演化的结果，它是中国“民族的常识”的表现与结晶。“结晶”一个名词最意味。譬如雪花的结晶或松花蛋（即皮蛋）上白上的松花结晶：你说它是有意做成的罢，它确是自然变成的，确是没有意识作用的；你说它完全无意识罢，它确又很有规则秩序，绝不是乱七八糟的；雪花的结晶绝不会移作松花的结晶。国语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文人与语法学者全不曾过问。我你这班老祖宗并不曾有意的改造文法，只有文法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但改变的地方，仔细研究起来，却又是很有理的，的确比那无数古文大家的理性还高明多！因此我们对于这种玄妙的变化，不能不脱帽致敬，不能不叫它一声“民族的常识的结晶”！

## 第二篇 文法的研究法上

我这部讲义最注重的一点就是研究文法的方法。为什么我要这样注重方法呢？第一，因为现在虽有古文的语法学，但国语的语法学还在草创的时期，我们若想预备做国语文法学的研究，应该先从方法下手。建立国语文法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决不能有成效。第二，一种科学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们学一种科学，若单学得一些书本里的知识，不能拿到怎样求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这些书本里的知识都忘记了，也还不要紧，我们不但求得出这些知识来，我们还可以创造发明添上许多新知识。语法学也是如此，不要说我们此时不能做一部很好的国语文法书，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语法书，若大家不讲究语法学的方法，这书终究是死的，国语文法学终究没有继续进步的希望。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是很可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研究文法的方法，依我看来，有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

- (一) 归纳的研究法，
- (二) 比较的研究法，
- (三) 历史的研究法。

这三种之中，归纳法是根本法，其余两种是补助归纳法的。(一) 归纳的研究法。

平常论理学书里说归纳法是“从个体的事实里求出普通的法则来”的方法。但是这句话是很含糊的，并且是很有弊病的，因为没有下手的方法，故是含糊的。因为容易使人误解归纳的性质，故有弊病。宋朝的哲学家讲“格物”，要人“即物而穷其理”。初看去，这也是“从个体的事实里求出普通的法则”的归纳法了。后来王阳明用这法子去格庭前的竹子，格了七天，格不出什么道理来，自己反病倒了。这件事很可使我们觉悟：单去观察个体事物，不靠别的帮助，便想从个体事物里抽出一条通则来，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一也许竟是不可能的事。从前中国人用的“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便是这一类的笨归纳。

现在市上出版的论理学书，讲归纳法最好的，还要算严又陵先生的《名学浅说》。这部书是严先生演述耶芳斯（Jevaus）的《名学要旨》做成的。耶芳斯的书虽然出版的很早，但他讲归纳法实在比弥尔（J. S. Mill. 穆勒·约翰）一系的名学家讲的好。耶芳斯的大意是说归纳法其实只是演绎法的一种用法。分开来说，归纳法有几步的工夫：

第一步，观察一些同类的“例”；

第二步，提出一个假设的通则，来说明这些“例”；

第三步，再观察一些新例，看它们是否和假设的通则相符合。若无例外，这通则便可成立；若有例外，须研究此项例外是否有可以解释的理由；若不能解释，这通则便不能成立。一个假设不能成立，便须另寻新假设，仍从第二步做起。这种讲法的要点在于第二步提出假设的通则。第三步即用这个假设做一个大前提，再用演绎的方法来证明或否证这个假设的大前提。

这种讲法，太抽象了，不容易懂得，我且举一条例来说明它。白话里常用的“了”字，平常用来表示过去的动词，如“昨天他来了两次，今天早晨他又来了一次”，这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了”字又用在动词的现在式，如：

大哥请回，兄弟去了。

又用在动词的将来式，如：

你明天八点钟若不到此地，我就不等你了。

你再等半点钟，他就出来了。

这种“了”字自然不是表示过去时间的，它表示什么呢，这种用法究竟错不错呢？我们可试用归纳法的第一步，先观察一些“例”：



(例一) 他若见我这般说，不睬我时，此事便休了。

(例二) 他若说“我替你做”，这便有一分光了。

(例三) 他若不肯过来，此事便休了。

(例四) 他若说“我来做”，这光便有二分光了。

(例五) 第二日他若依前肯过我家做时，这光便有三分光了。

我看了《水浒传》这几条例，心里早已提出一个假设：“这种“了”字是用来表示虚拟的口气 (Subjunctive Mood) 的。上文引的五个例，都是虚拟 (假定) 的因果句子！前半截虚拟的“因”都有“若”字表出，故动词可不必变化；后半截虚拟的“果”都用过去式的动词表出。如“便休了”，“便有了”都是虚拟的口气。因为是虚拟的，故用过去式的动词表示未来的动作。

这个假设是第二步。有了这个假设的通则，我再做第三步，另举一些例：

(例六) 我们若去求他，这就不是品行了。(《儒林外史》)

(例七) 若还是这样傻，便不给你娶了。(《石头记》)

这两例都与上例相符合。我再举例：

(例八) 你这中书早晚是要革的了。(《儒林外史》)

(例九) 我轻身更好逃窜了。(《儒林外史》)

这都是虚拟的将来，故用“了”字。我再举例：

(例十) 只怕你吃不得了。(《水浒传》)

(例十一) 可怜我哪里赶的上，只怕不能够了。(《石头记》)

(例十二) 押司来到这里，终不成不进去了。(《水浒传》)

这都是疑惑不定的口气，故都用虚拟式。我再举例：

(例十三) 好汉息怒。且饶恕了，小人自有话说。(《水浒传》)

(例十四) 不要忘记了许我的十两银子。(《水浒传》)

(例十五) 你可别多嘴了。(《石头记》)

这些本是命令的口气，因为命令式太重了，太硬了，故改用虚拟的口气，便觉得婉转柔和了。试看下文的比较，便懂得这个虚拟式的重要。

(命令的口气)            (虚拟的口气)

放手!                    放了手罢。

不要忘记!              不要忘了。

别多嘴!                  你可别多嘴了

我举这些例来证明第二步提出的假设“这种‘了’字是用来表示虚拟的口气的”。这个假设若是真的，那么，这一类的“了”字应该都可用这个假设去解释。第三步举的例果然没有例外，故这条通则可以成立。

这种研究法叫做归纳的研究法。我在上文说过，归纳法是根本法。凡不懂得归纳法的，决不能研究文法。故我要再举一类的例，把这个方法的用法说明格外明白些。

马建忠作《文通》用的方法很精密，我们看他自己说他研究文法的方法：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拟，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著为典则义类照然。（例言）

他又说：

愚故罔揣固陋，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兼及诸子，语（国语），策（国策），为之字栉句比。

繁称博引。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穷古今简篇，字里行间，涣然冰释，皆有以得其会通。

这两段说归纳的研究法都很明白。我们可引《文通》里的一条通则来做例：

（例一）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孟子》）

（例二）客何好？客何事？客何能？（《史记》）

例一的三句，都是先“主词”次“表词”次“止词”。（主词，《文通》作起词。表词，《文通》作语词。）例二的三句都是先“主词”次“止词”“表词”最后。何以“寡人好货”的“货”字不可移作“寡人货好”何以“客何好”不可改作“客好何”？

我们用归纳法的第一步，看了这例二的三个例，再举同类的几个例：

（例三）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孟子》）

（例四）生揣我何念？（《史记》）

看了这些例，我们心里起一个假设：

（假设一）“凡‘何’字用作止词，都该在动词之前”。这是第二步。我们再举例：

（例五）夫何忧何惧？（《论语》）

（例六）客何为也？（《史记》）

这些例都可以证明这个假设可以成为通则。我们且叫它“通则一”。这是第三步。

这个“何”字的问题是暂时说明了。但我们还要进一步，问：“何以‘何’字用作止词便须在动词之前呢？”我们要解答这问题，先要看看那些与“何”字同类的字是否与“何”字有同样的用法。先看“谁”字：

（例七）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左传》）

(例八) 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 (《史记》)

(例九) 吾谁欺? 欺天乎? (《论语》)

从这些例上, 可得一个通则:

(通则二) “凡‘谁’字用作止词, 也都在动词之前。”

次举“孰”字的例:

(例十) 后之人, 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 孰从而听之? (韩愈)

次举“奚”字:

(例十一) 问臧奚事, 则挟策读书; 问穀奚事, 则博塞以游。(《庄子》)

(例十二) 子将奚先? (《论语》)

次举“胡”“曷”等字

(例十三) 胡禁不止? (《汉书》)

(例十四) 曷令不行? (《汉书》)

我们看这些例, 可得许多小通则; 可知何、谁、孰、奚、胡、曷, 等字用作止词时, 都在动词之前。但这些字都是“询问代名词”, 故我们又可得一个大通则:

“凡询问代词用作止词时, 都该在动词之前”这条通则, 我们可再举例来试证; 若没有例外, 便可成立了。

得了这条通则, 我们就可知道“客何好”的“何”字所以必须放在“好”字之前, 是因为“何”字是一个询问代词用作止词。这就是《文通》的《例言》说的“博引旁证, 互相比拟, 因其当然, 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我们若把上文说的手续合为一表, 便更明白了:

客何好? 客何能?	} 通则一 凡何字作止词, 应在动词前。	} 总通则 凡询问代 词用作止词时, 都在动词之前。
吾何修?		
夫何忧何惧?		
未知谁立?	} 通则二 凡谁字作止词, 应在动词前。	
当谁任哉?		
吾谁欺?		
孰从而听之?	} 通则三 孰字同。	
问臧奚事?	} 通则四 奚字同。	
问穀奚事?		
胡禁不止?	} 通则五 胡字同。	
曷令不行?	} 通则六 曷字同。	

这就是《文通自序》说的“比例而同之, 触类而长之……皆有以得其会通”。这就是归纳的研究法。

# 社会主义批评

(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陈独秀

## (一) 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它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的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它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的苦恼，但是它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的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它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的经济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的经济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的方法。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现代生产方法的缺点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现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资本私有。现在大工业时代和从前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简单生产工具可以生产的了；资本既然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会有工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劳卖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的分离越发显著。（二）是生产过剩。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生产品的种类额

不受国家之统计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争加产额，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

现代分配方法的缺点在哪里，为什么要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的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一年赚了净利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职员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的官利二分是二十万元，共总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的财产了。这个纺纱厂的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的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像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

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 （二）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的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

资本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一切生产的工具，无工具不能生产，犹之无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资本；纸币是金钱的代表，金钱是资本的代表，都不是资本的本身。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不一定劳动，利用自己占有的资本雇用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利益。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

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很早，远在渔猎时代，倘若那时雇人渔猎，或借器具给人渔猎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相同；到了农业时代，雇人耕种或买奴隶耕种，这时资本主义更是显然了；近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虽与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渊之别了。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于交换方法之进步。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谷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谷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着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着更进一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账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谷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的积聚和资本主义的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渊之别。（二）由于机器盛行。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鱼，有一架纺线车便可以纺纱，有一架织布机便可以织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着这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资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资本家自备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织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汽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资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资本家掠夺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资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资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聚起来的。机器积聚剩余价值既这样的迅速，交换方法又这样的便利，所以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迥非手工业时代所梦想得到的了。一方面资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一方面因机器工业的生产成本轻货色又好，它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哪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的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

可走了。

资本主义既这样强盛，压迫得劳动界无路可走，何以还说能讲社会主义呢？不然不然。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克思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一定有人说，资本家占了剩余价值，资本无限增加，机器无限增多，生产品无限产出，岂不是很好的现象吗，岂不深合生众食寡为急用舒的孔门经济学说吗？殊不知在共产社会里生众食寡为急用舒或者是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资本制度之下生产品增多，剩余价值也随着增多，此种无限增加的剩余价值复变为资本，不能用为社会公共增加福利，乃为少数的资本家所私有，于是乃由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Crisis），所以说生众食寡为急用舒在资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现象。上面的话或近于抽象了，再详细说一下：在理论上看起来，社会上最怕的是贫乏，生产品多多益善，生产过剩是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许许多多，本算是好现象；但这种生产过剩的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反变成了社会的危机，乃是因为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这就叫做供过于求，这便发生销路的困难，过剩的额越大，发生的困难也越大；例如社会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现在产出一千五百匹还不大紧要；若是产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产过剩额到了这步，社会上必然发生经济恐慌。因为资本制度之下的产业状况是极端自由的，是无政府的，无论何项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自由联合自由投资增加生产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产品卖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资本家自由收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所得仅足糊口，生产较需要过剩了几倍，资本家虽然可以奢侈些，也断不能把同样的消费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资本阶级的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劳动界因购买力不增加，不能多销，那生产过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发生滞销、跌价、停工，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这种必然的现象总括说起来，乃是资本制度之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因为资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的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经济恐慌。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溃的危机如马克思所指示，而马克思身后数十年资本阶级何以不但未曾崩溃并且日见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克思学说失了效验。各国资本家拼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拼命推广制造业，拼命寻求殖民地将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销售了，才能够弥缝一时表

面上没有十分现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是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费了许多生命财产，结果所求得的不过是几条通商条约。因此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或与他资本国争夺商场都非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生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的权利；试看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治与强权的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它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两洲的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扩张在中国朝鲜的商场，还美其名曰保全东亚和平是一样。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言是怎么失败的呢？正因为他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的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的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乃因为他们的国家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的他位呢？威尔逊总统不过说得好听点，如果他美国当真抛弃了军国主义，他美国在国外的殖民地和商场抛弃不抛弃？如果抛弃了，国内的剩余生产怎么样？所以威尔逊总统的主张不但在巴黎和会失败了，并且此时美国的海陆军备仍然是有加无已。日本鉴于美国的情势，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业的威权，也不能不竭力增税扩张海陆军备到现状一倍以上，日本当局非不知这税太重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下级军官的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机，但是他们更知道没有充分的武力保护商业不能输出剩余生产乃是更大的危机，所以明知道扩张军备是毒药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扩张军备是陷阱也不得不从上面走过去。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竞争扩张军备是无限的，相互争得的殖民地或商场是有限的；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的结果，国际资本阶级的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的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的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的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像这种似是而非



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的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伙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它；倒是各国资本制度的崩溃还未实现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们倒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们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的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的危危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的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渐渐成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的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 （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既然有讲的必要与可能，但是它的派别分歧，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 一、无政府主义
- 二、共产主义
- 三、国家社会主义
- 四、工团主义
- 五、行会社会主义

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克思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克思；二、

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它的缺点正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劳动者本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何待你不要，你尽管不要，资本阶级它是要的，它是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的；工团主义者以为国家政治总会侵害工人的自由，试问呻吟于资本家政权之下的法国工团他们的自由在哪里呢？

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的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的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的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费者的权利，这样公平的调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调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特性；其实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

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它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它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的冲突，所以它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束缚，天才方可以发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哪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的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先就经济而言：现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而且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但无政府主义者必定说：我们可以自由联合，公议生产事业，断不至有这样过剩或不足

的情形发生；哪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它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种种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像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社会制度初变更的时候，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干涉呢？监守公物而自盗，强力迫胁不悦己的妇女，这种人无论到何时代恐怕都有，应不应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说：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五派中的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的精神它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它主张利用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的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的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克思的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孟什维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克思，而两派的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如左表：

共产主义的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第一，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的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的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的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的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的财政而设立的，要拿它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的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克思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问俄国共产党：有产阶级的人也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张无产者一阶级专政？俄国人答道：你们何以不主张全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问道：一阶级专政岂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们所谓民主政治的内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阶级专政呢？柯祖基著书大攻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说不合乎民主政治，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白地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的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则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四，俄国的共产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组织，是他们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

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人有说马克思当初所主张的俄国现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阶级全体指示共和’‘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共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的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的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克思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彩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由以上四点看起来，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克思的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克思，表面上却挂着马克思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代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般不可解的怪事。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是人人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 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之概说

王星拱

俗语说，少所见，多所怪；试问多所见的就不足为怪吗？我们试想想山原河海，草木鸟兽，哪一样不是可怪的东西！我们祖先不能懂得这些“怪”，所以用许多神话去拜释它。对于地面形势，他们说什么真火铸出来的，又说什么挪亚洪水冲出来的；对于生物，他们说什么，抃土为人，又说什么上帝七日造成的。一直到了十九世纪科学昌明的时候，才有一个里页耳 Lyell 和达尔文 Darwin 把这些神话根本破除，而改用普通的天然力，去解释这些怪而不怪的问题。我们且简单的叙述这些问题之科学的解释。

## 生物进化

我们试到野僻自然界中看看，有许多花、卉、果、木、羽、毛、虫、豸，各种有各种的习惯，各种有各种的形状。但是这些光怪陆离的种，还是自有生以来，就是这么多呢？还是同出于一源呢？从前的人以为：自有生以来就是这么多种；各种有各种的特性，这些特性就是这些种的“最终法式”。到了查理士·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世后，大家才知道，这许多的种是同出于一源的。生物进化之理论，到了他的手里，才有确定的意义，丰富的证明。从前的进化之理论，都不过是哲学的思辨，没有科学的性质；科学的进化之理论，实在是达尔文苦力经营创造出来的。

各种不同的生物，既同出于一源，然而何以自一源而变为许多的种呢？这个问题，笼统说起来，是很简单的，然而详细分析起来，却不是便易解决的。先从同的方面看来，最易看得出的，是同类必生同类。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会打洞；这个道理，就是生物学里所叫做的遗传。然而生物界中，如果只有遗传一个因子在那里作动，则始祖所生出的，必定都和始祖一样，那就不成其为种了。再从异的方面看来，每个有每个的性质，形、状、习惯之不同，无论如何相近，决不能够完全是一样的。俗语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像娘，这个道理，就是生物学中所叫做的分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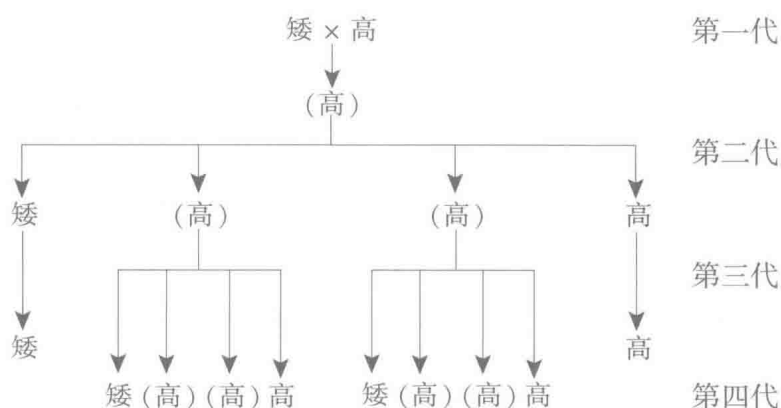
而生物界中，若只有分衍一个因子在那里动作，则自始祖起，每代所生的，都和父母不同，而且彼此又不相同，那么，地球上的生物，纵的横的，不过是千万无数的分个，那也就是不成其为种了。所以遗传分衍两个因子，必定是相辅而行，才能生出来同之间又有不同，不同之间又有同的种。然而依此说来，生物界中之种，一方面因为遗传而有同一方面，因为分衍而有不同。那么，若把生物界中现存的各种，排列起来，应该成一个不可辨别的连续，甲乙相似，甲乙之间，又有丙与甲更相似，甲丙相似，甲丙之间，又有丁与甲更相似，就同无限分数一般，然而依普通事实看来，有些不同的种之间，似乎有划若鸿沟的界限，又是什么缘故呢？对于这个困难，我们必定要有天择之理论，才能解释，分衍不同的种，有适宜的，有不适宜的，适宜的生存，不适宜的淘汰。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都是生存的种，这些生存的种之间，还有许多已经淘汰的种，我们现在看不着了，所以我们觉得些这生存的种之间有划若鸿沟的界限。另外还有一个因子——分限也是“使种之区别加大”之一个较小的原因，例如二海之间有土峡、二平原之间有高山，则两边的生物之区别甚大。这个理论，是近代生物学中最大的发明，也就是达尔文进化理论之脊椎骨。遗传、分衍、天择，我们且把这三个理论，简单叙述一番。

## 遗 传

父母的性质，既与子女的性质有同有异，然则以何种性质遗传下去呢，还是只有先天的性质一种的性质——遗传下去呢，还是后天的性质——习得的性质——也可以遗传下去呢？自兰马克 Lamarck 和爱拉耳牧士达尔文 Erasmus Darwin 倡后天性质可以遗传之说，十九世纪中的生物学家大半都没有反对的。依兰马克的理论，一器官之发展和退缩，全凭用与不用而定：用者发达，而且将此已发达的器官直接的遗传下去，不用者退缩，而且将此已退缩的器官直接的遗传下去。所有举例以限于篇幅一概从略

如果“后天性质可以遗传”之理论，是普遍的真理，到是很庆贺的一桩事情。那么，我们只要拼命读一代书，我们的子孙，个个都是孔夫子，我们只要竭力学一代算学，我们的子孙，个个都是牛顿，岂不是好！无奈事实一方面，却不能如此如愿；不但没有辅助此理论的事实，——即持此理论的人所举以证明此理论的事实，也可以用别的理论解释，——而且否认此理论的事实极多。例如磨擦而生的粗皮，操练而生的筋肉，都是不能直接的遗传下去，还有一个为我们所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中国女子缠足，年代总也不算少了，然而我们却不是生来就是小脚。所以近来二三十年，反对此说者日见其多。然而推源溯始当推门德耳 Mendel 为第一人。

门德耳的基础的简单试验，仍为现在动物学书中所常行的，就是高矮豌豆之配合。以高豌豆和矮豌豆相配合，则所生的第二代豌豆，并非不高不矮介乎二者之间，如我们的常识所预期的，但是全是高的。若将这二代高豌豆自相配合，则所生的第三代豌豆，又不全是高的，如我们的常识所预期的，但是四分之三是高的，四分之一是矮的。若将这第三代的矮豌豆自相配合，则所生的第四代豌豆，全是矮的，足见这第三代矮豌豆是纯矮种。但是第三代高豌豆之中，有三分之一，若自相配合，则所生的第四代豌豆，全是高的；有三分之二，若自相配合，则所生的第四代豌豆，和第二代高豌豆所生的一样，足见第三代高豌豆之中，有三分之一是纯高种，有三分之二是杂高种。今以“”代表杂高种，列表如下。



他把第二代必发现的性质；如上例中之高叫做盛性质；Dominant character 第二代可隐藏的性质，如上列中之矮叫做衰的性质；这盛衰二性质之共总，叫做相配的对偶。Allelo morphiee pair

以上所举的例，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以后生物学家对于豌豆之青盛黄衰，圆盛缢衰，兔鼠之灰盛黑衰，鸡之玫瑰冠盛和笔架冠衰，都做过同一的试验，而所得的结果，都和门德耳所考订的成分相同。

这些事实不是“后天性质可以遗传”之说所能解释的。所以门德耳创一个单位性质 Unit charactee 之理论。此理论之大概，是以一生物之所有的性质，分为许多单位，如以上所说的高、矮、青、黄、圆、缢，这些相配的性质，盛者发现，衰者隐藏，但是这个隐藏的单位性质，并不是消灭的，或融化的，他在后代还能发现，就同化学中的原子之不可磨灭一般。至于此理论所牵涉到的生殖理论 Theory of reproduction 此处从略。

近代反对后天遗传之最有名的学说，就是外司蛮 Weismann 的生殖腺津 Germplasm 永活之理论，这个理论，乃是近代生物学中极大的出产品，试略述如下。



一生物之起首，乃是一个生殖细胞；此细胞中有细胞核，此细胞核之中，有生殖腺津。当一个生殖细胞，由一分判为二，由二分判为四……而发达为个体生物之时，留着一部分生殖腺津，长育为生殖细胞，以供第二代生殖之用，用其余的部分，长育为躯体上之各器官，如手足头尾心肝肺肠之类。这样看来，躯体细胞不过是生殖细胞的附属品，旁产物。人之有死，不过是躯体细胞之倒塌罢了。至于生殖细胞，早已在生殖的时候，分判而成第二代的生殖细胞，自有生以来，未曾死过，因为一个细胞分判而成两个细胞，不能算做死。生殖细胞，永远在那里分判，所以他说：生殖细胞是长生不死的。而且若依此说，则当一个生殖细胞发达为一个生物的时候，已经储留一部分的腺津，为第二代的生殖细胞，那么，儿子乃是父亲的弟兄，女儿乃是母亲的姊妹，则父母还未出世之时，子女已经分配出来，父母后天的行为，自然不能影响到子女的性质。所以他说，后天性质是不能遗传的。总之，他以为生殖细胞和躯体细胞是不相搀扰的，躯体细胞、有生有死，生殖细胞永生不死。生殖细胞是主体，躯体细胞是旁产物，不过用作视听消化……各种器具，以供给生殖细胞之生活罢了。

然则后天性质是完全不能遗传的吗？又不是如此武断的说法。外司蛮晚年也承认后天的行为，可以影响生殖腺津之内容。现在讲遗传的，大约都以为：后天性质是不遗传的，但是“可发展此后天性质”之可能性，是遗传的。例如一个白人，居于热带，可成棕色，然而他的儿子决不是生来就是棕色；这就是说：他的棕色的——后天的——性质，没有直接的遗传下去，但是他的可变棕色之可能性，是遗传下去的。其余专门试验兹不具举。总之一性质之因子有二：（一）细胞的组织，（二）环境之刺激，二者缺一，则此性质不能发生。但是环境之刺激，有常存的，如空气、日光、食料、仇敌；有不常存的，如社会上情境之变迁。我们往往把由于常存的刺激而发生的性质，叫做先天性质或种的性质，把由于不常存的刺激而发生的性质，叫做后天的性质，或习得的性质。其实里边必有一定的组织，外边必定有一定的刺激，才能发生一定的性质，无分于先天后天啊。

以上所说的，都不过是把已有的性质保存下去，所说的变迁，都不过是在退步的变迁。言将原有的性质减少若干而已。然而自单细胞进化而为我们人类，其中必有进步的变迁。即加入新性质这个进步的变迁，如何而来，现在生物学家还没有一定的解释。若能有一定的解释，则我们有“可以加我们所要加的新性质”之本领，其有益于人类，或者比蒸汽机的用处还大。我们说及这一层，就要讨论分衍了。

## 分 衍

生物之性质之不同，原于其细胞组织之不同；然而其细胞组织，何以渐到不同的

地位呢？实归功于分衍。我们可以分分衍为二类：（一）寻常的分衍或简称修改，Modification（二）出轨的分衍，或简称剧变 Mutation。

先说寻常的分衍我们试到一个会场，考察人之高度，最高的或有六尺高，最低的或有四尺高，然而普通多数，总在五尺左右。若用方格纸统计之，以竖标记人数，以横标记高度，则必得一个抛物线状的曲线。加耳敦 Galton 皮耳孙 Pearson 用这个方法去量各种的性质，如豌豆之大小，树叶中之水脉之数，牝猪右前腿之母络线之数，所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事实，和加耳敦祖先之定律，极有关系祖先定律说相距的世代愈多则遗传的性质愈少。因为一个生物的，“先天”性质，是由，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祖父母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外祖父母，遗传下来的。一类生物，总有一个平均的性质，因为他们有许多祖宗是同的。

再说出轨的分衍依旧兰马克派说，生物变迁，本无所谓剧变；生物之变迁，是逐渐的，缓行的，不是骤尔而来的。以分个的生物而言，一器官之发达与退缩，全凭用与不用，用与不用，全凭环境之需要不需要。用则发达，不用则退缩，已是毫无可疑的理论。在分个的方面 Ontogenetically 是如此在种族的方面 Phylogenetically 也是如此，而且化石学里，也有证明。这些发达或退缩的器官，都直接的遗传下去，阅时既久，由小不同而集成大不同。此说似颇近理，而且甚与常识，所预期的相符，所以在生物学界中，占据势力七八十年；即达尔文也以为生物之分衍，是逐渐的，是偶然的，其所以能成种的缘故，全由天择之淘汰和保存。

德斐里 Devre 试验 *Oenothera* 或译番石榴而得一与前说冲突的结果。此植物传种若干代，与原种无殊，及至数代之后，骤尔发生许多不同的新种。所以德斐里创一理论，说；生物进化，有两个时期：（一）固定的时期，在此时期内，父子沿传不变；（二）骤变的时期，在此时期内，生物向各方面骤尔变迁，而发生不同的种。这个变迁，是骤来的，似乎无因而至的。然而我们与其说无因而至，宁可说我们不知道它的因罢了。由此看来，生物的进化不是连续的，是跳跃的。

这样的变迁，总是细胞组织有变迁哪。但是细胞组织之变迁，从何而来呢？我们取其简便，且把各家对于此点之解释分为二类：（一）由外的，（二）由内的。

先说由外的。由外的理论，又可分为二类：（甲）直接的：如爱莫耳 Eimer 和谷特里 Goodrich 之说。生物组织之变迁，全由外界的刺激而来，如热光、潮湿、食料、仇敌之类。试取一个简单的例来说：植物在日光中生长是绿的，在暗室中生长不是绿的。这是说：外面有日光之刺激，里面即有叶绿质之发生。总之，细胞的组织之变迁，都是物理的化学反应。（乙）间接的：如达尔文之说。外面的环境，并不能促使内部发生变迁，但是许多生物之内部若有若干不同的变迁，则外面的环境，可以有选择的能

力；其变迁与环境相适应的，即保存之，其变迁与环境不相适应的，即淘汰之。外面的环境和考试人一样，组织之变迁，和赴考的学生一样。考试人不能直接的叫学生去读什么书，但是：若是学生所读的书，和考试人所定的资格相符，就可以中选了。

再说由内的。由内的也可分为二类：（甲）主力说，Bathmism 如哥布 Cope 所主张的。外界的环境，有一定的需要，生物不能答复这些需要，即不能生存。但是生物都有生存的欲望，因为有生存的欲望（目的），所以时时刻刻的想适应这些需要（方法），以满足其生存之欲望，这就是主力。Effort 因为有这个主力，所以发生组织之变迁，去适应外界的环境。这样看来，组织变迁之中，有心理的分子。（乙）创化说，如柏格森 Bergson 之创化论。每个细胞，都是时时进化不已的，时时变迁的，而且所有的变迁，无论如何穹远，都保存于现存的细胞之中；换一句话说，所有过去的历史，都是现在发现的现象之因——所有过去都成现在——但是历史的影响，可以潜伏在内，而不发现为可觉察的变迁，然而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把历史影响，都发现出来，成一个很猛烈的变迁，如以上所说的剧变。这个理论的性质，多为哲学的而少为科学的，因为我们很难应用他以分析研究生物变迁之状况。

除以上数说之外，我们还可以依门德耳的原理而有下列的两个解释：（一）婚配 Am phixis 和杂婚 Hybridisation；当生物生殖之时，父母的性质各有一半的机会遗传下去，若父母性质不同，则所生的子女，或与父同，或与母同，例如碗豆或与父母俱不同而另具一性质，例如白玫瑰与红玫瑰配合则生绛玫瑰是成一新种。外司蛮以婚配为分衍之唯一的因子。此新种与他种相配合，又可以发生别的变迁。但是如此说法，又有极大的缺陷，因为由婚配而生的变迁，不能出于种族的平均性质之范围，由杂婚而生的子女，往往不能传种，或传种一二代而即绝。（二）单位性质之互相影响：一个生物之性质甚多，我们可以设想每个性质有一个单位的东西，在里边为之主持。（这个东西并不是物质的东西，因为一个物质的东西可以有許多性质。）这些单位的东西，互相搀搅，其所得的结果，不期定是物理的结果，——彼此相加的总数，它可以是化学的结果，——彼此化合而另生出一个新东西。

## 天 择

说到天择，我们须将竞争适应合在一道说；因为这三项是分不开的。我们首先且谈生物之生殖的能力；这个生殖的能力，实在是大到可惊的地步。一蕨之柄囊中所储的柄，Spore 有一万之多；一对青蝇，可生二千蝇卵，至两星期，就可以长成又能生殖的青蝇；这二千青蝇，又能生二百万蝇卵，每个蝇卵，又孵出一个青蝇。足见生物之

所能生，远超过地面之所能供养；人多粮少，势不能不起争端了。这就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近来互助主义风行，有人以为达氏生存竞争之说，已经完全打破，乃是带着伦理的臭味，而轻信有利于人的学说的。其实，两说并不相悖，（参观《新青年》八卷二号用鉴人生为竞争与互助）。两只狗遇着一块骨头而打架，不能说不是同类的竞争，我们文明人类拼命地防虎疫霉，不能说不是异类竞争。不过人类有道德的情感，不应该抹煞同情的本能，有推测的智慧，不应该不计算最终的利害罢了。况且达氏之竞争，并不是专指“夺人之食而食之，”他是重在如何可以得食之本领。设有一班人去应考，若是有人排挤同僚而获选，是不道德的，若是有人竭力用功“揣摩风气”而获选并不是不道德的。生物竞争，也多是揣摩风气的。它们变迁其本身的组织，以适应环境之要求，以便生存，并没有若何不道德的意义。而且生物之变迁，不期定走同一的途径，——不期定都是一样的——有变迁得好的，与环境相适合，就为天然所录取而存在，有变迁得不好的，与环境不相适合，就为天然所淘汰而灭亡。凡淘汰的都是不会变迁的，更不能怪人家变迁得好的了。为天择所保存的生物，不但可以保存自身，并且可以多占传种的机会，而且可以使它们的后裔之生存的能力逐渐增加。试取一个例来说明这个道理：譬如有一处发生一种瘟疫，必定有若干人遭瘟疫而死，假使这些人没有防疫的知识，则遗剩下来的经瘟疫而获愈的，必是身体强健的，必是细胞可以战胜疫霉的。在此次瘟疫之后，只有这些遗剩下来的人在那里传种了。而且他们受过瘟疫而获愈之后，他们对于这个瘟疫的抵抗力格外加大（这就是血清的道理）。而且我们相信：这个抵抗力，是可以遗传下去的，所以它们的后裔，对于这个瘟疫的抵抗力，也加大了。例如一种瘟疫，对于甲民族是致命的，对于乙民族不是如此危险的，这是因为乙民族之历代祖先，已经受过这个瘟疫多次而抵抗力加大了。例如中国人染着白喉症，往往可以获愈，但是西洋人在中国染着白喉症，往往是致命的。西洋人遇伤寒症，往往可以获愈，但是自白人到了美洲，红印度人为白人所带来的伤寒霉所杀害的，比他们为白人殖民政策所残伤的，还要多得多。性择从略。

生物进化，就是遗传分衍天择，在那里动作。这几项动作。都是和物理的现象一般，照天然的定律而进行。所以兰马克说，进化乃是一个天然的现象；德裴里说，进化乃是可以试验方法去研究的题目。总括一句话说，生物进化，乃是机械的动作，因环境之改换，而发生细胞组织之变迁，但是各生物之变迁，不必是同一的，善于变迁的即生存，不善变迁的即淘汰，若是变迁到了生殖腺津，则此种变迁可以遗传下去，就成不同新种了。

## 球面沿革

球面之形势——山原河海也不是生来就如此的。我们现在姑且把崖石学——地质结构学——抛在一边，仅讲述变迁之理论，倒是很简单的一桩事情。总说起来，球面上各种形势，都是由“现在还在球面上发生变迁”的各种天然主司 Natural agents 制造出来的。这些天然主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地外主司，（二）地内主司。地外主司分为空气、水、生物三种；地内主司分为火山、地震、壳蚀三种。大风刮土，自高处搬至低处，就是空气可以变迁球面形势之例子。黄河流域之黄土石，都是百万年前由风停积而成的。水能变迁球面之形势，更是显而易见的。大水冲倒堤坝，就是水之破坏之例子；湖的停积泥淤，就是水之建设之例子。总之水之速率大者，破坏多而建设少，水之速率小者，破坏少而建设多。生物变迁球面之形势，似乎是不常见的。然而试作详细的观察，泽藪之中，有水草蒿菜，腐朽成土；蚯蚓可以化石为土；珊瑚可以长成大岛；植物可以长成煤层；都不是稀奇小见的例子。至于火山喷发，在我国内部，无从看见，然而现在球面上还是很多的，如意大利日本等处。地心熔石，如半流体，流动四奔，遇着石层之空隙或弱点，即行溃堤而出，是为火山。若地心熔石没有寻着出路，它也可以把上面的地层凸起而成山，这就是壳蚀之一个原因；或者可以把上面的石层逼挤而破裂了这就是地震之一个原因。而且球面之石层，似乎有一定的处所，为固定的大块。Block 如非洲大陆、欧洲大陆、印度半岛、中央亚细亚。这些大块，前后左右逐渐移动。凡夹在大块中间的处所，都易得发生火山地震壳蚀之种种现象。总括一句话，地外主司之动作，是使球面自不平渐趋于平的，地内主司之动作，是使球面自平渐趋于不平的；现在球面之形势，就是这两类主司同时动作之共同结果，并没有什么神异不可思议的力量在那里边。

## 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续前号)

沈雁冰

### 五

孚罗斯麦的时代也就是匈牙利政治革命气焰日盛的时代。匈牙利十九世纪的三个大政治革命家，前仆后继地争政治自由。因为印刷术已经进步，报纸日渐加多，所以爱国的革命的思想，都发为评论，在报上登出来，不像两世纪前欲专靠诗人来传布了。同时演说也风行起来，噶苏士(Louis Kossuth)等三位政治革命家都就是大演说家。鼓动的文学与描写的文学也就自然而然的分开来，这样便进了匈牙利文学的第三阶段；这一期的特色就是小说的成功了。

匈牙利最早的小说也和别国一样，是传英雄的小说；卢骚，哥德的情感小说盛行后，匈牙利的小小说也跟着进化到第二阶段；这时的匈牙利小说家，可以举乔失夫、卡尔曼(Joseph Kar man 1766—1795)来做代表。他的杰作《芬娜的回忆》，讲一个纯洁而美丽的少女愁损的至于死的经过，在匈牙利文学中简直是创见呢。不幸这位大才人卡尔曼没有寿，二十六岁上就死了。

情感小说盛行之后，社会渐又厌倦，于是小说的发展进了第三阶段，便是《鲁宾逊漂流记》式的冒险小说；这种小说立刻风行了全欧洲，匈牙利自然也跟着走了。乔失夫·瞿凡达尼(Josefh Gvadanyi 1725—1801)便是个代表；他做了一部《Ronti Pal》描写漂泊的冒险的英雄生涯。

这样经过了情感小说与冒险小说的过程，到十九世纪前半，就发生了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匈牙利十九世纪的小说便把这两种小说做了中坚了。在下文，我们先要把几个先驱的小说家略说几句。

社会小说的先驱是有名的安局立·佛貽(Andrews Fay 1784—1861)；他著了一部《勃脱该的家庭》，表示对于将来的乐观与希望。历史小说的先驱便是尼古拉斯·育薛卡男爵(Baron Nicholas Josika 1794—1868)，他是崇拜英国文学，极受司各德感化的文家。他曾从军，抵抗拿破仑的军队；从战场回来，方始做小说；后来又因革命的连累，

出亡到外国。他第一部著作名《亚巴菲》，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浪漫小说，也是他一生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小说。亚巴菲是一个散荡落魄的旧家子，偶然因为一天在林中拾了一个弃孩来，当儿子一般的抚育着，遂感发了他本有的潜藏的良好天性；从此刻苦，遂成了有名的人物。他这心灵的进化也受了一个高贵女子的恋爱的感化。在这部书中，描写环境的压力和个性的自觉，虽然是浪漫的，却是很能感人，全书的史实是十六世纪时的一件故事。佛貽后来也做社会小说，但没有大成功。继育薛卡而起的文学家便是乔失夫·伊乌脱孚斯，男爵（Baron Joseph Estvos 1813—1871）了。他的祖父是奥皇弗朗西司朝的一个忠臣，匈牙利的国贼，曾教唆奥皇破坏匈牙利的宪法，帮助奥兵平定匈牙利的革命军；匈牙利提起他的名字就恨的。所以乔失夫在小学校的时候，同学的小孩子见了他都远而避之，就因为他是卖国贼的孙子呢；不过乔失夫毫无畏缩的意思，有一天，他乘同学全在讲堂里的时候，走上讲台，对大众宣言：他将来一定欲做一个爱国，忠于本国的人；这话，后来自然实践了。

伊乌脱孚斯是大小小说家兼是大诗人。他的著作都有向理想主义的倾向，处女作《一个卡萨基人》便是如此。书中英雄格斯太孚有最亲密的朋友，有最忠实的恋人，他正是满足极了；但是一天忽然发现恋人是别有所恋的，密友是来欺骗他的，他于是气极了，成为自我主义者了。他无往而不自私；后来和几个朋友在路上见了一个幼而美，贫而贞洁的女子，因为他的朋友说这女子虽然贫苦，可是没人能夺他的贞操的，他便和朋友赌东——二万法郎的生——他能把她娶过来。因此他便假装是一个苦学生，去和她交结，渐渐地得了她的信任，爱他，他此时也许真就可以有幸福了；但是勃旦（那女子）听见了他们赌东的事，觉得自己的幸福已经完全被破坏，失望而至逃走，不知下落。这一件事极打动了格斯太孚的心，使他从自私变到不私。此时他又听说他从前的恋人现在很是受苦，从前的朋友也改归了正路，过忠实的生活；他找到了勃旦时，她病得快死。她对他说，她能再见他一面，真心满极了；于是他方知道，自私的人永不能得幸福，须先使别人有幸福，方才自己有幸福。

伊乌脱孚斯第二部著作《乡村书吏》是一部描写农民痛苦，乡村书吏横暴的小说，一八四七年作成，那时匈牙利的农奴制尚不曾废止哩。但据迪克（Deak）的批评，却以为伊乌脱孚斯的描写实在太过分了一点。

伊乌脱孚斯也做了几首抒情诗，最有名的是《去国行》及《我的志愿》等篇，爱国之思，充溢于这几篇诗歌里。

和伊乌脱孚斯同时的，小说家有克曼奈（Sigismund Kemeny 1814—1877），诗家有裴多菲（Alexander Petofi 1822—1849）。克曼奈以历史小说得名，杰作如《风暴的时候》便是暗指土耳其人攻破布达堡垒的事，是六十年代最著名的小说。他的著作还有

一个特色，就是参用巴尔扎克的手法很注意书中人物的心理分析；用行动来显示心理状态变化的进程，使他能够丝丝入扣的，在匈牙利文学中只有他是完全成功的。

裴多菲是孚罗斯麦的后最大的诗人；正当匈牙利小说家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出来重整诗坛的旗鼓；亚拉奈（John Arany）继之，更盛极一时。从此以后，直到现在，便再也没有这等气势了。所以裴多菲和亚拉奈的著作不可不详细些说一说的。

裴多菲的诗是非常的，他的人格和他的生活也就是非常的。十八岁时，他当了兵，二十岁时做了戏子，二十七岁时成了最著名的诗人，同年七月，死于战场。他的生命是极短促的；但是他的生命力的表现却有绵延永久的寿命。他的一生，正当匈牙利政治复活的时候，人人对于将来有无限的希望；他在这“新理想”时代的旋涡中，不但做了那时代苏生精神的记录者，而且做了指导者；他的杰作《国家》内便满含了将至的革命的暗示。果然，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四日得到了维也纳革命的消息了，匈牙利人不在此时谋独立，更没有时候了，裴多菲立刻做了一篇 Talpra Magyas，次日，向群众宣读。这篇诗的每段的末句“我们宣誓，我们忠诚地宣誓，不再受暴君的压制了！”受群众狂热的赞许，再三高唱，犹如大军出发前的宣誓一般。等到裴多菲把这篇诗念完，群众就蜂拥到印刷局，斥退奥国派来的检查员，拿过机器来，立刻就印这篇诗，门外的人候印完了才走。不经过检查的诗，这是第一篇呢——裴多菲用笔用口去鼓励国人，他做的《与王者》那篇诗上，每段的末句是“现在没有一个王是应该被爱的了”，尤其惊人；他又说：“说话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动手的时候是快到了”。原来匈牙利的革命运动此时正已到了大成熟的时机，革命领袖葛苏士把革命军的指挥权托付与大将波兰人邦将军的手里，要向俄罗斯边境开拔了；裴多菲此时再也不能伏在书桌上了，他生平的志愿是在军号怒吹声中死，现在是机会了；一八四八年十月，他就投入邦将军营里。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战场被哥萨克兵所杀。“在少年时死，死在战场上，为自由而战，既死后就葬在一个平常的坟堆里，和一切为同此神圣的缘故而死的人在一处”，这是裴多菲生平的志愿，现在竟一一做成功！

裴多菲在匈牙利诗坛上的位置是容易定的。他是匈牙利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他自说，他的诗只说两个字，一是恋爱，一是自由；但为了自由的缘故，恋爱也当降服。他的诗歌完全是他的人格的自然表现。凡是灵魂中形结成的感情——不论是爱国心、友谊、恋爱、怒、喜，————在诗歌中发泄出来。他自说：“我的心就似有回响的树林，对着叫了一声，会有千百个回音。”他的精神永是活泼的、不退却的；他说：“虽然地上满罩着雪，只要我能播下我的快乐精神的种子，便可有一林的玫瑰花照耀了冬日的阴郁”。一切他想的、感得的、忍受的，都做喷泉一般，在他诗中直冒。他告诉我们，他是饿了、冷了，一个钱也没有了，或是，他父亲打了他了，他的褂子破了。他



以前的诗人谁敢如此说？他用最率真的眼光去观察一切事，直说出他观察的结果。所以他的抒情诗有真生命，前人都不能及。

裴多菲又曾做了许多叙事诗，如《*Janos Vitég*》和《叛教者》等作都是很著名的。

## 六

亚拉奈（1817—1882）正和裴多菲一样，是从年少的戏子转而为诗人的；而且也一样的经过了漂泊的生涯。裴多菲是短命的，亚拉奈却长寿了；因此，裴多菲未及见的颓丧时代的匈牙利，亚拉奈却亲身经历了。他眼见匈牙利的志士起革命军，眼见他们失败，眼见好友裴多菲死于战场；他欲乐观亦不能了，他未尝不想安慰国人，说，死了的树还有苏生的希望，但是目前的折磨太厉害了，理想的安慰还会有什么效力，所以他写了一篇《奈克伊达的流倡》记载这件大不幸，虽然嘴唇上浮着假笑，心里实在是痛苦极了。他和裴多菲不但同时、同享盛名，而且同是理想主义的诗人，这也是和后来作家，如马达西（Madach）等，不同的地方。

亚拉奈是农家子，在提布莱深大学读书的时候，有高材生之目；没有毕业，他就加入游行的演剧团中。匈牙利那时的戏剧还没有十分发达，游行演剧团不很受社会重视；亚拉奈既加入，不但他的教师和同学诧异，他的父母也和他断绝关系。亚拉奈在这团体中两三年，只上台演过一次，他竟没有演剧的才具。于是因为一个夜里的梦——梦见他母亲病在床上将死——他就决心离开演剧团，回家去；在路上经过无限的痛苦，方才到了家里。在家里当了几年的教员，一八四五年把一篇讽刺体的叙事诗送到克斯法济特（Kiofalndy Society）学会去应征，竟得了奖，这就是那篇《失去的宪法》，这篇本是不署真名的，奖揭出来之后，方才知悉亚拉奈的名字。

第二年，亚拉奈再做诗去应克斯法济特学会的比赛征文，又得头奖，这次的诗便是那篇著名的大叙事诗《*Toldi*》的第一部。这一篇诗引起了裴多菲的同情，两人的交谊就此开始了。一八四七年，裴多菲去访亚拉奈，两人欢聚十天，亚拉奈把他已成而未发表的诗——*Toldis Eve*——念给裴多菲听。但是次年匈牙利革命军兴起，两个人的命运就完全变更了。裴多菲去投军了，亚拉奈也去做革命党机关报的主笔。从一八四八年夏到一八四九年秋，这一年，不但是匈牙利政治史上的一个大纪念，也是匈加利文学史上一个大纪念；薛具斯伐之役，匈加利一败堕地，政治上几无复兴之望，而因裴多菲战死了，文学上也受了个大大打击。乐观的亚拉奈也不禁要说：“我逃去，像一个被迫的人；从我自己的灵魂中逃出。天上没有希望，只有失望，失望使我的手垂下，不向天举起了”一类的话，不信国家的将来是有希望。从政治失败引起的悲观思想和

颓丧气氛都在文学上表现出来，成为五十年代的匈牙利文学；我们可称他是匈牙利颓丧时代的文学。新起的文人都带着颓丧的色彩原不必说，便是老诗人的诗也含着悲辛凄凉的音调。孚洛斯麦的《灰白色的流畅》里写他自己听着流畅的歌声，听不出激昂慷慨的调子，只觉得幽怨烦闷，都成了失意事的回响罢了。巴柴（Bajza）说的“只有压制和暴虐，没有正义了，自由只是一个虚名，牢狱翻成善地”，在愤慨中也含着失望的意思。汤巴（Mild Tompa）甚至说：“青年的妻都祷祈莫生儿女，父母不可惜儿女的死丧；只有老年人是快乐的，因为想到死期是近了”；竟是绝望的口。诗人哀心填满了悲伤，所以见得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悲哀的象征；柴斯士（Charles Sgasg）有一首诗里说：天空浮动的云是地上泪与血的蒸气所凝结的，但是将来总有一日要射下它们的闪电到地上来。苟莱（Paul Gyalai）的著作也有同样的苦味。悲观的大诗人马达西做了一部《人的悲剧》，竟表示对于人类全体的命运是怀疑是失望了。在这样的颓丧空气中，亚拉奈虽要保持他的乐观主义的倾向也不可得，《奈克伊达的流畅》不能不假装笑脸了。从一八五一年起直到一八六〇年，亚拉奈竟只做民歌，替匈牙利的文学史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工作。

一八九〇年，奥军为意大利所败，这正好比是初春的热风吹到匈牙利久冻的精神中使他重复波动起来了。亚拉奈的活动力也就再兴旺起来，一八六四年出版的《布达的死》分明表现出亚拉奈的第二个少年的精神来；可惜翌年他的大女儿死了，又把亚拉奈送到愁城中去，几乎有十年之久，没有著作。一八七九年发表了《土儿提的恋爱》，一八八二年春发表《土儿提的暮年》，同年十月逝世。

亚拉奈著作的特色就是能创造出真真的匈牙利人品性来。只看他的土儿提便是；土提儿怒时可以杀人，杀了人可以自首，这是何等尊严大度的气概。他对于君的忠，对于母的孝，以及对于所爱的女人和自己的老仆的和气，都表出他是个智勇仁俱全的人。可是这种美质实在也不单是匈牙利人有，一切人类全有一点。

匈牙利的诗自孚洛斯麦的之《柴兰的逃亡》于一八二五年发表后，到裴多菲和亚拉奈时代而大盛。但至此时也盛极难为继了。七十年代以后就没有很出名的诗家，反是小说家和戏曲家来占优势了。得世界名誉的大历史小说家育珂和他的后继者便是十九世纪末匈牙利文坛上的主要角色了。现在我们先要把颓丧时代的大文人马达西（Madach）说了再说罢。

## 七

前面已经说过：一八四八年薛具斯伐之役把匈牙利人打下了失望的深渊，文学家

的作品内都含了忧悒失望的调子。最足代表这时代的文学家就是马达西（Imre Madach 1823—1864）。马达西的大作《人之悲剧》（一八六一年作品）真开了匈牙利戏剧史的新纪元。拿人类全体作为文学题材的，在匈牙利文学中实是创举，悲观思想那样的浓厚，也是创举。《人之悲剧》的主人翁是人类始祖的亚当与夏娃，地点是圣经的地名——乐园。亚当与夏娃既出了乐园，便先做了一个梦，这梦中经历的，便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全史。亚当先在埃及过了奴隶生活，亚当觉得那“万民统于一君”的观念实在是完全错的，于是他就要求自由，第二幕便是他这要求的实现，他是在民主政体的雅典了。但是可惜，雅典的民主政体虽然给大多数市民以自由，而大多数市民竟不能善用这自由，多数的专制把他们的大伟人密尔的迪斯宣告死刑了，亚当的希望又终于失望了。第三幕开时，亚当在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渐盛的时候，亚当跟着也想在宗教中求到满足，但是又失望。第四幕的亚当是大天文学家克布勒，想在科学中求慰藉，这时法兰西大革命爆发，亚当又变做了唐登。这样，亚当方到了现代世界上，在伦敦做市民。自然又很不满意，因为金钱的势力可以买服恋爱，不必说自由与平等了。九幕便讲将来的世界，亚当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国内，但是世界的末日也快到了，亚当的梦也醒了。亚当从梦中醒来，正想把做的梦告诉夏娃，夏娃却先对他耳语说：“已经怀了孕了。”亚当惊呼上帝，忽然上帝在云间出现，安慰亚当使他不要灰心，勉励他道：“努力向前，信任真理。”全剧到此就完了。

从《人之悲剧》中可以看出马达西的悲观思想，也可以看出马达西虽抱悲观却不是主张“出世”或“享乐”的，上帝说的“努力向前，信任真理”，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马达西的悲观由两个原因促成：一是祖国的失败，二是个人生活的窘迫。马达西一生的遭遇常在惊风骇浪之中，一八五四年和妻子离异这件事，更使他大伤心。他只活了四十一岁，人之悲剧是他唯一的最后的作品。

和马达西同时的戏曲家最有名的是薛琪列格底（Edward Szigligeti 1814—1878）。他是匈牙利的农民文学家，《手枪》《牧马人》《流倡》等作极有名。继薛琪列格底的文人是土司（Edward Toth 1844—1876），他本是戏子出身，著有《村伧》。社会剧的作者有士薛基 Gregory Csiky 1842—1891），他第一次得名的著作是《无产阶级》（一八七九年出版），用写实手腕表示被掠夺者的苦况，是一篇极有价值的作品。此外有《铁人》等作，都是攻击旧社会组织的文字。

## 八

现在可要谈到匈牙利的小说了。十九世纪末世界最著名的三个历史小说家，一是法国的大仲马，一是波兰的显克微支，一便是匈牙利的育珂了。

育珂（Maurus Tokai 1825—1904）从事于文学著作很早，他第一次遇见裴多菲时，尚是个学生，两人就做了很好的朋友。匈牙利革命时他加入革命军中，尾拉古斯之败，几乎逃不出性命。革命后，曾在布达佩斯住过，一八六一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他第一次娶的是匈牙利著名女优，十二年后她死了，育珂又娶一个曾经做过女优的年青美妇人。

育珂的著作中人物最夥，他死后临葬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如果把他著作中的人物都复活起来，这其中便有：匈牙利的农人，有中世纪的武士、有议员大爷、有乞丐、有罗马官吏、有希腊兵士、有印度帝王、有土耳其王、有阿拉伯及英国的贵族、有亚患林王、有基督教徒、有黑奴、有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以及棋坡寨流倡——这些人若立在街旁，足有一英里多的长呢。”单从这一点——创铸人物之丰富——看来，育珂真不愧是世界的历史小说家。他对于祖国的贡献，不在裴多菲与亚拉奈之下，对于世界的贡献，一定还在裴多菲两人之上。

育珂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新地主》《萨尔坦卡拍铁》《男爵的儿子》《战景》等，都是时代背景的反射；历史小说有在《匈牙利的土耳其人》等部；理想小说有《未来世纪》，描写飞艇在空中的战争。

《新地主》是描写“巴克时代”的匈牙利社会状况；匈牙利自从革命失败后，完全在奥国压力底下，巴克是奥国的首相，竭力想同化奥匈两国；那时就有许多奥国贵族搬到匈牙利来住家。《新地主》的主人翁就是一个奥国的大将，在匈牙利做了地主，渐渐儿居然匈牙利化了，他的女儿并且和一个匈牙利武士恋爱。这位奥国大将，从前是那样虐待匈牙利人的，现在却一天一天觉得匈牙利人是可以尊敬，应该表同情的了。《萨尔坦卡拍铁》是表现下一代的社会情形，《男爵的儿子》和《战景》便是表现革命时代的。

育珂那一派的后继者有戈柏（Arpad Kupa）著了《劳动者》《想象中的帝王》等书；有泰布列（Robert Tabori）著有《大比赛》《四十岁的人》等书；有威纳尔（Julius Werner）著有《爱曼立戈根提之结婚》《最终将天明了》等书；在匈牙利现代文学界中，算得是很有权威的。但是堪与育珂并肩相抗，独成一派的，究竟欲算米克士萨斯（Kalman Mikszath, b. 1849），他是比较的近于自然主义的作家；然其描写下级社会人们生活的作品，于悲苦的表现内仍伏着乐观的思想，却又不是纯然自然派的手法。著名小说《善良的巴洛淑克人》便是描写斯拉夫农民生活的；《圣彼得的伞》于滑稽之中带着对于物质文明的感伤，也是杰作。像他那样的描写法与思想基调也是最近代匈牙利小说中的一派；继起者有拉戈西（Victor Rakosi）著了《隐藏的巢》《要波留斯的论文》等书；有莫拉（Stephen More）和勃奈特克（Alexius Benedek）等人。其中尤以

勃奈特克为最有名，他做了许多寓言和短篇小说，将真正的匈牙利人品性表现出来了。又有专做冒险小说的茄唐夷（Geza Gardonyi）也是此派的健者。

除这两派而外，还有一派，专以介绍外国文学，模仿外国文学得名的，可以举出衰斯（Sigismunt Justh）来做代表。他是竭力要把法国的写实主义传到匈牙利的一个人，著有《钱之故事》等篇。属于此派旗帜下的，有麦龙夏（Desiderins Malonyai），潘卡斯（Julins Pekas），他著有《金手套的姑娘》一书，以及戈布（Thomas Kobos）等人。

新进作家之中以小说擅长者，有潘塔兰（Stephon Pelelei），著有《云》；恩布鲁思（Zoltan Ambrus）著有《考勃威勃小姐》《猜忌》等作；又有海尔刺格（Francis Herczeg；b. 1863），是短篇小说家，亚拉奈之后惟一的大才人。他的著作的特色是对于人类的讽刺态度。他的短篇，描写日常生活的琐事，却异常警策动人，所有人物，逼真地浮在纸上；他的杰作是《上与下》《一个女子的历史》，等等。

此外在七十年代中做过著作而不很出名的小说家也有几个，如那著了《秘密恋爱》表现匈加利城市生活的勃拉（Kalozdy Bela，b. 1875），和著了《在家里》以攻击腐败官僚的台格莱（Alois Degre）等，便是；现在不细说了。

## 九

再讲到匈牙利最近代的诗人；上文虽已说过，自从裴多菲、亚拉奈之后，匈牙利诗是盛极难为继了，然而八十年代后的新诗人也有几个是有名的。不过浪漫思想的才华已经无论如何是到了顶点的了，所以这些新诗人都换了个方向，进了悲观主义了。这派的代表可以举出范衣达（John Vajda 1825—1897）和莱维刺基（Gyula Reviczky 1855—1899）两人来。前者曾被迫服务军营多年，失恋于情人。著有《三十年后》一篇，发挥他的悲观思想。后者一生为病与贫所迫，思想很像叔本华——一方对于现实世界极力咒诅，一方却对于生命非常留恋。在他的诗《潘的死》中，这两个感情混合为一了。

新进诗人中勉强还能追随亚拉奈的“余绪”的要算克斯（Toseph Kiss，b. 1843），他是犹太种，民歌做得极好。

## 十

最后要讲一点匈牙利的批评文学家，匈牙利的批评文学不很发达，这正也是小民

族的常例。乔失夫·巴柴（Joseph Bajza 1804——1858）总算是第一个文学批评家；然而最大的批评家一定要算苟莱（Oaul Gyulay, b. 1828）。他主张严格的科学批评法，虽然振起了批评界的精神，偏见却也不少。和他主张相同的有鲍淑（Zsolt Reothy, b. 1848）；现在都是守旧的批评家了。青年的维新的批评家已经产生了不少，最有名的是拉萨尔（Bela Lazas），赫芙西（Alexamder Hevesi），伦凯衣（H. Lenkei），佛伦刺士（Zoltan Ferenczy），巴拉具（Aladar Aallagi）等。

（完）

## 答《君“广韵注音字母的疑问”

吴敬恒

记者足下：

承示《君《广韵注音字母的疑问》一篇，循读一过，知《君所言，乃系一种普通之误会。今虽当代达人，皆能闻其说而立知其误，然此种热心统一，适以阻遏进行之误言，二十年前曾造一最大之错误。恒不嫌矜张言之，中国通俗教育，受过去二十年之挫折，中国现在时局之晦闷，几可坐罪于前日之曾为此等言论者。盖二十年前劳乃宣氏曾用王照氏之官话字母，易名简字，试行于南京。然所教必为官音。江浙扞格不入，不能推行于妇孺。虽经端方之札文，通飭各属，惟一二学堂，虚应故事。以习非所用，并数十字母之笔画，皆懒于记认。字母笔画之未辨，官音土音，一概无从说起。劳先生研究此事，至精且忠。知非随地拼切土音，无可动妇孺之一顾。若取其日用有益之法，使因拼切土音而认识字母，则进以官音，亦如数家珍，可以迎刃而解。如此，因字母可拼土音，使对于不识字人，不旬日可施通俗教育。并在不旬日间，可使其家之父子，皆不识字者，而有互相通问之乐。则助长国民教育之目的以达。因字母既识，而又有拼切土音之素习，则拼切官音，饶有兴味。又因土音官音，皆得明确之比较。而疑怪不生。于是助进国音统一之目的亦达。彼经数十年之研究，始有此至合教理之计划。不图其随地拼音之说一传，而摇笔即来之反驳声，轰然四起。上海之《中外新报》《神州日报》等，皆为当时有力之报纸，若驾机关枪，向此老轰击。可怜当日能辨黑白者，至为少数，劳先生无助力，简字遂萎废。虽孟子云，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村前跌倒土地庙，修复止二百青铜钱之事，然必械斗者三年，伏尸数十人，靡财数巨万，而后一甲长仍雇泥匠一工修复之。虽不值旁观目击者一轩渠，然天下事大抵如此。故普通误会，言之者固亦出于忠实，但是非利害，关系太大，不可不深思熟虑，审慎出之，亦吾人发言应有之责也。惟《君所言，可以代表者至多。恒虽饱经多数人之反复推审，以为似此之误会，辨正可以稍缓，今乃知不深知者尚多。故幸《君热心怀疑，可以得一机会，将其中曲折说明，故望贵报即以《君

之言，与恒谨加注语，并以告第三者，不胜禱幸之至。

### 广韵注音字母的疑问 ㄍㄨㄛㄩㄛ

兄弟昨天看报纸。见现在有人编定一种广韵的注音字母。呈请政府通令各县推行。阅后却得十分稀奇。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人都知道因为言语复杂的缘故，以致一省与一省分界限，一县与一县分界限，甚至一乡与一乡一村与一村，都分界限。中央教育部，经过好几十年的筹划，才开办一个国音统一会，编定国音注音字母四十个，通令全国推行。一方面挽救向不识字的人，令他可以写信阅书；一方面统一全国的语言，化除各省的界限。自国音字母颁行之后，中国北省所收的效果；真是一日千里。即是粤人之中，不过费一二月的时候，学会国音注音字母；就能够讲国语的也不知有多少人。从此极力提倡国音、推行国语，信得过不须十年，一定可以化粤语为国语，变土话为官话。从此省界消除，言文一致，中国不强，有是理吗？恒按，ㄍ君既熟知注音字母之起源，何以忘却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有增制闰母之规定。教育部颁布注音字母令文中，亦有浊声之符号。四声既颁定为五，浊平既称阳平，无浊声符号之必要。所以并颁浊声符号者，即为各省土音，或有浊音如江浙等，或有浊上浊去浊入如闽广等，皆为拼切土音之预备。并即明定声母不必添制，只加浊号已足。而事实固亦如是，所须添制者，厥为韵母。读音统一会之后身，为国语统一筹备会。协议闰母增注之法，已有数次。上海杭州等，添制闰母者，亦非一处。ㄍ君不曾细考，故陡觉稀奇，并以为自作聪明人节外生枝耳，其实乃按部就班之事。所增广州韵母，不但请政府通令推行，且须并告国语统一筹备会记录。遇各省闰母，有与广州闰母相同者，亦令划一。此皆该会预定之计划，经多数人反复讨论而决定之者也。

ㄍ君热心国音之统一，至可钦佩。唯统一关键，在国音字典。并不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乃记音之器具而已。如广字，为国音则ㄍㄨㄤ，为广州音则ㄍㄨㄤˊ。并不必添增闰母，皆可拼切。莺字，为国音则ㄩㄥ，为广州音则ㄩㄥˊ。亦不必添增闰母，皆可拼切。故虽用纯粹之注音字母，如广读为ㄍㄨㄤˊ，莺读为ㄩㄥˊ，在注音字母中，有何国音可求。故无论何人皆知欲知国音，虽终日与注音字母相对，亦复无益。必一检国音字典，始见广字之下，ㄍㄨㄤ三个注音字母，确然注定。注音字母记得在国音字典每字之下，始显出国音身分。此时所争者何事乎。皆知唯问这若ㄍ若ㄨ若ㄤ，究如何发音耳。若依ㄍ君，非官话不教，此在学校或可强迫。（学校为义务的强迫，本无需教土母。）而对于一般社会之妇孺，则必敬谢曰，我于官话无急需，过几时再学罢。ㄍ君所望学会注音字母，期诸一二月时候。欲与苦力等为一二月之接触，已难如



登天。(但《君为人恐骇过耳，不然识四十注音字母，何至需一二月乎。教之得法，记之热心，上资三日，下愚亦一月足矣。以今日之悠悠者习之，不惟一二月不得会，即一两年亦不会，彼一面抱不屑记忆之态度，一面疑有深奇奥妙，且懒不肯记也。) 请问《君欲将国音字典中常字的国音，记之皆悉，究又需几时。在学生恐至少一二年。在妇孺可知。使彼读国音书而能解，写国音信而能下笔，究需若干时。有不中途辍业者乎。大多且望洋兴叹也。假如此等妇孺，教以拼切土音，《君下文，亦说“当然比较学国音容易，因为不须另学说话”，(《君研究固亦颇深，不然此等至理名言，有心捣乱之人，且藏匿此意，不肯说出。《君最授劫持，不能自决者，即披所谓“虽肯再去学习国音”一言误之。此实紧要关头，再俟以后详辩。) 其实岂但学之甚易，而且学之极乐。故至多一月工夫，最下愚者，亦且学成。学成了，“不须另学说话”，马上写信看书。(特为各地编土音通俗之书。) 他习惯了广为ㄨㄨㄨㄨ，莺为ㄨㄨㄨㄨ，深知若ㄨ若ㄨ若ㄨ若ㄨ若ㄨ若ㄨ之发音，又深知拼法。于是揭开国音字典，见广字下所注之ㄨㄨㄨ，即怡然渔而读出。并且深叹国音之极易。知国音之广字，不过将土音广字下半之ㄨㄨ，换一ㄨ字。比较明哲，疑怪不生，是各比较教授。近代万般学术，皆列比较一门。独教授音声，可全用强迫注入，不须一用比较法也。于是一面多刻国土对照之书如下

ㄨㄨㄨ ㄨㄨㄨ ㄨㄨㄨ ㄨㄨㄨ

天 地 原 荒

ㄨㄨㄨ ㄨㄨㄨ ㄨㄨㄨ ㄨㄨㄨ

国音常注右方，土音常注左方，亦国语统一借修会所提议规定。此等书本，流行于社会，读土音而意义毕宣，可补助识字。顺便读对照之国音，统一有望。《君乎，果满意否乎。至于有需乎闰母者，广州仅仅两枚。譬如在注音字母之外，此种妇孺，如有机会，再令多识欧母二十六，不以为泰乎。如其然也，彼脑子中可再纳入二十六，则亦何妨多纳二枚乎。

且懂了注音字母，使先拼土音，与“文化”洋服店，于未读英文之先，先替他拼上店号，叫做 Men Pha。彼谈英文之时，此数字母，不一一见如旧识，且能微会拼切之理乎？如此，广州市上满市之土音店号，用欧文字母拼切者，皆伤害读英文，当在禁止之列乎？抑实补助识字母，而在可取之数乎？得此一正合之比例，《君之疑，必又可得一排除法矣。

可惜现在有些自作聪明的人，节外生枝，以为粤人不通官语，学国音较为困难，如是将原有的字母，或加多，或减少，定名为广韵注音字母，兄弟对于这种字母，有二大疑问：一能否通行广东全省？广东省的语言，非常的复杂。潮州地方的人，人字

读为ㄉㄨ音。北江地方的人，我字读ㄉㄨ音。此外四邑钦廉高雷等处的说话，都是与广州市的白话，大不相同。譬如用广韵的注音字母，写信去给潮州的人，或北江的人，或四邑钦廉高雷等处的人，是否能够传达意思；既然不能够传达意思，这种字母又有何用处呢，难道勉强各属的人，丢弃国音不学，来学这种不通行的字母吗？

《君以为广州所添两字母，将通行全省，此实大误。无论东莞香山，即属在邻邑，苟其尚有异同，即需增添闰母，何况潮州。潮州当然在必须再添之列。正欲以广州试行，逐渐增添。或各处有热心此事，深悯不识字人之苦，或欲猛促国音之统一者，皆赶速次第议增。然所增之数，即通全国而预测，增至韵母十枚，必全国土音俱足。本可按学理而添，（劳氏即有此议案）因欲得调查之精细，尤昭审慎。此闰母之添增，不惟为普渡不识字之宝筏，及促进国音统一之快马，且留为异日调查方言，考订古音之用。为用之大，不可胜数。日本方音调查局至刊绘数千张之表。一音之流行，用地图绘曲线而表示。是一文明人境，乃如此其不惮烦。我等乘此一举，而数善皆立之基础，岂可反用误会自对乎。今后对于附音之印刷物：

稍有价值者，必国音土音对列。（学校教科书，当然只列国音）朝生暮死者，但列土音于左方。每县姑以城市音列之。如佛山等，其印物但示佛山人者，拼列佛山音亦可。《君乎，宜知朝生暮死之印物，仅为不识字人谋一达意，用以代口耳。譬如口讲，对佛山人，说佛山话当乎。说官话当乎。果其专为官话之运动者，自亦拼官话亦好。彼既识注音字母，既有官话素养，亦自了解。

家人父子亲戚朋友之通问；

无论两者俱为一地人也，即籍隔广潮，平日见面用何种言语以为彼此谈话者，写信即可仍用何种言语。三潮七广可也。半广半潮亦可。《君乎，曾有欲用注音字母之人，互相通问，平日曾无一面者乎？闻声相慕，而可通赏，必为学者，或为高等商业之调查，此皆能用汉文者，何用注音字母乎？

二是否阻碍国语统一？粤人既然编出这种字母。当然比较学国音容易。因为不须另学说话。如是属讲白话一部分的人，谁肯再去学习国音。因为喜易怕难，乃是人的常性。或有人说，学广韵字母，并非反对国音字母。不过先学广音，然后再学国音；广音实用于本省，国音实用于全国。那就更无理由，国音既能实用于全国，难道就不能实用于广东吗？而且粤人既可以编出广韵注音字母，闽人也可以照样编出闽韵注音字母。举凡二十二行省，不难会编出二十二行省的注音字母，将国音无形推翻。中国的语言，还有统一的希望吗，中国的文字还有改良的日子吗？

《君这一样，用了《神州日报》等当日的机关枪了。凡为理论之人，不可逞了笔锋，令人忍俊不禁。《君如不嫌唐突，那种高兴的推论，太高兴了一点，就把自己气

坏，还是对朋友不住。

国音之统一不统一，全在国音字典。注音字母乃是一种拼音之器具。说穿了，一个简单的反切。它并不是什么文字，不过帮了汉文，做些拼音工夫。彼一班力争加上四声点，种种痴想，要它比欧美的朋友，酸痴可笑。现在对于注音字母，新的旧的，皆有许多不切当的失望，不切当的恐怖，不切当的嫌恶，无非由误会注音字母为文字而起。什么十八国文字、二十二国文字，统一无望了，皆痴得可笑。（望君恕我，恒只欲极表无病而呻之状态，乃对于其事而慨叹。非敢对君个人，施其不敬也。）国音统一者，其主要全恃学校。学校中之学子，本有强迫而习国音之义务。其与人通问，及阅看书报等，本可但用汉文，原于土音之拼切，毫无关涉。或偶愿热心而施平民教育，我救助臧获，即理会土音，一举手之劳，亦有何难。此主要人物本于土音不成问题也。

土音者，专为最下级之苦人，一助其不识字之苦。助其不识字之苦，反加苦之以国音，有此不通之情理乎？自应教以土音，使之易读易解。然此等本为与国音最远之人。今乃有了机会，一则已使识了字母，二则并使懂了拼音，于是将国音徐徐灌输。能灌输，乃意外得一统一国音之人。不能灌输，则此辈本统一外之人物。日本力量，如是之大，君不曾阅过周作人君之九州《新村调查》乎，九州不解东京语者，所在皆是也。统一国音，岂十分简单之事乎？君所最不能自解者，何以一种茫无知识之妇孺，一经拼切土音，熟习了注音字母，熟知了拼音，反灌输以国音，即深闭固拒。而一个原人，教以国音，反欣然承教。将用何种理由而动彼。感彼以爱国思想，而统一为国民义务乎？则原人尚知义务，岂有稍读土音书报者，反不知义务。动彼以便利交通乎？彼已知音声有益，知己所习者，只为土音，进习国音，比一无所知时为易，乃反甘失利便交通乎？动以国音之书报夥多乎？彼已尝土音书报风味，岂有羡慕国音书报之兴会，转至此而减。此皆君思之，当自辘然者也。

然恒亦必有所蔽，偏于一隅之见也。恒大意，知凡如君者，皆至热诚于国音统一之人。诸凡唐突之处，皆热烈图慰君，故形成无理反驳。切望恕之恕之。

有最后之一言，国音统一，关键全在国音字典。注音字母者，本可不作。即公议采用何种字母，皆足记音。皆不过为记音之器。与国音只有间接关系也。无所谓不可增损。让一步说，损之固不能，增之决无妨也。唯需合手续而已。

##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日本 菊池宽作 鲁迅译

是离骏河府不远的村庄。是天正末年<sup>①</sup>酷烈的盛夏的一日。这样的日子，早就接连了十多日了。在这炎天底下，在去这里四五町<sup>②</sup>的那边的街道上，从早晨起，就一班一班地接着走过了织田军，个个流着汗。在那汗上，粘住了尘埃，黑的脸显得更黑了。虽然是这样扰乱的世界，而那些在田地里拔野草踏水车的百姓们，却比较的显得沉静。其一是因为弥望没有一些可抢的农作物；即使织田军怎样卑污，也未必便至于割取了恰才开花的禾稼，所以觉得安心。其二，是见惯了纷乱，已经如英国的商人们一般，悟通了 *business as usual*（买卖照常），寂然无动于衷了。

府中的宅邸已经陷落的风说，是日中时候传播起来的，因为在白天，所以不能分明听出什么，但也听得呐喊，略望见纵火的烟。百姓们心里想，府邸是亡了，便如盖在自己屋上的大树一旦倒掉似的，觉到一种响亮的心情，但不知怎样的又仿佛有些留恋。然而大家都料定，无论是换了织田或换了武田，大约总不会有氏康的那样苛敛，所以对于今川氏盛衰的事，实在远不及对田里面毛豆的成色的关心。那田里有一条三尺阔狭的路。沿这路流着一道小沟，沟底满是污泥，在炎暑中，时常沸沸地涌出泡沫。有泥鳅、有蝶螈，裸体的小孩子五六个成了群，喳喳地嚷着。那是用草做了圈套，钓着蝶螈的。不美观的红色的小动物一个一个的钓出沟外来，便被摔在泥地上。摔一回，身子的挣扎便弱一点，到后来，便是怎样用力地摔，也丝毫没有动弹了。于是又拔了新的草，来做新的圈，孩子们的周围，将红肚子横在白灰似的泥土上的丑陋的小动物的死尸，许多匹许多匹地躺着。

有俨然的声音道：“高天神城是怎么去的？”孩子们都显出張皇的相貌，看着这声音的主人。那是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少年。在平分的前发下，闪着美丽的眼睛，丈夫之

① 天正止于十九年，即西纪一五九一年。

② 三百六十尺为一町，合中尺三十四丈一；三十六町为一里。

中有些女子气，威武气之中有些狡猾气，身上是白绢的衬衣罩着绫子的单衫，那模样就说明他是一个有国诸侯的近侍。再一看，足上的白袜，被尘埃染成灰色了。因为除了裹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带一条径寸的伤痕，流着血。

“高天神城是怎样么去的？请指教。”少年有些心焦了，重复地说。然而孩子们都茫然。这时的孩子们，是还没有因为义务教育之类而早熟的，所以谁也不能明白的说话；倘若不知道，本来只要说不知道就是了，然而便是这也很不能够说。都茫然，少年连问了三回，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才开口，说道：

“天神老爷？”一听到这声音，少年立刻觉得便是暂时驻足问路的事，也很不值得了，于是向孩子们骂一声“昏虫”，抽身便要走。不凑巧一个孩子却又仓皇地塞了少年的路，少年就踢了他。这孩子便踉踉跄跄地倾跌过去，坐在沟里面，哇的哭了。似乎并不怎样痛，又是裸体，也不会脏了衣服，原不必这样号啕地大哭，然而颇号啕大哭了。孩子们都愤然了。这时的孩子们，是与一切野蛮人的通性全一样，怯于言而勇于行的。一到争闹，势派便不同，蝎子似地直扑那少年。少年也一作势，要拔出腰间的刀来。这意志，当这时候，原是很适当的，然而竟不能实现。因为一个孩子猛然跳向前，将那捏着刀柄的少年的手，下死劲咬住了。别的孩子们也个个攻击他合宜的部位，少年便全不费力地被拖倒在这地方。孩子们都很得意，有如颠覆了专制者的革命党。

少年挣扎着想逃走。然而孩子们的数目，将近十人，而且都是有机的活动着的，所以毫没有法子想。

“给他吃蝾螈啖。”一个孩子说出意见来；孩子们都嘻的交换了含着恶意的笑脸。但有一个老人来到这里，少年便没有吃蝾螈的必要了。一看见这老人，孩子们都异口同声的告状说是“踢了安阿弥哩。”老人只一瞥，便知道这少年是今川的逃亡人。对于现在的今川氏，固然不能没有恨，但对于先代的仁政的感谢，又总在什么处所还有遗留，而况既为美少年，又是逃亡人呢。老人便自然同情于落在孩子掌中的这少年，突然叱责了那些孩子了。这是和凡是自己的孩子，一与他人开了交涉的时候，即不问是非直曲，便将孩子叱责一顿的现在的父母们所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少年显了羞愧和气愤的相貌，站起来了。这时候，孩子们怕报仇，都聚在五六丈以外的圆叶柳树下，准备着逃走；但却另换了村里的年青人五六个，围住这少年。站在最先头，眼睛灼灼地看着少年的，名叫弥总次，是一个专门弋获逃亡人的汉子。这汉子一听得有战事，一定从本村或邻村里觅了伙伴，出去趁着混乱，抢些东西，或者给逃亡人长枪吃。这回本也要去的，无奈一月以前受了伤，还没有好，至今左手还络着哩。他在早一刻，已经估计了这少年横在腰间的东西。那是金装的极好的物品。他到现在为止，虽然偷过二三百柄刀，但单是装饰便值银钱三四十枚的奇货，却从来没有见过。

少年不知道这样捣乱的人物就在面前。从他眼睛里淌下几滴恚恨的眼泪，声音发了抖，说出一句致命的独白来：

“竟使府里的三浦右卫门着了道儿了。”

“你便是右卫门么！”在那里的人们一齐张口说。他是这样的驰名。世间都说他是今川氏的痼疽；说氏康的豪奢游荡的中心就是他；说比义元的时候增加了两三倍的诛求，也全因为他的缘故；说义元恩顾的忠臣接连地斥退了，也全因为他的缘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们，都诅咒他的名字。他的坏名声，是骏河一国的角落里也统流传。没有听到这坏名声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其实是右卫门本没有什么罪恶，只是右卫门的宠幸和今川氏的颓废，恰在同时，所以简单的世人，便以为其间有着因果关系的了。他其实不过一个孩子气的少年；当他十三岁时，从寄寓在京都西洞院的父母的手里，交给今川家做了小近侍，从此只顺着主人和周围的支使，受动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没有做的。但是氏康对于他的宠幸，太到了极端，因此便见得他是巧巧的操纵着主人似的了。

弥总次一听到右卫门的名字，心里想，这等候着的好机会已经到了。料来无端的劫夺，旁人是不答应的，所以先前没有敢动手。他忽而大发其怒，骂道，“倘是右卫门，为什么不殉难？”右卫门听到这话，便失了色，他委实是舍了主人逃走的；遁出府邸走了二三里，望见追赶他们的织田军的兜鍪，在四五町之后的街上发光的时候，他除了恐怖心之外，再没有别的意思了。他骑马是不熟手的，早就跟不住同伴，一想到倘被敌人赶上，最先给结果了的一定是自己，便觉得敌人的枪尖似乎已经刺透了背脊，不像是活着的心情了。他迟疑了几回，待到骑进左方的树林里，便下了马，只是胡乱地跑。因为他有这一点隐情，所以开不得口。

“剥下衣裳来示众罢！”弥总次怒吼说，这虽然是一个不通的结论，但在战国时代，则这般的说法，却还要算是讲理的了。于是三四个村壮，都奔向右卫门去。被孩子尚且拖倒，现在便自然更容易：兔一般地剥了皮。他的美艳的肉体，在六月的太阳底下，洁白到似乎立刻要变色。

“倘是右卫门，杀却也可以！”弥总次怒吼说。那时候，强者杀却弱者，是当然的事情。

“给百姓吃苦的便是这东西，绞一回！”弥总次说。一个村壮便扼住了倒在泥土里的右卫门的嗓子。右卫门很吃苦，大咳起来。这时老人又来拦阻了，说道：

“还不至于要他性命哩，饶了他罢。”村壮也没有什么不谓然；弥总次却上前一步，抬起右脚，搁在右卫门的肩头说：

“说来！要命，单是饶了命罢。不说，便不饶！”年轻的村人们，以为即使怎样的

稚弱，也应该吐一句武士相当的舍身的口吻了。然而右卫门低声说：

“要命，单是饶了命罢。”

“叩头还欠低！”弥总次大声说。

右卫门低下头去，几乎触到泥土上。先前又已聚集了的孩子们都笑了。

“去，快滚罢！”被两三人推搡着，右卫门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哭肿着美丽的脸，身上只穿着一条犊鼻裤，在夕阳之下，蹒跚地向西走去了。那些百姓们，都嗤笑这怯弱者。

右卫门到高天神城，是第二日的晚间了。城将天野刑部，三年前在今川氏为质的时候，右卫门曾经给他许多回的好意。那时候，刑部是两手抵了地，说这恩惠是没齿不忘的。右卫门信了这话，所以远远地投奔高天神城来。他到城的时候，自然已经不是裸体了；不知道他受了谁的帮助，虽然是粗恶的，却已穿着衣服。刑部一见这佳客的到来，仿佛起了多少兴味似的。况且，氏康的生死还未分明，倘使北条和武田都和氏康协了力，则克复骏河一国是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倘如此，则于救了氏康宠臣的自己的位置，就该颇为有利的了。右卫门也能说普通的人们所说的谎。他用了巧妙的措辞，先叙述他在乱军之中和主人散失的不幸，以至因为要掩人耳目，所以自己抛去了东西。刑部对于这些也没有起疑的材料，便招在一间房子里，按照一到万一的时机不至于会被抱怨的程度，款待起来。

刑部是介在织田和今川之间的，也如欧洲战争中的希腊一般，乖巧的办得各不加入那一面。他既然养着三浦右卫门，却又另去探听氏康的消息。于是便知道氏康遭了织田军的穷追，已经切腹<sup>①</sup>而死的事。这报告中还添着一段插话，说那氏康之宠幸于一身的三浦右卫门，当府中陷落这一日，早就弃了主君逃走了。一得到这报告，刑部所想到的政策，却是颇为常识的，就是斩右卫门头，献于织田氏，以明自己之无二心。他想，要杀右卫门，只要说是背主忘恩之罚，作为口实就是了。

右卫门忽然被绑上了。那时代，只要有绑人的力，是无须乎理由的。右卫门被牵到刑部的面前。刑部也如战争初起时候的欧洲文明国一般，暂借了正义来说：

“右卫门！你还记得背弃了府邸么？要砍下不忠不义者的头来，献向府邸去。”

这样冠冕的理由，在战国时代的杀人，是一件稀有的事。然而无论含着几多的理由，被杀者的苦痛总一样。有理由的被杀，有时候或反比无端的被杀更苦痛。总之右卫门是不愿意被杀的，他很厉害地发抖了，两三日以前几乎被村人所杀的时候，那些人虽然也曾加一点恫吓，但今日的宣言却真实而带着确乎的现实性了。他无论怎样想，

<sup>①</sup> 用刀横剖腹部的自杀。

对于死总觉得嫌恶。他的过去的生活，是充满了安逸与欢娱。他以为再没有别的地方，能比这世上更有趣了。他全身嫌恶死。当刑部说出“总八郎拿刀”的时候，他放声啼哭起来了。

“右卫门！要命么？”刑部嘲笑地说。

思索这一句答话的必要，在他是无须的。因为早就受了弥总次的教了。

“要命的，单是饶了命罢。”他说。刑部的家将们，看见人类中有这样贪生的东西，都意外的诧异。奋然而死的事，在他们算是一种观瞻；所以从幼小时候起，便如飞行家研究奇技一般，专研究着使别人吃惊的死方法。这时的武士道的问题，是只在怎样便可以轻轻的送命这一点。在他们，凡有生命以外的东西，是什么都贵重的；只有这生命，是无论和什么去交换，都在所不惜的。所以右卫门的哀诉，从他们看来实在是奇迹。他们一齐失笑了。刑部便想再来嘲笑一回看，说道：

“右卫门！要命么？倘要，便两手抵了地，说道要！”众人都想，既然是武士，未必会受了这样的侮辱还要命。然而想得却错了。右卫门淌着眼泪，两手抵地说：“要命呵。”于是又引起了主从的嘲弄的笑声。刑部的心里，听了右卫门的哀诉，又生出再加玩弄的恶魔的心来。

“既然这样的要命，饶了也罢。只是不能就饶。得用一只手来兑命。倘愿意，便饶你的。”他说。刽手走近右卫门，说道：

“听到了大人的吩咐没有，愿意么？回答罢！”右卫门不开口，动一动缚着的左手。

“那就砍左手！”刑部说。刽手的刀只一闪，右卫门的手，便如在铃之森的舞台上，被权八砍掉的云助的手一般，切下来了。

“一只手也还要命么？”刑部重复讯问说。右卫门将可怕的苦闷显在脸上，点一点头。刑部主从又笑了。刑部又开口说：

“一只手也太便宜了，砍下两手来，便饶罢。”右卫门似乎懂得这话的意思了。刽手问他说：

“愿意么？”右卫门略略点头；刽手再扬声，他的右手，便带着血浆，飞向二丈远的那边了。

右卫门这模样，从我们看来，觉得也颇残酷了，但在战国时代，见了只这样的光景便生怜悯的人，却并无只一个。刑部又大声说：

“便是两手也还太便宜哩。要右脚。砍下右脚来，便单给饶了命罢。”

活土偶似的坐在血泊中的右卫门的脸，虽然全苍白了，却还是不住地哭。然而紧张了的神经，大抵是懂了刑部的话了。他断续地说道：

“单是饶了命罢，”



刑部主从又发了哄堂的嗤笑，侮辱了这人的暴高而且至纯的欲求。刽手伸出左手，抬起右卫门的身体，便削下他的右脚来；刃锋太进了，又截断了左脚的一半。

“右卫门，这样了也还要命么？”刑部说。但右卫门似乎已经无所闻了，刽手将嘴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要命么？”右卫门翕翕地动着嘴。其时刑部使了一个眼色；刽手便第四次举起钢刀，咄地砍下头颅来。这头颅在沙上辗转地滚了二三尺，在停住的地方翕翕地动着嘴。倘使没有离了肺脏，还说道：“单是饶了命罢”，是无疑的了。

一读战国时代的文献，攻城野战的英雄有如云，浑十八贯<sup>①</sup>铁棒如芋梗的勇士，生拔敌将的头的豪杰，是数见不鲜的，但常 Miss（觉得有缺少）于“像人样的人”的我，却待到读了浅井了意的《犬张子》<sup>②</sup>，知道了《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的时候，这才禁不得“Here is also a man”（这里也有一个人）之感了。

菊池宽氏是新潮派的一个作家。他自己说，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预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又发现做小说，意外地得了朋友和评论界的赞许，便做下去了。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较的要算少作；我所见的只有《无名作家的日记》《报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国》三种，都是短篇小说集。

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地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恍然地发了感欢，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氏说，“Here is also a man——这正是说尽了菊池宽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话。……他们都有最像人样的人间相，愿意活在最像人样的人间界。他们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惨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无论使他们中间的谁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恶他们，不能诃骂他们。这就因为他们的恶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锐地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锐地活动着的他们的素质可爱的人间性，打动了我的缘故，引近了我的缘故。换一句语，便是愈玩菊池宽氏的作品，我便被唤醒了对于人间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话了。”（《新潮》第三卷第三号《菊池宽论》）

不但如此，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只因为要争回人间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地加了斧钺，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们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们的杀人者，如张献忠随便杀人，一遭满人的一箭，却钻进刺柴里去了，

① 一贯约中国六斤四两余。

② 本是玩具的名字，著者取为志怪的书名，元禄四（西纪一六九一）年印行。

这是什么缘故呢？杨太真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右卫门已经绑上了——古代的绑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时候，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话，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必须说是低头之类，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这是小疵，也无伤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记。

## 湖南煤矿水工惨状

吴 棫

湖南衡永郴桂一带，矿产丰富，尤多白煤，开采者积资不厚，恒循用土法。予于民国二年，在耒阳县境，地名石嘴，购一矿区，亦用土法开采。大凡煤矿工人，可分煤工与水工二种，煤工论工索资，不受束缚，理尚公允。只桂阳县煤工，拖煤出窿口过秤，秤杆高悬，煤之斤数，由秤手妄报，挂号者坐位甚高，登记之数，矿工不能仰见，迨工人一日工作完了，领取工资，则与原数相差甚远；煤工拖煤出窿——要皆自能估计，明知有意克扣，因各矿一例于此，无可奈何耳。以上不过煤工所受蒙蔽苦情，至于水工所受之痛苦，敢谓全世界中惨无人道之事，未有胜于此者。抽水之法，用中尺八尺或一丈长量竹筒，中空其节，篾片一条，前端穿孔牛皮一片，塞入筒中，篾片后端，接一横木，两手把握，上下抽送，正如儿童汲水玩具相似，以之连续安置窿内，水工一人，坐横架木板，抽上之水，注入身下承水木箱中，上层水工，再将箱中水抽上，逐节抽出窿口，流入山涧。予一日进窿察看，窿内不能燃灯，黑暗闭结，呼吸顿促，滴水浸肤，寒如冰雪，耳中惟听铁钳夹击之声，铮铮不息；以乾电灯照之，见水工俯首屈腰，用力甚苦，而抽出之水，不盈一斗，其状固极狼狈，且现惶恐之象，意必见矿主入窿，不敢疏忽，惧遭呵责耳。方奖慰之，嘱其毋庸骇怕，工头数辈，遮挽前行。后出窿口，工头谓与彼辈接谈，有失身份，始知遮行之由。水工替代时间，以线香二枝燃尽为期，约在二小时以上之久。窿中空气既凝滞，土法以风箱扇风入窿。箱之制法，如农人扇米风车同式，风力甚微，十余丈由，失其功效。所开风窿，又非从窿的分支开出，亦无效用。拖煤工人，时入时出，不甚闷苦。挖煤工人，借人手扇，得以换息。唯水工两脚浸溃水中，足部溃烂者十居八九，气息奄奄，似全失其知觉，而其栗栗危惧之状，乃在所闻铮铮之声，盖持铁钳者，名为管车，专事修理抽筒牛皮，兼负监督水工工作之责，水工两足破烂，大抵均被管车以铁钳夹破所致。若遇初当水工，体力健强，不受管车打辱，起身反抗，管车一人不敌，一声呼啸，窿口管车，约十人以上，闻声齐集，互相攒殴，或竟有殴毙，将窿中衬木，拨开数梗，藏尸于内，

无从寻觅，此语亦煤厂工头告予，谅非虚妄。迨线香燃尽，换班之时，水厂工头，派其伙伴，各持刀棍，沿途守卫，预防水工乘机逃窜。此辈曾习武技，皆能力敌数人，性极残酷。接替水工，先由水厂挨次而出，走进窿口，一丝不挂，瘦骨伶仃，有一足如故，一足被夹浮肿者；有两足全烂，脓血交流者；一步一颠，气急色变，不忍瞩目。守卫之人，更以竹枝鞭驱，两脚烂者，匍伏蛇行。考其所以充此苦役，有二种原因：（一）犯盗窃案，亡命无所，借此为遁逃藪；（二）水工与矿山立契约，担认招工，即于矿山附近。搭厂设赌，凡矿兴工，多在冬季，农人闲无所事，偶一不慎，混迹其间，未有不受骗；及至金尽负逋，工头将衫裤尽行褫留，迫使充役，以后纵能做工抵偿，而身已失其自由，非待矿山停办，不能脱其牢笼，别寻他业。二十余年前，矿山兴工，水厂工头，仓促难足人数，遂分派同伙，四伏山谷僻径，见单身过客，或少数行人，猝起击伤，捆绑以归，勒令充数，名为“扎估”，凡不幸被捕者，虑其出后告发。大都难望生还。有欧阳霖者，桂阳士子，下南闾应试，路过耒阳，攒程夜行，被捕充役，体弱不支，悲感涕泣，适值同里某在矿做拖煤工人，半夜将其掩藏煤篓中，上覆煤屑，拖出过秤，倾置煤堆，给以衫裤，得以逃脱；后中举返里，将煤矿种种黑暗不德行为，控诉耒阳县署，复得学差言之巡抚，飭县严办，耒阳县出全班捕差，拿获工头，裹以牛皮，积柴焚化，盖此工头孔武有力，党羽甚众，被捕进城时，党徒百余人，追至县城北门，欲图劫夺，幸捕差由西门押入，县令即置于法。经此一惩，水厂工头，凶焰稍杀，“扎估”之举，遂不复闻。由水厂至窿口，防范水工逃逸之栅栏，亦撤废，以后每一年中，欧阳霖必到邻近数县，所开煤矿，巡阅二次，水工一见，欢呼雷动，罗拜于地，予于三年前犹及见之。水工住厂四围筑以土墙，上盖茅茨，仅辟一门，地铺稻草，无桌椅枕褥，中拖一沟，炙煤御寒，工人各备瓦罐数事，借沟水治餐，厕所在工头住厂之侧。水工如厕，须穿工头厂而过，厂外巡守者，日夜不息，工头所豢之犬，入夜纵放四野，见有人影，应声群吠，欲图夜遁，亦无良机；况脚肿烂，乏药医治，更不能高攀远涉也。工头每日置板数方于地，开赌聚众，从中渔利，工人博负者，由工头扣还赢家，胜者尽其所有，沽酒市肉，以解愁闷；是以矿山停办，依然两手空空，不能回家，流落行乞；待年冬矿山兴工，又复作此苦役，虽年少体壮，辗转三五年，即委身沟壑矣。矿山米肉二项，向归矿主专卖，米多陈糙，肉皆疫死或生病瘦猪，其价照市价昂过半倍，由工头领买，再转卖于工人，譬如肉一觔市价三百文，矿主以四百五十文卖与工头，而工头卖与工人，则涨至七百八百，随意而定。予办矿山，照原价发卖，后有人言，工头剥蚀如故，工人未蒙其惠。若直接卖与工人，工头不负扣还欠账之责，亦非办法，只得付之一叹而已。水工既除赌博，另无消遣，惟有借草横卧，据间裸体相陈，多有兽行，事虽暧昧，要亦人身不幸，陷此黑暗地狱，

人格既伤，知识复无，望其知耻自爱，不亦太不恕乎。煤工对于水工，亦皆心存贱视，不以同类相引，呼之曰“水蛙”，真所谓五十步笑百步也。凡煤矿山均设一花娘娘神位，朝夕供奉，毋敢亵渎，询之老板，据云系狐狸精成神，矿务危险，全仗佑护，乍听似觉可笑，乃其中别有作用，如矿工违犯规条，罚跪神前，由老板手握竹枝鞭戒，神明在上，不敢反抗，若易地而惩，或以掌批颊，即动公愤。至于水工则不然，不论何地，不拘何器，皆得从事挝捶，大有格杀勿论之概。有一日夜天黑无月，予止宿山厂，陡闻水厂有呼救声，极其凄惨，出厂探问，知有受别矿水厂工头之命，来此伪作卖烟，运动水工，逃往别矿作工，名为“放排”，遇初当水工，脚未破烂者，予以银圆二枚，旧裤一条，已逃走十余人，为犬吠所警，追赶捕回三人，倒悬梁上，捣以铁杵，水工二人，已不能声，放排者打折一臂，哀号乞命，予使人解放之，即此一端，其他可想而知矣。

## 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公 博

小川丸运械的始末——广肇公所与陈独秀——胡适之旅居上海的近状——太平洋会议的空气——湘鄂战争开始的我闻——上海堕落中的种种交易所——法巡捕说我是日本社会党——旅社邻室的被杀妇人惨呼——西子湖中之两日游记。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心里以为在这时期必很清静，很美满。不想在上海的十日，倒发生多数的风波，尤使我终身不忘的，一个被杀妇人的最后惨呼竟入在我的耳内。

现在我把十日中耳所闻、目所见、身所受的，都描写出来。当一篇游记也好，当一篇记述也好。

我到上海的时候，最使我注意的，就是小川丸运桂攻粤的军械，都被何丰林扣留在关栈。这件事在上海地方与我们痛痒不关，自然不大注意，但在沪居留的粤人就大不然。也有开会力争的，也有打电抗拒的，适其时北京派丁乃扬到上海和何丰林接洽，参陆两部更派两个司员在沪坐提，驻沪粤人更忙到不可开交了。

卢永祥自皖直之战，早和北京暗里脱离关系，所以通电停办选举，主张浙江自行制宪，接连一出二出的新戏排演出来，他所以不径行独立的原因，就因为长江形势未变，自己势力太孤，而且浙江地方军队与北军刚成对峙之势，一旦宣布独立，恐怕有点不便。对于这次北京运械助桂，他当然表示十二分不赞同，然而他表面还是遥戴徐老先生。公然扣留，自然没有这种勇气，于是对于广肇公所送了一个秋波，一班粤人遂开大会请求何丰林扣留，小川丸所运的军械。在今日我们自然不能不拜同乡先生之赐，然而尤不能不感谢卢先生的一番盛意，因为没有卢子嘉的投足举手，就是有一百个广肇公所，其效力也等于虚的。

自我起程回粤，这件事还未解决。也有传说小川丸军械要由闽转桂，也有传说这

宗军械要由赣转桂的，因于这种传说，闽赣同乡又在上海开两次大会，实行反对；今日这事固然不成问题，然而闽赣两省援助广东的诚意，很可感激的。

上海建筑于资本阶级上面的广肇公所，以这事很像大功告成，于是向粤东提出驱逐陈独秀的通电。在他们意见，以为扣留军械，完全是他们的大功；那么提出驱逐反对资本阶级的陈独秀做交换条件，也不为过。那封通电说：

小川丸大帮军械，已由旅沪同乡极力要求何护军使暨日领准予扣留，经电广州总商会转告。同人爱乡恳切，非敢告劳。唯有形之杀人利器已去，无形之杀人邪说尚存。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乞即下令驱逐，粤人永拜嘉惠。

翌日《民国日报》叶楚伦先生作了一篇评论，告广肇公所，我现在把他抄在下面，然后再写写我的感想。

“告反对陈独秀的旅沪粤人：

昨天看见一个广肇公所领衔的电报，是攻击陈独秀的，我禁不住要说几句话了。

陈独秀在广东，是教育行政委员会里的一个委员，他所做的事，是全体委员所决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因为这是陈省长和教育行政委员及一般热心教育家合做出来的成绩，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若然广东教育闹得一团糟，负责任的固然不止一陈独秀，我们也不应该放松他。要问他到广东去做什么的。

现在广东的教育事业，大概可以满粤人的意吧。使粤人满意的，第一个自然是陈省长。他不在穷困中努力筹措出教育经费，延聘名宿组织教育行政委员会，定下广东大学等大计划，哪里有今日。这是大家都知道该感谢的，信用的。陈独秀所做的事，陈省长是知道的。陈独秀若有不利于广东的行为，陈省长的爱乡心，未必不及别人，他自有办法的。陆荣廷陈炳焜等那般蛮横，陈省长尚不饶他们，肯饶了陈独秀吗？广东人把什么都交给陈省长去办了，关于最重要的教育事业，更应该全交给他，不要干涉他，才好。

陈独秀不配做偶像，然反对他的所说的话，更全没影子。广东是孔教会保皇党等最多的，还有许多学棍，将学校霸占着做自己产业的。

广东教育的整顿和革新，都是和他们的旧头脑老饭碗有关。他们恨的人不止一个，却又只借陈独秀做出头。

俗语说：“盐船上吃亏，豆腐船上找”，又说，“指桑骂槐”，哪些人施展出全付本领来捣乱着。真爱护乡邦教育的粤人，不要上这当，替保皇党孔教会学棍做

反抗新潮的武器才好。便私人感情上有什么不快处，到此也该公而忘私。

以前粤军才从漳州出发时，广肇公所态度是怎样的？到现在能力争军械扣留，显见真相发表时，真有“至诚所感，金石为开”的力量。以后不知道怎样？我因十分同情于新政府的主义，广东的教育事业，希望有误会的早些谅解。更希望别个团体，不要闭着眼睛跟人误会。不信我的话，到广东去调查一番，也好。（楚伦）”

楚伦的言论，纯然居于第三者地位，用最纯洁的眼光来批评。平心而论，独秀自来广东之后，教育并不能算十二分进步；但在没有十二分进步之中，我们总不要忘记广东教育的经费因军事上的缘故，尚未十分充裕，并且广东充满政学会，和孔教会的空气，至使处处皆受掣肘。

然而我们最要同时要注意的，独秀来粤之后，教育并不像从前的放任，也没有从前卖校长荷包办学校的事出现，而且各种应办的学校，都在计划之中，至于各处反对者做他的谣言，什么讨父、仇孝、公妻、万恶以孝为先、百善以淫为首等等，因为太没有意识，太超乎理性之外，我们不必去批评了。

我到上海之时，胡适之先生也同时应商务书馆之聘来沪，有人说他每月受五千元月薪，所以他的老友张丹斧在《商报》上给他开过一次玩笑。我因为事情太忙，没有机会找他。现在我把《商报》那篇东西，剪在下面，给读者看看。五千元月薪的话自然不实在，上海一班文棍，专在报纸上闹乱子，与我们广州相去不远，不过广州的文棍更要糊涂，还比上海的低下些罢了。

## 《胡老板登台记》

丽 天

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高所长亲至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由该馆担任。

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



一一延见，分班叙谈，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可谓勿负十年窗下矣。然胡博士是创新文化的人，其批评为重要责任，今被收买，将来对于该馆出版物如何评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再闭目一想，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厉害么，哪里是什么文学家就职，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来沪，即日登台了。（附来函）

特来奉诤。适值公出（丹注，并非出公，实系书寝。）至悵。胡适之与足下交谊何如，新伯与之虽属师生，然素不接洽，拟请吾公一为函介，未识可否，祈示。

稿两件，祈登商报。明午再来谈。此请刻安。（许新白顿首）

丹翁对许新伯说道：你这篇《胡老板登台记》，颇能替贵老师捧场，正合在下的意思。但既你是北大的学生，就该前去对胡老师谒见，我与胡老板虽说十年前的老友，可是我现在在各报馆的薪金凑足了，每月不到五十元，单在这上面比较，才得他百分一，我已经不够替你介绍了。日前你见我在报上写信给胡老板，无非借他招摇一下，哪里会真和他谈天。你若果想有个人介绍，你既是浙江数百年的头号大乡绅，你还是寻我的本家那位将胡老板迎到店门口的张菊生先生去。菊翁念同乡世交，（世交二字。想当然耳。）一定肯成人之美的。但有一件，你须要预先自行检举，承认从前反对新文化是荒唐，请记大过一次，还说从此“再不敢了”，然后修晋谒之礼，或者赐见，你听吗？但我闻人说，某报馆要卑礼厚币的恭聘胡老板做总编辑，把从前乱七八糟的玩艺儿，一榻刮子扫除，完全要革面洗心。我并不觉得某经理真有眼睛，可算聘个道地的谭叫天来，其除学谭调的两家舞台，庶几乎卷旗息鼓。这句话事实虽未发现，大约正在筹备中，怎么，倒已被一个大书坊添钱买快了。好在大角色，兼在两家三家登台不算一回事啊，我们赶紧亮亮喉音，准备捧场喝彩呀。

上海这班文蠹先生，专门捣乱，其中老先生也有，学校的学生也有，他们不止播弄是非，最可恨的无论什么新名词，一到他们手里，都弄得乌烟瘴气。至于他们人格简直可以不必说，就如这位许先生，一面造适之的谣，一面要求张丹斧介绍，就是一个老大的显例。更可怜的还有一班青年，流落海上，专干齷齪的生涯，也有做一两篇文章来捧伶馆人的，也有作几段小新闻投到报馆希望拿几角的，更有追逐伶人馆人的背后车子，干那不堪生活的。现在我们提起，真是不忍卒语。大概他们下作的行为，根于生活的困迫者半，根于游堕的习惯者亦半，总一句话来说，上海已是万恶的渊藪。好作恶的人更由各处集中到上海，所以上海一片地，弄得牛鬼蛇神，千奇百怪。不过我们长太息的，广州的文棍终日极力模仿上海，

将来广州又不知弄到什么境地罢了。

今日中国的空气，差不多都充满了太平洋会议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好理外事的广州，也有了一个太平洋问题讨论会；我们老不登载外国新闻的广州报纸，每天也有一两段关于太平洋的新闻；但在我到上海之时，上海的岑寂，也仿佛和广州一样。美国发起太平洋会议，日本报纸载得天花乱坠，而上海反寂然不闻。美国请求中国加入会议的文书，已经送达到北京，北京外部和一般社会，还依然万籁俱寂。后来路透电打了两封电报到上海，说中国无加入会议的意思，并且同时发生日本运动不要中国加入会议的消息，上海报界才惹起了注意，才一篇一篇的文章发布出来；于是北京发起一个太平洋研究会，外交部也有太平洋的研究。所以这次中国这么注意，我们可以老实说一句，完全由路透社一电激成，亦无不可。我不自谋而人代谋之，真可叹了！

太平洋会议自然由哈定发起，但微闻其中很有英国的助力。因为英日同盟，将告終了，续与不续，便发生两国朝野间的大问题。在日本方面自然希望续盟，如皇太子游英的事故，就是运动续盟的一个大线索。然在英国方面，大起困难，因为对于远东问题，不比从前，除日本之外，更有一个在欧战期内头等功臣的美国参入，而美国恰与日本处于极端利益矛盾的地位，续盟呢，很与日美两国的利益冲突；要是不续，日本在欧战期内，总算曾经帮忙英国维持远东权利，又觉无以对日。恰好太平洋会议发生，英国顺水推船，赞助不遑，因为会议以后，利益当然分配平均。日美不会冲突。那么英日续盟不续，差不多没有多大关系，英国也不会两姑之间难为妇。这个政策真是非自命全能的外交英国不会办呵。

这次太平洋会议，凡太平洋沿岸的国，都可列席，但远东共和国以未得承认之故，美国没有请它加入。所以对于这次太平洋会议不满的：第一要算日本，因为无论如何，与它终有不利；第二要算远东共和国，因为美国没有请它加入，它当然表示不满。然而莫斯科政府就对于太平洋会议，持一个冷静态度，莫斯科人民的意思，以为（一）这次会议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议。（二）这次会议还是几国聚拢来朋分他国权利，脱不了民族他决的强权手段。（三）无论如何英日在太平洋从前以横霸手段得来的权利，终要维持。（四）无论如何，终不能恢复朝鲜的独立，恢复中国已失的权利。要之俄国美国它们立国的基础不同，自然态度就因之而异。至于将来这次会议变成怎样，能否免为巴黎和会之续，那就我们不敢担保了。

当时所最成为问题的，要算是代表的人的问题，北京有主张徐世昌出马的，也有主张靳云鹏出马的，也有主张颜惠庆出马的。至我回粤之时尚没有解决，大概将来以颜出马的消息，比较可靠一点，或者将来略仿巴黎会议之例，由南北两方，同出代表，

也未可知；但这完全是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不必去研究了。

还有一个国内问题，今日万目睽睽大家仰望的，就是湘鄂战争。我居沪之时两方战事正在开始，有说这是鄂人自己主动的，有说是南方政府主动的，有说是吴佩孚主动的；我们不是政客，自然不知到黑幕里的真相。但就表面观察，未战之先，湖北湖南有许多人往洛阳谒吴佩孚，所以主动或者还在鄂人，而赵炎午没有力量的后援，恐怕也未必随便出兵攻鄂。至于后援是吴非吴，我们立于幕外，也只好只看幕外的戏，至于幕内的后台老板，我们犯不着去揣测了。

但有一事应注意的，赵炎午在长沙出兵的时候，发出一封通电，说湖南经已自治，此次因援助湖北自治之故，所以要出兵。吴佩孚临派萧耀南南下之时，也会电致北京，说自治已成各省趋势，请政府从民意，允许自治。那两人的说话，不谋而合，真是针锋相对，可见外间说两人早有密约，很有点马迹蛛丝。还有四川出兵之时，曾公然宣言，要组织第三政府，这都是令北京政府惊骇万分，而上海所轰动的长江形势将大变动之说，并不是向壁虚构的。

闲话少提，我这么一小段笔记，差不多像黄远生的政治通讯，很有点政客的味道了。老实说句话，我不是熊希龄手下的自治派，又不是湖北的公民大会中人，更不是上海某通信社的记者，犯不着记载那么多的各省自治消息，我更不知自治内幕的情形，我的话也不过从上海新闻滩内，捡拾归纳得来，至于实在与否，我只好援神怪小说一句例，“诸君久后自知，山人不便多谈了。”

现在我要谈到上海的交易所了。交易所的问题现在在广州已成了社会上注意的焦点，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资本家一方面自然赞成没有异词，而在非资本家方面的反对，也有因于主义上冲突而反对的，也有因于折梢投机而反对的，其中也有莫明其妙，并不知什么是交易所，只识认交易所三字而反对的。但我未去上海之时广州还没有交易所发生，我也不过从一本“日本近代金融”上得了些影子的概念。我抵上海之时交易所正在那里风起水涌，已成立的有十几所，未成立而在筹办中的也有十几所；它那发起人官僚也有，名士也有，军阀也有，资本家也有，在上海著名的流氓也有，伟人也有，真是合一炉而冶之，极天下之大观了。

脱离一切主义，专就现存经济制度去平心观察，若说交易所不良，何以各国都有这种制度？若说交易所是极良的一个商业机关，何以上海因交易所恐慌到这个地步？从交易所的本质去看，我们只能说它是抛空，不能说它是卖空，它虽是定期卖买，然亦不能看作赌博。但中国产业极不发达，以少量的生产而容无数的交易所，于经济上的供给需要原则，总不符合，其危险一。日本明治初年，交易所也像今日的海，如

雨后春笋，勃然并茁。卒之因交易所倒闭，影响国家国民经济不少，全国金融也因之动摇，后来所存在仅得横滨东京两所。今日上海对于交易所的狂热，恰像日本的明治初年，而生产之不发达，较明治初年尤甚，其危险二。本来交易所总有看涨看落两方面，而上海的交易所，只有看涨没有看落，他日如果找不到终买人的时候，经纪人必马上塌台。而且上海已经发觉有一班不是抛空，而去卖空的人，所以将来的上海金融，无论何人也会看透总有恐慌的一日。大约上海银行存款平均每月有八千万，现在因交易所股份的涨起，银行存款还不到平日的一半。流通一窒，将来金融的危险还不止只上海一隅，恐怕全国还是要牵动的。再有更妙的就是筹办中的半夜银行，本来金融最要紧的是流通，夜间各银行都不交易，而且不设有行市，单独有一家银行存在，能否流通，极是一个问题。要之上海的把戏，无奇不有，真是数之不尽，说之不竭，总起一句话来说，上海完全是一个诈欺和掠夺的社会罢了。

此次我在上海，最使我觉得滑稽的，就是被法国巡捕误认我是日本社会党。我到上海的翌日，就碰到两个从前外国的教授，我们见面之后，因为两年不见，少不得要攀荆道故，昕夕往来，因此之故，便动了几个侦探先生的疑心，时时在暗里跟踪。有一天夜里，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谈了片刻，两个外国教授因事先行，我因为天热的缘故，不愿匆忙便走，还和我的朋友谈谈广州的情形，和上海的近状；不想马上便来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的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篋，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说。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

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他这番说话不打紧，可是他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却担当不起，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还是不很成熟，他的恭维实与我的程度不甚相当；但当时虽像受宠若惊，可是不敢说受之有愧，只有恭听这位先生的恭维，一直等他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我听闻人说每逢中国当时得势的大官僚，和失败而挟多金的大人物，一到上海，巡捕房都派人在暗中保护，我既不是什么巨子，又不是什么要人，对于巡捕房这种优待，真是感激不遑，只有敬谨拜谢，于是我们翌日便乘车游杭，消度我们的后补蜜月了。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在大东旅社的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我马上从床上跳起，打开房门一看，声息俱沉。我站立门口有五分多钟，不独人影杳然，还隐约觉得各房住客的早睡鼾声遥遥呼应。

此时我心内盘算，这声明是手枪，然而我既听得，那么他人也应当听得。何以我站立五分多钟也不见一个人来，难道是我的听觉错了吗？听到这几天刮风，或者是物件被风吹跌了吗？心里盘算一会，自己想着是时五点多钟，天已大亮，而且在南京路的大东旅社，哪里会有谋杀案，怕不是自己跑入了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里面？想了一会儿，于是再复闭门重寻我未了的清梦。那知这件案子直至下午六点多钟方才发觉，那个凶手早已远扬，至于他为什么谋杀这个女子，至今不知，我当时所能知的，仅知这个男子叫瞿松林，女子叫孔阿琴，一个是洋行的侍役，一个缙丝的女工。这个瞿先生还留下一封信给上海各报，列出五个问题，要求报馆先生研究。第一个问题是执业微贱，第二个是婚姻不自由，第三第四我已忘记，最后一个至莫名其妙的是“世界潮流日逼。”看他书函的意思，有男女共同自杀的口气，但不知后来怎样，这位瞿先生杀了恋爱者之后，自己反脱身远逃。大约上海不可思议的事很多，他们原因结果，我也无暇研究，不过一个被杀女子的最后惨呼，竟然入到我的耳里，这个印象真使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我住上海十天，谋杀案统计有六宗，汽车撞人连死带伤的事平均每天总有三宗，上海真是一个极危险地方呵！

我们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激，三十一夜遂乘车赴杭。是时我默计广州市民大学和全省夏期讲习会开学已久，因为对于学术上的忠实，其势不能久游。于是我们在沪杭车上开一个旅行计划的协议。协议的终局我们打算一日游山，二

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是夜抵杭，住在湖滨旅馆。第一日游岳坟、明泉、天竺、灵隐、龙井、烟霞洞、石屋洞、张恭水祠、净慈寺、钱镛庙。第二日游三潭映月、高庄、刘庄、平湖秋月、公园、孤山、放鹤亭、西冷印社等十三处。至于西湖风景，自有前人游记代它渲染，用不着我来重叙一趟，而且这种漫游，只能用抽象的美，和历史的观感来观察，如果一用深刻的理性来批评，便都索然意尽，所以西湖小游，我只好不再描写了。

但有一事不得不叙的，我游湖时候，始终找不着苏小小坟，后来我问船家，才知道西湖要兴筑马路，苏小小坟因碍着路线，所以把它拆毁。大约马路完竣，苏小小香冢少不得要乔迁别处地方。在我们头度初来，也不见得有何感想，而在一班过江名士，自觉得焚琴煮鹤，煞难为情。

我现在把浙江省宪会议议员柳会贞先生请求夏定侯保存苏小小墓的大函录在下面，使知今日科学昌明的时候，还有柳先生其人，而一般灵学会内的大人先生们也不至于唱孤调了。

“定侯处长乡台大鉴：西湖苏小小墓为著名古迹，过其墓者，莫不珥笔留题，唏嘘凭吊；乃近顷鄙人游经其地，见乱石纵横，残碑断毁，则以环湖马路之故被伐矣。夫人生不幸而为女子，更不幸而为郁郁以歿可怜之女子，乃闭骨重泉，阅数百年而犹罹身后之劫灾，斯非天下大可哀之事耶！原筑路之意，岂不以湖上多名迹，故广驰以道，以恣游人之观览？是以名胜而筑路，乃反以筑路而毁名胜，买椟而还其珠，此之谓矣。窃以为湖面方广数十里，沿湖筑路，非无可开拓，无可避让，何必与已一死之弱女子争尺寸之地？有友告余谓昨宵月夜泛舟西冷桥畔，闻女子哭泣声甚哀，人耶鬼耶不可得而知，然以魂灵学证之，大抵为冢中人近是。乡台膺警务之职，兼工程处督办，有保存古迹之责任；敢请迅飭员司规复原状，将路线设法从湖边推广……”

我游净慈寺的时候，我猛然记起我的旧同学朱谦之先生。今年我的同学吴康先生曾给我一封信，说谦之要去出家，但他出家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很想在佛门中下点改革工夫，并说他要到西湖找他旧友太虚和尚替他剃度。但谦之出家没久，区声白先生又接到他由西湖的来信，说他出家的本志，完全要把他革命的思想，实行起来，现在出家之后，觉得革命不行，所以又要打算还俗。我知道太虚主持净慈，所以以为谦之也在那里。但我游净慈时候，太虚正在那里讲经，我细看那听讲徒众，竟不见谦之在那里。我因迫于时间，而且我在广州得到谦之两个矛盾消息，究竟他还在净慈不

在，还不可知。谦之思想，既不断地变迁，就使找着他对谈，或者和我意见极不相容也未可料。太虚既无暇相见，我也只好趁着夕阳赶车回上海了。

回上海第二日我们便附新宁轮船归粤。途中遇着飓风，在厦门湾泊了三天。同船有位邓子绍君约我参观厦门大学，我因风雨暴烈，不能登岸，所以没有去。邓君更问我广东大学筹办的情形怎样，本年之内可否成立？但我想了一回，竟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

(完)

### (三三) 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

李守常

#### (一) 俄罗斯革命史上的重要年代

俄罗斯大革命，是现代最足以惹世界全人类注意的一件重大事件；无论颂祷它的，咒骂他的，欢迎它的，恐怖它的，都不能不认识它的价值。但是这事件的由来，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致。我们要想悬揣它的将来，必不可不认清它的现在；我们要想认清它的现在，必不可不溯迹它的过去。本文的目的，就在略述俄罗斯大革命的去及现在，以供留心俄事者的参考。

在俄国革命史上，我们可以寻出几个重要年代：就是一八二五、一八六一、一八八一、一九〇五、一九一七，这五个年代。

一八二五年，因为受了法兰西革命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俄国起了一团改革家后人称他们为十二月党他们乘着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逝世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即位的机会运动那比较尼古拉一世宽仁些的康斯坦丁 (Constantine)，代尼古拉一世承继皇位 (康士坦丁是尼古拉一世的一个兄弟) 并运动颁布宪法，此等运动很容易地被镇压住了，许多的首领罹死刑的亦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亦有，紧接着就来了一时期很凶猛的压制，直到尼古拉一世死了此等压制才渐渐停止了。尼古拉一世死后亚历山大二世承继皇位对于人民应许了些顺合民意的事，一时亦会实现了些；黑暗的法庭亦改良了些；对于自由主义的镇压亦松了些；并且施行了两大改革，就是农奴解放 (一八六一年) 与创行地方议会制度——乡村区域地方选举的议会为 Zemstvos 都市的议会为 Doumas——不幸这两大改革都没有成功。被解放的农奴因为购买他们的土地负了很重的债累，在法律上他们虽然不受旧时主人的管辖，而在经济上依然受他们的管辖，境遇反比从前更坏了。

地方议会和都市议会不久亦为一种反动风潮所颠覆。“沙” Czar 的自由主义虽然渐就萎谢了，但是人民终究由此得着了点东西，一般农民虽难免于经济上的依赖；在法



律上究竟算是脱了束缚。从前他们做农奴的时候，除了逃亡和法外人以外，全没有逃避的所在；如今在法律上可以不受这等拘束了。地方议会和都市议会虽然没有什么权力。有选举权的人民虽然很受限制，但他们于政府意思以外总算有一种代表民意的机关了。

少量自由的允许引起人民更进一步要求自由的动机，现代俄罗斯革命的实际运动实自一八六一年起，以后每经十年势益加盛。虚无主义 Nihilism 虽在一八四五，十年前已经存在，但在彼时不过是思想上知识上的运动，在实行上没有多大的力量，对于现行的组织没有猛烈地攻击。

后来亚历山大二世废弃了他的改革运动，回复了他父亲的压制政策，革命党人起来实行一种新运动，以最勇敢的决心向恶势力宣战。法律上的言论自由既遭剥夺，乃至请愿亦受限制，他们运动的唯一武器只有手枪与炸弹了。这地的俄罗斯看不见的军队的举动那样的凶猛，“沙”几乎要承认人民的自由了，或者他正在计划着颁布一部宪法于俄罗斯人民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突然遭了暗杀（一八八一年）。

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死以后，反动和压迫的势力比从前更凶，全和一八二五年以后并一八六一年以后一样。

当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和尼古拉二世（1824—1917）的朝代，俄罗斯实是二种势力争斗的舞台。一为表面上的势力便是俄皇及其官吏的权力，背后有许多的警察和军队；一为他底下的势力便是那常存在常发长的潜藏暗动的革命。这两种势力无时不在激战之中。一九〇四年日俄战役起了，战败的俄政府大受人民的谤怨不信任，革命党人乃利用时机起了革命，居然获了胜利，一九〇五年竟允许了颁布宪法。但这不过给独裁政治一个打击，其实并没有把它推翻，它似乎还想恢复它的势力。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在惨酷的战祸中起了革命，罗曼诺夫朝的命运就从此告终，新俄罗斯的纪元亦就从此开始了。

综观俄国革命的往迹多与对外战争有关系，一八五〇以来每次战争都给俄罗斯以一度政治的危机，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役 Crimean War 以后随着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革新；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役以后随着就是天诛主义的运动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役以后随着就是宪法的颁布；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中又起了社会大革命。那样的无法解决的世界大战就由此得了结束，这是俄罗斯革命史上可以注意的点。

## （二）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

我们要考求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何在，须先就俄国的领土与民族略一观察。通常说俄罗斯民族，只是指俄罗斯的一部。大略言之，就是欧俄的北半部，不包括芬兰 Fin-

land 巴尔提 Baltic 各州，或是下北极圈内的地方。这一部分是旧俄罗斯称大俄罗斯。在大俄罗斯境内有三个都城——Novgorod, Kiev, 与 Moseow——在未建都于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以前，继续着做政府所在地，这一部分实是从前俄帝国的核心。但是一翻一九一四年的俄国地图其疆域实远起大俄罗斯以上，只看这地图上统一的颜色很足以骗人，有时误认所有在尼古拉二世治下的全体人民都是同种的，其实不然，俄国全人口中大约有一万万不是斯拉夫族，“沙”的俄罗斯，是一个极大极复杂的民众全靠独裁政治的军权集合成的，在八百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内通行一百零三种语言，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传说血统宗教全不相同，在这些民众间寻不出统一的俄罗斯精神，因为他们只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专靠外界的约束才伏于“沙”权威之下的。

俄罗斯全人口中（大俄罗斯及各州均算在内）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是业农者保守性极重，沉沦于俄罗斯人的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生活之中，除去关于土地的改革他们间与革命没有关系，或者还立于反对的地位，只有在都市上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贵族中爱自由的青年及职业阶级内可以寻出俄罗斯革命的精神来。贵族的子弟加入革命运动乍闻似很奇怪。其实在俄罗斯确是事实。像托尔斯 Tolstoy 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和那革命的祖母 Catherine Breshkovsky 都是贵族出身。

俄国革命首领对于人民很抱一种热望把他们的希望都放在农民身上并常注意村会 Village Mir——欧俄的民主的地方自治体——想把它当作将来的理想社会。但是运动愚钝的农民去实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有许多革命的领袖郑重的主张“教育比革命还要紧”，主张“一时期的迟缓而且艰难的教育运动应在争政治的自由的努力以前”。

此外亦有些人主张目前先把农民放在一边，专靠受过教育的少数人用革命的手段把俄罗斯弄成自由，至于农民的政治上精神上的解放可以俟之将来。屠格涅夫 Turgenev 曾寄书于一热烈的革命家说“你想革命的要素存在于人民中，其实恰恰相反，我可以断定革命这样事体，从它的真意思最大的意思解释起来，只存于知识阶级的少数人；设使我们自己不自起纷争以自损灭实在很足以有成……俄国知识阶级的使命就在把文明灌输到人民中间，使他们由此可以自己判断何去何从。”当时俄国的人民总有一万万农民，极其守旧，故革命运动的事业不能不担在少数知识阶级的肩上，少数人做牺牲多数人享幸福，几乎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公例了。

俄国的帝制既为革命的势力所颠覆，那从前为帝国的附庸亦都与罗曼诺夫朝的命运同时瓦解而裂为些小独立国，像那波兰、芬兰、Ukraine、Georgia、中央亚细亚西伯利亚并他处的各部分都相率独立以图自救，他们将来的结局或是成一种什么形式的联合，现在我们虽不能预测：但我们相信这些部分必能结成一种联合，目前我们应该只注意在大俄罗斯，因为它是这些附庸所环绕的中心。大俄罗斯自成一部分或存或亡都

为一体，在它的六千万人口中约有百分之十是构成俄罗斯革命的要素的，其余都与革命没有关系，或是忠于现行制度的，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未加入革命运动。那些农民在全人口中实居大多数，他们并不是满足他们的境遇，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在确保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而不在政治的改革，他们怨恨地主和官吏一流人物而不怨恨皇帝，所以革命的责任只落在看出自由俄罗斯的光景而决心致之实现的少数人头上。

这样看来，俄罗斯的中心只在大俄罗斯一部分，而在大俄罗斯中革命的中心势力又只在大俄罗斯全人口中少数的知识阶级。我们应该把那些农民、无产阶级、工人、职业阶级，看作一种另外的要素，而全将注意集中于现代俄罗斯的动的要素就是为革命原动力的知识阶级。

### （三）革命中心势力的三大系统

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可分为三大派，一是无政府主义派，此派在三四十年前虚无主义盛行时代是一很大的势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前早已不成为革命的重要元素了；一是自由主义派，一是社会主义派，这是近年来促进俄国革命的两大势力。在这两种势力的背后实有一更大的势力。为他们的泉源，就是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热烈的要求。除去一部分持大斯拉夫主义的人他们的自私和偏见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独裁制度上，其余若农民若工人若商人若学生一般有思想的俄罗斯人心中都起一种想望由压迫之下救济出来的怒潮，他们在经济上物质上常感受饥荒与缺乏的压迫，精神上常感受束缚言论思想自由束缚社会的伦理的行为等等压迫，又常目睹善良的男女或则流放在于荒凉的西伯利亚，或则禁锢于黑暗的监狱中，更有洁白的人民惨受酷刑，这些光景都可以激起他们一种猛烈的愤怒，凑合了种种的目的与感情才表现而成此二大势力以为反抗专制的大运动。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在一八二五年前很活泼，后来潜伏了五十余年，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又复呈活泼的气象。自由派亦很承认许多的苦痛是经济上的，他们亦知在英美自由制度之下还是有可怜与卑屈的阶级，他们亦承认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度和社会的罪恶有极大的关系，应加以详细研究以为限制或废除之；但是第一步应求政治的自由，自由政府一旦成立，一切残虐的禁锢和租税都可以防止，立法行政的自由都可以保障，社会的改革便可按主权的人民的意思实现出来，政治的自由是社会改革的基石，没有政治的自由社会的改革似永不能成功；且反抗暴虐政府代以人民政府，争政治的自由易得大多数的赞成，征之西欧往例便知社会革命或经济革命是一件未之前闻可惊可骇的事，反对的人太多不易成功，他们对于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解放和创行议会制度极表欢迎，以为果能得到自由就有皇帝存在亦不要紧，像在英义和一七八九至一七九〇年间的法国都有君主亦很能为有效的改革。果然能改建共和他们固亦赞成，但以为国

体的问题不是主要的问题是枝节的问题，最要紧的是把实际的政府放在人民手里去排除那暴虐统治的压迫，企图政治的自由，但是亚历山大二世的软赐自由终于有名无实，一九〇五年的立宪亦只是敷衍民众的手段，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国会只是一个空的形式，官僚政治仍存在于民众统治以外，自由派始悟皇帝政治与自由政治断不能两立的道理，遂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亦取了革命的手段。皇帝退位后一时政权握在受温和社会党人扶助的自由党人手里，第一次临时政府的内阁总理为 Lvoff，外交总长为 Profssor Milinkoff，军务总长为 Gutchkoff，财政总长为 Tereshtchenko，司法总长为 Kerensky。是年七月风波又起，社会党又把自由党的政府推翻，Kerensky 为首组织政府。十一月七日 Kerensky 政府又倒，多数派 Bolsheviki 起而代之以至于今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遂为社会主义所战胜。

#### (四) 劳农政府的组织及其中心人物

克伦斯基政府既为列宁一派所推倒——第二劳兵会乃于一九一七年十月廿六日晚九时召集第二次会议，选出一个新中央委员会，其中会员多数派实占大多数，以大多数通过一个建立新政府的决议如下：

应即组织 劳农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以统治此邦直到宪法会议成立之日为止，一切国家行政都委于此人民委员会：会员须保障按本会议定的政纲执行与一切工农男女的组织密切的协同动作，一切政权都在人民委员会，监督他们更动他们的权都在本会”

当时选定人民委员会衔名如下：

1. 会长，Nikolai Lenine (Vladimir Ilyich Ulianov)
2. 内务委员，A. I. Rykov.
3. 农务委员，V. P. Miliutine
4. 工务委员，A. G. Shliapnikoff
5. 海陆军务委员，V. S. Ovsienko (Antonov)  
N. V. Krylenko  
F. M. Dybenko
6. 商务产业委员 V. P. Noghine
7. 教育委员，A. V. Lunacharsky
8. 财政委员，I. I. Skvortzov (Stepanov)
9. 外交委员，L. D. Bronstein (Trotzky)

10. 司法委员, G. I. Oppokov (Lomov)

11. 粮食委员, I. A. Teodorovich

12. 邮电委员, N. P. Avilev (Glibov)

13. 民族委员, I. V. Djugashvili (Sataline)

劳农政府就是这样成立了。这些人物,多是由中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出身,是很可注意的一点。后来事务的分部和人选,都有更动;现在的组织和人员如下:

1. 会长, Nikolai Lenine (仍旧)

2. 内务委员, Dzerjinsky

3. 农务委员, Sereda

Zalejsky

4. 工务委员, Achmidt

5. 陆海军交通委员, Trotzky (前外交委员)

6. 商务产业委员, Rykov (前内务委员)

Miliutine (前农务委员)

7. 教育委员, Lunacharsky (仍旧)

8. 财政委员, Krestinsky

9. 外交委员, Tchieherine

10. 司法委员, Kursky

11. 粮食委员, Tsurupa

Hinchuk

12. 卫生委员, Semashko

13. 社会救济委员, Vinskurov

14. 外国通商委员, Gukavsky

现在把建设新俄罗斯的中心人物的履历一为略述。

#### 一、列宁 Lenine

列宁原名 Vladimir Ilyich Vlianov 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于 Simbirsk 省,此省位置在俄人最亲热的慈母伏尔加 Mother Volga 河岸上。

关于列宁的出身在记载里有不同的两说:一说他是农家子弟,一说他是贵族子弟,其实二说皆有根据。在旧时俄国一个人若作了海陆军的将佐或是民政官吏自然成了贵族,列宁的父亲虽出自农家而显达至于省政府顾问的地位,所以随著者的意思说他是出自农家亦可,说他出自贵族亦可。他的母亲名叫 Maria Alexandrovna,伊在 Kazan 省有点小财产,列宁父死后他的母亲承受了一份养老年金。

他的父亲充过学校的校长或监督，是一位很热心的教育家，到处奖励文化上的兴趣，有子女五人三男二女，一家人都能各精一艺，或善于音乐，或善于美术、文学、科学等。他们的家庭俨成一个小的大学校，这样一个有趣味的团体自然生出一种亲热的家庭精神来，兄弟姊妹都相亲爱并都亲爱他们的父母，感情异常的深厚。

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对着四围很苦的民众，在他们的精神上自然都印了很深的迹象，他们自己家庭生活的甘美和那呻吟在帝王虐政下万家生活的愚暗与不幸恰是一个绝好的对照，万众的愁云遮盖了一家美爱自由的光景，所以随着他们求得知识的热情，他们对于人民的热情亦开始增进，一个跟着一个的都自献身于工人农民的解放和教育的事业。

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日发生了一场悲剧给了列宁一个很深的印象，悲剧为何？就是列宁的长兄 Alexander 以谋杀皇帝罪被捕入 Schlüseeburg 牢狱。

他这位长兄具有一种奇特的精神与品性，酷好音乐，常漫步森林中，荡小舟于 Volga 河顺流而下，他是一个勤勉优美的学生，常冠他的同级获得学校的金奖品。

他同着他的姊妹 Anna 入圣彼得堡大学，在那里读书非常的奋勉，出席听讲在实验室里研究朝夕不辍，作了一篇《论昆虫的视觉官能》的论文，得到动物学的奖赏，读了很多社会科学的书，草了一通党纲，翻译了一本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著作，组织些团体运动船坞工人，助贫苦学生至于典当了他所得的金奖品。

他对于皇帝暴虐的反抗一天激烈着一天，层出不穷的虐政驱着他与革命党的营垒日益接近。他组织了一班人去祭批评家 Dobroliubov 的坟墓，行至 Nevsky 地方便为哥萨党侦缉队所冲散，许多学生被捕去了。亚历山大从此便与一虚无党人团体称为“民意”“The People's Will”的联合起来谋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为秘密警察所发觉，有十五个会员被捕交法庭审讯。

英国著作家 Wilcox 说：“他被讯的时候辞却一切法律上的援助，对于不利于他的话一句亦不驳，他第一的希望是要解脱和他有关系的人，首席辩护士说他自己承认了一切的罪名，差不多就是不是他做的事亦认做是他作的一样。”听说因他这样把他人的罪揽在自己身上救出了他一位同志的生命。在他对党上的演说里，声明过他的信念就是在俄国现下的情形，只有天诛 Terror 是政治竞争上可行的方法。到了宣读判决死刑的五人姓名的时候，Alexander Ilyich Ulianov 亦在其中，其余的四人是 Gueneralov, Andreiuchkine Ossipanov, Schevyriov。

将要行刑的时候，他的母亲得了许可来看望他。伊第一次来看他的时候，他匍匐在伊的足下流着眼泪恳求他为伊添此烦恼的过处，但他对伊陈述一个人于报答两亲以外还有更高的义务而在俄国为全体人民谋政治的解放，而我就是这些更高义务中的

一种。他母驳他说他的方法实在骇人。他答伊道这是必不得已的手段，舍此还有别的方法么？伊又劝他自行悔罪以求赦免，但他坚不肯为此，说“那就是作伪了。”“我要杀人所以人必杀我”。

他很想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把他生前未了的责任就是极琐屑的小事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他欠一位朋友三十卢布，就请他母亲替他赎出他的金奖品卖了偿还此债，并且请伊把他借来的书归还故主，怕他母亲过于悲伤，他特提起他几个兄弟姊妹都已卒业，才能都很优越，以慰安他的母亲，他就这样死在 Schluselburg 的断头台上了，这是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的事。

他那一位兄弟 Dmitri 和他两位姊妹都一时曾受警察的监视，列宁曾在 Simbirsk 中学肄业，那临时政府的领袖 Alexander Kerensky 的父亲 Tedor Kerensky 充当此校的校长，他断想不到他的儿子后来竟踞过全俄的最高地位，他更梦想不到由他所管理的学校出身的学生，竟是取他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人物，现在正以坚强的精神和手腕，指导全俄的命运，全世界大革命的命运，以与举世的仇敌相抗战。

一八八七年，列宁在此校卒业，卒业后即加入 Kazan 大学，是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长兄遇难，他在此处的生活为时极短，因他在大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并参加革命示威运动被逐出校并不许在 Kazan 省居住。

一八九一年，列宁入彼得堡大学研究法律经济，是时他才结婚。在彼得堡大学肄业的期间发布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声誉顿起，那被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的 Plekhanov 读了他的著作说“这位青年必有成为危险人物之一日”，大约十五年后列宁就从那位老前辈手里夺了社会民主党首领的地位，二十五年后他竟把这位老前辈逐出苏维埃议会之外了。

这时俄国的官吏亦颇注意列宁，看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因他对于学理和对于生命一样地有热情，并且专心一意地做社会党人运动的事业，等到组织了手工阶级解放联合会，他就变成一个有势力的工人首领了。

列宁并没有像他长兄一样参与于天诛主义者的运动，他只在教育工人们以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事业上尽力。

但从皇帝眼里看来，无论如何只要是为人民奋斗的人都是政府的仇敌，所以重重的拳击终不免落在列宁的头上。

一八九五年他往 Geneva 与 Plekhanov 发生关系，旋即返圣彼得堡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与宣传用 Tumine 的名义发表，一八九六年因组织社会民主党为法庭所控被捕，一八九七年一月廿九日俄皇下了一道谕旨把他发往西伯利亚去了。

他同着千万个最勇敢最优良的俄罗斯少年经长途远越亚细亚的荒郊去了。但他决

不令这一片冰天雪地静沉沉的西伯利亚于他没有什么意义。他想在这个地方正可以有丰富的机会让他去思去读。他在 Ikutsk, Krasnoyarsk 等处过了他的逐放期间，当他在 Sushenskoy 的村落里的时候，他曾自励用脑与笔不断的工作，所以他从此出来以后有好多的著作出世，用 Ilyich, Ilin, Tyline, Lenine 等名义发表。

列宁的流放期虽满，但在俄罗斯境内仍不能自由活动，政府仍不许他在工厂中心或是大学所在地的大都市里居住，他于是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逃往西欧作了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会员，在很重要的位置。一九〇一年他同 Plekhanov, Martov, Zasulich, Axelrod 诸同志创立了一个报社，名为“Iskia”译云“火花”。这报成立后就成为亡命在外的俄罗斯社会党人流动的中心。列宁在这个热烈的革命家团体里增进了很多组织的能力，所有加入解放运动的青年都来集合于这个中心，所有在俄国境内革命的宣传都是由这个中心发动。

列宁因为避暗探的监视常迁徙于 Munich, Brussels, Paris, London, Geneva 等处，他的夫人 Nadezhda Constantinova Krupskaya 是一个热心宣传家的女儿，伊充党中的秘书，尝用尽精力誊写那些用看不出的化学药水写的暗号信件，几乎毁坏了伊的健康。

一八九八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成立。一九〇三年，该党在 Brussels 与伦敦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列宁主张把该党改为中央集权的组织，由一个中央集权体指导一切运动，他力持此说，争论甚激，该党因而分裂成为二派：列宁一派为多数派 Bolsheviki；反对列宁的一派为少数派 Menshuriki；少数派的领袖是 Martov，多数派的领袖就是列宁。

列宁既作了多数派的领袖，许多旧时负有声望的老前辈如 Plekhanov 亦在其内都投票举他，后来他们才转到少数派里去成了他的反对党。

列宁虽只身寄居异国没有一点活动的方法亦不失他的勇气，亦不抱悲观，他刊行了一部《经济学研究》的书在俄国销行很广。他用以他这部书卖得的余钱并赖 Lunacharsky, Bogdanov, Vorovsky 诸人的助力创了一种报名曰《前进》“Forward”。

一九〇四年，俄国的革命运动复活了，列宁在是年的会议提出很多的问题如那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家财产没收，革命运动发展至于极度，俄罗斯革命是全世界国际社会主义者革命的乐令等等问题，都是可以决定他后来作劳农政府的领袖的。

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列宁以大赦得归故国，指挥第二次国会里多数派的活动，不久反动又起遂又逃往芬兰（一九〇六年）而瑞士（一九〇七年）而巴黎（一九〇八年），此时他又创立了两种报，一名“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是一个宣传的机关；一名《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是一个学理的刊物。他同他的同志住在 Cracow 距俄国边境很近，他在那里可以与俄革命党人接近，并且指挥



他们的运动。

列宁于宣传运动外还有美术的兴趣和著作的生涯，Wilcox说他像马克思一样欢喜英国的博物院，他对于这个机关有很热情的称誉，一谈到此便眼光四射兴致勃勃。

他在英时即住在博物院的附近，这是他最欢娱最足以安慰精神的乐土。

列宁译过一部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著的《产业的平民主义》“*Industrial Democracy*”，成绩很好，他自己的著作重要的有下列的十九种”：

- 一. 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问题（一八九七年出版）
- 二. 俄罗斯资本主义发达史（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 三. 经济的札记和论丛（同上）
- 四. 什么是要做的？（吾党运动的难问题）（一九〇二年在德国出版）
- 五. 告贫乏的农民（为农民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宗旨而作）（一九〇三年在瑞士由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出版）
- 六. 进一步退两步（论本党的危机）（一九〇四年在瑞士出版）
- 七. 民主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两个政策（一九〇五年在瑞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部出版）
- 八. 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由一九〇五年至六年的文集）（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 九. 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一九〇六年在俄国出版）
- 十. 一九〇五年至七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的大纲（一九〇七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 十一. 经验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一九一〇年出版）
- 十二.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九一五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 十三. 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 十四. 论进行方法的文书（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 十五. 革命的教训（同上）
- 十六. 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卷一论美国农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 十七. 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 十八. 苏维埃政府的要图（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 十九. 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考茨基汉奸（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出版）

列宁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我只看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集合列宁与托洛茨基最近的演说而成的，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纽约 Rand School 印

行)和《国家与革命》三种。

大战初发的时候,列宁方在奥国企图运动工人起来反抗,因被捕入狱,赖法国社会党人的运动才得释放出来,他便回到瑞士仍旧为平和为国际社会党努力运动。一九一五年的 Zimmerwald 大会中也有他活动,他在那里是极左派的领袖。

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俄皇倒后,他很想回国,但协约国政府很反对他回俄国,亏得瑞士社会党人的计划费了许多周折才得经由德国回俄,随着他来的有一百多革命党人,其中有很多的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著名的像 Axelrod, Marton 等亦都在内;他们是反对列宁和多数派的最有力的人物。他到俄都的那一天陆海军人和一般人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典礼,从此他的生涯就和俄国的大革命混在一处了。

## 二、托洛茨基 Trotzky

托罗茨基本名 Bronstein (Lev Davidof 或作 Lev Davidovitch),因避政府的注意变名称 Nicholas Trotzky 系借取第一次捕他的狱吏的名字。他父是一犹太信徒,他于一八七七年生于南俄 Kherson 省,十四岁入中学肄业颇受同学青年革命思想的感化,十五岁被逐出校,一八九八年因“南俄工团”的关系第一次被法庭检举在 Odessa 被捕,时才二十二岁,一八九九年十月十日判决流放西伯利亚四年,他住在 Verkholeusk 城,流放后之第三年竟从此处逃走了。

一九〇五年 Khruatalev 被捕后,他继任彼得格勒工会苏维埃委员长,时年二十八岁,因此又被检举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三日判决剥夺公权,终身放逐于属于 Tobolsk 的 Berezov 城。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日他又由此处逃往瑞士,他在瑞士或云在维也纳用俄德文发刊蒲拉达 Pravda 报,又办一世界通信社以宣传俄国革命的消息于世界,并将世界的新潮输入于俄国。一九一〇年辗转至于德国,在此著了一部俄国第一革命史,后以革命的言行为德国官吏所忌被捕入狱,至大战前三月始被释放,遂移居于奥京维也纳是时战云日迫,奥社会党安多鲁博士虑他以俄人居此恐遭危险劝他去此,乃赴塞尔维亚,至则战端已开,塞地且为奥兵次第侵入,遂复还瑞士,不久俄社会党人在巴黎发刊俄国社会党报名为《Noshe Ilovo》招他往任编辑,他又任《Golos》的编辑,时有法境俄军以反对战争有戕杀法国将校的事,法政府处俄兵以极刑,他很不平,乃作一文历数法政府的罪状,托法社会党某君致之法政府,因此又被逐出巴黎。

是时欲返瑞士,瑞政府又因与俄不和拒绝入境,欲走西班牙,西政府亦不许入境,在巴鲁沙罗地方被拘,旋逐出境外。他在欧洲算是穷途了,乃决往美洲在加拿大被拘了些日子,革命后取道英伦返俄。

他的身材高而细长,眼光敏锐,鼻作弓形,口甚大,乱蓬蓬的黑发,一点滑稽的山羊式的下髯挂在滑削的脸上,他有一种演说的才能,善作悲剧的作派,便利的口技

却能接近群众，精于德国的学问，操法语极流畅亦少通英语。

他的著作我所看见的有《多数派与世界平和》《俄国革命史》和那同列宁合著的《无产阶级革命》三种都有英文译本。他从前并不属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分裂后他归于少数派，后来他又介于两派之间自成一“托罗茨基派”“Trotskyists”。

### 三、蓝那查士基 Lunacharsky (Anatole Vassilievich)

蓝那查士基亦名 Galerka，又名 Voynov，家世很有声名，是一位莫斯科政治顾问的儿子。一八九九年以在莫斯科工人间宣传革命为警察所探悉被控，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五日判决流放到 Viatka 城二年受警察的监视。

一九〇四年他住在 Kief 地方，他在那里为一社会党地方委员会会员，一九〇六年他又被控，一九〇七年一月初旬往柏林，对于俄侨发出一篇含有革命意味的论文，从此以后他便加入内外社会党人的运动到处出席于各种会议，被派为法国国际社会党人机关报 Le Prolétaire 的通信员。

蓝氏是劳农政府人物中的重要角色，形容枯瘦，眼光温和而神秘，在他那和霭的精神里艺术比意志力多，他是一个优美的理想家是多数派里的教育家。

蓝氏于召还 Gorki 的事很尽力，现在 Gorki 在彼得格勒指导文学局集合许多文学家从事于移译 William Morris 与 Ruskin 的著作以启发无产阶级。

蓝氏于缓和宗教界的反感亦很有力，因为他是一个希腊正教徒，他能在教堂内唤起共产党的运动，他曾演说过“假使基督复生于今日，他一定是一个共产党人”。

一九一七年，蓝氏听说莫斯科瓦起了骚乱并有焚掠情事，心里很难过即提出一篇沉痛的文书辞人民委员会员职，其文如下：

“我刚才听由莫斯科来的人说那市中发生事变 Blessed Basil 寺院及 Assumption 寺院尽毁于兵火。

现在那里搜藏了彼得格勒及莫斯科最贵重的美术珍宝的围城已遭毁灭了，那里有无量的牺牲。

凶烈的竞争已达于兽性的憎恨的阶段。

将来是何景象，弄到什么地步？

我不能忍此，我的器小，我晓得我自己不能止此丧乱。在那些驱人于狂的思想的重压之下活动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我从人民委员会退出的理由。

我晓得此决定很重大，但我不能再留了。”

十一月三日他得了个好一点的消息，加以同志的挽留，不得不变更他的决定，他

以公共教育委员的名义发了一篇恳切的请愿书，其文如下：

“朋友们，现在工人在此邦占绝对的优势了，天然的财产以外人民更承袭了伟大的文化的产业宏丽的建筑物博物院……全是人民的财产了。

所有这些东西将以助我贫苦的同胞及其子孙变成新人……朋友们，我们须谨守这人民的财产。

你们曾骂那擅取他人货物的盗贼可羞，你们曾胁之以严罚；但是作人民的掠夺者其可羞更加百倍……固然你们是此邦的青年主人，就是现在你们很忙有许多事要筹划，有许多事要做，你们亦该知道怎样保护你们美术的科学的财产。朋友们，现在莫斯科之所遭遇是一个可怕的不能挽救的不幸内乱的结果，毁了无数的名城焚了很多的宫室……人民在他们权利竞争中毁了他们光荣的首都。

在这猛烈的竞争与破坏的战争中作人民教育委员特别的悲伤，我们唯一的安慰在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新的较高的文化的渊源似的，在我实重负着保护人民的美术的财产的责任。

知我自己不能继续主持我所无权的职司，我便提出我的辞意，我的同事们，就是别的人民委员会员觉得我的辞职不能允许，我于是在你们寻得一位胜我的继任者代我以前，只得暂时留职。

但我求你们，朋友们，给我以你们的援助，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孙保持我们祖国的美术，作人民的财产保卫者。就是那最后有教育的他亦曾不知不识地保全到那样长久，即此可以恍然大悟艺术是怎样伟大的一个快乐强健明慧的源泉。

市民们，守住我们国民的财产！

看这两篇沉痛的文告已可以想见他的人格了。

#### 四、布哈林 Bucharin

布哈林是一个司法官的儿子受过优良的教育，他并不是列宁的传话机，他在多数党里保有独立的地位而未尝任过有责任的职守，在多数派中为反对 Brest 和约的主要人物；关于多数党的运动做过许多很有价值的小册子，那有名的“共产党纲”就是其中之一，把多数党的真目的真精神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他还不到四十岁身躯短小富有勇敢，他在学说上理想上比列宁还趋于极端。

#### 五、加米涅夫 Kamenoff

加米涅夫在多数派里亦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年才三十七岁，须髯尽黑，他的形容比他的实在年纪还老些，和他的多数同志一样亦是个犹太人。他的真名为 Rosenfeldt。

他是富家子弟曾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学生时代已具社会党人的倾向与多数俄罗斯学生一样，在二十岁以前即与警察成为仇敌。他是派往 Brest 代表团中的一人，作过一种书论那争议最多的和约。Brest 和约成后他被任为驻奥京（维也纳）的多数派公使，但因为芬兰人所捕未能赴任，芬人把他置之监狱直到一九一九年七月才释放出来；回国后被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会长。他为人尚学理不尚血气，他的主张比他多数同志温和得多。

#### 六、季诺维也夫 Zinovieff

季诺维也夫于一八八三年生于 Ukraine，幼时即从列宁，列宁的最密切的朋友，直到如今未曾分离的伴侣。

在旧时帝政之下，他同别的多数派领袖一样受过监禁的苦楚，释放后即逐出国外。战前十年间他为多数派中央委员会很尽力的会员中的一人，做了党中的书记好几年。

大战初起时他同列宁在 Galicia 攻击交战国双方的军国主义甚力。从一九一四年至三月革命他同列宁在瑞士刊行《社会民主党报》责备那些助军国主义张目并那不极力抵抗他军国主义的社会党人不遗余力。后来在 Zimmerwald Berne，和 Qnital 各处会议都有他出席与列宁同代表俄罗斯。前年三月多数派政府迁到莫斯科，留守彼得格勒为此方的首领。他身材短小，及前额均甚大，一见知为聪慧的人物。他痛恨英国人对于工人常说英国是永不能与俄罗斯调和的国。

#### 七、斯维尔德洛夫 Svordlov

斯维尔德洛夫，犹太人，一八八五年在 Nijni-Novgorod 生，受过普通中学的教育，后在一药铺里为化验师，一九〇二年他第一次被捕拘留两个星期，时年才十七岁，因为他参与学生的示威行列。一九〇三年受警察监视，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被判决监禁二年，好容易出了监狱，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他又因参与一个被禁止的会议被捕，并被判决流逐边远省份，因为健康不良于一九一〇年四月二日被许出国以后又在俄国被捕，一九一一年五月五日判为流放 Narinsky 省四年，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从那里逃走了。他曾被选为劳兵会中央行政委员会即是全俄苏维埃会议的议长，如果列宁的人民委员会长的地位等于内阁总理，他的地位便等于共和国的大总统。据去年多数派传出的无线电报他已经逝世了。

#### 八、齐捷林 Tehichérine

齐捷林系贵族出身，袭相当的财产，后来做了社会党员自愿弃之。少年时代曾为名誉政治顾问又在外交部当过书记，不久他便辞去他不愿做的职务，于是献身于社会主义者的运动与他别的同志一样曾被放逐到各处。一九〇七年他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机关部中央委员会，在他在那里宣传社会主义于侨居当地的俄人间，他不能逃于普鲁

士警察的严重的监视，一九〇八年在 Charlotienbvrq 被捕，发现出来他有八十多个记号做他的变名，遂被逐出于普鲁士后来他往 Geneva，战初起时他在英国与英社会党有极密切的关系，终为英国官吏所囚禁。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回俄。Brest 和约成后他继托洛茨基任外交委员。

他有语言学的天才，通英法德文字极精，旦夕都在外交部公事房阅电报文书，精勤不倦，现年四十岁。他在多数派占高级位置的缘故于政治才能的方面少，在于人格纯正信仰坚定的方面多。他身躯短小两肩低垂，小面赤须发作砂色，修仪饰。

#### 九、喀拉罕 Karachan

喀拉罕，Armenia 人，主张排斥土耳其与中欧诸国没有好感情。他在多数派中属于相信笔墨比刀剑还有力量的一类，有许多外国多数派的军队在他保护之下，把许多小册子翻成各国语言了。刊行了一种英语日报名曰《The Call》志在分布于驻北京俄罗斯的英国军队。他的仪表很有丰采，髻修整衣装都丽，长于辞令，接待外宾，都是他的责任，是多数派人民委员中最漂亮的角色，助齐捷林办理外交很有成绩，现年三十三岁。

#### 十、诺格海音 Noghine

诺格海音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日生，在俄国社会党中久负重望。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彼得格勒初次被捕，流放于 Poltava 省，刑期三年，一九零零年八月六日逃亡去于英，十月一日返俄又在彼得格勒被捕判决流放于西伯利亚 Yeniseisk 省。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日他从那里又逃走了。后来他变名来到于 Nikolaief 地方又被捕流放于 Archangel 省。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又从这里逃走了。是年十月一日他又因参加工厂工人本部派出的工联代表会议在莫斯科被捕判决三年监禁。一九〇八年八月出狱返莫斯科参与合作制度会议。八月十七日又被捕流放于西伯利亚境内 Tobolsk 地方北部四年。一九零九年一月他又从那里逃走，此后他便出国了。后来回到莫斯科做宣传运动又被捕流放到 Tobolsk。一九一〇年八月二日他又从这里逃走。一九一一年他在 Tula 地方作宣传运动，是年三月二十五日又被捕了。这是他从前的历史。劳农政府成立后他被任为商务及产业委员。

#### 十一、斯佛卓夫 Svortzov

斯佛卓夫是一师范院毕业生，充过教员，一八九五年因制造炸药材料，以天诛主义者第一次被拘讯，三年间受警察监视。一八九九年又因在工人间作宣传运动在 Tula 被捕，一九〇二年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三年。一九〇五年期满回来又因参与革命的示威运动在莫斯科被捕，释放后一九〇八年又被捕，不久又释放，一九一一年二月十八日又被捕，宣告流放于 Astrakhan 省三年，劳农政府成立后被任为财政委员。

## 十二、亚威洛夫 Avilof

亚威洛夫，知道他叫 Glibov 从前作过印刷工人，一九〇七年他因宣传革命处三月监禁的刑罚，自是他便作了莫斯科秘密社（The Secret Society）的会员，后来逃往外国，同社的要求出席于意大利部 Bologna 学校听煽动家和宣传家所授的课程，劳农政府成立后为邮电委员。

## 十三、德儒加什维理 Dingashvili

德儒加什维理是 Georgia 人，执过簿记业，以宣传革命被放于 Vologda 境内，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逃走又被捕，逃去又被捕。一九一二年判决流刑三年，是年九月一日又逃走。劳农政府成立后曾为国籍委员。

## 十四、李果夫 Rikof

李果夫一八八一年生于 Saratof，长育于正教教堂，做过外国语翻译员，一九〇八年被剥夺了居住国内的权利，但许他出国，后又回国，一九一〇年二月一日流放于 Archangel 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八日由 Pinega 城逃走，不久又被捕流放于 Marü-nsk 省。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日又在那里逃走。劳农政府成立后曾充内务委员。

以上所述都于建设劳农政治为比较的重要人物，其余的人不更赘述了。

## （三四）劳农俄国的妇女解放

山川菊荣 作 李达 译

### 一 革命与妇人的活动

“面包！面包！”大声直呼，拥到凡尔赛离宫引起。

大革命的导火线的，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妇人；俄国革命也是这样，最初开幕的也是些妇女们。

一九一七年三月九日，是社会党规定为“妇人日”的一天，这一天彼得格勒的劳动妇人，因为生活费用暴腾，行了一个大示威运动，来要求面包，于是给了一个大革命勃发的机会。近来三月九日这一天，成了俄国革命的纪念日了。

帝制倒坏以后，劳动妇人对于革命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且反对那违背无产阶级

和联合国及绅士阔握手的克伦斯基政府，并且反对该政府的主义和主张。

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在各劳动妇人团体机关杂志编辑部指挥之下，行了第一次反对战争的大示威运动的也是她们。又，这一年五月里，彼得格勒浣衣女工人四千人，干了一次同盟罢工。当时彼得格勒市浣衣女工会会员只有六百名，全体也加入了。这次罢工，劳动者方面虽没有完全得胜，可是她们罢工的主要目的，在将洗衣工场收归市有，劳动者自身当然有管理权的——她们这个目的在罢工终止后不过几个月就有几处工场实行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诱发多数派的反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大刺激物，也是彼得格勒各大工场中纤维女工人的同盟罢工。这些女工人去了工场，成群结队，拥到市内来，煽起了彼得格勒市无产者革命的烽火。

劳农会中最初就有妇人加入了。无论什么地方，劳动妇人总是加入多数派，支持劳农会左翼的势力。三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彼得格勒市，发行了社会主义的妇人新闻，继续办了一年之久。

一九一八年四月，莫斯科市及附近地方开了一个妇人大会，讨论粮食问题、生活费、儿童保护等问题，通过了重要的决议案。

这一年的十一月，开了一个妇人大会，这大会是代表彼得格勒市和北部各自治团十万多劳动妇人的。有五百代议员会同起来讨论母性保护和失业保险等问题，通过了重大的决议案。

十一月革命之后，亚历山大郭伦泰做了社会人民委员，列入劳农政府最高执行委员会，几诺维夫人勒尼拉做了几诺维所主办的北部自治团的社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查尔士的夫人，做了儿童殖民地等事务的主任，这儿童殖民地，乃是为劳动者儿童谋便利，兼管家庭和学校和运动场的事务的。此外通全国无数万劳动妇人，都尽力教育和社会事业。就是旧时代的上流妇人为学校和儿童殖民地等事出力的也不少。

大战之中热心爱国的中流妇人所组织的决死队，是两百多天真烂漫的女子组成的。这团体为支持第三阶级革命受了利用，多数派得势后同时解散了。至说赤卫军中不过没有特别的妇人队为止，而妇人当兵的很多，这是事实。

多数派下总动员令的时候，劳动妇人都愿争入拥护的革命的军队。政府把她们分配各种军队送到战场里去。

无产者军队中这些女军人和男性战友一样奋勇攻击那破坏革命的人。这些事都在沉默之中干的。在俄国说起来，妇人打仗已是平常的事，并不成为问题，而且也没有特别称赞她们的勇气的必要了。

更有很多妇人投到军队里做非战斗员，而尤以办卫生事务的多，无虑数万人。她



们受了充分的训练之后，附属在卫生队里送到战场和野战病院去，或在内地充当看护妇。她们的勇气实可惊异，战争还没有终止的时候，她们在炮火中出入战场，运回那负伤的军人，救护那些武装兄弟们的生命。

妇人兵士多在后方勤务。无论在兵站部、输送部、司令部、邮政局等等地方，无不有妇人服务的。她们为支持无产阶级共和国之故，不惜一切努力和牺牲。

尤其以赤卫军内部的启蒙运动和宣传事业，差不多归妇人独占了。赤卫军中不单是有图书馆读书室，而且因为要深深地了解社会主义，队里常常集会讨论讲演的。

妇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战的赤卫军的光荣和责任，印入到兵士的头脑中，继续的鼓舞激励他们。

住在彼得格勒阿德兹撒萨马拉各大都会的妇人，给了防御那些都会的机会。劳农俄国陷入危险的时候，他们曾经下了妇人的动员令。她们主要目的就是代替出征的男子做事，其中也有到军队里荷枪训练，危急之际，她们为保护自己的乡土，有不少流了最后的血液。

妇人按着自己的能力受军事上的训练。共产党的女党员，与男子同受军事训练，已经成了义务了。男女兵士武装军队，每礼拜一两次，进到地方练兵场学习射击并受别的训练。称为“普通军事教练会”的劳动团体之中，加入的妇人有数百之多。五月一日那一天，劳动义勇军队之中，有一队妇人兵队，受了很好的教练。这“普通军事教练会”的女会员，当守备都会之任，这些都会中，妇人兵士每日都可以看得见，一点儿也不奇怪。妇人也可以入士官学校当士官。一九一九年的秋天，劳动妇人义勇军出身的最初将校，开始送到战线去了。

俄国劳动妇人用高尚的感情和无限的热诚和谦逊的美德履行自己的义务。她们当无产者国家遭到危险的时候，忍冻受饿，忘了穷乏，舍弃一身一家的私事而不顾。她们对于战胜资本阶级所得的结果，即是她们推倒资本制度得来经济上政治上的自由，决不肯让敌人夺去的。她们决不甘忍受回返到以前的境遇，让那劳动妇人的奴隶状态的专制主义把她们压迫在铁索之下。她们所以牺牲生命保护无产者共和国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一九一九年狄诺勃夫在北部自治团劳动妇人大会里有一段演说道：“若没有劳动妇人的援助，我们的革命决不会成就的。若没有那些劳动妇人在危险时期内同我们一致作战，恐怕离革命还遥远呢！这是男子们要记忆的事情”。

## 二 母亲与儿童之保护

“家庭破坏”“妇人国有”这两句话，也算是多数派震骇世界的重大“罪状”了。实在说起来，要晓得多数派对于家庭与妇人办了的事情，是很有兴味的问题。所以我

们最先就要晓得那与妇人生活最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机关即社会人民委员会的职务。

社会人民委员会是劳农政府的一部，是全俄罗斯一切社会事业的枢轴。各地方劳农会中附有社会委员会地方部，与中委员会联络，实行所布告的事务，各个分担各地方的事务。

劳农政府掌握政权以后，同时把一切个人的或半官的慈善事业都废止了，所有一切不能劳动的人都由国家担负抚养的义务了。依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日社会人民委员会的布告看起来，凡是劳力谋生的人，若遇暂时的或永久的不能劳动即是老衰、疾病、伤害、妊孕与非由自己过失而陷于失业的人以及没有适当保护者的儿童，一概都有受国家保护和抚养的义务。受伤害病者不收医药等费。

依哥伦泰所记，下列各部门都算入社会人民委员重要部门之中。

一、儿童局。凡是没有保护者的儿童即孤儿、弃儿、乳乞丐、淫妇之子，以及依法律被剥夺亲权者（即犯罪人、酗酒人等）之子，和三种病的儿童等，都由儿童局担负保护之任。上面所说病的儿童的第一种，就是有道德的缺陷的人，即适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之法律而犯罪之儿童（俄国少年裁判已依此法律废止，犯罪之儿童，委社会委员保护）。第二种就是有知识的缺陷的人，第三种就是有肉体的缺陷的人。儿童局设有养育院、儿童自治团、儿童 home 等，为儿童设代用的家庭。在 home 和养育院中，以儿童的劳动和独立为根本的主义。达于一定年龄之后，此类儿童也和寻常儿童一样，都要进学校。儿童在十七岁以前都要住在这种 home 里，十七岁以后，任其自由行动，此后国家亦负保护义务。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委社会人民委员保护的儿童达十万人，包有儿童 home 千五百个，现在想必更增多了

二、母亲及乳儿保护局。此局掌管保护产妇及乳儿的事务。体力劳动的妇人通产前产后十六周间，他种职业妇人十二周周间，可以免除劳动而仍得照原额领取工钱。分配妊妇的面包分量可以增加，药医无费。通各都鄙收容妊人妇的妇 home 设立的很多。妊妇在这种 home 里可以依照自身健康程度做轻便的工作，又可以单单地休养，并授育儿的知识。分娩之时则入国立产育院，尽俄国现状所许可的范围以内，给予优良的食物和补助金，又有好医生和产婆看护妇，殷勤看视，可以安心分娩。此处待遇绝对平等，无论何人之子都一样贵重都一样受国家保护。产后三星期之间产妇与小儿，收容于专门家监督的乳儿院中，在院中可以育儿至三个月之久。若产妇想在自家分娩哺育，那么照前面所说的待产前后免除劳动，并且在授乳期内劳动时间短缩为四小时，并且有权利请求经济上之补助以及特别分给肉类牛酪等物。

各处又设有官立诊病所，凡有乳儿的母亲，都负有一种义务，在定期内带领小儿赴所检验身体，验知儿童的健康和成长的状况，领受育儿上必要的注意和教训。母亲

及乳儿保护所，于工场等处设有托儿所，与供给授乳的休憩室。在夏季时，农村中也设有此种托儿所。乳儿保护局在此种处所设立榨牛乳的工场，把纯良的牛乳配给劳动阶级的母亲和小儿不收费用，而且对于儿童所用牛乳，更注意监查的。无母的乳儿，收容于乳儿院，由专门家监督，用牛乳或人乳哺育。

莫斯科母亲及儿童保护局中，附有常设的育儿展览会；凡自妊孕以及产前产后，乳儿期，幼稚儿时代所有关于母亲及儿童心身一切注意事项，都用图画或模型或详细的说明，无大无细，网罗无遗，大可以启发育儿的知识。例如将妊孕中胎儿发育的各时期用图描写出来，供妊妇参考，自遗传和饮酒对于胎儿所被之影响为始，优生学上种种原则和统计，都用图解和说明书表示出来。又适于妊妇的卫生衣服样本，分娩时所有用具和卫生材料，都一一陈列，以及应行注意事宜，都一样的用艺术详细明白表示出来。又健康之时和患病之时所有儿童生活各方面，都用图描出，作为模型，表明健康儿童和患病儿童在各时期中发育之大小，所有儿童的病态及其显著的征候，可以一望而知。又用艺术的方法把蝇类传染病菌的径路图解出来。儿童用器具、玩具、食物、衣服等类陈列之旁，都附解说批评其利害。此育儿展览会又设有电影戏部为附属事业，简易地说明母亲及儿童保护局的职分。儿童展览会的陈列品，后来渐次增加力图完备。社会人民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互相联络，办理此项事宜，

幼稚院制度普及于全国，四岁至八岁的幼儿，都在院中哺育。但四岁至六岁之儿童入院与否，可以自由，而六岁至八岁之儿童，就有必须入院的义务，上级生受习轻易的学课，以为小学教育的准备。可是在现时的俄国，母亲和儿童保护的设施，还不能十分增加，其原因有二，第一就是经济困难，第二就是缺乏熟练的育儿人。所以教育委员和社会委员都很努力地设立哺育者讲习所，养成此项人才。多数派执政以来，很尽于保护母亲及儿童的事务，所费之款亦甚多。极端的穷困和艰难，是帝制和资本主义的遗产，同时又是欧战和封锁的结果，然而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民，却为保护母亲和未来的国民不惜牺牲一切，这是很可佩服的一件事。

三、废兵局。废兵局的任务，系应废兵能力的大小分配工作的。

四、养老局。一九一九年受此局保护的老人有六万五千，其后大见增加。

五、扶助费局。此局掌理支出对于失业者及赤卫军家族之扶助费。在俄国中凡一切五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和五十岁以上的女子，有当受扶助费之权利，这是社会人民委员的布告所认定的，照俄国现时经济状态而言，虽然不能即时实行，而在事实上只有不能劳动的人单受此局保护，取得衣食。

六、临时扶助局。受此局临时补助的老穷兵卒达四十万人。此外为授职业于贫民起见，又由此局开设各种工场有免费的食堂，和住宅和寄宿所。此局为救济白卫军占

领地带之避难人民，几有日不暇给之势。

七、反革命牺牲者救济局。此局专救济因反革命受损失的势农会和共产党内部的劳动者以及随同共产党入国的外国亡命客，为他们设有种种农业自治团。在他们未得工作之先，由此局领受扶助费。

以上各局之外还有掌理廓清乞丐和娼妓的局，分为种种小部门。在一九一八年时，有二百五十万的废兵，有七百万的伤病兵更有三十五万因战争产生的孤儿，有二十万的盲人哑子和聋人，此外更有多数疯癫白痴和犯罪人，都受社会委员保护以谋生活。在一九一八年的后半期，社会委员为办理此项事业，曾费出六亿卢布，一九一九年前半期的预算为二十亿卢布。

在克伦斯基时代曾为社会大臣的伯爵夫人巴尼那，她是个富足而且贤明的好社会改良家，能使列宁也赞叹她是“一个最伶俐的资本主义拥护者”，她是与帝制时代的俄国继续奋斗的自由主义者。她对于政治运动和慈善事业不惜耗费私财，因此大受一部分劳动者和贫民所崇拜，只是她的思想习惯，原是贵族的，到底不与劳农政府相容，到十一月革命之时，她就失掉了原有的地位，这时候，她曾经使喉部下的吏员实行同盟怠业之举，将重要的书类、锁钥和巨额的公金隐匿了。若以她的经验和手腕援助新政府很能尽力，可是她为破坏者的政府却弄了许多手段的。

劳农政府成立之后，代巴尼那的人是郭伦泰。郭伦泰就职后，立即在部内开大会议，连最下级的雇用人人都要求出席。席上她说俄国财政状态濒于危机，为社会事业所残留的基金极少，所以无论何人不能充分领得他所应受的报酬，列宁杜洛基和她自己以及一切人民委员的月薪不过五十元，她把这些话说明，要求部下的给以牺牲的援助。以前年薪二万五千卢布职业的救济家，因此受了大打击。她又说以后要常常开会要求一切雇员出席，并说无论专门家或洒扫妇人的话，都一样的尊重，她这种话越发使人惊愕起来。巴尼那常把郭伦泰看做仇敌，听着郭伦泰这一番话，她说：“听说那没有办法的郭伦泰夫人，当开会的时候，唤小使坐在旁边。这种办法对么？小使一流人都懂社会改良的话么？”

巴尼那和郭伦泰的差异——即第三阶级的社会改良和劳农政府的社会设施之间的差异——单就这一事看起来，就很容易窥察出来。就是前者是施恩惠于人民的，后者是认定人民的权利的。

### 三 结婚制度

劳农俄国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卅日制定婚姻法。这婚姻法的制定及其内容，对于妇人国的谣言给了最决定的反证。

男女关系，纯然是个人间的私事，不是国家和社会所应干涉的问题，这是许多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漫说是妇人国有，就是制定婚姻法确立自由意志结合的一夫一妇婚制这件事，也招了一部分人激烈地反对，说是国家侵越权限了。对于这种反对也有一个解答。“就理想上说，很希望男女关系不受外的拘束，不受法律的支配，但这种制度，要在社会主义制度永久确立以后的社会方能实现的。”在现时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内，什么标准和原则都未确定，人民保守的习惯，不易打破，表面虽似乎急进。其实反以维持现状逆行时势为便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中产阶级革命中途挫折而与封建时代传统思想开始妥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无产阶级的使命应当继承中产阶级之后打破那封建时代的思想和习惯。就是现在的俄国负有一种任务，连同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习惯都要扫减的。

“然而有一部分急进的人，以为婚姻法没有制定的必要，宗教的结婚听本人自愿，可以不去干涉。话虽如此，而现在的俄国的婚制只有向来的教会结婚一种。教会和宗教都是教人崇拜天上人间的权力，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并立，而尤以俄国教会简直与皇室不能分立，教会的势力就可说是旧思想旧制度的势力。所以成就革命的最大急务就在打破教会的势力，要和教会奋斗就有另建新理想新标准的必要。新婚姻法不单是驱逐人民中所有教会和宗教势力的武器，同时又是革命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这新婚姻法，在法律一实现男女的绝对平等，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内，给妇女们最大限度的自由，离婚容易办到，夫妇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因此打破旧婚制，同时又做成将来更自由的男女关系的基础。”依据新婚姻法，唯有经过民法上手续的结婚，方发生夫妇的权利和义务，而惯例的宗教结婚，一切都失其效力。

婚姻年龄，男子十八岁，女子十六岁。

想结婚的男女，预先到所管的官厅去，用口头或书件，通告结婚的意旨。官厅若判明这两人没有法律上的障害，当着两人来厅的时候，把他们的婚事登录好了，就给予婚姻证明书。

要结婚的男女，若是重婚，或互为直系尊卑，或为异父同母，异母同父的兄弟姊妹之时，不许结婚，就是万一许可了，若把事实判明即为无效。又未经一方之应承，或应承而在人事不省之状态，或强制成婚，这类婚姻，也作无效。

夫妇用共同之姓，或用夫姓，或用妻姓，或用二人合姓均可。

夫妇有同居之义务，关于财产之权利，各有区别，夫妇不得互相承受遗产。死者遗产中劳动必要器具等物，得分配于亲类。

夫妇互负同等扶养之义务，一方陷于不能劳动状态之时，他方必须赡养。若对手方面没有扶养资力，则由国家助其责。

夫妇合意离婚或仅一方有离婚希望，均成为离婚的理由。双方意思互缺一一致之时，则成诉讼。一切地方裁判所，为谋处理解除婚姻的诉讼起见，至少每礼拜规定定时一次。

又依亲族法，凡是结婚而未通知于官厅之双亲所生之子，与已通知于官厅之双亲所生之子，有同等之权利。

未婚妇人怀妊之时，至少要在三个月以前，对于住在地之民事登记所，将受孕时期，及孕儿之父亲的住所一一通告。有夫之妇而与夫以外之男子交接受孕时亦同。登记所接受此项通知时，须将此事实通知该孕妇所指定为父亲之男子。若此人不承认事实时，在两礼拜以内有起诉之权利。若此人认为事实之时，裁判所要命令他分担怀胎分娩及抚养小儿各项费用。若与此妇人有关系不止一人之时，裁判所也命令他们共同担任此项费用。父母协同行使亲权。但至男儿十八岁，女儿十六岁之时为止。关于儿女诸事，概由父母合意办理，意见若不一致，双方出席法庭由裁判所决定。

父母分居时，未成年的子女，应与谁同住，又离婚时子女应用谁姓，一切由父母合意决定，意见若不一致，则诉于裁判所。

父母有抚养不能劳动之子女的义务，子女有抚养不能劳动之父母的义务。但受政府抚养时，不在此限。

子女对于父母之财产，父母对于子女之财产，并无权利。

离婚之时，父或母谁应养育子女，养育费如何分配等事，依父母双方协议决定。双亲关于子女教养的协定，若遇与子女的利益不相一致之时，裁判所有向该父母请求法律规定之抚养费。裁判所当决定分配子女抚养费之时，须要考虑子女有无受照料的必要，又子女之母亲或因受孕不能劳动，以及父母收入的多寡和劳动能力的大小，须均加以考虑的。

依以上所述显然可以知道的，劳农俄国的新婚姻法和特色，有四：一、立在男女同权基础之上。二、专以当事人意思为结婚离婚之条件。三、私生子的制度完全废止。四、父母两方之亲权平等。

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女子常受父母及夫和监护人所监督，不能自主。结婚这种重大事情，女子的意思毫不受尊重的。而尤以没有劳动能力缺乏职业的机会的结果，不得不把结婚当作唯一的生活手段，就是违反了自己的意思，也要继续她的生活了。又亲权专属于父，女子对于自己所生育的儿女并无权利，离婚之时非将子女留归其父不可。但是劳农俄国的妇人却不是这样，完全脱离了那一切不合理的拘束了。她的身体若是健康，无论什么职业在她可以做得到的都可以做。若因失业、妊孕、病痛等事不能劳动，就有受国家抚养的权利，为劳动生活谋便利，就有公共寄儿所，这种寄儿所，

并不是资本国里慈善家所造的那样小猪栏的托儿所，这乃是由国费办成的，有熟练的医生、看护妇和保姆当保护之任，可说是儿童的乐园，我们应当记忆的。现时俄国妇人，经济的精神的完全得以独立，可以结成一种除自己爱情和良心以外并无烦恼的纯洁的夫妇关系。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前者是利益本位金钱本位，后者是人的本位。新俄国的立法——纵令在过渡时代迫于必要不能称为十分彻底的社会主义立法——和资本国的立法，其间相异之点，简直可用这种本质的相异点说明出来。

#### 四 家庭劳动之社会化

劳农政府妇人解放的两大计划，就是母性保护和家庭劳动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妇女唯一的天职是做母亲，所以不欢喜妇人的社会的生活。不单是对于她做母亲这件事没有报酬，而且当着因做母亲而不能劳动的时期内，连她的职业和独立都要夺去，使她不得已仰社会或他人的恩惠谋生。所以在这种社会中，女子在专做母亲的范围以内，她的经济独立，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而劳农俄国，却不甘于承认为母是妇人的一个天职，而且有进一步的设备，使妇人安然愉快得以完成她的职份。

单是这样，还不充分。现时那样原始的家庭劳动，消耗主妇的时间和精力，妨害她的自由活动和发达，这种劳动若不废除，妇人若不免去烦琐的家事，真正的解放不能实现的。

把现在的家庭和百五十年以前的家庭比较起来，家事自然是减少许多。譬如在我们祖母的祖母的时代，纺纱、织布、染色、缝衣等事，一切都是家妇的主要家务，但在今日除裁缝外，一切都有专门的工人经营。就是裁缝一项，在现时比在我们母亲的时期，也没有那样重要，因职业为生活的妇人增加，没有闲工夫去做裁缝，而且不自己做裁缝为利益的人也多了，这是显然的事实。而尤以现时都会中的家庭，有煤气电气自来水的便利，家事越容易办理，生产方法进步，普通的生产物多用廉价供给，从前认为主妇所必要的个人的生产，到现在已不觉得必要，而且变为快乐了。今日的家庭已不生产专以消费为职务了。

这样的变化，都是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结果。此外洒扫洗濯食物调理等主妇应做之事，都改为生产和劳动的组织，为全国民劳动为全国民生产，这种社会若是实现，无论何时都可由妇人手里分离出来。就是在现时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文明利器的富有阶级，已经照这样实行了。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就是把那一部分人独占的便利，给全国民解放出来。

劳农政府在经济状态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内，要用很低廉的价值或者不收费尽将优

美的食物供给于公设食堂，要力谋这种食堂的普及和完备，个个主妇的劳苦和个别的家计法的不经济，都除去了。“洗衣和别的事，都是这样。劳动妇人早已不埋身在污秽物的当中做工，袜子、衬衣都无须修理。她每礼拜只要把那污秽物和破裂的东西送到洗衣处和修缮处，等下礼拜去领回来就好了。所以劳动妇人并不像在资本主义支配之下那样耗费晚间的余闲，做无限制的苦工，现在尽可以读有用的书做娱乐的事情了。”这是郭伦泰的话。

又先前在资本主义之下教育的任务，也是由父母移到社会的手中的，儿童达到就学年龄，到学校去受教育。

可是儿童衣食住的费用和在学校就学时间内的照料，还是归父母私人担负的。所以劳动阶级的父母没有余力供给能使自己的儿童就学。无产阶级大部分的子弟，不满十岁就要开始过劳动生活，所谓国民教育不过是一纸空文。不仅如此，而且得工资做工的父母，不过在晚间归到家里睡，对于儿童精神上肉体上的发展丝毫不能注意的。所以在资本主义之下，为父母的觉得子女是一种重担负，子女是子女，被置在无保护者的状态。

劳农俄国对于这一点，大加改革。社会人民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养子女的事情，努力减轻父母的劳力和经济的负担。婴儿院、托儿所、幼稚园、儿童 home、儿童殖民地、医疗院、儿童静养所、儿童食堂、学校的无费备餐、教科书、温暖衣服、靴子及发给不收费的必要品等项，一切都为实行此种目的方设备的。

劳农政府照这样把那妇女最重大的担负即家事和育儿诸事，概收归国家办理由社会去担负责任。各别的家计法和育儿法生出来的劳力浪费和不经济一概免除，同时使妇人专心做适应个性的事情。

世人轰传的多数派一个凶恶的罪状即所谓“破坏家庭”的自体，就是以上所述的。家长做本位的旧家族制度之解体，是资本主义发生以后的事实。劳农俄国认定这种事实，要建设一种新制度，代替那早已失掉保护个人的力量的家族制度。关于这一点，郭伦泰有一个说明。

“劳动阶级做母亲的妇女们，尽可安心。社会主义的社会并不是要从人家父母手里抢去子女，也不是要从母亲怀里夺取婴儿，什么灭亡现在的家庭要诉诸暴力的事，全然没有这样想法的。旧家族制度正在解体了。所有家庭劳动，在先前是使家庭当作社会单位的支柱，到现在都社会化了。把家事看得重要的时代也过去了。关于子女的事，也是一样。无产阶级的父母，早已不能去照料他们，教养他们。子女和父母同是一样的苦痛。所以劳农俄国向无产阶级的男女说：‘你们年



纪轻，你们互相爱，你们有生活于幸福的权利。你们要享乐你们的生活。勿要逃避幸福。不要回避结婚——虽然在资本主义之下，结婚是劳动者的锁。你们年轻强壮的人不要害怕，你们要为国家造些新劳动者少国民出来。劳动者的社会要求新劳动者。你们对于你们子女的未来不要担忧。你们的子女不会知道冻不会知道饿的。像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把小儿们抛弃使遭逢不幸的事是没有的。小儿们一生下地来，劳动者的国家就连同母子，一并扶养，殷勤照料。小儿们受劳动者的祖国扶养和教育，但这祖国却并不是从父母手里将小儿夺去的。劳动者的社会虽然负有教养儿童的一切义务，而为父的仍有为父的喜悦，为母的仍有为母的满足，意会并没有夺情的事实。’照这样看来，那些用暴力破坏家庭，用强制力分割母子爱情的话，还说得上去吗？事实是逃不过去的东西。旧家族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并不能归咎劳动者的国家，这是新社会状态的结果。家庭使妇人从生产的事业分离起来所以对于国家已没有必要了。又育儿诸事，在以前是家庭的任务，现在渐渐移到社会上去，各个人可以不去干了。我们眼看见旧家族制度废址之上有全新的男女关系的新制度生出来了。这是爱情和友爱的结合，即是都自由都独立都平等都为劳动者的新社会中同人的结合。妇人早不要做家庭的奴隶了。家庭之中已没有什么不平等了。女子纵然为丈夫所弃，也没有拥抱子女彷徨歧路的害怕了。劳农俄国的妇人，不倚靠丈夫，倚靠自己的工作。养她的人不是丈夫，是自己强壮的腕膊。对于儿童的命运全不要担忧。劳动者的国家，负担对于儿童的责任。以前结婚是把家庭生活弄黑暗了的一切物质的要素和金钱上的打算。现在的结婚却把这些弊端除净了。以后的结婚是互相信互相爱的两个灵魂高尚的结合，这种结合对于男女劳动者，约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幸福和最大的满足，凡是能够自己觉悟能够自觉自己境遇的人都能享受的。以前是奴隶的结婚，现在是用友爱确定的自由结合，这就是新劳动者的国家要替男女们提供的。古时奴隶的两性关系，并不如现时这样是爱人又是朋友的自由公正的结合，这时候，人类的污辱，压迫劳动者的一种可怕的弊害可以消灭的。

“劳动者的国家，要求新的两性关系。做母亲的对于自己子女那种狭义的排他的爱情，要扩充起来，对于无产阶级一大家族中一切子女，都一样地用这种爱情去爱他们。使妇人隐忍屈从的旧结婚制度要倒坏了，义务权利都平等的劳动国中两个人民用爱情和尊敬确定的“自由结合”要起来代替了。个人的利己的家庭消失了，一切劳动者都是兄弟都是僚友的大劳动家庭要起来代替了。

我们要为那健康的含苞未放的儿童展开道路！我们要为那有自由感情自由爱情来追求人生娱乐的强壮青年展开道路！这两句话是劳农俄国的标语。我们在自

由平等爱情的名义之下，希望男女劳动者男女农民拿一种信念勇猛地去做改造事业，把人类社会弄得更完全更正确充分地保证各人有相当的幸福。”

## 五 劳动妇人之觉悟

在资本主义之下的俄国妇人，不分中产阶级劳动阶级，都与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生活全无关系。因为如此所以女子的知识经验不如男子，一旦政权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他们要去参加于新俄国事业的建设，总觉得有多大的困难。所以首先要启发劳动妇人，教她们了解这新事业，教她们晓得尽力做事。

因为适应劳动妇人的心理要行一种宣传所以产出了妇人代表大会。这会是由一区或一市各工厂中妇人劳动总会所选出的妇人代表组织而成。这会一方面是使劳动妇人精通劳农会事业，教她们晓得运用的教化机关，他方面又是劳农制度和妇人全体的联络机关。

妇人代表分为数个团体，附属各处劳农会行事，以前她们很尽力做的是社会部劳动部教育部卫生部各方面的事情，她们监理产妇产院，妇人及儿童 home，儿童游园地，小学校，和别的学校；公设食堂和庖厨所。分别说起来，她们所做的事，就是纠正产妇产院 home 的秩序，监督并分配学校里的靴子和服物，辅助劳动监督官提供材料，考察妇女和小儿劳动，是否严守规律——但俄国十六岁以下的少年男女禁止使用的。他们受了委任，组织普通病院野战病院，看护病人和受伤的人，监督兵营。她们也参与警察事务，介绍妇女做一切生产的劳动。

劳农会中各部门，各设有讲习会，即如社会科、保姆科、赤卫军看护妇养成科、卫生科等类，因为要使那些妇人代表精通劳农会的职能，所以把她们编入各科里头去。同时在工场事务所做事的代表，也把自己和属于自己各部门所做的事，按一定时期报告于选举人，在工厂里则组织警备委员会，探听劳动妇女的鸣不平希望和她们的建议。

妇女代表们对于劳农会和共产党所行的一切运动，譬如燃料征发队、卫生队、食料队、救济负伤人、扑灭传染、地方宣传运动诸事，一概参加。

代表会每月开会二次或三次。近来莫斯科和别的都市，都把代表选出的基础改小，每劳动妇人二十名，得选出代表一名。因此借这代表会可以使劳动妇人全体相接近，劳农会的新势力也得确立了。

还有一个好行宣传的机会，就是各地方村郡每三月或四月召集的无党派妇人大会，出席人数最多，最便宣传。

宣传事业都借文章和讲演举行，差不多一切共产党机关杂志，都设有劳动妇人栏。

革命以后妇人进步的猛速，无论何人都预想不到的。在革命的时候，真有阶级的自觉的劳动妇人，不过占少数，大多数有革命趣向的人，很缺乏明白的自觉和组织的。但到现在，能够精通某项事务的贤明的劳动妇人，增加得很多很多的。明干的宣传家和妇人记者，多数都由劳动阶级出身的。

劳动妇人的运动，已达到最广的范围，有很大的政治的势力。彼得格勒莫斯科附近地方伊瓦诺维、武阿奈逊斯克等地方，这类事业尤其发达。其中最富于阶级的自觉而最有组织的，莫过于彼得格勒的劳动妇人。此种运动，别处地方也很普及，成绩颇有可观。共产党全俄劳动妇人组织大会，出席的地方代表有二十八县之多，当时未能出席的诸县在共产党妇人部的地方有乌拉尔、乌夫亚、阿连布克、阿斯特拉坎各县。照这样看来，劳动妇人的运动，业已普遍全俄国了。尼古拉·布哈林有一段话说：

“把那纯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妇女之间所生的变化观察起来，最有趣味。先前被他人当做家畜看待的人，居然自觉起来，晓得自己也是人也有同等的权利了。她们对于资本主义对于资本家的压榨，对于所有一切奴隶制度，都加入斗争的队伍中了。劳动妇人和农村妇人开始参与农政了。她们参加于劳农会和种种执行委员会，达到有责任的地位，又在战场手执武器从事看护，毫不足怪。中流劳动妇人和农妇，尤其活动谋运用社会的保护制度，保护妇人、母亲、儿童、老人、病人等人。她们照管产妇产妇，在婴儿院、儿童殖民地、职业介绍所、学校饭厅公设食堂、吃茶所、病院、公立图书馆等处办事，并宣传共产思想普及一般知识。她们所办的事，多以这种运动为中心，她们在尽义务时，表示理智和感情并行，用热烈的感情发挥新创造的能力，关于实际问题，具有丰富的常识。

“革命以前并没听见讲过共产主义，多数都在党内的学校学会读书写字的妇人们，她们能够实现党内的理想，真是可欣赞的事情。革命以后妇人的才能和精力，借自由活动的便利，正如骤雨之后在日光中的植物一样的成长。这种新生活，使无产者和农家的妇人觉悟起来。使她们得着工作、得着义务、得经验和训练。使她们成了勇敢的战士，成为新社会中的共同劳动者。拥护劳农俄国的存在，维持他本然的发达，其间所必须经过的一切困苦和争斗，在现时想起来，这是很可惊叹的。多数派因为要粉碎那反动革命所借以武器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得不继续战斗。国内经济的紊乱，惹起穷乏饥饿和病的各种不幸。虽然如此而劳农俄国却为灿烂的将来，为自由幸福的共同生活而战。无产阶级和农家的妇人，都加入战斗之中。要把这些妇人的活动按日按月记录起来，究应从何处起至何处止方好，就难知道了。

“现在莫斯科所开的哥萨克大会，就是表示妇女中觉悟的新个性的好证据。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做代表参加此会。革命一事促起她们觉悟，使她们成为劳动者而战的战士。若在革命以前，这些妇人住在哥萨克的乡村，她们只看见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所做过的家事，她们照管公园和田土。当时她们除了所住的小村的境界以外，全然不顾虑的。妇人们中若有一个到郡议会或县议会去旁听，就成了远近的嘲诮的种子。但是到了现在，她们自己去参加劳农会的讨论和决议，长途跋涉跑到莫斯科去也不畏远。她们坐在向未见面的人的当中，发表意见讨论决议。她们觉得和在自家的兄弟姊妹当中一样，议论大俄罗斯最重大的问题。有许多伶俐的话句，贤明的建设，有思虑的质问，都是从农妇的口中发出来的。这事完全像梦一样，然而却是现实的。

“劳农政府对于一切用手足头脑而创造的劳动者，给他们增进共同幸福和进步的机会；给使他们面包、自由、威严、名誉；使他们营人的生活。不分男女都有共同动作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劳农俄国的法则。这种协同作业，无论工厂农村和行政，一概通行。帝制时代的妇女们与国家政治的生活全无关系。上流妇人做人的妻，做人的情妇，与国家问题全无关系。平民阶级的妇女与此相似。

常用勇敢充满牺牲精神的俄国妇人，只有革命者之间过了充分的政治的生活。革命运动，女子也和男子一样都做成功了。不单是一个苏菲亚女革命党如此，就是横死于断头台和牢狱和荒野的别的许多妇人，它们的操行也铁石一样，劳动阶级的妇女们，战死沙场的很多。可是和全体劳动阶级的人数比较起来，加入政治的斗争的妇人还算是少的。说起来，就是以前少数特殊的妇人为那些被虐待的妇人奋斗的。只是到了后来，无产者十一月革命就有很多数的劳动妇人和农妇都自己觉悟伟大的理想了。”

以上不过就我所得的材料作个记述，确实推定劳农俄国妇女的状态。

要之，劳农俄国中，凡在政治教育经济社会一切方面，妇人与男子受同等的权利，有平等的发达的机会。照这样的妇人解放决不是否定女性，决不是抑压妇人为母的生活，那种周到的设施，世界良母贤妻国家梦想都不到的。俄国的设施不过使女子和男子一样，尽能力得满足，尽能力尽职务。把这种解放看作是女子的不幸的人，那是特别例外，若对于此事觉得有趣味的人，一定是这样想了，劳农俄国建国之始，为什么把男女同权作为当然的事来认定呢？”

在旧俄帝国当时，像欧洲各国那样以中流妇女为本位的妇女运动差不多没有。唯其不是女权运动而是革命运动，所以得今日这样的解放。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莫斯科第

二次全俄无产妇女大会会有一个决议：

“劳动妇人的解放，与无产者全体解放的条件一致，所以我们除了无产者一般的问题没有问题。现在正当社会革命发展之时，一切男女劳动者都要尽全力争无产者的胜利。”

过去前半世纪以来，为俄国民众解放运动牺牲的妇女的精神，实是如此。俄国无产者中，从前有苏菲亚、查斯里菲克纳，现在有郭伦泰、斯比里特诺、巴尔巴诺，照这样看来，世人怎么能够说妇人先天劣弱，要抑压她们社会的活动，要把她们逐回厨房、儿童房屋里头去吗？男和女都曾经做过奴隶。现在都自由了”。我想俄国的革命唯有无产者从赁银制度解放的当时，才是妇人从性的奴隶制度解放之时，这是我极力要对世人说的话。

## （三五）劳农俄国的电气化

邓生 译

劳农俄国电气化委员会的会长克尔柴诺夫斯基工程师（Engineer Krgijanovsky）对访问的人详述电气化委员会的事业，以下便是他的谈话。

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现在的职务中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担负的组织事务。对于电气化的详细计划早已征集。并且已经划全国为八区，规定电气化的巨大计划。

和实施电气化相关连的问题就是如何方可免除现在国内的运输不便以及食粮和燃料的短少。担任解决这些问题的专门家现已研究出一个结论，就是若引用了电气站和电气转接台的制度，使可以便得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全身这一件事，有了个坚固的基础。我们细细考察这问题之后，已经决定，在此后的十年里，至少要在欧属俄罗斯境建筑二十七个大电气站，西部西伯利亚和土耳其属要有三个。而且其中的二十八个电气站一定要是一百五十万基罗瓦德的大站，用水力发电的

是五十万，用燃烧发电的是一百万。

我可以指出从前我国尚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想采用我们要用的电气化计划。

在一九一八年的时候，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已经建立第一个的大电气站，这电气站已经是欧洲式了。在大战之前，早就有电气化的计划，可知这个理想实在不是新的理想。但现在呢？我们有更加适宜的情形可以促成电气化的发展罢了。资本主义虽能计划实行电气化，但同时也是成功上的妨碍。因为土地既尚在私有权之下，便不能广为利用瀑布去办水力发电，而且也不能尽量建立电气站。到十一月革命，就把这些阻碍统统扫净，可以立刻解决全俄国内的电气化问题了。

既将那关联于电气化的经济生活的各方面都分析之后，我们不得不对运输问题下特别的注意了。我们所有燃料的来源，汽油以及煤，都是和消费中心相距至二千以上至三千的俄里。不但如此，便是消费省份的粮食也要从这处的黑土（指煤）省分取来。一看了这种情形，显然可见每逢一次运输上的扰乱就成了煤与粮食的恐慌。所以运输上的难点应得我们加以极大的注意。

我们对于这情形，先指定一组专门家着手去解决铁路电气化这个问题。研究的结果，得了个结论，就是要使运输事业电气化，先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这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纵的方面必需使莫斯科库次克铁道（Moscow-Kursk rail way）电气化了，并且分支到多纳河流域（Donets Basin）的西部；一是在横的方面必需使南多纳河流域能借电气转接台的力量经过伯拉夏卡列伐（Belaya Kalitva）站去和柴立省（Tsaritsin）接连，因此救济了南多纳流域的铁道壅塞病而使多纳的煤块能出向伏尔加河流域去。

我们心中的电气化计划虽是那样大规模的，但是我们对于已有的电气厂也加以相当的注意，而且竭尽我们的能力去把它们整列起来，组织起来，并且使它们社会化。所以我们极广泛地去利用已有的电站，我们废止了分电站做普通用及特别用两组的规定，我们照电站的价值分为几个等级，并且把所有的电站连合为一体，以立统一国家电气制度的基础。

至于大规模电气化实施的程序，我们现在已做了下面的几件工作：我们把大战前余下的唯一的大电气站——所设国家电气站的——大大地扩充了一下。我们在这电气站里添了一个有五千基罗瓦德电力的新机，新的大汽锅，和一切必要的装置。现在这电气站可以供给二万基罗瓦德的电力了，从前只有一万基罗瓦德。同时我们又大规模地试验，用轻气炼煤法制造机器煤块。据去年试验的结果看来，我们可望在最近的将来实行煤泥制造的革命，在煤泥出产地带，已经建筑了大站，这是将来分区大站的雏形，在煤泥制造和建筑工厂、电站，以及营房等等事业，

都有大进步。

同时，我们建设跨于乌卡河（Oka river）的卡西斯卡伐（Kashirskaya）区站，也已很快地进行工作了。这一个站的位置是在经过莫斯科煤区的两条铁路的附近，离莫斯科约有六十俄里，这一个电站将有在四万基罗瓦德以上的电力。建筑这个站的工作，正在很好地进行中，粗大的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附属的小工作也做好了，尤关紧要的工作，如水的供给，以及免使建筑工人在机器房上行走，等等难问题，也都解决做好了。我希望这一个站能在十二个月以至十八个月的时间内完工。

除了这三个站以外，建筑其他各站的预备工作，也已经开手了。譬如，在邻近伊凡诺夫、伐纳省斯基（Ivanovo-Vognessensk）的地方建筑的泰柯思卡夏（Taykorskaya）区站也已经动工了。近彼得格勒的地点，已经动工在纳伐河（Nava River）旁建立一个区站，一过站就用从前乌金斯基工厂（Utkinsky Tfactory）已有的一部分屋，大约一年以至一年半的时期内一定可以完工了。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却是在复尔克霍甫河（Volkhov R.）上建筑有八万匹马力的轻气站（hydraulic station）和在西佛河（Svir R.）上建筑有十四万匹马力的轻气站这两件事。现在的计划是要在西佛河站先造成了两个轻气机，在复尔克霍甫河站先完成一个。据复尔克霍甫站的负责工程师说，大概一九二四年时都可以完工。此外提议要建筑的站有以下的几个：近尼斯尼诺笑古罗（Nighni-Novgord）的煤尼区，近西士来（Siz-ran）的加西波拉（Kashpura）尼片石县，以及多纳区的西脱罗笑加（Shterovka Urals）附近。在乌拉尔（Kislovsk）正进行的工作就是在开思罗笑思克（Cheliabinsk）诸矿建筑区站。还打算先在乞利亚平斯克（Yegorshin）诸矿及夷哥新（Yegarshin）白煤矿等处建筑电气站在丘沙伐夏河（Chusoraya R.）建筑轻气机厂。

（完）

## (一一九) 说实话

张嵩年

人生最要的一事是敢于“承认事实”：黑的认为黑，白的认为白；不以白之有利于己而认不白为白，不以黑之有害于人而认白为黑；因为白有利于己，遂愿意凡色都白，因为黑有害于己，凡遇黑的便讳而不言——这种心思，更要敢于自认。科学方法的精神在是，理性（戴东原说，理是情之不爽失的。协于天地之德的欲即理之正的，吾所谓理性差不多如此。）之胜利在是，通俗言之，不过敢“说实话”而已。科学并非能战胜自然，只是认识自然，随顺自然，至多也只不过利用自然。再换句话，就是能说实话而已。

本来，真理不过是实话之文雅的名称。

可惜人们，故意或非故意，自觉或不自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多少是说谎者。人心中很普通的一种现象，弗洛伊德心理学中所谓“合理化”的，便是撒谎的一种。

想从根本上打破以虚伪为一种特性的现世界，吾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这个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说实话的因缘。

## (一二〇) 社会

张嵩年

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哪里？找不出上帝，不能使吾信上帝。指不出社会，不能使



吾从社会。

吾知许多人虽不能晓得社会是什么，却晓得社会的代表者。

社会的代表者是什么？在上者，现在占优势有权力者。

现在在上者占优势有权力者是什么？资本家、官僚、皇帝、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男子；比较抽象的：习惯、风俗、从古传来的制度、先民遗留的思想、法律、禁（人国问“禁”之“禁”）、私有制度、婚嫁制度、国（吾信国是一种制度，但新有社会学者说国是一种结社，如寇尔 Cole 马克威 Maciver 等。）；爱国心、国旗崇拜、崇拜生殖器、上帝……在现在服从社会，能外乎服从这些东西么？

## （一二一）过渡与造桥

独 秀

今人多言过渡时代，我以为这名词还不大妥，因为有个彼岸才用渡船渡过去，永续不断的宇宙人生，简直是看不见彼岸或竟实无彼岸的茫茫大海，我们生存在这大海中之一切努力，与其说是过渡，不如说是造桥。自古迄今人人不断地努力，都像是些工程师和小工在那里不断地造桥。这座桥虽然还没有完工的希望，或者永无完工的希望，但是从古到今已造成的部分却是可以行人，并非劳而无功。我们今后若是不想双脚踏海，若是还想在桥上行走，只有接续前人工程努力造桥，使这桥一天长似一天，行人一天方便一天；不但天天要把未造的延长，而且时时要把已造的修整，不可妄想一劳永逸，更不应因一时不见彼岸而灰心。或者说，这桥渐渐造得又长又阔，能容大家行车跑马，又架上楼阁亭台，这桥便是彼岸，此外更无所谓彼岸。

## (一二二) 卑之无甚高论

独 秀

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

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的发达，而于有高等知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不彻底，更要责备他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反背了。我独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他又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公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重新建设。”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我也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的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

吴稚晖先生说：“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

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

我希望不愿意民族的自杀之人，勿闭起眼睛妄发不认事实自欺欺人的高论！

## (一二三) 革命与制度

独 秀

社会的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社会制度的弊病，用力量把旧制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倘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是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若说制度总不是好东西，不如根本革了它的命；这种高论或者有人以为如此才算彻底，其实旧制度正可借这种高论苟延残喘；因为凡是一种制度，都有它所以成立的理由和成立经过在历史上的势力，非有一种新的制度经过人们努力建设，成了舆论，成了法律，在事实上有代替它的势力，它是不会见了高论便自然消灭的；所以不切于实际需要的高论往往可以做旧制度的护身符，这种高论只算是低论罢了。

## (一二四)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独 秀

“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只可以改造变形，要说人类可以绝对不要政治，这话此时还没有证据。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只可以改造，要说政治可以绝对不要政党，这话此时也还没有证据。无论是有产阶级的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但实际上被选举的究竟多是政党；一般人民虽然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但实际上处理政务直

接担负政治责任的究竟还是政党；所以政党不改造，政治决没有改造的希望。

有产阶级各政党的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有人说，在有产阶级的政治之下，由金力造成的政党，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是无法改造的，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我以为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的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

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重新建设。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像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又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的知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

罗素这两段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的一个大大的暗示。

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 通信

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

独秀先生：

（前略）新近伦敦有一个劳动出版公司，所出有一种通俗的小丛书，其中有一本名《共产主义》，听说很好，是保罗夫妇（Eden & Cedan Paul，这两人很不错，著作翻译了些书，都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所作。（中略）留法勤工学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有，但未必是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其实在最细微的地方，没有点迷信，什么事也做不成。人不可以“太”明白了。吾又感着人非到被社会逼得走投无路非反攻不可的时候，也做不出什么事业来。

法国的共产党是由旧有的社会党变成的。去年十二月法国社会党在都尔会议，提议加入第三世界工人会即国际共产党（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经大多数通过（共有十二万人）。于是此党名称虽仍叫“社会党”（但注为 S. F. I. C. 即共产主义的世界工人会法兰西部），实际上已成共产党了。不赞成的右中两派少数人（共五万）出党，另组一社会党，称为劳动世界工人会法兰西部（S. F. I. O.），自以为社会党正宗，彼此攻击甚烈。法国共产党因袭旧来的底子，党费甚富；机关报、日刊有五种（均直标名为共产党报，其中以《L'Humanite》最著名，销行最广。），月刊周刊有四十余种。但虽如此，势力仍远敌不过国民总会（Bloo National 即政府党）。唯与英国共产党（此党之基本原叫不列颠社会党）比要算好多了。英国共产党新近因译刊共产世界工人会第二次会议议决的案文，被政府搜查一空，捕去两个重要党员。在法国的出版物便自由多了。英党正式的机关报，只有一个周刊，从五月起加了一个月刊（*The Communist Review*）。此外英文共产主义的杂志有《*The Worker's Drandnought*》（周刊，Miss Pankhurst 所主持）；及《*The Plebs*》（月刊，Plebs League 的机关报，主张独立的劳动教育的）等算最好的。法党最重要的人物为 M. Cachin 及 Frossard。法党最引重的有三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即 Anatole France（安那佛郎西），Henri Borbusse（巴比斯），Séverine（塞威利娜女士）。佛郎西七十多岁了（生于一八四四）称世界生存的最大的文学家而加入此党。巴比斯

唱光明 (Clarté) 运动, 很有势力。他的光明团与其机关报《光明》(周刊一张) 都是信共产主义的。英党最重要的人物为 Mc Manus (马克马那), 有人说他为英国唯一的信流血革命的。(中略) 法国的新心理学自成一派, 以耶讷 Piérse Janet 为领袖, 此派也因精神病的研究而成立, 说与弗洛伊德之“心解”相近而不同。吾所以想研究心理学。一方因其对于哲学的关系; 一方也因其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须。现在百人中至少有九十九个是精神病患者, 人心不改造, 社会自无希望。法国图书馆里英文书少得厉害。世界第一的巴黎国立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里, 英文新书简直不备, 新杂志亦寥若晨星。法国图书馆很像中国旧日的藏书楼, 陈腐得很; 别的机关现在用女子很多, 图书馆则无, 多用些很疲倦样子的老头子。(中略) 巴黎没有别的好处, 只有一个美。美之表现为雕刻绘画与大的公共建筑物 (如博物院、大学、全灵堂等; 若寻常的楼房只有与人卫生不宜, 更说不到美)。吾到法后, 感着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 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中国如能整顿好了, 是同美国一样可以无仰给于外的。吾现在最简单的所信是: 本世界见地改造各个地方; 不要为一地方好而改造那个地方, 要为世界好而改造各个地方。就令一切地方各单独像是好了, 世界全个仍可以不好; 世界全个不好, 各个地方其实不能好。吾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序应是: 革命, 开明专制 (美其名曰劳农专政——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 讲选举, 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上事切忌客气。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 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 必无好结果。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 实行极端的强迫教育, 以岁入之半办教育, 其次重要的为改良农业, 整理森林河渠, 兴发工业交通, 尤以旧有的工业为要。这种话在现在只算是一个梦, 但与普通的梦一样, 却有应了的希望 (中略) 现代西洋哲学家最懂得科学方法最能用他的, 要数罗素第一, 杜威也知重之, 便差远了。柏格森口口声声说他哲学怎样与科学有关, 其实纯是欺人之谈, 现在人已渐渐晓得了 (新近《New Republic》周刊有一篇文章说此, 很好)。柏格森现在法国是后古派的健将, 他又对于天主教要人说他的学说与天主教义相近, 此很像倭铿 (Eucken) 是宗教思想的大代表。他两个同是西洋近代思想界的反动派 (柏格森哲学可说是孔德以前的哲学, 与法人重理性的心习是不相合的), 中国再不可找这两个人去讲演, 以中国人好空悬笼统的脑筋, 岂可再经他们直觉不要解析的虚无飘渺的古老方法之薰染? (后略)

张嵩年寄于巴黎六月十二日

申府先生:

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 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 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

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吴先生此话正和你的见解相同。你说：“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我想正当的爱国心（我近来以为爱国心当分正当不正当二种，正当的若朝鲜之抗日本，爱尔兰之抗英伦，不正当的若日本英伦之侵略政策。）便是这样发生的。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想不到你也看出中国改造非经过开明专制的程序不可。其实名副其实的间明专制不是容易的事，我现在最可恶闭起眼睛说大话的人；罗素对中国人临别赠言——开口便说中国人欠诚实，真是一针见血的逆耳忠言！关于欧洲近状，请月赐一信，在本志发表。

独秀

### 开明专制

独秀先生：

你主张要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吗，你要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吗？果然，你的人格就破产了，你已没有再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来的专制魔王，我为拥护人们的自由起见，发誓与先生在真理上永不两立；特此预白。

朱谦之

朱谦之先生：

我见了你的来信，想不笑实在忍不住，若真笑出来也未免太刻薄了。我请问你，主张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主张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开明专制的局面，为什么便算是人格破产，这是什么一种逻辑？我们说理持论只应该指出是非真伪，为什么要顾忌到有没有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难道你是以有无向青年们说话的余地做真理之标准吗？你是相信虚无主义的人，又是出家归佛的人，为什么说出“在真理上永不两立”的话来？

独秀

## 第四号

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一日发行

### 国语文法的研究法（续前号）

胡适

#### 第三篇 文法的研究法中

##### （二）比较的研究法

比较的研究法可分作两步讲：

第一步：积聚些比较参考的材料，越多越好。在国语文法学上，这种材料大部分是各种“参考文法”，约可分作四类：

- （1）中国古文文法，一至少要研究一部《马氏文通》。
- （2）中国各地方言的文法，一如中国东南各省的各种方言的文法。
- （3）西洋古今语言的文法，一英文法，德文法，法文法，希腊拉丁文法等。
- （4）东方古今语言的文法，一如满蒙文法，梵文法，日本文法等。

第二步：遇着困难的文法问题时，我们可寻思别种语言里有没有同类或大同小异的文法。若有这种类似的例，我们便可拿它们的通则来帮助解释我们不能解决的例句。（1）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们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则。（2）若各例略有不同，我们也可用那些通则来做参考，比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则来。

我且举上篇用的虚拟口气的“了”字作例。我们怎样得到那个假设呢？原来那是从比较参考得来的。我看了《水浒传》里的一些例，便想起古文里的“矣”字，似乎也有这种用法，一也有用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的。例如：

诺，吾将仕矣。（《论语》）

原将降矣。（《左传》）

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

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



我于是翻开《马氏文通》，要看他如何讲法。《文通》说：

矣字者，所以决事理已然之口气也。已然之口气，俗间所谓“了”字也。凡“矣”字之助句读也，皆可以“了”字解之。（九之三）

《文通》也用“了”字来比较“矣”字，我心里更想看如何解释。他说：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孟子》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矣”字者，决已然之口气也。而“效”则唯验诸将来。“矣”字助之者，盖“效”之发见有待于后，而“效”之感应已露于先矣。（言效之句即我说的虚拟的效果句子。）

这一段话的末句说的很错误，但他指出“言效之句，率以‘矣’字助之”一条通则，确能给我一个“暗示”。我再看他讲“吾将仕矣”一类的文法：

“吾将仕矣”者，犹云，吾之出仕于将来，已可必于今日也。……其事虽属将来，而其理势已可决其如是而无他变矣。

他引的例有“今日必无晋矣”，“孺子可教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等句。他说这些“矣”字“要不外了字之口气”。他说：

“了”者，尽而无余之辞。而其为口气也，有已了之了，则“矣”字之助静字即形容词而为绝句也，与助句读之往事也。有必了之了，则“矣”字之助言效之句也。外此诸句之助“矣”字而不为前例所概者，亦即此已了必了之口气也。是则“矣”字所助之句，无不可以“了”字解之矣。

我看了这一段，自然有点失望。因为我想参考“矣”字的文法来说明“了”字的文法，不料马氏却只用了“了”字的文法来说明“了”字的文法来讲解“矣”字的文法。况且他只说“已了必了之口气”，说的很含糊不明白。如孔子对阳货说“吾将仕矣”，绝没有“必了”的口气，绝不是如马氏说的“吾之出仕于将来，已可必于今日”的意思。又如他说“言效之句”所以用“矣”字，是因为“效之发见有待于将来而效之感应已露于先矣”，这种说法，实无道理。什么叫做“效之感应”？

但我因《文通》说的“言效之句”遂得着一点“暗示”。我因此想起这种句子在英文里往往用过去式的动词来表示虚拟的口气。别国文字里也往往有这种办法。我因

此得一个假设：我们举出的那些‘了’字的例，也许都是虚拟的口气罢？

我得着这个“假设”以后的试证工夫，上章已说过了。我要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个假设是从比较参考得来的。

白话里虚拟口气的“了”字和古文里的“矣”，字并不完全相同，如“请你放了我罢”一类的句子是古文里没有的。和别国文字里的虚拟口气，也不完全相同。如英文之虚拟口气并不单靠过去式的动词来表示。别国文字也如此。但不同之中，有相同的一点，就是虚拟的口气有区别的的必要，马氏忽略了这个道理，以为一切“矣”字部可用“已了”“必了”两种“了”字来解说，所以他说不明白。我们须要知道：那些明明是未了的动作何以须用那表示已了的“矣”字或“了”字？我们须要知道：古文里“已矣乎”“行矣，夫子！”“休矣，先生！”一类的句子，和白话里“算了罢”“请你放了我罢”“不要忘了那十两银子”，绝不能用“已了，必了”四个字来解说只有“虚拟的口气”一个通则可以包括在内。

这一类的例是要说明比较参考的重要的。若没有比较参考的材料，若处处全靠我们从事实里“挤”出一些通则来，那就真不容易了。我再举一类的例来说明没有参考材料的困难。六百多年前，元朝有个赵德，著了一部《四书笺义》，中有一段说：

吾我二字，学者多以为一义，殊不知就已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问于我”，因人之问而言也。

清朝杨复吉的《梦兰琐笔》引了这段话又加按语道：

按此条分别甚明。“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对二三子而言。“吾无隐乎尔”，吾，就已而言也。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对公孙丑而言，吾就已而言也。

后来俞樾把这一段抄在《茶香室丛抄》卷一里，又加上一段按语道：

以是推之，“予唯往求朕攸济，予即我也，朕即吾也，“越予冲人，不印自恤”，予即我也，印即吾也，其语似复而实非复。

我们看这三个人论“吾我”二字的话，便可想见没有参考文法的苦处。第一，赵德能分出一个“就已而言”的吾，“因人而言”的我，总可算是读书细心的了。但这个区别实在不够用，试看《庄子》“今者吾丧我”一句，又怎样分别“就已”“因人”呢？若有“主词”“止词”等等文法术语，便没有这种困难了。第二，杨复吉加的按语说“此条分别甚明”，不料他自己举出的四个例便有两个是大错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个“我”字与上文的几个“我”字，完全不同！这个“吾”字和上文的几个“吾”字，又完全不同！倘使当时有了“主格”“受格”“领格”等等术语，等等通则，可作参考比较的材料，这种笑话也可以没有了。第三，俞樾解释“予”“朕”

“耶”三个字，恰都和赵德的通则相反！这种错误也是因为没有语法学的知识作参考，故虽有俞樾那样的大学者，也弄不清楚这个小小的区别。到了我们的时代，通西文的人多了，这种区别便毫不成困难问题了。我们现在说：

“吾”“我”二字，在古代文字中，有三种文法上的区别：

（甲）主格用“吾”为常。

（例）吾有知乎哉？

吾其为东周乎？

吾丧我。

（乙）领格用“吾”。

（例）吾日三省吾身。

犹吾大夫崔子也。

吾道一以贯之。

（丙）受格（止词司词）用“我”。

（例一）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以上为外动词的“止词”。

（例二）有鄙夫问于我。

孟孙问孝于我。

善为我辞焉。

以上为介词后的“司词”。

这些区别现在中学堂的学生都懂得了，都不会缠不清楚了。

故有了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中学堂的学生可以胜过许多旧日的大学问家；反过来说，若没有参考比较的文法资料，一个俞樾有时候反不如今日的一个中学生！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自然不能不靠这些“参考文法”的帮助。我们也知道，天下没有两种文法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语言自然总有一些与别种语言不相同的特点。但我们决不可因此遂看轻比较研究的重要。若因为中国语言文字有特点，就菲薄比较的研究，那就成了“因为怕跌倒就不敢出门”的笨伯了！近来有人说，研究中国文法须是“独立的而非模仿的”。他说：

何谓独立的而非模仿的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除日本文颇有与中国文相近者外），有绝异者数点：其一，主形；其二，单节音，且各字有平上去入之分；其三，无语尾等诸变化；其四，字词（《说文》“词，意内言外也”），文位确

定。是故如标语（即《马氏文通》论句读编卷系七（适按此似有误系或是象之误。）所举之一部分），如足句之事，如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意动”“致动”（如“饮马长城窟”之饮，谓之致动；“彼白而我白之”之第二白字，谓之意动）。等之作成法，如词与语助字之用：皆国文所特有者也。如象字比较级之变化，如名字中固有名字普通名字等分类，如主语之绝对不可缺：皆西文所特有，于国文则非甚必要。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足适履，扞格难通，一也；比喻不切，求易转难，二也；为无用之分析，徒劳记忆，三也；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四也；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五也；举国中有裨实用之变化而牺牲之，致国文不能尽其用，六也。

是故如主张废灭国文，则已；若不主张废灭者，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决不能专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也。（《学艺杂志》第二卷第三号、陈承泽《国文法草创》页五至六。）

陈先生这段话是对那“模仿”的文法说的。但他所指的“模仿”的文法既包括《马氏文通》在内，（原文页六至八、注六。）况且世间决无“一一模仿”的笨文法，故我觉得陈先生实在是因为他自己并不曾懂得比较研究的价值，又误把“比较”与“模仿”看做一事，故发这种很近于守旧的议论。他说的“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一句话，和我所主张的较的研究法，显然处于反对的地位。试问，什么叫做“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从前那种“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笨法，真可算是几千年来我们公认的“治国文之道”！又何必谈什么“国文法”呢？到了谈什么“动字”“象字”“主语”“说明语”等等语法学的术语，我们早已是“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了，一难道这就是“废灭国文”吗？况且，若不从比较的研究下手，若单用“治国文之道治国文”，我们又如何能知道什么为“国文所特有”，什么为“西文所特有”呢？陈先生形容那“模仿”文法的流弊，说，“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我请问，难道我们因为有“歧义”，遂连那“适合的部分”和“可通的用法”都不该用吗？何不大胆采用那“适合”的通则，再加上“歧义”的规定呢？陈先生又说“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这句话更奇怪了。“学者自由解释”，便不是“模仿”了，岂不是陈先生所主张的“独立的”文法研究吗？何以这又是一弊呢？

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几千年来，真可以算是“独立”了几千年。“独立”的困难与流弊还不够使我们觉悟吗？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

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但“独立”的反面不是“模仿”，是比较与参考。比较研究法的大纲，让我重说一遍：

遇着困难的文法问题时，我们可寻思别种语言里有没有同类或大同小异的文法。

若有这种类似的例，我们便可拿他们的通则来帮助释我们不能解决的例句。

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们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则。

若各例略有不同，陈先生说的“歧义”。我们也可用那些通则来做参考，比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则来。

#### 第四篇 文法的研究法（下）

##### （三）历史的研究法。

比较的研究法是补助归纳法的，历史的研究法也是补助归纳法的。

我且先举一个例来说明归纳法不用历史法的危险。

我的朋友刘复先生著了一部《中国文法通论》，他也有一长段讲“文法的研究法”。他说：

研究文法，要用归纳法，不能用演绎法。

什么叫做“用归纳法而不用演绎法”呢？譬如人称代词（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发语者）在口语中只有一个“我”字，在文言中却有我，吾，余，予，四个字。假使我们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们先应该知道，代名词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领格，受格，三种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宾次。）而领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与不附加“之”字两种；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语词（Verb）之后和位置在介词之后两种。

于是我们搜罗了实例，来证明他：

##### A. 主格。

1. 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
2.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
3. 余虽为之执鞭。（《史记》）
4. 予将有远行。（《孟子》）

##### B. 一、领格，不加“之”字的。

1. 可以濯我缨。（《孟子》）
2. 非吾徒也。（《论语》）
3. 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传》）

4. 是予所欲也。(《孟子》)

B. 二、领格，附加“之”字的。

1. 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左传》)

2. 吾之病也。(韩愈《原毁》)

3. 是余之罪也夫!(《史记》)

4. 如助予之叹息。(欧阳修《秋声赋》)

C. 一、受格，在语词后的。

1. 明以教我。(《孟子》)

2. 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愈《祭十二郎文》)

3. 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左传》)

4. 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孟子》)

C. 二、受格，在介词后的。

1. 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孟子》)

2. 为吾谢苏君。(《史记》《张仪列传》)

3. 与余通书。(《史记》)

4. 天生德于予(《论语》)

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总结，说我，吾，余，予，四个字，用法完全一样。这一种方法，就叫作归纳法。

(《中国文法通论》页一七。)

这一大段，初看起来，很像是很严密的方法；细细分析起来，就露出毛病来了。第一个毛病是：这一段用的方法实在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是归纳法的第三步（看本书第二篇）不是归纳法的全部。刘先生先已打定主意“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只要寻些实例来证实这个大前提，他既不问“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说明“例外”的原因，也不问举的例是应该认为“例外”呢，还是应该认为“例”。如 C 一，(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一句，这“吾”字自是很少见的，只可算是不懂文法的韩退之误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此外如 A. (1)，在《论语》里确是“例外”，B. 一(1)与 B. 二(1)都是诗歌，也都是“例外”。若但举与大前提相符合作“例”，不比较“例”与“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释何以有“例外”，——这便是证明一种“成见”不是试证一种“假设”了。所以我说他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

第二个毛病更大了。刘先生举的例，上起《论语》，下至韩愈欧阳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他不问时代的区别，只求合于通则的“例”，这是绝大的错误。这一千五

百年中间，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大变迁。即如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孔子称他的弟子为“尔，汝”孟子便称“子”了；孔子时代用“斯”，孟子时代便不用了；阳货称孔子用“尔”，子夏曾子相称亦用“尔，汝”，孟子要人“充无受尔汝之实”，可见那时“尔，汝”已变成轻贱的称呼了。即如“吾，我”二字，在《论语》《檀弓》时代，区别的很严。“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领格，但决不用在受格；“我”字专用在受格，但有时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则异于是”，都是可以解释的“例外”。到了秦汉以后，疆域扩大，语言的分子更复杂了，写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时转变的白话变化。白话渐渐把指名代词的“位次”（Cane）的区别除去了，但文字里仍旧有“吾，我，尔，汝”等字。后人生在没有这种区别的时代，故不会用这种字，故把这些字随便乱用。故我们不可说：

吾我两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们只可说：

吾我两字在《论语》《檀弓》时代的用法是很有区别的；后来这种区别在语言渐渐消灭，故在文字也往往随便乱用，就没有区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这两个字在文法上的真正位置。余予二字也应该如此研究。我们若不懂得这四个字的历史上的区别，便不能明白这四个字所以存在的缘故。古人不全是笨汉，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词用得着四个“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

为什么要用历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说一件故事：

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时，有一天，他改了装，独自出门游玩。他走到一条巷口，看见一个小孩子眼望着墙上写的“此路不通”四个字。皇帝问道：“你认得这几个字吗？”那孩子答道：“第二个是‘子路’的路字，第三个是‘不亦说乎’的不字，第四个是‘天下之通丧’的通字。只有头一个字我不曾读过。”皇帝心里奇怪，便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论语》。皇帝心里更奇怪了：难道一部《论语》里没有一个“此”字吗？他回到行宫，翻开《论语》细看，果然没有一个“此”字。皇帝便把随驾的一班翰林叫来，问他们《论语》里共有几个“此”字。他们有的说七八十个，有的说三四十个，有的说二三十个，皇帝大笑。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顾亭林《日知录》说：

《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语

言轻重之间，世代之别，从可知矣。

其实何止这个“此”字？语言文字是时时变易的，时时演化的。当语言和文字不曾分离时，这种变迁演化的痕迹都记载在文字里，如《论语》《檀弓》与《孟子》的区别，便是一例。后来语言和文字分开，语言仍旧继续不断的变化，但文字却渐渐固定了。故虽然有许多“陈”迹的文法与名词保存在文字里，但这种保存，完全是不自然的保存，是“莫名其妙”的保存。古人有而后人没有的文法区别，虽然勉强保存，究竟不能持久，不久就有人乱用了。我们研究文法，不但要懂得那乱用时代的文法，还应该懂得不乱用时代的文法，有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得相反的现象：有时古代没有分别的，后来倒有分别。这种现象也是应该研究的。故我们若不懂得古代“吾、我”有分别，便不懂得后来这两个字何以并用；若不懂得后来“吾、我”无分别，便不懂得白话单用一个“我”字的好处；但是若不懂得古代主格与领格同用“吾”字，便不懂得后来白话分出“我”与“我的”的有理。

因为我们要研究文法变迁演化的历史，故须用历史的方法来纠正归纳的方法。

历史的研究法可分作两层说：

第一步：举例时，当注意每个例发生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例排在一处，不可把《论语》的例和欧阳修的例排在一处。

第二步：先求每一个时代的通则，然后把各时代的通则互相比较。

(a) 若各时代的通则是相同的，我们便可合为一个普通的通则。

(b) 若各时代的通则彼此不同，我们便应该进一步，研究各时代变迁的历史，寻出沿革的痕迹，和所以沿所以革的原因。

我们可举白话文学里一个重要的例。前年某省编了一部国语教科书，送到教育部请审查。教育部审查的结果，指出书里“这花红的可爱”，“鸟飞的很高”一类的句子，说“的”字都应改作“得”字。这部书驳回去之后，有人对部里的人说，“这一类的句子里《水浒传》皆作‘得’，《儒林外史》皆作‘的’，你们驳错了”。后来陈颂平先生把这事告诉我，我的好奇心引我去比较《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三部书的例，不料我竟因此寻出一条很重要的通则。

先看《水浒传》的例：都在第一回及楔子。

- (1) 最易踢得好脚气毬。
- (2) 高俅只得来淮西临淮州。
- (3) 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
- (4) 小的胡乱踢得几脚。



- (5) 你既害病，如何来得？
- (6) 俺如何与他争得？
- (7) 免不得饥餐渴饮。
- (8) 母亲说他不得。
- (9) 此殿开不得。
- (10) 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

- (11) 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
- (12) 母亲说得是。

(13) 史进十八般武艺：一一学得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

- (14) 方才惊唬得苦。
- (15) 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

(16) 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此句亚东本作“的”，后见光绪丁亥同文本果作“得”，可见举例时不可不注意版本。我作“尔汝篇”论领格当用“尔”，今本《虞书》有“天之历数在汝躬”一句、然《论语》引此句正作“尔躬”。可见《尚书》经过汉人之手已不可靠了。）

次举《石头记》的例：（都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

- (17) 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
- (18) 别人拿他取笑，都使得。
- (19) 贾环只得依他……宝玉只得坐了。
- (20) 你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里……也弄个事儿管管。
- (21) 告诉不得你。
- (22) 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还得起他。

(23) 婶娘身上生得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样了。

(24) 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丫头，生的倒也十分精细干净（比较上文（23）“生得单弱”一条、及下（25）条。）

- (25) 只见这人生的长容脸面，长挑身材。
- (26) 舅舅说的有理。（比较上文（12）条。）
- (27) 说的林黛玉扑嗤的一声笑了。
- (28) 吓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

(29) 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花片。

- (30) 弄得你黑眉乌嘴的。
- (31) 林黛玉只当十分荡得利害。
- (32) 但问他痛得怎样。
- 再举《儒林外史》的例：都在楔子一回。
- (33) 世人一见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
- (34) 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黹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
- (35) 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
- (36) 有什么做不得？
- (37) 彼此呼叫，还听得见。
- (38) 我眼见得不济事了。
- (39) 都不得有甚好收场。
- (40) 闹得王冕不得安稳。
- (41)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 (42) 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嗖嗖的响。
- (43) 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
- (44) 娘说的是。
- (45) 这也说得有理。（比较（44）条。）
- (46) 照耀得满湖通红。
- (47) 尤其绿得可爱。
- (48) 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

以上从每部书里举出的十六个例，共四十八个例。《水浒传》最早，（依我的考证、是明朝中叶的著作。）比《儒林外史》与《石头记》至少要早二百多年。《水浒传》的十六个例一概用“得”字。《石头记》与《儒林外史》杂用“得”“的”两字。这种排列法是第一步下手工夫。

第二步，求出每一个时代的例的通则来做比较。

我们细看《水浒传》的十六个例，可以看出两种绝不相同的文法作用：

（甲）自（1）至（10）的“得”字，都含有可能的意思。“踢得几脚”即是“能踢几脚”“如何安得”，“如何来得”“如何争得”即是“如何能安”“如何能来”“如何能争”“免不得”即是“不能免”“说他不得”即是“不能说他”。以上是表“能够”的意思。“开不得”即是“不可开”。“不得无礼”即是“不可无礼”。以上是表“可以”的意思。

（乙）自（11）至（16）的“得”字，是一种介词用来引出一种状词或状词的分

句的。这种状词或状词的分句都是形容前面动词或形容词的状态和程度的。这个“得”字的意义和“到”字相仿，（得与到同声，一音之转。）大概是“到”字脱胎出来的。“说得是”即是“说到是处”。“惊讷得苦”即是“惊讷到苦处”。“学得精熟”即是“学到精熟的地步”。“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即是“惊到洪太尉目瞪口呆的地步。”这都是表示状态与程度的。凡介词之后都该有“司词”，但得字之后、名词可以省去、故很像无“司词”。其实是有的、看到字诸例便知。

于是我们从《水浒》的例里求出两条通则：

（通则一）“得”字是一种表示可能性的助动词，它的下面或加止词，或加足词，或不加什么。

（通则二）“（得）”字又可用作一种介词，用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引起一种表示状态或程度的状词或状语。

其次，我们看《石头记》的十六个例，可分出三组来：

（第一组）（17）至（22）六条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如“也算得”等于“也可算”。“只得依他”等于“只能依他”。“立得起来”等于“能立起来”。“还得起他”等于“能够还他”这一组没有一条例外。

（第二组）（23）至（28）六条，七次用“的”，一次用“得”，都是表示状态或程度的状语之前的“介词”。

（23）条最可注意：

生得单弱，  
料理的周周全全，  
累的不知怎样了，

“生得”的“得”字明是误用的“例外”。下文（24）（25）两条都用“生的”更可证（23）条的“得”字是“例外”。

（第三组）（29）至（32）四条，都是与第二组完全相同的文法，但都用“得”不用“的”，一是第二组的“例外”。

再看《儒林外史》的十六个例，也可分作三组：

（第一组）（33）至（39）七条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的助动词，与《石头记》的第一组例完全相同，也没有一个“例外”。

（第二组）（40）至（44）五条用的“的”字都是状语之前的介词与《石头记》的第二组例也完全相同。

（第三组）（45）至（48）四条，又是“例外”了。这些句子与第二组的句子文法上完全相同，如“说的是”与“说得有理”可有什么文法上的区别？

我们拿这两部时代相近的书，和那稍古的《水浒传》，比较得了两条通则：

（通则三）《水浒传》里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得”字，在《石头记》和《儒林外史》里，仍旧用“得”字。（参看通则一。）

（通则四）《水浒传》里用来引起状语的介词“得”字（通则二）在《石头记》和《儒林外史》里，多数改用“的”字，但有时仍旧用“得”字。

综合起来，我们还可得一条更大的通则：

（通则五）《水浒传》的时代用一个“得”字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法，本来很不方便。但那两种“得”字，声音上微有轻重的不同；那表示可能的“得”字，读起来比那介词的“得”字要重一点，故后来那轻读的“得”字，就渐渐的变成“的”字。但这个声音上的区别是很微细的，当时又没有语法学者指出这个区别的所以然，故作书的人一面分出一个“的”字，一面终不能把那历史相传下来的“得”字完全丢了，故同一个意义，同一种文法，同一段话里往往乱用“的”“得”两字。但第一种“得”字—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很少例外。

如此，我们方才可算是真正懂得这两个字变迁沿革的历史。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这种研究的用处很大。即如我们举的“得”字与“的”字的例，我们可以因此得一条大教训，又可以因此得一条文法上新规定。

什么大教训呢？凡语言文字的变迁，都有一个不得不变的理由。我们初见白话书里“得”“的”两字乱用，闹不清楚，……差不多有现在“的”“的”两字相闹的样子！……我们一定觉得糊涂，很没有道理。但我们若用“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的方法，居然也可以寻出一个不得不变的道理来。这又是我在第一篇里说的“民族常识的结晶”的一个证据了。

什么是文法上的新规定呢？语言文字的自然变化是无意的，是没有意识作用的，是莫名其妙的，故往往不能贯彻它的自然趋势。不能完全打破习惯的旧势力，不能完全建设它的新法式。即如“得”字的一种用法自然分出来，变成“的”字，但终不能完全丢弃那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得”字。现在我们研究了这两个字的变迁沿革和它们所以变迁沿革的原因，知道了“的”“得”两字所以乱用，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陈迹”，我们便可以依着这两个自然趋势，规定将来的区别：

（1）凡“得”字用作表示可能的助动词时，一律用“得”字。

（2）凡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的“得”字，用来引起一种状词或状语的，一律用“的”字。

有了这条新规定，以后这两个字便可以不再胡乱混用了。现在“的”“底”两字所以闹不清楚，只是因为大家都不曾细心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发生的原因。

以上我说研究文法的三种方法完了。归纳法是基本方法；比较法是帮助归纳法的，是供给我们假设的材料的；历史法是纠正归纳法的，是用时代的变迁一面来限制归纳法，一面又推广归纳法的效用使它组成历史的系统。

# 讨论无政府主义

区声白 陈独秀

## (一) 区声白致陈独秀书

独秀先生：

先生前天在法政学校讲演，对于无政府主义批评，弟有很多怀疑的地方，兹特列举出来望先生指教。

1. 先就经济而言：现在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万数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据我所知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若照先生说“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就是以少数压服多数，无政府党人是绝对不敢赞成的。但是先生所批评的，不知是哪一种无政府主义？如果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极端反对的，我很希望先生声明一句。

2. 哪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

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证，中国有一种旧习惯，每逢一地方遇了火警，各地方的居民都很踊跃同往救援，无论在冬天雪夜，一闻告警，即争先恐后，跑到患灾的地方，救灾的时候，无论怎么危险，亦没有畏避的，患灾者对于他们，亦没有什么酬报，社会亦没有替他铸铜像，大总统又没有给他一个嘉禾章，又没下过一度命令各地方居民如不联合救火的就杀无赦，法律又没有规定不救火的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如果是邻近的，尤可说是恐怕连累，但是很多在城中由极东跑到极西的。因一处地方

的灾难，各地方的居民竟能以一最短促的时间，自由联合起来，可见联合与自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而联合数万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不特是这样，能够以法律绳人，军队压人的北京政府，竟要屈服。于此更可证明法律之无用，军队之无能，而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我很愿意先生把无政府主义各派别分清一下，再下批评。总之无政府党人所持的态度，是科学的、进化的，即如巴枯宁之主张由未善而至于较善；克鲁泡特金之主张由较未幸乐而至于较为幸乐，亦即是由最不自由而至于较为自由。若是先生所说的“绝对的自由”不知是哪一种无政府党人之所主张，还望指教。

3. 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它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种种困难。但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像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

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如果无论善人恶人都不能去干涉他，那么，无政府党人之暗杀官僚，推翻资本家，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所批评的想必又是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主张反对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敢赞同的。至于先生恐怕法律废止之后，如有发癫的人就怎么办，这是很容易的事，把他送到癫狂院医治便得了，因为发癫是由于生理上的关系，没有什么罪过，若果疾病都要受法律制裁，虽民主主义的国家亦没有这种的法律。至于强汉之杀人放火，我们准可以善言劝导他，并拉他到学校去教训他使他悔悟。假使先生问这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怎能够处置他呢？人类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便连饭不会吃的。我举一个例，比方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有少数不良分子，想破坏大学，后来经共同的意见，把他拘禁起来，这是不是法律。总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一种公意，凡事皆由公众会议解决，公意是因事实之不同，而可随时变更的，不像法律是

铜板铁铸的，由几个人订定不管他人如何一定要他人遵守的。且订法律的时候也没有得遵守法律之人的同意，这是不对的。由此可以证明无政府之不难实现，若果依照自由自立自主的原则向前进行，沿途都是康庄大道，除了盲目的人外，断不致撞得头破额裂的。

## (二) 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

声白先生：

在《群报》上看见你的来信，对于我的意见加以纠正，我很感谢。先生所见也有些和我不同的地方，兹条复如下：

(1) 照先生的意见“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哪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哪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先生说“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种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若因为两派有重大的意见，并且由于两派的同意，退出一派，这种不幸的事，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或他种团体也是有的，并不须到了无政府时代才有这种妙法；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产业界的好现象，偶一为之，已经不妙，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我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完全不适用于经济方面。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的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



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2) 我所以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的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得比较的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先生举出两个自由组织的例，一个是救火，一个是五四运动，实在是妙想天开了。

先生要晓得救火是一桩偶然突发的事，他的目的极其简单；五四运动是一时的群众运动；若是拿这两个方法用在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真是破产了。人间社会是何等复杂，其间感情利害目的是何等纷扰，至于生产事业上时间的适应及分业的错综更是何等麻烦，拿一时突发的状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处置，我以为是常识所不许。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

再进一步讨论，即以救火说，七手八脚的各人自由行动是否比有组织的救火会更为有效？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由此可见先生所引的自由联合的例，纯然是用在偶然突发的事件和政治问题之群众运动，尚且不尽是自由联合；何况是重组织尚秩序关系复杂的经济方面，生产事业上，自由和联合更是不相容的了。

先生说：“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这几句话我十分赞成，我希望先生认清了这个观念，切勿贪图超越这个观念以上的空想。但先生要注意，先生主张对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扩充至少数人甚至扩充至多数人！在先生仅仅是承认他个人的自由，在他是个人受了多数人的压服了；先生若说因为他不顾社会的福利，他便说，

自古受人压服的人都是被人说不顾社会福利呵！自古压服人的人都是说为了社会福利呵！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3) 先生说：“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这句话我也十分赞成；不但无政府的社会，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是由社会上有选举权的人多数意思，决定几条必要的法律，好维持社会上公共的安宁秩序。先生的法律观念，是临时的一种公众意见，这就叫做“自然法”。

按自然法多由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法却是万分危险。过于铜板铁铸的法律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律当然要修改，但不能拿这个做绝对废除法律的理由；至于先生所谓随时变更的公意，却实在不敢领教了。第一，我们实在没有这种预知的天才能够适合随时变更的公意而不违背；第二，随时变更的公意完全是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公意有时固然能为善，有时也能作恶；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诺莎，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像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的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先生还说是康庄大道，还说是除了盲目的人断不至撞得头破额裂，我们实在不敢附和。

### (三) 区声白答陈独秀书

1. 来书云“有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哪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哪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我前次不是向先生说过吗？“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巴枯宁说“人之穷居独处，不得谓自由；人之自由，乃众人以人视之以人待之，故自由非独处乃联合。自由者乃人权也，人将来不维持以强力，而维持协约”我们借社会方能生存，个人为社会之分子，故欲求个人之自由，当先求社会之自由。来书既云“因公共利益的关系”

便是社会的自由。又云“因为他们自己……之关系”便是个人的自由，我们自然赞成社会的自由，而反对妨碍公共利益之个人的自由，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主张拆屋的多数居民可因他们的需要而互助他，如因交通上之关系，附近热忱之居民，如不与交通上有重大之关系，可自行迁移而让与之，至于职业上之关系，则共产之世，人人共工作，相同的工作，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一条街上才能够工作，迁移了后便不能工作吗？至于特别嗜好不知指什么，建筑好么？同一的建筑一定很多，空气足么，哪一处没有相同的空气，如此仍不迁移，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所摒斥亦奚足惜。有人难我说“你们主张自由，这岂不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吗？”不知这种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的自由，并不是自由，而且是自由的大敌，资本家何尝不自由，我们为什么反对他，就是因为他夺大多数工人之自由，以为一己之自由；官吏何尝不自由，我们为什么反对他，就是因为他夺大多数人民之自由，以为一己之自由；总之无政府之世，众人协约而为群，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自由契约是共同订定共同遵守的，与几个人订定强他人遵守之法律不同）共同工作互相协助。出之于感情，其中之人，亦恐为众人所不谅，或众人之干涉，即设有不肖，断不敢犯众怒！若有不践行信约的，可为众人所摒斥，总之无政府党人既然能推翻政府和资本制度，那么，迁移的小事，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们何必过虑呢？

2. 来书云“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

我们如何能够合起来做事，合起来做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既然有了共同的目的，便可共同订定一种契约，如果违反了契约的，当然要退出，比方我们欲组织一个大工厂，我们就找一班人来，彼此相约说“我们每天作工四小时，如果赞成的，就请加入，以后如有不践行信约的应受众人所摒斥”，他们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且这种契约是共同订定的，愿意的，自由的，不是强迫的，那么，先生所忧虑纷扰的现象，断不发生的，一团内各人之联络是这样，一社会各团之联络也是这样，更何纷扰之足云。

3. 来书云“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

新村运动，都必然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无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以上所讲这一段说话我十分赞成，但是不免有点误会，我所讲的自由，是指推翻了现存的制度而说，不是处于现存之制度就能够实现自由，处于各种恶制度之下，一举一动，都不能自由，所以欲得自由，就要推翻现存的制度，至于“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这种消极的手段，断不能有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我也不赞成的，所以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多置身于工团派的运动，且用革命的手段，以扑灭现存的制度，实现无政府主义，断不是想个人逃出社会，以实现无政府主义，先生请勿误会。

4. 来书云“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即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确是反对个人的及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不反对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然先生竟说我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粉碎，于论理上实在讲不去，北方袁世凯是人，我反对袁世凯，然不是反对人，先生竟因我反对袁世凯，便说我反对人，我是不能承认的。先生既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即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没有强力一定要先生相信，先生亦没有强力使我不信，但是如果做事不必人人同意，那么，陈独秀可以和王敬轩合起来办杂志，康有为可以和孙中山合起来组织政府，真是妙极，既然意见不同，还不许人自由退出，你想他人服从你，他人也想你服从他，相争不下，必至于杀戮，这种悲惨之现象，吾实不忍言，不堪言。

至于先生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我也不能不怀疑，因为先生在女子师范演讲（演说词见正月廿四日《群报》）先生说“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又说“正当的人生，就是我不压人，亦不受人所压”，这几句话真可为无政府党人的格言，我请问先生物质上的生活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为什么“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政治上经济上的生活，便不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和“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又有没有冲突？

自由之与联合绝对的没有冲突，我前函已经证明了，但是先生还没有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今再为之说明，克鲁泡特金在《面包略取》第十一章《自由契约》说，“吾人自由团结，做共同的事业，其结果很是庄严，比方欧洲十七万五千里铁路，纵横如网，四通八达，自马得利地，到彼得堡，自嘉利士到君士坦丁，不停留，也不换车；更便宜的，是旅客如有携带的零碎东西，仅用一方纸片，写明去处，投于车站，再不

费什么手续，就可给你带到目的地了。建设铁路的方法，就是依自由契约，互相讨论，使各路线彼此联络，这不是政府的命令，也没有政府的监督，和与什么道路大臣、独裁官、大陆会议、调理委员会，都不相干的，万事全由诸小社会的契约，就成功了。”克鲁泡特金又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他的根据和原理》说，“十九世纪还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状态，帮助这同样的无政府趋势，它就是自发的力量，逐渐广大，大的组织，一天一天发达，结果便全用自由的契约。欧洲蛛网一般的铁道，始初是由各处自己建筑，后来才联络一气，运载搭客和商品，直接经过许多路线，却未尝有一个欧洲铁路的中央部去管理它。”

这是那些以契约而做出来的最动人的实例。如果五十年前，有人敢预说怎么那多的分立公司所筑的铁道，最后能措成一个完全的网形，如今日一样，他必定被别人目为呆子了。这是自由联合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的铁证。既然有了一种自由契约，那么如果两方合意，便可联合。联合一年也可两年也可，何得云东挪西变，一堆散沙，如果他违反了自己承认的契约，便失信于社会，不用你去惩罚他，他自己也站不住。就现在而论，凡经营商业的人，全靠契约来维持，很少有胆敢破约的。所以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东西是“信权”不是“法权”。中国的孔老二也知道“民无信不立”，这是一个例呵！然且自由乃相对的名称，巴枯宁说“人之穷居独处不得谓自由”，必要以一己之自由尊重他人之自由，方得谓之自由，所以人与人相交，你不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你的自由，便是真自由，个人与个人结交，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个人的自由，团体与团体相联合，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社会的自由，所以孤立便不能自由。以上反复申论，自由与联合不特没有冲突，我可简直说：“唯联合才能自由，唯自由方能联合”，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5. 来书云：“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

总之几句话，先生都以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断难得人人同意，这也是我所承认的，但虽然不同意，有一部分能够愿意牺牲自己的意思以就他人，不用武力，也不用法律，这是自由的同意。我见五四运动的时候，各干事都是自由认定的，如果不干又没有用法律惩治他的，这是我亲眼见的事实。至于学生联合，确是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就不能联合，所以去年广东就有两个学生会。

6. 来书云“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凡是只享权利而不尽义务，或是只顾一己之自由而侵犯他人之自由，都是叫做个人主义。凡是主张个人主义的是个人主义者，并不是指一个人而言，无论他是少数人或是多数人或是一个人，都不赞成。如资本家掠夺工人之幸福以为一己之幸福，如官吏掠夺人民的幸福以为一己之幸福，这都是个人主义。我们之反抗他，并不是干涉他人的自由，因为他们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自由的魔敌；我们之铲除他就是为自由之保障。至到无政府共产之世，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没有，虽有亦是很少很少，我们准可用善言劝导他，说明个人主义不能生存的道理；如果仍不觉悟，我们就可对他说：“朋友，我们和你做的事，然而你常不尽责任，且常侵犯他人的自由，我们和你共事的人因此不能不和你分开，去罢，去找寻那不管你偷闲及受得你气的人去罢。”先生一定问我，如果他不肯去就怎么办？因为人人都有廉耻的，断没有受人驱逐还不去的道理。

7. 来书云，“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

我确是主张干涉恶人，恶人不过是侵犯他人自由之人，我们之所以干涉他，完全是正当之防卫，断不能说是干涉他人之自由，但是先生竟因我主张干涉恶人，而说我不主张废除法律未免近于武断。法律不过是一部分之人要来压制他部分人之一方法，未必能够干涉恶人，有时反侵害善人，是不公道的，不平等的，所以无政府党人主张废除法律而代之以自由契约，必要共同合意才订立的。

因为将来之社会团体，如蛛网之密布，各团体均有一种自由契约，由各会员共同订定共同遵守的，不像法律是一部分人订立要他部分人去遵守的。法律禁止奸淫，而执立法者可以宿娼纳妾；法律禁止抢掠，而官吏可以大扒特扒。陈独秀反对安福部要受法律制裁，吴佩孚反对安福部则可领大功；张勋反对共和而主张复辟，而可以逍遥法外，陈独秀主张共产，就要被逐出境；约法上大书特书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而政府可以随时干涉人民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照此看来，政府之法律，可谓一点的价值都没有，我们断不可再做法律万能的梦想罢。

8. 来书云“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诺莎，巴黎市民杀死儒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徒，像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

先生所举出的几个例，皆由宗教迷信迫之使然，科学进步，便可消灭，在近日已经很少见，何况是在科学昌明之无政府时代，因为无政府党人所提倡的是科学真理，所反对的是宗教迷信，所以无政府主义进一步，科学也进一步，到了实现的时候，盲

目的群众心理，断没有出现的，而先生拿宗教迷信之群众心理比方科学昌明之群众心理，未免时代错误了。

#### （四）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

声白先生：

前天在《群报》上看见你的答复，现在再略陈鄙意如下：

1. 先生不赞成个人绝对的自由，我很佩服你的见解比别的无政府党好得多（我在《广州晨报》上见过几篇文章，一面说他们是共产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他们曾反对过；一面却口口声声说：“我们主张极端自由，不是多得少得”“我们既赞成安那其，而要求绝对自由。”）但是先生所主张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之办法，我却有点怀疑：一、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么，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投无路了！二、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先生说：“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摒斥亦奚足惜。”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是自由的大敌。

“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这些话我们都很以为然，因为若不共守信约摒斥一群之敌，便不能保这群的组织及利益。换一句话说，信约既定之后，我们便不能容忍不顾公共利益的少数人有“主张极端自由”“要求绝对自由”之余地了。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的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的基础上，至于成立法律的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的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2. 天下事始而赞成继而反对始而愿意继而不愿意的情况很多，爱情的夫妇还有决裂离异的时候，何况别的事。先生说：“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我便问你：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么，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3. 在这一段，先生和我的意见不甚相差，便不必讨论了。但先生要注意的，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

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4. 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自己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心看一下。

反乎自由的事三种：（甲）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像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这种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是不应该有的；（乙）为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丙）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我们所讨论的是乙丙两种，我在女子师范演说的是甲种，先生如何并为一谈呢？自由平等虽是好名词，但不可当做万应丸到处乱用呵！譬如资本家之自由也是先生所不承认的了。

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的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5. 法律的作用在消极的制止，我们未曾主张并且自古也少有订一条法律积极的要人做一件什么事。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的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像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可见一方面主张人人同意及自由，一方面又说主张大团结大联合，直是自欺欺人！

6. 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请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7. 契约是各团体一部分人的私约，法律是全社会众人的公约，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在社会学上，团体群众社会这三样大有分别，万万不可以混同。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法律的大作用只是保护社会公共的安宁利益及裁制侵犯他人法律上的自由。至于它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借法律侵害善人，执法者不守法律，法律本身都不受过；凡是这等弊病，就是公约契约都不能免。



因北京政府的法律之无价值，便可以推定现在及将来各国的法律都无价值吗，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便可以绝对废除吗，世界上凡不是万能的东西都应当绝对废除吗，无政府主义万能吗，科学万能吗，教育万能吗，世界上何物万能？

8. 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并不是古代或宗教时代特殊的现象。法人杀死儒勒及五四运动和宗教迷信有什么关系呢？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 （五）区声白再答陈独秀书

1. 来书云（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么，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投无路了。

无政府共产实现是不是要等到善良教育普遍之后，我虽不能断定，但是在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分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但是施行善良教育，现在就要去做，这是教育家之责任，不必要等到私产政府倾覆之后。即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处在最腐败顽固北京政府的底下，都可以施行他的善良教育，不必要等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一班人通通做了大总统阁员后，才能够施行善良教育。假使他们做了大总统阁员，一班教育家的头脑还没有改变，也是没有用的。即如处于现在私产政府之下，就要去宣传社会主义，不必要等到社会主义的政府成立后才去宣传社会主义。若果说处于私产政府之下，不能去宣传社会主义，一定要等到社会主义的政府成立后才能够宣传社会主义，等到无政府共产实现后，方能够施行善良教育，这才真叫做走投无路了。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社会党，车载斗量，这都是人民宣传的力量，各国私产政府没有设立几千百个社会主义学校，无政府主义学校制造出来的；施以善良教育，也都是我们人民的责任，不必依靠政府的。

2. 来书云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于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好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

人之所以固执，皆因没有知识，和不知合群的道理的缘故；如果与公众没有妨碍的，准可听他自由，但是如果与公众有妨碍的，就拉他到学校去教训他，对于教育上

更要加倍的注重，不过三两个月他便不固执了。至于我对于岭南学生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总比用武力强迫他们信从我的主张效果大得多；因为我对于他们用一种诚恳的态度，他们对于我便有感情，既有感情，那么我所讲的话，他们便可相信，若果我对于他们怒目相视，他们对于我必发生一种恶感，那么我无论讲什么他都不听了。

3. 来书云“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的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的基础上面，至于成立法律的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的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信约（或自由契约）和法律完全不同，断难混合为一：信约之英字为 Contract，它的定义为（an agreement between two or more persons 两人或多数人的合意），法律之英字为 law，它的定义为（a rule of action, prescribed by the supreme Power of a state 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的行为规律），所以信约一定要经过守约的人之同意，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至于信约一定要经两方同意方能订立，断没有一方面可以订立的，如果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这就是法律，不是信约了。先生说我说法律是几个人订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我请问先生立法权是不是放在几个代议士之手中，抑或在于人民全体，先生既说“法律的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的基础上面”更要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好过定一种全国死板板的法律，因为各地方的社会习惯常有相差很远，若强一地方以从他地方之习惯实为人生之最大苦事，如不遵从，就要受法律所制裁；且各地方的人民常因天时气候地理之关系心理也不一样，以心理不一样的人民，一定要遵守同一样的法律，你说有道理没有？至于先生说“几个人订定法律的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我请问先生满清的法律是谁人定的，就是现在的中国和日本是不是代议制度，代议制度是不是议员才有立法权，几个代议员能够代表人民全体否？不知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先生反去崇拜讴歌我实在不敢附和。我更问先生中国和日本的治安警察法是不是政府几个人订定的，抑或人民全体定的，治安警察法有根据于社会的习惯和心理的基础上面没有？可知政府所制定的法律，都是保护政府治安罢了，什么保护人民都是欺人的说话。

4. 来书云“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么，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无政府的时代没有法律，维持社会的秩序全靠信约，如果有人一旦疯狂起来，破

坏了他们自己所定的契约，若是出于不得已的我们准可原谅他；但是如果有意的，我们就可以宣布说某人破坏契约，以后大家请勿上他的当便得了。因谓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除了疯狂的——当可绝迹，纵有亦居极少数，断不能与大多数的人为敌的，万恶的资本制度都可推翻，少数之破坏分子，亦何难解决。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得了。先生又问社会如何退出？凡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叫做一个社会，不必要人类全体才可叫做社会；如果社会不能退出，我请问先生社会是不是一个地球抑或一个监狱？

5. 来书云“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我看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第二十七条：本会（总联合会）以联合主义及自由的原则为根据，保障及尊重加入各团体的完全自治权（见《新青年》八卷四号），与权力集中完全相反，先生所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至工团派的组织为什么不适于革命，和为什么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先生没有说明理由，我不明白，还望指教。

6. 来书云“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是主张个人绝对的自由，不承认有所谓社会，更不承认有他人的意见，我既说人人同意可见得不是以一人之意见，而侵犯他人之意见。又有社会可以自由退出，因为个人主义是不加入社会的，所以没有社会可退出，可见得我所主张的是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反之以一方面之意见，不许他人自由退出，如日本之不许朝鲜独立，只顾一己之权利，以侵犯他人之权利方算个人主义。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是任由他人压服都不抵抗的，我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所以就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请先生想一想何尝有矛盾，何尝把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打碎。

7、来书云“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心看一下。

先生原文确有“抵抗的”三字，一时忽略，很是抱歉。但是抵抗和压服完全不相

同，抵抗是把被人夺去的权利取回来，压服是要把他人的权利据为己有；即如朝鲜现在为日本所征服，他们一旦起革命脱离日本而独立，也不过是取回朝鲜的自治权，何尝有压服日本的意思。又如一个盗贼把我的东西夺去，我只要夺回自己的东西，岂有把贼所有的东西都要夺为已有的道理。一方面反对人做贼，一方面自己又想去作贼，这种以暴易暴的办法，实在不敢附和。

8. 来书云“为一群或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又云’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

不知先生说“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先生之所谓“人”是全称的，不是特称的，断没有一群或团体以外之人才算是人，一群或团体以内之人便不算是人，凡是二人以上之集合都可叫做一群，如果除了一群之外便只有一个人，一个人怎能够说（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可见得先生之所谓（人）是指一群或团体以内之人，并不是指一群或团体以外之人，我请问先生（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和（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有没有冲突？至于在一团之内因意见之不同，有时我牺牲意见来就你，有时你牺牲意见来就我，这都是很平等的，如果讲到压服，只可有一部分人的意见，不管他部分人的意见怎么样的了。比方一学校之内，校长发表强迫学生遵守的命令，这可算是压服；如果学生自治会的决议案，学生大家去遵守，这种便不能叫做压服；因为讨论的时候，各个人都可参加在内，没有指定哪一个应该服从哪一个，所以牺牲一己的意见以就他人也是很公道的，因为今日我可以牺牲意见来就你，他日你也可以牺牲意见来就我，没有压服与不压服。至于校长的命令便不同了，因为他只有一己的意见，没有经过学生讨论过，且学生一定要服从他的意见，他可以不服从学生的意见，这方算是压服。至于对待少数顽固派的办法，我上文已经说过了，若社会上还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断不能成功；所以社会革命以后，只有少数的顽固派，断没有多数的顽固派。

9. 来书云“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克鲁泡特金所引出各种的联合都是以自由契约而联合的，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比方我说“把东西放在口内吞落肚下去”，我虽不说明“吃”字人人知道是吃了。先生既承认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我不过证明自由联合之可能，并没有说过唯资本家方

能够联合。至于处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不满意于其主人，都可以解辞职务，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各团体之分子反不能自由退出，先生想必以为现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罪恶未深吗？

10. 来书云“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是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的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像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

先生既多谢我把两个学生会不能联合的例举出，但是有一件事先生还要多谢我的，就是这两个学生会没有经过武力，现在因得两方的同意，又自由联合起来了（见三月四日《群报》），可见得大团体大联合一定要同意及自由才能够成功的，如果只有一方面的意见，怎能够联合呢？若不是自由的联合，如日本之并吞朝鲜，英国之灭亡印度，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这是好的现象吗？那么，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先生以为如何？

11. 来书云“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我又请问比方先生在北京提倡新文学的时候，被恶气所压迫，为什么先生又肯去呢？姑退一步讲，只是先生才能够有廉耻心，在别人一定坚不肯去，我们就用几个人抬他出去，谁人抬呢？阿保、阿胜、阿茂、阿寿。抬到什么地方？就是抬到出于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便得了，如果他再来，就给他一个闭门羹。

12. 来书云：“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

个人与个人间既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小团体，团体与团体间也是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更大的团体，无关系之各团体及个人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就可找第三者之团体出来就理排解，如有恃强欺弱的，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像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便得了。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如果自由就不能联合，为什么英法日都能够联合呢？可见联合是不必要武力的，只求两方的契约便得了。

13. 来书云：“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先生所说的一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二人可利用群众，大的科学家就不能利用群众，反要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未免自相矛盾了。总之，我主张固定的事，就用一种自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就由公众的意见来解决。

法律是死板板的，不能更改的，如果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这就成为一种公意，不是法律了。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定法律的人怎能够有预想的天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又不能不借公众的意见来解决了，此又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完善的地方。

## （六）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书

声白先生：

你在《民声》上答复我的话，越说越支离了，不能不再详明告诉你一次。

1. 这段里面，有一句原文为“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美良教育呢？”《群报》上脱了“普遍的”三字。我的意思是：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的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所办的教育即或假定是善良的，然要靠这一点星星之火，慢慢地达到你所说“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的状况，真是河清难矣了。

据你的话，可见善良教育未曾普遍以前，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很多很多，试问你如何处置他，这便未免是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大障碍了。如此看来，请你还是快去努力施行善良教育，且慢谈无政府主义。你说“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分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你这种说话和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的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我们也相信教育的功效好过法律，我们且相信教育是改良社会的最后最好的工具，但不能迷信教育万能，更不能妄说教育的力量还未灭尽恶人以前即可以教育代替法律，因为若有许许多多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不肯去受善良教育，请问你又如何办？我想你们无政府党又要说我“是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他所预防的弊病——不可能的证据，完全是被现世的景象骇昏了所致。”这几句话正是你们无政府主义者致命的病根的病根所在。我只简单请问：你们所说进化的无政府社会，是用人力从这现世的万恶社会渐渐改造出来的，还是用符咒把现世的社会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崭新的无政府社会，和现世的景象没有连续的关系呢？办教育不必倚靠政府，现时资本家私立学校都做得到，这并不待无政府党的指教。你所谓“人民的

责任”，请问这人民若兼指资本阶级，他们的教育可会有真是善良的一日？这人民若单指无政府党社会党，善良的教育一时又何能普遍？

2. 我问你在岭南的效果如何，不过希望你实地感觉“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不见得人人都肯听从，因此可以悟得有时不得不用势禁以济理喻之穷，（能理喻自然更好）并不是劝你以武力强迫怒目相视对待岭南学生。岭南学生对于你诚恳的传播主义反对宗教等说话果有感情，果然相信吗？这件事何刘陈诸君都知道，说谎话是最可耻的事呵！

3. 自狭义的契约说起来，和法律的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前函已说过，你何以未看清楚？但自广义说起来，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有人称法律是社会的契约（或称民约），前函所以说：“法律是全社会众人的公约”，可说：“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你所说的契约和法律的不同，更足证明法律的必要；因为若无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间契约的标准及监督，便必然会发生两个弊病：第一是没有监督无以制裁违背契约的责任者；第二是没有标准无以制裁侵害甲种人权利的乙种人的契约发生。

救济这第二个弊病，正是近代发达的国家制定进化的统一的法律之大功，这种法律进化的大功在我们人类进化历史的过程上是断然不应该蔑视的。古代各部落各地方有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信仰习惯，遂有种种不同的法律，因此遂发生种种冲突种种战争，后来因为国家进化法律进化，这种部落的法律地方的法律含有地方性的国家法律渐渐消灭，国内的冲突战争也跟随着渐渐减少；所以近来颇有人主张建设统一世界的大国家，订立更进化的更统一的有强制力的国际法律（现有的国际法因为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没有强制力，所以无效）。好渐渐消灭国界消灭国际战争；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理想是进化的，而且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想不到你们竟然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竟然以为全国统一的法律不好，竟然主张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难怪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退化的学说，因为照它的主张实行起来，在经济上必然要恢复到手工业时代，在政治上必然要恢复到部落时代。即让一步，依你所说国家所订定违反各地方的习惯心理强制各地方一体遵守的统一法律不好，要依各地方的习惯心理自行订定自由契约才对；我们现在要研究的，第一是这种地方自行订定的契约的性质，第二是它的效能。第一关于性质方面的研究：（一）请问你既然力说法律和契约不同，为什么称国家订定的是法律，各地方自行订定的是契约？（二）你若说有制裁力使人必须遵守的才是法律，我们真不明白任人不必遵守的契约是一种什么东西？（三）若说国家统一的法律是不能尽合各地方的习惯心理的，我请问各地方内各村落各团体各个人间的习惯心理是否都是一样？（四）若以是否经过同意分别法律和契约的不同，代议制是

你们不赞成的，那么，个人间团体间的契约还容易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若地方的契约（其实就是地方的法律）要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岂是容易的事？（五）即令可以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试问又如何经过定契约时还未曾出世之人的同意？（六）即说不避麻烦，凡在一个地方范围以内有一个新出世的人都要征求他的同意通过一次，那么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儿童如何征求他的同意？（七）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别的契约不用说，关于儿童直接身受的童儿规约，是否也和你所谓只有一方面创制权的法律相同？（八）若说契约的同意权应以相当的年龄为限，现象怪极了，因为你们主张对于未出世的人还不能剥夺他的同意权，试问为什么已出世的人反来要到相当年龄才有同意权，这种规定年龄的契约又是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呢？第二关于效能方面的研究：（一）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准许吸鸦片烟或赌博，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的效能怎么样？（二）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拥戴出一个皇帝或选举出一个总统，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的效能怎么样？（三）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有损于他地方他团体的利益或有害于他地方他团体，他地方他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的效能怎么样？照以上两层研究，在性质方面，你所说的地方的契约，实质上就是地方的法律，无论它是否好过你所谓全国死板板的法律，这是地方法和统一法良否比较的问题，不是根本上法律应否存在的问题，你拿它来否认法律，算是文不对题；在效能方面，正赖有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各地方契约的标准及监督，才可以维持各种契约的效能。你说立法权是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不在人民全体，请问瑞士及美国都有全民直接投票的创制权，是否立法权都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请问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得人民全体的同意？代议制度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你何所证明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真是跟着一般浅见的人瞎说！不但没有可以容纳全世界人全国人全省人全城人开会的会场，就是全民投票也不是常常可以举行的事。全国交通开会议时，若全体人员到会，岂不因之交通断绝？又如你们若开全世界无政府党大会，果能全体党员列席吗？所以除了用代议制度没有办法。你有何种理由可以举出一个中国和日本的治安警察法便全称肯定所有政府制定的法律都不是保护人民的？你说：“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你主张全体同意竟极端到这样可笑，我且问你，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一一得到未出世人的同意，是否不许无政府制度先他而存在？你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答我，我便不能不可怜你脑筋坏了！

4. 你说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当可绝迹。我说这种人不绝迹如何能够到真正共产之世。我再正告你一次：共



产之世仍旧是我们这万恶的私产之世渐渐改造出来的，并不是用符咒把这腐败的旧私产之世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新的共产之世与旧的私产之世没有连续的关系呵；你说：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了。我们不知道你所说对待资本家的手段是什么？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未免小题大做了；用刑法制裁他，你们是反对刑法的；收没他的财产，那时已无私产了；剥夺他的选举权，你们是反对代议制度的；用诚恳的态度劝告他，他是不听的；拉他到学校去受善良教育，他是不肯去的；送他去到远方，未免是以邻为壑；终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为恶而已。你所说的乃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以叫做一个社会，这是团体不是社会，你是学哲学的人，难道团体与社会还分不清楚吗？一个社会里可以包含许多团体许多机关，社会和单一的有界限的家庭学校工厂学会党派等团体不同，也正和单一的有界限的监狱等机关不同，所以不能退出。若但是退出这个社会，跑到远方，远方那里也有社会，除非跑到空山无人的地方或是自杀，才算是退出了社会。

5. 你只看见第二十七条自由自治等合味的名词，你可曾注意到第三条加入的限制及课各团体的义务？又可曾注意到第四条所说“本总联合会由一个国民委员会支配之”？又可曾注意到第五条所说：管理委员会是由国民委员会指命的，各团体间的冲突是由管理委员会裁判的？又可曾注意到第九条所说“国民委员会实行各国民大会的决议干涉关于劳动者阶级的一切问题，决议一般性质的一切问题”？这是不是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正因为它仅仅只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而犹迷信各团体的自由自治，未能完全权力集中，所以不适于革命。劳动团体的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6. 我原来知道你不是相信 Stimer 派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种思想仍旧建筑在个人的自由权上面，系这样一面赞成社会的联合一面又主张个人的自由之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 Stimer 反社会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有了社会的组织，个人的自由便要减削，社会的组织越庞大越复杂，个人自由减削的分量越多。

我原来知道你也不是相信 Toktoi 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像这样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 Toktoi 无抵抗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于少数压服多数的事；例如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的人，在一个社会里无论是多数或是

少数，当然要抵抗资本阶级，当然要压服了少数或多数顽强拥护政府及私有制度的资本阶级，然后无政府共产社会才能够实现的。假定我如果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宁肯相信斯蒂纳和托尔斯泰而不相信克鲁泡特金，因为斯蒂纳否认社会的组织，在理论上才算得把个人自由的障碍根本除去了；托尔斯泰看穿了抵抗、强力、政府、国家、法律、军队，这些事是必然相因而至的东西，他又看穿了个人的自由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多过机械工业时代，大交通大工业越发达，法律的强制力之需要也跟着发达，个人的自由遂跟着减削，所以他极力反对工业交通等一切物质文明。这两人的学说思想是否向着人类历史进行的线路逆行，这是另一问题，可是他们的学说思想都是一贯的而不自相矛盾，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至于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的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矛盾的学说，不但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并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若真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劝你还是相信斯蒂纳和托尔斯泰才对，因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只有求教于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及无抵抗主义；若离开了个人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那强力、政治、法律等，一切抑制个人或团体自由的事便必然不免，所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我所以说你若是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便是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粉碎。

7. 抵抗必须强力，只这一点已经使你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露出很大的破绽。你现在说抵抗和压服完全不同，并举朝鲜独立及夺回贼赃为例；请看朝鲜已经抵抗了日本几次，若不由抵抗达到压服日本的程度，日本如何肯让它独立？你若不能压服盗贼，哪能夺回自己的东西？你既然不敢附和“以暴易暴的办法”，那么，将来推倒资本阶级以后，你们无政府党一定反对以资本阶级压服劳动的办法压服资本家了，难怪有人说无政府党是资本阶级的好朋友！

8. 我在女师的演说是：“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分明是指物质的生活上普通事项而言，前函已分折说明这是属于反乎自由的（甲）类，是指一阶级无理地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地压迫他个人，好像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并且郑重告诉你，现在讨论的是（乙）（丙）两种，女师的演说是（甲）种，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你如何仍旧并为一谈？政治上革命者压服顽固党，教育上教育者压服受教育者，和物质的生活上人人不应受无理的压迫，试问有何冲突？在一群之内，人人能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意见以就他人，那自然极好；我所问你的是，若在一群之内处于万万不宜分裂的境况，而少数的顽固党对于一个关系一群存亡的问题，坚不肯

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私见以就他人，拉他去受善良教育，不但他不肯去，而且也来不及了，请问此时除了压服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你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上若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不能成功，又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革命后没有多数的顽固派，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少数人的运动？现在它革命以后，在国民全体上看起来，是不是顽固派仍居多数？我们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你想能否成功呢？

你是否反对以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呢？

9. 你这一段话我大部分莫明其妙，所说的比方，我想多数读者也都莫明其妙。我并未曾说你说过唯资本家方能够联合，我只说“倘然能够这样（即指资本家的产业联合而自由而人人同意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我曾问你：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你既然理屈词穷，最好是一字不答；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说出！“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这样可怜的含糊搪塞的话来，将我问的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人人同意及有无强制执行等话，一字未答；并且你自己硬说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你虽不敢再行讨论，我还是要再行讨论；我还是要严重的问你：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有须得人人同意的自由及无强制执行的自由？倘能够这样自由，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你讴歌崇拜了；倘不能够这样自由，这种联合而不自由的自由联合，（近代资本主义之下、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投资、自由契约、自由联合都是资本家的不法自由、资本家产业联合是自由的、联合起来办事的条规是不能自由的。）在你引来证明你“自由之与联合绝对没有冲突”的主张上，试问有何意义？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用去劳力的最大部分是替资本家做工，不但可以解辞职务，就是怠工罢工都是合理的；在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完全是替社会和自己做工，不但无正当理由不应该自由退出，并且怠工罢工都应该受相当的制裁；你们倘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你们倘以为这样不自由的办法比现在雇佣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深，你们还是去跪在资本主义脚下享受那奴隶的自由罢！

10. 广州两个学生会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没有，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如是：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一切交通机关，如果都像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分裂之后不同意再分裂，分之又分至于个人而后止，如此小团结小联合都不成，大团结大联合更怎能够成立呢？即今广州两个学生会已经联合拢来了，这

因为他是学生会还不碍事，倘若是生产机关或交通机关，那分裂到再联合起来期间的紊乱损失，谅无人能够否认。

我们并非有意反对人人同意自由联合的理想，乃因为这理想在许多事实上分明是不可能的，为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计，不得不承认有强制那不合理的不同意部分服从那合理的部分之必要。这种情实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邻国及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远非一类，何得举以为喻？

11. 社会和团体不同，不是单一的，不是有界限的，不是有门可闭的，抬出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还是不曾离开我们的社会；若说送到远方，把这种（常不尽责任而且常侵犯他人的自由的）人送到远方的社会，岂不是以邻为壑吗？

12. 个人与个人间的契约，尚可望拿道德名誉信用来维持，有许多人不顾名誉道德信用，还是有法律制裁的必要；至于各团体间及个人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这便复杂了，便非道德名誉信用所可维持的了。找第三者排解，这本是现在的社会中常有的事，正为有恃强欺弱的人不容排解，所以才有法律制裁的必要。照你说“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像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那么，你虽反对法律的制裁，却很赞成武力的制裁了；因为协约国若不用武力，如何能干涉德国？你说“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它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我对你这段话有三个疑问：（1）协约国果然未曾压服那一国吗？（2）协约国之上倘然有一个中央统治机关——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机关，国际的强弱吞噬纷争岂不可以减少一点吗？（3）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果然也和协约国一样吗？将来政治上的自由联合，你举协约国为榜样；将来经济上的自由联合，你引克鲁泡特金所举欧美资本家的共同企业为榜样；恐怕有人听了你这些说话，会以为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已经在欧美各国实现出来了。

13. 可以利用群众心理的一二人，乃是置身群众之外，有自动的意识来利用群众之野心家；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中，个人的意识为群众心理所压迫，往往失了理性，被动的无意识的随着群众走，所以不能利用群众，请问这有何矛盾？我们始终所讨论的，是法律可不可以绝对废除的问题，不是法律有没有万能的问题，这一层你要弄清楚。固定的事，自由契约的力量能维持，那自然无问题；现在的问题，乃是自由契约的力量不能维持时如何办？我对于绝对废除法律的疑问就在这一点。一时的事，或为法律条文未备的，或法律条文已与现社会生活状况不相应而一时未及修改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就公众意见来解决的先例。但这种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以轻用，其理由有三：（一）是因为公众究竟是什么，有何标准范围？（二）是因为所谓公众的意见，是否野心家在那里利用群众心理？（三）是因为多数知识浅的人所发真的

公众意见，是否合乎其是非也是一个问题。拿这种惆怅迷离不负责任的公众意见偶然而来补助法律，已经是非常的革命的现象了；倘拿它来代替有固定性的比较可信的法律，真是大错而特错。天下事虽是千变万化，法律也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定法律的人虽没有预想的天才，但他也不能禁止后人以相当的手续加以修正的。未经相当的手续修改以前，法律自然是应该死板板的不能更改，这种死板板的固定性正是法律的好处；倘毫无固定性，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所谓人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多少人，如此野心家烂仔都可随时以人民的名义修改于自己不便的法律，无政府党主张以公众的意见代替法律之大缺点正在此处，你如何反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最完美的地方。

在以上讨论的范围以外，有两点不得不附告读者：（一）声白虽相信无政府主义，却也极力赞成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行动；现在和我讨论的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若劳农俄国现行制度，他也认为革命时代过渡时代之自然现象，并不加以非难。（二）声白的思想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什么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一概反对；他的行为算得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绝不像一班“下品的无政府党”，我很为中国无政府党可惜少有声白这样的人！

## 性之生理学 (Physiology of sex)

高 铨

贸然一句话说“生物的进化”像是明白，实在不明白，要从两方面证明：一种是全生物种属上的证明，达尔文的《种源论》(Origen of Species)《人类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两种学说人人晓得的，一种生物进化，成一种生物，人是猴子来的话，不用详述在这里；还有一种生物从胎儿到成虫，(这个名字不好姑且用着)它是怎样顺序？拿人来说，我们要晓得人的最初，细胞是单细胞，和那些极下等动物一样。我们要晓得我们胎儿，最初是和全部脊椎动物胎儿同形，区别不得。我们要晓得我们胎儿有腮，有那些我们人不当有的器官，是男女同体。总括起来，就是一个生物从生到生成，和全生物的进化是一样程式。宇宙间几亿万年的进化，我们人在胎里把他演过去，演到极端，才成成人就是了。所以我要说进化的真意义，要晓得宇宙的大一致，我不能不顾到两种科学：第一种是本体发生学(On-togeny)关于我们人类就是人类进化学(Authropology)第二种是生物系统学(Phylogeny)就是达尔文所倡的《种源论》，大意在第一章述了。第一种科学就是我现在所要说的。我们不两样齐进，一定不晓得进化的真义，哪能得解进化的原则？这两样都是互相证明的，哪可偏废？

细胞两个字，在生物学上，是一个革命纪元。“细胞”未降生以前，种种邪说奇话，我不必追问，生物学革了命，这“性”字的观察推究，也自然革命。这个革命都不是过去很久的事，我们记得一八三八年 Idereiden 氏始指实植物组织由细胞，而且晓得植物的起源是细胞。到第二年 Schwaum 氏才应用到动物上来，以前荒唐无稽的性观念，才渐渐的带了科学色彩，性的说明，都移到这细胞上来。现在的生物所以有系统，生命学所以有根源，病理学所以可说明，这个给我们曙光的，基础的，都是这细胞两字。说到性的生理，随便拿个动物来，譬如一个鸡，鸡是卵里出来的，卵是从母鸡肚里出来，是和雄鸡交了精，来生的。我们从这样一想，我们解决这问题，一定把那鸡卵来研究。这个一六五一年 Harvey 氏一六七二年 Malpigh 氏及其他多数学者都研究了小鸡，追求它的出发点，晓得鸡卵里的生活部分。但是鸡生了卵，再成小鸡，容易把来

研究；我们人和别的哺乳类，生来就是一个人，或是同样的动物，问题更拿不到根源。所以卵细胞发现了之后，哺乳类有不有是没有晓得，哺乳类的卵细胞发现更是在后。一八二七年 Carl Erust von Baer 才发现的。一直到一八六一年动物学者 Gegen baur 氏才指实脊椎动物的卵，都是单细胞。后来更进才晓得生物界上都是如此，成一个大一致，零零碎碎的生物现象，生理现象，性现象，才成一个系统，才确立这宇宙大法则的进化两字。

以上所说的是卵细胞，就是女性的细胞。我们再转过来说男性。性的根源人人都晓得的，阉鹤阉猪等等都是常做的。我们中国更多一种阉了的人，所以人的根源他们也是晓得清楚。但是不要惊奇，欧西不要阉人，这部分知识却是不如我们中国。一六七七年他们发现了男性要素，却是发现得大误，他把藏在体中一部分都当男性要素根源，说那半流动物的做要素，叫它做精虫，因为说它是寄生的小虫。到一八四一年 Kolliker 氏才晓得这是细胞，是在男性腺（Male-sexglands）就是从睾丸来的，倒不如我们中国，不管他虫也好，细胞也好，直接爽把睾丸，割了去阉人。

我们要晓得“性”字是进化的中枢，达尔文说的性择（Sexual Selection）是进化的原因，是男女体形异态的根源。我们要了解生物外面的变迁，我们更不能不在这里面性细胞的进化述一述。我前文说了进化两字是统辖全生物，生物进化可以追溯，正是我们细胞进化，有阶段可追溯的缘故，我现在就把性细胞，来详述一述。

### 1. 胚细胞（Germ-cell）

胚胎两字我们常用的，不必我说明，就是生物的最始基础，分列起来，该应有男女两性，就是卵细胞和精虫，然而都是单细胞，它的分裂都是相同，我们先总叙些细胞形态，再来分说。

细胞是有核前已述了。这细胞核就是细胞的要部。核有里膜，中具网状物质，叫做核网（Lin in）。在这网中列有染色体（Chromatin）。因为这体是很容易人工着色，所以叫这个名字。这染色体是要部的中心，是生物大秘密的所在，细胞性的遗传，生物性的遗传，都是在此。这些话以后再讲，显而易见的就是它的功能，细胞分裂，是以它为宗的。这个分裂我们叫它做 Mitosis，我 Karys Kinesis 是有定则，有恒态，分染色体做两平均部分，到它分裂的两部分，我们要述这分裂，我们从分裂以前的静态说起。

细胞核里，染色体以外，还有一个核心 Nucleolus，它的功用，现在没有明白。细胞核的外面，还有一个细胞心 Centrosome，说在这分裂上，也是有要紧功用的。分裂的第一步，就是列染色体做线状，断做几片，这个叫做染色片（Chromosome）。片的数目在生物的平常细胞，都是一定，一定种属有一定，决不变动的。同时，细胞心也裂做两个，成为星状，出放射状纤维，所以叫 star，裂出的这两个心，游行到两反对方向，

相对而立。两心的中间，有放射纤维张住，这样一看，细胞心和这星状的东西，一定是要等细胞分裂时，采掘内实物的。同时，核里消失，染色片就整列在两星状物的中间。既列之后，染色片更直裂分开，从前一个的，变成了对，并列在中间，更为分开，各自行动，去就它对面细胞心，各成了子细胞。最后染色体自线状回头更成网质，长起核膜来围绕自己。这个时候，细胞质也就分离，成两个完全子细胞，和从前母细胞或同样的细胞。我们看它这种分裂法，我们可以晓得它的结果，是这子细胞所得染色体，不但是同数，而且同种，全与母细胞相同的。这以上所说是一般细胞，性细胞也是这一样的细胞，我们分列在下面。

#### a. 卵细胞 (Ovum)

卵细胞就是女性分裂出来的女性细胞，它的构造和上节说的是一样，它的大小各种属不相同，然而在哺乳，都是显微镜下才可以见得。比较起来，鸟类更大，它的核仍旧是小，只显微镜可以看见。我们见卵很大，其实不是细胞是这样大，都是些附带物，就是卵黄，仅仅供胎儿的营养，做胎儿的食物就是了。一个鸟卵那样大，它的胚胎细胞仍旧小，被卵黄围住，显得大，从这卵黄的位置，卵可以分做四式，各有它的特性，各有它的分裂方法，这个我们下节另述，这是与种属有关的，分列起来：

1. 分布卵黄 (Diffuse yolk) 卵黄分布在卵细胞中，无脊椎动物的卵、软体动物、哺乳类的卵是如此。

2. 集中卵黄 (Central yolk) 卵黄聚集在卵之中心，环节动物卵是如此。

3. 顶极卵黄 (Polar yolk) 卵黄集在卵的一端，两栖类是如此。

4. 丰富卵黄 (Predominant in ant yolk) 全卵几乎全被卵黄充满，只空顶上少许，鱼类，爬虫类，鸟类的卵是如此。

卵细胞是生物的细胞，自然它的染色体是当然同数，是一种生物就有一定的数。但是我们要晓得，母体一个卵细胞，不是直接就可以受胎的，它在受胎之前，要经种种变化阶程。这个变化阶程，就是生物的玄妙所在。生物为什么有“性为什么进化，怎样进化，什么样成单性生殖，什么成有性生殖，怎么中间会有独性成胎？”它都有一定的法则，管辖的一致根源。我们取个两性生殖的卵细胞来说明，因为这是进化的极端，不是两性生殖，都是止于中途，我们只要回顾一两句，就可以明白的。这个变化阶程是什么？就是卵的成熟 (Maturaotin) 就是分裂。因为这分裂它的性细胞，只成了一半染色体，所以成熟的卵，它不是和母体一样个数染色体的完全细胞，是只有半数的细胞，它的分裂方法很复杂的，不是一裂就成功，我略记它的方法在下面。

假设有个细胞，它的染色片是四，长大了要分裂的时候，就变成八染色片来分裂，和上面所述是一样。卵细胞却有一点不同，它分裂出来的，不成等大，大的留在细胞



里，小的跑出细胞外，我们叫它做第一极体（Polar body）。这个时候卵细胞里的片数还是相同。经了这第一程后，再分裂。这个时候，它不再自加片数，四片的变成了两片了。这时候所裂仍是大小不等，大的留在细胞里，小的又出外做第二极体，从前的极体同时也一样分裂，成两个，一个卵细胞核成了三个极体在外，和一个留在核内，它都是成半数染色体的东西。它为什么这样，就是预备去受男性细胞的精虫来配足这少的半数。那极体的功用，现在没有研究得出，好像是无作用，是自然消失。

我屡次说了一定种属的细胞，是有一定个数的染色片。两性生殖的因为这样分裂两次，女性细胞卵没有男性来配上半数，直是不成自己种属的完全细胞，所以高等动物没有男性，女性不能生殖的。我们向前一查，如果那细胞不分两次，它也可以生殖，因为有同类染色片，是一个完全细胞的缘故。这是什么？这是单性成胎，它的分裂不进到第二步，少分一次，自然不要男性来配上半数就可以产子了。那无性生殖的就是最前所述的细胞分裂，和这个相像。然而单性生殖，是分裂得大小不同，有一个还成极体，自然消灭；无性生殖的分裂生殖，并这步也没有。

我们总观这节，第一要注意的就是两次分裂，减少染色片的一半，预备去受男性精虫。Weizman 氏总结这现象说“成熟（Maturation）的目的，不过是自减染色片就是了”。我们现在说男性了。

## 6. 精虫（Spermatozoon）。

染色片是要同数，它既是去配女性的半数生的，那它一定只能容留一半染色片，男性细胞也不能不分裂了。这个我们叫它成虫（Spermatogoneis）。它的分裂方法和女性大抵一样，只有一点不同；第一精虫分裂更早；第二它分裂出来的是大小相同；第三是个个有用，不像女性细胞三个变成极体，自然消灭。我们仍取四染色片的细胞做例：第一次一分成两个，这两个是有同数染片的，各个再等分就成四成，四个都是一半染色体的，这四个是什么？就成了四个精虫。

我们总起来比较一比较。

1. 女性细胞是 Amxba，是很迟钝、不灵活的原形虫；男性细胞，是有根长尾的原形虫，很活泼的，可以急速进行，受胎的时候，精虫是去求卵，卵只是让它来求就是了。

女性细胞是富于滋养质，有很高的蕴能，可以支持消费，男性细胞是没有蕴能，到女性细胞内，去消耗女性的滋养质。

女性细胞是一个细胞只成一卵，四分之三要消失，男性细胞是一个细胞成四个精虫，个个有用，它的大小只有卵的三千分之一。

女性细胞是生殖的本源，从那单性生殖现象，可以晓得，男性细胞是去配女性的，

不能自己生殖。

## 2. 交接 (Copulation)。

我在前文述了滴虫情形，我们可以说它是两性生殖的开端，也就是交接的开端。但是我们广察自然界，两性性细胞相及举行那两性融和的方法，却是有种种奇妙事实：水里动植物借水力不用说了；达尔文所发现的风媒，虫媒，岂不更奇怪。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总是说效率大，总要求或然率大才说是我们的事业进步。我们一看自然界，才晓这个原理也是采用，我们更不能不惊奇的了。生物的目的是繁殖，归根起来，就是性细胞相合的或然率愈大，就是生殖的效率。这个所以交接有种种方法，性器官有种种形状，它的进化，都是层段可推的。下等动物它们性细胞的交合，很是简单，两性用不着交接，也没有交接器官，最普通的两性各自把性细胞放在水里，等它自己借水力去交合，海绵等都是如此。两性细胞有化学的不同，有牵引力，这是一因，我前已述过，也要注意在这里。这样方法，它的或然率很小，自然是最没有进化的方法。渐渐的进化，可以更安全交合的，要在高等动物。鱼类稍稍进化，它是雌鱼在前产，雄鱼在后注精。两栖类曼雄抱雌产，随产随注。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晓得它们雌雄已经是互相照顾，或然率自然大了些。但这都是没有直接交接，也没有交接器官的。到了鸟类，有了交接，但是没有什么识别交接器官。到了哺乳类以上，才有真正交接，雌有器官引导精虫会卵，雄有器官去注在雌的体内。这些话，我们人就是模范，也不用细说了。我们从这进化上一看，生物愈进化，组织愈复杂，再生和生殖力都缩小。下等动物一生产就是万数的，很不少，我们人真不过它几分之一。我们要遂繁殖，不是效率高，那一定不达目的。生的少，就效率高，高就是进化，我们可以说它是进化的当然。我们又从效率看，哺乳类的动物都是有性季 (Season Modern) 它们的女性，除了到那季，是没有性欲，有的是四个月一季，有的是六个月一季，有的是一年一季，种种式式的不同。然而一直到猴，都是如此，不到那季里，它的卵不成熟，不排出，没有性分泌。到我们人类，女子是月月有性分泌，月月排卵，无时无性欲 (女子性欲，月经期前后最盛) 这又是什么缘故？有些人或想，人的性欲重，不如禽兽，哪晓是我们的进化！是进化的当然！我们看那些动物，一产就几个，它那个季中不孕，空了一季，不甚要紧。我们人类生得少，要求效率高，自然不能空季，这还是推论。动物性季多有春秋，据他们医学上调查，女子受胎也是如此。更是告诉我们，从前也有季，这两季是正本，所以交接的效率，其余是进化来补助的了。

## 3. 近世胎生学 (Embryology)。

我们从前的人没有知识和科学的研究，他们晓得男女性的止境，就到交接停了。交接以后，怎样成一个完全生物，是没有一个人解决出来。在我们中国，更是除了些

神秘荒唐的话，可以说是上下五千年，没有一人晓得，并没有人想去解决。这解决还是欧洲人。但是我们不要说他是神圣万能，这个解决曙光，并不很早，看我前面所举细胞，女性细胞，男性细胞发现的年代，可以晓得，这胎生学还在其后，真正闹清楚一点的，也不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罢了。我们追溯一溯，生物学的元祖，亚里士多德，他曾晓得蜜蜂有处女生殖 *Virgin bish*，（就是单性生殖，和蜜蜂的事实，前文叙过了）这个到后来 *Munich · Siebold* 才重新发现的，也可以算他知识之源是早了。却是亚氏以后就中止了。耶教兴，说什么清静受胎，说什么亚当夏娃，把生殖两个字加一层密密的神秘面网，男性和一切生物的进化现象，都被它一网打尽，还要专横，破人家的门，取人家的命，科学家受害的很多，是科学史上不忘的大记录。我不用特别细说在这里，科学到耶教势力倒后才复生。这生物学，胎生学也是如此。我们下个断论在这处，就是神秘不倒真理永不明。我们现在遇着了一流人他还在那里两仪定太极，乾坤阴阳，河图洛书乱唱的人，我们不能不加攻击捣毁，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国，对社会，对人家，对我们自己应尽的义务！

我的话也说远了，收回来着题，胎生学三字是应该包含男女性，从细胞说起的，我现在细胞已经述了，从交接之后说起。

#### a. 受精 (*Fertiligation*)

在动物性季期中，女性细胞已经分裂好了，送到子宫去等精虫。在人类女子月经时候，就是卵成熟，送去子宫的时候，只等交接来的男性细胞。交接之后，男性细胞达到子宫是怎样？精虫是活泼性质，它自己就去觅子宫里的卵细胞。同时，卵细胞起个突起来欢迎，让它钻进去。一个进去了之后，它就不让第二个进来，所以最活泼的就遂目的，这也是小天地中的一个竞争 (*Struggle*) 人类的子宫是单子宫，一个卵受了精“别的卵就不大容了”。这个剧烈竞争之下，男女两性细胞，一回交接所出的，真是几万之一遂了目的，余的都是要自然死灭的。精虫进了细胞之后，精虫的细胞核渐渐变化起来，失了它的原形，它的网状质变成染色片，同时，卵的网状质也变成染色片，细胞心（精虫的）变成两个，成星状的 *Star*（女性的细胞心好像无作用自然消灭）精虫的细胞核和卵的细胞核都在卵里，所以有两个核。这两个核也就变成一个单核，叫做分裂核 (*Segmentation nuclens*)。这两个核一个是从男性来，一个从女性来，我前面述了。核内染色体的作用，我们点醒归纳在这里，第一，我们可以晓得这个细胞已经有了它种属所有的染色体个数，成了完全细胞；第二，这个细胞是得了从前两个生物的性质，就是遗传了双方的性质，不是全像母亲的东西，不和那无性生殖一样，无变化的全受全同。这个合成的细胞，就是生物的基础细胞，是胎儿的出发点，再来分裂发达的。它怎样分裂？和我前第一节所述是一样的，再细细述点在这里：染色片纵

裂，各就对面的心，分成两个子细胞的话，不用重述；我们要注意的这分裂行程所出是平均分配，各个子细胞都有等分的父性和母性，就是那染色体来自父母的，都平均配分，一样的方法，一直演到造成完全生物，等分分均在身体各部细胞。我们说到这里，看这事实，可以下断论，就是男女两性在生殖是等位，没有轻重，胎儿是代表两性的完全个体，不是来补助成功的。这个胎儿生长上，再可以证明，两个核是可以不要其中一个的。Pr. Delage 取海胆 Sea-Urchin (Echinus) 的无核卵，用精虫去授胎，居然成了胎儿，可以证明女性核不要，也可以成胎儿。Pr. Loeb 他又证明不要精虫的核，可以成胎。他由此晓得海胆是可以单性成胎，发展成胎儿。我们以前所说的单性成胎，也得到这同样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受精在生殖有两行程：第一是击刺那细胞去长成胎儿，这击刺的方法，自然是男女性细胞的接触，也还是有别法的；第二去融和两性细胞的性质，遗传到他的子孙。我前文述了许多生殖和性不是不可分离的话，回顾这里“两性只是融和遗传行程”生殖不一定要两性细胞的接触，可以激刺它长成胎儿，不是不可分离的，相补助的东西，是独立的个体，更加明白了。

#### q. 胎儿发育 Entryogeny (胚胎作用)

人类怎样长成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都想晓得的，所以这问题并不是新议论，哲学家生物学者都想来解决的。

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下到现在生物学者，哪一个不曾费些心血。我如果要溯他们历史，那真是这小篇幅说不清楚，我们举两个最古的学说在这里。看看他的奇怪议论。

1. 预造说 Preformation theory 他的理论说：全体的发达，早已是成就了，不过是折叠起来，放在卵中，好像花瓣花心叠成一个花蕊，打开来就成一朵花。因这“打开就是不过打开”，所以这个说又叫展开说，Evolution theory 这个学说直到十九世纪初人家都相信他是真理。

这个 Evolution，不是现代的 Evolution 的意义，我们译作“进化”的 evolution，是说自然界的进步发展这意思是从达尔文以后才生的。

2. 装填说 Scatulation theory 他说：生物全体的器官，各部都是整顿得齐齐备备，装在卵里，卵里装胎儿，胎儿里又装了卵，这卵还装了卵，一直到无穷，好像一个无限层数的箱子，只要一层一层打开，人就演到无穷，不致中绝。十八世纪的生物学者，几乎没一个不信奉这说。有的生物学者还去算计，说：“上帝创世的第六日，就做了二千亿人的卵，一起把它装在夏娃卵巢里”，有名的哲学家 Leibnitz 他也承认这说，应用的来说灵魂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就和肉体一样存在祖宗身上的。

但是我们想到我们上文所述的事实，不消驳他，简直不能成立，不用多说。第一个推倒这说是哪个？一个裁衣匠的儿子 Caspar Friedrich Woff. 这个人，他在一七五九

年发表了《Theoria Generationis》他说：胎儿是从更简单的原型新生来成的，不是预造。我们可以叫他做新生说 Epigenesis。我们看起来，不过是一种事实，不能不说更进于前。他却受当时许多生物学者的反对，把他的学说废弃。他到俄京就默默地在俄京死了。后来，一八〇二年，他的学说 Okeng 再证明，更进大成，就是 Von Baer。他是细胞学上有名的，他才科学的，研究出了胎细胞怎样生成肌肉，生成器官，创造了一大基础。我叙了这许多闲话了，请归入本题。

我们又要翻旧话，提醒在这里。是什么？是卵有四式，详细在前节述了。各种卵的发育，都是一样，不过因黄的地位小有不同罢了。我上面说的交合了的细胞，就是个母细胞。它分做两个子细胞，分裂法我在第一节述了。两子细胞又更分做四个子细胞（从母细胞说是孙细胞了），同样的方法向前进，一直到成功一细胞球，好像一个桑实 Mulberry，所以叫做 Mornla。这个球再变，中间液化，细胞球成了中空球，一层薄壁的东西，这个我们叫它做 blastula 从这中空球又变，变成了两层壁，从口上卷转，这个叫 Gastrula。好像我们的泄气皮球，装成的双折样子，从这里再到第四阶程，就是从前两层细胞壁的中间，新长一层，叫做 Mesoderm（内层叫 Entoderm，外层叫 Ectoderm）。于是就生肌肉，一直到完成胎儿。我们从卵的四式更来说。

1. 分布卵黄 它的细胞分裂是平均，Ectoderm，成一个钟形，海绵 Gastrula Amphioxus 是这样。

2. 集中卵黄 它的细胞分裂只有外层进行，所以它的 Gastrula 差不多是球形，虫类是这样。

3. 顶极卵黄 它的细胞分裂，是不平均，在没有卵黄那一边的，分裂得更快，它的 Gastrula 成兜状，两栖类是这样。

4. 丰富卵黄 只有杯囊在黄上分裂 Gastrula 成盘状，鸟类，爬虫类单孔类是如此。

由达尔文说，人是经过了鸟类等来的，我们人的卵好像比鸟类更进，至少也近于鸟类了。这却不是。哺乳类的卵，是不要黄胎，儿的营养，直接由母体供给，用不着卵黄，第一不同就是没有卵黄。因为这样，它的样式反是逆转，比鸟类更在未进状态，和无脊动物的海绵等相像，还没十分找清楚。脊椎动物里最下等的 Amphioxus 是和海绵相同，两个差这远的动物，可以相像，这也可奇了。

我们从些下等动物看，它们是没有第三层的 Mesoderm，是没有体腔 Colomn。高等动物都有这第三层，所以叫三层或后生动物 Three-layered metazoa，是有鲜明体腔的。动物的肩架都是从第三层长成，外层变为皮肤神经系，内层成消化管及腺等。它的变化所示，最初斐折空中起两折皱，从胎儿的脊面向腹面渐渐延长。终究，这中空变成三部，中间部分是成肠腔，两边的就成体腔。这样两根直管形的东西，是一切高等动

物的基架，外面的成体壳，内的成肠腔，纵断来看，肠腔和外层中间成两个体腔。再以后的变化，也和上同，就是再起折皱，再成种种复杂组织。到后来，就成一个生物的雏型，我们叫他做胎儿。

哺乳类的卵没有卵黄，胎儿营养是怎样从母亲供给？我也述两句在这处：卵受胎后，粘在子宫壁上，子宫渐渐长厚，生一种膜 Decidua 把这卵渐渐盖住。所以变化的理由，医学上说因为出一种化学质，循环到身体里的缘故，叫它做内分泌 Internal secretion。因为这样，子宫和卵就同长大。胎儿不是光着身子在子宫里，最初发达的时候，长两层薄膜，一层在内，一层在外，内层的中间装液体，是有保护胎儿的莫大作用。外层长筋肉绒，许多血管通在上面，粘在子宫的那方向，血管一直侵到母亲的子宫膜内。这部分的子宫长得极厚，同卵的一部分相合，在这里，胎儿同母体相连，胎儿不呼吸，胎儿的浊血，由脐带送到这相连部分，和母体的血相接，由半透作用，污浊的碳酸瓦斯类，请母体带去；所要的营养，也同时从这里输入，胎儿渐渐长大，到后，撕破了这相连的地方，子宫筋肉作用就出产到母体以外。这些话已经要入医学范围，不用往下再述。母体因这胎儿起种种变化，消化系，神经系都受大影响，大苦痛，人人晓得，更不用述了。

达尔文的《种源论》《人类由来》，两书把世界上的迷梦惊醒，大家都承认自有史以来，没有大学者和他一般大力，给哲学上，生物学上，和一切的宗教、学术、思想上这样大变动的。他那些学说也早早输到我们中国，我们也是受了大影响。我很怪为什么这“个体发生学”不大见人输入，它是《种源论》底的证明，是人类由来底的基础。我进一层说，是一而二，二而一，不是这样，生物定律不成立。赫克尔说的 The history of the foetus is a recapitu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race' or, in other words, Ontogeny is recapitulation of phylogeny “胎儿历史是种属历史的括语缩影，就是说个体发生学是生物系统学的括语缩影”。自然界几亿万年所演长缩到现在的，我们人类从卵到成人，是要缩起来重演。我们可以说种属系统学（胞种属起源学）是个体发生学（二个体起源学）的机械原因了。赫克尔在他著的《The evolution of man》的第一章上说：很奇怪一般人不晓得自己的由来，听到这些卵细胞胎儿的话，说是像个虫，像个别的下等动物，就当作小说看。回想我们中国什么“腐草为萤”就是现在，都有在那里相信的人。连生命起源 Biogeny（生命不自生）的定律都不懂，听了这个体发生学，他一定说二十世的神话了。

我们要晓得无知和迷信 Ignorance and superstition 是我们人的大敌。因为从前人无知，所以唱得出“乾坤阴阳”的怪话；因为他们迷信，所以把怪话当定律，硬派女子做半人半物，说是天理；因为从前的人无知，所以相信“人为万物之灵”，想脱出生物

界，要女子不嫁，说是贞节，这就是异于禽兽一句话的结果。两样并起来造成天经地义造成一切恶俗之辩护语（恶俗由来不是从这些话直接成功的，这些话做解释、说当然、做护符就是了）。我们记得达尔文的《种源论》上不敢说人，到一八七一年才敢补出一书叫《人类由来》（《种源论》是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才晓得无知和迷信的伟力真大。

#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存 统

## (一) 序论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是有科学的体系的。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的体系；自从他出来之后，社会主义才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划了一个新纪元。这个区别，我可以借河上肇的话来说明：

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当做理想来描写的思想家，在马克思以前，也很多很多。可是他们都只能在他们的头脑中描写那个理想，至于可以实现那个理想的“物质的基础”，却都不能发现，所以他们都只做一个空想家就完了。简单点说：那种只想飞到空中去而不去研究怎么样才能飞到空中去的手段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空想家罢。但是如果有人想做出像飞行机那样东西来，用它飞到空中，我们就不能说他是空想家；因为他已整然想出为实现那个目的的“物质的基础”了。因为马克思关于（一）为实现那个当做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怎样的“物质的基础”，和（二）那个必要的“物质的基础”如何才能完成——这两个问题，曾经做了科学的研究；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社会主义可以称做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同他以前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区别的。”

这一段话，很足以说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也很可以表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能够实行的理由。

关于（一）问题，就是生产力十分发展；关于（二）问题，就是改造经济组织。换句话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十分发展为前题；要生产力十分发展，必须以改造经济组织才能实现，即只有靠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社会革命，简单点说，就是改变经济组织的革命。经济组织一改变了，社会的全部制度都要随之而改变；于是



新社会也就因而出现。

但是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是有一定的顺序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当中，把这个顺序明白告诉了我们。马克思是一八八三年死的，离他做这篇文章只有八年，所以我们很可以在这篇文章里窥见他的成熟的思想。我们从他这篇文章里，可以把他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顺序分为三期：第一期，是革命的过渡期；第二期，是共产主义的半熟期（这就是普通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时期）；第三期，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期。（其实，是不能这样严密区分的，大家以意会之就是了。）在这第三期各人都得着“生存保证”，自由社会也就完全实现了。

## （二）革命的过渡期

现在先说第一期，这一期就是革命的过渡期。我们把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及其他文章中关于这点的话一同引在下面，当能格外明白。《法兰西内乱》上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的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济事的”。

大家不要轻轻看过这句话，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呢；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只是唯物史观，依唯物史观的解释，一种经济组织，一定要有一种政治组织和它相适应；所以一面改变经济组织，同时也非改变政治组织不可。那些要想在议会里实现社会主义，死守有产阶级德漠克拉西的先生们，在这一点，明明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的。所以列宁骂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淫卖妇”，实在是不错的。我们之所以不承认正统派社会主义（就是柯祖基所代表的那一派）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此。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

《哥达纲领批评》里说：

“从资本主义社会推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必须经过一个革命的变形时期。同这个革命的变形时期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独裁政治。”

这一段话可为紧接上段而说的，也就是山川均先生所说的“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

《共产党宣言》上说：

“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使劳动阶级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的手里，就是集中在组成权力阶级的劳动阶级手里；这样做去，那全部生产力，就可以用最大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起初的时候，少不得要用强迫的攻击手段对付私有财产权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目的。……劳动者和资本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本身，也都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的权势也是要去掉的。”

《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上说：

“劳动阶级掌握政权，先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从此之后，把无产阶级自身也一同废止，一切阶级区别，阶级对抗，都一概废止，就是叫做‘国家’的国家，也随着废止。……无产阶级握取政权，用这个权力，把离开有产阶级的手的‘社会的生产机关，’完全移归公共机关所有。”

这一段话，是马克思说的，虽没有像前面那几段那样明白；但也明明白白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了。总之，马克思主张“劳动专政”，实是一桩很的确的事实。他从一八四七年起草《共产党宣言》以来，就抱有这个思想，不过明白确定的，却在一八七一年巴黎自治团失败之后。有人说他到了后年思想成熟了，放弃这个主张，那是不对的。

在这个革命的过渡期中，无产阶级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及把一切阶级消灭。俄罗斯同志现在所做的，就是这第一期的事业。这第一期，是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的长短，我看要以各国的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知识程度如何而定的。在俄国、中国这些产业幼稚，人民无知识的国家，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是一举而成的这事实，我们是无疑的。我们也只有同心协力，尽我们最善的努力，以期早日通过这个过渡期就是了。

### （三）共产主义的半熟期

共产主义的半熟期，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期。到了这时期，因为已经经过了“久

产之苦”的过渡期，把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国有了；所以就没有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区别了，也就没有一切阶级区别了；因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形态，也便随着告终了。而同时在别一方面，因为全社会的生产机关已成为“国家的统一”，和全社会的生产力已成为“意识的计划的结合”；所以全生产方法的变革”也就实现了，“社会的生产力”也就大大地增加了。到了巨大的生产力增加的时候，社会才进到共产主义的第一期。但是在这时期的共产主义，起初还不过半熟的东西罢了。现在再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这共产主义第一期的话写在下面：

“我们这里要处置的东西，并不是在那个固有基础上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实在是那个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出之后那些时候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时期无论在经济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其余一切关系上，都还没有脱除那个生它的母胎旧社会的遗风。在这种社会里每个生产者，都向社会正确地取回自己所给予社会的东西（扣除为社会全体所必要的费用之后）。他给予社会的东西，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向社会领受了一种证券，这种证券上面写明‘供给这些这些分量的劳动’（扣除了他为共同团体所行的劳动）；拿了这个证券，向消费物的社会的仓库，取出与这个所费的劳动相等的东西。这就是：他把他在这一个形式上所给予社会的东西，在别一个形式上取回。换句话说，就是同量的劳动互相交换。”

这是已经过了过渡期，进了共产主义第一期以后的事。在这时期，社会已完全没有私有生产机关和掠夺剩余价值的有产阶级了，所以一切人都成为“社会的劳动者”而劳动，各人都应其提供的劳动多寡从社会领受一定的报酬。在这各个人“在别一个形式上，取回同”在这一个形式上所付给社会的劳动“相等分量的劳动”一点看起来，可以说是实现劳动全收权。（但是因为从全体劳动收益当中，先扣除了为社会全体的必要费用之故，所以实不是各人完全取回他的劳动收益全部的。）但我们要问：这种承认劳动全收权的社会，就是马克思当做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吗？那不是的。据马克思的意见，一切权利，都是有产阶级社会的残渣，劳动全收权也是一样。同在《哥达纲领批判》当中，他又接着说道：

“在这个地方，明明白白被同‘那个规定商品交换（只要它是在同一价值内交换）的原则’相同的原质支配着。不过在这变化过的事情下面，因为（一）无论是谁，都不能提供他的劳动以外的东西；和（二）除了个人的消费物以外，无

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归个人所有；所以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关于各个生产者之间的消费品分配，是被同‘商品同价量交换’一样的原则支配着的；即是这个形式同量的劳动，同别个形式同量的劳动交换。

“在商品交换里，‘等价的交换’这条原则，只是在全体平均上存立的，在各个的场合是不存立的；但是在这个场合，是没有说有‘原则和实际不一致’那样的事的。不过那个‘平等权利’，从其原则上说，还仍旧是有产者的权利。

“这个平等权利，虽然如上述那样有进步，但仍旧还负有有产者的限制的。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者的权利，与其‘劳动给付’成比例，平等还存在用‘劳动’这个同一尺度去测量这一点上之故。（所以其结果，不免要发生种种不平等）有人对于别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占着优等的地位，所以在同一时间当中，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或者更能劳动更多的时间。因为把劳动当做尺度使用，所以其张度及强度，也不可不斟酌的。不然，那就不是尺度了。这样说来，这个叫做‘平等权利’的权利，实在是对于不平等的劳动的不平等的权利。不用说，各人都同别人一样，单是一个劳动者；阶级的区别，是不承认了。但是这个，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把不平等的个人的天分，以及不平等的个人的给予能力，认做‘自然的特权’了。所以这个，同一切权利一样，从其内容来说，也是不平等的权利。……还有别的种种差别；例如一个劳动者结了婚，别个劳动者没有结婚；这个人的小孩子，比别个人多等都是。所以纵使大家做同一劳动勤务，对于社会的消费财物取同一的分量，也要发生一个人在事实上所得的东西比别人多，一个人比别人富那样的事情。如果要想避免这些弊害，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权利’不是平等的，实在是不平等的。然而这些弊害，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期——即在吃了‘久产之苦’（按这是指革命的过渡期的）之后，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出不久那些时候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大凡权利这个东西，决不能成为比‘社会的经济状态及靠这经济状态附做条件的文化的发展’更高的东西的。”

所谓“在变化过的事情上面，无论是谁，都不能提供他的劳动以外的东西；在别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物以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归属个人所有”，以及“大家都不过是一个相同的劳动者，不承认有阶级的区别”那些话，都不过是说明这么一个时期的社会状态；即一切生产机关都归社会公有，社会没有了叫做有产者及无产者这种阶级区别的时期——即社会已经过了过渡期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的社会状态。在这个时期，社会虽然已经进了共产主义的时期了，然而在起初的时候，社会还没有脱除旧社会的熏习，所以关于消费品的分配，也不能就采用“各取所需”这条原则。

为奖励各人的劳动起见，还有应其所提供的劳动的分量而定财富分配的必要。所以虽然已经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了，然在第一期，却也还承认近于“劳动全收权”的权利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在主张有权利的时候，是没有平等的；一切权利，都是不平等的权利。在这种以各人劳动分量多少来定分配的时候，要发生种种的不公平：例如有两个人，虽然在同样必要的时候，但因为二人的劳动分量不同，所以就发生一个得到较多消费手段，一个得到较少消费手段的事情；还有有更多的人，所得的分配额，反而比有更少的必要的人少的事。这样说来，社会虽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然在第一期，什么正义、自由、平等这些东西，都还不能达到完满境界的；据马克思思想，这些弊害，到底是不能避免的。

总之，在共产主义的第一期，只不过免除了从生产机关私有所生出来的弊害；至于跟着以劳动量为标准的分配制度所产生的种种不公平，一时还不能免除。这时候有两条重要原则！一条是“不劳动的不许吃”，一条是“做多少工作，给多少报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期。

#### （四）共产主义的完成期

共产主义“在那个固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渐渐儿使社会的生产力成就了巨大的发达，最后就达到“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程度”，而社会的一切组成员也就都得着“生存保证”。做到这样，也决不是不可能的事。到了这个时候，共产主义才脱了半熟期而进到完成期，人类也成为真正的自然支配者。关于这个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状态！在从服从分业原理而发生的个人的奴隶的隶属没有了之后；在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对立废除了之后；在劳动不当做为单维持生活的手段，而劳动自身成为第一个生活要求之后；在生产力随着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一同增加，而共同财富的源泉都十分流出之后：——到了这个时候，社会才完全从狭隘的有产者的法律的地平线拔出来，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才能在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所谓“各尽所能”，就是“各人应其能力为生产财富而劳动”的意思；所谓“各取所需”，就是“各人应其欲望而消费社会财富”的意思；这两句话，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及消费的根本原则，最简单明晰表现出来的话。这样的社会，马克思并不以

为立刻就能实现的；他以为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必须先经过许多年数；等到社会的生产力大大地增加，最后，“共同财富的一切源泉都流出来”的时候，这样的社会，才能实现。他的共产主义不能称为乌托邦，也就在此。我们之所以不相信别的共产主义，而独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在于此。

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们所要的自由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劳动已不是为生活的单一手段，而其自身就是第一个生活要求”。这种为“生活要求”的劳动，也就是一般人所仰慕的优美愉快的劳动，也就是一般艺术家所企望的“劳动的艺术化”。在这时候，人人都能够自由劳动，自由消费，真是一个快乐世界！而且社会的生产力既然十分发展，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对立既然消灭，则劳动时间一定可以大大减少，余暇时间一定可以大大增加，什么科学，艺术这些东西，谁也不能独占了；真正的自由、平等、正义、幸福，也都只有这时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全体才能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的更高级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 （五）结论

由上所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大概总可以明白了。我为读者容易记忆起见，再把上文大意总括如下：

1. 社会革命期。这期的特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期最大工作：（一）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二）征服有产阶级并消灭一切阶级；（三）整理生产事业并发展生产力。这期工作，大部分都属于破坏。

2. 共产主义半熟期。这一期就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出的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也就是经过了社会革命期后的时期。（在社会革命期中，是正与资本主义社会战争的时期，不能说是已经脱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去资本主义社会未远，所以无论在经济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一切关系上，都还遗留着旧社会的遗风；因之，强制力在这时期也还不能免除。这个时期，已没有了阶级的区别和生产机关的私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也已消灭，全社会人都已变做生产劳动者。这时破坏已完，完全努力建设。因为生产机关已为全社会所有，生产事情已有统一的计划，所以生产力也就能充分发展起来。至于分配消费品，还仅能采用“各取所值”一条原则，做多少工才给多少报酬，所以在这时候，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

3. 共产主义完成期。这个时期，就是生产力已达到了十分可惊的程度，完全能够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共产社会的时期。这就是恩格斯所说“自由的王国”，马克思所谓“协同的社会”。

大家请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对的吗？把共产主义的目的、手段、过程，都一一告诉我们的人，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有什么人呢？这种从经济上来主张共产主义不去相信，到底要信什么共产主义呢？世界上主张共产主义的学说，还有比马克思更完备的吗？自由、平等、正义、幸福，是凭空建筑得起吗？究竟是先有了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然后有平等、自由、正义、幸福呢？还是先有了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然后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呢？这一个差别，是很大的呢！朋友们！都要仔细想一想呵。

现在再说一点我的意见。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的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的精髓取出。比方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组织起了变化，社会组织也就要随之而起变化。我们因此就可以知道：要改变社会组织，必须先改变经济组织。又如马克思经济学说告诉我们：产业社会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是必然到来的运命。我们因此又可知道：要想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使产业社会化。诸如此类，举不胜数。所以我们在中国主张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应用。

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

我以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唯物史观，忘记了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非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注意唯物史观，就是别的社会主义者，也非注意唯物史观不可。一种社会组织，一定要建在一定的经济组织上面。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没有基础，怎么建筑得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弊病，我们千万不可犯。社会革命，绝非偶然侥幸的事，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面来行的。不顾一定的条件，空谈社会革命，是一件无益的事。我们如果真要使社会革命成功，除了遵守唯物史观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什么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找不到那种经济基础，空讲自由、平等，就是讲一万年，也是不会实现的。我们并不是不要自由、平等，我们只不过要先筑成能够得到自由平等的经济基础。我们知道：社会是进化的，由较不完善进于较完善的。要想一步跳过，那完全是梦想。我们对于社会进化必须经过的阶段，是避免不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实行阶级斗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拿什么“彻底不彻底”的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看是一钱不值。

总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的努力了！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四日

## 奶 娘

刘 复

我呜呜地唱着歌，  
轻轻地拍着孩子睡。  
孩子不要睡，  
我可要睡了！  
孩子只还哭，  
我可不能哭。

我呜呜地唱着，  
轻轻地拍着；  
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了，  
孩子才勉强地睡着，  
我也才勉强地睡着。  
我睡着了  
还在呜呜地唱  
还在轻轻地拍；  
我梦里看见  
拍着我自己的孩子，  
他热温温的  
在我胸口儿睡着……

啊啦！——



孩子又醒了，  
我，我的梦！——也就醒了。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九日伦敦)

## 一个小农家的暮

刘 复

她在灶下煮饭，  
新砍的山柴，  
哗哗剥剥地响。  
灶门里嫣红的火光，  
闪着她嫣红的脸，  
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含着个十年的烟斗，  
慢慢地从田里回来；  
屋角里挂去了锄头，  
便坐在稻床上，  
调弄着只亲人的狗。

他还踱到栏里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头向她说，  
“怎样了——  
我们新酿的酒？”

门对面青山的顶上，  
松树的尖头，  
已露出了半轮的月亮。

孩子们在会上  
看着月，  
还数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两……”

他们数，  
他们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伦敦)

此二语是江阴谚。

## 稻 棚

刘 复

[记得八九岁时，曾在稻棚中住过一夜。这情景是不能再得的了，所以把它追记下来。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伦敦。]

凉爽的席，  
松软的草，  
铺成张小小的床；  
棚角里碎屑屑的，  
透进些银白的月光。

一片唧唧的秋虫声，  
一片甜蜜蜜的新稻香——  
这美妙的浪，  
把我的稚梦托着翻着……  
直翻到天上的天上！……

回来停在草叶上，  
看那晶晶的露珠，  
何等的轻！  
何等的亮！……

## 回声（一首愿望的悲哀诗）

刘 复

（一）

他看着白羊在嫩绿的草上，  
慢慢地吃着走着。  
他在一座黑压压的  
树林的边头，  
懒懒地坐着。  
微风吹动了树上的宿雨，  
冷冰冰地向他头上滴着。  
他和着羊颈上的铃声，  
低低地唱着。  
他拿着支短笛，  
应着潺潺的流水声，

呜呜地吹着。

他唱着，吹着，  
悠悠地想着；  
他微微地叹息；  
他火热的泪，  
默默地流着。

(二)

“该有吻般甜的蜜？  
该有蜜般甜的吻？  
有的？……  
在哪里？……  
“哪里的大海，  
无量数的波棱，  
纵着，横着，  
铺着，叠着，  
翻着，滚着……  
我在这一个波棱中，  
她又在哪里？……

“也似乎看见她，  
玫瑰般的唇，  
白玉般的体……  
只怪眼光迟钝，  
没看出面目来，  
她便周身浴着耻辱的泪，  
默默地埋入  
黑压压的树林里！  
“黑压压的树林，  
我真看不透你，  
我真已看透了你！

我不要你在大风中  
向我说什么；  
我也很柔弱，  
不能钩鳄鱼的腮，  
不能穿鳄鱼的鼻，  
不能叫他哀求我，  
不能叫他谄媚我；  
我只是问，  
她在那里？”

“那里？”——回声这么说。

“唉！小溪里的水，  
你盈盈的媚眼给谁看？  
无聊的草，  
你怎年年的  
替坟墓做衣裳？

“去罢？——住着！——  
住着？——去罢！——

“这边是座旧坟，  
下面是死人化成的白骨；  
那边是座新坟，  
下面是将化白骨的死人。  
你！——你又怎么？”

“你又怎么？”——回声这么说。

### (三)

他火热的泪，  
默默地流着；  
他微微地叹息；

他悠悠地想着；  
他还吹着，唱着。  
他还拿着支短笛，  
应着潺潺的流水声，  
呜呜地吹着。  
他还和着羊颈上的铃声，  
低低地唱着。

微风吹动了树上的宿雨，  
冷冰冰地向他头上滴着；  
他还在这座黑压压的  
树林的边头，  
懒懒地坐着。  
他还充满着愿望，  
看着白羊在嫩绿的草上，  
慢慢地吃着走着。

(一九二一年二月一〇日伦敦)

## 夏天的黎明 (Summer Dawn)

Wilfrid Wilson Gibson 作 刘复 译

人：Laban Carpenter，一个田佣。

Cetty Carpenter，他的妻。

景：Laban Carpenter 的小屋，在天亮以前。Laban 还躺在床上，迷迷睡着！他的妻，却已穿好了衣服，正在把一把水吊子，放在一个新生的炉火上去。在床上，Laban 的旁边，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小孩。又一张床上，是五个小孩，都在七岁以下：男孩们

躺在一头，女孩们躺在一头。

B·——起来，孩子，起来罢！不然，我们要迟了。

L·——这样早，孩子！几点钟了？

B·——快三点了。

炉上的火，已生得好好的；

吊子里的水，也一会儿就开了。

我们喝了口儿茶出去，

也可以赶去些寒气。

在这带着露水的老清早就起身，

做的是艰苦的活。

L·——我躺到了床上。

像只有半点钟的时光。

B·——说哪里话，Laban！

你上床时，至多不过十点半。

你几乎连裤子也没脱，

便躺下睡着了；

你只是猪般的打鼾，

后来还是我给你翻了个身。

到我上床，已近十一点了。

L·——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办的？

一个男人，晚上必须睡足，

若是白天要做工。

但是，女人，怎么样，似乎……

B·——起来罢，孩子！不要躺着尽说话，

翻翻身呢……

L·——我的背，差不多断了。

B·——唉！自有些人的背容易断。

L·——你说容易么！

那难道容易——

天天晚上，掘地种萝卜，

直种到太黑了，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脚；

天一亮，又要再去；

夏天的夜，又这样的短！

B·一若是夏天的夜长了，  
你的孩子们，冬天便要赤脚。

L·一不过这在一个男人身上，总觉得重些；  
因为他还有整天的工作。

B·一难道我在白天，不也有工作么？  
你白天的工作，可管不了你的吃，你的住——  
你，还有你的妻，你的子。

若是你父亲也是这般说，  
孩子，你现在不知哪里去了！

他就是能够不在床上躺，  
他周身没有一根的懒骨。  
想来你也听见他说的得意话，

他一共不知说过了几百次：

“我虽然也有倒运的时候，  
可还没有大错：

十一个男女，是我养活了。”

唉！还有你的娘，  
她害了倭麻质斯病，跛着，

大半世是瘫着；

因此只是个他，

要管着家，还要管着你们，  
单手单脚，料理得你们清清楚楚像个样，

直料理到女孩儿们长大；

他也还有他白天的工作。

你现在，可要说起白天的工作来了！

可不是么，我也听见他说！

有一次，因为要救护田中的谷，  
他整整做了一礼拜的工，没有睡着一丝的觉：

他是成天的在 Stobshill 矿里做工，

成夜的在田场中，料理秋收的事。

L·——后来呢，他就睡了……



B·——是，他就尽量的睡；  
可是直到秋收完毕了才睡，  
他终于救护了田中的谷。

L·——唉：可是，这班父辈……

B·——你自己也是个父了！  
你躺在那里喃喃呐，自己想想，也该害羞；  
若是我们能在夏天挣得些小“外快”，  
好把冬天敷衍过，  
只觉得是太快乐了。

L·——真的，妻，真的！  
可是一个强壮的男人，做了一天诚实的工，  
挣的钱，还不够养他的妻和家，  
不免太难罢！

B·——十二个先令，怎够得什么——  
房租是这样的高，  
还有那穿的，吃的，和烧的。  
可是，我不怨什么：  
我不过拖了六个小孩，  
我母亲可拖了十三个。  
我父亲是开石矿时炸瞎了眼，  
我们有十个人，是他瞎眼之后才养的。  
我母亲，她同时有三个抱在手中的小孩——  
两个是双生的，一个便是 Dick。  
我听见她说！这孩子将养时，  
她病在床上；  
直到时光近了，那一对没帮助的小孩，  
只是张开着大眼睛，坐在床脚头看她  
直的是好得和黄金一样。  
那时她，苦恼的女人，自己也奇异，  
怎么三个孩子，可以同时养得活。  
至于我，简直不知道她怎样的过了这重关。  
但是，我有时问她，她便说：

“唉！回头看去，  
自然要稀奇，怎么可以办得了。  
可是在当时，  
每替孩子做得一点事，便是你多得一点快乐。  
因此你也不想什么了。”  
我母亲是见到了事物的真谛了，  
所以她看着我们，真的是满意富足。  
她夏天是锄地，锄一天，六个便士。  
她一生最好的几个年头，尽在那儿拾石子。  
我所知道的她只有过一天的休假；  
便是在她结婚之后十四年，  
到 Stell 去看过一次她的表姊。  
她来回都坐了农夫 Thompson 的“猪儿车”。  
她后来还老是这么说：  
她不懂得为什么有些人，喜欢休假日；  
为什么他们家里有活做，却要到外面去找快活。  
她说据她想，  
成天的静坐在别人家，  
脚是冷的，手是空的，懒的  
那里有什么快活；  
家里却尽有东西可以补补缝缝，  
也尽有火炉边儿可以坐。  
话虽这么说，  
却是无论何时，看不见她的坐。  
她是不能休息的：  
她第一个起身，末了一个睡。  
我从来也没看见她静过，直到她临了。  
她常常希望，便到死来时，也看见她在那里做工。  
后来她居然如愿……  
她那一个礼拜洗的衣服，是留下来我给她烫的……  
唉！母亲是知道什么叫做艰苦的了！  
她日日夜夜地做工，养活了她的孩子。

L·——永远是孩子，孩子！

一个女人奴隶了她一生，

去养活她的孩子！

到孩子们长大了，又各个奴隶了他们的人生，

去养活他们的孩子。

孩子，我们结婚时，没有想想！

你还记得那一天是夏天的晚上，

很好的天气，我们俩双双的散步？

唉，那真是快活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想……

B·——你没有想想，

我是知道的。

是，那真是快活的时候；

Laban 我想我第一次，同着你在 Maden 草地上散步，

世间可没有更快活的女人了。

可是到现在，虽然什么都不同了，我还依旧的快活。

便就那时说罢，一个人生，本来不是容易过去的；

当我只真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到田场里去做工，做得筋酸骨痛。

每当礼拜一的早晨，我们一点钟就起身，

先把衣服洗完了，

然后做白天的活。

那时我还不满十五岁；

但我记得是冬天早晨起来了，黑蚺蚺，冷凄凄，

我们窗里点着灯，

海边上的巡查看见了，便噙着嘴唇，向我们嘘嘘地吹叫。

我也常看见你带着一群牲口出门，

可是我们已做了好多点钟的工了。

laban，那时我常常想，

你是很振作的，跟在那一群花马的后面走。

L·——唉！那时候，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一生一世只是的做工，做工，

做工要直做到老。

我想总有什么地方，有点儿快乐。

(起身，穿起衣服来)

B·——若是要结婚的人，就要有孩子，  
就不能想到快乐。

无如是你，夫，你已不能回头做个小孩……  
做个不结婚的……

L·——哪儿话！没有你我就不能办。

B·——那么，可是你的孩子太多了？

是要喂的饿嘴太多了，

是要用皮包的小脚太多了！

因此你就能躺在那里，看着他们，

(伤心阿！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能把眼睛看我们！)

这样的说？

我想，你能没有的，大约是 Tommy 罢？

你有了他最久，许是你有些厌他了……

L·——妻，怎说！他是最大的一个；

养他那时，你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儿！

我也只得长了你两岁。

孩子，你记得么？我们何等的得意……

B·——或者是天天送点心你吃的 Nell 了？

L·——她一天天的长，愈长愈像她娘了。

B·——那么，一定是 Robiu；

邻居们都说，他是什么都像你。

L·——对阿！他连脾气都像我，

这个小突厥！

B·——或者是 Kit 和 Kate 这一对双生的？

不差，他们是加倍的太多了。

L·——人家说，他们在这一个村乡里，  
从来也没看见这么好的一对。

B·——这只就剩着这个小团团了。

可怜的小虫儿，你便是太多的一个！

L·——算了，Betty，算了！

也嘲弄得够了！

你当我只顾多说，

我现在是预备着做工了。

B·——水吊子也开了。

〔她泡好了茶，斟了两杯〕

喝罢，

也可以赶去些寒气。

L·——唉！天一亮就出去种葡萄，

做的是阴冷的活。

B·——快就要出太阳了。

L·——太阳对于我，出得太快了。

B·——什么话；万不可以骂太阳。

我便早些儿和你隔绝了也可以，

却不愿有那一天，隔绝了太阳的光。

我决不愿听见有什么一言半语，咒骂着太阳。

〔他们俩到门后去拿了锄，向床上睡着的孩子们，又看了最后的一看，于是一同出门，走向黎明中去〕

这是去年八月中的旧译稿，到今年三月，才能整顿抄写下来。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八日伦敦

## 狭的笼

俄国 埃罗先珂 作 鲁迅 译

老虎疲乏了……

每天每天总如此……

狭的笼，笼里看见的狭的天空，笼的周围目之所及又是狭的笼……

这排列，尽接着尽接着，似乎渡过了动物园的园墙，尽接到世界的尽头。

唉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极了。

每天每天总如此……

来看的那痴呆的脸，那痴呆的笑声，招呕吐的那气味……

“唉唉，倘能够只要不看见那痴呆的下等的脸呵，倘能够只要不听到那痴呆的讨厌的笑呵……”

然而这痴呆的堆，是目之所及，尽接着尽接着，没有穷尽，渡过了动物园的围墙，尽接到世界的尽头；那粗野的笑声，似乎宇宙若存，也就不会静。

唉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极了……

老虎便猫似地盘着，深藏了头，身体因为嫌恶发了抖，想着：

“唉唉，所谓虎的生命，只在看那痴呆的脸么？所谓生活，只在听那痴呆的哄笑的声音么？……”

从他胸中流露了沉重的苦痛的叹息。

“喂，大虫哭着哩！”看客一面嚷，一面纷纷的跑到虎槛这边来。虎的全身因为愤怒与憎恶起了痉挛，那尾巴无意识的猛烈地敲了槛里的地板。

他记起他还是自由的住在林间的时候，在那深的树林的深处，不知几千年的大树底下，饰着花朵的石头的神祇来了。人们从远的村落到这里来，都忘却了他在近旁，跑到在这石头的神祇面前，一心不乱的祈祷。

时时漏出叹息来，时时洒泪在花朵上，这泪混了露水，被月光照着，可难解，夜明石似的发光。或者充满了欢喜在花上奔腾，或者闪闪的在叶尖耽着冥想。而且区别出人的泪和夜的露来，在那时的他是算一种心爱的游戏。

有一夜，他试舐了落在石神祇面前的，宝石一般神异的闪烁着的人间的眼泪了。他那时，还没有很知道神祇之前，人们的供献中，无论比宝石，比任何贵重的东西，都不能再高于眼泪的供献。因此他只一回，但是只一回，舐着看了，于是就在这一夜，他被捉住了。他以为这是石神祇的罚。

现在一想到，虎的胸脯便生痛，痛到要哭了。他也学那人类在石神祇面前，虔诚的跪着祈祷这模样，向了石神祇，跪下叫道：

“神呵，愿只是不看见那痴呆的脸呵，愿只是不听到那痴呆的笑呵……”

这其间，不知什么时候，那痴呆的笑声已经渐渐的远远开去，低了下去，春梦似的消在幽隐里，老虎侧着耳朵听，在他耳中，只听得清凉约溪水的微音，而且要招呕吐的人类的臭味，也消失了，其中却弥满了馥郁的花的香气。

老虎愕然的睁开了眼睛，张皇的四顾。

谁能想象这老虎的欢喜呢。觉得窘迫的笼中，人类的痴呆的影子，此刻全都不见了。他睡在不知几千年的大树的下的饰着花朵的石神祇面前。人的眼泪，还是映着月光，神奇的在花上闪烁。

现在才悟得，当想舐泪珠的时候，他便睡着了。

“阿阿愉快，一切全是梦，唉唉好高兴呵。”

老虎跳起来，尾巴敲着肋肋，在月光中欢喜地跳跃奔走，那胸膛里满了自由，那身体里，连到细小的纤维也溢出不可思议的力，凛凛地颤动。

呵呵愉快，我只以为狭的笼和人类的痴呆是真实的，却也不过一场可厌的梦罢了，但无论是梦是真，可再没有别的东西比笼更可厌。

“只有这一点是真实，只这一点，我便是到死也未必忘却的。”一面说，老虎并无目的的在树林间走。

## 二

忽而跳，忽而走，在草地上皮球似地翻腾，或则辗转老虎自己不知经过了多少里了，待到或一处，正要走出大平原去的时候，他嗅到异样的气味，急忙立定了，他的巨大的鼻子，因为要辨别这气味，哆嗦地动了。

“哦，是羊哪，什么近处该有羊在那里……”

但是，仿佛觉得久违了似的……”

一面说，老虎暗暗地藏藏着足音，将羊臊气当作目标，在高的草莽中匍过去。

暂时之间，他前面看见高峻的围墙，而且渐听得圈在那围墙里面的羊的懵懂的声音。这样的围墙，老虎是已经见过几百遍的罢。而且，几百遍跳过了这样的围墙，捕过羊与小牛的罢。但今夜，一见这围墙，虎的心里却腾起了不可言说的愤怒的火焰了。

“笼，狭的笼……”

他说着，疾于飞箭地扑上去。吐出比霹雳更可怕的咆哮，用了电光一般的气势，径攻这围墙。被那非将一切破坏便不罢休的大风似的，他的足一搯击，这用大柱子坚固的造就的围墙便如当风的蛛网一般摇荡起来。一刹时，那茁实的粗壮的柱子，仿佛孩子玩的积木的房屋似的，一枝一枝的倒下去，两三分间，高峻的围墙便开了一个通得马车的广大的门。

“喂，羊们。可爱的兄弟们。到自由的世界去。快出笼去呵。”他一面雷也似的吼，一面仍接续着围墙的破坏。但怕得失神的羊群，却在墙角里挤作一堆，毫不动弹，只是索索地抖。老虎以为从羊群看来，似乎再没有比自由世界更可怕，于是烈火般怒吼起来了。

“喂，人类的奴隶，下流的奴隶们。不要自由么，狭的笼比自由的世界还要舍不得么？下劣东西。”

他说着，攻进了发抖的羊群中间，从一端起，用了他的强力的足，一匹一匹的捉了摔出围墙外面去。

虽然如此，那放出外面的羊，却发出一种仿佛用了钝的小刀活活的剝着肚肠似的，凄惨的哭声，又逃回原地方来了。牧人和守犬，都被这情景吓住了，只是惘然的拱着手看，但元气渐渐恢复转来，要打退这老虎，便一齐来袭击。两三粒枪弹打进了老虎的身中，犬群发出可怕的嗥声，摆好了伺隙便咬的身段。

“羊呵，你们才是下流的奴隶，你们才是无法可想的畜生理。比愚昧的狗还要下等的东西。你们才是永久不得救的！”

老虎吐血似的独自说，只五六跳便进了树林。于是那形象随即不见了。蹲在石神祇面前，他舐着伤痕，而且哭着。

“唉唉，但愿只是不听到那凄惨的声音……”

他塞住两只耳朵，祈祷石神祇。

“只是不听到那可怕的声……那一直响到世界尽头的凄惨的奴隶的声音……”

他哭着。

### 三

老虎经过了拉闍（注：Rajah，东印度土著的侯王，旧翻曷啰闍者即此。）的壮观的别馆的旁边。他动身向着喜马拉雅的险峻的山，作长路的旅行的时候，在孟加拉未加斧钺的郁苍的森林和荒野中，来往奔驰的时候，他在这别馆前面，已经走过好多回了。对于那高的石墙和深的濠沟，他常给以侮蔑的一瞥。

然而，这一回刚到别馆前面，老虎却仿佛被魔鬼攫住了似的，突然在濠端立定了。心脏的动悸很剧烈，呼吸也塞住了。

“笼，又是狭的笼……”

宏壮的别馆里，拉闍的二百个美人花一般装饰着，在那里度着豪侈的生涯。

走过这别馆的村人们，不知怎样的羡慕着那些女人的生活呢。年青的女儿们，当原野的归途中，许多回伫立在濠沟的树影里。而且背着草笼，反复地揣想着那奢华的却又放恣的生活，直待走到伊的穷乏的茅庐。然而怎的呢？老虎现在觉得明明白白地听到那美的女人们仰慕自由的深的叹息了。

他轧轧的切着牙齿。

他前面，看见石墙围着的别馆的高壮的屋顶，在树缝里，映了强烈的太阳，黄金



似的晃耀；墙外是锁链一样，绕着深的二三丈的濠沟。

老虎是从小便嫌憎人类的。从很小的时候，从还捧着他母亲的乳房的时候，但虽如此，现在却连自己也不能解，一想到那高的石墙围着的女人们，他的心便受不住的突突地跳，那呼吸也塞住了。

他巡视了别馆两三回；他刚在大的铁门前面，惘然的看那从濠的那边曳起的长桥，便听得大路上有人近来了。

老虎跳进丛莽里，将身体贴着地面，等待人类的到来。停停一会，许多侍从环绕着的华丽的行列，从树木间通过了。在行列的中央，看见奴隶抬着的美丽的贴金的肩舆两三乘。一乘是拉阁的肩舆，一乘是拉阁的妙龄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的肩舆。没有知道丛莽阴里躲着的老虎，静静地过去了。老虎看见了拉阁的燃着欢乐之情的愉快的脸；而且也看见了从头到脚埋着宝石和绮罗的拉阁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然而颜面遮了面幕，他却没有见，只看见美而且柔的春天似的蔚蓝润泽的眼，美丽的生光。一见这眼：老虎禁不住栗然了。

“我确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眼的，确乎。那优美的、悲哀的，因为恐怖而颤抖的眼……

哦，有了。确乎是的。”

老虎悲哀的笑了。这眼，和老虎捉过许多回的鹿的眼，是完全相像的。

老虎凄凉地笑了。

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拉阁的行列已经走到别馆这边去。长桥徐徐的放下，大的铁门开开了。将脸藏在这门的面幕后边的拉阁的二百夫人们，含着笑迎接这两人。

然而，桥便曳上，门便关闭了，虎的耳朵中，只听得下锁的大声长久的长久的响。

太阳跨过了西方的山，看不见了。豺犬的吠声来告人夏夜的将近。别馆的屋顶在树木深处溶入暮霭里，老虎仿佛受了石墙的蛊惑一样，茫然的伫立在濠沟的旁边。

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这二三丈阔的濠沟和那高的石墙，谁能够跳过去呢？

老虎叹息了。

“唉唉，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

正对面有些声音，有谁逃着，有谁赶着。老虎睁了眼向着石墙那边看。这上面忽然现出面幕盖着脸的美眼睛的妙龄的女人。伊还穿着结婚的衣装，跣足立在石墙上。伊的婀娜的身躯充满了恐怖在晚烟中发抖，老虎很懂得，这全如鹿被老虎所逐似的。

伊想跳到濠沟里。但当伊将跳的时候，伊的眼突然遇到了立在对岸的看定伊的闪得奇异的眼。伊本能的一退后。这瞬间，后面奔来的拉阁便捉住伊，老虎啣鹿一般，硬将伊带走了。

虎耳里只留下伊的绝望的微声。一听到这声息，老虎便忘却了一切，全身火焰似的燃烧，栗栗地颤抖了；他出了全力忘其所以地跳下濠沟去。两三分时之后，他攀上石墙如一匹极大的猫。于是不久，他在墙头出现了。在这里立了片时，他便消失在拉阁的庭园里。

这地方已经一切都寂静。只是喷泉的清凉的声音。只是花的低语……虎的心逐渐沉静了。他暂时站住，嗅着什么似的，使鼻子翕翕地动。

弥满了花香的夜气，茫漠的漂流，觉得消融了人类的臭味。老虎深吸了这香气两三次，这才分别出正在寻觅的香来。他全不出声的上了宽阔的廊沿，窥向天鹅绒的帷幔里。广大的华丽的房屋里，没有一个人。老虎偷偷地进去，再看一回这房屋。空旷的屋因为壮丽的器具和宝石的光气，满着奇妙的光辉。靠近廊沿，放在云石台上的大玻璃匣中，金鱼正和月亮的光线相游戏。屋的一角里，金丝雀在豪华的笼的泊木上，静静的睡眠。老虎一见这，忘却了一切，又复怒吼起来了。

“笼，又是狭的笼……到处都是笼。”

老虎轻轻一跳，到了鸟笼的近旁。

“金丝雀呵，快出去，外面去罢，飞到自由的世界去。那美丽的树林浴着月光，正在等你呢。”一面说，老虎将一足轻轻一扑，便打破了这笼的一半了。金丝雀吃了惊，抖着身子，逃向笼的最远的角落里，想躲起来，拍拍地鼓翼。

“我是给你自由的，快飞出这狭的笼去。快飞到自由的世界去……”

但似乎在金丝雀，是再没有比自由更可怕，再没有比自由世界更不安的吓人的东西了。

“人类的下流的奴隶。下劣东西。不要自由么？”老虎将一足伸进笼中，抓住了拍拍的金丝雀，扯出外面来。但到了外面的金丝雀已经不呼吸了。老虎将小死尸托在掌上，暂时就月光下茫然的只是看。

“虽然是奴隶，却可爱哪。而且美呢……”

然而似乎忽而想到别的事了，他将死了的冷的金丝雀放在屋正中最亮的处所，又轻轻的跳到金鱼这边去，他由月光透了水看那玻璃匣里的金鱼。

金鱼张开大口，一口一口地吃着映在水中的月亮，时时一翻身，显出肚子，和月光游戏起来。

虎眼中露出同情之色了，

“可怜的小小的金鱼呵，

我带你到广而且美的恒河去罢。在那里是流着更干净的水。我带你到广大自由的无限的海里去罢……在那里是浮着更美的月亮。回到这自由的美的世界去罢……”

但金鱼吓得沉下去了；似乎在金鱼，是再没有比美的恒河更可怕，再没有比广大自由的海更不安的吓人的东西了。

“奴隶，又是人类的奴隶，到处都是奴隶。”

老虎将右侧的前足伸下水里，想去捉金鱼，然而金鱼却嘲笑他似的，毫不费力的滑出他足外去，老虎愤怒了。用后足坐着一般的直立起来，两个前足都浸在水中，要捉金鱼，泼削泼削的搅着水。

虽然这样，金鱼却箭似的从足间巧妙地滑出了。

“畜生，人类的奴隶！”

老虎很愤怒，更厉害的搅水，因这势子，玻璃匣失了平均，一声很大的声响，落在地板上了。被这声响吃了惊的虎，便本能的跑到门口去。不出二三分时，从屋的深处，忽然掣开了帷幔跳出，右手拿着手枪，只穿寝衣的拉闾来。奋然的飞奔前来的拉闾的眼和怒得发抖的虎的锐利的眼，一刹那，只一刹那，对看了……

尖锐的手枪声，连别馆的根基都震动了的虎吼。人类恋慕生命的最后的呻吟。

于是又接着印度之夜的不可思议的寂静。

只是喷泉的清涼的声音，只是花的低语……而壮丽的大厦的地板上，浴着日光，金鱼泼刺的跳着，拉闾的二百零一个女人们，连呼吸的根也停着。

#### 四

老虎睡在森林深处的神祇面前，舐着胸间的深伤。胸脯，足，全体，无一抽一抽的作痛，但他已经不愿意哭了；他只露出痛楚的深的太息。他并没有向石神祇祈祷，要治好他胸间的伤，他单是装着忧郁的脸，沉没在思想里。他已经不愿意像人类一般，向石的神祇求救了。

印度的夏夜又近了晚间，用那黑的外套静静的掩盖了一切。豺犬的远吠来报告他的来到了；虎也想睡，而远地里听得禽鸟的带着忧虑的声音。这不平安似的夜的寂静，使虎难于平心静气的睡觉。他抬起头来，耸着耳朵，看定了前方。

“什么呢？许是人罢……”

哦，大约又有谁来祈祷了……阿，还不止一个人。几个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呵，了不得。来的多着哩。”

他忧愁似的要辨别出气味来，使鼻子凜凜地动。

“阿，也有认识的在里面。是谁呢？”

不是猎人的及谟……

也不是樵夫的阿难陀……

也不是托钵和尚的罗摩……哦，是了。像鹿的女人么？呀，也有拉阇的气息……不要胡闹。将他的头本已打作四片了的……确乎是打作四片的了。

还有婆罗门在里面。一个两个……究竟什么事呢？哦，秘密的组织。又是将活的女人和棺木烧在一处么？未必便是那像鹿的女人和拉阇的棺木烧在一处罢。”（注：这便是所谓“撒提”，男人死后，将寡妇和尸体一处焚烧，是印度的旧习惯。印度隶英之后，英人曾经禁止这弊俗，但他们仍然竭力秘密的做，到现在还如此。）他抖着说。

“这却不许的，无论怎样，只这像鹿的女人是。”

他躲在丛莽的阴影里探着动静。正在这时候，相反的方面起了一阵静风，将新的气息，通过林木送到虎的鼻间来了。

“那究竟是什么呢？”

他翕翕的动着巨大的鼻子，很注意的要辨别这气息。

“阿阿，又是人类么？”

也有火药气。哼，印度士兵么？”

还有白种人。许是官……

危险，似乎就要围住这地方，不给谁知道……

究竟想要怎样呢，仿佛就要捉谁似的……

未必要打猎罢。来的好多呵……

也许有百人以上哩。”

婆罗门引导着的，二三十人的壮观的葬式的行列，停在石神祇面前了，但是婆罗门以及伴当的人们，都似乎有所忌惮，怯怯的，竭力的要幽静，而且都露出恐怖的颜色，慌慌张张的看着近旁。像鹿的女人也将忧愁似的眼光射向树林里。这在老虎，也分明感得，伊仿佛等着什么人，想有谁快来，将伊救出婆罗门的手里去。

“等着我罢，没有知道我便在这里……叫我出林去呢。”

老虎的心喜欢……老虎欣然地笑了。

奴隶们动手做起事来，不到十分时，美的森林中央便成了一座高的柴木的山。然而像鹿的女人还在祈祷。这悲哀的祈祷似乎没有穷尽。婆罗门和别的人们都焦急了。

“赶紧罢，赶紧罢，圣火等着你呢，提婆等着你的灵魂，等着你的清净的灵魂呢。”（注：此翻天。后文又有摩诃提婆，此云大天。）

奴隶们将壮丽的金饰的拉阇的棺材静静的放在柴木上。然而像鹿的女人还在祈祷，没有忙。伊用了绝望似的眼，透过印度的夏夜叫着谁，老虎欣然地笑了。

婆罗门的小眼睛，针似的在骨出的脸上，锋利的发光。

“赶快罢，赶快罢，摩诃提婆等着你的最后的清净的牺牲，等着你对于丈夫尽了最

后的义务。”

奴隶们执着蛇舌一般通红的烧着的炬火，等久了婆罗门的号令，点火于柴木的山。

像鹿的女人向林间一瞥伊最后的眼，被两过婆罗门几乎强迫的引上柴木的山去，在微风飘动的面幕底下，老虎分明看见伊的比面幕更加苍白的容颜。

婆罗门开始了异样的祈祷；奴隶们四面点起火来。

稀薄的烟如最后的离别的叹息一般，静静地升上夜的空中去。

老虎已经忘却了一切，便想跳到人中间去了。然而这刹那，直到这时谁也没有留心的红的军队，箭似地从四面飞到葬地这边来。婆罗门的脸和那伴当的险，一见这印度士兵，便化成恐怖，都站住了。而且像鹿的女人的满心欢喜的呼声，仿佛到那远的喜马拉雅山也还发响。这呼声，便短刀似地穿透了老虎的心胸了。

“并非我，是等着白人。”

他用两足抱了胸膛，使他不至于捅破……他用两足按了胸膛，使他不漏出悲哀的痛苦的叹息来。白人挥着异样的纸片，发了什么号令，于是忽然将像鹿的女人带下柴木，抱在自己的胸前。一见这，婆罗门的眼是闪电一般发光，而虎的心胸是开裂似地痛。

不知道因为恐怖呢还是愤怒，婆罗门全身发着抖，高擎了两手，大叫道：“印度的神明，伊古以来守护印度国的神明众。今以无间地狱之苦，诅咒离叛诸神明的这女人！”

那伴当们都谷应似地复述道：“诅咒这女人！”

“诅咒爱印度之敌，爱印度的国民之敌，离叛了服役于印度诸神明的我辈的这女人！”

伴当们都一齐叫道：“诅咒这女人！”

听了诅咒的话，像鹿的女人颤抖了，然而白人愈听诅咒，却愈将发抖的女人紧抱到自己的胸间去。因为得胜而闪出喜色的白人的脸，凑近了的像鹿女人的脸了，而且老虎觉得听到了恋爱的言语。

于是拉阁的棺被奴隶抬着，婆罗们和那些伴当被军队带着；像鹿的女人抱在白人的手里，仿佛夏夜的梦，毫无痕迹的消灭了。

只有稀薄的烟如最后的叹息一般，微微的舞上空中去。

## 五

老虎跳起来了，那胸脯是受不住的痛，那胸脯是燃烧着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到现在未尝感着过的苦痛的热情。它不出声音的，不使石神祇看见，也不使有人留心，静静

的在高的草莽里匍过去，去追蹶那夏夜的梦一般的消去了的人踪。印度的夏夜是悄悄的深下去了，不知几千亿的树林的叶片们，浴雨似的浴着月光，都入了深沉的酣睡。

突然听得有谁的尖利的叫声，破了夜之寂寞了，接着是枪声两三发，人们的动摇。暴风一般飞过树荫中的黑的影。于是那不可思议的夜之寂寞又复连接起来。

老虎暗暗地出了平原，那路上还看见微温的血迹，他从旁一瞥石神祇的脸。

“不妨事，什么也不知道，便是知道也没有什么大碍，不过少了一个白人。”

他自己说着，又隐在丛莽的阴影里；但便是他，却也没有再到石神祇面前睡在那花上的勇气了。印度的夏夜似黑外套掩盖一切，很安静。

豺犬的远吠来通知到了夜半了。

忽而破了夜的黑外套，从林中到石神祇面前，来了那像鹿的女人，雪白的面幕拖在后边，那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上披着头发。那美的润泽的眼正如失望的象征，伊的纤柔的手里闪着锋利的银装的匕首。

跪在石神祇面前，伊想祈祷了，然而一切祈祷，一切祈祷的话，伊便是一句也忘却了。

这被月光照着的，将祈祷的话便是一句也忘却了的像鹿的女人的脸，石神祇定是永远不忘的罢。即使一句也好，伊要想出祈祷的话来，然而无效，因为那祈祷的话，在伊是便是一句也忘却了。

“我是为国里的诸神明所诅咒的，我是违背了圣婆罗门的意志的。我爱了印度的敌人，印度诸神明的敌人。在我只剩了到地狱里去的路。”

伊手里的银匕首，明晃晃的闪在伊的胸前。

老虎如自己的胸脯上中了利刃似的叫喊起来。而且跳出丛莽中，他用一足举起那倒着的像鹿的女人的头来看。他从伊胸前拔出匕首来看……石神祇是先前一样的立着。向这神祇作为最后的供献的，女人的胸中的血，滴在花朵上。老虎看着渐次安静下去的女人的脸而且想。

他这才分明悟到，人类是被装在一个看不见的，虽有强力的足也不能破坏的狭的笼中。一想到笼，老虎又怒了“人才是下流的奴隶，人才是畜生；但是将人装在笼里面，奴隶一般畜生一般看待的，又究竟是谁呢？”

他从旁一瞥石神祇的脸。

“不，不是那东西，那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谁呢？……”

落在花上的血点，和了露水，映着月光，不可思议的宝石似的晃耀。

“奴隶的血很明亮。红玉似的，

但不知什么味，

就想尝一尝……”

他又从旁一瞥石神祇的脸。

“不妨事，不知道的，只尝一滴——只一滴……”

他悄悄的要尝那落在花上的宝石一般发光的奴隶的血去。

这期间，宝石一般发光的血、石、石的神祇，都渐渐的远离了去，溪水清凉的小流，不知几千年的大树的低语，都渐渐的变成人声了。消融心神的花香，不知什么时候变了要招呕吐的人类的群集的臭气了。

老虎睁大了眼睛向各处看，他盘着睡在狭的笼里面。向这笼的前面看，旁边看，目之所及都是狭的笼，以及乌黑的攒聚着的痴呆的脸，此外再不见一些别的东西了。老虎失望似的怒吼起来。

“狭的笼和人类的痴呆的脸，也终于是事实……”看客喧嚷着，大得意地喝采道：“大虫吼哩！大虫起来哩！”

老虎跳起身，用全力直扑铁栏杆，但他的足已经没有破坏铁栏的力量了。

他又发出可怕的呻吟，重新跳起，而且将自己的头用力的去撞铁栏杆，落了血倒在栏里的地板上。

当初吓得逃跑了的看客，又挤到虎栏这边来，高兴的笑。

“唉唉，那痴呆的脸，那痴呆的下流的笑声……”老虎闭了眼睛。

于是在自己面前，再忆出一回石神祇的形象来。“石的神祇呵，将这血献给你，作为最后的供献。

但愿只是看不见那痴呆的脸，但愿只是听不到那痴呆的下流的笑……”

这是对于印度的石神祇的，印度的虎的最后的祈祷。

这期间，痴呆的笑声渐渐远离了去，变为印度夏夜的低语了。

人类的群集的臭气，渐渐的变了印度原始森林的香。然而虎，已经不因为看那自己所爱的美的空地、石的神祇、不知几千年的大树、宝石一般不可思议的发光的奴隶的血，再睁开眼睛来。要睁开眼睛，在他已经没有这勇气了。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放逐了一个俄国的盲人以后，他们的报章上很有许多议论，我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革希理·埃罗先珂。

然而埃罗先珂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我也不甚知道他的经历。所知道的只是他大约三十余岁，先在印度，以带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理由，被英国的官驱逐了；于是他到日本，进过他们的盲哑学校。现在又被日本的官驱逐了，理由是有宣传危险思想的嫌疑。

日英是同盟国，兄弟似的情分，既然被逐于英，自然也一定被逐于日的；但这一回却添上了辱骂与殴打。也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埃罗先珂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创作

集，一是《天明前之歌》，二是《最后之叹息》。

现在已经出版的是第一种，一共十四篇，是他流寓中做给日本人看的童话体的著作。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适的，当然要得到打骂的回赠，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

这《狭的笼》便是《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大约还是漂流印度时候的感想和愤激。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花。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译者记

## 一队骑马的人

挪威 包以尔 (J. Bojer) 著 沈雁冰 译

一队骑马的人经过大平原，平原上闪闪地耀着露珠的光，而且腾腾地蒸发着太阳的热气。一切骑者都向前弯着身体坐在鞍上，他们的眼光，定定的向着远处的目的地看，向着有金光塔顶的伟大城看，那是远远望得见的，而且日落以前必定要赶到的。看！他们的眼睛怎样定定的定定的看着那金城，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救星！有几个甚至伸直了一双手，似乎这可以使他们的速度增加。

一个花园横在他们路前，但这一队骑马的人并不绕路避道。他们跳过篱笆，花和叶被马的蹄跌蹴起飞到半空。每株树上有鸟儿歌唱，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它们；地上铺满了夏季的盛开的花，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它们。

一个女人骑着的那匹马疲乏了，不能再上前了。灰败着脸色，那女人伸手向身旁骑马的丈夫求帮助，但是他不得看见。她把她身体扑到那一壁她的儿子旁边，但是他推开她，只瞪直了眼睛向前看。一切人都瞪直眼睛向前看，没有一个人觉着有一个悲啼的女人是被他们践踏了。



向前，向前，他们向前去。一个又一个，落后了，老的和少的都有，但是没有一个人受到了援助。父亲践踏儿子，母亲践踏婴孩，兄弟践踏姊妹，向前呀，向前不停。

太阳升到午刻了，马匹开始倒毙，这一队人的行伍愈加疏薄了。已经无救的骑者喊出失望的呼声，当他们直瞪着眼遥望那些仍是有希望的幸福者，他们仍是纵马奔向救主，奔向那金城。

但是队中的骑者注意到了，现在那太阳已经开始向下落去，固执的，毫无挽留之余地的，而且他们又能够听得在后面很远很远的两个骑者的马蹄铁声，却是不敢回头去看一看，他们知道这两个骑者是什么人。他们知道一个是叫做“黑暗”，一个是叫做“夜”。

这一队骑马的人发狂似的飞赶向前去，因为在那城墙内面就有光明就有安宁，但是这些骑者必定要在日落以前赶到那里。

他们愈跑愈近那城了。一个骑者忽然的从行伍里突跳出来而且抢上了跑在前头，和其余各人的距离一点一点的远起来。他得意洋洋地在鞍上挺起身来，他瞪目向前看时，眼睛里已经见着胜利的光。现在他看见那高门了，现在他听得钟声在城塔上响着了，现在他看见年轻的浑身穿白的女侍站在城头石楼上。向前呀！向前！太阳尚未落山，他的坐骑一定会圆满这最后不多几步的功德。他催攒他的坐骑向前，但是此刻他知道一队中只剩他一个人了。那两个不相识的骑者已经赶上了他的同伴们，现在他能听得到他们马蹄击地的声音，他们正追他。但他一定要被救！向前呀！向前！

他们在城里的，此刻一定能听得他的声音了，于是他抓住了他的号筒想吹一套胜利的军调。但号筒不能发声；他的肺再也没得气力吹成音了。

他的坐骑忽然一个失足，跌倒了，但这位骑者跳起来飞跑，飞奔向那门去。马蹄铁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而且他也知道来者是什么人。他叫着那守门人：“开门！开门！救我！我是个迷途者，而且是被迫者。开门！”

他伸直了两臂，他跪在他下，而且他见那守门人走近到门边了。太阳却也落山了。

包以尔（Johan Bojer 1872—）挪威现代大小小说家。在他本国，和汉姆生（Kunt Hams un）齐名。他虽然不曾得到了什么诺贝尔奖金，但我们读他的《人生》《谎的势力》《伟太的饿者》《宝地》等等作品，应该觉得他并不比汉姆生，或其他的现代作者弱了些。关于他的作品及生平，我在《小说月报》本年四号上约略说过一点，此处不多说了。

包以尔现在美国，此篇载于八月的英文《心知》杂志上。

译者记

## 杂译日本诗三十首

周作人

今年春间卧病，偶看日本诗，译出若干首，近时转地疗养来西山中，始能整理录出，并加入旧译数则，共十三人，诗三十首。这并不是正式的选粹，只是随意抄译。有许多好诗，因为译语不惬意，不能收入，所以仍旧题作杂译诗。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记

石川啄木 五首 Ishikawa Takuboku 1886-1912.

### 一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

我们的且读书且议论，  
我们的眼睛的辉耀，  
不亚于五十年前的俄国的青年。  
我们议论应该做的什么事，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sup>①</sup>  
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  
也知道民众所求的是什么，  
而且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什么事。  
我们实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知道的更多，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聚集在此地的都是青年，  
常在世上创造出一切新的事物的青年。

<sup>①</sup> 此句原本用俄文原语 Vmauod。

我们知道老人不久死了，我们终是得胜的了。  
看呵，看我们的眼睛的辉耀，我们的议论的激烈呵！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呵，蜡烛已经换了三遍了  
饮料的杯里浮着小飞虫的死尸了。  
少年女子的热心虽然没有更变，  
伊的眼里显出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的疲倦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 二 科科的一瓢

我知道了，恐怖家<sup>①</sup>的心，悲哀的心，——  
言语与行为不易分离的唯一的，  
想用了行为替代被夺的言语来表示意思的，  
将我和我身去投掷敌人的心，  
但这又是真挚的热心的人所常有的悲哀。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  
喝着冷的科科的一瓢，  
尝了那微苦的味，  
我知道了，恐怖家的，  
那悲哀的，悲哀的心。

## 三 激论

我不能忘记那夜的激论，——  
关于新社会里“权力”的处置，  
我知同志的一人少年经济学者 N 君的中间  
无端的惹起的那继续五时间的激论。  
“你所说的完全是煽动家的话！”  
他终于这样说；

---

<sup>①</sup> 恐怖家原语系 Terrorit。

他的声音几乎是咆哮了。  
倘若没有桌子在这中间，  
恐怕他的手已经打在我的头上了。  
我看见了浅黑的大的脸上，  
涨满了男子的怒色了。  
五月的夜，已经是一点钟了。  
有人起立，打开了窗门的时候，  
N 和我中间的烛火动摇了几回。  
病后的，愉快的微热的我的颊上，  
感到带雨的夜风的爽快。  
但是我也不能忘记那夜的  
在我们会里唯一的妇人 K 君的柔美的手上的指环。  
伊去掠上那垂发的时候，  
或是剪去烛心的时候，  
它在我的眼前闪烁了几回。  
这实在是 N 所赠的订婚的指环。  
但在那夜我们议论的中间，  
伊当初便是我的与党。

#### 四 旧的提包

我的朋友打开了旧的提包，  
在微暗的烛光散乱着的地板上，  
取出种种的书册：  
这都是这国里所禁的东西。  
我的朋友随后寻到了一张的照片，  
“这就是了！”放在我的手里，  
他又静静的靠着窗吹起口笛来了。  
这正是并不怎么美的一个少女的照片。

#### 五 飞机

看呵，今日那苍空上，  
飞机又高高地飞着了。

一个当听差的少年，  
遇着偶然不是当值的礼拜日，  
坐在家里和他肺病的母亲只有两个人，  
独自专心的独学英文读本的，那眼睛的疲倦呵。  
看呵，今日那苍空上，  
飞机又高高地飞着了。

与谢野晶子 一首 Yosano Akiko 1878

## 六 野草

野草真聪明呵，  
在城里野里，留下了人的走路。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公正呵，  
什么洼地都填平了，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有情呵，  
载了一切的兽蹄鸟迹。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可尊呵，  
不论雨天晴天，总微笑着，  
青青的生着。

千家元磨 六首 Senke Motomare 1886

## 七 苍蝇

土车夫拉了满装秽土的车，  
土车夫的老婆在后面推着，  
像男人一样的穿着小衫单裤，着了草鞋。  
可是终是女人，——头发用了手巾包着。  
倦了的时候伊离开车子，深深地叹一口气，  
拿着手巾想擦流汗的脸，

许多苍蝇，云一般地飞起。  
我见了，我便生了气，  
聚集在死体的苍蝇是最可恶的东西。  
但是土车夫对于这些苍蝇，却毫不为意，  
仍然跟着车子走去。  
苍蝇也拼命的跟着车子飞去，  
像嘲弄乞丐的小孩们一样，像云一样，嗡嗡地叫着追去。  
这样的人是到天国去的，  
即使我们下了地狱。

## 八 军队

我在街上遇见路旁走过的军队，  
从练兵场回来的一小队的兵。  
也不吹喇叭，也不齐步伐，  
他们只是默默的，拖着沉重的脚步过去了。  
我看见他们太阳晒黑的脸的中间，一齐望着我的许多发光的眼睛，  
我很知道他们流汗的充血的小眼睛里所说的许多话。  
他们要想说的话，怎样的多呵！  
他们都有一样的好体格，  
可是其中还包藏着小孩一般的希望。  
汗同尘土污染了的黄衣服的底下，  
都隐藏着草根一样的白的肉体。  
他们是他们母亲的人。  
除去了他们的母亲，没有人可以将他们占有，  
将他们苛酷待遇的人，也不能将他们占有了。

## 九 草叶

八岁左右的女儿背了两岁的小儿走着。  
背上小儿的握着拳头的手里，  
捏着垃圾一般的草叶，  
只是永久地凝视着：  
啊，看那脸上的神圣的哀愁呵！

## 十 卖纳豆的女人

日出前的街上，  
卖纳豆<sup>①</sup>的女人将婴孩缚在背上，  
鸟一般的唱着歌走去。  
用了非常的速率，  
这边那边的，  
很愉快似的问讯，  
在各街巷间出入，  
对空气洗清了走去，  
鸟一般的迅速，不见形的唱着歌走去。  
我爱那个声音，  
我爱那个姿态。

## 十一 他

他什么地方都存在，  
生命之火什么地方都存在。  
随处都走到，随处都隐藏着。  
用心看去，他是很率直的。  
他也在水里，变了鱼生在水里，  
变了美的金鱼生在瓶里。  
笑的里面，泪的里面，  
人们所嫌憎的雨的里面，暗的里面，他都存在。  
他也生在树里，也生在女人小孩猫狗的里面。  
看呵，什么地方他都存在，——  
率直的他。

## 十二 小诗

树木浸在霭的中间，  
晴天所看不见的美。

---

<sup>①</sup> 纳豆（Natto）即豆豉，将豆煮熟放暖处微嫩，加芥末酱油食之。大抵用于早餐，故卖纳豆者亦在清早。

雨下了，  
淅沥淅沥的。  
梅雨天的美呵。  
树木看去恰是城堡似的。

黄莺啼着，  
静静的远远的听到。  
我想这静，  
啊，这个大气的静，  
甜的静呵！  
静即是美。

霭里的树木的静的形态，  
伊们也恍惚的想睡罢！

武者小路实笃 一首 Mushakoji Saneatsu 1885

### 十三 诗

栗树呵，  
萩呵，  
藤萝呵，  
野草呵，  
我因为造路，  
将你们切断，  
将你们打倒了。  
请饶恕罢！  
这回请转生做好的东西来罢！

横井国三郎 一首 Yokoi Kunisabiro 1900

### 十四 小儿

日光照着的广大的平原上，



哇哇的大声叫喊着跑去。  
啊，在太阳底下，独自一人的跑去。  
跑呵，跑呵。  
“啊，到这手里，这怀里来！”  
在这时候，他更是叫喊着，  
在广大的平原上跑去了。

野口米次郎 一首 Youe Noguchi1874

### 十五 小曲

生命是什么：一个声音，  
一个思想，黑暗上的光明，——  
看呵！空中的鸟一双。

我在落叶的声里，  
听出大地急激的苦痛；  
我叫道：“生命的秋了！”

朝阳的光  
窥望我的胸中，说这，  
“荒凉哉么！”

冈田哲藏 一首 Okada Tetsuzo

### 十六 诗匠

用了一定的声调与音律，  
能够引起一种愉快的感觉了；  
只是这比那歌啾的鸟胜过几何呢？

堀口大学 三首 Horiguchi Daigaku 1891

### 十七 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间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

## 十八 故乡

在生我的国里，  
反成为无家的人了。  
没有人能知道罢——  
将故乡看做外国的，  
我的哀愁！

## 十九 叹息

岂不可悲么？蔷薇的花。  
花散落了，花的香却还余留的熏着。  
非无常么？人间的恋。  
恋消失了，想起来时，长在心里留着。

北原白秋 二首 Kitawara Hakushu 1884

## 二十 望火台

望火台下割着野草，  
胸中正是撞着火钟一般。  
反正不能如愿了，我原是乡下女儿，  
不如放了火罢，顺着这风势。

## 二一 凤仙花 儿歌

红的红的凤仙花，  
白的白的凤仙花，  
你在这中间钻过去罢。  
红的花要谢哩，  
白的花要谢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过去了。

## 二二 路上

路的那边女人走过了，  
头巾深深的包着脸的过去；  
路的这边男人走过了，  
很寒冷似的过去。  
谁也不知道的夜路，  
又不是急忙着的样子：  
便是不相识的人也罢，  
一同的走去可不是好么？

## 二三 睡醒

“也不是什么虔心，  
但是每朝听见那钟声和念经的声音，  
不知怎的，总是这样，  
觉得仿佛罪业深重的样子：  
我真是有点旧弊呵！”

## 二四 刮青

山泉入浴的无聊，  
又值秋夜的寂寞，  
用了青的颜料，  
在两腕上画上花和叶。  
和“本字”<sup>①</sup> 一个字的人名；  
但这也只是浴前的游戏罢？  
入了浴便要消失了罢？

## 二五 石竹花

走到薄暮的海边，

---

① 本字即汉字，对日本的假名字母而言。

唱着“二上节”的时候，<sup>①</sup>  
龙钟的盲人跟着说道，  
“古时人们也这样的唱也！”  
那么古时也同今日没有变化的，  
人心的辛苦，怀慕与悲哀。  
海边的石墙上，  
淡红的石竹花开着了。

生由春月 二首 Ikuta Shungetsu 1891

## 二六 小悲剧

野草中间，紫花地丁很柔弱地开着，  
被粗暴的手摘去了，萎谢了。  
只是这样罢了，——  
几千遍都反复过的女子的悲剧！

《新诗的作法》第二十章里著者原注云，这首是想用四行的诗，表示女性的悲哀的命运。倘若做成长篇小说，差不多便是一部莫泊桑的《女人的一生》。……有女歌人曾作歌云：“被攀折了，弃舍了，践踏了，过去罢！薄命的无名的花。”这首诗也是写同样的心情。但那首歌是自述女身的悲哀，极是主观的，此诗是客观的，所以不同了。

## 二七 燕子 儿歌

燕子，燕子！  
你变了迷儿了么？  
那边高高的瓦屋顶上，  
燕快去定在那里。  
你子，燕子，  
我的可爱的妹子！

奥荣一 二首 Oku Eiichi 1891

<sup>①</sup> 二上节（Futaagaribushi）是日本的一种俗曲。

## 二八 鸽子

观音堂<sup>①</sup>前日斜的时候，  
鸽子吃过小豆都飞去了，  
警察把乞丐都赶散了。  
乞丐想变成鸽子罢！  
警察也想变成鸽子罢！

## 二九 写信问母亲索钱的晚

我的话太多了，  
我的梦太多了。  
向日葵的花谢了，  
在我这里只剩下饥饿。  
我俯首去拾落穗罢。  
听着路旁蟋蟀的歌声，  
我的眼泪将饭都打湿了。  
晚钟在暗里发声了，  
在我这里只剩了哀愁。  
我叩首祷告不知的神罢。  
在暗中树下铺了落叶，  
点起我小小的灵魂的火焰。

西村阳吉 一首 Mishimura yokiehi 1892

## 三十 中产阶级

只为有少许的金钱，  
不去想正当的事；  
只为有少许的金钱，  
时常怕他减少；  
只为有少许的金钱，

---

① 此指东京浅草公园的观音堂养著许多鸽子，游客多买豆饲之。

也不是工人的友，也不是富豪的敌！  
只为有少许的金钱，  
不去当真的劳动，  
好似海参和亚弥巴，混混沌沌的，  
勉强奢侈过活的中产阶级，  
温墩墩的，可怜的，  
生作这样家里的子弟的我呵。

## 华文横行的商榷

张东民

吾近来正想作一本书，但是如果那书著成了，其中却必定有许多的公式。那些公式是和方程式一般，必须横写才可。这是中国书是直仰的，如其用了许多的横行公式，那么读的必须将书颠来倒去，好不烦恼！为这缘故，吾就有这个华字横行的问题，来和大家讨论。

我们现在横行的书，也有出版的，如算学书一类，只是除那类书之外，横行的书，却是很少。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直行的法子是上古传下的，吾们照行已久，就因循旧例，不去改革它。然而现在吾们已有了文化运动了，什么陈货古董，吾们都要用新法去改良它，难道只直行的法子是因祖宗千百年前创造的，吾们就不该将新法去试验试验，求一个改良的方法吗？况且照鄙人的意见，那横行的法是比较直行的胜得多哩。请将它的好处，为大众讲一讲：

第一，横行法合卫生。吾们的眼睛，有八个很柔细的线筋（Optical muscles）管理它的行动，所以那眼睛，可以周环转动，很自由的。但是那八个线筋的工作量，是不均匀的。为这缘故，吾们的眼睛，向右左转动稍易，向上下转动稍难。只是生理学中的道理，也是吾们日常的经验，可以不言而喻的。所以吾们读直行书，眼睛不多时就觉得疲乏了。换言之，吾们如读直行书，是去其易而就其难，对于生理学上，是倒行逆施，不合卫生。这个道理，诸位可以自己实地试验，就可以明白了。吾们都知道以足行走，是比以手行走，容易得多，所以吾们大家都用足行走。假使有人独出心裁，用手行走，违反自然之理，那么吾们都要笑他是丧心病狂，请他到疯子院去了。现在吾们既知道吾们的眼睛，读横行字容易，读直行字万难，那么字的当横行或直行，也不成什么问题了。

第二，横行字易读。为什么横行字是比直行字易读呢？其中却有个缘故，那个缘故，是从心理学中得来的。

近世心理学家，用了精密的机械，和奇妙的方法，可把吾们的眼界（Field of Vision）细细度量起来。这是那眼界，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心理学中专门的名词，指明

吾们眼睛的知觉力的范围便是。假使吾们将一袖珍电光灯，在暗室中向墙上一放，那电光就直射于墙上，成一圆圈，那个圆圈，就是那电灯的光圈。吾们的眼睛，也和那电灯一般，有一定的光圈，那光圈，就是吾们所称的眼界。然而吾们怎样可以将那无声无形的眼界，去度量呢？为目前之计，吾们有一简便的方法！就是把一尺许的线，一端结一小黑物（小小的黑卡片很好），那试验者先面一白墙而立，离墙约尺许，然后注目于面前墙上之一点。试验者的身体必须直立，他的眼睛，也必须紧紧注定那墙上之一点，不可移动，否则试验的效果，就不能正确了。双目注定后，试验者可用左手的拇指，将线之一端，轻轻地向墙上接着；再用那右手，（仅用大食二指最好），执定那黑物的一端，渐渐向试验者之右旁，依着墙上，拖将过去，直到他的目杪不能视察那黑物的存在方止。然后把那左右二手间的线，量起来，便得试验者右旁的眼界了。依此而行，把上、下、左、右、上右、上左、下左、下右，等等量起来，那么试验者的眼界全部，就不难完全得知了。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吾们大家都可以自己实地试验。只是试验之时，紧要之处有二：第一，试验者的眼睛注定后，不可移转，第二，试验处的光亮，必须合度，能注意这二要点，那试验的效果总有几分价值。

经心理学家的考察，大概人的眼界，是卵形的，仿佛是像下面的图：——

吾们仔细一想，那个眼界的所以有这卵形，却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吾们的眼孔，是卵形的，外界的刺激（stimuil）只可由那卵形的孔中进去，所以吾们的眼界，也自然而然的变成卵形了。

吾们既知道眼界是卵形的了，但是这事和字之横行不横行，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卵形中的横径，比它的直径长得多，为之缘故，横行文字是比直行的易读，这也是自然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吾们眼界中的横径既是很长了，那么假使有两行字，一横一直，长短相同，字数也不上下，吾们读那横行时，因为眼界的横径，是很长的，所以目力所到之处很远，眼睛的转动，也减少了。吾们再读那直行的，眼界的直径既是很短，那么目力达到处，也是依例缩短，因此眼睛的转动，也随而增加了。眼睛的转动，既费精力，也伤神经，所以吾们为保全目力起见，也不得不改用横行的办法。不特此也，鄙人自己的试验，读直行文字，费时较多。吾曾用两张相同的纸，就报上抄下了两节的时事，那两纸上的字数，是相同的（共只 185 字），每行的长短，也无差异，但是试验的结果，直行字费我 50 秒钟，那横行的只 35 秒。试看那两段文字，是很短小的，而试验的结果，已有十五秒钟的差别；那么依这比例算起来，吾们倘读一部《水浒》，若是那《水浒》是横行的，只需十一日七小时，就可读完，但若是直印的，便要费两星期又两天七小时的工夫。试思那《水浒》一书，只因为横印直印的不同，读者就有五天光阴的差别！若照这样想来，吾们天天看报章



读书籍，只因为排印不得法，不知空费了吾们多少光阴！吾们生在这二十世纪的舞台上，万事都不得不讲经济，只光阴的经济（Economy of time）难道可以忽视么？

第三，横行字有美观。吾们近来特创新例，已把那英美的句读圈点法采用了，这是普及教育的初步。虽然，那英美文字是横行的，所以它的圈点法，是对于横行文字而创造的。吾们借它来用了，虽则也可通用，然而究竟是牛头马尾，似乎有些不合体裁。譬如那英文中的“点”（Comma）当初拉丁和英国古文，并没有所谓圈点，和中文一般；待到后来，教育渐渐的普及了，方才有圈点之法出来。那个点的由来，也是很简单的。当初既没有圈点，那些文章，自然是很难读的，所以人家便分了章句，并且于每句之中，在可以停歇处，也用有尾的点圈定了。这是那“点”的产生的历史。请看那个“点”的下方，拖了一个尾，和一钩子一般。那当初发明这“点”的人，无非是要把每句中的段落分开起来，一则容易读些，二来句中的意义，也更明显了。

但是那“点”一入中文，它的尾就失了本来的作用。而且那个“点”也不过是英文圈点中之一，其他如（·）（！）（：）（！）（—）等等，都有历史的价值，也是对于横行文字而出产的。吾们倘把它来勉强用了，虽则也可敷衍过去，然而直行文字，一用横行的圈点，就为茧中的蛹，既不是本来的蚕，也不像那华丽的蛾，非驴非马，不中不西，吾真不知道去称它什么东西，所以吾们若要墨守旧规，紧紧的步着千百年前祖宗的后尘便罢，倘若要发愤自振，就须彻底更新，将故旧腐风，一律推翻。为这缘故，吾们改良，要改得透，不新不旧的东西，天下人都要唾鄙。

还有一层，现在新式的自由诗词，是渐渐的盛行了。但是倘然吾们能将那些诗词，横写起来，那么更觉得美观，而且诗中的精神，也愈活泼易见了。

上面所说的，已经把那横行法的好处，约略说明；吾们现在不妨再将其中的要点，分列下面，作为结论：——

横行法的优点——

- 一、合眼睛的卫生，可以延长目力的寿命；
- 二、减少眼睛的行动，读者可少头痛之患；
- 三、新圈点法和横行法须相连取用，不可去此用彼；
- 四、可添白话诗的美观，并且增强它的自由活泼精神。

以上所云，都是根基于科学的思想，并非鄙人一人的狂想；虽然，这横行问题，现在尚在试验时期，将来成功与否，不敢逆料，倘国人能于此题加以研究，俾得早日解决，那么此篇之作，也不徒然了。

（民国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此篇内所讲的横行，是从左至右的横行，指英法文的制度。

作者

附注：作者这篇稿，既是打就了，就给同寓的某君一读，问他意见。某君是芝加哥大学教育专科生，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很有经验。他读完了，就说那“篇中第一第二两个理由，我赞成，但是那第三个理由，似乎不甚打紧”。某君这话，正合作者的初意，因为那第一第二两理由，是通篇的纲领，若赞成那两条理由，那么就等于赞成只横行方法了。

## 通信

同善社

记者：近来的同善社，几乎遍国皆是了，他本来是一个灵学会的化身；西洋人每谓中国难免不有第二批拳匪出现，未必不是指此而言。我近来翻阅全国的报章杂志，竟没有一篇攻击他的言论，真令人十分失望。昨在友人处谈及此事，友人告我道：“今年四月间，《湘潭日报》曾载有攻击同善社之文数篇。后来同善社中的人，和该县的县知事商量，借端将该报封禁，并将该报主笔拘押数日。”我便到处去找四月份的《湘潭日报》，仅仅寻得一篇，题名“辟同善社”，将同善社里种种捣鬼的情形，说得十分详确，今将剪下寄上。（但是同善社中还有些什么扶乩，飞鸾的功课，该文中还没有论及。）我希望诸位先生，拿出推倒上海灵学会时的精神，做几篇得力的文章，使这班妖人不敢再行鼓吹邪说，那才是中国国民的大幸咧。

何谦生·廿五，七，一九二一。

## 辟同善社

黎明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陈大齐先生说：“科学和迷信，两不相容，迷信盛了，科学就不能发达。我们要想科学进步，要想人在社会上做一个更有幸福的人，就不能不打破这罪大恶极的迷信，这些提倡迷信的人，有的简直是有意作伪，有的还算是无意作伪。有意作伪的就是奸民，无意作伪的就是愚民，有意作伪的，我们没有执法之权，只好期其良心上之反省，不和他争辩罢了。若系出于无意的作伪，那么，我们这些略有科学知识的人，就不能不聊尽提撕警觉之责。”我今本此意旨而为此文，愿阅者诸君，稍加注意。

迷信发达，科学就没有进步，这本是一定不易的道理。我们中国又是一个迷信极

发达的地方。死了人因为没有觅着吉地，便把死尸停在家里。举行婚葬之事，动不动就先要择个吉日，眼看着天气晴和的日子不举行，到了所择的那天，就是刮风下雨，也只说是命里所招。一对好好的男女，说他们的八字不合，便不许他们结成夫妇。病了人，不肯问医吃药，只知道许愿求神，就是病死也无恨。这一类可笑之事，笔不胜书。这还不过是行为的方面，显而易见迷信之为害。至于看见月蚀，就说是天狗吃月；看见怪胎，就说是灾异不祥；看见五星联珠，就说是国家的嘉瑞；看见不常有的疾病，就说是鬼神为祸。无论遇着一件什么事情，动不动就用迷信去解释，无论解释得合理与否，决不肯再详细去研究它。这样一来，科学还会有发达之一日吗？稍有知识的人，就知道迷信的罪恶，极力的攻击迷信。留心社会事业的人，也时常执笔为文，说明迷信的原因，使一般人明白一切迷信的由来，不肯盲从这些提倡迷信的人的胡说。

同善社，我先时还以为是一个什么研究卫生讲求道德的机关。后来有人告诉我：凡属入社的，先教以静坐之法，命其日行不辍，有时还要念经膜拜，由此便可以却病延年，登仙成佛。这样说来，同善社的性质，便一望而知了。既说静坐可以却病延年，为什么静坐法的元祖——冈田寅二郎——静坐一生，不过四十多岁，便一病不起呢？就是近来许多在同善社的人，也未尝不病，也未尝不死。我们若是知道自己到了三十岁一定会死，万万不能活到三十一岁；我们便加入同善社，学习静坐之法，果然活到三十一岁没有死。那我们便可以说静坐确实是可以延年，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自己三十岁一定会死么？并且不静坐的人为什么也有长寿的，这样看来，静坐的人不死，而归功于静坐，不也大可笑吗？

提起却病一层，也不过是偶然之事。时行的医生，有许多没有一点医学的知识，他们所知道的，就只几个很普通的药方，他们也时常可以治好别人的病。并且还有许多穷困的人，他们害了病，每每不药而痊。一个人只要自己知道讲求卫生，注重体育，不时常以金钱、勋章、生殖器为念，精神自然会舒畅的，能按时作有益之运动，身体自然会强壮的。（缝工、雕刻工，更不能时常运动。这都是根据学理而言，不是毫无对证的。）我真不知静坐可以却病的话，是从何处说起的呢？劳苦的工人，他们哪有静坐的机会，为什么他们的身体又很强健，

我正写到这里，旁边一个在同善社的朋友看了，大不谓然，气愤愤地向我说道：“我的相识十余人，都因有病而入同善社，一两月之后，居然有四五人日有起色，这又是一个什么道理咧？”我当时就回答他道：“一两月之久，十几个有病的人，仅仅好了四五个，这也算是入同善社之功吗？两个对手猜拳，猜到十几拳总要猜中四五次。几个人掷骰子，有个人口里叫声‘双’，骰子果然掷成双，这也算是他的嘴里有神吗？世界上若毫无偶然之事，那迷信又怎么会发达呢！”他又说道：“这且不管，为什么我病

了多年，百药不愈，一人同善社便痊愈了呢？”我便拿着科学之理来作一个解答——近来各大医院不常有用催眠术的吗？不需药物，便可以治疗疾病，他无非是利用精神的治疗，使病者不忧其病，故其病得以速痊。现在有人觉得有点不快，一心以为疾病之将至，时时注意于其不快之一点，于是弄假成真，果然害病，这也是常有的事。巫觋道士们又有什么本领，他们有时也可以治人之病，无非是病者觉得巫觋道士们真具有回天之力，确能治病；自己的精神为之一爽，于是自己的疾病也觉得从此减轻，假巫道士们岂真能治病吗？这样看来，静坐可以却病的话，不也同是一样的可笑么！

我们生在这二十世纪，能不宝贵自己的光阴，干一点于人类有实益的事业？徒然以静坐为名，坐视一切，又何不早死之为愈。现在我们乡里，居然也有一个同善社分了，一边挂着招牌，一边还贴着官厅的告示。可怜我们乡里，贫苦的儿童百数十人，从没听见有人发愿办一所学校，教养他们，使他们也知道一点国民的常识，而对于这种无稽之说，竟崇拜若是，死力的去提倡，这中国又安得不日趋贫弱呢！加之这些乡人，本具有社会上相传的迷信，牢不可破，若再加以鼓吹，他们奔走若狂，日日以讲求仙术为事，那他们还会有知道人事之一日吗！

至于登仙成佛的话，更属荒诞奇离，他们又在那里看见了说得话的仙，走得路的佛。并且他们入社时，还要礼拜什么菩萨，经菩萨的许可，才得认为社员，这种办法，是不是提倡迷信，有意愚人？

冈田氏因是子诸人的静坐法，有时还引证生理学心理学诸理，虽免不了牵强附会的毛病，总还是在研究学术的一条路上走，不比同善社里，入社时就要誓告天地，不能以所习之法轻易传授他人。我想，世界上的事，除开作伪之外，再有不可以告人的吗？况且同善社里，每每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几个名字挂在口头，这就叫做重五伦、讲道德，并说六经之外无奇书。我却不知他们所视为风尘中的人，倒只有四伦，而他们这些打算登仙成佛的人，反谈起五伦来了，他们的用意不也很深远吗？至于六经之中，我实在找不出一登仙成佛的话，他们自以为着拿六经之名，就可以搪塞这些不信服者之口，不也滑稽到了极处么！

我还听说社里的人将第一层功夫练好之后，就要介绍十数以上之人为社员，不然就交纳十人以上的人社金，社里才肯教以第二层的法术。这样看来，又与骗钱何异，也配安上一个利人救世的美名吗？

我现在且把同善社诸君看作无意的盲从，故作此篇，同善社诸君或能稍加反省，不再鼓吹邪说，诱惑青年，使我们中国这点程度极幼稚的科学，不为之摧残而中绝，那便是幸事了。

何先生：

我在北京时就听得同善社有许多妖邪举动，后来更知道长江一带信奉邪说的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是广东现在也不少了。主持其事的人无一不是有形无形的辫子朋友，信奉邪说的大都是政界军界极腐败不堪的分子，劳动界学生界信奉邪说的都极少或竟即于无。这种邪说较之灵学会野心更大，简直是白莲教义和拳的后身，且含有复辟作用，只有用刑法来裁制，哪里够得上加以学理的批评。

独 秀

###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独秀先生：

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思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掺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五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因为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它本

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贿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因此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因为俄罗斯在经济地位上久已隶属于西方工业国，而它那上古式的农业生产法又抵当法（小机械农业）美（大机械农业）机器的农业生产法不住；所以农产品一入国际市场不能与法美相竞，因此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哪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亡不能供自亡的需要，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这种经济侵略孰能御之。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地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地失其职业。现在中国失业人数到了哪些田地？换言之，就是为经济压迫不能生活者的人数到了哪些田地？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唯有两条路走：（一）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我命的意见解决。如其不能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也都把持不下的。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知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饿民要面包、

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人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阀财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过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过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而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谗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三）任其自然实现，时间延长，牺牲数量太大，无产阶级每日直接间接死于穷困者不知若干，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者不知若干。若过三、五、十年再经一次世界大战，至少又要死伤四五千万。具此三个理由，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琨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什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不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

独秀先生：现在英法美意的劳动运动，刚才接近第三步，还没达到目的。我们若有识力有决心，必可于最短时期突过欧美的劳动运动。我以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 *evolution et revoluton* 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鲁莽灭裂毫无计划的感情革命主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我深以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盖承此纷争破产之后，四五年中，资本主义必勃然而兴，与其待军阀财阀勾结五大强来巩固资本主义于中国，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盖生产之三要素，中国具二而缺一（有劳力原料而无资本），全国生命遂握于五大资本帝国之手。若我们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奈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先生！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



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你看现在中国的中产之家有几多能自给其生活，教养其子女，而不感穷困者。故以我看来，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残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以上拉桑写了一长篇，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和森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唯《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蔡和森一九二一、二、十一在法国蒙逢尼

蔡和森先生：

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

尊论所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骨髓，也正是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一个最大的要害。怀疑的地方就是：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类乎一种自然进化说，这两说不免自相矛盾。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二者似乎有点不同。唯物史观固然含着有自然进化的意义，但是它的要义并不只此，我以为唯物史观的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因为这个要义的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而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内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照我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呆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不仅是对于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了，先生以为如何？此理说来甚长，我这不过是最简单的解释，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独 秀

## 附录

### 衙前（在浙江省萧山县）农民协会宣言

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尊敬的人民，可惜精神上的尊敬，被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毒水淹死了。

农民出了养活全中国人最大多数的气力，所有一切政费、兵费、教育费以及社会上种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消费，十有八九靠农民的血汗作源泉，而这许多血汗所换来的，只是贫贱、困顿、呆笨、苦痛。积了许多人的贫贱、困顿、呆笨、苦痛才造成田主地主做官经商聪明的威福。

我们农民，从小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长大时做了田主地主不用负担维持生存条件的牛马奴隶，老来收不回自己从来所努力的一米半谷来维持生活。人生少、壮、老三个时代这样度过，这还好算是人的生活么？

天年丰收，丰收的还是田主地主的，我们农民没有份；天年歉收，田主地主在收租簿上就记上一笔第二年该还的欠账；农民今年正不知道怎样图明年的活，却叫农民今年预欠明年的债。乡镇上所有一切典当、杂货、米、布店等铺户，又没一家不敲剥农民流剩的一点汗血。

一般第三阶级主政的世界，已经支持不住我们所需要的生活了。他们所崇拜的经济制度，发展我们的贫困，比发展他们的私有财产还要快。关于这种不良的经济制度所给的苦痛，农民和工人是一样受着的。照这样看来，他们第三阶级正不配做主权者。

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的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的命运。

大地敞着胸襟，欢迎我们下锄头铁耙造成锦绣，人人生活在这锦绣堆中，全仗农民的气力。农民在锄头柄上传播气力，才用得着土地，所以我们该认定“土地是农民传播气力来养活人类的工具。”

那么，这种工具不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么？在目下似乎这句话还很远的。

我们因为处在“这样，叫我怎样活得过去呵！”的叹声中，权且定了一个眼前救急的章程出来。

我们终不忘记世界上农作生产事业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

##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第一条 本村农民，基于本村农业生产者还租的利害关系，求得勤朴的生存条件。

第二条 凡本村亲自下气力耕种土地的，都得加入本会，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 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

第四条 凡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运动者，本会都认为极良好的朋友；遇必要时，本会对于渠们的团体或个人，应当尽本会能力所及，加以扶助。

第五条 本会的组织，基于会员全体：由大会选举委员六人，为本会委员。又由委员六人中互选，选出议事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三人。

委员一年一任，只得连任一次。

执行委员，掌管本会名册及登记簿，执行由大会及议事会议决事件；并联络别村与本村同性质的团体。

议事委员会，议决关于大会所交议及会员三人以上所提议的事件。凡有利益于本会的事项，议事委员有考查提议的责任。凡本会会员有私人是非的争执，双方得报告议事委员，由议事委员调处和解；倘有过于严重的争执，由全部委员开会审议解决。

大会召集，由会员五分之一或议事委员会之主张召集大会。

第六条 本会会员，月纳会费铜元 枚。每月一号，交由执行委员存贮应用。

第七条 本会会员，将每年农作所得成数，分春华，秋收两期，报告执行委员会登记。

第八条 本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由大会议决公布。租息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做标准。

第九条 本会会员，有因依照本会大会议决的纳租成数被田主地主起佃者，本会有维持失业会员的责任。如有因上项情事被田主地主送租者，本会全体会员皆为被告人。

第十条 会员不得违反本会的决议案。

第十一条 会员有违反本会决议案及有不利益于本会的行为者，除名。

第十二条 两村以上的农民协会，得组织农民协会联合会。

第十三条 凡是关于两村以上的农民利害关系发生时，随时可由联合会协议，议决执行。

第十四条 本章程由大会议决，大会能随时以多数同意修正。

这《宣言》和《章程》已经由衙前全村农民，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七日在本村议决，并举出委员六人。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也正在酝酿同性质的团结。

玄庐附记

### 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

单有精神，算不得一个人；单有体力，也算不得一个人。人，必定兼有精神体力并且合而为一的。有人说“体力容易被掠夺，精神不容易受劫节制”——可是体力既经习惯在被掠夺的状况中，精神也一被受了劫制。

中国在海禁未开以前，大多数人的体力和精神，一半被劫夺于君主政治的因袭，海禁一开，便渐渐地换了一个新的劫主；革命以后到现在，这新的劫主所施展的新的手段已经十分显著，而且这个新强盗的身份全明涌见在大多数人面前，显出他的威阔、体面。

这个新的强盗，便是中国经济史上由欧洲美洲留学速成毕业回来的“有产阶级”。

从来无产阶级的体力被有产阶级夺了去替他们生产，这是大众所知道的。一般无产阶级究竟断不得种，这是有产阶级的公意。有产阶级不能离开无产阶级而生存，又不愿无产阶级得到支配经济的知识，所以用极秘密极严酷的经济制度压迫着无产阶级的儿童，使渠们永远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要不然，便是施一种为有产阶级作爪牙的教育。

因此，儿童的精神，一部分被有产阶级夺去，一部分被困在压迫的下的穷家庭夺去，一部分又被替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师们夺去；一方面显出有产阶级自己儿童的天才，一方面还似乎有遗憾似地说“穷人的儿女到底呆笨。”

处在这种泰山压顶势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下，正不知压煞多少有天才的儿童！在从前科举时代，“穷读书”，也还有万一的希望——如今无产阶级的儿童连不出学费的学校都断了念，还希望什么高等、专科、大学、出洋留学呢！

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么？

在儿童清洁的心地，从来不染阶级的污秽；我们一方面反抗人类自杀的制度，一方面保持儿童心地的灵光。我们信仰这一种意义是高尚的。我们自信是有决心的，所以我们建设这个“农村小学校。”

农村小学校不能单独脱离有产阶级的势力，可是能够改变现在社会教育的社会性质。因为农村小学校中现在的我们，是从有产阶级势力里面跳出圈子来的。

我们已经了解农村小学校经费的性质，已经改变掠夺劳动剩余的性质为自己使用的性质了。我们更了解农村小学校所实施的教育性质，已经改变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为“人的发现”的教育性质了。所以我们不但反抗有产者掠夺无产者，并且要禁止父母掠夺儿女。

小学生呵，你们是荆棘丛中最美丽的花，朝起的太阳，正对着你们含笑哩——

这篇《宣言》，已经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六日在萧山衙前农村小学开幕这天，当着许多工人、农夫、和资本家、地主、官吏面前宣布——而且用讲解的形式宣布的——听众很动容并且很能容纳。足见中国内地，不是不能宣传不能组织的，只是有识无产者缺乏改革的决心罢了。

玄庐 附记

## 第五号

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一日发行

# 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

陈独秀

“我们社会主义者，往往不甚觉察列强对于被掠夺的各地之苛酷，常一再加以压迫而不休，其实若谓‘非列强’的民族之独立，全靠列强间不和而保存，良非过言。华盛顿会议的危机，即列强间苟能妥协，则中国或将被列强分割而压迫，或不被分割而受列强其同样的压迫。诚然中国代表亦将列席于华盛顿会议，但在巴黎和会，中国未尝无代表，其结果曾何益于中国，中国不签约曾何补于土地的丧失？”

罗素先生对英国 Labour Leader 记者说的几句话，竟然唤不醒我们中国人的迷梦，实在可怜极了！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阶级，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有两个唤不醒的迷梦：（一）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们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二）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倘列强不能妥协，冲突起来，限制军备案不能成立，太平洋诸问题不得解决，不但是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的不幸，简直是世界和平的不幸。

在这资本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哪一个不是借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除非列强他们自己抛弃殖民政策，毁坏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如何能够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小民族，所以我们中国人第一个迷梦，可以说是“与虎谋皮”了。至于第二个梦，那太平洋会议的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国为列强间若是自起冲突，相互破坏个干净，这时候太平洋沿岸被他们压迫的弱小民族才有解放之一日；若是他们互相妥协了，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如中国人朝鲜人西伯利亚人不但

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从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所以太平洋会议列强若是冲突而破裂，正是太平洋弱小民族的幸事，如何反说是不幸呢？中国人这种观察完全错误，我所以说那太平洋会议的结果必和中国人梦中的说话恰正相反。

若有人不相信我的说话，检查一下太平洋会议的来源及召集会议的最近动机，便明白这会议的性质了。

此次太平洋会议远的来源就是英日同盟，这是英日同盟的作用，起初乃是英日合力排除俄国在华的势力；其后乃是英日合力排除德国在华的势力。在日俄战争以前，中国北方在俄国掌握之中，南方在英国势力范围之下，日本初兴想来中国得到好处，必须北破俄或南破英，否则不能插足，在日本当日联俄破英图中国南部，或联英破俄图中国北部本无成见，和英国商议盟约的同时也有密使在俄谈判，只因英国外交手腕敏捷些，日英同盟成立，俄国便败于日本；倘当日俄日同盟成立，形势便和现状不同了。日俄战后，日本乃代替俄国的地位和英国一北一南半分了。这时新兴的德国忽来插足山东，北日南英都同时戒严，英日都要巩固它们在华的势力，所以不得不续盟。现在俄德虽然没有力量损害英日在华的权利，然英国仍然依赖日本帮它压迫印度，日本也要依赖英国帮它抵制美国，所以第三次盟约本年虽要满期，英日都还有续盟的必要；但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极力反对英日续盟，英国此时固然不愿意开罪美国，至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反对更足致英国的死命，英国处在两难，因此只有希望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解决之一法，所以太平洋会议有表面上虽由美国发起，内幕中实为英国主动之说，总之英日同盟确为太平洋会议一主要的原因。这种英日分赃的同盟，在几次盟约上不啻将他们压迫弱小民族的野心和盘托出：这同盟起源于英日合力排除俄德，垄断在华的权利，所以盟约第一条即郑重声明两缔约国之特别利益，即：大不列颠国在中国之利益及日本在中国所有利益，这是不用说的了；其第二次盟约即将第一次盟约中维持韩国独立字样删除了，同时加入印度问题，开口即郑重声明该同盟以“保持两缔盟国在东亚及印度地域之领土权，并防护两缔盟国在该地域特殊利益等为目的”；第三条英国明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第四条日本明白承认英国在印度的权利；这种分赃的盟约是何等明目张胆！

以明目张胆的分赃同盟为主要原因的太平洋会议，于太平洋弱小民族是幸事还是不幸呢？

太平洋会议的最近动机，虽由美国上议院议员 Borah 及众议院议员 portes 先后提议，然所以能够成立此会议的原因如下：

(1) 英日续盟与否亟待解决；



(2) 日美在中国在西伯利亚在前属德国的太平洋殖民地种种利害冲突；

(3) 美日海军竞争甚剧，有酿成第二次大战的趋势，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唯一的恐怖；

(4) 美国急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就是他们的武器。

试看上列的原因，哪一样是关于太平洋弱小民族的利益呢？

美总统所发华盛顿会议之通牒，不是明说为了军备限制问题和讨论远东问题吗？

他们所谓军备限制问题，乃是图列强间均衡的限制，免得列强间相互竞争扩充，酿成列强间自身的不幸；并不是相约平均废除军备即废除压迫掠夺弱小民族的武器；因为列强的军备或是依现状加以限制，即或照现状缩减一半，拿这军备来压迫掠夺弱小民族也十足够用。所以野心勃勃的列强间，能否实行限制军备，固然是个大大的疑问；即或能实行限制，也只是列强间自身的利益，和被压迫被掠夺的弱小民族毫无关系。

至于所谓讨论远东问题，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卫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而战争与弱小民族以自然解放的机会；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了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和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帮助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呵！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我们揣测此次太平洋会议的结果不出三个途径：一是列强间利害不一致，尤其是限制军备问题互相猜疑，然又互相回避不肯决裂，至于无结果而散；一是列强间分赃不匀，势必非武力不能解决，则此次会议即第二次大战的序幕，这是列强间的不幸，却是弱小民族大大的幸事；一是弱小民族大大的不幸，就是列强间在此次在会议席上或秘密谈判中，分赃均匀，互相妥协，英日同盟扩充为英日美同盟，或更扩充为英日美法（英国战后虽嫉妒法国，但在中欧局势上又不能不利用法国防御俄德，因此法国虽与远东问题无关也要拉入。）四国同盟；可怜被压迫掠夺在此同盟势力之下的弱小民族，在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成功以前，决没有一日能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铁蹄和算盘蹂躏的。

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

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赶快不要做梦罢！

# 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

张椿年 译

## 一、华盛顿会议

美国政府为解决东方问题和限制军备所召集的华盛顿会议，是在胜利的资本主义方面想从世界战争所发现而未被解决的矛盾中寻一条路出来的种种企图之后，产生的。创设一个中世纪的欧洲的理想，国际联盟的理想，一个一个相随而完全破产了。

英德的资本主义已证明他们无力建设资本主义的和平，这种和平不能动摇强国欺凌弱国的权利。并同时使军备扩充和战祸绝迹于世。

在现时，战争终了后三年，和约结了后二年，欧洲就像一个群兽争骨头的笼子，看守者袖手旁观，时常投新的头骨给他们，唆使他们争夺。

胜利的资本主义既已显出它的力量，像一个和平组织者，有这样惊人的成功了，美国，曾经参与凡赛尔会议想建设一个国际联盟，但是后来又把自己所创设的打消了，现在又第二次承担去解决对于他们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关于太平洋的问题；就是说，在东亚的利益抵触的排解。

把关于太平洋沿岸的问题做起点，美国想解决一个涉及军备解除的世界广泛的问题。这就是定为华盛顿会议的职务。这企图将像先前一切的企图归于失败。这会议的结果最好不过是新的结合和已经存在的仇讎的新砥砺。这是只从鼓动美英日的力量的审察而来的自然结论，与研究实际问题而来的无别。

## 二、美国重新参与欧洲政治

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第一，因为英国在联盟内有六票，可以把持联盟的政策；第二，因为美国资本家不愿为《凡赛尔和约》约定的土地疆界负责；第三，共和党资本家想利用美国小营业分子对于欧洲事业的兴趣薄弱，可以洁身远离民主党资本家政府的分赋事业。虽然，美国终之不能退出欧洲政治舞台。欧洲和协约国的资本家欠美国二十兆美金。欧洲冲突的最近发达不仅解决了是否债务者是能还他们底债的问题，

并且解决了是否美国将能维持他的在欧战时发达到如此程度的工业问题。倘若美国资本的一部分以为他的利益不依靠于欧洲经济的发展，那么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的大恐慌甚至对于美国的农民证明美国不能运他的货出口到欧洲去，如果欧洲的经济仍旧日趋于瓦解和破坏。为什么美国已经起来帮助解决德国赔偿问题，并且现在又加入联合议会去解决西伯利亚问题，和对于俄国灾荒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这个缘故。总而言之，美国在回到联合议会之后，可以看作胜利的世界资本和已变为木偶的国际联盟的真正发言者。美国现在乘他的劲敌英国的困难境况，想握有世界政治的指导权。

### 三、英国的地位

英国帝国主义想得胜利，须殖民地对于举行战争尽他们的一份力，这些殖民地在战时经济上已强固了。在一九一七年，英国帝国主义允许殖民地参与讨论大不列颠的外交政策问题的权利。现在这帝国主义势必承认殖民地的这种权利，因为他不能独自支付海军军备的费用，这种海军军备他以为是去抵制美国和他自己的同盟国日本和法国所必须的；并且又因为他须看待殖民地像看待真正的国家一样。从前的大不列颠现在被一个大不列颠和几个自治的资本主义的英国殖民地的联邦所代替，这殖民地的对外的利益是不与母国相同的。当英国帝国主义想维持他与日本结合的时候，为了一旦与美国冲突起来可以有一个同盟，所以不断地挑拨日美间的冲突，于是自己可以做日美帝国主义间的调解人。在这时，年幼的加拿大资本主义日渐依靠他的邻人美国，不能承受与他的强大的邻人有间离的关系。加拿大在帝国会议上投票反对与日本再续同盟条约，且如果同盟继续，便拒绝负责。对于澳洲，日本是他唯一可能的仇敌，一旦与日本冲突起来，与美国是一个同盟国。因为在最强大的殖民地方面有这种态度，所以英国帝国主义对于美国不能为所欲为了。

大不列颠与美国间日涨的经济竞争，使竞争双方遇着这个问题：是否这种竞争在这未解决的世界政治问题的空气中，惹起军备扩充，趋于一个新的世界战争？大不列颠在新世界战争中的地位将比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战争要格外危险。既不能完全的援助于他的殖民地大不列颠又将很可能地发现法国在他的仇敌之内。法国企图要挟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附庸国帮助，获得欧洲全洲和他在近东的政策，同日与大不列颠冲突。英国的帝国主义要德国资本的海陆军力毁灭至于可能。德国资本的解除武装，使法国的黩武主义在大陆上处于陆军的领首地位，且观于长距离炮的完善，飞艇，潜行艇，法国不但能够完全封锁英国，甚至能够运兵上英国海岸。在这些情形之下，英国政府被迫着去想法于与美国政府结盟。这结盟的目的，似乎要建立一个英美资本家的托拉斯，这托拉斯的重心将在美洲。这托拉斯的组织将成立在

日本的损害上面。

#### 四、日本的孤立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因为他开支微末，成了一个协约国军用品的供给者，变富了，乘着英国因为战争的缘故不能供给充足的制造品给他的殖民地。在大战之初日本靠外交活动阻止中国加入世界冲突，而后又从德国帝国主义手中夺得胶州和山东省，为自己占据德国固有的地位。他使中国内乱延长，为了自己可以立在假装维持者的地位，但是实在想霸占这个大国，这大国正慢慢地从封建的分裂向着在资本主义的南方指导之下的中央统一发展之路上进行。世界战争的结果使日本由胜利所得成为疑问。德国战败，或者会与日本同盟而联合抢掠之。俄国现在已经退出，不再为帝国主义的元素，使日本只能得到英国的援助去反对美国。

#### 五、美国在东亚的政策

英国看出在中国、在俄国、在西伯利亚可以得着大市场和利用美国资本的大场所。关于美国垄断的地位成一个世界的债主，关于美国工业内潜伏的大竞争力，美国有不仅对日本并对于英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优越权，或是由旧帝国主义先前所得的，如那些英国、日本从前所得的或将在西伯利亚得着的。美国企图将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在一九〇〇年留下来的“门户开放”解决；且他在那因雅泊岛电台引起的问题讨论中讲得很明白，他已预备战争。美国的政策亦危及英国，不过比对于日本好一点罢了。所以这样不但因为英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实力比日本强，格外能够抵抗美国的竞争，况且亦因太平洋上的特权问题对于日本是一个生死问题，而对于英国不过是许多世界问题之一罢了。

日本为了这些原因依靠英国的援助只能到某种程度。遇着日美间选择的必要，英国将到美国那边去。因此华盛顿会议含有在美国方面想用外交来夺去日本胜利的果实之意。

#### 六、华盛顿会议的希望

对于太平洋方面解除军备或对于海面的均分因此可以各霸一方，最重要的条件是争论太平洋问题的外交磋商结果。英国将与日本同盟，而在日美间谋得和解，这个或将给他一个正式的把美国拉入同盟，并可与日本继续同盟条约的机会。遇与美国战争时，与日本同盟的军事上的价值，和与美国争论时，这同盟外交上的重大价值是不能看轻的。达到这种利益的调和必须补偿日本于西伯利亚方面，或允许美国在中国的权

利，允许美国得着米苏泊脱米亚的煤油矿等等。倘若美国能获得这些利益，他就将在一个英日美同盟范围内企图与日本确立密切的关系。或将有一条约成立，在这条约中三缔约国规定到何种程度的海军军备不算是危险的竞争。虽然，如果要是和解争端的企图不成功，经济的竞争和军备的增长将永无止日。

第一个例，我们将预见美国与英国的结盟，和日本的战时赃物的剥夺以利美国——使中国和苏维埃俄国受损失。这样性质的条约，像没有好久前的《马关条约》，俄法德剥夺日本在一八九四年战胜中国的果实，可以做新的外交上的团结和新的世界纠葛的起点。第二个例子，仇讎将日趋于利害。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仇讎是不会消灭的。英美间的经济上的竞争将仍存在，继续着为世界的重大问题。除掉这个之外，英日的利益冲突亦将存留，还有仇讎胎生于征服国和被征服的资本主义国如德国及殖民地的关系，末了，还有苏维埃俄国，没有哪一个国家，曾于资本主义的政府制度凿一缺口。

无论何种企图，在华盛顿会议席上想提出欧洲大陆的军备限制问题，决没有成功的希望。即令法国见得德国完全解除武装，已不能加危险于他，答应修改他极大的陆军计划，然而他决不会放弃做欧洲第一陆军权力的思想。除掉了法国还须顾及他的许多属国，他们依《凡赛尔和约》及其他后来的条约，还承受了互相仇讎的人民所居住的土地。波兰含有大群众的乌克兰俄国德国的居民。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是前澳大利亚的肖像，他包含除捷克斯拉夫人外无数的德国俄国匈牙利民族。罗马尼亚奴隶了匈牙利和巴撒比亚的人民很大部分。保加利亚的一部分人民并入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在中南和东欧统治权的平衡，是用武力来维持的。在近东，法国想在英国力量薄弱的地点——苏伊士运河，恐吓英国离去西立亚。法国想破坏英国的政策，他的政策是想建立与印度的交通路线，通过附属英国帝国主义的大亚拉伯疆域。在这些情形之下，除了法国解除军备，英国势必与他达成关于世界政策各点的条约。

资本主义的列强，他们自己对于他们的军备解除的可能信任如何薄弱，可以用这事实来证明。英国政府在他好像极有诚意欢迎哈定氏请求加入十一月在华盛顿对军备解除问题讨论的那一刻，拨定三百万英磅做建造新战斗舰之用，鉴于日本正造八艘在一九二五年可成，并且再造八艘的款项已拨定；又鉴于美国在一九二五年将有十二只最大量级的军舰。

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披露华盛顿会议的特质，且证明这决不会有军备解除及各民族中和平建设的结果；这不过是安排大帝国主义的英美的利益而损害弱国的企图罢了，被他们共同鱼肉的是中国和苏维埃俄国。这华盛顿会议的特质因为不请苏维埃俄国参与的事实格外明显了。在那会议席上他或将辱骂那拿人类命运玩弄之卑鄙的把戏。

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警告劳动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勿妄想华盛顿成就外交

上的结合能够把你们从一个资本主义的武装和平，从一个饥贫的和平中救出来；勿妄想你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中救出。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一切共产党和联络的赤色工会努力从事鼓吹和奋斗反对帝国主义的国，他们的利益抵触将引起一个新世界战争，如果平民革命不能夺他们的兵器就不能为劳动阶级世界的联合建立一个基础。

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世界劳动阶级注意在华盛顿为苏维埃俄国所预备的桎梏。执行委员会召集中国高丽和东西伯利亚的人民到苏维埃俄国一边来，因为他是这唯一的国家想把被世界帝国主义所侵掠的东方民族放在平等和睦的基础上。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国张椿年译于北平

## 对于太平洋会议的我见

日本 山川均

从一八五零年到一九零零年，这五十年之间，英国铁的出产额增加了四倍，法国增加了六倍，德国增加了二十七倍。欧罗巴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已经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而为生产生产机关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这个变化，使欧罗巴的资本主义，由和平的资本主义一转而成为好战的资本主义。于是军备竞争时代就代替商业竞争时代而兴了。

这种资本主义的成熟，一方面造成了帝国主义的思想；一方面那反映不安而想靠国际协定来限制军备的思想也表现出来了。一八九九年海牙和平会议，就是最初的试验。

成为海牙和平会议而现出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安，决不是什么过虑。所以一九一四年以英德资本主义冲突作中心的全欧洲——以至全世界——大战，就勃然而起了。

从此次战争中逃出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哪一国，都受了很大的创痕。某同僚因受重伤丧了命（譬如：罗曼诺夫朝的俄国）。别的同僚幸而能够保全生命（譬如：德国）。其他的同僚，都受了致命的打击（譬如：英法）。

一八九九年的和平会议，是反映资本家的帝国主义在前途所经历的不安现象；同样，一九二一年的太平洋会议，就是代表在帝国主义的结果的战争中受了损伤的资本主义的悲哀。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无论何时，总要变为和平主义的理想反映出来。一九二一年的资本主义，也是在反动的国家主义和国际和平的努力上，表现那固有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的精神所表现的范围以内，一九二一年的太平洋会议就是一八九九年“强盗晚餐会”的复习。而一九二一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不由俄皇召集而由哈定召集的原因，就是说明“英国资本主义帝国”现在已经完成了。至于一九二一年的“强盗晚餐会”不叫做海牙会议而叫做太平洋会议的原因，就是说明资本主义榨取的舞台之中心已经移到太平洋沿岸，说明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已经由消费品生产的资本主义进到生产机关生产的资本主义。

日本是最后才上资本主义竞争的轨道的。日本本来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物的消费国，到现在进到消费品的生产国的时候，世界的市场，差不多对于日本都锁闭了。所以日本的资本主义从最初起就是好战的，是帝国主义的，不像英国那样有自由主义平和主义的时代，就是这个原因。

日本的资本主义，因为日清日俄两战役，才开始生成的。日本的资本阶级是用中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的血液养肥的。所以纤维工业的日本，纺织和生丝的日本，受了世界战争的影响，到现在就变成铁工业的日本了。日本劳动运动，由生产消费品的劳动者移到生产生产机关的劳动者的倾向，表现得很为明显，即如现在劳动争议也以铁工业为中心的原因，这就不外是反映出资本主义已经成熟了。

照这样，日本资本主义全体之中，那成熟期内资本主义的特质的帝国主义精神，现时正在膨胀了。所以不因世界战争而受创伤的，也是日本。这好像达到壮年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怀抱着可以代替那已入衰老时期的欧洲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壮图，要踏到那残存的唯一榨取舞台。

欧洲资本主义，在最后榨取之舞台——亚洲大陆，现在和那自身的资本主义化的作用对立起来了。他们就把这个矛盾叫做太平洋问题。

普通的说，是各国资本的帝国主义，特别的说，就是英美日三国资本的帝国主义。现在在最后的榨取场——亚洲大陆——第一是中国本部；第二是满洲和西伯利亚——之上冲突起来了。太平洋会议，就是反映出想从这冲突中取得最大收获的列国——就是英美日——的贪婪，同时又反映出对于这冲突所预先显现的最后破绽的本能的不安状态。太平洋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决定列国——英美日——之资本哪一个应该独占那榨取亚洲的自然和民众的专权——即是用第二世界战争来决定的——乃是决定这些资本应该用什么比例来分掌榨取的权利。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尤其是东亚诸国（中国朝鲜西伯利亚及日本）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反对某一资本主义国家握有榨取我们的专权，同样也要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握有榨取我们的权利，也要反对数个资本主义国家分配这种榨取的权利，就是要反对关于这种榨取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所以我们对于那决定日美两国中那一国的资本主义支配我们的日美战争，提出抗议；同样，我们对于那要决定英美日各国用什么比例来掌握支配权的太平洋会议，也一定要行之有效的抗议，表明我们对于一切榨取都要用革命来应付的无产阶级的决心。

日本最大劳动团体——友爱会，在十月三日的全国大会，由撤废资本主义来废除军备的立脚地，对于小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军备减少论付之一笑，同时决议不参加华盛顿太平洋会议。



## 太平洋会议

日本 堺利彦

世界战争的结果，美国以最少的牺牲获得最大的利益，他的大资本膨胀得几乎要破裂了。他寻觅自由出路与希望，能继续扩大那种凶猛势力的苦闷，在心理上表现为世界强国的野心，这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民主帝国的热烈精神。威尔逊总统曾经半知觉地用他的自由人道的华丽名词，向着这种目的努力。现在哈定总统就用全部意识勇敢的坦白的从事于这种目的了。

但是英国虽然在大战中受了重伤、现在仍有在经济上统治全欧洲的势力。国际联盟差不多成了被用于这个目的的英国机关了。欧洲战败国家如：德国、奥国及其他诸国，与战胜国的法国、意大利与其他诸国，现在一齐疲乏都不能度过经济独立的生活。他们是在经济上为英国或美国所统治。所以英国与美国互相反对为争夺世界雄长而进行激烈地斗争。

然而在远东另外又有一分子，就是日本人自己所称呼的“大日本”。日本可算是远东的最大国家。他已侵吞了高丽，并且现在若是可能，也想伸其势力于中国，虽然不如一般“极端爱国主义者”一样想侵吞中国。中国是现在唯一退化的国家，可供进步国家资本的自由利用的。如何利用中国的无限富源，如何在利用者中间朋分利益，这是世界外交中的重大问题。许久以前，英国美国就想注其全力于中国。但英国为势所迫，不得不承认一些自由给日本，利用他为在东方的看家犬。美国也不能怎样横暴不承认日本为中国邻国的“特别权利”。

但是现在情形已经更变了。美国逐渐要变为世界的最大强国。日本是阻碍他的。这“远东的英国”，在大战中也获了不少的利益。他的资本主义正当强壮青年之时。他的陆海军在世界上有凶悍的勇敢的名誉。而且他又与英国同盟。美国势力虽然强大，也不敢在此时和日本宣战。所以有华盛顿会议之发生。

华盛顿会议是将第二次大战延期数年并尽力减轻资本主义竞争之军备重担的会议。并且他也是协商如何开发中国市场与如何在列强间均分利益的会议。

有人说，日本是准备同意于解除武装计划。但是又说日本必须维持为国防必要的军备。所谓国防所必要的界限是在哪里呢？这是没有人能够决定的。所以这会议的结果，并无实际效果，只是存留列强间的不安与敌视在后面罢了。

无论如何，华盛顿会议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议，美国为其中心。英国与日本无论采取什么态度，美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反对这种利用的共同计划。特别是日本中国高丽西伯利亚与其他滨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都要坚固地联合起来，了结这样的形势。

要成就这种大事业，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世界革命——由劳农俄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 “是什么”和“为什么” *What and why*

高 铨

我前回在《洛书是什么?》的一篇中,说了“是什么”和“为什么”六个字,说得不十分清楚。我现在再来补充点在这里。看来,只有六个字。连接这六个字,却是不容易。这是我们科学的精华,也就是他们科学者毕生没头的大事;是我们解“不解”的方法,也就是现代哲学不陷迷信无稽,迂阔怪诞的缘故;是我们做事的方向,也就是现代工商业以至家庭都要用“科学的”三字来表现色彩的缘故。对于它的连接,我们先分开来研究一研究。

怎么叫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没有见过的虫。我们必定问人,这是什么?“是什么”三字是说这虫是怎样生长,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科,是害人还是益人……把一切动物生理学、分布学、分类学、人的病理学、农林学……都网在“是什么”三个字的中间。问得很容易,答案却是无论谁人都答不齐全的。实在说来,我们不能网罗全体,我们不能说是晓得这个虫。问这三字的人一定不能满足了。这却不然,我们人有大缺点,知识范围内问不清楚,晓得一大部分,只好满足;更有大缺点,就是不要问清楚。你只告诉他一个名字,一般常人,他就满足了。又譬如:一个“电”字,称“电”名字为:斯吞贲 G. J. Stoney, 发现放射性物质——“镭”的居里夫人 Mme. Curie, 也还是不能把这个“电”字解释得透彻无疑的。然而在中国,许多人遇见了奇怪的舶来物。他来问你,你只说个“电”字,他就点首领悟,决不再问。那么他当真懂了不成?不要说那些高深的话,他连那电流电桩(即:链接电线用的接线元器件)的观念也没有,什么是功 Work 什么是能 Evergy 的概念也没有,变成一种迷信的奇迹,(参看下面)他就满足了。不但这样,有的人竟然用这个奇迹,来解释一切,都说是电。在他们看来,竟成了西洋字母的 X, 代表他们的莫名其妙。这种不求甚解的迷信奇迹是人类的近病。在中国人身上达到了极点。

“是什么”在我们科学是怎样的说法?我们晓得,宇宙是有理性的,是互相连接、有系统、有关系、有一致性的有机体。我们追问“是什么”,问这个关系、系统、有机

物中的什么位置，譬如：我们问什么是“落下现象”。那么时间、空间、物质都进到问题中来；空气——一般说物体所在的外界——地球日月行星都牵扯进来了。我们如果绝对说，我们决然不能晓得一种东西，一种现象的“什么”到绝对不漏。所以我们在世界中，没有一件东西我们敢说我们晓得它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求更晓得。这更晓得的程度是我解决宇宙的测度。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求解？因为宇宙的范围太大，关系太多，因果连锁，层层用无限小的变化连到无穷大。我们没有做参加宇宙组织主人的缘故，我们知识又少，感官太弱，我们不敢说，我们感官不到的范围，就是无存在、无现象。它的关系，没到我们感觉的限度，就当然不晓得，自然是不能搞清楚它的系统，问清楚它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什么”我们不能说有问清楚的日子。

然而问得清楚的地方怎样问法？就是，第一在于观察，第二在于思索。尽我们的力量看个清楚。看了来尽我们力量思索。照我们的思索来实验。这个答案就是“是什么”。虽则这样说，这“是什么”是一件什么东西？不过是一个宇宙的假面；不过是灯谜的谜面；好像把“一个死一个活”来打“傀”字。我们看谜面思索，不过晓得活的要吃、要眠、要……死了要腐、要臭……我们再看晓得活的时候叫人，死了叫做鬼，……但是我们想到许多，到底它为什么有关系，要并列，有什么关系。我们把地拼起来再看，我们不捉住谜底的傀字，我们就不晓得一个死一个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观察得来的东西，竟是没用的假面。我更举一个原子说再证。我们从化学实验得出了定比律倍比律。我们晓得化学反应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这合一定法则的是什么现象，我们不晓得。晓得这倍比律定比律，是一种假面，我们不满足这种假面。不能不问。这一问就是为什么。

怎么叫“为什么”？我们晓得，一定的原因，成一定的结果，一定的关系生一定的现象。我们更晓得，现象的出来，好像树枝，一层层剥进去时候，越剥越简单。就是说，我们剥得的东西越剥越概括，“为什么”就是剥进去的话。好系化学的反虚，盐素、气素，是这样的，一切都是这样的符合定比律、倍比律。那一定有个相同的根源。我们先想个化学力，从这化学力上进。想他们是一个单位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有一个单位的相当量，所以有这定比律倍比律的现象。这个单位我们叫它原子。这个相当量我们叫它做原子量。然而这个原子我们看不见的，直接感觉不晓得的。我倒看到总是这样化合反应成立。我们觉得它是不可用化学方法破裂它。我们所以说不能用化学力去裂碎的粒子，叫原子。搜到了它，我们逆转来说。所以化学反应是要合定比律、倍比律的。全部化学现象一起可以说是因为原子的变化。所以有这样关系。这“全部”两字是很要紧的。我们遇着及一种新现象，一种新事项。我们都要从这促住的“为什

么”出发，可以研究得出，可以处理得成，这才是“为什么”的生命的价值。如果是矛盾不可立，这样的“为什么”是假的，是不可成立，要另外追求的。因为一定的原因生一定的结果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说“言之成理，是亦有因”，不能说“理所必无，事所或有”；也不能轻轻的用一个“虽”字，不说明相反的缘故，上下相反结起来。这种是自欺欺人，再不然，就是不晓得真理的性质，不配来研究物象事理。这个毛病，中国古书上，不知多少。近人的脑筋中，也有许多人以为当然也。是我们要留心要仔细不可以犯的。

“为什么”的求法就同我们猜灯谜是一样的。把那个假面，排列又排列，分别又分别，看它是什么地方一致，是什么地方不同，有什么关系？猜它一个总括的道理。在我们科学上，就是 Hypothesis。有人译做假说，因为是假定；有人译做臆说，因为是猜测。不管那一种译法。我可以晓得，这个提出来的道理，是没有一定不错把握的。所以全靠把它来解释别样关系，看它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凡是现象，都要用这个解。没有关系的，当然不问。所以只可以问矛盾不？如果不矛盾，我们就认“为什么”是成立的。若是硬要用怀疑哲学派的眼光来看，现在的科学都不是完全证明，是可以相信的。我们晓得宇宙是有一致，所以我们的“为什么”包括得越广，越加有力，越近于真，成立的或然率 Probability 也越大。我们科学，一层层的进，“是什么”越晓得多，为什么也越推得前。终究到根本问题为止。如像那七不不议是科学家不可解的东西。这不可解。并不是不可说，是我们可以任意说的地方，各人各见解的地方（详在后面）。

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关系，从上边所述的，看来已经不用说了。但是，在平常的人看来，分开说好像容易明白，连起来，都是错的不少。一定的原因生一定的结果，这是要紧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是一定不移的。“是什么”中否定一项，“为什么”一定不成功。这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为什么”是要横证。不达到全没矛盾的时候，我们的“为什么”是不成立的。达到这个时候，“是什么”中不可反对一字的。总论理上看来。

甲为乙则丙为丁，丙不为丁则甲不为乙是永远共存的缘故。如果我们遇着了丙不为丁甲仍为乙。

这个甲为乙则丙为丁是错的。所以不可成立，所以“是什么”的，一项是不能容矛盾。一定的原因，生一定的结果，我们的“为什么”如果不错，当然有唯一性，所以“甲不为乙，则丙不为丁”也要成立，所以为什么的一项，也是不可移动，不能否定。我们遇着了甲不为乙丙仍为丁，这个甲为乙则丙为丁是错的。譬如原子说，物是原子集合，则物从定比律倍比律来化合。

物从定比律倍比律来化合。则物是原子的集合。都是要成立的，那种只管一面的话，说得有些像，不能够全部无矛盾。不能解释一线内事的，“为什么”是不可成立。

这个“是什么”和“为什么”连起来。这个联络，就是我们的真理。

真理是什么？我既说了，为什么再问？我们反过头来一想，“宇”假设是自己有系统，有秩序，是一致，我们看得它的系统，秩序一致的。必定我们的思想，我们或受处理的东西，也是有系统、秩序、一致。那种纯粹分开的二元论是不合理的“精神离了物质，精神不存立；物质离了精神，物质不存在”的话是当然的，这个来处理的，就是我们的理性。宇宙有理性的系统，秩序，相一致，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而后明显。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的真理就好像有两个发源，生两种论法：一种是经验派，是唯物论，全然排斥哲理，一起移到经验，取实验主义，说我们只在观察，分类事实，记述事实。这就是实验科学。另一种是唯心论，它说一定时间、空间的观察，所达到的知识，不过是外像，后面的实在，是不可以得，专重思。在十九世纪中，科学大进，两派更背驰。直到后来，出了一种自然哲学，从科学上出发。好像潘安立赫克尔、该斯佛一流的人。生了一元论，才缓缓的把它收集，现在不用再说了。我不是来评判哲学的。没有科学的哲学，是沙上造屋，我们可断决。自古以来，解说真理的人很多，有两种我们要排斥：

第一种 迷信 我们既然晓得我们求来的“为什么”不是绝对可靠，我们要补充我们的知识，不能不相信它是真的。所以我们科学上少不了信仰，不是它有矛盾，不可成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信它。全部科学都是如此我们不信仰，全部科学都要倒台。所以我所排斥的不是信仰，是迷信，就是不自然的信仰，不是顺理性的自然信仰。就是对奇迹的信仰是没有理推，是没有不能不信的道理。是不问是什么硬信它做一切的总源，来主宰一切，用一切的“为什么”来解释一切，那崇拜偶像，自然是迷信。那崇拜古说，也是崇拜奇迹，（就如洛书）说是天意，也是迷信。赫克尔说的“迷信与非理是我们人类的公敌，科学与理性，是我们的好友，所以我（赫氏）为人类利益起见，一切奇迹，见到了就破坏，攻击。这是我的事，是我的义务。”他又说“对迷信开战，是文明的战。我们的近代文明，是征服迷信出来的。……”那些什么阴阳的话，来解释一切，是一种奇迹崇拜。崇拜偶像是野蛮。崇拜十字架，崇拜洛书，来解释一切，都是野蛮迷信。

第二种 形式论 这种在中国很多，我们也可以叫它一个命名学。它们不就事论事，不问清“是什么”重在“安名字，排样子”（大半是浅近数理）。名字安成，样子排成，它能事就完，无论什么事，想一想有点牵拉的像，加上这个名字，填起这个样子，就依它“排样子”的理论，断决一切。那些金、木、水、火、土、阴、阳……就

是这名字样子的好模型。我们追源上去，《易经》是它们的始祖代表。我们看一看，中国哪一种学说，是全脱了这个。它们的道德，问它为什么成立，说到极处，就是抬出阴阳乾坤，那个医学也要安个阴阳，排个五行，说什么相克。我们要留心的，是恃信与形式论始终相依。这些五行、阴、阳，做形式论的骨子的都是无理性的，“迷信”这两个字有解释一切的力量。就是那《洛书》也是信它到万理之源。我们更要晓得，人智一进，那种不要思索的偶像、庶物是容易打破。这种迷信是容易倒溃。迷信假了形式论，不思索不懂得它的安排样子；安排样子，是用了思索，两样相合，就迷信到底。可怜那邵康节说，求道于物理。他立的心易，有什么物的理，他取梅花观象，他观了什么象。他不过是把迷信的奇迹，易卦立了一种新形式，就是那三从妇顺牵去了不相干的洛书五行，也不过是把迷信的奇迹洛书五行入了数理的形式罢了。没有十分锻炼理性的人看了要迷信，看了还觉他有理，驳不着他好像他是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他更迷信到底。

我们真个要知理，要识物，是要灭绝了迷信奇迹，全破了形式论，把我们的理性养进，要顺理性的路去追求、去信仰，看清了“是什么”，立定了“为什么”才是我们的真理。我们追源上去，到后一定倒说成“为什么”那就成了宇宙之谜。留几个问题不可解。我把那七不思议抄来看看：

- 1 物质与力之性质；
- 2 力之起源；
- 3 生命之起源；
- 4 自然界之预定安排；（即秩序系统一致等与我们理性同）
- 5 感觉及意识之起源；
- 6 合理的思想及言语之起源；
- 7 意志自由的缘故。

我们到了这种根本问题，我们不能解了。但是我们是意志自由，对这问题，答案是无穷无限，随那人的学识程度，各个不同。偶像崇拜的人，说什么上帝他相信已经解决。入了形式论的旧式哲学，他自己也相信已经解决。一元论者赫克尔一并归到他主张的本体 Substanz。但是这 Substanz 是一种假定，结局也是不可解。

我现在把它引得贴近些，对人生说两句。人有理性我们的生活才有理性。我们做的“是什么”是有一个“为什么”做一致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生活当然要有科学的系统，符合我上面说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关系，用广泛精确的观察思索，看清楚了个人、社会、家族、国家是什么，想明白了道德、法律、习俗是什么，我才能有根本去尊奉它、去反抗它、去立新说、去革旧习。我们的生活，是要紧依我们的“为

什么”去做，那“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生活，是无理性的非人生活。那“祖宗成法，俗习如是”的生活，是迷信奇迹的野蛮生活。我们要全部破坏的。然而我们过了几千年的阴沉黑暗世界，到现在，那些忠孝节义的他们除了“先王之道”“圣人教”，认作一种奇迹以外，没几个能说出它的为什么。它把迷信奇迹来抗新说，自然是理性不发达。回看中国多数的伪新人，借了新名词，领悟不到真意义，做些不合理的矛盾事，也不过是迷信奇迹，奇迹是新名词就是了。人家说中国现在新旧冲突，我看来除了几个作中坚的人，他是领悟了新说，晓得了旧说；有十分知识的以外，那些旧人不用说，那大多数的新人，又何尝在做他科学的生活，他们的冲突，好多都是奇迹不同的迷信冲突。好像一个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罢了。

我上面说了，解决根本问题，是依各人的教育程度知识各人各样的。这人生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要解决它。不要去轻易下断定。先锻炼我们的学识，学识进步了，自然可以领悟自由、爱、自助、互助、努力、前进的真趣真义，立我们的人生观；自然不致要入释迦空门，说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自然不致于私欲私利，埋没他人，营那种动物的本能生活，自然是“超世入世”，自然是把生活的意义，移在本能以上，人家说中国的思想冲突，那种迷信与形式非理性的浅薄旧思想不打破它，总是营野蛮本能生活，不消说，是要冲突。但是，我以为它似乎太早，这“太早”两字不是对潮流言，从世界潮流说，那真是太迟，太太迟。我们想到思想不进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知识更不进，我们的人生是什么，为什么是要许多材料来做解决根基的（科学哲学）？认不清楚“是什么”晓不清楚“为什么”的时候，什么旧思想，什么新思想，到底的结果，不过是换了新奇迹的迷信，回教的人信了天主教，回教人说他坏，说他退了；天主教的人说他好，说他进了。在我们眼光，换了迷信的奇迹，仍旧没有进退。若是起了冲突，我们不能说那个好，那个坏。那只是迷信的冲突，只是迷信对迷信的野蛮战争；不是赫克尔说的理性对迷信的文明战争。那只是野蛮旧模样，不是赫克尔说的理性征服迷信，可产生文明。

我们看世界潮流的倾向，我们的思想要立刻革新，我更望全国青年快求新知识，不要使理性充满的学说，输进来变成迷信的奇迹。我再重复前言，看清楚“是什么”，想清楚“为什么”，把这个“为什么”再来处理“是什么”。切莫像那希腊人的原子说，没有看清楚物象的“是什么”成了一种蒙眬见解，来争论物的可分不可分。切莫像赫克尔说的文明战争竟变成了中世纪的迷信战争。

我们切莫忘，思想革新，同时知识要求进！

我这篇完稿的时候，得读《科学》五卷一期任鸿隽君的《说合理的意思》，说明迷信同合理的思想的关系。很可以补我的不足，读者可以参考的。



## 第四阶级解放呢？全人类解放呢？

存 统

社会主义的究极目的，在于全人类解放，达到全人类解放的手段，却是第四阶级解放。社会主义者相信：第四阶级不能得到解放，全人类将永不能得到解放；所以为使全人类解放起见，必须先使第四阶级解放。换句话说，就是先要把一切被压制阶级，都从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

如何才能使第四阶级解放呢？社会主义者回答道：必须使一切第四阶级人们都团结起来，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第四阶级才得解放。历史已经教训我们，“每次斗争的结局，不是社会全体革命的新建设告成，便是交战的两阶级并倒。”这就是说，第四阶级要“社会全体革命的新建设告成”，只有努力阶级斗争之一法；否则，就不免“交战的两阶级并倒”。因为每次“社会全体革命的新建设告成”，都是被压制阶级对于压制阶级努力斗争的结果；所以第四阶级要建设无阶级无压制无特权的社會（这是第四阶级历史的使命），必须互相团结起来努力实行阶级斗争。

如何才能使第四阶级互相团结起来努力阶级斗争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唤起第四阶级的“阶级的自觉”。我们要使他们知道：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劳动者、地主和佃户、使役者和被使役者、压制者和被压制者、掠夺者和被掠夺者总而言之：有产者和无产者这两阶级利害绝对相反，除了斗争征服之外，没有第二种办法。一切穷人、劳动者、佃户、被使役者、被压制者、被掠夺者都要有“阶级的自觉”，觉悟自己是一个阶级，彼此利害完全相同，应该联合成一大团体，以与富人、资本家、地主、使役者、压制者、掠夺者——强盗阶级作战。而那些不属这两阶级的中间阶级，也应该加入一方面去，决不该彷徨中立。

第四阶级有了阶级的自觉，有了阶级的团结，就要努力阶级斗争，务期达到阶级斗争的最后目的——无阶级——而后止。等到第四阶级的利害成了全社会的利害，那时阶级就不存在，全人类也就得到解放了。因为不能使人人为资本家，却可以使人人劳动者！所以劳动者解放，就是全人类解放的意思。

这是我们的主张。

但这里也有一些挂起“全人类解放”的大招牌来反对阶级斗争的人，其实，这是不值得批评的，这不过是一个有招牌无货色的商店罢了。如果特权阶级能够自愿抛弃其特权，老虎也不会吃人了。初期社会运动史具在，难道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吗？

《平民》五十五号，汉俊先生的《读永安公司“非股东”全体职员启事》一篇文章里，有几句话说得很好，我现在把彼抄在下面：

“世界只有绝对的主观公理，没有绝对的客观公理，要使劳动者的主观公理变为唯一的客观真理，使社会也承认，只有依靠自己的势力强迫他们承认。不然，就是叫破喉咙，社会也是不理的，这回社会不理你们，你们也就应该觉悟了。你们要晓得公理是随强权走的，强权之所在即公理之所在，没有强权的人所主张的公理，是没有人承认的，没有人理会的。”

看呵！笼笼统统讲全社会、讲全世界、讲全人类，实际的效果究竟如何呢，有谁来理睬你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在阶级制度没有撤废，国家没有打破以前，永不会有真正的全社会、全世界、全人类的事，一定要有一部分人除外。现在社会主义者所用的共同标语，是“劳动者的世界”，不是“全人类的世界”，就是为此。马克思不叫“全人类团结起来”，特叫“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也是为此。

因此我们可以觉悟：笼笼统统讲全人类解放，乃正是全人类解放的罪人；真正热心全人类解放的人，应该努力促第四阶级觉悟，使第四阶级来担任这全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第四阶级解放，就是全人类解放的意思，因为全人类中只有第四阶级的人在那里被压迫而要求解放。所以反对第四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实行社会革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就是第四阶级的大叛徒，也就是全人类解放的大罪人！

简括一句：第四阶级解放，就是全人类解放；空谈全人类解放，就是全人类不解放。

（附言）我这里所说第四阶级，是照最广义用的，指的是一切被压制被掠夺阶级。

一九二一年九月廿九日

## 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

朱希祖

大凡一个社会，从表面上看来，种种组织，小若家庭大若国家，东洋西洋，各个不同。它的不同的缘由，皆根于社会心理的各异。但看它表面上的不同，不细察它里面的心理，这样观察总觉浮薄；要想改革社会，一定是药不对症！但是这些心理，历史上有许多看不出来，倒是文学上表现得最是明显。

现在我所讲的，是我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我国现在的社会里面，还是没有改变，还是在那里活现，而且势力非常之大；可见文学遗传的力量，是不小阿！

大凡一个人心里，最怕的就是死。偏偏天生成的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子，都是要死的；所以人生一世，都是为着这个问题，忙得不了，家庭国家，都是由这种问题生出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人普通的心理。人最怕的就是死，偏偏天生成的到的终不免于死；于是对于死后的问题，各种人心理就不同了。

对于死后的说法，就成为宗教问题。我国古代虽无宗教，然对于祭祀的一层，却也算是一种宗教。试观吾国古代文学——《诗经》可为古代文学的代表——祭祀诗占了十分之六七。——《周颂》《鲁颂》《商颂》都是祭祀的诗，《大雅》《小雅》中祭祀诗很多，十五《国风》稍少——祭祀的对象，分为两种：

一种是天神 祭天是王的职分，平民是不许祭祀的。古人心理，以为王是天的儿子，所以称为天子，天子是天命他治万民的，平民不许妄干非分。因此就演成一种神权政治，例如：《商颂》的《玄鸟》，《大雅》的《生民》，表现这种心理，最为明显。这种心理一直传到清朝，还是不变祭天的习惯。民国时代，已经没有天子，还是不改；政体虽然改为共和，专制的心理也还未改。天神以外，又有社稷群神，如《皇矣》之“是致是附”。这种例很多，现在不必多讲。

一种是人鬼 人鬼又分两种：一种是有功于社会的，一种就是祖宗。有功于社会的，如先啬之为田祖《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大田》“田祖有神。”这种例

很多，现在也不必多讲。现在所最要讲明的，就是祭祀祖宗这桩事。祖宗为什么要祭祀他？一部分果然也有报功的心理；然而大部分的心理，必先以为死了以后，还是同活人一样，不但相信有鬼相信有灵魂，而且以为鬼还有躯壳，所以一切丧葬的礼节，祭祀的仪式，种种待遇与活人一样。相信鬼有躯壳，所以保存尸骸，无所不至，衣衾棺槨和坟墓制度，都是从此心理发生的。以为鬼的灵魂，必宿于尸骸。所以法律上盗墓开棺，定了杀罪；若死者的生前犯法，还要戳他的尸首，西洋人死了之后，有付医院解剖的，我中国古人见之，必以为大逆不道了。尸骸为灵魂归宿的地方，故《大车》有“死则同穴”之语，《黄鸟》一诗，且有用人殉葬的举动。相信死了之后有灵魂与活人一样，所以也必须衣食住，《清庙》的庙《闭宫》的宫，都是为祖宗住的地方；现在的造祠堂、烧纸屋，就是这种遗制。《天保》“吉蠲为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尝，（凡祭祀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于公先王。……神之吊矣，诒尔多福”，都是为祖宗食的事情，现在的四季祭祀，也就是这种遗制。诗中所称的神，就是祖宗的灵魂，后世又加以烧冥衣、烧纸钱，初丧又用纸的舟车、纸的奴婢。佛教进来以后，又加以拜经忏，现在各处风俗，还是如此，这是后世比古人增加的。古人殉葬有俑，有时竟用活人，《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我至今读之，想见活埋的惨像，肉战心惊。古人祭祀，还用活人扮尸，《鳧鷖》“尔酒既清，尔肴既馨，公尸燕饮，福禄来成。”这两件事，现在总算比古人减少了。

生人所最怕的是死，得衣食住则生，不得则死；有钱则得衣食住，没有就不能得。所以钱是最宝贝的，衣食住是最要紧的。死了之后，以为还是和活人一样，必须要钱，必须要衣食住。其实就使死了之后和活人一样，钱和衣食住，也会能自己供给的。人不需鬼供给，鬼也不需人供给。然而古人的心理，不是这样，以为人死了之后，一定要子孙供给，《左传》说“若敖氏之鬼，不其馁尔。”《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说没有子孙，祖宗的祭祀，无人供给，必致鬼要饿死的。所以古人的心理，最怕的就是没有子孙，单传独子，难保不中途夭折，断绝子孙，于是乎生出一种多子的主义，《螽斯》颂子孙众多，竟要如螽一般，《思齐》颂大姒“则百斯男”，《楚茨》“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子子子孙，勿替引之。”这种心理，岂不明显吗？

有了多子主义，就生出一种多妻主义。娶妻不生子，就要娶妾。天子于王后之外，还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以下，以次递减，以至于平民，犹可于娶妻以外娶妾。妇女七出之条，无子也在出例，妒忌也在出例。所以妇人不妒忌，以为美德。《樛木》美后妃能逮下，无嫉妒之心；《小星》美夫人惠及下，无妒忌之行；《江有汜》美媵劳而无怨；《小星》美妾知命不同。这种全是多子主义造出来的法律道德和文学。然而这种制度，到底使家庭社会不得安宁，观《绿衣》之妻妾相争，《桑

中》之相窃妻妾，这弊病就可见一斑了。

有了多子主义和多妻主义，就生出一种重男轻女的心理。《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男寝床而女寝地，始生时已显分轻重，况男子可以多妻，女子不许多夫，男子可受遗产，女子无此权利，何以如此不平等呢？因为古人心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所以妻女必须贞节。若由外遇而生子，死了之后，祭祀时神不能享受，与无子等：故与其无亲生子，不如承继族中之子，血脉还是相通，还是同类同族。亲生的女儿出嫁于人，生了儿子，他的血脉已不能相通，已成异类非族。所以私生子和外孙同属非类非族，鬼神所不歆的。故女子不许多夫，女子不许承受遗产。遗产必传于亲生子，无亲生子，就传于承继子。遗产传子孙，有责任承担祭祀义务的心理。所以有人防子孙的不肖，遗产以外，另立祭产；遗产可卖，祭产不能卖，也无非是保障祭祀确实的方法罢了。

古代文学上社会的心理，略已讲了。这种连带而生的心理，遗传到现在，都还未改，影响于风俗如何？请再略为讲演。

一、保存尸骸的弊。种种葬事，由此而生，家有坟地，百千年后，遍地皆坟墓，影响于生产不浅。火葬不行，人人须有一棺，例如四万万人，须四万万棺，材木不给，家宅大受影响。南方人迷信风水，停棺不葬，酝酿瘟疫，有害生人。解剖不行，医术不能进步。前清外国传教者，多兼营医院，且多解剖实验。于是挖眼剖心肢解人体的恐慌，往往酿成教案。前清一代与外国种种战争，丧师失地，赔款糜财，自鸦片战争以至于拳匪之役，没有一件不与教案相关。近来山东胶州问题，亦因杀两教士而起，推其缘由，皆由迷信尸骸为灵魂归宿之说而起。

二、多子主义的弊。因为要多子孙，多妻轻女，已大伤人道，酿成不平之社会。况且因为要多子，势必早婚。早婚之害，男女未成熟生子，体格不强，人种积弱，在世界不能占优胜地位。男女早婚，学业未成，已有家室之累，一有家室，大都不肯远离乡井。于是为家长的，既须养妻，又须养子妇，又须养孙子，终身经营家计，置国家公共事业于不顾。做儿孙的，依赖家产为生，成为无用之物；家长物故，大都坐吃山空，流为无赖；盗贼之风，欺诈之事，种种发生。既因早婚，故望子亦早婚，因此更以早抱孙子为乐。故吾国多大家庭，家家以人丁兴旺为祥，故国家人口竟至四万万，成为人口问题。因为人口愈多，生计愈困难，卫生不讲，学术不进，大多成为贫弱分子，不但无益国家，而且反为有害。

三、重男轻女之弊。我国四万万人口，半为女子，此一半女子，于法律上既不能与男子平等，无财产权，无学业权，为男子之附属品。在男子一方面，实也受累一生，

多因此不能成功事业。而女子一方，更加受苦，种种弊病，讲不胜讲，现在的世界，非人人有自立自养资格，几乎不能生存于世，再不解放，实在危险得很！

以上种种弊病，大都由祖宗教而起。故要男女平等，不要早婚，不许多妻，不要多子，非把他根本心理打消，虽千方百计，演说著书，从浮面的弊病立说，终是无济于事！所以要把以上的弊病打消，非先把它迷信的心理打消不可！打消它迷信的心理，须从科学做起，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祭祀祖宗。这件事一取消，以下由祭祀发生的弊病就多迎刃而解了。

凡百事业和学术的进化，总脱不了遗传和环境两事。譬如现在讲文学，要研究环境，必须研究外国文学；要研究遗传，必须研究本国文学。因为不知道遗传，须要改良，也无从着手。鄙人所以要讲这篇的意思，大半也是为此。

#### 附记

人家见了这一篇文章，或以我为耶稣教徒，所以要废掉祭祖宗这件事。其实我是不信宗教的，《北京大学月刊》上我有几篇文章，可以做证据的。

又或骂我为非孝一派的。其实孝是人情之常，不过我是赞成对于父母生前真实诚恳的孝，反对对于父母死后虚伪装饰的孝。

朱希祖 民国十年七月八日

## 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

高一涵

稍微研究过宪法的人，大概都知道宪法是人民的“权利书”，因为宪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现在一提起“人民权利”四个字，差不多人人都记得它的内容是包括“自由”和“财产”在内。自由的内容又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教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身体和家宅自由”“营业自由”等权利在内。欧洲几百年的宪法战争，差不多都是为着这几种自由权而起的。因此，便有人说“宪法是不祥之物”，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宪法必须革命流血，失掉宪法也必须革命流血的缘故。得到这几种权利既已这样的难，又何怪人家要把这几种自由权利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呢？

我们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欧洲这几百年的文明进步，都是几种权利所赐的。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这样观察实在错误。因为法律上的条文，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有了这样文明进步的结果，回头来又才成为文明进步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欧洲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只是那时自由思想发达的结果；并不是凭空结撰的规定几条宪法，便能创造起来人民的自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欧洲宪法上所规定的自由权利，都是从那时中等阶级的经济情形，政治地位和思想程度，种种事实上而来的结果。这几种自由权利既已是由中等阶级做中坚分子要求来的，那么，自然都是中等阶级所能够享受的了。换句话说：就是十七、十八两世纪中的政治运动，只是有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所以由这种政治运动得来的结果，也只有有产阶级才能够享受，就无产阶级的经济情形，政治地位和思想程度说，便一点光也沾不着了。为什么呢？只因为有产阶级所要求的是“政治的基本权”，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是“经济的基本权”。

### A. 政治的基本权的发生

凡是十七、十八两世纪中政治家所要求的权利和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通通可以叫做“政治的基本权”。要想知道政治的基本权为什么重要，一定要看看那时经济政治

和思想的情形。

中世纪的工业的单位，就是“同业公所”（Guild）。无论是手工业、商业、渔猎业、教师、画家甚至农奴，都有同业公所的组织。同业公所对于内部有独立的裁判权和独立的行政权，无论什么权力都不能干涉他们的内部。对于职业上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家自由改业。譬如生在铁匠家里，便子子孙孙的做铁匠。生在鞋匠家里，便子子孙孙的做鞋匠。居住迁徙不能自由，商品的价格由法律规定，不许自由涨跌。同业公所有工商业上专卖专营的特权，个人是绝对不可侵犯它的。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同业公所的制度之下，完全没有个人的自由。同业公所的制度虽然和封建制度渐渐的废去，但是很有许多习惯还难得根本铲除。英国在近世纪之初，人民还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工钱由法律规定，利钱由法律限制。还有一种“徒弟规则”无论什么人，如果没有做过七年的徒弟，任凭什么职业也不许他做。

当封建制度灭亡后，中央集权的国家渐渐地成立。这时有一个普通的思想：就是以国家为致富的机关。国家定下保护干涉的政策，奖励出口货，限制进口货，想用这种方法来发展国内的工商业。又大大地扩张殖民地，奖励它与母国贸易，禁止它与别国贸易。这些政策又不是没有和个人自由极端相冲突的。

处在这种不自由的境况之下，又有交通便利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向海外发展，人人都可以凭着个人的能力去经营工商各业。因此，便使从前一般自耕自食、自织自衣、安享乡土之乐的人，赶进近代活泼泼的经济舞台上来了。个人发展的第一步，便在打破同业公所的专制，要求“职业自由”推翻同业公所专卖专营的特权。向海外发展的第一步，便在打破保护政策，要求自由放任政策，想使这种个人自由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大家都在宪法上用意，把“营业自由”“居住迁徙自由”的种种权利，规定在宪法之上，使他们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经济事实既已发达，工商阶级的首领渐渐地变成中产阶级。他们既已有了金钱，自然有能力去研究学术思想了。这时最和学术思想相冲突的便是宗教。工商业初起的时候，法律和教义处处都和他们有碍，不但抑制那做工业主义基础的个人勤勉力和创造性，并且把蓄积财物储蓄金钱都看做罪恶。教会想把社会的一切行动都放在它的支配之下，所以它的警语便是“服从”。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莫克法森（Hector Macpherson）说得好，他说，那时“无论工业、宗教、政治，只要是有益于文明的东西，都消减完了。凡是劳动者，如要求为自己工作的权利，都看做叛逆的农奴；凡是宗教家，如果要求脱离教会的权利，都看做异端；凡是政治处的人如果反抗专制政治，都看做反叛”。在这种神政观念之下，绝对没有容忍个人权利的余地。工商业发达后，经济的情形便首先和这种教义相冲突。他们要求几种必不可缺的自由，这几种自由便是



近代文明的产母。换句话说，就是工商业发达之后，中产阶级的经商生活已经毫无顾虑，故趁着这个机会更进一步，要求高等文明生活的自由，来打破由中古沿袭下来的政治专制、宗教专制、思想专制的旧习惯。这些自由便是“思想自由”“信教自由”等类，也要求规定在宪法之上，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以上种种自由权利，都是“政治的基本权”。这种政治的基本权既然是中产以上的阶级所要求的，当然只有中产以上的阶级才能够享受了。

### B. 政治基本权的缺点

照前边所说的各种情形，可见得这些权利在那时实在是发展个人能力所以不可缺的东西。可是我们看看这几百年历史上的经验，可以知道这些权利只不过有一部分中产阶级的人可以享受，大多数无产阶级还受不到这些权利的一点儿恩惠。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权利必定要有相当的财产，相当的职业相当的技能的人才能够享受——这都是非享受高等生活的人不能有的权利。

我们就拿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袭产权在内——说罢。财产权的根据本来很简单，有一派人说是使劳动的人得享受劳动的结果。为什么人类要享受自己劳动的结果呢？因为人性是自利的。如果承认他由自己的能力生产出来的结果，得由他自己安安稳稳的享受，便可以鼓舞起来人类的自利心，奖励人类的劳动。所以边沁（Bentham）一派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家都说，所有权的安全乃是进化的真正的起点和鼓舞进化的原因。他们只要求财产安全，不要求财产平均。所以边沁说道：

“当安全与平等冲突的时候，必定立刻把平等牺牲了。第一件重要的就是生命的基础，生存、富裕、幸福，件件事都靠着它。平等只能够生出一部分的利益。而且我们无论怎样做都不能完全平等；我们所能做得到的只是减少一点不平等。……假若想使所有平等把财产权推翻，便要生出不可收拾的坏处。也没有保障了，也没有勤励了，也没有富裕了。社会一定要恢复到最初的野蛮状态了。”

从这几句话上来看，可见得那时普通的思想只要财产稳固，不要财产平等。

当初弄到财产的人，也许是亲手起家的，自己安享自己亲手弄来的财产，原是正当的办法。但是后来财产多的人，便以财产生财产，或收买土地睡在家里收租税，或放出本钱睡在家里吃利钱，或生在有钱的人家终身吃他老子的饭，等到这一类价财产发生，便把所以保护财产的原意失掉了。财产不但不能奖励人家勤劳，倒反过来奖励人家懒惰了。财产自身并不是由自己勤劳的结果，却是劫夺人家勤劳结果的赃物：所以蒲鲁东（Proudhon）便大声疾呼地说：“财产便是贼赃！”

反有一派人说：“财产权是占有无主物的人对于该物的所有权”。如果这句话实在，那么，世界上人口渐渐增加，所有土地尽让先来的人占完了，后生的人岂不要活活的饿死，所以马尔萨斯（malthus）：

“一个人生在一切东西都被人家占去的世界之中，如他不能从他老子正正当当的要求到生活费，社会再不要他的劳力，那么，他便没有得到一点食物的权利，他生这个世界上只是多生的。‘自然’的大宴会中，没有他的坐位。并且叫他走开，立刻就执行自然的命令。”（《人口论》第二版正页三一〇）

照以上财产权的两种理论说来，宪法上把财产权看做神圣不可侵犯，岂不是替贼人来保护赃物，岂不是只保全已经占有财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叫后生的人活活的饿死。

再就自由权说，也是这样。譬如：宪法上只规定“人民有言论思想的自由”，试问能享受这种自由权的人，是否要有相当的生活的能力？，社会对于这个人，是各要有相当的生活的能力？社会对于这个人，是否要有相当的设备？凡是能享受言论思想自由权的人，第一个条件就在要能够生活。如果生活都不能够维持，便不能身受教育了。就是能够维持生活，能够身受教育，个人本身不发生别的问题，但是社会上如果没有图书馆的设备，如果没有学者指导他，或引起他研究的兴趣，或者社会上如：工业制度和别的习惯等又不能便利他，使他有研究的机会。这样一来，就是宪法上冠冕堂皇的规定下来言论思想的自由，试问叫他怎样能够享受呢？

职业选择的自由也是这样。能够自由选择职业的人，第一要有技术上的训练；既已受过技术上的训练，又要有相当的生活费，使他不致为饥寒所迫，苟且迁就。不然叫一个一天不做工便要饿死的工人，去自由选择职业，岂不是一句笑话吗？比方抬轿本是不人道的职业，但是在中国现状之下，且有人抬轿而不可得的。叫这种求抬轿而不可得的人去自由选择职业，岂不是叫那些连饭都没得吃的小百姓去拣选上等的山珍海味来滋阴补阳吗？

所以我总以为，这些政治的基本权是中产以上阶级能享受的权利，绝不是无产阶级所能享受的。宪法既然是一般人民的权利书，便不应该仅仅的保障有产阶级政治上的自由权，应该兼保障无产阶级经济上的平等权。

### C. 经济基本权的重要

从前宪法的缺点就在只知道注重政治基本权，不知道注重经济基本权。结果便把一般不能够维持生活的人排除在宪法保障的范围之外，所以十八、十九两世纪的宪法

只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宪法，十八、十九两世纪的政治只是中产以上阶级的政治。我们如果明白不能维持生活的人断不能享受各种自由权的道理，那么，要创造新宪法的时候，便应该把经济基本权加入宪法的保障的范围。

经济基本权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全劳动收益权”，第二是“生存权”，第三是“劳动权”。全劳动收益权是在共产制度之下行使的，劳动权却是在私产制度之下行使的，生存权也可以在共产制度之下行使，也可以在私产制度之下行使。

什么叫做“全劳动收益权呢”？因为自马克思（Karl marx）以来，大家都知道“财富是劳力的创造品”。既说财富是劳力创造的，那么，各人就应该把各人自己由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拿来供自己享用，那些不用劳力的资本家便不应该坐收地租利息了。因为地租利息是不劳而得的东西——是把人家劳动的结果拿来供自己的享用。结果劳动者每天就是做工八小时，可是自己只落得一小时的报酬，其余七小时的劳动结果，都归资本家抢劫去了。因此便有人主张，“凡是劳动者生产的东西，都应该完全归劳动者自己享用”由这个原则上发生出来的权利，就是“全劳动收益权”。

我们现在虽然未能废除私产制度，但是却断断乎不能再助长资本制度。现在不妨用法律来限制土地和资本独占的趋势，保障自己以劳力直接生出财产的财产权，限制遗产和利息等不劳而获的财产权。

什么叫做“生存权”呢？就是一切财物适应各人欲望的需要分配起来。譬如：有一件东西，在甲没有什么大用处，在乙却用处大得很，便应该分配给乙去享用。全劳动收益权以劳动做分配财产的标准，生存权以欲望做分配财产的标准。但是归综一句话：人类既已生存，就该有保持生存的权利，不应该使一部分人连生命都不能维持。我们当共产制度没有采用之先，应该以法律来保障那些得不到生存资料的人。详细说来：就是法律上应该承认未成丁的人有受教养的权利，承认衰老残疾失掉劳动能力的人有受救济的权利。

什么叫做劳动权呢？就是凡有劳动能力的人，在私企业者之下，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都有要求给予劳动机会的权利。行使全劳动收益权的人可以要求自己生产的全体归自己享受；行使劳动权的人仅仅要求得到卖工的工钱，不能要求享有生产物的全部。我以为：在私产制度之下，如果想纠正失业的弊病，法律上应该承认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要求劳动机会的权利。

我以为我们现在不谈宪法便罢，如果要谈宪法便要把经济的基本权收由宪法保障。因为我们认定经济问题不解决，政治问题也万不能解决，人民不能得到经济上的平等权，便不能享受政治上的自由权。真正能保障人民经济上的平等权的宪法，可以算做全体人民的“权利书”真正能保障人民全体权利的政治，才可以算做“全民政治”。

## 我对于交易所的意见

陈公博

什么是交易所？中国向来没有这种制度，想用一件实例来解释非常困难。现在反对交易所虽然很多，若真个问他交易所是什么一件东西，恐怕许多人还回答不出。现在我今日所要讨论的不是讨论交易所是什么，是讨论今日交易所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和我个人对于交易所持怎样的一个态度。至于要知交易所是什么，我可以请大家看看民国三年，政府所颁布的《证券交易所法》，和本年北京政府所颁布的《物品交易所法》；但我要附加一句的那两条法令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办法，因为民国三年有一班新交通系要在北京办一个证券交易所，政府于是临时草草颁布一个法令，本年上海的交易所更闹得风起水涌，北京政府又临时颁布一个法令。这个法令算不算完备，在广东政府之下，算不算有效？别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知道证券和物品交易所是两件事，一个是证券的现期和定期买卖，一个是物品的现期和定期买卖。广州的交易所是兼两者而有之也就够了。

交易所应该有否存在的必要？我对于现在社会情形有一个意见，对于我个人平素的主张又是一个意见。现在我先述我第一层的意见，然后我再说我个人的意见。

我以为交易所应该要设立与否，先视一地方的生产量如何；若一个地方没有生产，并且不配说现代的生产，那么我不知道这交易所要来干什么？我且不说广州，据我调查所得的，上海的交易所共有四十余所，我因为要作具体的计算，先列一个表在下面：

寰球物券日夜交易所	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
上海期星证券物品交易所	东方物券交易所
大西洋物券交易所	中市货券交易所
中美证券物产交易所	合众夜市交易所
民国证券物品竞卖场	华洋证券物品交易所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上洋金洋物券交易所
中华国产物券交易所	上海纱线证券市场

中国杂粮油饼证券交易所  
中华证券交易所  
上海华商证券棉花交易所  
上海棉布匹头证券交易所  
上海中国证券交易所  
沪江油饼杂粮交易所  
上海华商麻袋业交易所  
上海五金交易所  
上海中国丝茧业交易所  
华商干茧丝吐交易所  
上海华商砖灰业交易所  
上海糖业交易所  
上海煤业交易所  
上海烟酒交易所  
华商中外货币交易所  
上海纸业交易所

五国银公司国际交易所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  
中国糖业交易所  
中国海陆产食品物品交易所  
中华棉花纱布交易所  
沪商棉纱交易所  
上海金业交易所  
中国土产出口交易所  
无锡纱布交易所  
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  
浦东花业交易所  
镇江杂粮粉面油饼交易所  
苏州烟酒交易所  
松江证券交易所  
南京证券交易所

试问上海的出产量比较英国的利物浦怎样，试问上海的出产量比较美国的纽约又怎样？以出产量远不如利物浦和纽约的上海，而交易所竟超过以上两地差不多至四十倍，所以上海市场马上便起恐慌了。

现在办交易所的人动辄说交易所可以发展经济、调剂金融、平准物价。他们所以要办交易所的理由在此，他们所用以抵抗反对者的理由也在此。然而我默察上海和各地的情形，实在刚刚与办交易所的人的理由相反：

第一，我以为交易所不独不能发展经济，益足以消减经济。

大凡经济的发展不是在于经济的本身，实在于生产量和分配量的多寡而定。生产量少固然不能使经济发展；就使生产量多而分配和消费不能与它适应，经济也不会发展。我国在欧战期间出入口比例，入口货价还超出口至一万万两，若以今年年度计算，恐怕还不止此数。试问我国一方面生产量日日递减，一方面又日受外国工商业的高压，地方经济从哪里去发展？交易所不过是证券和物品的交易机关，自己本身了无生产的能力。既然不能生产，又没有增加人民的消费力的方法，试问它又用什么方法去发展经济？所以在生产不甚发达，而且绝对没有对外贸易的地方去设交易所，除了高抬物价之外，便一点作用也没有。

以一地方有限的经济力，而担负无限物价的抬高，其结果只有消减经济力，所以

说交易所能够发展地方经济，这是我第一个不承认的。不但如此，中国经济向来紊乱，向来没有确定的统计。长江的出产量怎样，东三省的出产量又怎样，向来都是莫名其妙的。

广州经济的紊乱尤为特甚，我试举一个例罢。增城离广州不过半天的水路，往往广州闹饥荒，而增城的米谷让在仓里霉腐，官方还大禁特禁出运。以这样混乱状态的经济，再加上一个物价闹涨不闹落的交易所，广州的平民真是要命了。

第二，我以为交易所不独不能调剂金融，益足以紊乱金融。

市场的危险安全，视乎金融之能否调剂，这是任何人也会知道。而金融之能否调剂，又全视金融有否剧烈的变动以为断。在广州地方交易所还正在开幕我姑且不说，若在上海因为交易所的开设，金融就混乱到了不得。我们要知金融的本领全在流通和没有偏枯的险象，在市面有相当的活动资金，在银行有相当的储蓄资金，先有这个前提然后才有调剂可言。上海没有交易所之先，寻常银行有八千万的存款，自有交易所之后，每月存款还不到四千万。所以现在上海的金融日日在动摇之中，无论哪一个风潮，上海马上会暴露危险的现象。一方面那班投机者日日在那里操纵，利用现金去搅乱市场。交易所的定期买卖，虽然算不得是赌博，而在某个时期之内，金融不能确定，就这一点而论也足以紊乱金融而有余。还有最浅而易见的，一班办交易所的人无不有一二十万的利息，试问一个地方的金融，突然呈一种突变的异状，这能够算是调剂吗？我们且论广州罢，交易所还没开幕，股票竟有次涨到对倍又五分之二，一方面对于营业还没有十分把握，一方面又没有利益的预先确算，股票竟涨到这个地步，在平行的金融线上突然有这样的高曲线。我不懂所谓调剂金融的理由基于什么根据？所以对于交易所可以调剂金融的话，我是找不到理由去赞成的。

第三，我以为交易所不独不能平准物价益足以紊乱物价。

现在有许多人误认金钱可以代表物品，这种金钱的庶物崇拜思想，实在最足以代表今日人民对于经济的思想力。我们要知物品的本身原没有什么价值，所谓价值要看使用和交换一方面的效力怎样而定，他一方面更要看供给和需要的适度怎样而定，我们断不能抛去物的交换本性，单从价格去盲目臆断的。交易所的定期买卖，快的或者定十天八天，若远的或者要定一年半年。在今日的市场而臆断到一年半年的物价，除了一班投机的冒着危险去估断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大凡要得物价的平准，首先要看物与物的交换情形，若不看物与物交换情形，专从价格去看涨看落，名义上是投机，实际上还是赌博。不过赌博是没有实物，定期的买卖是还有一宗物品罢了。我们要市场物价的平准，第一个要件是不要使物品买卖有或种的投机性，如果一有投机，物价必有突变的状态，无论突变是涨是跌，都不能说是平准。不单如此，我们试想想假定

某宗物品落在一个寻常人的手里，如果突然低落，其结果仍不过是一个人受着经济的破产，如果落在一个大资本家手里，纵使跌落，他也不肯放出，必俟有相当价格的回复然后他才卖出。由是看来交易所无论如何总会有一个投机的危险性，这种投机的危险无论少数人负担也好，大多数人负担也好，总不会弄到如交易所先生们所说交易所可以平准物价，并且照着资本集中的趋势，价格只会日日抬高，万不会平准的。

以上的话，不过是对于交易所概括的意见，至于说事实罢，在上海的交易所已经闹到天翻地覆。在市场上的商品既与生产量不符，弄到买卖都在一宗物品上面往复转卖，除了一班投机者一屯一放之外，便是一班经纪人在那里捣乱，所谓买卖除了经纪人自己买卖之外，更没有什么平准物价可言。交易所的本质虽不如现在一班冥目盲索的所想象之甚，事实上已变为一般人赌博的场所，这是无可讳的。更有可怪的交易所本身的股票一日一日腾高，并且有交易所还未开幕，股票额面已超过对倍；往往有挂交易所的招牌，四放股票，交易所还未开张，他已满载而去。在办交易所的也未尝不知这个危险，但大利所在，谁肯罢手？今日的情形，实与十年前橡皮股票的情形相同，不过一般合一炉而冶的官僚、政客、军阀、资本家见着大利当前，总想跻身而获，总不计后来的危险罢了。

以上所说的话是我对于社会现在情形的意见，至于我个人平素主张，我以为现在的经济制度如不改善，无论政治如何良好，终生不出什么好的效果。要知今日社会仍旧建筑在资本主义下面，一切制度也都从这个主义产生出来，所以在今日要我赞成任何制度，我是没有赞成的余地。

有人说反对交易所便是维持商务。我要问他，今日的商务是不是建筑在资本主义下面？照着资本集中的趋势来观察，如果要维持今日的所谓商务，其结果仍旧照赞成交易所一样。

有人说反对交易所便是促进民生。我要问他，今日人民生活是不是全受资本阶级的支配？在资本制度之下而说促进民生，那或者在德国式的社会政策可以赞成，那结果仍旧照赞成交易所一样。

我对于交易所的意见算说完了，我于完竣本文之后再要附个意见。今日许多人都反对交易所，但我问他交易所是怎么一回事，那反对的大都结舌不能答一语。所以我知道社会还未经训练，纯用感情，不用理性，全然被冲动利用，不肯持一个研究态度。所以我作完这篇文章之后，还希望社会一般人遇事都要凭着理性观察，否则今日对于交易所会反对，明日对于类似交易所的事实反会欢迎。

# 农民自决

玄 庐

## 在萧山山北演说

你们二三十村农民，要我到这四围稻花中的山北土地庙戏台上来演说，你们当我能够了解你们苦痛的朋友看，我也了解你们要求我演说的意义。

你们自以为是可怜人，你们希望世界上有表同情于你们的来可怜你们，不错，——可是世界上吃现成饭的，那一个配说可怜你们的话。

你们既有这一副生产能力，养活一班不劳而获的人，他们的生活程度高过你们几千倍几百倍，而且凌驾在你们头上，做官吏、做议员、做绅士、做老爷、少爷、点王（王上加一点，是个主字“点王”是萧山附近六七县称田主财东等的称号），压住你们的头，年年课收你们的租息，你们依旧要顾到你们自身及家庭的生活；你们生产能力的伟大，比钱塘江水的源流还要长远。可是你们只管培养压迫你们的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庭倒反要发叹声说：“这样，叫我怎样活得过去呵！”

你们的气力花到哪里去了？

你们仔细想想：从小时候受教育的机会有没有，壮年时候保不住有病的安全养病的机会有没有？老来做不动了，吃一口安安稳稳的菜饭的机会有没有？不但提起这种很平常的生存条件，你们顾不到计划，连你们正在出着力种田地的时期，还顾不到眼前怎样活法。

你们的气力花到哪里去了？

你们都知道气力换来的米、棉花、六谷等等，都被你们叫他作“老爷、少爷、点王”的收了去了。你们没得剩了。

为什么压迫在你们头上的，他们能够把你们劳苦所得的搜刮得精光呢？

你们又会说，常常这样说，“他们是用雪白的银子买来的田地”，“种一年田地该还一年租”。

如今我先解释，“他们拿雪白的银子买来的田地”这一层说话：



他们的银子是哪里来的？如果说是收租来的，那么，明明是你们给他们的——设或从别种方法得来的：做官，便是刮地皮；带兵，便是截旷（就是吃虚额）；经商，便是榨取劳工的血汗；无一不是像收你们完纳的租息一样。现在姑且不问他们的银子从哪里得来，要问土地怎样会发生价格。市场地亩，田亩……的价值，权且不说，这航坞山迤北，尽是沙地，我且拿沙地的价格标准来说。南沙沙地每亩平均值三十五六元，这每亩三十五六元的价格，是把什么做标准而定的？沙地是浮沙淤积成的，初淤叫做“紫沙”；紫沙经过两年或三年长了芦草，就叫做“草荡”。草荡加以六年的人工，就成“熟地”。熟地，便值钱了。为什么熟地值钱？——每个农夫，平均能垦十亩面积的草荡，每人每年衣、食、住、工、料、至少要费六十元，以六年计算，就得费三百六十元；以三百六十元得十亩地，所以每亩平均价格三十五六元。这是露天敞着的工作，你们都是两只臂膊一锹一锄做过来的，你们当然了解这些事。

你们虽是了解这些事，但是从来没说明过，所以你们总以为“他们是用雪白银子买来的”。如今可真明白了么？

其次，要说明“种一年田地，还一年租”这句话了：

土地经过劳力才有出产，你们都是明白的。土地的价格，以你们所施的劳力程度作标准，上面也曾经说过。为什么你们施劳力的人，倒反要纳完租息才有田地种呢？——我再拿沙地做比例来说明：

当钱塘江改线，东坍西涨，淤紫沙为草荡的时期，你们能出气力去开垦的，未尝不独力背负一把开荒锄头，到一望无边茫茫的芦草荡里挖沟做埂。可是一面农民自淘伙里没有协作的组合，又没有分配机关，便发生争夺和械斗的事情；一方面有势力的绅士老爷们，在“夺到手就算自己的”私有财产制度下面，便赵家竖起一张赵家旗划几百几千亩，钱家圈起一区钱家园划几百几千亩，到官厅一注册，赵家若干，钱家若干。于是你们一般挖沟做埂的只可忍气吞声皈依在几个大地主脚的下做一个地户，而且他们一班大地主还不相信你们能够替他做一头诚实的牛，要你们预先交一年租才有牛做；所以“现租”（沙地预收一年租的名目）这个风气，也正是拿经济来困住你们防范你们的方法。

你们和那班大地主，一样有眼耳鼻舌五官四肢心脏的人，何以你们能够劳动生产的反倒陷落到这步田地呢？——因为他们是有产阶级，现在正是有产阶级的世界，他们是有组织的：软来有官吏替他们讲他们的法律，硬来有军警替他们提刀枪，你们是没有组织没有团体一盘散沙似的人民，自然被他们屈服下了降为奴隶牛马。

你们以为“奴隶、牛马”是侮辱你们的恶名词么？在我看来，他们一班大地主绅士老爷点王们的待遇你们比待奴隶牛马还要残酷。十六七世纪俄国行使农奴制度时

(这种农奴制度，和四川云南等处有土地的土司相仿)，地主有自由虐待农奴的权；但至少也要维持农奴及其传种的生活。中国的农民，形式上虽是自由农民，可怜一班地主的敲剥，比从前的俄国地主对待他们农奴还要凶；因为萧山绍兴等地的地主，绝对不负维持佃户生活的责任。这些事实，彰明较著在你们目睹身受之中，也不用我来举例。塘里的种田的这些虐待敲剥的苦痛，比沙地上的地户还要深刻。至于牛马，主人也是负维持生活的责任的，而大地主可从来不行负维持农民生活的责任。所以从实际上看来，现在的农民，比农奴牛马尤为不如！

你们处在这种少不得教，老不得养，壮年的不得自存的生活状况中，你们除去“农民自决”一个方法之外，更找不出别的活路来。

你们受的苦痛也够了！你们怀中的愤气也充满了！暴动么？——不然的。

如今你们要求我发表根本的主张，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也要看你们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而定这个主张实现的迟速。目前为救急计，你们大可仿照衙前等村“农民协会”的组织法，先团结起来。

最后，我有几句还要忠告你们的——

一、不可以无组织的暴动。因为无组织的暴动，只是一哄便散，结果，不但无益，而且旧社会里面潜着有许多“危险分子”，利用一时的暴动，把你们良好的劳动习惯也弄坏了。这种分子，正被淘汰着，他们对于社会不负丝毫责任的，有抢的机会就抢，有烧的机会就烧，有奸淫的机会就淫奸；他们抢掠的形式虽和资本阶级不同，而结果只是残害你们劳动职业的光荣，破坏你们前途的建设。

二、你们要知道国家是你们劳动者的。国家的行为，便是你们劳动者的行为，你们对于赋税等等，不该取消消极的仇视态度，应该从组织上面谋得国家的主权归你们掌握。

你们有了组织，就不怕牺牲。用得着牺牲的时期，便是你们进到幸福的时期。

你们赶快的团结呵！你们精密的组织呵！大地主们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

## 结群性与奴隶性

英国 戈尔敦 著 周建人 译

我拟在这一篇文章里讨论一件下等的德性以及知识缺乏上的奇异而且显然反常的事，这性质是属于天成，并非全由习得，只要一考察动物界的类例与这种性质养成的状况，便可以知道了。这便是人类中的奴隶性；除却领袖的人之外，在平常人的本性中，都极显著。我们的民族中大多数的人都有不敢独断独行的自然倾向；他们以人民之声为神明之声，虽然他们明知道这类声音，是出自类于无人的乌合之众的；他们又甘心为传统、威权以及习俗的奴隶。与这道德的瑕疵相对的知识的缺乏，从他们的缺乏自由与创造的思想，而常常愿意承受威权的意志去束缚其判断可以察看出来。我将证明人间的奴隶性，是结群性的直接的结果。至于结群性则又是当初原始野蛮时代及以后开化时代两方面的景况之下所造成的结果。我的论据是：凡好结群的走兽，非常缺乏自恃的性质。而这种动物的生活状况实有使它们自恃性必须缺乏的必要，因此自然选择的法则，便使它们结群性与相连带的奴隶性渐次发展起来。人类的远祖，生活在相同的景况之下，而且还有几种人间社会特有的原因，相沿至今，向着这方向进行，将在往昔的生活状况之下有所必须的结群性与奴隶性遗传下来，但在今日的文明之下，则这种性质反成为害多而利少了。

我在早年，幸而能够得到关于几种结群动物的密切的知识。当我的长期的旅行的时候，经过北非洲的许多沙漠，知道骆驼有急切求伴的性质，是使我惊叹不已的一件事实。我又曾耳闻并且从书籍上，得详细的知道了骆马（Llama）的尤其显著的结群性；但合群动物的心理中，我所研究最深的，则为南非洲西部荒野中的牛。我所以举出野牛者，因为驯养的牛，本性已有不同；例如英国的牛，便远不及南非洲西部的牛的乐于结群，倘用作我的论说的引证，也便减了价值了。今我所说的牛，是产在达玛拉司（Damarag）的野牛，其祖先从来没有服过霸勒。它们在白昼时，徘徊旷野上，牧人远远地望着，到夜便呼号驱进圈中，正如一群受惊的野兽，被猎人赶到陷坑里去。它们的惊慌的程度是如此之大，所以要捕捉它们，更无别的方法，除了将全群赶在一

处，用捕兽的轮索套住了要捕的兽的腿，巧妙的将它摔倒在地面上。我和它们密切地住在一处，计一年有余，这些雌雄的牛的性质既然如上所述，则公牛（译者案指种牛）也必如此无疑了。

我约有一百只驯养的牛，以供挽车，负荷以及骑坐之用。我的探险旅行，几乎全坐在牛背上，其余的牛跟在旁边，或者随同劳作，或随同闲步；又有些不全驯的牛，则作为一个行走的庖厨。到夜间，不及设立栅栏来关住它们时，我便睡在它们的队伍中间，察看它们怎样愿意的利用这炬火与人的接近，是很有趣味的。它们知道现在有了对于肉食兽的防护了，这些猛兽的叫声，时远时近，不断地打破这寂静。研究这些特别牛类的性质的机会，在我并不虚度。我很有闲暇工夫来思索这种性质，而且这种动物的性习，也很能够引动我的好奇心。我知道它们的性习愈深，便愈觉它们的心理复杂而有研究的价值。但我现在所说者，只是它们的盲目的结群性，这种结群性与平常所谓社会的欲望显然不同。在这牛类中，并无这种交际欲望；所以它们并不彼此相亲，只有轻蔑憎恶的表情尤多于宽恕与亲爱。群居本可以去无聊，但它们并不觉得无聊，因为它们惯吃粗食与反刍的习性，使它们成为鲁钝了。群居本可使生活更充满而且更有变化，但它们并不如猴类一般爱群，因为它们身在群中，而仍然各自分离；猴类则有聚众游戏、攀援、打斗、相爱以及吱吱地谈论。但牛类虽然对于同类不甚有感情与兴趣，却不能暂时离群。倘用计略或强力将其分离，它便显出精神上的十分苦恼；它定必竭了全力要回到群中去；倘得归去，它便突入牛群的中心，将密群的慰藉，来浴它的全身。牛类的这因为分离而生恐怖的性质，便是牧人得到便利处，它尽可以安然休息在阴暗或浓雾中间，只要有时一瞥见有一只牛在那里，便知是全群俱安的了。然而这也是牛车队中旅客的不便处，它觉得在牛群中所处的地位，正如一群客气的客人里的主人，它想请它们从客厅到食堂去，然而没有一个肯上前先行，彼此都退后，让给在旁的人。旅客想得一牛能为群的先导，实在十分困难，因为野生的牛，处在这样的超群而且孤独的地位，天生的极不适宜，虽然平常照例有一个童子牵先，或驱使它们前进。所以，一只“前牛”（Fore-ox），便是有非常的独立性的了。

驯养野牛的人留心察看，见它们里有自恃性的，敢于离群或在先头吃草，便将它拿来养成前牛。其余的只可以供平常骑乘或宰杀了。倘若生而能为前牛的实在太少，则不叫它做通常的事，往往使它任独特的工作。更有例外的好牛，在达玛拉司数千的牛中，有时也能一见。牛可以骑坐，虽然还不如骑马的自在，——这样的成绩我从来没有听到，——不过能够离去其群罢了；但倘是骑术高强的人，则能径从牛群的中央，一直骑了跑出。至于相对的一方面的情形，我虽然未曾博收例证，然而我从回忆上知道平常的牛的自恃性的缺乏，大抵正与平常的前牛的自恃性的超过相等。我还记得有

几只牛具有特别的求心性，它们一受惊吓，便急急奔入群的中心，比别的牛尤其狂暴；我毫不疑心，凡由一平均数得来的差数的公式，也可以应用于牛类的独立性质上，正如人家所设想一般。我们由此所得的结论是，达玛拉司的牛类中，真有创意与独立性，可以不靠帮助，冒着每日的危险舒服的度日的牛，实在不多。它们根本上是奴隶性的，除却跟着群中的一只有自恃力的牛而行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没有牛敢于有违拗群众的作为，它承认它们的公共的决断是束缚住它的良心的权威。

不依赖自己而信托别个的性质，这正是强迫兽类必须聚众，结群而生活的条件；而且处于有巨大食肉兽的地方，要望生活安全，则密切的结群而居更加紧要。一只单独吃草的牛，并没有几日可以生存，倘非在土人的能力以上的极小心严密地保护之下。达玛拉司的牛主，常以二百多只牛，托付一对半饿的少年去管领，他们两人则在打磕睡或掘食草根中度日。牛主明知道其实无法可以保全牛群，使不受狮子的侵袭，所以他们即便任其自然；至于盗贼，他们也知道纵使尽力多设看管的人，也决不足抵抗它们；所以只要派遣两人，倘遇盗贼，他们尽够奔回家来警告全部落的男子，便可结队追踪被掠的财物。因此牛只能自己结群以拒野兽；倘没有自己的警卫，它们必不免为野兽所残害，这事当初一见实在不容易明白估量它们的价值。我们先一设想一只牛的危险怎样，随后对于上面的话便容易明白了。当一牛独在的时候，它不但太无保护，且又最易被袭。蹲着的狮子也害怕那大胆向它攻来的牛类。牛或羚羊的角很能使跳扑的猛兽的掌上或胸部受一难看的创伤，正如太激烈的拳师遇着他的对手的回打一样。所以如有母牛在路旁产犊，一时被商队委弃了，从不被狮子所攫食。这种事是屡有的，而且常常得以带回野帐中来；由它的足迹，可以证明那母牛曾经抵御野兽的攻击，只因它防护仔儿如此切心不怠，所以没有肉食野兽能够乘隙近前了。这种精神激昂的情形，自然是在常情之外。平时牛的生活，白昼常将头埋在草丛中，外边情形如何，它看不见也嗅不到。更多的时间，则静静咀嚼食物，当这时候，它们大概不很机警。但这种动物，若就全群而言，却常常很机警；几乎每一刻中总有几只的眼睛，耳朵与鼻子审察四方近状，一牛的惊叫，便是它的全队伙伴的警报了。这样集合的生活，每一个体便是有知觉力的大网中的一线，铺张在极广大的地面之上；各个都成为常常醒着的能力的所有者，有眼可以了望四方，有耳与鼻可以考察极大面积中的空气；而且它们又是兽类容易偷偷的出入的各要害的占领者。生活在群中的各个体的保护的感觉非常大，只须耗费极小量的警醒，便可以得到极大量的平安。我们倘使一个惯于结群生活的动物独居，便是去掉了它的保护的感觉，它即觉身在危难中间，四面俱有危险，除了它正在注视的一面之外。它知道灾难或者容易从后面到来，所以它的眼光没有宁息而且忧虑，不绝的环视周围；它的举动仓卒而且急促，它成了极端的恐怖的俘虏了。

这实在毋庸置疑，牛类因为处于多有猛兽的地方，所以密集的生活，最适于它们的安全；因为安适，所以顺着自然选择的公律，结群性与其后的奴隶性的发达，于这些牛类也便非常有益。又从这自然的条律，可以看出这种本性发达的程度，正与它们的安全最相适合。倘它们结群性更进一点，则在达玛拉司草地上吃草的时候，将挤在一处，以致彼此相妨；倘稍差一点，它们又将散得太远，不便于防御野兽了。

我现在更当特别考究何以平均上的差数如此，在五十只牛中只有一只是有独立性的，可以为良好的前牛。何以并非五中之一，又非五百中之一呢？这缘故，便的确因为自然选择使它们在每一个大小适中的牛群中，只生这一个首领，将多余的芟除了。一群的大小，则视适宜于地理上及各种境遇上的情形而定；这不宜于过大，否则分散的水洼——它们大半年中的饮水场——要不足了；在牧场方面也有同样的妨碍。群又不宜于过小，否则比较的不安全了；如仅有五只兽类的群，比起二十只的群来，一个潜行的猎者即易于近前，二十只的群又比百数只的群较易近。我们知道，那自己分离而吃草的牛与带领全群的牛，都被教练牛畜的人所取，认为具有自立的性质，可以当群的首领。这种单独吃草的牛实在比真的牛群首领还要被赏，它们敢于独自行动，所以它的独立性是无疑的了。而且群的首领并没有狮子的危险，因其左右及后面，都有随从的牛给它守护；但那些单独吃草的牛，群中多余的有自恃力的动物，却有一侧与后面空虚，所以被狮子所食的便正是它们。我们若放眼一看这种情形，便可以断定说，野兽常在群旁删剪歧枝，使群队成为一个极密集的团体，一团体中只有一个善被拥护的首领。所以牛群中独立性的发育，都被野兽的影响所压倒，在它自然的标准以下，这其实只要回过去一看那祖先数代未尝遇到这种危险的牛群里，自恃性比较的更为发达，便很明显了。

以上所说的牛类与野兽的关系，大约只须略加修正，便可以应用在野蛮民族与其邻族的关系上。我以为有几处地方，实在十分相像。例如多数野蛮人如此不亲善而且阴闷，似乎除了互相倚靠之外，更没有别种合群的目的了。

我们若一考察与我所讲的和牛类同地居住的土人，我们便知他们聚集为许多部落，总是互相争战。我们见各部落中，极小的部落不多，极大的也不多，这便因为过大或过小的部落都不安定。一个极小的部落，必容易被强邻所灭亡，杀却，或被驱使为奴隶。一个极大的部落则因运用不灵而破裂，因为依了物之本性，他必是中央集权不稳固，或缺少食物，或两者都有。所以野蛮民族不能不分散生活，因为一方里的地面只能供给少数的猎者，或牧人的生活；在别一方面，酋长若不时时与他的部下相接触，统治必不能久，但他的部属散布的地面既然广大，要时时相接触便在地理上有所不能了。所以自然选择的律，不得不惩罚那些野蛮民族，那其中产生有自恃性的个体太多

了，致使一个大小适中的部族，失了盲目的结群性。他却又惩罚那无用的民族，他们不能产生这样的人与其余的人数比例相宜，足以维持并不过大的部落的存在。我们不可因此设想，以为结群性在一切野蛮生活中，都是一样的重要；但据我所见，从考查我们先祖的部族争战的习性的证据，我以为这可以应用在我们欧罗巴族的远祖，正与现今可以应用在非洲大部分的黑色民族上，丝毫不二的。

在人类的部落与国家中的元首有一种异常的权力，较之动物群中的首领所有的力尤为强大。在一群兽类中，遇有一兽被首领所憎嫌，为首领的兽便攻击它，于是两相争闹，余兽只作旁观罢了。但若在人类，遇有一人为元首所恶，则他不但被首领所攻击，而且还被那一班他的执行官吏以极大的压力。这反叛的人便须抵挡一群训练的群力；有侦探立刻能报知他的举动，有地方官能差遣一小队的兵卒，将他牵来审问；早经造好了牢狱可以监禁他，文官挥了法律的权没收他一切的所有，执法官吏预备拷打或杀戮他。人民所受的这种暴力，无论在粗暴的野蛮民族的酋长之下，或在半开化的东方国的专制政治之下，或在现在的虽然较为修饰而仍旧严苛的政府之下，在芟除人族中独立性的发展上，必定有一种很可怕的影响。试想奥地利，那波尔，以至于拿破仑第三治下的法国。一八七零年间，据报章所载（十月十七日的《日日新闻》），依在条垒黎宫（Tuileries）寻出的记载上说，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起，法国有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二人，因政治犯罪被捕，其中一万四千一百一十八人已受徒刑流刑或禁在监狱中。

我在《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中已曾说起，近代宗教迫害在民族的自然性格上有很大的影响，这里可以不必多说了；但现在要讲从有史时期起以至今日，接续的毁灭人类里有自恃性的，因此也就是高贵的民族的许多确实的势力，在这张表上，也不可不可将所说的宗教一面的力加进里面去。

我以为从这等长久接续的情况之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盲目性，已经渗入了我们的种族里面，足为我们享受自由的障碍，这些自由在近代文明组织里，本来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真有智慧的国民，当由一种比从单纯的结群本能而来的更为强固的力所结合。凡一国民不必是一群奴隶的乱众，因为恐慌而互相揪着，大多数缺乏自恃力，只求别人的引导；他应由许多有强大的自恃力的人所合成，因了无数的关系而互相联结，成为一个强的紧张的而有弹力的团体。

在个人各有判断力的国民中，其团体的动作性，应当有一种恒久性质。这是同一民族里的大多数的各人的主宰性的表现，自然当能一致。国民性之所以轻躁者，原因在于人群中的多数人都没有独立的判断，只是跟着别人，忽此忽彼，一任有势力的新

闻记者，雄辩家以及感情家等暂时得到指挥他们的机会的人们的驱使。

我们现在的自然的性质，使我们不能达到各人都能清醒的自己判断的理想的标准，所以我们国人，不论在道德以及知识方面，只有奴隶性在一切革新的政策计划上，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了。

这种污染，本起源于我们种族的原始的野蛮状态，其后又受后代的影响，留传至今，必须先行除去，我们的后代才能站起，得到知识社会里的自由会员的地位：我又加说一句，现代的最适于自恃的本性的窠，只有在由移民建立而且维持的联邦中才能寻到。

服从自有其传奇的一方面，在奴隶献身的去报答主人最微的心愿与最小的快慰，在忠顺臣民的报答其君主；但这种献身的行为，不能视为合理的自己牺牲，这不过是对于人所应负的义务——各人应该善用他的判断，各应依了自己以为最好的而行的义务——的弃绝罢了。信托权威是儿童与弱女子以及病人衰弱者的一种特质，但在昌盛而果决的社会里正在五十上下的中年的人民中间，是不适宜的了。生在自由的国土的人，觉得父权统治的空气非常压迫。在各人都有公共负责的观念，并且知道一切的成功都凭着自己正确的判断与努力的时候，充实而诚实的政治的与个人的生活自然实现。但在专制之下，这种生活固不可得，却有两种东西作为替代，便是等候主人指挥的懒惰的依赖性，与那败坏道德的信念，以为得个人的进益的最好的方法是由于请求与恩惠。

这一篇原名《牲畜与人的结群性》，在一八七二年发表，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一八六三年《人类才能与其发达的研究》(*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出版，收在里面，改题今名。现在据《各人的丛书》中一九一一年再版本译出。

戈尔登(Francis Galton)是善种学的创始者，关于他的学说，我曾做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今年的《东方杂志》上，现在也不再说了。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记



## 病中的诗

周作人

自从三月中肋膜炎复发，进了病院之后，连看书写字都被禁止，变成了纯粹的病人，除却生病以外，一件事都不能做了。但是傍晚发热以及早晨清醒的时候，常有种种思想来到脑里，有的顷刻消灭，有的暂时存留；偶值兄弟走来看我，便将记得的几篇托他笔录下来，作一个纪念，这结果便是我的病中的诗。或者有人想，躺在病室里，隔开世事，做诗消遣，似乎很是风雅的事。其实是不然的。因为我这些思想的活动，大概在发热苦痛中居多，并非从愉快里得来的。待到病苦退去的时候，这种东西也自然要渐渐减少的罢。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原诗计六首，现在又添上了首尾的两首，一总八篇。第八首本为日本的杂志《生长的星之群》而作；武者小路君替他们所办的这杂志来要材料，我译了几首诗，又新作了这一首寄去。现在译出，便附在这后面。

九月五日再记

### 一 梦想者的悲哀

读 Bebel 的《妇人论》而作

“我的梦太多了。”

外面敲门的声音，  
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  
你这冷酷的声音，

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  
啊，曙光在哪里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  
穿入室内的寒风，  
不要吹动我的火罢。  
灯火吹熄了，  
心里的微焰却终于不灭，——  
只怕在风中发火，  
要将我的心烧尽了。  
啊，我心里的微焰，  
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

## 二 过去的生命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四月四日在病院中

## 三 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人的悲哀呵，  
我说的是做中国人的悲哀呵。

也不是因为外国人欺侮了我；  
也不是因为本国人迫压了我；  
他并不指着姓名要打我，  
也并不喊着姓名来骂我。  
他只是向我对面走来，  
嘴里哼着什么曲调，一直过去了。  
我睡在家里的时候，  
他又在墙外的他的院子里，  
放起双响的爆竹来了。

四月六日作

#### 四 歧路

荒野上许多足迹，  
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  
有向东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  
我的性灵使我相信是这样的。  
而我不能决定向哪一条路去，  
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  
我爱耶稣，  
但我也爱摩西。  
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吾师乎，吾师乎！  
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呵！  
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  
但是，懦弱的人，  
你能做什么事呢？

四月十六日

## 五 苍蝇

我们说爱，  
爱一切众生；  
但是我——却觉得不能全爱。  
我能爱狼和大蛇，  
能爱在林野背景里的猪。  
我不能爱那苍蝇。  
我憎恶它们，我诅咒它们。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与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呵！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四月十八日

## 六 小孩

一个小孩在我的窗外跑过，  
我也望不见他的头顶。  
他的脚步声虽然响，  
但于我还很寂静。  
东边一株大树上住着许多乌鸦，  
又有许多看不见的麻雀，  
它们每天成群的叫，  
仿佛是朝阳中的一部音乐。  
我在这些时候，  
心里便安静了，  
反觉得以前的憎恶，  
都是我的罪过了。

四月二十日

## 七 小孩

### (一)

我看见小孩，  
每引起我的贪欲，  
想要做富翁了。  
我看见小孩，  
又每引起我的瞋恚，  
令我向往种种主义的人了。  
我看见小孩，  
又每引起我的悲哀，  
洒了我多少心里的眼泪：  
呵，你们可爱的不幸者，  
不能得到应得的幸福的小人们！  
我感谢种种主义的人的好意，  
但我也同时体会得富翁的哀愁的心了。

### (二)

荆棘丛里有许多小花，  
长着憔悴嫩黄的叶片。  
将它移在盆里端去培植呢？  
拿锄头来掘去荆棘呢？  
呵，呵，  
倘使我有花盆呵！  
倘使我有锄头呵！

五月四日

## 八 对于小孩的祈祷

小孩呵，小孩呵，  
我对你们祈祷了。

你们是我的赎罪者。  
请你们赎我的罪，  
和我所未能赎的先人的罪，  
用了你们的笑，  
你们的欢喜与幸福，  
能够成了真正的“人”的荣誉。  
你们的前面有美的花园，  
平安的往那边去罢，  
从我的头上跳过了，  
而且替我赎了那个罪，——  
我不能走到那边，  
并且连那微影也容易望不见了的罪。

八月二十八日在西山

## 山居杂诗

周作人

一

一丛繁茂的藤萝，  
绿沉沉地压在弯曲的老树的枯株上，  
又伸出两三枝粗藤，  
大蛇一般的缠到柏树上去；  
在古老深碧的细碎的柏叶中间，  
长出许多新绿的大叶来了。

二

六株盆栽的石榴，

围绕着一大缸的玉簪花，  
开着许多火焰似的花朵  
浇花的和尚被捉去了，  
花还是火焰似的开着。

### 三

我不认识核桃，  
错看它作梅子，  
卖汽水的少年，  
又说它是白果。  
白果也罢，梅子也罢，  
每天早晨走去看它，  
见它一天一天的肥大起来，  
总是一样的喜悦。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在北京西山

### 四

不知什么形色的小虫，  
在槐树枝上吱吱的叫着。  
听了这迫切尖细的虫声，  
引起我一种仿佛枯焦气味的感觉。  
我虽然懂得它歌里的意思，  
但我知道它正唱着迫切的恋之歌，  
这却也便是它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六月十七日晚

### 五

一片槐树的碧绿的叶，  
现出一切的世界的神秘；  
空中飞过的一个白翅膀的百蛉子，  
又牵动了我的惊异。  
我仿佛会悟了这神秘的奥义，

却又实在未曾了知。  
但我已经很是满足，  
因为我得见了这个神秘了。

六月二十一日

## 六

后窗上糊了绿的冷布，  
在窗口放着两盆紫花的松叶菊；  
窗外来了一个大的黄蜂，  
嗡嗡地飞鸣了好久，  
却又惘然的去了。  
啊，我真做了怎样残酷的事呵！

六月二十二日

## 七

“苍蝇纸”上吱吱的声响  
是振羽的机械的发音么？  
是诉苦的恐怖的叫声么？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sup>①</sup>  
我还不如将你两个翅子都粘上了罢。

六月二十五日在西山

---

① 这是日本古代失名的一句诗。



## 海青赫佛(Hyacinth Halvey)

爱尔兰 葛雷古夫人 著 沈雁冰 译

布景 哥龙小镇的邮政局的门外。丹兰夫人立在邮政局的门首。奎尔克君坐在自己店里的椅子上。这个屠家和邮政局对门。店内肉钩子上悬死羊一口，鸟笼内有一只画眉。法特嘴里吹玩口琴。(听得有火车汽笛叫的声音。)

人物 海青·赫佛

健姆司·奎尔克 一个屠户。

法特·佛兰尔 一个司送电报的小孩子。

加滕队长

丹兰夫人 哥龙邮局的办事人。

陆亥思小姐 牧师家的女管家。

丹 奎尔克君，这是四点钟的车子到了。

奎 四点钟车到了么，丹兰夫人，我起身来还不久呢？做工大半做在夜里的，使人困倦。在乡下跑跑，看好几只羊，拢总挣得几个先令。承办营里的交易，好叫我烦心呀。

丹 可不是么。我呢，真觉得清早下来发邮包累极了。在半黑的光线下拣信件，好不容易，我时常没有工夫看看发信的是什么人——明信片也没工夫看。

奎 新闻碰在手里没工夫瞧，是怪可怜见的。如果外边的事情你不晓得，还有谁会晓得呢？妈的，是不是你曾说起那个新任的副卫生稽查长今天要到这里来么？

丹 他是今天来，光景就是这一趟车来的。今天早上有一张明信片寄给加滕队长的，也曾讲起他。

奎 他们说他是卡罗的一个小伙子。

丹 不错，他是海青赫佛族的一个。哦，如果他们说他的话都是确实的，或有四分之一是确实的，那他这一来真是本镇的光荣了。

奎 是这样的呀？

丹 名誉证明书呀，他有的是几十。都是寄给格雷更圣父的。寄来寄去都是挂号的。我告诉你，那些证书足有三镑重，你相信么？

奎 这里头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东西。

丹 他做到现在这个位置毫不足奇。有那许多的人为他出信介绍，他的品格一定是极高的了。

奎 有这样的高品格可真是了不得。

丹 法特，你若挣到那样的品格，日子正长着呢，真的我是这么想。

法 如果我有那样的品格么，我不是在此地当个送信童子了。我是要住在拿曼旅馆里，赶车子了。

奎 那儿是牧师的管家太太来了。

丹 正是她，在她后面不多几步就是队长了。

（陆亥思小姐上）

丹 陆亥思小姐，晚安。神父的贵体今天怎样，他的咳嗽可曾轻些么？

陆 简直没有轻呢，丹兰夫人呀。他这病是黏着了。他晚上气喘得很。他最缺乏的是喉音。

丹 我听了正替他担忧。他应该自己好好保重。

陆 说说是容易的。你看今夜里的会他要到呢不到？（队长上）我是来替神父拿那一份《自由人》报的，丹兰夫人。

丹 报早已在这里了。我正偷空瞧一瞧可有什么新闻呢。队长，晚安！

加 （递过一方纸板）我带了这个通告来，丹兰夫人，通告今夜在市政厅里开会。你把它好好儿挂在这窗上。我希望，你今夜也到会罢。

丹 我来的，而且欢迎。我打算替你张罗，队长。

加 你呢，奎尔克君。

奎 我到，自然。我忘记这会是讲些什么事了。

加 农务部为要促进农民的道德发展，所以派一个演讲员巡行演说。（念通告）“今夜在哥龙市政厅开宣讲会，并演照幻灯影片——”幻灯影片可是没有的了；我得的报告，说那些影片儿在第一次路上就统统打碎了，铁路公司误为是鸡蛋。宣讲的题目是“品格的修养”。

丹 很好，真的。我晓得有一个女郎失去她的品格，在一口圣井内洗足，当时那口井就干到没有一滴水。

加 会场布置统统归我一个人，副牧师是出门的了。他晓得我于这一类的事很内行。但是幻灯影片的丢失很叫人为难。那些事，不给大家见过一次，光景大家不会相

信的。从前我见过他们所谓的 Tableaux——那是有架子的画片，你们知道的罢——那是在唐局伦地方——

丹 陆亥思小姐说神父格雷更来帮你的忙。

加 我允受他的帮助了。我每逢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公众福利的，我不拘泥。今夜不论红的绿的一例看承。我自己和车站站长在一边，你们的乡区牧师也在坐。

陆 如果神父听我的话，他今夜还是不出来罢。他不宜到会场演说，正和那个（指奎尔克店内所挂的那一只死羊）羊一样。

加 我愿担责任。他简直不用说什么话，除非或者要吩咐大众静些。倒是那些影片的遗失叫我大大为难——又没有时候找代替的东西。下一班车，宣讲员要到了。

陆 丹兰夫人，从那面街上走来的是谁？

丹 我相信来的就是新任的副卫生检查长。陆亥思小姐，我可曾对你说过，他得的名誉证书有多重么？

陆 自然，我听得副牧师念着给神父听。他一定是个品行异常好的人。

丹 可不是，我刚才正对自己说呢，他一定是个极纯洁的青年。

（海青赫佛上。他夹有一个小袋和一个大的棕色纸包。见众人立定，很羞涩地点了点头。）

海 诸位晚安。我是受命到邮政局——

加 你莫不是海青赫佛么？我接到县官的信里说起你。

海 我听说他有信来的。这是我母亲寻着一个和县官有交情的朋友转请县官出信的。

加 他很称扬你。

海 真的，他很见爱，实则我和他不曾见过面。但是，真的，我的邻人都很有友谊。无论什么事，谁能做到可以帮助我的，他们就做。

丹 我说你手里的纸包一定就是那些证书，是不是？我认得这包在外面的纸张，不过比我经手时越发大了些。

海 可不是，我陆续收到，直到最后的一张。没有一个人拒绝我不出证。这正合了我母亲说的一句话，好品行不是累人的。

法 我信这句话，真的。

加 让我们看看那些证书。（海青赫佛打开纸包，便有一大批信封纷纷落在地上。）

加 （拾取来，一封一封看去）“他有盖尔（苏格兰高原人）的火性，脑门人的勇，丹麦人的活泼，撒尔逊人的鲁钝”——

海 这是贫民律保护会的主席写的。

加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一个漂亮的榜样”——

海 这是 De Wet Hurling 俱乐部的书记——

加 “出众谨慎的高等阶级教育价值之光辉的榜样”——

海 那是国民学校校长的。

加 “尽力于他祖乡的高尚理想到如此之地步，在前此的非议会的办事人中，没有一个赶得上他”——

海 那是卡罗的议员。

加 “民族结晶的光辉的代表”——

海 Carrow Champion 报的主笔。

加 “因有效的辞去一切可能的职务，那是将来或许加在他身上的，受人称赏”——

海 新到的站长。

加 “凡可以从法律上造福于同人类的一切事，他是挑战冲锋的人”——喂，来呀，我的人儿，你正是今夜帮助我们的人。

海 我欢喜可以帮助你们。我如何帮助呢？

加 你是一个新客——你的榜样动人注意——你一定要立着做个活证明，证明高行，道德虔诚以及制欲的好结果——我确实记得这里有几句讲到制欲的话——（看证书）我敢断言，我见过“无比的制欲”这五个字在某张纸上。

海 那是我母亲的堂兄弟写的——我不是喝酒的人，但是我还没有立誓戒酒——

加 你也许就要特地立誓。

奎（诚诚恳恳的）这里是一个不赴酒宴的小钮章。是我的一个主顾送给我的，——我愿送给你（替海缀在襟头）而且欢迎。

加 得了。你可以带了这钮章上演说台——或是一条青色丝带——就有上百的人学你的样——我知道贫民工院里出来的小孩子们就要——

海 我不大喜欢做榜样——

加 我还要摘取证书上的话读给大家听。“那边就是他”，我这样说“一个榜样，他早年用他自己的不需人助的努力和他的高尚品格得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抚摩）我知道怎样办了。我要到拿兰酒店内去雇几个小厮来，就随他们那样的油活齷齪，立做一排——那就和台上成个对照了——这个景象很可唤醒同等命运的别人——这便是个代替 Tableux 的法子——我知道我能够弄得成功了。

海 我不很喜欢做一个对照——

加（把证书都放在衣袋里）我现在就要去雇定这一班小厮了——每人六个辨士，很值得——做给乡民看的榜样，只好是这样，最配的了。（走出去了，海青赫佛羞怯怯的试想止住他。）

丹 一个很凑趣的人，真的。略为有些眼高，也许是有的。我不是说警察们坏话的人。他们自然也是自食其力，和别人一样的。而且他们时常不来多事。

奎（有不喜的面色）有时他们原是如此，不过不如此的时候更多。

陆 那么你打算寄宿在哪里呢，赫佛君？

海 姑妈，我正自问自咧。我不熟悉这镇里的情形。

陆 我知道有一处好宿头，不过只有极好的人方才配进去呢。

丹 不用说的，赫佛君去不会遭抗议。他的举动态度都是一个“好”字，而且队长也已经很照顾他了。

陆 我说的寄宿地方便是使你和队长住得相近的。这间屋子到兵营极便。

海（疑惑）到兵营么？

陆 就在兵营旁边而且屋后便是操场。不但如此。这间屋子的对面就是牧师的房子。

海 对面，是么？

陆 真的，一个极可贵的地段，而且房间又极干净。我很熟悉这屋子的内容。副牧师的窗口，可以望见这间房。

海 望得见么？

法 我想来，曾有许多人进那里寄宿，后来又离开了。

陆（高声）法特，这间旅舍你一定永不被放进去过，或是让你立停一会儿的。如果真有许多人进去过，那他们是侥幸。

法 约翰哈脱这个铅管工人从那里出来——

陆 如果这话是真的，那是因为他手里藏着一个兔子不敢在警察面前走过的缘故。

法 我又见学校里的校长从这里出来。

陆 他倘若不是为了好斗纸牌，正也不须走呢。你这样的捕风捉影在生人前乱说，你念的祷告做什么用呀？

海 我想最好还是我先到各处去走走，然后再定寄宿的地方——

陆 不必不必。你是不会听他的瞎说的。

丹 你这样的人不是像要偷藏兔子的。

陆 也不是像健姆司克莱那样要带进酒瓶去，拿了小玻璃片出来。

丹 也不是写敲诈条子而被警察在后见了的人。

陆 也不是欲在路旁跳舞的，或是跟着毫不足取的年青女人“盯梢”的——

海 我有一句话关照你们，我并不能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无坏处。

丹 赫佛君，你莫不是欲冤枉这些（以手拍拍那些证书）东西说谎么？我知道你消磨夜里时光的法子，写信给你的亲戚们——

陆 学习 O'Growney 的练习问题。——

丹 粘邮政明信片在空白簿子上。

陆 读“Catholic young man”——

丹 按小风琴——

陆 看“Lives of the Sainls”上的画片儿。我赶快去替你预定房间罢。

海 等一下。等一分钟——

陆 你不必忙。我对你说过，正和教堂对门的便是。（去了）

奎 我猜来是我上楼预备赴会的时候了。如果不是为了有对照，有兵营和队长的好话，我是不会走近那边的。（进店内去了）

丹 我也应该自己预备起来了。赫佛君，我一定在刚好的时候来看你做出一个榜样来。这话还是我第一个说起的，你这一来是本镇的光荣。（也去了）

海 （很厌烦的口气）我情愿永不到哥龙来。

法 你什么事不高兴？

海 我情愿永不曾离开卡罗。我情愿我在第一次起这念头的一天便就淹在水里死了，那么我倒安静些。

法 什么事情犯着你了？

海 我愿永远不再受这等最好的名誉，像今天在此地所受的。

法 我不懂你说些什么话。

海 我颠倒离开卡罗不住，就算卡罗是苦地方，那边我有我的游伴，可以小吃小饭，有纸牌儿玩玩——还有赛马打猎的日子也已近了，我还从考克城新订买得一头猎狗。照我在这里的样子，我真要死。我被他们拘束得太厉害了。

法 自然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不好。

海 我请教你，你有什么法子使我解除那个么？

法 你要解除的是什么呢？

海 你能告诉我用什么法子方可以丢开我的品格么？

法 丢开品格么？

海 我正是如此说。你不听得他们把一个大大的品格加在我身上么？

法 有这个好处呢。

海 不是。这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这东西，我就不至于像一棵贵重的蔓古儿（按：是一种甜萝卜类可饲牲畜）一般，推着尽人人称赞。

法 如果我有，我就不至于像筒里的一头牲口一般，人人都能踢我一脚。

海 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就不至于被拘在一间房里，用全班的教士看守我，背后又立

着警察。

法 如果给我有了，我就不至于现在只做个送信童子，到夏天做惊弓之鸟了。

海 如果我没有的话，我就可不带这钮章，开会时也可不被他们拿来作榜样。

法 （吹口叫）那么，也许你不是品行十全的人，不过这些证书上为什么又那样说呢？

海 我如何就是证书上的我呢？自从世界成世界以来，几曾有过这等样的人，除非是那个立在教堂墙头的圣恩托南？如果我真是那样的人，我岂不是应该在梅兰峦呢，岂不是应该和“法来”（罗马教僧之号）辈住在伊克斯呢？我为什么还住在这个世界，做这世界的事？

法 （拍拍那一包证书）谁曾想到卡罗那一点点小地方倒有这么许多谎呢？

海 那都是我母亲的堂兄弟做的事。他说我的出身是不配做劳工的——他给了我一套新衣裳，吩咐我永不要回去。我不敢回去见他的面——邻舍们本来晓得我母亲有很长的家族——他们把这些纸片儿给我，倒他们的楣。（把信都扯破，纷纷落在地上。）我用不到这些证书了。他们不在这里，奈何我不得呢。

法 那队长很看重那些证书呢。不是他的袋里还有一份么。不到明天天明，这镇上的人个个知道你是非常好的人，和地上的圣人相差只得一肩呢。

海 （躁脚）我要去止住他们的嘴。我要做给他们看，我能做可怕的坏事。我要做害人的事。我要故犯一点刑事罪。第一桩事我要做的，就是去吃酒。那怕我从来不曾做过的，现在我可要做了。我要去喝酒——喝过酒就要寻人打架——我对你说，我看得要人一条命和吹熄一支蜡独一般不上眼。

法 如果你先喝酒，这就糟了。那是一定的，你破坏法律的行为反因为喝酒得他们原谅了。

海 我要破坏法律。不论醉着，我要破坏法律。我要做一些不得人家原谅的事。你看来什么罪是最坏的罪呢？

法 我不知道。有一回，我听得队长说，妨碍警察行使职务便是——

海 那个不行。那个，他们要当我是个爱国的志士，把我的照片印在报上了，那是更不成。我要做的，是刑事罪，使得一切自好的人都远避我。我怎样做呢？你用心去想想呀。

法 我常听得老年人说，没有更恶的罪像偷一只羊——

海 我就去偷羊——或是一头牛——或是一匹马——只要能够使我回到本来的我。

法 那个也许要使你到监狱里去。

海 我不管——我那时可以悔罪——我可以对他们说，为什么我偷东西——我对你说，我宁愿拣麻根儿敲碎石子，不愿立在太阳光的下像鸟儿一般，听全镇的人对我啾

啾的叫，或是吩咐我啾啾的叫——

法 好了，我想到一个计了。

海 你肯帮我了？

法 是的，如果你要偷的是一只羊，你眼前就是。

法 （四顾）哪里？我不见羊呀。

法 你朝四面看呀。

海 我不见一件活物，只有那个画眉——

法 难道我说的是活的么？挂在奎尔克店内的钩子上的是什么呀？

海 这是（手指着）一只羊，一定的——

法 哦，为什么你不能带它走呀？

海 这是死羊——

法 就是死的有什么不同么？

海 如果是只活羊，我可以赶着一同走——

法 不差。你可是要赶着到你的寓所么？他们一定又要当做是你的放生羊，特地从卡罗带来的。

海 我猜来他们也许会如此想。

法 那么，羊还在你床边咩咩的叫，陆亥思小姐早已把这新闻传遍了。

海 （心神不属的样子）住嘴！住嘴！

丹 （声出自楼上的窗口）法特！你在下面么，法特？

法 我在，姑妈呀。

丹 你瞧瞧，我听得“的答的答”的声音是不是电报机的声音？

法 （到门口向内一望）是的，姑妈呀。

丹 真讨厌，我没有穿好衣服，光着身子呢。你看是不是，又来打扰我，叫我下来了。我就来！我就来！

法 快些动手！快些！伊就要下来了。如果你要做，就做，如果不啊，就此作罢。

海 我就做！我就做！

法 （托着手的背）我来帮你一手。

海 （上前一步或二步，又回顾）你没有告诉我把它藏在哪儿呢。

法 你不必多走路。十字街的那边就是教堂。走过教堂后墙就是沟——那里，苧麻长得很密的。

海 那就得了。

法 伊下来了——快跑！快跑！



海 (跑了一步或两步)滑下来了!

法 扛上肩罢!我帮你扛上去!(赫佛跑下)

丹 (唤的声音从内出来。)法特,你现在干些什么,你是闲着么?

法 姑妈呀,我等着信包——

丹 且慢讲什么信包。谁说信包预备好了?(走到门首)去问人借些——不,问问新闻——哦,得了,你将赫佛君的布袋送到陆亥思小姐所说的那个寓里——

法 我就去,姑妈呀。(取袋出去)

丹 (手持着电报走到门外)奎尔克君——奎尔克君,健姆司奎尔克!

奎 (探身出楼上的窗口,嘴唇上满抹着肥皂沫)什么事,丹兰夫人?

丹 (招手)下来,等我告诉你。

奎 我不能下来。我修脸没有修完。

丹 如果你晓得我有的是什么新闻,你就要来啦。

奎 此刻就告诉了我罢。我现在不能就下来。

丹 那么轻轻儿说给你听罢,你有什么冤家没有?

奎 冤家,我或许是有的。一个做生意人——

丹 我想来你有一个冤家。

奎 你为什么不在别的时候想起我的冤家有没有,却在此刻想到呢?

丹 如果你能够晓得这个信封里有的是你么,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要在此刻问你冤家有没有。健姆司奎尔克。

奎 原来如此么?那么,这里头有的是什么呢?

丹 你现在猜这信是从哪里来的?

奎 我还没有看见,如何便能知道呢?

丹 那也不错。哦,这是都柏林堡来的电报,给警察队长的!

奎 是给加滕队长么?

丹 正是。而且牵连着你。

奎 我,真的么?他们告我什么罪?我是守本分的人。

丹 等着,听我对你说呀。

奎 或者他们以为我和那件月夜的案子有关——

丹 不是那件——

奎 我自是没有关系的——那时我不过立在左近看着——我决不会过问杀卖死牛的事——

丹 那个本是和你无关——

奎 他们都涂黑了自己的脸。没有一个人可说认得他们。

丹 信里的事不是那件事——

奎 我愿发个誓，我没有听得他们的口音，就算听得了，我也辨不出是谁。

丹 我告诉你，并不为了这件事。如果是这件事，你倒好了。

奎 原来如此么？

丹 这个电报是令队长立刻到你店里搜查来路不明的肉。随后还有差官到来呢。是香龙区兵营告的状子。

奎 我料来是那个小猪的事发了。

丹 他们怎么会看出毛病来呢？

奎 如今的人，真很难侍候，我又多嘴，劝他们腌腌吃。

丹 你这句话可就给他们拿去做把柄了。

奎 其实这口猪是好好的，不过在葛莱特家的时候得了些疯癫病罢了。

丹 我也听得人如此说，而且不等它死就杀的。

奎 自然，疯癫病只可留在脑子里。我听得那医生是这样说的。

丹 他的话总该是不错。

奎 我实对你说，我还割下猪头白白丢了呢。我吃了些亏，白丢在河里了。如果他们听我的劝告，把肉腌了再吃，有什么害处？

丹 我希望奎尔克嫂子和孩子们不曾受毒。

奎 也许不曾，但那是另一——

丹 法特来了。我一定得把这封电报送给队长了。喂喂，奎尔克君，我有机会给你一个警告，真快活。

奎 真的，我很感激你。你是常常顾全我的，丹兰夫人呀。你不要很快的送去。乘队长没有来，我还欲藏过一件东西呢。

(法特上)

丹 你来了，法特——你这个样子不是配到兵营送信去的。人家一定当你捉鸟回来呢。穿上你的制服去。(法特进邮局)你把这封电报送给警察队长。戴了帽子去，帽子是在柜里。

(法特穿戴好了出来，伊给他电报)

法 我把这信送到车站罢。刚才队长是向车站去。

丹 不能。你只送到兵营去就得了。营里自会收着等他自己来亲自看。

(法特出。奎尔克已到门首)

奎 你真有邻舍的情谊，丹兰夫人啊，我受你的恩惠不浅。现在只有一件东西，我要

预先藏过。队长若看见了这件东西，他一定高兴得很。我幸而昨天早把那批货卖个干净。我是卖给伯明翰的批发人的。英格兰人的消耗量是很可观的，是不是么？（按伯明翰是属于英格兰的一个城）

丹 真的，你一向待邻舍们都客气，奎尔克君啊，你不叫邻舍们购买这一批货。

奎 现在我只要藏过一件东西便得了。（转身看肉钩子）那是我昨夜买进的一腔羊。我实是起了一点慈悲心，这才和凯尔太伦乡的寡妇买了过来。没有我，他们这班可怜虫那能在死羊身上捞回几个钱呢？什么，不见了么？噢！哦！我明明记得，我上楼的时候这只羊还是挂在这个肉钩上的——

丹 想必是你放在别处去了。

奎 （进内寻觅，旋又出来）我不曾移动过，而且也没有别处可放。还是我的眼昏了呢，还是钩子上真个没有肉呢？

丹 自然是钩子上没有肉。

奎 你见过这腔羊肉挂在钩子上么，今天早晨？

丹 我记得是见过的；但是现在没有了。

奎 没有人能在此地偷这块肉罢？

丹 你疑心是我偷么，是不是你疑心，健姆司奎尔克？

奎 到底哪里去了呢？那是一定的，羊肉不生脚，自己总不会走的。羊是已死的，而且很死，我买来的时候已是很死的了。

丹 真的，我有一个好邻舍，冤我偷了他的羊。诧异极了，真的，这等话你会说得出来！我来偷你的羊，你的肉钩，你生意上的东西么！谢谢你，健姆司奎尔克。我真是受你的赐不浅咧！

奎 呵，静些，婆子！静些——

丹 听我对你说，健姆司奎尔克，我宁可饿死，宁可眼看着我的人都饿死，决不要吃你肉钩子上的一片东西，吃你巴结营里人的东西，或是你卖给不分好歹的英格兰人的东西，或是你卖给住在那海那边的贪嘴的可怜人的东西！（伊转身欲进店去了）

奎 （拦住丹）不要说那些呆话，婆子。谁说是你偷了我的肉啊？现在我托你代留意。我看是一定另有信息来。一定另有一个信息给队长呢。

丹 （尚含着怒意）另有信息么，那一定比电报更快的了，请教你这是用什么法子传递的，倒要请你告诉我，我一定很领你的情。

奎 刚才队长来这里张挂什么通告，一定是托词。我问你，他刚才在这里还做了什么？

丹 我如何能知道他为什么事情来的？

奎 在我看来，他刚才假装走开——见我上楼剃面，他又走回来——就把那只羊拿了去

——他拿去是当作证据了——

丹（听得很有味的样子）也许是这么一回事。

奎 其实我立刻就要把这只羊肉换下，另挂一个好的了。

丹 原来是这样的么？

奎 两礼拜前我已经吩咐那个寡妇藕菜快把它杀了——但是她不杀，她这贪得无厌的财迷精！

丹 这羊犯了什么病？

奎 我如何能知道犯了什么？犯了什么，这是天意罢了——这东西是犯着瘦病，浑身抖颤，不要吃草。

丹 可怜的东西。

奎 瘦得没有肉了——只剩得一堆羊毛。称分量还不及两个月大的一只小羊呢。

丹 光景检查员是要把这只羊肉带到都柏林罢？

奎 这羊的肋骨上还留有医生验过准许发买的烙印痕——

丹 不知你是带到潘丹会审公堂去讯问呢，抑是带到阿撒士思去？

奎 我是不怕讯问，要直直落落说的。我有理由辩护自己。军营里只肯出五便士一磅的肉价，那能希望有好肉吃？

丹 光景他们不肯允你“交保释放”罢？

奎 他们想望我亏着血本请他们吃好肉么？难道用我去奖励他们和可怜的印度人非洲人打仗么？我的亏累，应该是那个反对募兵会来补偿的。

丹 我所怕的，他们给你的不是补偿，却是五年的监禁呢。哦，我倒要预备着好好儿照顾可怜的奎尔克夫人哩。（奎尔克听了这话，跳了一跳，旋又坐下，流着眼泪。赫佛上场，立在一旁看。）

奎 我很据拮的抚养大那五个羸弱的孩子，可怜我赔的辛苦真不少，他们怎样得了？

丹 我猜起来他们会把你的五个孩子送进贫民学艺学校罢？

奎 我的苦老婆如何得了——

丹 恐怕贫民工厂便是她的——

奎 她从驴车里出来后便帮我做生意。

丹 我盼望他们不捉她去。

奎 我拼着自己一条命便了。我招认犯罪罢！我哀求他们放情罢！

丹 你还是这样办的好。

奎 谁又想到这样大的灾祸竟只为拿去了一只羊便落到一个人家上面呀！

海（向前）请你放心罢。

奎 放心！你说说放心是容易的。

海 我可以告诉你，这东西在何处。

奎 什么东西？

海 就是使你牵肠挂肚的那只羊。

奎 你晓得羊的下落么？

海 这件事的首尾我都明明白白。

奎 我猜来也是队长告诉你的罢？

海 他不曾告诉我一个字。

奎 我猜来是全镇人家都知道了，所以甚至你也晓得，是不是？

海 还没有给一个人晓得呢。

奎 队长也不曾看见么？

海 除却我，没有第二人看见过，或是手指碰着一下过。

奎 到底你把这东西放在那里了？

海 放在教堂墙后的沟里了。在苧麻丛里。你看我的手被苧麻刺到这个样子。（伸出手来）

奎 放在沟里！这是本镇最秘密的所在了。

海 我决想不到要害你大受累的。我不告而取，你不能怨我不先告诉你。

奎 取去这东西而藏好的人，便是你呀！我猜来，你来的时候，在车子里就已得着消息，知道打给警察局的电报了。

海 你现在对于我这件事有什么话说？

奎 说啊！我说我现在乐得如登天堂一般了。

海 你打算用怎样的办法对我？

奎 怎样办法么？（两手握拳）只要是地上的事，无论哪一件，你要我办我就去办。

海 我猜来，你是要去报告——

奎 报告啊！我要等事件平下来，然后再报告呢。我打算替你传扬名声，让全镇人都晓得你！

海 你的话我不很了解。

奎 （拥抱海）你保全我一家性命的人！

海 保全你？

奎 救我出险啊！

海 出险？

奎 救我免得受恶名啊！

海 （对丹兰夫人）到底他说些什么话？

奎 救我脱离检查员的手！

海 他说的是什么事？

奎 救我脱离县官的手！

海 他是误会了。

奎 救我脱离阿撒土思监狱！

海 他是发昏了么？

奎 五年的监禁！

海 他的话不是奇怪么？

奎 免得做对照出丑！

海 敢是我自己发昏了么？

奎 我怎样报答你？

海 （用力喊）我对你说，我拿了这羊——

奎 是的，上帝保佑你！

海 我偷拿这羊走了——

奎 我们这些可怜人们替你祝福！

海 我拿去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奎 我的五个孩子替你祝福——

海 我还是不说了罢——

丹 奎尔克，你静一下子罢。队长来了，来搜店了。

（队长上，奎尔克松手放开海青，海整帽拂衣）

队 该死，晦气！

丹 什么事叫你老人家动气？

队 我到车站去迎接宣讲员，人没有到，却来了一个电报，说宣讲员们在南方都留住了，因为审问一点小事情。

丹 宣讲员不能来，是不是？

队 一定的了。我说的除了他们，还有何事？宣讲员已经对我失约了，叫我到哪里去找人来代替他们的地位，开今晚的会？

丹 只是如此这般的一件事么？你除了这个电报，没有接着第二个么？

队 只不过如此这般一件事么？我听了你这话真诧异，丹兰夫人。离开会时间只有三刻钟，忽来了这种岔子，还不够使人为难么？我请问你，顷刻之间，叫我到哪里去找个有十足教育、又有十足聪明和十足人品的人来立在演说台上演说呢？

奎（猛然跳起来）我能告诉你解决这问题。

队 你呀！

奎（拍着赫佛的肩背）你瞧呀，队长。那些介绍证书上所说关于这位青年的话句句是确实。真话。举世间所有的美誉称他，他句句可以承当。

队 你这意思倒也不坏。

奎 队长，虽然那些证书已经极力赞扬他，我还能另举出他的好处。我已经晓得——那是偶然的——他来此地尚不满半天，却已救了一户人家免得破家。

队 那是很要感他的恩的事——救济乡民是——

奎 救了一户人家，一户人口很多的人家，大大小小，跟草地上草根一般多——他们都只靠着一个人过活，——而这个所靠的人，若非他来救济，便欲堕入黑暗的危境了。你相信我的话罢，他是最灵敏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慈善的人，而且是苦人们最好的救星，此地从不曾有过这样的好人。丹兰夫人，我这话对么？

丹 确是实在的话。他从哪里得来他的聪明他的机敏和他的知识，我可不知道，除非是上天给他的罢。

队 好，丹兰夫人，我想我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赫佛君，你就做开会时的演说人罢。这些“演讲稿提要”是演讲员寄来的，——你可以敷衍成篇。你可以唤哥龙的人都挺身出来，开始建立他们的人格。我从前在唐局伦有一次见得一个宣讲员这样办过。“你们上前到这里来，”他说，“放胆做个台尼尔”，他说——

海 我不能——我不要——

队（取出所谓提要的纸片来看了一看，纳入海的掌中）你看了便知道是很容易的。我肯引你到讲台上——这几张提要纸和一杯清水——那就得了。（转身欲走了）丹兰夫人，不要迟到。记好，奎尔克，你允许到会的呢。

丹 是呀，时候差不多，我应该预备一下就去了——真的，奎尔克君，你也应该动身了。

奎（摸着他的两颊）我想来是时候了。现在我还是巴结他（指队长）些为妙。（转身）哦，好好，我今天真侥幸的很。

（奎和丹都进屋内去了，此时法特上）

海（坐下）我真个不明白，这世界上的人，倒有一半是半痴半癫的！

法 你还不曾被他们寻见么？

海 寻见，是么？我不知你所谓寻见是什么意思。

法 不是他不见了他的羊么？

海 他晓得羊是不见了，而且我也对他说过，羊是我拿去的，——就是什么“做了好

事”这话，我可不明白——你看看这个东西？（递提要纸与法看）

法 纸儿！敢情又是证明书罢？

海 比证书更坏的东西。（干笑）你来不来看我，看我高立在讲台——手里拿了这些纸儿——演说——教训人。（法特吹气作声）你劝我偷羊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先对我说个明白，此地镇上待偷羊人的办法是要叫他登台演说劝化人，牧师反坐在椅子上闲看的。

法 上次我取了几只从摊上跌在地下的苹果，他们没有叫我开会演说呢。他们打我好凶。

海 （向西面一看）如果我看见有苹果，我就拿苹果罢。我宁愿我未出卡罗境就折断了头颈，那我倒好了！我宁愿那次误触陷阱的时候，多生六个月病——我宁愿我曾抢劫过教堂。

法 一个新教徒的教堂是一样的么？

海 我猜来这个罪围业还不见十分大。

法 光景在队长看来，倒以为是最大的罪呢——闲话少说，如果你要抢劫，近旁就有一个新教徒的教堂。

海 （起立）指点我，怎样下手呢？

法 几分钟之前，我到那边去兜个圈子，看看那片羊肉可曾有狗来嗅，我见教堂的窗子都是开着，不曾关。

海 开，开着，开么？

法 不错，开着。他们把有颜色的玻璃杯放在窗口，为的是——

海 那个干我什么事？

法 很相干的。如果有人在下托你一下，你就能从这个窗子跳进到屋里。教堂内所有的贵重宝贝都聚在这间房内，你可以拿了来。

海 我不要值钱的宝贝。如果你肯和我去，托我一下，跨进窗子，我愿把拿来的东西都给了你。

法 那边有陆亥思小姐来了，她是来引你到寄宿的地方去。你的行李，我已经送去，那时你正掬着那片羊肉跑到——

海 我们快跑！快跑！

（他们跑下。陆亥思小姐上。）

队 丹兰夫人在家么？你知道赫佛君在哪里？

丹 （走出来，已经穿好衣服）光景他是到市政厅去了。你可曾知道今夜开会时他是主席他欲演说呢？



陆 他得意的很快。牧师也说这位青年很可以帮助本区。谁曾想到卡罗这等小地方出了这样一个天神般的青年！

（队长急上，手拿着一封电报）

队 丹兰夫人，这封电报是什么时候到的？

丹 这倒不很记得准了，队长。电报上不是记着时刻么，除非我的钟不准了。

队 电报上是记着时刻的。我接到时，我又照着我的表记下接到的时刻呢。

丹 哦，那么，我倒说异起来了，难道警局里的人竟把这封电报搁起来，不差人寻你——反正他们又不忙着——

队 （向奎尔克的店内看）好，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做了，职务所在，不得不做了。

（队长进店搜查。丹兰夫人看着他查。奎尔克从窗子里探出头来。）

奎 店里什么事？（没有回答）我问，有人在店里么？（没有回答）那一定是段任家的狗了——等我来对付它。

丹 这是加滕队长呢，奎尔克君。他的神气像是要寻些什么东西——

（奎尔克在店内了。队长出店，重复进去，翻动各项物件）

奎 我很抱歉，我此刻正在缺货，队长啊——我很抱歉，竟没有货物应你的命，往常的交易都不是你自己亲来——

队 真的，我也是这样想呢。

奎 我猜来你是想找一点儿嫩的小羊肉给加滕夫人和孩子们吃，是不是？

队 不是。

奎 如果我有小羊肉，我很愿趁这机会送给你，不收你的钱。明天我想杀一只小羊。加滕夫人也许爱吃这个——

队 我受有命令，到你的货房搜查来路不明的肉，我来就是为搜查来的。

奎 （微笑着坐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哦，世界上还有有阴谋人，真叫人难以相信。

队 来报告的这不是第一次。

奎 我猜来不是第一次。好好，总有一天他们害人的反要害着自己呢！

队 我搜过，搜不出什么东西。

奎 我猜来是搜不出的，可不是。本来我没有，你如何找得出？

队 你店里真个一片肉都没有么？

奎 实说呢，我还有一大筒的腌肉在店里。

队 这些肉是怎样死的？（意即此牲口是怎样死的）

奎 这话倒叫我不好回答。这是美洲来的货。我如何能知道美洲杀猪是用什么法子的？

我猜来，他们有的是机器——汽斧——

队长 此外简直没有肉在店里了？

奎 我对你说，此地活肉死肉统统没有，除却你我和笼里的鸟儿。

队长 算了，我只得告诉检查员搜不出。但是你要小心着将来。

奎 谢谢你，队长。我领会得。（法特上。突然立停）

队长 我猜来，搁误这封电报的是你罢？你以后做事得小心些呢，不然，尝尝我的辣手。

（抓住法特将他重推几下。）

法 大家都这样地来寻我的晦气。（呜咽哭泣）

（队长又把他重推一下。一个“半柯朗”（柯朗是金钱名）铮然地落在地下）

陆 （拾了起来）一个“半柯朗！”喂，法特，这许多钱你哪里来的？

法 那里来的呀？

陆 我敢决定你这钱不是诚实得来的。

法 我在街上拾着的——

陆 既然是拾得的，你为什么不来交给队长或是交给牧师呢？

丹 况且失主也许是苦人儿，失了是不了的。

陆 我看最好是带他去见牧师罢。跟我来，法特，让他问你罢。

法 这钱实在不是拾得的——

陆 吓，来了！我知道你不是正经得来的！你且对我说下去。

法 我和人玩“Pitch and toss”赢来的——

陆 谁肯和你这样的人赌半柯朗的大注呢，法特？你且说出和你玩的人来？

法 他是——是一个游客——

陆 你们听得他说的话么？一个游客！丹兰夫人，队长，奎尔克君，你们曾见有游客到镇上来么？

奎 一个也没有。

队长 本镇是没有游客的。

丹 没有一个游客到此地的，不先被我晓得。

法 我对你们说是有的。

陆 好，来罢，你对牧师去说罢。

队长 （扯住那一条臂）不然，便到我营里去。

法 我老实说，我是从一个游客手里得来的。

队长 既然如此，游客现在那里？

法 他就在一个地方——不远。

队 你带他来见我。

法 他就会到这里来呢。

队 你老实招罢，你还是老实招来的好。

法（哭）你放手，我就招出。

队（放手）那么——你从谁的手里得来的？

法 从今天来的那个小伙子，赫佛君。

众同声 赫佛君！

奎（大怒的神气）你说什么话，你这小光棍，你？海青赫佛会和你这种人玩“pitch and toss”咧！

法 我不曾说这样的话。

陆 你明明说的。你刚刚说过。

奎 海青赫佛！曾经到过本镇那些人中第一个善人呢！

陆 哦，他说的何等样的谎！

奎 我以为这个“半柯朗”是赝货。也许是人家不要了所以给了他。本镇市集的时候有许多游江湖的修锅匠，他们是惯有这种假钱的。拿来让我看一看。（敲响那个金钱）噢，可不是，钱是好透的。队长，你拿了去罢，最好你收去保管。

（以钱给队长，队长细看了一下）

队 竟是这个钱么？我想来是这一个，难道竟是怎么？

奎 什么事？你当他竟是的，是什么？

队 竟是这一个，竟是这一个。我认得。我认得这个“半柯朗”——

奎 那真是奇事了。

队 我认的很真。这是我亲手付给教堂里作为近十二月——

奎 原来如此呀？

队 这个做样子钱的半柯朗是放在捐款盘中的，每礼拜日早晨从我们手里递过一遍。我认得那个王后头（按是铸在钱面的王后的头像）的太阳角上的凹痕和鼻子下弯弯的一道划痕。

奎（取钱细验）可不是有的。

队 这事真是坏事了。这钱是从教堂里偷出来的。

众人 呵！呵！呵！

队（擒住法特）你竟抢劫教堂了！

法 我对你说过我决不敢。

队 我已有证据了。

法 随你怎样说罢！我从来不曾跨进教堂的门！

队 那么，你怎样得来呢？

陆 我猜来是从那个游客罢？（此语是诮他）

丹 我猜来这是海青赫佛给你的，可是罢？

法 正是。

队 我猜来是他抢劫教堂罢？

法 （悲咽）如果我说声是，你也不会信的。

奎 呵！这个小光棍！让我来对付他！

丹 现在他本人到了！

（海青赫佛进。法特挣脱，爬到他身后藏着。）

丹 赫佛君，你到得正好，你来关住这小坏蛋的嘴。

陆 我想叫你先听听他怎样说你来，赫佛君。“Pithe and toss”他说。

奎 抢劫，他说。

丹 抢劫一个教堂。

队 他的恶名多得够了。现在带他到洗心所去罢。

法 （一把抓住赫佛）救救我，救救我！我是一个想要寻条活路的苦孩子；如果到了洗心所去，我可就毁了。（跪下并紧抱赫佛的两膝）

海 我救你，很容易。

法 莫使我进监牢！

海 我就对他们说。

法 我是一个可怜的孩儿——

海 你不放我开口说么？

法 我在世界上不能再有机会——

海 我当然要想法救你——

法 人家骂我，永久要提起这件事做话柄。

海 住嘴，你能不能——

法 你莫拖开我罢！

海 你不能静些么？

法 你把这罪名担认了。

海 我肯我肯，只要你放个空儿让我说话。

法 你告诉他们，事是你做的。

海 我就照办。

法 告诉他们，跳窗进去的是你。

海 我说！我说！

法 对他们说，抢钱箱的是你。

海 我一定说！我一定说！

法 钱箱本来是开着的！

海 让我说呀，让我说。

法 箱里所有的你统统拿了。

海 我愿意告诉他们是我拿的。

法 你拿来又给了我了。

海 （以手掩法特的口，拉他过来）你不能静一刻儿让我来说么？

队 我们不能多糟踏时间。把他交给我带了去罢。

海 我不能把他交给你带去。一定要放他自由。

队 （抓住法特）让他进了监房再自由。

海 一定不能带他进监房。

队 不论谁来说情，我是不愿放他的。

海 我一定要放他。

队 你一定要不得！

海 我一定要。

队 敢是你打算出钱赎他出去么？

海 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忏悔赎他出来。

队 那么你的忏悔是什么事？

海 抢劫教堂的就是我。

队 你这话真个很像哩！

海 你放他，你带住我罢。我对你说，事是我做的。

队 那么也得有证据来证明才行

海 （指法特）他就可以做个见证。

法 呵，赫佛君，我决不愿做见证。放我走，我将来决不再提起这件事的一个字。

海 自然你一定要做见证的。你要在法堂上宣誓呢。

法 我一定不干！一定不干！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不晓得什么宣誓的性质！

奎 （向前走进一步）敢是你们大家都盲了眼么？

丹 你怒什么？

奎 你们都是愚人么？

陆 你自己才是呢。

奎 你们都是傻子么？

队 你要留神，你对面讲的是什么人。

奎 （拉住赫佛的手）你们不能见么？你们不能听么？你们的聪明那么去了？这种的事，你们曾听说本镇有过么？

丹 说出来罢，说出你的话来罢。

奎 他，一个游戏人间的圣人！（按：此所谓圣人是指有道的神人。）

丹 也许是罢。

奎 苦人的救星！讲到神圣的殉道者！和他比起来，他们只好算做零！你不看见他的举动么！他是要救这苦孩子呢！他是要自己来担认那个恶名呢！他是要说自己抢劫了教堂呢！法庭他是要去的！监牢他也是去的；拿过恶名来搁在自己头上！挑过罪名来放在自己肩上！假装曾抢劫了一个教堂！这是谎话——我们欲原谅这谎话——自害自的谎话！这种种做法，我告诉你们，不过为欲救一个出身贫贱的苦小子保全他的品格罢了。

（众人都发出低低的赞美声来了）

奎 喂，你们还有什么说啊？

队 （两手握着）赫佛君，你教我们大众一件功课了。我为你的缘故，不追究这孩子的事了。（摇动法特的身体，拉他起来）下星期日我把这个半柯朗仍旧放在布施盘里罢。（对法特）你将何以报答你的恩人啊？

法 赫佛君，我感激你的大恩。你待我不错，简直很不错。我若能活到一百岁，我也决不说一句反对你的话。

队 （扯出一方青手巾来擦了一下眼）开会时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大众。这是一个可使他们修养品格的大刺激。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牧师，他可坐那把椅子——

海 呵，算了罢，你们能否——

奎 椅子。他是该坐在椅子内的。现在我们就要请他坐在椅子上。自然他应该做个榜样，并替本镇造福。（扯赫佛坐入于一椅子内）来，队长，帮助我一手。这里来，法特。

（他们三人举起椅子，赫佛坐在椅内，他们大声喝采。）

奎 跟我们来，到市政厅去。为海青赫佛三呼万岁。赫佛万岁！万岁！赫佛万岁！

（幕徐徐下，尚听得远远欢呼的声音）

葛雷古夫人（Lady Gregory）现代爱尔兰女作家，剧本和散文都有盛名。第一篇剧

本《二十五》(Twenty-five)作于一九〇三年，曾排演一次，直到如今不曾有印本。翌年作《传布新闻》(*Spreading the News*)我曾译出改名为《市虎》，登《东方》，颇受欢迎。《海青赫佛》(*Hyacinth Halvey*)作于一九〇六年，同年又发表了最名的《狱门》(*The Gaot Gate*)这三篇后来都收在《七篇短剧》(*Seven short Plays*)里。此外她又著民族历史剧多种，都收在《爱尔兰民族史剧》内。散文著作有《*Cuchulain of Muirthemne*》(一九〇二年)《诗人与梦想者》(一九〇三年)等书。一九一三年发表的《我们爱尔兰的戏院》(*Our Irish Theatre*)讲她自己加入爱尔兰复兴运动的始末很详。她的最近著作《金龙》前年出版。专论她的书似乎还不见过，我们只能在 Ernest A Boyd 的《爱尔兰的文艺复兴》(*Ireland's Literary Renaissance 1916*)和《现代爱尔兰剧曲》(*The Contemporary Drama of Ireland*)两书里得到一些材料。据 Boyd 说：葛雷古夫人在爱尔兰戏剧史中的地位是介于两时代间的一个转纽，前时代是夏芝 (yeats) 和 A. E. 后时代便是现代的新进作家。她的著作大半描写乡人生活与心理，运用 (Gaelic) 土语入文，诙谐生动，宜于演，不宜于读。她那《传布新闻》，《乌鸦》，与此篇《海青赫佛》，都是把“误会”作为全剧的主要节目，但《海青赫佛》一篇我读了另有感触，总觉得“误会”之外，似乎尚隐着一层意思，而这意思，或者就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弱点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译后记

## 癲狗病

西班牙 伊巴涅支 作 周作人 译

村庄的邻人从各处聚集，都往“锅炉”（Caldera 案即巴斯加耳的浑名）的小屋里去，进去的时候很恭顺的，混杂着感动和恐惧。

孩子怎么样，他好一点了么？……巴斯加耳叔父（Pascal）在他的妻和女眷以及远亲——都是为了这件祸患而聚集的——的中间，看着近地全区的人都来探问他儿子的起居，感到一种阴郁的满足。是了，他好了一点了。他有两天没有发那扰得全家不安的那件“东西”了。锅炉的朴讷的乡下的朋友，以及那些女人，他们表现感情总是高声的，走到住房门口小心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锅炉的独子在那里，有时候躺在床上，依了他母亲的话，伊以为病是总离不开热水瓶和蛰伏在被褥里这两件事的：有时候他坐起来，两手托着下颚，固执地望着房内的最远的角落。他的父亲皱着蓬松的白眉毛，独自走着，或者因为习惯的力，去一看左近的田地，但也并不想弯身下去，拔那渐渐地生长在垅上的野草了。现在是这个田地，在他更为重要，——这田地，在他里面他留下他自己身体的汗与肢体的力的！……他的儿子是他所有的一切，——晚婚的果实；——他是一个强壮的少年，勤勉沉默同他父亲一样；一个土地的战士，用不着命令或威吓，去尽他的义务；预备在半夜里醒过来，倘若轮到他去浇地，在星光底下给田去喝水，听了最早的雄鸡的报晓，立即从他的厨房里硬板凳的床上跳起，掀开盖被，穿上他的青麻的草鞋。

巴斯加耳叔父不曾笑过。他是一个拉丁式的父亲，家庭里的可怕的主人，他从工作回来的时候，独自吃饭，他的妻立着侍候，带一副顺从的神色。但是在这全能的主人的庄重严厉的面具后边，隐藏着一个无限的感服他儿子的心；他是他自己的最好的一件工作了。他怎样迅速的装一辆大车呵！他怎样的流汗，当他用了劲前后运锄的时候，这几乎要将他从腰间折断了！谁能像他这样的骑马，只消用草鞋的大拇指在马的后腿上一抵，便很优雅的在马背上了。……他不喝酒，也不夹着去打架，也不怕做工。他好运气，在征兵抽签的时节，抽到一个高的号数（案即是免于兵役），等圣约翰



(San Tuan) 祭日一到，便要从邻近的田庄上娶来一个女儿，——伊到公婆家的时候，还带着几块的田地。幸福，家族传统的名誉而且平安的接续；又是一个锅炉，他将在巴斯加耳叔父老了的时候，接下去种他祖先所耕熟的地，而且一群小锅炉 (Calderitas)，逐年的数目增加，将围绕着驾在犁前的老马游戏，畏敬似的看着他们的祖父，他正坐在门口太阳底下，他的眼睛因为年老是水汪汪的了，他的言语也减少了。

基督呵！人的幻想怎样的破灭呵！……一天是礼拜六，巴斯加勒忒 (Pascualet) 从他爱人家里回来，在村庄的一条小路上，大约半夜光景，有一只狗咬了他一口；一只落拓的不作声的狗，从一个水闸后面跳了出来，他正蹲下去拾一块石头打他，那狗就咬在他肩上。他的母亲在他去访问爱人的夜间，照例是等着他的，现在一见这狗的牙齿的青黑的半圈和红点，即时叫唤起来，便在房内忙着预备罍药和饮料。

少年却笑他母亲的恐慌。“安静罢，母亲，请安静罢！”狗咬过他，这也不是初次了。他的身上还显出许多咬伤的痕迹，都是他幼年时代在村庄各处去用石头打狗的时候被咬的。老锅炉从床里和他说话，并不表示出什么感动。明天他应当到兽医那里，叫他用一块烧红的铁将肉烧灼了。他这样吩咐，关于这件事更没有什么话说了。少年受这手术，一点都不畏缩，不愧是一个伐伦契亚 (Valencia) 村庄的善良勇敢的青年。他一总休息了四天；就在这期间，他的喜欢工作的脾气使他加添新的受苦，他却兀自用了痛楚的手帮助父亲做事。“每礼拜六他到爱人家里去时，伊常常问起他的健康，“那咬伤怎么样了？”他在姑娘的眼前只是高兴的耸一耸肩膀（不说什么）他们两人便坐下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总是默默地互相看着，或者谈未来家庭里的衣服和床铺，但是不敢彼此接近；他们在那里挺直端正地坐着，他们的身体中间留着一点空隙，“足够容得一把镰刀过去，”正如姑娘的父亲笑嘻嘻的所说。

一个多月过去了。只有锅炉的妻一个人，没有忘记这件事。伊到处用了忧愁的眼光，看着儿子。唉，女皇呵！这村庄似乎早已被神和他的圣母所弃舍了。在那边登布拉忒 (Templat) 的小屋里，一个小孩因为被癫狗咬了一口，正在受那地狱的苦。全村庄的人都惊惶着跑去看一看那可怜的东西；这个景象，伊却不敢注视，因为伊正想着自己的儿子。倘若伊的巴斯加勒忒，高大而且强壮像塔一样的，也要遇着同那不幸的小儿的命运〔那是怎么好〕呢？……

一天的清早，锅炉的儿子不能从那厨房的板凳上起来了，他的母亲扶着他走到那大的结婚床上去，这床正占了小屋的最好的房——上房——的一部分。他发热，说被咬的地方剧烈的痛；可怕的发冷贯彻他的全身，使他牙齿相打，眼睛上罩了一层黄的暗膜。村庄里的最老的医生约瑟先生 (Don gose) 骑了他的老母马来了，带着他永远的药方：一切的病都用泻剂，伤处都用浸在盐水里的绷带。他诊察病人之后，装了一个

歪脸。不行！不行！这是一件更其重大的事情；这须得请教伐伦契亚的尊严的医生去，他们知道的比他更多。锅炉的妻看着伊的丈夫驾好了车子，逼着巴斯加勒忒坐上去。那孩子已经不痛苦了，微笑着表示听从，说现在除了一点微疼，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他们回家来的时候，父亲似乎较为安心了。一个从都市来的医生在巴斯加勒忒的痛处打了一针。他是一个很庄重的绅士，用了他的好话激励巴斯加勒忒，一面专心地看着他，并且说可惜他耽搁了这样久，才到他这里来。有一个礼拜，他们两人每天到伐伦契亚去，但是一天早上，这孩子又不能动弹了。曾经使那可怜的母亲惊慌的呻吟的那个发作，又回来了，比前回更厉害。孩子的牙齿相打，他发出一声叫唤，使他的口角都满了泡沫；他的眼睛似乎涨大，变成黄色而且突出像大的葡萄一般；他想竭力蜷缩，因为内部的剧痛而扭曲，他的母亲挽了他的颈项，吓得直叫；这时候锅炉严肃的沉默着，用了他静定的力抓住了他儿子的臂膊，挣扎着想阻止他的凶暴地抽搐。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母亲喊着说。唉，伊的儿子！伊看他在这个情形里，几乎不能认识他了。他仿佛是别一个人，似乎只有他的先前的外貌还留着，——似乎有一个地狱的怪物住在里面，正在虐杀这从伊自己的胎内出来的肉体，而且带着青黑的闪光在他的眼睛里显露出来。

以后接着是安静的昏迷，于是全村庄的女人聚集在厨房里，议论这病的少年的命运，大家咒骂那都市的医生和他的恶魔的针割。这都是他的不好，孩子现在这样的睡着了；在孩子受他的治疗以前，他已经觉得好了许多了。这个强盗！而且政府不曾惩办这些恶人！……现在没有别的救法，除了那古旧真实而且试验过的方子，——人们的经验的结果，他们都活在许多年以前，所以知道的也更多了。一个邻人去寻某道姑，伊是治狗咬蛇咬和蝎子螫的神奇医生。又一个去引了一个瞎眼的老牧羊人来，他凭了嘴的力量能够治病，单用他的唾沫在痛的皮肉上画几个十字就好了。用山上野草做成的药汤和牧羊人的湿的符号，都被看做立愈的标征，在那时候又是特别相信，他们看那病人整几点钟的躺着，不动也不作声，只是惊异似的望着地下，仿佛他能够觉得身内一种奇怪东西的进行，他生长起来，逐渐的压服了他。他是发作又回来的时候，女人们的疑心也就起来，于是新的药方又要研究了。少年的爱人来了，伊的大而且黑的眼睛被眼泪濡湿了；伊羞怯怯的走上前去，一直到了病人的床边。这是第一次伊敢捏他的手，在伊的肉桂色的脸色底下，却因了这大胆的行为已经红晕起来了。“你觉得怎么样？”……他在平日是那样亲爱的，现在却从伊的温柔的接触退缩了，又转过眼睛去免得见伊，仿佛是自己惭愧他的景况模样。他的母亲哭了。天的女皇呵！他是非常衰弱；他将要死了。只要他们能够查出咬他的是哪一只狗，割下它的舌头，拿来配成一种神效的膏药，照那些有经验的人们所说，（那就好了）！……

似乎神的暴怒已经爆发在全村庄里了。有几只狗咬了别的狗：现在没有人知道哪些是危险，哪些是不危险的。都疯了！小孩们被关在小屋里，从半开的门里，用了受惊的眼光探望广阔田野；母亲结了密群，在远绕的小路上走，不安，颤抖着，每听到运河的水闸后的一声狗叫，便加快它们的脚步；男人们见了家狗都有戒心，用心的看着它们喘息着的流涎的嘴或他们的悲戚的眼睛；敏捷的灰狗，他们打猎的同伴，——汪汪的叫的狗子，家里的门卫，——丑陋的守犬，拴在车边跟着走路，主人不在便看守着车子，——这些狗都放在他主人的监视之下，或者冷淡的在狗圈的墙后牺牲了，一点都不显露出什么感情。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家家这样叫着，听到一群狗的脚步声；他们号叫着，饿着，遍身都是污泥，到处奔跑不能得到休息，日夜的被追赶，眼里露出迫害的癫狂。村庄似乎颤抖了，所有人家的门都关上了，忽然密密的伸出枪来。枪声四起，从水闸与高的稻田，从小屋的窗里，于是那些漂泊者，到处都被击退与迫害，便狂奔的向着海那边冲过去，似乎为那海波所洗的润湿而且兴奋的空气所牵引，那时驻扎在海岸阔处的缉私兵举起他们的快枪到颊边，迎着它们便是一排枪。狗又向后退，在手拿着枪迎上前来的人们中间混着逃窜，其中一两只便躺在运河的岸边了。到夜里，平原的喧闹的阴暗，常被远远的闪光与枪声所破。在暗中移动的每个形体成了弹丸的靶子；小屋四近发出的沉闷的叫声，立即有枪声来回答它。男人们怕这公共的恐怖，都回避不相会见了。

夜色一下，全村庄便没有一点火光，没有一个人在路上，好像是“死”已经占据了这阴惨的平原，在太阳底下本来是那样的绿而且微笑的。单独的一个红点，一颗光的眼泪，在这阴暗颤抖。这是锅炉的小屋，在那里女人们蹲坐在地板上，围绕着厨房的灯，恐慌的叹息，预料着那病人的尖锐的叫唤，——牙齿的相打，身体的凶暴的扭曲，每当他抽搐的时候，挣扎着想脱去那拿力制止他的臂膊。

母亲挽住了那狂乱的病人的颈子，他的样子令人看了生怕。伊几乎不认得他了；他是一个别人，有那样从眼眶里突出的眼睛，他那青黑的脸色，他那扭曲，像是被拷打的兽，伸着舌头，在那不可满足的渴的苦痛中，喷着泡沫而喘息。他用了伤心的叫声求死；他在墙上撞他的头；他想咬；但即使如此，他是伊的孩子，伊不觉得别人所经验的那恐怖。他的恐吓的嘴，在这湿着眼泪的苍白的脸的前面，退缩回去了。“母亲！母亲！”他认识伊，在清醒的一刻中，伊无须怕他；他决不至于咬伊的。但是他必须将他牙齿咬在什么东西里去发泄他的暴怒，他便咬自己的两臂，一直到血出。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母亲呻吟着，伊从他嘴唇上擦去那毒沫，随即拿手巾到自己的眼睛上去，并不怕要传染。锅炉很庄严沉重的，毫不注意于病人的恐吓的眼光，

虽然他注视着他，很有攻击的意思。孩子已经失了他对于父亲的畏惧了。

但是这强壮的人，为了他儿子的嘴的危险，将他仍旧推到床里去，每当这狂人想要逃走的时候，他仿佛非将这正在咬嚼他内部的可怕的苦痛到各处去传播不可似的。

每回发作之后，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安静的时间了。这几乎成了接续着的，于是那牺牲滚着扭曲，抓伤与咬而流血，他的脸几乎黑了，他的眼睛颤动而且黄色，看去似乎是一切的人种以外的一个怪兽。老医生已经不再问起这少年了。还有什么用呢？一切都完了。女人们绝望地哭泣。死是一定了。他们所悼叹的只是可怜的巴斯加勒忒所当受的可怕的苦刑的那长的时辰，或者还是日子罢了。

锅炉在他的亲戚或朋友里边，不能寻到一个勇敢的人，能够帮助他制住病人，当他凶暴的时候。他们都抖抖地望着上房的门，好像后边躲着最大的危险一般。在路上与运河去打猎，是男人的工作。一刺刀是可以回报的；一颗弹子可以用别颗去答应；但是，唉！那一咬就要致命的喷泡沫的嘴！……那不可救的病，使人在无限的苦闷中扭曲，像是被锄头切断的一条蜥蜴！

他不复认得他的母亲了。在他清醒的最后一刻，他用了亲爱的卤莽将伊推开。伊非去不可！……让他不再见伊了！……他是怕伤害伊！这可怜的女人的朋友将伊拉出房去，强迫伊不动的坐着，像伊的儿子一样，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锅炉用了他垂死的意志的至上的努力，将苦闷着的少年拴在床上。他的翘着的眉毛颤抖了；眼泪使他眼睛瞬动，当他打紧绳索的粗结，将少年缚在先前生他的这张床上的时候。他觉得仿佛是正在给他儿子预备下葬，他开始掘他的坟了。那病人在他父亲的强壮的臂膊的下凶猛地拗扭，父亲须得努力地一压，才能制住他就缚，那绳便切到他的皮肉里去。……活了这许多年，只落得看着自己末后来尽这样的义务！将生命给了他，只落得被这许多无用的苦痛所惊吓，祷告他及早的死灭！……天上的善的神呵！为什么不立刻结束了这可怜的孩子，因为他的死现在是已经无可免了……

他关上病房的门，逃避那使人头发直竖的迫害的叫声；但是狂人的喘息在小屋的寂静中继续的响，夹着母亲的哀号和围着刚才点上的灯坐着的女人们的哭声。

锅炉在地板上顿脚。叫那些女人们住了！但是第一次他看出没有人依从他，他于是出了小屋，逃避这哀悲的合奏。

夜降下来了。他的眼光漂泊着向淡黄的一条带，在地平线可以看见，表示白天的逃走。在他头上，闪着许多星。从几乎不能望见的别人家里，发出马的叫声，狗吠和鸡的咕咕的叫，——将去休息以前的动物生活的最后的记号。这古朴的人感到在自然中的一种空虚的印象，这自然对于他的所造物是无知觉而且盲目的。他现在所受的苦，对于那从上边看着他的光明的点点，有什么关系呢？……一切的所造物是平等的；那些

在睡觉以前扰乱黄昏的沉默的牲畜，和那困了躺着在最恶的苦闷中扭曲着的像他一样的少年。他的一生中含着多少的幻想呵！……只要一口，被大家所踢的一只落托的畜生便能结果他们一切。而且没有救药，在天上或是地下！……

病人的远远的叫声又从上房开着的窗门来到他的耳朵里。他做父亲的时候的早年的柔情，从他灵魂的底里涌上来了。他记起以前的几夜，那时他通夜不睡，在那房里走来走去，手里抱着小孩，他因了小儿病的苦痛正在啼哭。现在他也躺着叫喊，但是没有希望，在先时而至的地狱的苦闷中，而且终于是……死。

他的脸色渐渐的惊慌了，他擎起两手到额上，仿佛是想驱逐一个困难的思想。于是他似乎细细的思量。……为什么不呢？……

“完结他的苦痛……完结他的苦痛！”

他回到小屋里去，随即出来拿着他的一支旧的双管枪，他赶紧走向病房的小窗，仿佛怕失却他的决心，他将枪塞入窗口。

他又听见那使人苦痛的喘息，牙齿的相打，可怕的叫声，现在很近，似乎他是站在病人的床边。他的习于暗黑的眼睛看见那在阴暗的屋里的尽头的床，和躺在床上扭着的身体，——脸的微白的一块，忽见忽不见，随着病人的拼命的拗扭而变动。

父亲觉得他自己的手的颤抖和脉的激动，也出惊了；他，村庄之子，平常除了打猎没有别的娱乐，几乎不必瞄准也能打下鸟雀来的〔现在却是这样了么！〕。

可怜的母亲号哭使他又记起多年以前的别的呻吟，——二十二年以前——那时伊正生产伊的独子在这同一的床上。

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他的眼睛，向天望着，看见一片黑的天空，非常之黑，没有一颗星可见，而且为他的眼泪所隐蔽……

“主呵！完结他的苦痛！完结他的苦痛！”

他反复说着这几个字，将枪抵住肩头，用一个颤抖的手指去寻枪机。……砰！砰！

伊巴涅支（Vicente Blasco Ibanez）是西班牙现代的文人，现年五十余岁，关于他的生活沈雁冰君有一篇评传，登在今年《小说月报》上，这里不重说了。

伊巴涅支最著名的著作是《启示录里的四骑手》（*Los Cuatro Jinetes del Apocalipsis*），关于欧战的一部长篇小说。现在这一篇原文在他小说集《月女》（*Luna Benamor*）里边，据戈耳特堡（Isaac Goldberg）博士英译本译出。这是他描写故乡伐伦契亚生活的作品之一。美国福特（J. D. M. Ford）教授在《西班牙文学的主流》里批评这些作品说，“没有一点愉快的事物来减轻这些图画上悬着的阴暗；他是这样的画家，专将阴影和悲苦的景色移到画布上，不取那些含有光明与喜悦的。但他是一个有确实的技

艺的艺术家，虽然他的材料和色彩的选择只能显出一个凄厉的印象”。我们读这一篇也可以看出这特质，只是他虽然“过于喜欢左拉（Zola）的技工”，但他又是社会的宣传家，因此他的著作于自然派的气息以外很有理想派的倾向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在北京西山记

## 燃犀录

记者

### 浙江省议员提议惩罚购买议长案

查省议会暂行法——

“第十一条，议长维持秩序，整理议事，对外为省议会之代表；

“第十二条，议长有事故时，由副议长代理议长……”那么，省议会议长，对内负维持秩序，整理议事的责任，对外实代表全会的尊严，和议会的关系，何等重大。副议长既有代理议长的职责，关系的重大，当然也和议长相等。以如此关系重大的议会主席，岂容用不正当的手段，非法取得？现在本会议员沈钧业，首先用金钱购买当选议长，会内会外，宣传票价，自二百元至五百元，一千元不等；不但旁观者言之凿凿，就是经手过付者，也毫无顾忌他亲对本席缕述。此风既开，本会议员杜棣华、祝绍箕两人，也相率效尤，继续以金钱购买首次两席副议长。据传杜的票价，有五十元、一百二十元、一百五十元、二百元的分别；祝的票价，是一律五十元；总之这三人都用金钱购买当选，实无两样。本席以为如此明目张胆，公然购买，既欲损议会的尊严，复玷污议员的人格，实和本会议事细则第一百五十五条，所谓“议员有不正行为，玷坏名誉”的惩罚条件相合了。况且议长可以购买，将来倘由省政府提出人民不胜负担的征收案，像安徽省议会的盐斤加价等案，也可以购买通过了；或者由省政府提出非法筹款案，像广东省议会的开赌禁案，也可以购买通过了。所以金钱购买的恶风既然开了，不但会议的神圣庄严，扫地以尽；而且全省人民，都免不了要有惨遭荼毒的危险。因此，本席为剔除败类，湔涤议会，并代表人民，预图防卫起见，认本会议员沈钧业、杜棣华、祝绍箕三人，都犯本会议事细则第一百五十五条所谓“议员有不正行为，玷坏名誉”的惩罚条件，特地依照省议会暂行法第二十五条，议事细则第一百五十六条，提出惩罚案，请大会公决；如果本案不能成立或不能通过，那么，就是本席玷坏了你们黄金也似的名誉了，请大会立即惩罚本席！

## 附本案说明书

本案具理由三，证据二，依次说明如下

### (一)

自从浙江省民以“省宪法不经人民总决誓不承认”的标语，反对少数人垄断的制定浙江省宪法时，三届省议会议员，就在政客军阀和人民对抗的状况中选出。省议会议员选举“一届不如一届”的话，早就腾播于民众，当垄断制宪发动时，更依据了这句话作为打翻三届选举的口实。像这样会内互选公然以金钱购买，无异省议员自身为省议会筑坟墓，何以间执才匿之口？此本案提出的理由一。

### (二)

产业革命后，世界无论极野蛮的地方，都被现全主义所攻破，爱情、义侠、忠实的美风，统统淹没在金钱窟里。金钱成了一种特别的人格，支配住一切人格，于是人的人格就扫地，法人的人格也扫了地，我为举得省议会人格和议员人格起见，提出本案。此本案提出的理由二。

### (三)

省议会是监督本省执行机关的机关，凡本省长官官吏有违法纳贿情事时，省议会得弹劾、查办。“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现在省议会议员自身，先做了违法行贿的情事，何以监督违法纳贿的行政长官和一般官吏？此本案提出的理由三。

### (四)

会内选举舞弊，司法机关没法受理，唯有会内自行处置！但是会内处置，不同法庭，人证、物证两难提供！人证是不能到会来的，例如绍兴县选民陈国材号东声，至选时他住在大通旅馆二十四号，他亲口对本席说的“沈钧业花了一万多块钱”，他并且又如黄强和刘大白在选举前通信揭发购买选举，有许多污辱议员的话；物证，便是现金授受，直接间接的遇付，沈、杜、祝三议员自己是很明白的。并且本席还得有保证黄群、沈钧业不以金钱运动的保证人来信。此本案的证据一。

### (五)

自从互选以金钱作工具后，上海各报，载不胜数，本月十三日的上海《新闻报》“浙省议长之选举史”标题下面，比较的详尽。此本案的证据二。



以上三个理由两个证据。本席很希望大会列席各议员一方面，认明省议会的人格，一方面认明议员自己的人格，来讨论审查表决这起惩罚案！

提出者沈定一

赞成联署者……

.....

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五日十二点钟

### 江苏省议员攻击购买议长通电

江苏省议会同人公鉴：并发上海北京各报馆，转江苏六十县父老昆季，暨京外同乡诸公公鉴：绍文等自惭无状，忠不能见信，诚不能格人，以致青年畏友，诱于匪人，高洁良朋，横遭物议，初意隐默，冀有悔心，乃当局者已痛心于炉火之煎，而拥戴者犹加意为豆箕之煮，若不声明，使我辈与南通，均陷于不义，用将此事颠末，一陈于当世父老昆季诸乡先生之前。自本年三月，某某报时评有某巨绅欲以三十万金为其子营议长之说，同人以为某巨绅之贤，绝不为此。四月中旬，友人自南通来，为言孝若有志议长，愿以二十万资助各属同志，十万组织政党，时有著名之律师某君在侧文以为孝若，不远数百里，遣人问计于我，不竭所知，是为负友，又以为孝若若不为议长，其能力自异于恒人，若以金钱自污，是为欲益反损，为之反复论列利害，托其转告，逾旬日而运动议长之声益著，于是有直接通函之忠告，睛其防宵小之包围，致正人之离析。后得复书，谓无此梦，遍示同人，以为谣言可息矣。而议者乃谓文直接反对购买议长，即间接反对孝若，嵩公寿诞之前数日，有友人自扬州来，会于下关之瀛洲，促谈竟夕，文以为孝若不以金钱为号召，则议长一席，当视议员分子资望如何，为相当之援助。若以金钱污议会，则文等不以孝若敌，亦当与金钱敌，并殷殷以亲君子远小人，急公义缓私图相属望。张君福增，董君永成，又从而推论之。逾数日，有人自南通来，为述嵩公寿辰某某密议之计划，知扬州友人无能谏阻，同人以为议长以贿求，则参事员亦将以贿求，一省之用人行政，将无不以贿求，推而至于省宪法之制定，省政府之组织，非贿不成，吾人试闭目思之，尚复成何景象。同人谬膺民望，责无可辞，而反对购买议长之计乃决。复选之前数日，又有南通接近之人，寓书文之至友，愿以数千金为寿，文受书而婉谢之。复选后到省，即致书沈君信卿吴君寄尘，请其转劝孝若，母使深入重地，并以仲老正而孝若副为调剂，但约以勿创金钱购买之恶例，致为持正者所攻击。后由吴君代述孝若之意，谓自己绝不与仲老争，但他人之言论行动，不能负责云云。同人深惜孝若将陷于危境，而转贻嵩公以不洁之名，每遇南通接近之

人，辄为扼腕浩叹。开会前数日，与陈君琛会商三次，利害得失及解决方法，言之綦详，迄未谅解。与之约曰，我必不使仲老失南通之感情，尔亦不可以金钱损议会之名誉，此开会前五日事。自是以后，同人到省渐多，对于仲老表同情者，在三分二以上，其次乃推及孝若，于是有南正北副之主张。乃不数日间，势取利诱，杂然并进，现款不足，继以支票，我同会有谢绝者，有收受者，有不愿收受而姑取为证据者。同时文亦接友人书，告以受南通之托，款存何处，嘱文往取，文婉却之。同人又将支票影印，囑为转送各报，于是买票之丑声四扬，社会之责言群起，同人以为情势至此，则孝若不独不可以为正，并不可以为副，乃抛弃南正北副之主张，而专以除外“涉有贿买议长嫌疑之孝若”为目的，以保我同人之名誉。于是雪等有忠告南通之公电，及接退斋两公歌电，与孝若辞职电函，词意愤悔，若坐涂炭，乃恍然于以前种种，皆系彼辈所包围，于是同人极赞孝若辞职之主张，思雪南通及议会之污点，乃彼辈少数分子，必欲毁坏南通之信义，玷污议会之清白，辱没江苏之文明，摧残选政之信仰。且选举议长，为无记名，一经投票，清浊混淆，百口难辩。同人等公以顾议会之尊严，私以保个人之名誉，在此危害将至之时，当然有正当防卫之法，于是有请准孝若辞职之动议。彼辈把持，不与讨论，于是有阻止投票之行为。彼犹不悛，由刘议员强取旁听券八百张，雇用游民数百人，撵以汽车数十次，将以胁迫我同人，骚扰我议会，于是警察厅有派警弹压之命令。该游民旁听既久，事理渐明，兼有各校学生为之讲解，乃渐赞助我辈之主张，而唾弃彼等之言论。彼等不知自省，反以迁怒学生，群向省长请求禁止学生之旁听，于是学生有反对秘密选举之警告。历次大会，扶同彼等争辩者，止落落不满十人，其多数同人，类皆腹诽不为援助。而彼辈乃厚诬同人，一则曰多数，再则曰一致，同人大愤，相率避席，以表示其并不附和彼辈之所为，于是有连日开会不足法数之现象。彼等恶临时主席张君肇忻之无能力，迫其请假，未发通知，未开大会，密邀少数私人，擅推王君咏梅为临时主席，通知开会，强行选举。师曾懋卿廷鸾福增亚轩等，相继登台质问，彼乃登台阻止，意图强迫同人出会，是以互起冲突，几至用武，此为开会以来经过之事实，孰多孰少，孰曲孰直，可见一斑、吾人综观以上事实，发生数种问题，贿买议长，是否为当然之事，其影响是否及于选举参事员与省政？议员投票，且犹如此，是否足为自治思潮之阻碍？现在社会群众，对于资本家方图反抗，如此经济压迫，是否惹起群众仇视资本家之决意？我辈身为议员，责无旁贷，对于上列危害，是否应加防止，嵩公之望，孝若之才，我辈是否应加爱护？孝若感此苦痛，坚决辞职，以求大白，我辈是否应予解放？防止危害，爱护南通，解放孝若，舍阻止投票准其辞职外，是否另有其他方法？同人等知识短浅，以为应付之方，止于如此。而同会议员陈深马申东等，通告函电，似以同人所为为不合。兹事关系重大！同人实

不敢自以为是，用特陈述颠末，提出前项问题，质之当世父老昆季诸乡先生，有能指示方略，消弭巨害，保全令名者，同人谨当承教奉行，不胜企盼感纫之至。江苏省议会议员朱绍文、张福增、赵雪、屠方、陈亚轩、杜廷鸾、薛霭、杨懋卿、袁铎、周征萼、杨而墨、周仁泳、蒋丙华、鲍驹昂、盛守钰、蔡璜、朱元直、乔国桢、李昂轩、江祖照、王师曾、王庆兰、狄梁孙、叩皓。

### 高语罕致《民国日报》函

《民国日报》记者：

前天在商教联席会议席上，因为“工人加入”问题，不免有些讨论，我当时不过就理论方面辩驳，并没有那外国留学的工程师做工人领袖的有知识的证据。我的道：

“工人在我们四民之中，向来不为士大夫所齿。但是要晓得我们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他们给我们做的。而且以人数论，差不多除掉农人就是他们占大多数。今天我们商量国家重大问题，竟然拒绝我们的‘衣食父母’和最多数的国家社会的分子不准加入，天下有这种道理没有？”

有位先生说道：“工人良莠不齐”，难免被人利用。我当时答道：

“工人良莠不齐，实在不错。但是我们自问为知识阶级的人，能保着不发生‘良莠不齐’的问题么？工人不免为人利用（政客革命党），我们商教联席会议的人物，能保住不被人利用么？依我看来，工人良知未昧，纵或被人利用，还是纯洁可爱，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赵叔雍先生驳道：

“工人知识低，要想加入，非教育三年不可。”（大意如是）

我说：

“知识本无止境，工人知识固低，而我们的知识也不能算得高。我们之视工人，犹欧美人之视我们中国人。假使我们以为工人知识低，拒绝他们加入会议；欧美人也同样‘以君之矛，攻君之盾’，说我们知识不能与列强齿，拒绝我们加入太平洋会议，我们又将何辞以对？而且工人不过四民之一，我们因为他程度低，格外要把他们当做一个小兄弟看待。一方面提携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增进他们对于政治社会运动的兴趣；一方面由我们知识阶级的人，负提高他们的知识和生活程度的责任，自然他们不但不至于扰乱我们的团体，反而可以给我们加上了多少马力的‘推进机’！诸位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将来有解决国家问题、社会问题、世界问题的资格的倒是哪些人，恐怕那时工人要报我们以‘闭门羹’了！……”

说到这里，大家齐说付表决，当然多数否决，然而还有十三人对于工人表同情，那些，可怜的、可爱的、可感的父老兄弟们听着，可以说一句“慰情胜无”罢了！我因为各报记载间有失实，用草数言以告。

高语罕 民国十年十月二十日

## 上海十二工团宣言

国是会议排工之反响

准备召集“工人的国是会议”

全中国农界工界劳工诸同胞啊！他们不生产而分利的阶级，一向压抑侮辱我们生产的劳工阶级，由这次商教联席会议排斥工人加入他们想包办的什么国是会议，他们的私心更明白宣布出来了。他们吃的米面、着的衣服、住的房屋、乘的车船，哪一样不是我们劳工血汗做出来养活他们的。我们本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如今竟忘恩负义，公然骂我们“良莠不齐”。说我们“知识低要想加入非教育三年不可”。我们莠在什么地方？近来国家社会都被他们不生产而分利的人们闹糟了，于我自食其力的劳工们无咎。什么分赃和会、什么庐山会议、什么贩卖劣货、什么买议员争议长，他们知识阶级和投机商人的种种黑幕，到底是良是莠呢？倘若我们知识虽低而良心还在的劳工们再受三年黑幕教育，那中国可真要绝望了。全中国农界工界劳工诸同胞啊！世界是我们劳工创造出来的，国家是我们劳工支持住的，我们劳工对于国家，一向只有功而无罪，会议国是只有我们劳工配说有这种资格，那班黑幕重重的知识阶级投机商人和议员先生们，我们是休与为伍的。我们应该准备纠合全国的劳工，择定相当地点，召集一个真的国是会议，以救济被知识阶级投机商人和议员先生们闹糟的祖国。凡属不生产而分利的分子一概不许加入，即非工人组织的工会，非农民组织的农会，也不许加入。特此宣告全国。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中文印刷工会、首饰工业会、上海机器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上海工商友谊会、中华工会总会、上海纺织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浦东烟草工会、杭州糖业工会。

## (一二五) 难道这也是听天由命的教义吗？

佛海

中国人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以为凡事不要自己努力，而可委诸天命，一件事成功，不说是努力的结果，而说是命该如此，或运气到了。一件事失败，不说是努力未到，而说是命中该劫，或运气未来，所以常有人以为命里该穷，运气未到，就做死也是穷的；命里该富，运气一到，就是不做也可发财，这种心理，也可以把中国人的惰性表现到十分了。

不图现在竟有拿这心理来解释唯物史观的。

他们以以为马克思说经济的条件未具备时，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经济的条件一具备，就坐着不动，社会主义也是自然要出现的，于是以为就前者的场合，不宜去努力，因为即努力而一定没有效果；就后者的场合，不必去努力，因为即不努力也可以坐收成效，总而言之：他们以为无论何时，都不要努力，这不和以为财运未到，就做也是穷，财运一到，不做也会富，所以率性都不做的是一样吗？

朋友们！唯物史观不是叫你们听天由命的，不是叫你们不要努力的！

经济的条件未具备时，不是不容人的努力的，人的努力，可以促自然的进化，经济的条件既具备时，不是不须人的努力的，新社会组织，不能从空降下，若说前句话不对，何以产业未发达的俄国，竟先成功社会革命。若说后句话不对，何以产业发达到极点的英、美，还在资本制度底下讨生活？这是两个活泼泼的实证，你们要睁起眼睛看一看！

要惰的，尽管去惰；要听天由命的，尽管去听天由命；可是不要再来污蔑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绝不是听天由命的教义！

## （一二六）狄克推多制（eietatorshik）与农民

佛 海

有同一个事实，而可以拿来反对及主张同一事情的理由的，这就是说拿一种事实来做反对某事的理由，却不料那种事实就是主张某事的重要理由。有些人拿着农民于保守的一事实，来做反对中国行狄克推多制的理由，他们以为农民是不喜欢根本变动的，若拿狄克推多制来变更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定要遭急激的反对，而使改革的事业不能成功。他们的这一说，确是事实，因为农民确是保守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晓不晓得为什么要行狄克推多制？狄克推多制之所以必要的一个理由，正是因为农民习于保守！农民习于私有制度，最初是不肯赞成社会革命的，要他们不来妨碍社会革命，放弃土地私有，就非用狄克推多制不可，不然，像俄国农民一样，把谷物深藏起来，都会的人民都会要饿死，设若不如反对者所说的，农民不是保守的；那么，他们一定要来赞助社会革命，狄克推多制的必要至少也要失掉了一部分，所以他们以为农民是保守的，所以中国不宜于狄克推多制；我则以为正因为农民是保守的，所以中国才要行狄克推多制。

## （一二七）革命定要大多数人来干吗？

佛 海

革命的原动力在哪里？我答道：在少数先觉的人，打开历史看上下，睁开眼睛观

东西，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革命思想，都是由少数人里面，传到大多数群众里面去，绝没有反从大多数民众里面，传到少数人里面来的；革命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先发，多数人附和，绝没有由多数人先发，少数人附和的。

大多数的群众，为传统的习俗所因袭，为奴隶的教育所熏染，对于现状，绝不知抱不满，绝不敢抱不满的，使日本全国人民，总投票以决皇室的去留，我敢断言皇室的运命，至少还有一百年。

若要等到大多数人崛起，才说可以革命，那真是等百年河清；若以大多数人都是如醉如痴，就来悲观革命，那也是无聊的杞忧。

要讲革命吗？第一要知道的，就是：革命不是要大多数人来干的。

### 人民出版社通告

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的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 选 录

### 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录《觉悟》)

新 凯

一

社会主义在西洋本来是早就有了的，近几年来，中国才稍微有人谈谈。自从共产党在俄国得势以后，西方空气的振动渐次波及了中国，于是“社会主义”就变成最时髦的东西了。

社会主义在中国，本来是没有派别的；但是到了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的内容渐渐明了了，于是主张也就因之分野了。

派别既然生出来了，各派之中就不免有时生了抵触：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广东已经是“短兵相接”了。

近来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到了“图穷而匕首现”的时候了。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及各方面的压迫使然，并不是他的本意。

社会主义在各国所以不同的，是因为各国的特殊情形的缘故。派别虽各有不同，但每一派都给了我们许多的教训，我们不必绝对的排斥哪一种或信仰哪一种。我们不敢说哪一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十分密合的可能性。所以主张虽各有不同，无妨并行不悖。

现在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仇敌——得势的时候，我们的公敌无时不想歼灭了我们的。我们在这黑暗的过程中，更不应当自相攻击以减少我们对外的能力。

因为以上的原因，我虽然以为共产主义大部分在中国最为适宜，并且有实现的可能，对于我们的朋友——基尔特社会主义……——仍不加以攻击。

但是据我最近的观察，共产主义者所视为朋友的，都移动了他们的目标，转而攻击共产主义了。你看，最近的《民声》，不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专门的骂列宁……自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撰的《社会主义研究》，也偏重于攻击共产主义的方面。共



产主义者在此情形之下，自不能长此默默而不把他屡次欲言而止的话说一说了。

在另一方面，真理是越讨论越足以坚人的信仰，所以我今天和我们的朋友——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讨论一讨论，希望他们有以教我。

## 二

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大体上本来没有什么大不同之点。共产主义者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产业自治”“废止工钱制度”……本是不反对的；不过因为社会上的事体不是像粉团子一样我们要把彼捏成什么样子就成什么样子的，所以在根本上，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提议虽不完全加以否认，然而为手段的迅速与实现的可能起见，在目前不能不舍去一部分而加以修正。因此，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就生出了不同之点。

## 三

共产主义者，为的是要打破资本家的国家，破坏资本家的帮手，解除资本阶级的武装，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以转付于全体劳工阶级的公共管理之下……不能不取“无产阶级专政”及“权力集中”的手段。但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两层非常的反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反对民主主义。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之中，才可以实现民主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除了无产阶级之外，所余的不过是有产阶级而已，有产阶级可以使他们有政权吗？况且社会革命之后，人人都要工作，无论是用手或用脑，人人便都成了无产阶级了。所以在社会主义下的劳工阶级专政，就是人人都参与政权，还不是民主主义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上说：“一切阶级撤废，至于自身（劳工阶级）之优越地位亦撤废。”

俄国是共产主义用事的国家，他们的设施，大部分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俄国宪法第六十五条，对于剥夺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者的规定：

“……犯以下各条者，不得选举及被选举权：

第一，雇佣他人以谋利者。

第二，不得劳动而恃资本、田产、企业之盈利以生者。

第三，商人、代理人、中间人、贩卖人。

第四，各教之教士。

第五，俄旧政府下之警察、侦探，及前俄皇族。

……”

由以上看来，所谓劳工专政者，不过是将以前的资本家、皇族，及他们的走狗的政权剥夺罢了。资本家、皇族，是极力想“反革命”的。他们的走狗也是时时想拥护他们复辟的。如若不把他们的政权剥了，他们固有的势力大的很，能不能危及于新组织？所以在过渡期间内，剥夺一部人政权的专政，并不害于民主主义，反有利于民主主义。

#### 四

集中也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分权。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权力欲特别发展，因为在这过渡时代实有不得不然者。并且基尔特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绝对分权实在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在平时，集中是易流于有弊的。在战时，集中是必要的。战争的时候，如若号令不一，一定要失败。这一点，恐怕谁也承认。社会革命就是一种战争——资本家同劳工的战争。在这个战争的期内，不把权力集中了，我不知道怎样防止资本家、帝制派、守旧党……的反动，更怎样防止国外资本家的侵略？

由资本主义入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几千年的旧思想、旧势力，虽经了一次社会革命的破坏，一部分仍然潜伏于许多人中。社会主义的仇敌多的很咧！仍有兵器的资本家、中产阶级、大小伙计、不肖的军官、守旧的分子、无聊的政客，以及种种不做工的游民、暴徒，都很容易的被人家煽动了来反对新组织。更有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种种危险，多得很咧！如若不把权力集中了，恐怕不到一天就给反革命党驱逐了。

不唯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自产业革命以后，大生产制打倒了手工业，资本集中的倾向，一天一天的明显了。这个集中，一方面固然使资本家作了许多罪恶，但在生产的一方面，着实有许多的成绩。美国的工业最发达，而美国的资本最集中。资本主义，我们固然憎恶彼，但这资本集中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憎恶彼，并且可以利用彼来发展工业。

中国现在没有许多的工厂，要发达中国的工业，自不能不把资本集中到国家，再由国家发展各样实业。除了这种方法之外，要想兴实业，惟有私人经营的资本主义。这个私人的资本主义，恐怕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所赞成的吧？所以要想发展中国的实业而不流入于资本主义，自然是舍共产主义的资本集中，由国家的经营之外没有了。这个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先生所主张的，不知中国式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为如何？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者想把资本集中于国家，就骂共产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我以为共产主义者不必自辩共产主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或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妨碍。国家资本主义与个人（或私人）的资本主义是大大的不同。由私人经营之资本主义的工业，私人可以因之得工业中大部分的利益，因而劳动阶级受了无穷的痛苦。至于“国”，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国的行政领袖，既不能于各种工业中，分得大部的利润如私人之资本家者（以俄国而论，列宁所得不及一个高等工师之收入），也就是没有资本主义的流毒。如此，虽名为“国家资本主义”，也不过是名词上的不好听罢了，此外并没有什么害处。

## 五

在工钱制度上，共产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了不同之点。共产主义者为促进生产起见，宣言“各人的报酬，以致力于社会勤劳为标准。”所以分配的方法，或用劳动券，或用货币经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主张绝对的废止工钱制度。

工钱制度的不良，大部分是因为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因为劳动者所得的工钱，不等于他所生产的价值的缘故。所以马克思说：“矿工两点钟产生出来的价值，就够了每天工钱的价值。但雇主是把他的劳动力成天的买去了，所以能够叫工银劳动者每天作上十点钟的工。”如若没有剩余价值，工人所得的劳动券或货币，足以代表他所生产的价值，那又有什么不可呢？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是生产。要想生产的发达，自不能不用这种代表的东西以鼓励之。况且在中国，游惰的分子很多，他们的寄生生活已经成了习惯，尤不能不依勤惰等等，以区分他们的分配所得。所以共产主义者主张废止工钱制度，至于代表式的工钱制度，在生产产品没有十分堆积过剩的时候，游惰的习惯没有完全去掉的时候，仍是可以存在的。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又说：“若便劳动者因为特殊的缘故，如疾病衰老……必然的不能工作，更必然的不能得到劳动券（或货币），那么，他们所受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苦痛，不特无法免除，而且必要一样的受团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苦痛了。”这一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未免太过虑了。由俄国现行的法律，就完完全全的可以使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哑口无言。

一、劳农政府土地国有根本法第八条：“所有不能工作的人，因为土地、树林，……收归国有的法令，失了他们的生计……得地方法庭苏维埃机关土地部的证明，承领一种恩给年金……”

二、俄国新订劳动律第五条“……工人有病之时，于医院基金中拨给应得工

资……”

我们也承认，自由的工作——不为工钱的工作——理想上到是比较着好，但是因为生产的促进，……势不能不如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点实际也不顾，天天的骂共产主义为奴隶制度，其实，按照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只能永做资本家的奴隶罢了。

## 六

在产业管理上，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又有不同之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绝对的产业自治，工厂管理应完全归于劳动者，不受自己团体外的干涉。共产主义者以为种种工业，是供给一切人民的需要的，和他有关系的，不只是各工业的劳工，一切人民是都有份的，所以，也是必须依一切人的利益去管理，不能绝对的归于从事这个工业的劳工。况且，近世工业已经复杂的到了如此的地步，互相依赖的到了如此的地步，要想用最经济的手段，出产最多的物品，那就不能不受一个概括计划的支配，行集中的管理。

我们再看一看共产主义者用事的俄国的产业管理怎么样？现在俄国在每一个工厂内，都设有三人组成的管理局。这三个人，一人选自工人联合（实际工人）；一人选自总局（专门技师）；一人选自地方经济会议（民众）。这种管理法，我想已经是很平允了。

再者，劳工管理能力的养成，也需要一些时间，这话是基尔特主义的健将柯尔先生所说的。他在《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上说，“由资本主义进于社会主义……非至劳动者势雄力壮，能凭其组合，对于现在行使管理权之人，夺取其管理权时，且组织完善，能自行管理……殊属无望。……现在劳动者……皆缺此能力与经验……欲得管理权以前，固宜先就能力与经验从事练习。”

由此看来，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承认现在劳工没有管理的能力，也承认欲劳工管理工厂，非到劳工有管理能力的时候不可。所以在社会革命之后，资本家被驱逐了，而劳工尚未能有完全管理的能力，国家自不能不一方面使其自治，一方面助其管理。

现在各学校中，大半都提倡自治；但是一经成立了自治会之后，职教员就完全取放任的态度了，结果，反不如以前，把学校陷于无治的地步。所以“自治”两个字，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办到的。在未能自治以前，固不能因为它不能，就不给它以发展自治的机会；但也不能不少加以扶助，以免陷于纷乱的情形。这是共产主义者对于产业管理的态度。

在这一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在手段上的主张，又生了差异。基尔

特社会主义者主张养成管理的能力之后，再行社会革命（或竟不能行社会革命），所以他们主张“管理蚕食”，由柯尔的话可以证明。他说：“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亦承认由资本主义进于社会主义，难免非常的破坏。但以为此种破坏，仅于劳动者已预备为社会组织之建设的事业时……”（见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则以为，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劳动者就不容易得着管理权，反不如以革命为第一步；在革命以后，生产机关完全归于劳动者，然后再从事于管理上的训练，……较为易行。

在中国，尤其不能按照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形，是一方面要开发实业，一方面要不流入资本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既不主张先行资本主义，则工业即无由开发，劳动者即无由达“蚕食”的目的，如何能等到预备好了之后再革命呢？

## 七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又主张什么“国际关系的管理，委诸国家；生产管理，委诸公会。”不知在近代社会之中，组织、关系……非常的复杂，哪种事是属于生产的，哪种事是属于国际的，实在是不十分容易区分的。现在国际上的关系，经济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按基尔特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恐怕有时不如是的简单吧。

总之，基尔特社会主义，说着倒有时好听，到了实现时，在英国的特殊的国情之下，或者若干年之后，能以实现也未可知；在中国，则是一定的办不到。鼓励一种办不到的主义，作一个卫生的革命卖文者，本没有什么大妨碍。不过，天天的肆行攻击那光明一线的可行的主义，使资本家、军阀派，……暗中得了极大的利益，我们是不能永久取放任的态度的。我的话，到这里，已经是完了，不知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为何如？

一九二一·十一·十一于北高

## 附录

### 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

近世生物学及胎生学已经证明一切生物及人类的起源都没有性的区别，近世公平的历史家也曾记录了女子在社会上做的许多功绩，但是世界各民族何以对于女子都怀抱种种恶的观念，这是因为受了古来各派宗教家臆说的遗毒。

我们中国人受了孔教阴阳尊卑的毒更广而且深，所以社会进化较欧美更迟。所幸我们人类是有自觉性可以自救，因此世界上近五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是解放要求的历史；我们女子解放正是这解放历史中的重要部分。最近这解放的福音吹到东方来，就是被阴阳尊卑的孔教压迫而失了精神上呼吸的中华女子，也得着一点新鲜空气，想抬起头来发出一点微声要求解放，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人类可以乐观的地方。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天一天高起来，使我们奋斗的力量一天一天强大起来，这正是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的责任。但是我们觉悟我们要完成此责任，以前的理想及组织方法都不足应时代的要求，因为时代精神天天迫着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有改造的必要。兹特制定本会纲领及章程宣告全国，以求全国女同胞之赞可。

### 纲领

(一) 在两性一体的理由上，在男女共同为社会服务的理由上，我们要求得入一切学校，与男子受同等教育。

(二) 在减轻女子家庭痛苦的理由上，我们须帮助成年的女子一切言论行为概不受父母翁姑或夫的干涉。

(三) 在纳税参政义务权利平等的理由上，我们要求女子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从事其他一切政治的活动。

(四) 在男女权利平等的理由上，我们要求在私有财产制度未废以前，女子有受父或夫之遗产权。

(五) 在男女应有平等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要求社会上一切职业都许女子加入工

作，并要求工银与男子同等。

(六) 在人权平等的理由上，我们努力拥护女工及童工的权利，为女工及童工所非受人道的待遇痛苦而奋斗。

(七) 在男女劳动同一阶级觉悟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参加一切农民工人的组织运动。

(八) 在男女对于社会义务平等的理由上，我们主张女子与男子携手，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的群众运动。

(九) 在民族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奋斗。

(十) 在人类利害共同的理由上，我们主张与国外妇女团体联合。

## 章 程

(一) 名称。本会定名为中华女界联合会。

(二) 宗旨。本会以拥护女子在社会上政治的及经济的权利，反抗一切压迫为宗旨。

(三) 会员。凡赞同本会宗旨之中国女子，经本会会员一人介绍，均可入会；入会后必须加入本会各部之一担任事务。

(四) 组织。本会组织如下表：

正副书记各一人	}	教育部正副主任各一人——部员若干人
		宣传部正副主任各一人——部员若干人
		工会组织部正副主任各一人——部员若干人

(五) 职员选举及任期。正副书记由大会选举，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各部正副主任由各部员互选，任期半年，连选得连任。正书记正主任在任期内有事故时，由副书记副主任代行其职务。

(六) 会期。各处全体会员，每年五月一日、十月十日开大会一次；职员（正副书记及正副主任，）每两星期开常会一次；遇特别事故，均得开临事会议。各部会议由主任随时召集。大会及职员会议，均由正书记召集，以正书记为主席。

(七) 经费。本会经费分月捐特捐两种：

(一) 月捐。（甲）二角（乙）铜子六枚。（二）特捐，随意。

(八) 附则。（一）本章如有未尽事宜，会员十人以上提议，得交大会讨论；惟须经出席会员过半数之赞同，始可修改。

（二）本会发展在各省区五处以上时，即召集联合会议，组织中央机关；未组织以前，以上海机关代行中央职权。

## 第六号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七月一日发行

# 马克思学说

陈独秀

### （一）剩余价值

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亚当·斯密代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一样，在这一点无论赞成马克思或是反对者都应该一致承认。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复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亚当·斯密也曾说过：“在土地未私有资本未集聚的最初状态，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全属劳动者自己所有。”（见《原富》一卷六六页）又说：“劳动者自己享有全部生产品的最初状态，土地私有资本集聚之后便不行了。”（见《原富》一卷六四页）这两段明明说因为土地和资本私有的缘故，劳动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产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归了何人呢？照马克思的学说，这就叫做剩余价值，是归了资本家的荷包，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作为他私有的资本，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话虽这样简单，但是要真实明白剩余价值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实现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烦难的事，现在不得不略略说明一下。

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



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劳动所做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的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两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马克思的价值及劳动价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说，以下再说剩余价值是什么。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说详细一点，当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剩余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这个意思十分重要，我们也千万不可弄错。此话怎讲？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虽然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际归到资本家的荷包，但是夺取的方法和剩余价值的本质，都不是指流通过程中一件一件生产品的卖价，乃是指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做“剩余劳动”的价值。“剩余劳动”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近代利用机器，制造业的规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产品比机器的生产品货色不好价钱又贵，因此手工业一天衰败似一天。于是由手工工业时代变了机器工业时代，由家庭工业时代变了工厂工业时代，由独立生产时代变了共同生产时代，这就叫做“产业革命”。自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矿山、房屋、机器、原料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将自身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费用。资本家给他们多少生活费用（即工钱）呢？照马克思的价值公例，一切商品之价值常与制造此商品时所费的劳力相等，劳力（也是一种商品）之价值

(即工钱)也常与培养这劳力所需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作“剩余劳动”;生产品之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者做出来的,而劳动者所得只一部分与六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工钱,其余一部分由六小时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作“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和分配的呢?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产出一定价值的货物,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的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的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譬如一资本家费价值五成的劳动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这时剩余价值五成固然已经由剩余劳动五成在生产过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将棉纱卖给消费者,将价值十成的货物变成价格十成的货币归到资本家的荷包,那时五成剩余价值才算实现了;这是因为生产者不能将货物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中间必须经过贩卖者之手,贩卖者须得一定资本及劳力之报酬,于是生产者不得不在价值以下的价格卖出他的货物。譬如用价值五成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因为贩卖者之报酬,价值十成的棉纱至多只能卖得价格八成的货币,因此五成剩余价值中,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余二成是归了贩卖棉纱的资本家;制造棉纱的资本家若是向他资本家借过资本,便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他资本家的利息;纱厂的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地租;剩余价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种资本家分配所余才是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实际得着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

资本家的资本是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变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之价值变成的;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加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出产能力越高,剩余劳动也越加多;所以资本家想扩张剩余价值,天天在那里提高出产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对增加工钱反对减少工作时间,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这就叫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营业的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的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加上交通机关一天便利过一天,殖民地新市场一天扩大过一天,精巧的机器一天增多过一天,大银行大公司便一天发达过一天,从前的小工业都跟随着这些制度之发展,逐渐被大工业吸收了压倒。这种吸收压倒的结果,便是把全社会的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叫作“资本集中”。在从前小工业时代,资本不集中,因此产业不能发达,

所以资本集中使生产能力增加产业规模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好过以前的生产方法只在这一点。但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会的财产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便自然发生以下各项结果：（一）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生产能力增加而无产佣工的购买能力不能随之增加，因以造成“生产过剩”的结果，生产过剩又必然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和“工人失业”两种结果。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

像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作“唯物的历史观察”。

## （二）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明过这项道理。综合上列三书中所说明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

其一 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 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它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涵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它的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斗争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曾述说马克思的意见道：“在历史各时代，必然有它的生产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这种特殊方法造出一种社会制度，那时代的政治和文明之历史，都建设在那个基础上，依据那个基础说明。所以人类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是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对抗的历史。这些阶级斗争的历史相连相续，构成社会进化之阶级，到了现在又达到一种新阶级，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即无产劳动者）要脱离掠夺压制阶级（即绅士阀资本家）的权力，将自己解放出来；同时还要将一切掠夺压制和阶级差别阶级斗争完全铲除，永远把社会全体解放出来。”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斗争说打成一片了。

### （三）阶级斗争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的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的。其中要义有二：

（一）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例如在古代有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这些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自来都是站在反对的地位，不断的明争暗斗。封建废了，又发生了近代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新的对抗，新的争斗。

（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例如欧洲在封建时代的工业组织之下，生产事业是由同行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发现了印度中国等市场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时候，便不能应付新市场需要的增加了，于是手工工厂组织应运而生，各业行东遂被工场制造家所挤倒，接着市场日渐扩大，需要日渐增加，交通机关和交换方法都日渐发展，这时手工工厂组织也不能应付了，于是又有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成产业革命，从此手工工业又被大规模的近代产业所挤倒，近代的有产阶级便是这样成立的。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的市场，有了这些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都跟着发达，这些发达又转而促进产业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这样发达，有产阶级也跟着照样

发达，资本越加多，产业越扩大，将中世纪留下的一切阶级都尽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产阶级乃是长期发达和生产及交换方法迭次革命的结果。由此可知做有产阶级基础的生产和交换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生产和交换方法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即农业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适合，这种制度便成了生产力的障碍物，便必然要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竞争的制度代之而兴，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现，有产阶级的经济及政治权利也就跟着得到了。有产阶级得势以后，造成了极雄大惊人的生产力（像工业、农业、轮船、铁道、电报、运河等），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及交换的社会，将人口财产及生产机关都集中了，建设了许多都市，将乡村人口移到都市，使乡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数人民脱离了朴素的乡村生活，使野蛮和未开化国屈服于文明国，农业国屈服于工业国，东洋屈服于西洋。但是到了有产阶级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的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的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崩坏的征兆就是商业上的恐慌，这种恐慌隔了一定期间便反复发生，一回凶过一回，常常震动有产阶级社会的全部。这恐慌发生的缘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有产阶级社会的制度过于狭小，不能包容那过于发展的大生产力。有产阶级救济这种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开辟新市场，一面尽量剥削旧市场，这只能救济一时，终是朝着更广大更凶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有产阶级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这些人就是近代的劳动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同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能为新生产方法所压倒，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为大规模的产业所压倒，都不断地降到无产阶级；可是一方面产业愈加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不但人数愈加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因为生活不安，对于有产阶级渐次增长阶级抵抗的觉悟，发生争斗，始于罢工，终于革命。有产阶级存在根本的条件，是在资本成立及蓄积；资本的重要条件，是在工钱制度；工钱制度，全靠劳动相互竞争；但有产阶级既已促进了产业进步，便已经使劳动者从竞争的孤立变成协力的团结了，近代产业发达，使有产阶级的生产及占有之基础从根破坏；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马克思说明阶级争斗大略如此，我们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

#### (四) 劳工专政

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正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得了政权，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

“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的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

“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

“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的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为支配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

“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兰西内乱》里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达纲领批判》里说：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 马克思学说之两节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贝尔原著 赭选译

### 一、阶级与阶级争斗

马克思在使人了解历史的过程上有许多最重要的贡献。就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对于社会阶级与对于阶级争斗的见解。在马克思以前也未尝没有些历史学者政治学者曾经指出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在社会变动上，所居的地位，所作的事情，但是领会这种见解的全部意思，把它明确地表白出来，又把它作为政治思想，社会思想的一主要部分的，却是马克思头一个。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曾论到这个问题说：

“圣西门、伏烈、过文等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出生的时候，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间的争斗，还未大发展。创立这些学说的人，固然对于使现社会解体的分子的活动与阶级的对抗，也未尝没有见到。不过，无产阶级在那时，还在幼稚时期，样子上所表现的，还不是一个有什么历史上的创举或什么独立的政治运动的阶级。”

把社会归类成种种群，或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许多阶级，与把动植矿物分为种种畴类，是同样的合于逻辑的办法，即同是由运用理性而得的结果。一群带有共同特性的社会生物，社会科学就把他放在一阶级。这种归类法，但用直接感觉的纯粹实验法是做不来的。近代的人，只由其外貌，定他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乃不能之事。欲做这种分别，必须找些勘之以科学而不疑的特点。得此，人的社会上的类别乃可以定。马克思是主张经济事实是基本事实的，即别的社会事实都以此为因缘，因此谓为分类用经济的特性是最妥当。照他的见解，一群人得生资的方法就是那群人的主要特性。以工钱为主要的“生活之资”的人便成劳动阶级。以有资本（土地、建筑、工厂与原料）为最重要的“生资之源”的人便成资本阶级。一个劳动者也可以在储蓄银行里存点钱，或从消费协社分些利；一个资本家也可以亲身监督他自己的营业，或亲自经理

其商务，使他的利润一部分来自监督薪水；但这都是无关重要的。重要之点只在劳动者的兴趣主要不外工钱，而资本家的兴趣以财产为归。此外还要晓得的便是社会的各阶级内并非一般等齐的。正如动植物的阶级，可以分为许多类，又可分为许多种。劳动阶级内有的是卖血汗的苦工，也有的是薪水很厚而只劳手脑。不过社会的各阶级，不论其中又有多少小分别，必都有那个公共的特性，即生资的来源是同的，或者来自个人的劳动，或者来自固有资本。一个阶级但能出卖劳力，一个阶级则有出产工具。

马克思说，在这两阶级之间，是有根深蒂固，不可沟通的对抗的。由这种对抗，乃生成阶级争斗。这种对抗最初都是经济性质的。依工钱糊口的人，以为劳力之所有者，自然不得不要把劳力贵贵的卖，换言之，即要得最高的工钱。而资本之所有者则都要贱贱的买，换言之，即要给最低的工钱。这种对抗诚然是基本的对抗，但合看，并不像有何深奥难解。就表面上看，这种对抗似不过买者卖者间常有之事，而其实分别很大，因为卖劳力的人如果不把其货物卖出去，立刻就有冻饿之虞，寻常买卖固不至如此。因为这个缘故，有出产工具的人，所居的地位是足以使出卖劳力的人冻饿，假如他不承认资本家所立的条件。资本所有者实际所表现的，实就是能够压迫劳力所有者的一种强力。

因为这种对抗，乃产出来工团（工联）的组织。阶级争斗也以这种对抗为首因。只有工团的组织是不济大事的。工团组织不过阶级对抗第一步。劳动者们如果晓得了他们的屈服状态并非短时之事，晓得既有私产的经济制度，屈服乃当然结果，而且那种经济制度一天存在，屈服便一天不能免，又晓得那种经济制度，却不是不可灭的，是能拿出产工具归社会所有分子共有的制度来代替的。那么，这时阶级对抗便发展成了阶级争斗。以工钱糊口的人非到渐渐有了点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时候，是不参加阶级争斗的。不但如此，劳动运动之初期，不借工团的组织，有工钱的竞争。由这种散漫无联络的竞争之失败，乃至把现社会制度，恨如仇讎。但如这种仇恨不深，阶级争斗也不至剧烈。又若无产阶级，仍但斤斤于现在，不务将来，不图把社会的基础，从私产改为公产，那么，阶级争斗也无由生。必劳动者们先做到了这些事，那时乃能明白，现社会之下，是没有他们的自由或平等的；他们的解脱，非实行社会主义万万不能得。不过晓得了这个，阶级争斗也未必就能彻底，也可以仅仅晓得这个，便突然自止，不复再进。劳动阶级假若不把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安排，假若不能自信自己确实有解脱自己的能力，假若因为无这种自信，得点枝枝节节的社会改良便心满意足或则唯慈善家救世主是赖，那么，阶级争斗的运动必要半途而废。这种情形，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实就如此。那时，劳动者们虽晓得社会主义是唯一无二的办法，然还太弱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拿来由自己安排。此时就是马克思所谓乌托邦的时期，许多特色的人物都来传



布社会主义的思想，草拟社会主义的计划，做社会主义的实验求给一群一伙的辛苦工人自由。这些人物们，当晓得工人的无能力，是很晓得的，晓得只促工人们自己来奋斗还不能发生什么效果，于是遂转而诉诸慈善之士，仁民的君上，想着把他们说动了，相信照理性、正义、公安所要求，便应把社会主义采用，便应把贫穷艰苦及种种因贫穷艰苦而生的事铲除。但后来工业发达日盛，机械越来越进步，出产交换的手段均一天一天趋于集中；又随此集中之势，劳动阶级的数目、强力、组织以及阶级意识（阶级的自觉）都因而逐渐增加——因此种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时代自不得不过而不留。尤其是因出产交换手段的集中，劳动阶级遂能拿罢工怠工的方法使工业运输麻木不灵，以致全社会都觉得活的劳动力真乃经济生活之灵魂所在。

恰在此时，发生一派新的社会主义研究家，不但证明社会主义之正当合于道理，并且明白指出，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制度正在资本主义的胎中孕育着，就是资本主义暗中实在正把社会主义酝酿着，所以劳动者的热望与社会发展的道路恰是谐合无间的。

就照这个样子，于是一种实在的学问，一种以实际做基础的有热望的社会主义运动遂从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出来；又因为对于阶级，对于能力、对于目的、都有了自觉，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于是开始死战。阶级战争好比社会革命的楔子，有了阶级战争，社会革命遂因之而起。

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原来不过对于工钱与工作时间问题。至此，乃由原来轻微的对抗一变而成两阶级对于社会与经济制度改变不改变的问题的激烈争斗，一个阶级为保存现在的私产制度而战，一个阶级就为开创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争。既然如此，庞大的社会阶级争斗成了政治上的争斗，也是不可避免之事。争斗的直接目的就是占有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本是资本阶级借以维持其地位的，而今劳动阶级便想把它夺过来以求更大的目的之成功。

劳动运动，今且不说。今当再把马克思阶级争斗说在政治思想上深远的影响，简单一提。马克思以前，政治思想同什么政党的竞争似乎总不过围着几个理想伟大人物，缠绕不休。那时理想论同英雄崇拜最流行。现在不然了，现在，政治思想，不论它自觉不自觉，意识的无意识的，都顺着阶级与经济的道儿进行了。不但政治思想上如此，历史研究上也如此。这种新的政治上、历史上的转变方向，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一生事业的结果。

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论，严格地解说应用起来，便可生出社会主义运动与劳动运动之极端的革命战略，便可生出劳动会议的制度，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假使引起社会革命的，发动两支相敌的社会现象的，就是阶级与阶级争斗，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很对很正当之制。无论如何，把资本劳动两个势不相容的阶级一炉而冶的民主

政治，万不能作由私产到共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从经济的见地，一般的论起来，经济的不平等一天存在，政治的民主制便一天不能成立；如果有之，只有假冒。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并没有一条政治上民主主义的改良计划。从马克思思想的全体求结论，可以说据他所估计，阶级的地位远在所有民主政治之上。布尔什维主义的源泉此就是其一。

（大家注意，所谓改良与革命的分别是：改良只就现状的外表稍微加以修正；革命则把现状的根本完全取消，重新从根本另造一个社会，认为现在的道儿走错了，要重新换一条道儿去进行。改良却要仍顺着现在的道儿走，只不过换换走法，但道路既走错了，走法不论怎样改变也是达不到期望的目的地。所以改良只是苟且敷衍的办法，便暂时把现状改头换面，而内病未去，迁延日久，必致为祸益深，必致离正道日远。马克思见到这个，所以才一点不提改良的办法。但凡真想社会变好的人，也必一点不信改良的办法）。

## （二）劳动运动与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工团的运动所图不止于一区一域，计划及于全国，趋向以国家与全社会为归，那么那时的劳动党便是工团运动的政治方面的表示，工团运动越稳固坚牢，势力越普及，拿它作基础树起来的劳动党运动越灵活，越能收效，工团们非仅仅以现在的事业为满意的。由社会的变迁过程，而发生无产阶级的热望。工团们一方面经营现在的事业，一方面也要作为这种热望的重心，而从事于资本主义的废灭。达到这种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政权夺到手里。政权在握，无产阶级乃能自觉的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成共产主义的社会。方社会方面这种变迁的时候，政治方面也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制度只能是一种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制，除此以外，任凭什么都不济。（参观一八七五年《马克思致德国社会民主党论哥达纲领的信》）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并非起于别人，马克思就是他的真实创发者。马克思自己也这样想。一八五二年他写给他美国朋友韦德迈耶的一封信里曾说：

“但论到吾，吾并不能说近世社会中阶级的存在或彼此的互竞是由吾发现出来的。中兴的历史家久已把阶级争斗的进化记述过，经济学家也久已把阶级的经济生理指出过。吾所添出的新贡献乃是以下几条道理，即（一）阶级的存在与物质出产的某些状态是互相联带不可分的，（二）由阶级争斗必然生成无产阶级的专政，（三）这种专政仅仅是到废除一切阶级，到创造自由平等的社会的过渡。（《见新时代》第二十五卷第二期一百六十四页）

除一八七〇年是个例外，此外马克思始终对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说是诚实无二的。

一八四七年怎样想，一八七五年仍怎样想。一八四七年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简单的把无产阶级专政制说个大概。他说：

“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在把无产阶级举到治者阶级的地位，打胜民主之战。”

“无产阶级得到政治的优势以后，即借着这个势子把一切资本都渐渐的从有产阶级手里夺回来，把所有出产工具都收拢归国家掌管，换言之，即归组织为治者阶级的无产者掌管；而且把出产力的总额也要尽力赶快地增加。”

“自然，在其初，这种事非对于财产权，非对于有产阶级的生产方法，用专制的侵占手段，是办不来的。换言之，即必须用种手段，这种手段，在经济上讲来虽似乎不足，虽似乎不可靠，但进行以后，要看出来，这种手段的能力是超出其本身以上的，要把出产方法全般革命，这种手段乃必须不可缺的。”这些话都是假设劳动阶级得到政权说的；但如果革命开始以后，最先得政权的不是革命的劳动阶级，而乃为下级中产阶级与社会改良派的民主党所得，又当何如呢？对于这层，马克思也有建议，就是“与之分离，与之战。”一八五零年，他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演说里曾说过：

“可以假定将来的血战也必同历来的血战一样，劳动者们的勇敢、果决，劳动者们的牺牲必是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下级中产阶级的态度，也必照素来的样子总是迟疑不决的，能够苟且不动到几时就到几时，这样子讨巧法，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胜利一到，便昌为己有，而招呼劳动者们安静无躁，各归本业，勿为过分，而把胜利所得，尽揽之属诸己，摒斥无产者使不得与。禁止下级中产阶级这样做，劳动者们的能力固然不及；但如要使下级中产阶级对于无产者成功不易，把局势弄得令中产阶级民主党人的统治初发刺便定下了覆败之运，又使以后无产阶级的统治起而代之非常容易，这三层却是劳动者们优为之事。”

“新旧正在冲突之时，以及刚刚冲突之后，对于中产阶级的妥协调和政策，劳动者们必须尽竭力量反对，必须迫着民主党人对于旧派施行严刑，绝不宽待。又必须设法防住，勿令革命刚成功，革命的勇气就随而消沉，必须尽力量把革命的勇气，革命的兴奋保持住，永使不衰。”

“不但不反对过分，不但所谓不反对把为万众所恨的人听凭万众处置以为惩戒，不但不反对把众恨所附的公共建筑物听凭万众拆毁以作榜样，简直这些事，劳动者们，必须拿来自己指导着做。不论争斗的时候，还是争斗以后，凡有把自己的主张与中产阶级民主党人的主张一同提出的和会，劳动者们必须把他利用，

不可失掉。中产阶级民主党人提议把政府归自己掌握，劳动者们立时就须要求保证。如果必须的时候，这种保证便非得强求不可；并且须对他们这些新治者，能有什么约，就迫着他们立什么约；能有什么退让，就迫着他们许什么退让；这是唯一无二的与他们妥协最实在的办法。劳动者们须拿一种冷静不动感情的态度把局势排布妥帖。对于新政府，且须公然的表示出不信任，免得它因功而骄。对于正式的新政府，劳动者们同时自己还须设出一种革命的劳动政府，以与之抗衡。这种革命的劳动政府可以用地方委员会或城市议事会的形式，也可以用劳动俱乐部或劳动委员会的样子。有了这种劳动自己为政的组织乃足令民主派的中产阶级政府不但立时失了劳动阶级的赞助并且晓得自己成立之始已受全劳动阶级组织的机关的监视畏吓。一言以蔽之，自从争斗刚一胜利，劳动者们就不得再专一反抗已经失败的复古党，而须把反抗之力转而用于以前携手共事民主党改良派人身上；如不然，这种人就会要假公济私，把公共的胜利揽来供自己的私图。劳动者们必须是武装兵备不得疏弛，必须组织的足以对于民主党改良派加以有力的恐吓反对，不然刚刚胜利，就要为其所卖。全无产阶级的武装兵备必须立时办理整齐，并须立时进行防备旧日军队再起。旧日军队如果再起，劳动者们会要首当其冲。但倘或防备不及，劳动者们便须赶快自己独立成为一军，司令长官都由自选，令其专门防卫劳动者组织的议事会，而不为国家政府所遣使。国家军队中，无论什么地方用有劳动者，此也须携带军器，自组一队，也自选长官，若不能如此属于前说的无产阶级军为其一部。无论如何，不论什么理由，军器武装是舍弃不得的。不论有什么计划求想裁减，必须死力抵抗。破坏中产阶级的民主党对于劳动者的势力，劳动者即刻的独立组织，即刻的武装准备，加有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以极端严苛的条件，都是此时，革命刚成功之时，必须不可免之事。……前已说过民主党人在运动的第二期得了政权，怎样被迫的不得不采用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方略。人于此或者要向劳动者自己应当提出与之对抗的方略是什么。自然运动刚开始，劳动者不能就把实际的共产主义方略提出来，但都能够（一）迫着民主党人尽量的从种种方面打破旧社会制度，妨害旧制的进行正轨，兼迫着他们情愿妥协，而尽量多多的把出产力、转运手段、工厂、铁路等等归于国家掌握。（二）如果民主党人所提出的方略，只是改良派性质，而非革命性质，那时劳动者们必须尽力促着把些方略改变为直接攻击私产的而后止；比方民主党人若提议收买铁路、工厂，劳动者就须主张这种铁路、工厂，既是复古派人的私产，就应直截了当的由国家把它没收，什么赔偿也不得有。民主党人如若提议比例税法，劳动者们就须主张递进税法。倘或民主党人自己提出一种过和递进税法来，那么劳动者就须主

张一种等进之锐烈足以使大产业不能存在的税法。如若民主党人要求规定国债，劳动者就须主张国家破产，凡债不还。总而言之，劳动者的主张处处都须正与民主党人的退让办法对抗。……又民主党人将来如要想设立联邦的共和国，或因统一不可分的共和国不能避免，而思与市区省道以极大的独立权以使统一麻木不灵；劳动者们必须起来反对之，不但要得统一不可分的德意志共和国，并要尽量把政权集中于国家之手。民主党的口头禅，什么城市自由、自决，等等，劳动者们切不可为其所惑。“长久革命”！“革命长久”！“劳动者的旗号必须是这个”。

马克思这篇演说是一八五〇年作的，现在已成了布尔什维克与斯巴达斯团人的向导。

不过在政治上虽占了胜利，劳动阶级不可就从这个期望便可直接得到自己的解脱。

“劳动者们为欲作成功自己的解脱，并随此得着现在社会因经济的机关必不可免的正趋向着的那种高尚生活，必须有长期的争斗，经过许多历史的过程，在这些过程的进行中，人与境都要改变。劳动者并没有什么理想要实现，只不过要把旧而崩溃的有产阶级社会所孕育之新社会的元素都释放自由。”（马克思，《法兰西内乱》）

将来出产怎么样呢？将来的出产工具要都渐渐的社会化了。出产的基础要变成协作式的了。而教育也要与出产事业合并在一起。以使社会的分子都变成出产者。

不过，过渡时期一天未了，共产主义“取各所能，予各所需”的格言，还是不行的。因为过渡时期，种种方面，不论经济上、社会上，或知识上，都还染着旧社会的标记。“权利是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构造与为经济构造所定限的文化发展以上的。”“《哥达纲领批判》”欲以予与各人的只还能照其所行，还不能照其所需。

“所以一个出产者那时所收回的正是他所予与社会的，扣减去为政府、教育，以及别的社会负担所用之数。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个人的劳动量。譬如：社会的劳动日为个人的劳动钟点之总和；而一个出产者之个人的劳动时间就是他对于社会的劳动日所贡献的那部分，即他在那天的份儿。社会给他一个凭单，证明他已做了多少多少工作（扣去他为公共基金所做的），拿着这个凭单，他便可到公共供给处领取消费物品，如其劳动量所值之数。照这办法，一个出产者给社会多少劳动量，换个样子，仍照原量由社会收回。……出产者的权利是与他所作的工作成

比例的：平等乃在统通，对于所有一切一人，都用劳动作度量标准。”（《哥达纲领批评》）

因为工作多寡是因天分因勤惰而殊的，所以当过渡时期，分配自不能齐。必到达到圆满地位的共产社会，知识劳动体力劳动的分别低灭以后，出产活动成了活动第一需要不待强而自做，而且个人的出产力也达到了全部发展，所有协作的富源都流之不竭——必到那时，褊狭的中等阶级的权利思想，乃能改善，共产主义的平等原理乃能实行。

马克思虽按照严格的经济的线索理论，且把劳动阶级的解脱作为最高鹄的，把所有别的政治的、经济的运动都属其下，然对于现下已经分成的各民族经济、政治、历史，各方面，何以作何任务，都认得很清，毫无差误。此由《共产党宣言》，已足证明。《宣言》中把有产阶级怎样把以民族为别的国家造成，指示的至极明晰。有些年少热肠的人以为可以把民族当作一种已经腐旧无用之成见，扫而去之，实不免为马克思所窃笑。但虽如此，谓民族感情有如何伟大统一力量，马克思也能从生物学，与文化学见地而论其非是。他原是把既开化的人类分成许多互相对抗的阶级的，且说经济的分线要比民族与政治的界线，效力大的多多。因为这层缘故，马克思固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据他所主张，资本主义的权势一旦有颠覆的可能，各民族的劳动党就应赶快的做国际的活动。他又批评哥达纲领原案，责其“从有产阶级的《和平自由同盟》剽窃各民族国际的友爱的话，而其实必须的乃是鼓吹劳动阶级国际的结合，一齐对治者阶级及其政府共同作战。”总而言之，马克思对于有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是一点也不相信的。这层现在人也最要注意，免得受些滑头滑脑或大愚不灵的人的哄骗，耽误了自家的前程。

# 评第四国际

李 达

## (一)

第一国际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于一八六四年在伦敦创立的，第二国际是统续第一国际于一八八九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三国际是复活第一国际于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的。

第一国际拟定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方针，指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策略；第二国际把无产阶级组织了，训练了；第三国际把第一国际计划实现了，完成了。

第一国际是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所迫，不得已归于停顿的；第二国际被一班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领袖引上错路，已丧失无产阶级的信仰了；第三国际起来摘发第二国际的虚伪，重新决定用武装的争斗，企图世界革命，建设国际劳农共和国，以劳农政府的形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国际成立以来，恰好三年了，全世界共产党的运动发展得异常迅速。据第三国际书记部的报告，差不多无论什么国家，凡是有劳动阶级存在的地方，都有了共产主义党派的组织，而且他们的活动，很引起世人的注目，可知第三国际很得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援助。所以第三国际正如旭日东升，无产阶级都景仰它，支持它；第二国际正如西山落日，快要沉没，无产阶级都唾弃它，离开它了。

然而同时成立的又有两个国际：一个是骑墙派所组织的二半国际，一个是极大派所组织的第四国际。二半国际是德意志独立社会党、法兰西联合社会党、英吉利独立劳动党等团体所组织的，他们既不加入第三国际，又不加入第二国际，徘徊歧路，无所适从，虽欲独树一帜，而自去年经英国劳动党拒绝后，已是不能支持了。只有第四国际是德国共产劳动党和荷兰葡萄牙游哥斯拉夫以及英国相似之团体所组织的，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却不肯和第三国际合作，这确是耸动世界无产阶级观听的事实，很值得我们研究。

据第四国际的宣言书看起来，据第四国际理论的指导者郭泰的言论看起来，第四

国际也和第三国际同奉共产主义，也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就这点说，可知第四国际所信奉的根本原理完全和第三国际相同，其不同处只因为一手段有差别。换句话说，第四国际所以和第三国际对立，并不是因为主义不同，乃是因为些少的问题闹孩子气罢了。

第四国际对于第三国际的政策所不满意的地方，大约可分为下列五点今依次论述于下：

一、指导者的问题；二、劳动组合运动；三、议会运动；四、农村运动；五、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 (二)

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我以为第三国际的主张是对的。

第四国际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体无产阶级加入，而不承认少数先觉劳动者所组成的共产党立在指导地位。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我是赞成的。谁也希望个个无产者都变成革命的英雄，因为无产阶级全体若都觉悟了，资本阶级自然要倒的。这样，与其依赖少数指导者来指导革命，当然不如使全体都变成指导人。但在事实上不是这样。“阶级”和“政党”并不是一样东西。就现在说，世界无产阶级大都被一班机会主义者、改良论者、基督教徒，以及有产阶级爪牙弄污秽了。换句话说，多数工人阶级觉悟的萌芽，都被那班黄色领袖践踏了。他们被那班领袖的邪说所迷，还不感觉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甚至有时还甘愿为有产阶级所利用。照这样，若如第四国际的主张，要希望全体无产阶级都变成革命的指导人，这恐怕要成问题了。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共产党来领导，决不能从有产阶级手里，从那班昏迷的领袖们手里解放出来的。

大凡一个革命，总是少数发动，多数顺应的。少数有革命精神的先组织一个精密的团体，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全体，从事组织、训练，以至于成就，却不是顺从多数的意见的。刚才说过，世界无产阶级还陷溺在不觉悟的途中，譬如欧战当时，各国大多数劳动者都被爱国的社会主义所惑，反把有产阶级争利益而战。像这种无觉悟的大多数工人，应该由少数有阶级觉悟的人来启发他们，引他们到觉悟的途上去。决不可以



顺应他们的。若以少数觉悟的去盲从多数无觉悟的，就要糟到极点。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应先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一个共产党做指导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

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以前是重要；即在革命时也是重要；革命之后又须监护劳农会尤其重要。除非到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时代，共产党不可一日不存在。

### (三)

关于劳动组合运动的问题，第三国际主张共产党人加入一切已成的劳动组合，用坚忍持久的力量使其共产主义化；第四国际主张退出旧式劳动组合而另集共产主义劳动者组织共产主义劳动组合。对于这问题，我也承认第三国际的主张较为有效。

世界革命在俄国发动以来，到现在已四五年了，各先进国无产阶级所以至今还未响应，德国社会革命所以成为流产的原因，实因为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力。这障碍力就是各国已成的劳动组合。这些劳动组合大概都是在资本主义势力之下组织起来，其目的在于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他们向来被那班黄色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所指导，被磨钝了阶级的自觉心，所以弄得腐败不堪，被加上了黄色劳动组合的徽号。他们不但不知反抗有产阶级，甚至还替有产阶级出力来反对共产主义。现在德国属于这种组合的人员达八百万，在英国亦有同样的数目，试问以如许无产阶级觉悟的分子，夹在两阶级之间做缓冲机，共产主义的革命又怎能实现呢？然而他们虽然没有十分阶级的觉悟，却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天职，以组织训练无产阶级为己任的，所以一面要组织劳动组合以外的劳动者而加以训练，一面要唤醒劳动组合员而引为同志。这样，共产主义军队的势力才能够雄厚起来，方有胜利的希望。

若照第四国际的办法，把一切黄色劳动组合都看做是腐败不堪的东西，而主张共产主义分子一律退了出来。那么，结果无非分裂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两派罢了。共产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中另占一个区域，而非共产主义者将永远脱离不了那班黄色领袖的支配，永远受不到共产主义的洗礼，这简直是放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了。这简直是替那班黄色领袖，譬如雷金孔巴斯亨德逊一流人淘汰他们组合中的共产主义分子。殊不知那些黄色的劳动组合，固然是腐败不堪，令人失望，但若共产主义分子下了决心加入其中运动，不见得不能使他们共产主义化。假使有几万的共产党员加入各组合中组织共产主义的核心，散布共产主义种子使他发酵起来，一面更用别种宣传方法和那班黄色领袖抗争，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若干同志加入自己的队伍中来。若是黄色国际所领袖的那许多黄色组合都共产主义化了，世界革命马上就会实现。

俄国共产党从少数党手里夺取劳动组合，正是用这个法子。现在英美德各国劳动组合比大战以前大不同了。他们之中都增了左派的分子，这便是共产主义发酵方法的效验。但第四国际却不肯照办，偏要和旧式组合同盟绝交，用关门的法子以行其部落式的共产主义。德国共产劳动党脱离黄色劳动组合以来，八百万黄色的组合员更趋于保守了。这事在他仍以为洁身自好，我却以为是大大的失败。

#### (四)

其次关于议会运动的问题，亦有不同的主张。

第三国际主张共产党人参加第三阶级议会宣传革命。

第四国际主张对第三阶级议会同盟绝交。

我读《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史》的时候，看见柏柏尔布拉克老李卜克内西诸人最初在议会中的活动方法真是巧妙绝伦，铁血宰相大为所窘，而劳工们对于社会党的同情亦是有加无已。像这样利用议会宣传，实是极好的模范。

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势力扩大，他们就忘记了社会革命的目的，只顾目前利益，借第三阶级议会为立法运动了。逐末忘本，遂至于卖却劳动阶级而不顾，这是惹起世人厌恶议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然而第三阶级的议会却不是绝对不可以利用的。共产党对于革命运动，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没有不利用。共产党人若是抱着革命目的跑进议会去，利用议会而不为议会所利用，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小李卜克内西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揭破军国主义的假面具，很得了无产阶级的信仰，其次如贺格兰在瑞典干的也是一样。又如俄国多数党在克伦斯基时代的议会内所收的效果，也都很好。

宣传主义最好莫如利用资本阶级的报纸。资本阶级的报纸销路很广，许多都市和僻地的工人和农民，大概都看这类报纸。而且这类报纸说的话，比较上易使人民信用，共产党若能利用这类报纸作宣传，效力必大。而欲利用这类报纸宣传，至好莫如到议会去演说。议会中的演说词，无论什么报纸都不能隐瞒的，就是有些怀偏见的报纸要为有利于资本阶级的报告而共产党议员所辩论的事实总隐瞒不了。全国有国会，地方有地方议会，共产党若都有使徒走进议会去努力揭破资本阶级政府的虚伪，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宣布共产主义的好处，唤起劳动阶级的自觉，那么，像这类演说词，全国的地方的一切报纸，都必记载出来，宣传事业比这再好没有了。共产党处在第三阶级治下，很难发行痛快的印刷物而合法的出版品，又须顾虑到触及政府的条文，总之，无论怎样，共产党在议会中要说的话，平日决不能在合法的党报上登载的。

最紧要的，临到革命机会成熟的时候，临到内乱将起的时候，凡在议会的共产党

员一奉到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就即时一致在议会内发作起来，和议会以外的无产阶级相呼应，一面毁掉第三阶级政府的机关，一面另组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便是夺取政权最好的时机。利用议会宣传革命，实有这样好处。所以第四国际那种要和议会绝缘的主张，未免错过大好机会了。

## (五)

其次关于农村运动问题，第三国际的主张亦很有条理。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这一点理论非常浅显，但第四国际领袖郭泰却不以为然。他说，城市无产阶级之应联络农村无产阶级革命，在农业国的俄国是对的，在东亚各农业国也是对的，至西欧各国则不然，西欧各国农民至少也有一片土地，纯粹农村无产阶级很少，所以所取的方向和俄国是不相同的。这种话固然也有相当理由，但社会革命最初实应联络农村中这种半无产阶级，至少也要运动他们严守中立，才可以减少阻碍力。所以第四国际对农村运动的主张，并不见得不能适用于欧洲方面。

其次关于劳农俄国所行的新经济政策，譬如和农民妥协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等事，亦颇有非难。这种非难，实在没有理由。劳农俄国之行新经济政策，是否违背共产主义原则，我想共产主义者必能了解，决不会像资本阶级那样诬谤的。至于俄国之所以要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系出万不得已。若使西欧果有几个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俄国又何至于降格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可惜第四国际的领袖郭泰的荷兰，班格哈司特夫人的英国不曾变为共产主义国家，不然，俄国便可和社会主义国家通商了。

## (六)

由以上所述看来，第四国际所以和第三国际对立，是因为手段不同，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分裂不可的理由。我们知道：第三国际之所以脱离第二国际，是因为主义不同，即是前者是共产主义的，后者是非共产主义的；前者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是主张第三阶级民治的。至于第四国际既然和第三国际在原则上是一致，就不应因为些少进行计划不同而遽行分裂。若因些少进行计划不同而遽行分裂，则所谓国际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资本主义已经把自己的坟坑掘好了。欧战刚告终的时候，资本主义已将属圻，不过因为东亚一块避难所，得以苟延残喘于暂时罢了。然而去属圻的时期终不远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准备着最末次的大战争，爆发就在目前了。

自从一九一七年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本阶级第一次在俄国交绥以后，无日不在

战争状态中，所以无产阶级，应当用十分急进的作战的精神，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猛烈地从事宣传、运动、组织、训练，务期军势充实，以便一鼓推倒资本阶级。千金一刻的光阴，只应努力实行，岂可清谈误事。否则，若当战事进行之中而犹高谈阔论，贻误戎机，这便是故意分裂无产阶级，等于放弃世界革命。我极希望第四国际的创始人，能够牺牲一点意见，勿固执“国家的布尔什维主义”或“爱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勿帮助敌人攻击第三国际，务为和第三国际并合起来，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的结语是：

阶级的白兵战快接近了，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一九二二，四，二二，于上海

## 读新凯先生的“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存 统

### (一)

大约二月前，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张东荪等办了一种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我当时看了这封信，不觉自己对自己笑道：这不过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聊以自慰而已。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1) 主张蚕食主义；

(2) 反对暴力革命。

其实这二者就是一个东西，因为主张蚕食主义，自然要反对暴力革命，这是毫不足怪的。简单说，彼是一种渐进的，改良的方案，不是急进的，革命的政策。

既然主张蚕食主义，第一必须有可“食”的东西，第二必须有食东西的“蚕”，这是谁也明白的常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要食的东西是资本主义，“食”资本主义的“蚕”就是加入组合的劳动者。

既然反对暴力革命，则要想发达劳动组合，自然只有促进资本主义发达之一法。因为资本主义发达了，劳动者集中到工厂的结果，自然会因利害相同而团结起来；渠们的蚕食计划，才有实现的希望。

所以我说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不然，不但无可食的东西，而且无食东西的“蚕”。

因此，我认在中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存心要想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主张资本主义的懦人；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我可以自白：我老实不承认这种人是我们的朋友。

这种主义，不要说在中国是空想，就是在英国也恐怕不免是一种空想。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口有四千七百万，筋肉劳动者有三千万，而加入劳动组合的劳动者实不过

八百万余；假定这八百万加入组合的劳动者都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也不过占全人口六分之一强，全劳动者四分之一强。以这样的数目，就能够蚕食资本主义，废除资本主义吗？不经过暴力革命，而能够达到他们所梦想的那种自由自主的社会吗？这不是梦想是什么？何况英国贵族劳动者尚占大部分势力，劳动者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并不多呢！

在这种有一百多年劳动组合史的国家里，尚且不免成为空想的主义，说要在人口四万万，机械工业劳动者不到一百万，劳动组合初萌芽的中国来实行，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还更伟大的空想，幻梦了。

总而言之，基尔特社会主义，虽名为蚕食，其实是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

## (二)

基尔特社会主义，本是一种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混合成的东西。彼的特色，在于调和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二者为一，并非在于主张产业自治和废除工钱制度。主张产业自治的，不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早已倡之于前，俄国共产党更已和之于后。至于主张废除工钱制度，更不自基尔特社会主义始，这是稍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都知道的。

我们共产主义者，非但不反对产业自治和废除工钱制度，乃正是最热心最盼望产业自治和废除工钱制度的人。

这话怎样讲？（一）因为要实行产业自治，第一必须产业发达，第二必须劳动者有练习管理产业的机会。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中国，（实不但中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面才做得到。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实是促进产业自治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因为要废除工钱制度（名实俱废），根本办法，只有废除货币经济，实行“各取所需”。然而要想废除货币经济，实行“各取所需”，第一必须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在另一方面上，实有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既非常发展，生产品就自然丰富，也就可以实行“各取所需”。到了这个时候，工钱制度实不废而自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实是废除工钱制度的最有效的手段。

不从手段上着想，只是乱喊什么“产业自治”“产业自治”，试问有什么用处？英吉利的劳动者，已经做到产业自治了没有？他们的自由、自主在哪里？呵！何不同俄罗斯去比较一番呢？

是的！俄国是一部分劳动者压迫别一部分劳动者；可是英国却是一个资本阶级压迫一个劳动阶级呵！一部分劳动者为实行共产主义而压迫别一部分劳动者是不正当的；难道一个资本阶级为贯彻资本主义而压迫劳动阶级是正当的吗？不然，为什么反对暴

力革命，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呵！难道以为劳动者在资本制度下面所受的苦痛还少吗？何其忍心如此也！

### (三)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为国家社会主义要陷于消费者专制的弊病，工团主义要陷于生产者专制的弊病；所以主张消费者和生产者对立，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利害，以基尔特代表生产者利害，使两方势力均衡，不致陷入一方专制之弊。这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精髓。

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空想。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均衡，就是五等五，十等十的意思，不能有一点相差。如果势力发生差异，或是国家强过基尔特，或是基尔特强过国家，就不免要陷入他们所咒骂的一方专制的弊病。结果，不是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了工团主义。说起来很好听的理论，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这不是我独创的意见）。

因为凡是一个社会，如有两种势力，断断不能保持均衡；不是这方强一点，就是那方强一点。强弱既分，压迫自现。将来基尔特与国家之间，仍不免要发生种种无谓的争执。这种“主权两分”的办法，恐怕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所以同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霍布孙（Hobson）就不赞成这种办法，主张只有国家有主权存在。

据我们看来，这种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立，实在没有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下面，除了老、幼、残废以外，每个人当然同时为生产者及消费者。既然每个人都是生产者及消费者，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立，简直是自己同自己对立，试问有何意义？所以我们不承认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对立的必要。

其实，基尔特社会主义，本不是一种成熟的主义，不过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概念罢了。同是号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中，不但对于国家观没有一致，甚至于有主张破坏大规模生产，回复中世手工业的人，（如边提（Penty））。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未成熟而且于中国无关系的主义，实在没有仔细批评的必要。

### (四)

以上是我看了新凯先生的文章，觉得不得一吐的大概意思。新凯先生说每一派都给予我们许多教训，我诚不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教训我们了的是什么，产业自治吗，废除工钱制度吗？这实不待基尔特社会主义来教训。国家与基尔特对立吗？总算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给予我们的教训了，然而霍布孙尚且不承认。至于什么分权吗？那更不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教训了，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叫破喉咙了。哎呀！我诚愚笨，诚不

知基尔特社会主义所教训我们的是什么？

现在有几点小的地方，要提出来同新凯先生商量一下。

(1) 新凯君说：“派别虽各有不同，但每一派都给了我们许多教训，我们不必绝对的排斥哪一种或信仰哪一种。我们不敢说哪一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十分密合的可能性。所以主张虽各有不同，无妨并行不悖。”

我于未说本题以前，不能不先说一说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态度的经过。我起初本一心一意地想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几次努力，皆归无效。我细细研究这里面的根本原因，知道在于“立场不同”这一点。我是狂信唯物史观的人，他们大概都不信（或者不懂）唯物史观，所以对于一件事情的观察、见解，都因之而不同。这种不同，除了一方改变立场以外，是无法相同的。因之，我觉得我们要想同纯粹无政府主义者一致进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近来对于联络无政府主义者一层，颇觉失望。

我们的态度、主张是决定了的，是不能丝毫让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劳工专政，在我们是无商量之余地的。所以我以为只有无政府主义者迁就我们，没有我们迁就无政府主义者的道理；因为我们不能跟着渠们去反对一切强权，去反对一切政府，渠们却可以承认这些是必要的手段。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希望，就是希望渠们多顾一点事实，对于唯物史观多加一点研究或信仰。

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攻击我们，我是承认在某程度以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和平的，可以从事教育去；激烈的，可以去投炸弹去。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攻击我们，我个人极愿意以朋友相待，决不愿也不忍“自相攻击”。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本也可以对无政府主义者态度对之。但我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着想，他们攻击共产主义，实是势所必然。因为如果实行暴力革命，劳工专政了，他们的蚕食主义就无从实行。他们的蚕食主义既然不能实行，他们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岂不是发了疯了吗？所以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上看，反对共产主义乃是当然的事情。所以我只看见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的是替资本家张目，没有看见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要想“并行不悖”除非他们也主张阶级斗争、劳工专政、暴力革命，但这已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了。

新凯君所谓“不必绝对的排斥哪一种或信仰哪一种”，我想要分开两层来讲：(1) 除了修正派社会主义以外，我们从来没有绝对地排斥哪一种过。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我们对彼不满的也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革命的精神，第二是国家与基尔特对立，此外并未加以排斥。(2) 绝对信仰一种主义，我看要依内容来定。我可以自白：我是绝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主义，纯粹立在客观上面，而且并不包含何种具体制度，所以绝对信仰，并无妨碍。至于苏维埃制度，却不能绝对信仰的，因为还要参照



自己国家的情形。

(2) 新凯君说：“俄国是共产主义用事的国家，他们的设施，大部分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

这话恐怕要发生误会。俄国现在并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不过只向着共产主义进行罢了。所以彼的设施，似乎还不能说“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只可以说“可以代表社会革命期中的建设”。列宁举出现在俄国经济状况有下列五种：

1. 程度十分幼稚的农民生产；
2. 小商品生产；
3. 私的资本主义；
4. 国家资本主义；
5. 社会主义。

我们观此，决不能说“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俄国之所以让步到国家资本主义，乃是为开发实业的一种手段，并非各国都要如此。如果在产业发达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则此种国家资本主义当可免除。再，如果在最近若干年内能起世界的社会革命；则国家资本主义实不成问题。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是要弄清楚的。

名实相符，这是我们该遵守的。列宁诫我们不要把“共产主义”“苏维埃”这种名字乱用，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他自己就首先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事实认做事实，一点也不含糊。所以我以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名词，是不能当做同一意义用的。

说俄国现在所行的有一些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事实；但说共产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那就错误了。共产主义不但不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且也不能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这两者都不过是达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并非共产主义的目的。

这里或者有人要发生疑问：你们现在所能行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自号为共产主义者？这个答复很简单：我们所以自号为共产主义者，不过表示实行共产主义的决心，至于一切手段，只要能够减少劳动者的苦痛，快点实现共产主义，我们都愿意采取的。

总之，不能拿俄国现象来批评共产主义。真正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在全世界社会革命之后。

(五) 最后，抄一段话以结此文：

“……革命的战术家，很相信无产阶级的俄罗斯的健康，可以抵抗资本主义者的侵入而有余，他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病毒，能够讲究一切方法，可以自由买卖于农民的劳动者的生产物，尽力求其通过消费组合之手而办理。对于私人的雇主或商人，用种种的方法，加以严格的取缔。

原料供给的资源，主要的大工业，运输机关，国家的权力，赤卫军等，依然握在劳动者手里。在这种不利的状况下面，怎样能发生危险的资本家阶级？决没有那样的忧虑！那些东西，（自由买卖等），只不过是发达一时的补助的生产，救助今日的经济危机罢了。”

这就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的情形！“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英国能这样吗？哦！自由!!!

十一月二十八日于东京

# 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答张东荪与徐六几

新 凯

## 一、作这篇文字的旨趣

自从我做了《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今日的中国究竟怎样的改造》两篇文章之后，很惹起了些风波。《先驱》与《社会主义研究》就大打起其笔墨官司来了。我对于东荪、六几……所答复的，有许多不能赞同的地方；并且他们所答复的是真正盲而且聋的答复。对于我所说的，他们一点也没有看，只是再把他们所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重复说了一遍。对于此种各自东西的辩论，本没有再理他们的必要，不过，有许多的地方他们错认了我的意思，并且我也认为我还有没充分发挥尽致，所以再做这一篇，以求教于中国的热心于社会主义者。

## 二、革命的必需

社会主义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资本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这种新的组织是旧社会中的治者阶级所反对的，我们要实现这个新组织，不能不先打倒旧组织，赶起旧的治者阶级。我们相信旧的社会制度，资本制度，是打建在武力上边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无抵抗主义者。我们相信惟有武力才能打破武力，唯有强权才能打破强权。我们知道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都是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器。所以我们主张先要把呻吟的旧社会制度的多数劳动者，赶快武装起来，以他们的强权、武力来解除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装，也就是先要推倒了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再另行建筑劳动者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以监视旧的治者阶级。这种急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我们相信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看革命为第一义。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实现，就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同志看革命为社会主义的灵魂。

基尔特社会的态度则不然，他们是不主张革命的。六几说：“阶级争斗和祈祷一

样，一个个心上都满怀着兄弟样的亲爱，且受此种兄弟样的亲爱的鼓舞。革命是孤注的，……”他们主张求资本家的同情，不用剧烈的革命。这种手段和跪在强盗旁边，求他开点恩少抢一些是一个样子的可笑！这种“叫化式”的阶级争斗，先不必说他可耻不可耻，简直是办不到。现在的治者阶级，是处于优越的地位的，你劝他退让，我想他一定是不肯的。

他们——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主张部分的，零碎的解决的！东荪说：“他却于政治以外，无论在社会何方面，但求划一部分便操练起来。”此种部分的、零碎的解决，表面上看来，仿佛是又容易，又可以避免革命的损失，其实，不先把政治问题先解决了，不把社会上最有力的机关打倒了，部分的、零碎的操练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最温和的、最初步的工作，当然是传播了，但是，不革命——就是不先做一个全的，彻底的改革——就办不到。“劳动组合”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所认为第一步必须办的事情，也就是东荪先生所首先要操练的，但是，不革命则劳动组合恐怕也是不容易办的吧！湖南此次劳工会黄爱庞人铨之死我以为正可以证明政治势力的伟大，全部改革的必需与革命的万不可缓。我们固然不能怕死而不去做此等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旧社会中提出某一部来操练如何的困难，我们再看看俄国革命以前和以后劳动组合员数目的增加如何的可惊，我们便可以知道革命的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就不做，但是我们要以同一的力量想作较多的事体，自不能不于劳动组合……的种种运动达到了某一个程度——可以推倒旧制度的程度——后，先革命起来，以增加我们进行的加速度，这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某部操练的理由。

又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说了，我们不反对革命，我们是反对以革命为第一义，所以六儿说：“我们第一着必使劳动组合自由组织起来”。我们所说的革命日期自然不是今天，也是需要预备的，所以我们不反对劳动组合！不惟不反对，并且是极其注重的。不过，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之下，所以运动劳动组合的态度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不同，我们现在的运动劳动组合的一部分的目的是预备作为革命的一种武器，一部分是建设将来新社会一点基础。所以我们的劳动组合是作战机关，是预备作总攻击的机关。我们的劳动组合是时时不忘革命时时想推倒现社会制度，以使它自身作一个长足的进步的。我们的劳动组合是不安于现在的制度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主张“管理蚕食”他们的劳动组合是安于现社会的。他们的劳动组合是想在现社会上一点一点的求管理权的。我们的劳动组合是革命的劳动组合。我们所反对的是此种蚕食的劳动组合。

中国与西洋的情形是绝对不相同的。在西洋尤其是英国……所需要的是如何可以使劳动者得着了管理权，如何可以使劳动者代替资本家。中国则不同了。中国的病是

布遍全身的。中国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不是劳动者得管理权的问题，一切政治、经济、内部、外部、上层、下层、生产分配……无一不需改革。管理蚕食的劳动组合，为获得管理权的罢工是不够用的。先不必说管理蚕食的劳动组合，为获得管理权的罢工的可以得到管理权与否，就说是可以得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需要不是只在劳动者的管理，所以我们的劳动运动要使他成一个作战的武器，用他的武力以打破现社会制度，以谋全部分的改革；这是我们提倡革命的劳动组合的态度。

劳动组合固然是新社会的基础，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情形，则不能视劳动组合为唯一的要务。中国的工厂劳动者非常之少。中国将来的革命事业的任务不像西洋完全设在劳动者的肩上的一样。中国的革命事业一定要分担在劳动者、有良心的学者、学生、兵士、失业者、穷困阶级……的身上，我们的任务是革命后如何把一切的军士、失业者、穷困者……变成工厂劳动者使他们执掌政权，所以我们与其说是作劳动组合运动还不如说是做革命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大喊而特喊其“劳动组合第一义”真是不问中国社会状况如何的盲而且聋的主义者了。

总之，我们现在的工作，无论是组合劳动也罢，运动军队也罢，宣传学生也罢，罢工也罢，暴动也罢，暗杀也罢……他的目的都是为打破现社会制度的也就是为革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主张革命，我要问他们：仍然使现在的军阀、政客……来执掌一切，所有改造的事情，能不能以实现？

### 三、政治与经济

我们因为政治势力的伟大，所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要先解决政治问题。有人就说我们是忘了下层的改造，是偏重于政治的改造。其实不然。我们是说政治的权力是现在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非先夺了治者阶级的武器以除去障碍，再运用这个武器以增加前进的速度不可。譬之上山，我们先要拔了荆棘，开出一条大道来；再把这个荆棘竖立在道旁，作为我们的一个屏壁，然后我们才能以开步走，达到我们的目的。下层运动，我们不惟不反对，并且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我们所主张的不是单纯的，忘了上层的下层运动。忘了上层的下层运动是足践荆棘的上山者，结果恐怕是要被荆棘刺的体无完肤。成功与否固不可定，即或成功也未免太走迂路了。我所举的白话文一例是证明社会上发动的事情，经了政府的帮助，前进的越发加快。东荪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一切事情都应当由政府发动，未免太冤枉死我了。况且东荪也说，“凡社会自己在那里活动而政府从旁援助没有不是事半功倍的”。东荪既然知道有政府的援助可以事半功倍，而又不主张先得了政权，我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难道东荪先生以为现在督军、巡阅使的政府可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援助者吗？

政治是立在经济的基础上的，我们承认。我并不是说，一经革命之后，共产党有了政权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以为革命不过是锯了向共产主义之路上的荆棘罢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还要再向前走才行。

现在的俄国，我们也不承认它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只承认它已经向共产主义猛进就是了。我们以为解决了政治问题之后，再振工业办学校，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了，经济的条件满足了，才能以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何尝偏重政治，我们何尝忘了经济？

我们再听的一句，就是“从经济的势力到政治势力”。这话在中国也是要研究的。中国与英国不同。英国的国家中已经充满了大工厂。社会上的阶级已经分成简单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二种，所以在英国如若使劳动者先有了经济的势力，或者还可以再得着政治的势力。在中国则不然。中国大部分是手工业及农业。他们不和工厂劳动者一样，他们怎样能得到经济上的势力呢？中国的病不只是劳动者的没有管理权——经济的势力，所以由经济的势力到政治的势力，在中国无从说起。中国的病是土匪式的军阀的压制病与外国资本家经济的侵掠，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侵掠病，也就“贫乏”与“混乱”二病。混乱病是需要政治为势力的改造。贫乏病，一方面需要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需要与全世界劳动联合起来的政治活动的。外国的资本家的政治势力固然是立在经济上的，但此二者是平行的。由历史上看来，他们是先有政治的势力，后有经济的势力，后来是又以经济的势力促进政治的势力，同时有了政治的势力，他们的经济势力也是越发的巩固。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势力，无论是经济的势力是政治的势力，都另取一个方式，不能照英国，使劳动先有了管理权——经济的势力——然后谈到政治势力的，因为中国受资本家的榨取是单纯的榨取，没有工作、失业的榨取。中国要打破外国资本家，一定先要解决了国内的政治问题。共产党有了政治的斧子，没收了现在军阀、财阀……的资本，重新施行机器的生产，同时与西洋的劳动联合起来，共同推倒外国的资本家才可以的。由此看来，治中国的特殊病么应当用特殊的药品，不能照画需的，以在英国方法，由经济的势力到政治的势力的方法，实行于中国；并且是无从实行的。我们的标语是：“有了政治势力再创造经济的势力。经济的势力有了，共产主义就达了”。

关于政治与经济二者，现在的昏乱者多了。他们误解唯物史观。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非经资本主义不可。

就是现在的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骨子里所提倡的实在是资本主义。他们天天说经济势力，说劳动组合说局部操练，而又不主张革命，则自然是非先行资本主义不可了。所以东荪说：“资本主义是不可免的，我们只好听之”。六儿说：“社会革命

之真意义，是要生产的新方式的树立，使社会上全体建设物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是如此，至于它所用以表现的方式是暴烈、亦是和霭，都不关重要”。其实，因资本主义违共产主义，固然经济的条件是满足了，但是政治的条件不容易满足，所以在西洋社会革命是较中国有特殊的困难处（中国也有中国的难处）。而此经济的条件，也不是非资本主义不能满足的。国家的独占就是不行资本主义而要满足，经济条件的一种方法。再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定律是大的压倒小的，中国要想以资本主义未满足经济的条件也是不可能的。

#### 四、政党与军队

我说了一个“运动军队”的方法，惹起东荪先生不组党不加入军队的宣言。我恐怕有很多的人对于这一点也有怀疑，所以再多说几句。

东荪说：“我们不组党。不想以党的势力执政柄以支配全国。”东荪所犯的罪是由不完全的特殊者而推到普通的一种论理上的错误。因为现在法律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法律的都不好，由现在的政府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政府的不好，由现在的政党的不好人，而推到一切政党的不好，是同样的不对。现在娼妓式的政党的不好是不错，东荪主张不组织政党是对极的，我很希望东荪先生如此。不过，东荪若说一切的政党都不要组织，因为“中国人先天上有‘恶化’政党的根性”我就不以为然了。我以为，政党也不过是一种改造政治方针相同的人的一种团体的结合就是了。它的不好是分子上的不好，不是制度上的不好。

中国人有没有“恶化”政党的根性，我是外行，不能知道。如若中国人真是如此，那是中国有“恶化”团体行动的根性，那么，中国就不必有团体的活动了。东荪先生也不必组织今人会了。一个人回家好了。

东荪又说：“我们不与任何军队发生关系，不问是感化或是利用……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军队绝对不能用于有益于社会的方面——除了消灭他们”。中国最坏的人不是兵。兵固然是可恨了，但是他们的罪恶纯粹是由于环境与知识。就以现在的兵而论我以为比那寡廉鲜耻、利己、滑头、欺诈、……的政客们还强的多。兵也是现在经济制度下压迫出来的失业者。他们就是变相的“劳动军”他们就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脑筋简单，他们对于现社会所流行的滑头，自私病染的还少一点。我们要是真肯和他们相接近，感化他们，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在此地，我要申明的就是绝不要再蹈了辛亥的覆辙。我们一方面感化军队以抵御反抗者，一方面强行军队的劳动化，以使成为生产者。我以为补救中国的军队，只有这个方法。东荪先生说，除非消灭了他们，我不知道东荪如何消灭他们？唯有有枪的才能压服有枪

者。要消灭了军队，仍然是需动立军队的。

## 五、手段与目的

社会是连续的。社会是不能粘土式的，可以抱他随我们的意思来控什么样子，就成为什么样子的。英雄不能造时势。英雄只能看明了时势而与以若干的权力就是了。所以我对于未来的社会状况如何，只是预测而不敢肯定。我们只有用我们看明了现在社会的病症，用想出来可以实行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实行下去。我们看方法是很重要的。没有方法的社会主义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一点也没有用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以为要先立定了目的再想方法去达到。他们是不重方法的。

六儿说：“他们所着重的，在目的，在社会改造根本原理，在他们眼光中，方法却微乎其微……诚以手段随敌而异”。所以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天天地横写他们所空想的社会，而不去想方法。其实，社会是不容如此的。社会是连续的。我们只有第一步而没有第二、第三……步。

我们听够了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一句话就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形，各时有各时的不同状况，不能预定”。各地有各地的情形，各时有各时的状况，所以英国人，古代人的方法不能用之于中国，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想改造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不想一个具体的方法吗？

现在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已经承认他们以前所说的管理蚕食……是英国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的方法了，但是又创造出来一个“农民基尔特”的新方法。此种方法，我看也不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农民是保守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不是想变更现在的制度，现在的生产方法。如若要想更变，则只恃农民是不中用的。如若不想变更，则又何用你们来谈改造呢？总之，社会不能完全随人意以变更的。我们要看好了中国现社会的病症，用可能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做去，不能把英国人造好了的空想强拉到中国以来使中国社会与之相合。

## 六、专政与自由

“自由”是两个好字，用它的时候可是要加以斟酌。我们爱自由。我们视自由为神圣。但是因为我们爱自由，因为我视自由为神圣的缘故，所以才不能把自由轻易的给予了治者阶级、资本家军阀……所以我们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防有产阶级的死灰复燃，我们不能不剥夺他们的政权，剥夺他们的出版集会……的种种反革命的自由，强迫他们工作，强迫服从劳动者的管理。所以布哈林说：



“共产党并不但不给‘与国为仇’的有产阶级以各种自由（言论、出版、集会……），而且常常去禁止有产阶级的出版，解散国贼们的集会，不准他们造谣、诬捏，以引起恐慌。压制他们所有恢复权力的行动。无产阶级的专政，确就包含了以上种种权的行使。可以谈到报纸，我们先要问这报是有产阶级的呢，还是劳动者的呢？……”

“劳动革命，……不能容反对革命党有结社、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因为他们固守他们的政治信条，而等待时机以攻击劳农。”

至于无产阶专政的必要，列宁尤其说的明白：

“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内，独裁政治的必要，实有两种重大的理由，这是不难知道的。第一，对于那班剥削者的反抗，若没有严厉地压制，就不能征服并破坏资本主义。因为那班剥削者的资本家的财富和他们在组织上、知识上的优点，不能即时递夺，所以他们在这个长时间内，总想图谋推倒这可恶的（在他们看来）贫民的权威。第二，一切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纵使没有对外战争，但没有对内战争，是不能想象的；无数千万的人由一方面到他方面的犹豫和去就，以及最大的不安、不定和混乱的状态，总是难免的。旧秩序下腐败的分子，必居多数，而且和小资本阶级关系很切（因为每个战争和恐慌的牺牲者，都是资本阶级）在这个变化中间，他们当然要打内商量的。于是这些腐败的分子，除了犯罪、奸猾、贿赂和投机等事以外，就没有别的表现。要免除这种事情，只有用时间和铁腕。”

但是革命后到了一些时期，有产阶级的固有势力完全没有了，并且他都安于工作了，那时社会上的人都是无产阶级，也就人人都专政了。还有什么专政之可言呢？所以布哈林又说：

“劳工手里统治国家的权力就是一把斧子，拿它可以抵抗资本家。在一个共产制度里边，没有有产阶级的存在，没有阶级的区别，没有国内国外的危险，到那时候，这斧子就当没有了。”

在中国一般人都习为滑头、欺诈、游惰……尤其非用此种“铁的管理”不可。我想，在革命初起之后，一般的军阀、财阀、政客、绅士、自利的知识阶级……一定用

他知识上、财力上、外援上的优越群起反抗新组织。一般自私的人、欺诈的人、土匪……一定要乘机掠夺。游惰者、旧日的治者……一定不肯工作。在这个一时的纷乱之下，非用一种铁腕不可。

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是反对此种专政的。他们迷信普遍的自由。他们不知道，要有普遍的自由，非先剥夺阻碍自由的一部分人的自由不可。这一点不必和他们多说。我想，如若他们真想改造社会，遇着这种情形，他们也自能觉出专政的必要来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压服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是强制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这一层，由上边很可以看出来的。六儿说：“社会所以出马，并不是要使无产阶级管其他阶级而是把阶级这个东西根本废掉呢。”我要问一问六儿所谓其他阶级者到底是什么阶级，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如是，有产阶级，不管理他们，不镇服他们，他们能以老老实实的不行反革命吗？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攻击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的消费者的专政，所以六儿说：“社会自身不能支配人，支配人的自然是他所容许专权的人，这个专权的人就是消费者……”专政的人们既是社会所允许的人则他们的专政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当的了。至于说是消费者的专政，则我有点意思：我以为在社会革命之后的共产主义初期社会中，不一定非手拿铁锤的，才能叫做劳动者。

一切作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人都可以叫做劳动者。如此看来，在劳动者的国家中掌政权的人，他们既然是选自劳动者，他们又是为劳动者来做事的，我想也不能以消费者看他们。要是说：“纵使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们他的本身是无产者……但他一变管理了国家的事务，马上就失他本来身份……一变而为消费者了。”我不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家中的执掌政权的人是不是上午要入工厂，下午要入国务院呢？如是如此，我恐怕在社会革命后的初期，社会主义者又要没收财产又要监视反革命者，又要……一切政治的活动多的很咧，恐怕不是两重人格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吧！我们再退一步说，我们就承认劳动者的国家中的执政者的是消费者，我以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不惟主张消费者专政，并且我们还主张少数人专政呢！我想，朋友们听了这话之后，一定要大惊失色。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地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一定不是全无产阶级专政。以中国而论，一般无产阶级如此的愚，尤其不能是全无产阶级的专政。如若要全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张勋、康有为……执政权最为适宜。现在社会上的人民程度是曲线的。群众是盲目的。如若使全体人民都专政，恐怕惟有复古、退化之一途。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也不过是“无产阶级中的知识阶级”“知识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罢了。

如若基尔特社会主义不主张复辟，恐怕此种现象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再进一

步说，我以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唯是少数人的专政，并且这专政的少数人也是要服一两个人的意志才好。唯有这样，一致的人们的执政才是有力的专政，才是可以前进的专政。有人说了：“这一二个人要是怀私心怎们样？”这一层是不可能的，其详见 C. T. 先生在《共产党月刊》上所作的《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之中不多说了。

这种专政自表面上看来，和以前的“君主专制”是差不多的。其实不然。（1）君主专制的专政是为专制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为自由而专政，根本上是不同的。

所以在劳动者的国家中，少数者的专政是不得已的，并且时时的希望劳动者能有政治上的活动。专政的程度是日渐其灭的。（2）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所谓一两个人者，他们有无产党，无产阶级监督。（3）无产专政的劳动者的国家中，是有劳农会一种武器的。这种劳农会是和劳动者相密接的。劳动者有了这个武器是不怕那一二人的专政的。

## 七、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

我们已经知道，要解放人类全体，惟有先解放无产阶级，惟有使全人类都工作，都变成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示，就在乎他的武器——劳农会。这个劳农会是一切权力的中心。他的权力是所有的劳动组合，工厂委员会，海陆军人的组合……造成的。有产阶级是不能加入劳农会中的，除非他们也工作，也变成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政治组织的特色就在乎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的政治组织、国家是代表消费者的。消费者不一定是劳动者，于是有产阶级也就有了政权了。

有产阶级一有政权，则无产阶级一定是失败。因为有产阶级的手中，有各种机关、报纸、杂志有多量的金钱，可以行使贿赂；还有无数的走狗替他们助威来恫吓胆小的奴隶；他们在知识上、经验上……都是占优越位置的；所以权力容易到他们的手中。在表面上看来，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都有政权的，其实，政权一定还是落在有产阶级手中。所以我们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把压制生产劳动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但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说：“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天下没有阶级的互分，似乎找不到资本家……”我要问他们：阶级的互分是一天两天能以去掉的吗？在社会革命后的国家中，有产阶级的势力仍是潜伏的，仍是想机会而谋复辟的。他们的地位较之无产阶级仍是优越的。如若仍与以同等的机会，我想他们一定是能以战胜无产阶级的。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中，我们所不敢赞成的，就是政治与经济的二重组织。我们固然看政权是有力量的，但是我们看经济尤其重要，因为政治是立在经济基

础之上的。政治是用以扶助经济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也不过是做没收财产、监视反革命、强迫游惰者工作……之用就是了。阶级的区分没有了，用不着什么没收、监视、强迫……了，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政府所做的事情，虽不能完全没有了，但总可以用它种社会的活动来代替它，无须乎国家与政府。六儿说：“……当阶级区别废除以后……因为经济的组织不适宜于成就社会上的某种事物，而政治组织都适宜于社会上某种的缘故，又因为社会上各种机关未必能和人们所表现的意志相等的缘故……国家还是必要。”我要问一问六儿：所谓社会上的某种事物是什么事物，此种事物可不可以由社会上某种组织以代替之？譬如军队，可不可以民团代之，教育可不可以由社会上公办，为什么非要国家不可？我以为在很远的将来，经济组织一定日渐其大，政治组织一定日渐其缩，一切意志不相等的原因，多半是偏于经济，这一点小事更无需乎国家！

由以上看来，我们是以经济为主，以政治为经济之辅，所以我们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并重是不敢赞成的。

## 八、大规模生产与集中

工厂越大，生产越进步。美国的托拉斯，一方面固然作了罪恶，一方面对于生产可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中国的需要不只是把管理权由资本家移之于劳动者就完了，并且还需要高度的生产，此高度的生产的造成非要大规模的生产不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主张大规模生产。他们竟以中国的手工业的小规模生产为不必改变。

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立于大规模的生产上的。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的最要之点在乎生产工具公有。此种公有非大规模的生产一定不能办到。手工业的家庭生产，我不知如何的使工具公有？

怎样才能达到大规模的生产呢？我们的答案是“管理集中。”管理集中有几种好处：

现代的生产已经达于最复杂的地位了。如若煤矿工人交出的煤少了，一切工厂和铁道就要停止；如果没了石油，汽船就不能开行了；汽船不能开行，运棉花的就没有了，纺织厂只好停工。所以非要管理集中，才能以有明了的统计与计划，钢铁厂才能使煤矿的煤，煤矿才可以使铁器厂的铁器，彼此互相抵消，节省许多麻烦，并且惟有管理集中才能以确知全国生产实状；才能使生产，分配得其调剂，才能以一定的计划来工作，给各劳动者以适当的地位；才能不至有一点材料上，人力上的不适与浪费，才能以防止各工厂间的竞争……

管理集中的必要是说了，但是集中到什么地方去呢？此种任务自不能不归之于劳

动者已经获得的国家手中了。

况且，在社会革命之后，一切没收资本，没收私藏燃料、原料，防止欺骗与投机，防止工具的毁坏，强迫罢工者，怠业者的尽力工作……的事业，都是要使政治侵入经济范围的。所以国家的管理生产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有人怕国家的权力太大了。我以为不要紧。共产主义的国家是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国家是与劳动者息息相通的。劳动者是参与于种种建设事宜的。我们再看一看俄国的现在经济组织更可以明白了：管理计划全俄经济的最高机关自然是“国民最高经济议会”了。此议会由六十九人组成。三十人选自产业组合；十九人选自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人选自地方经济会议；七人选自人民委员会；二人选自消费组合。除一小部外，绝对多数皆直接间接选自劳动者。所以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劳动者管理。

## 九、结论

统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误点：（一）只谈了将来，忘了现在，就是远视眼。（二）不敢有大破坏急剧改造，就是庸懦性。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其实反是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这一点，我是深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惜的。

社会主义者不是说的，是要做的，所以关于理论上，我对于他们也不十分穷追，不过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既视劳动组合为第一义，我很希望他们在这第一义上实地的去用一番工夫。

##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Democracy and Ergatocracy)

李守常

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着它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若把它的光芒万丈飞翔上腾的羽翮，局限于狭隘的唯知论者的公式的樊笼中，决不能得到它那真正的概念。那有诗的趣味的平民主义者，直想向着太阳飞，直想与谢勒 (Shchey) 惠特曼 (Whitmen) 辈搏扶摇而上九霄。

我们怕把它的精神的广大弄狭小了，怕把它的精神的生机弄死僵了，姑称它为平民主义，称这种精神表现于政治上的，为平民政治。

平民主义，原语为 (Democracy) 在古希腊雅典政治家波里克鲁 (Pericles) (纪元前四九五年生四二九年死) 时代，亦是一个新造语；当时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有些人觉得为表示一种新理想有立这个新名词的必要，故终能行用。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学者使用此语，取义还各不同；例如亚氏用之，则当其民主政治 (Polity) 的变体，含有暴民政治的意味；而鲍莱标士 (polybios) 用之，则当亚氏的民主政治 (Polity)。

平民主义 (democracy) 的语源，系由 democ 与 Kratia 二语联缀而成。音转而为 Democracy 或 democ 意为“人民” (People,) Cracy 意为“统治” (Rüle,) 故 Democracy 一语，可直译为“民治” (Peoples rule or popular Government)。但演进至于今日，此语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最初“统治”的意义，久已不复存了。

马萨莱客 (J. G. Mosaryk) 有几句话，诠释现代的平民主义，可谓精当之至。他说：“平民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本来的意

义，是‘人民的统治’。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划，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的技术的难问题。”含有统治意味的平民主义，仍有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现代的平民主义，全无对人的统治，只有对于事物的执行与管理。故欲实现现代的平民主义，不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权力，但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管理事物的技术。

普通诠释平民政治的人，都是说“平民政治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Democracy 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但是看破此语是虚伪的，不止马洛克 Mallock 一人。马洛克在他的 *the Limits of Pure Democracy* 里开宗明义即揭破此言的虚伪。

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所以列宁 Lenine 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曾竭力为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区分。后来在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里，并别的著作里，亦尝屡屡赞扬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但列宁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饶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潢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列宁以为欲救此弊，要在使代表机关，不但为言论机关，并须为实行机关。无代表制度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而且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样看来，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在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下，自然亦没有两性的差别了。有人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从实质上说，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因为此语在资本主义时代已为中产阶级用烂了，乃别立一新名词以代平民政治而开一新纪元。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 Ergatocraoy。此语出世不久，在字典上还没有它的位置。此语的创立，亦和 Democraey 是一样，借重于希腊语丰富的语源。希腊语 Ergates 是“工人”（Workers）的意思，故 Ergatocraeg 意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故可译为“工人政治”。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

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这一期的工人政治,实有“统治”(rule)的意味,并且很严:大权全集中于中央政府,以严重的态度实行统治别的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行社会主义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止,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时侯;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Ergatocracy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它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Ergatocryis the Administion of the workers, For the workers, by the Workers,)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做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

鲍洪 Bohun 氏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设平民政治了。你们想你们是平民政治者吗?但是你们不是。你们想你们要平民政治吗?但是你们不要。你们是工人政治者,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政治是资本主义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个被卑鄙的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政治一语给那自由的中产阶级和那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一段话,可以表示他们弃平民政治而用工人政治的理由。

现在再讲一讲社会主义 Socialism 与共产主义 Communism 的区别。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有分别。当一八四八年一月时候,恩格斯(Engels)与马克思同做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一八八八年用英文发刊,恩格斯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恩格斯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由《共产党宣言》发表,到恩格斯序文刊布时候,其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名词,用的非常混淆。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又有半有产阶级在德国,起了政治革命,他们却自称为社会党人。其区别愈益明了。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

我们用颜色表明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则社会主义者,应为浅红色,而共产主义者为纯赤色。可是共产主义者却称社会主义者为黄色的社会党,黄色的国际,而不以浅红色称之。

简明地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



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它的根底：（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兴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

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Douoeracy 伊尔革图克拉西，Engateracy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

## 自由和强制——平等和独裁

周佛海

—

说到自由，没有人不鼓舞欢迎，说到强制，没有人不深恶痛绝的；说到平等，也没有人不鼓舞欢迎，说到独裁也没有人不深恶痛绝的。这种爱自由，恶强制，爱平等，恶独裁的心理，除掉充满支配欲像拿破仑这样的人以外，恐怕没有一个例外罢。

我们还是为自由而战呢，或是为强制而战呢？还是为平等而战呢，或是为独裁而战呢？我们只要不是充满支配欲像拿破仑这样的人，我也敢说没有个肯来为强制而战，为独裁而战的。但是我们爱自由，要爱人类全体的真正自由；爱平等，要爱人类全体的普遍平等。真正的自由怎样才能得，强制怎样才能除，普遍的平等怎样才能得，独裁怎样才能去？我们既爱自由平等，则凡可以达到自由平等的方法，我们当然没有不尽力去做的；我们既恶强制独裁，则凡可以铲除强制独裁的方法，我们也当然没有不努力去干的。从没有这样的笨人，欲得自由平等，而恶达到自由平等的手段；欲除强制独裁而不先求铲除强制独裁的方法的。

但是我问：设若达到真正自由的手段，就是“强制”；铲除强制的方法，就是真正自由，我们便怎样？设若达到普遍平等的手段，就是“独裁”；铲除独裁的方法，就是普遍平等，我们又便怎样？我替众人答道：铲除强制的方法是真正自由的，我们就努力去求真正的自由；铲除独裁的方法是普遍平等的，我们就努力去求普遍平等。但是这个问题只答得一半，还有一半没有答，就是：设若达到真正自由的手段就是“强制”，达到普遍平等的方法就是“独裁”又便怎样？

二

怕强制吗？那就不要梦想自由；恶独裁吗？那就不要唾涎平等。事实乃是：强制乃是达到真正自由的唯一道路，独裁乃是获得普遍平等的唯一桥梁。想以自由手段而可以实现自由，乃是资本阶级所谓的自由，非我们所谓的自由；想以平等为手段而

可以实现的平等，乃是资本阶级所谓的平等，非我们所谓的平等。但是这个资本阶级所谓的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方法；及他们所谓的平等和达到平等的道路，乃是他们自己已得自由平等的时候欲保存自己的“特权的自由”和“特权的平等”而对现在还没有得着自由平等的人们而说的。当他们还在人家之下求自由平等，为自由平等而战的时候，恐怕还是离不掉用强制和独裁吧！我敢在这里大声疾呼的道：我们要主张强制，主张独裁；反对自由，反对平等。

由上面所述的来看，我这个主张，大概不致生什么误解，但是为郑重起见，我还要申明几句，就是：我并不是原则上反对自由平等，我正是原则上要求真正的自由和普遍的平等；因为要求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所以才主张强制和独裁而为达到他们的道路。

### 三

我们现在要先把为什么说是要求“真正的”自由和“普遍的”平等的来源说一说。人类在古代共产制度之下，是没有什么人为的不自由和不平的，自从共产制度崩坏，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以来，人为的不自由和不平等的状态，就在人类社会里面发生出来了。马克思说一切过去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Freeman）和奴隶（Slave）贵族（Patrician）和平民（Plebian）领主（Lord）和农奴（ey）行东（Guild-mater）和佣工（Journey-man）（见《共产党宣言》）这就是说过去的历史，都是为争自由平等而行的斗争所构成的。希腊时代则有奴隶向着自由民争自由平等，罗马时代则有平民向着贵族争自由平等，中世则有农奴、佣工向着行东争自由平等。然而这种斗争行得规模最大，而效力最著的，就是以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而爆发的中产阶级（Bourgeoisie）向着贵族阶级（Aristoeraey）而行的为自由平等的斗争。中产阶级的革命，就是在人类争自由平等的历史上划一个新纪元。但是他们所斗争而得的自由平等，是真正的自由，普遍的平等吗？人类可以以他们所得的自由平等而满足吗？不然，他们斗争的结果，除却把贵族阶级推翻，自己升到支配阶级的位置以外，还有什么成绩？我们决不满足资本阶级（以前的中产阶级）的自由，决不满足他们的平等。他们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的平等，不是普遍的平等。我们现在要对于他们所谓的自由平等，解剖一下。

先总括一句说：资本阶级所争得的自由和平等，乃是他们一阶级的自由平等，不是无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因此也就不是全人类的自由平等。

为什么说只是他们一阶级的自由平等？有产阶级，现在已有了自由，他们有企业的自由，有贸易的自由，有垄断全产业的自由，有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对于他们这些

事业，谁敢干涉，谁敢束缚？他们现在又不是屈服于别阶级之下了。别阶级所有的权利，他们尽都有了，他们之上，再没有所谓特权阶级了，这不是他们的自由平等吗？但是无产阶级怎样，无产阶级现在果没有自由吗？有的！他们不像奴隶、农奴一样，终身须隶属于一个主人，而有和任何雇主解约的自由；他们不像中世的职人一样，终身须从事一定的职业，而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不愿替这个雇主做工，马上就可以自由去替别的雇主做；他们不愿做这种职业，马上就可以自由转入别职业。但是我们要注意：空洞的政治的自由，须得实质的经济的平等，方能实现，没有实质的经济的平等，空洞的政治的自由，只是“走路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在这种一方面拥有巨万，不劳而食，一方面除却身体以外，别无一物的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面，无产者虽有自由，究竟能否任意实现，无产者谁愿以最低额的工钱来卖他们的劳力？然而政治上他们虽然有拒绝不卖的自由，而经济上却没有不卖的自由了。

你不愿以低额的工钱卖你的劳力吗？那你就白白饿死了。现在无产者的自由，就是这样。“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说不得自由，情愿得死，现在无产者真幸福，自由也得了，死也得了。经济的不平等，不单不能保障政治上的自由，并还产出政治上的不平等，选举权的有无，是要以所有财产达到某种程度与否而定，这是许多国家宪法上所规定的（现在西洋各国虽有行普通选举的，但是这都是无产阶级自己奋斗的结果）。于是我们就可知道有产阶级的平等，乃是他一阶级对于以前的支配阶级的平等，不是全人类的普遍平等；他们的自由，乃是他们一阶级的自由，不是全人类的真正自由。

#### 四

人类为自由平等而行的斗争，自有史以来（除掉古代共产社会之下）一直演到近代，现在只剩下一幕了。这一幕的角色，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最后的一幕没有演完，人类决不要想真正自由，普遍平等。马克思以为只有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而产出的社会，才能完结“人类社会的前史”（Die Norgעהichte dor mdnch lichen Gesellehoft）（见 *Yer Kritik der Politisrhen Oek onomie*）。这就是说自古及今的历史，都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历史的开幕，要等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实现了真正自由，普遍平等之后才有希望。这个最后一幕的斗争喜剧，既是以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而演，那么就是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要求自由平等了。然而这种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又何异于有产阶级前此对贵族阶级的斗争？所生的结果，又不是一样的一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样以暴易暴，有什么“真正”，有什么“普遍”？不然，有产阶级对贵族阶级斗争的结果，所给予人类的自由，乃是空洞的虚名，他们所得的平等，只是某一阶级对于别

一阶级的平等，这个前面已经说过；而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所给予人类的自由，不是徒有虚名的自由，乃是以实质的经济的平等来保障的自由，他们所给予人类的平等，不是某一阶级对于别一阶级的平等，乃全人类的普遍平等。我们要明白：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为一阶级而斗争，乃是为全人类而斗争；不是为阶级的特权而斗争，乃是为取消阶级的区别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立，乃是阶级对立的最后一个，所以这个对立一消除，阶级别的社会就可消灭；又因为无产阶级是被支配阶级中的最后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我们认定无产阶级为自由平等的斗争，就是为全人类的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而行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胜利，就是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的胜利。

## 五

闲话说了一大篇，现在再归到本问题来就是：要得真正自由，须经过强制这种阶段；要得普遍平等须经过独裁这种桥梁。因此我们不要怕强制，怕独裁；更不要拿着自由这个美名来反对强制，拿着平等这个美名来反对独裁。为什么要达到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须经过强制和独裁？因为要达到它们两者，第一，须除去妨碍达到它们的一切障碍，而除去这些障碍的唯一良策；就是和它们正相对立的强制和独裁。强制和独裁，它两者是相依为用的；没有独裁，强制就无由实行；没有强制，独裁就不能存在。独裁要有强制，地位才得巩固；而强制又要得独裁，效力才能发挥。因为所谓独裁（独裁本有个人的独裁，少数人的独裁和阶级的独裁，现在是就阶级的独裁说的），乃是某一阶级居着权力地位，以一阶级的意志来支配处置一切事务，而不许别的阶级来置喙。强制就是不管别阶级情愿不情愿，一定要强迫他照着这一阶级的意思而行动。换句话说：就是不许别的阶级有种种自由行动的权利。设若不出于强制，则别阶级可以自由行动，势必致于危及这一阶级的独裁地位。然而设若没有先攫得独裁的地位，则没有势力对于别的实行强制；所以它两者，是相依为用的，而第一要紧的，就是先要获得独裁的地位。现在妨碍得到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经济组织，所以问题就是在打破这个经济组织；然而要打破这个经济组织，就要和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执行这个组织的职务的人们死斗；然而要和这些人们死斗，须把立在和这些人们利害正相对立的地位上的无产阶级，升到支配地位、独裁地位上来；决不能在现存的势力之下，利用现存的势力来为斗争的武器的；在现存的势力之下而斗争，不是自己去强制别人，乃是别人来强制自己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乱》（*The Civil War in France*）里面有句道：“劳动者不能够只掌握既成的国家机关，而把他使用起来为自己的目的”，他又曾在《共产党宣言》里

面道：“……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然而这些话，还没有明白的说出阶级“独裁”的名词。他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面就露骨地说出来了。他道：“资本的社会组织和共产的社会组织之间，有从一方移到别一方的革命的变形时期，这个时期就相当于政治的过渡时期；这个政治的过渡时期，不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政治的状态。”而独裁又必然要生出强制，所以除去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的妨碍物，决不能拿自由平等为手段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以德谟克拉西为手段来实现德谟克拉西。实行这个原理的，就是俄国。它于十一月革命后反革命运动势力增大的时候就解除资本阶级的武装，剥夺资本阶级的选举权，以及束缚资本阶级的言论和团结的自由；于是反对攻击之声，到处皆起了，资本阶级是不待说的，此外还有梦想自由平等而不知实现自由平等的方法的学者等，也跟着反对；而反对最有力的莫过于德国的考斯基，他自己说站在德谟克拉西的地位上来攻击非德谟克拉西（Antideomercy）的俄国革命；他的意思以为无产阶级不应独裁，须给选举权与资本阶级；不应强制，须给言论团结等活动的自由与资本阶级；于是资本阶级就得避身所了，他们以前对于无产阶级求自由平等的革命，没有什么好口实来反对，现在他们却忘记了自由已是妨碍自由平等的东西，而反站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上来攻击无产阶级的专政为非自由平等了。列宁骂考斯基为变节者（Reoegade）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就是考斯基他也不是实质的反对无产阶级的独裁，不过反对它的形态罢了。他在他著的《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一书中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独裁“不是把独裁政治这个名词，就政治的形态的意思来用，乃是就状态的意思——就是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所必起的状态的意思而用的”。照这样看起来，他明明白白的是承认无产阶级独裁政治的状态了。所谓“状态，”就是说即在德谟克拉西之下，只要无产阶级一占多数，事实上是行无产阶级的意志的，所以不管政府的形态怎样，事实上是行无产阶级的支配的，于是就生出无产阶级独裁状态。那么，他不是反对无产阶级独裁的实质了，他所反对的，就是无产阶级独裁的实质，不应取无产阶级独裁的形态。换句话说，就是他明知于达到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的过渡时期，一定要生出不自由和不平等的状态的；而他偏要主张不宜行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形态。但是问题的性质，已经大变了；就是我们应该讨论的，并不是独裁、强制的可否问题，乃是独裁、强制应该取什么形态而表现的问题。详说起来，就是并不是要达到自由、平等，可否以独裁、强制为手段的问题，乃是当做手段用的独裁和强制，应该取自由和平等的形态而表现，或是就取独裁和专制它本身的形态而表现的问题了。

反对者每引考斯基的话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独裁，而不知他已无法否认这种状态了。

我们现在要把为达到真正自由和普遍平等而用的手段独裁和强制，究竟是取独裁

和强制它本身的形态而表现是有效些，或是取自由平等的形态而表现是有效些的问题，讨论一下。主张前者的，是以为无产阶级既占多数，就无论政治的形态是怎样，他们一阶级的意志，决不能因之受什么妨碍，而不能实现的。详说起来；就是不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不剥削他们的选举权和言论、结社等自由，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办法来妨碍无产阶级实现他们的意志，而破坏其建设甚至于谋复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自由和平等这个空名给予他们，而必排除他们于政治范围以外，显得无产阶级只为自己阶级谋特权呢？他们这种主张，就让一步说，不是尽忠于有产阶级，而其理由已不过如是；即使照着他们说，我们虽取自由平等的形态有产阶级亦莫如之何；然而我们何必定要拿这个全人的自由平等的美名来自欺欺人呢？明明一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而偏要说是全人的德谟克拉西，这乃是有产阶级欺人的惯技，革命的无产阶级，何以不长进一点，不在实际上着想，而要这样沽名呢？这还是退一步说的，其实有产阶级得着自由平等，谁敢保他们定无作为？他们百余年来所有的特权，肯顺着大多数人的意志，公然放弃吗？他们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势力，能够以二十四点钟的暴动，就可以铲除其表势和潜势吗？恐怕没有这样容易吧！我们前已说过，空洞的自由，须实质的经济平等来保障，方可算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要求真正的自由，第一就须打破经济的不平等了，而打破经济的不平等，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制；但是要有产阶级，依着大多数的票决，抽象上，放弃私有的观念和制度，实际上，缴出一切生产手段，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他们不肯依从大多数的意思，竟行反抗，那就不得不出于强制了；要行强制，那就不得不出于独裁了。即使这一难关竟无事通过，而他们谋复辟，乃是意中事，他们的武装没有被解除，可以以武力来破坏革命，他们有结社言论的自由，可以以宣传煽动诉诸人民的惰性和其传统的习俗；它们的复辟，即或失败，而对付他们，不知要多费多少气力；设若他们的复辟，竟至成功，而无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就要比以前剥削更甚了。所以只要真是为无产阶级求自由平等，为社会人类求自由平等，决不会反对无产阶级的独裁和强制的。去年有位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给我的信，内中有句道：“弟不赞成劳农专政，盖弟甚重视自由也。”既自命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发出这种议论，固不足怪，因为他们之所谓的自由，乃是资本阶级破坏革命的自由，资本阶级复辟的自由，乃资本阶级剥夺人家的自由的自由。既是为资本阶级争自由，又何怪反对劳农专政呢？我们不愿全人类得自由平等吗？那就请给有产阶级以自由平等。有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包可以换来全人类的不自由、不平等。你们不信，我现在根据历史举几个例来证明。俄国共产党政府，于其成立初期，废止了死刑，给反对者以完全的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这个时期约继续了六个月，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春季，积极的反革命计划，表现了最初的征候，并他的范围和重大，确实地增加起来了；但是俄国革

命之所以没有为这种反革命运动所打破的，就是因为共产党即时取了严峻的压迫手段，一方面又因为俄国有产阶级，又分外的弱，西欧各国的有产阶级政府，又为大战所疲惫不能帮助他们组织强固的反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得以救助，没有出现什么残忍的反动事件。但是匈牙利就不然了，该国的苏维埃首领，没有用强制的方法，对待反革命运动，他们获得权力以后，四个月间，完全只靠着人民的好意而谋安全，决没有讲积极的手段；后来虽效法俄国，组织赤卫军和革命裁判所，但是没有十分势力，所以该国的有产阶级，乘着罗马尼亚（Rumama）军队侵入的机会，就打倒苏维埃政府，以开始对无产阶级报仇而盛行的杀戮和兽性的恐怖时期了。再看芬兰，该国社会主义的领袖，并不是不知道强制的必要，所以积极组织赤卫军，然而他们的势力，虽足以压服国内的有产阶级，而国际的联合，就非他们所能抵抗了；有产阶级的反革命，得瑞典及其余各国供给武器，又得了德国训练的军队助战，所以这个小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遂为国际的资本主义所破灭，有产阶级遂对无产阶级报仇，而开始冷酷的、残暴的“白色恐怖”时代了，下狱的男女幼童，到了十万以上，劳动者被处死刑的，有一万五千多，此外还眼睁睁的使一万五千以上的人活活饿死。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巴黎共产团（Paris Commune）虽然一时握了政权，但是也因为没有行强制手段来压制反革命，致使有产阶级得以预备反动，终得打破劳动者的共和制，他们再握政权；他们再握政权的第一天，一下处了死刑的劳动者，就到了一万以上（见 Hilquit, *From marx to Lenin*。）

综观上例，我们就可得两个教训：（一），对于有产阶级的强制，设若放轻一点，他们的反革命运动，就要得起势力来；（二），他们的反革命一成功，那就要不客气的来肆行残忍暴虐的举动，以窘迫无产阶级；那么，自由在哪里，平等在哪里？所以拿自由平等为手段来实现自由平等的，其结果是足以获得更不自由、更不平等罢了。因此，我主张我们须反对自由，反对平等，主张独裁，主张强制。

列宁在他著的《德漠克拉西》和《无产阶级的独裁》（*Democracy and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一文中道：“若以为不要什么强制和独裁，而可从资本主义移到社会主义的，真是妄诞，真是梦想。”我把他改道：“若以为不要什么强制和独裁，可以达到自由和平等的，真是妄诞，真是梦想。”

一九二二，一，二六



## 俄国的新经济政策

俄国 布哈林 演讲 雁冰 译

(以下乃布哈林的演讲，当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的第三国际世界大会在莫斯科开会时所讲)

要明白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新政策，必须知道他和去年春天我们所经过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生死关期的连带关系。

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我们从前的革命程序观念完全是痴人说梦。从前即使是最正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为无产阶级只消抓住政权便可充分管理生产机关了——当然的先要除去那些高一级的有产阶级。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简直不是这样的。每个革命包含一次复杂的社会改组。而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所包含的社会的改组，比从前过去的中产阶级的革命所包含的，更要复杂得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但需要人民去抓得政府而改组之，并且要去抓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机关而改组之。在实际上，后者尤为重要之事。

现在我们且看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这生产机关的性质是怎样的？第一，我们先看见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制，一级压一级的制度——最高的是富有的资本家；其次是亲理各项事务的经理；又次是专门人才；又次是熟练的技手和机器手，这一级和上一级是差得很厉害的；又次即是底基了，便是普通的劳动者。当你开始要去改组这个社会，你可就扰乱了他们各级中间的平衡了，你把他们中间的联带关系割断了。劳工们开始用罢工用暴动来攻击政府。兵士们尚服从他们长官的时候，军队革命不能起来。劳工们尚服从他们的工头和雇主的时候，工业革命亦不能起来。但是一旦你把他们各级中间那些联带关系一割断，革命自然能起了，生产事业却也就停止了进行，如果劳工们罢工，或是派人守起街堡垒来，工作也就停止了，如果熟练的工程师和科学专门人才怠工起来，出产就减少了。

守旧的社会主义者像考斯基 (Kautsky) 与巴尔 (Baueo) 之流，每说，同时不间断生产，同时起革命；他们这些话简直是废话。这犹之说兵士要反抗他们的长官而同

时又要服从长官。有革命即不能不暂时阻滞生产，若要生产事业照常过去，便没有革命。你要一个革命，不能不付些代价呵！你不能不拿出一些代价就安然转换到较高式的生活。我们应该不怕我们的物质繁华暂时的有些破绽呵。你不打破鸡蛋，怎样做成蛋糕呵。

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社会中别的阶级的反抗力愈强，则我们的革命的代价，便必须愈高；而且我们又都明白知道，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其所出的代价必定最高。在我们俄国，阶级战争不但是内国的，还有对外的战争。当内国政变发展成为战争以抵抗国外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革命的代价真是不可数计了。我们的可怕的贫乏，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此。我们不得不把我们那一些枯竭的物力的四分之三都用在供养红卫军。我们不得不如此的原因，除了疯子，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呵。

人类要生活，缺不了面包。面包问题是革命时最难解决的问题。在那种危机时期所必不可免的经济的紊乱，也把城市和乡村的联络割断了。当无产阶级在城市奋斗时，城市里的工作全然停顿，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也就中止了。大地主和富农人觉得囤积操纵是行不去了。农民组合就此破裂。城市出产品和乡村出产品停止交换了。记账交易制被打得粉碎，非用现钱不可了。城市既然不肯和乡村通融乡村当然也不肯和城市通融了。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间有无相通的办法便也全然消灭了。

因为城里人即使是在革命时候也是不能不生活的，所以我们必须筹划出特别方法来喂他们。第一，聚积在城市里的先必把来用完。第二，我们能用强迫手段从农人手里拿出米粮来。第三，农民对于无产阶级的同情，也帮助了我们，因为农民知道无产阶级的政府是保护他们反抗他们从前的地主以及其他的掠夺者，他们应得报答的。

当我们尚在锄削内乱并且抵抗国外的反动派与他苦战的时候，上面所述三者中的最后一个，在农民中施行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用强迫手段时，我们还是根据在这感情上，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知道：我们的反对派说的什么农民是布尔什维克派的仇敌，我们的权力全恃枪尖来维持，等等的话，全是废话。如果真照反对派的说法，便是俄皇的根深蒂固的政府也要维持不下的。我们用武力，因为我们背后有农民的信仰做后盾，农民信仰再没有第二个政府能保护他们不受大地主的伤害。我们已把俄国大田地的百分之八十二给予农民，而且农民们亦不是愚子，肯把到手的东西放弃。他们很聪明的计称到将来的生活会要好些，只要手里得的田地不被收回去；因为将来他们的收入是稳定的了。就因为这些缘故，他们原谅我们的不得已办法，而且也正因为这些缘故，我们给他们个例外，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内（就是说允许农民私有田地），在我们脚下，我们的根据是坚牢的。

资本家的政府已经从经验中知道了：有几种在平时万万不能见诸施行的经济管理

法，到战争时是可以强迫施行的。我们当时的情形正和这个一样。俄国的一切阶级，造那些小有产阶级也在内，都觉得当战争时候是不论怎样的牺牲是只得牺牲的。我们应用“狄克推多”的方法，可以依靠这种感情。

但是战争完了以后，对于我们的设施而起的反对是一定不免的呵。他的最初的表现是在抗拒我们的管理制度，和农民中间的无政府的暴动。从经济学上讲来，这是很明显的，若我们取尽了农人的生产盈余，他们增加生产的动机便没有了。剩下的唯一的动机便是：他们深信必须扶助那些都市的劳动者，好让他们来帮着使他们不再落于大地主之手。等到那些武装的仇敌都被我们打倒了以后，连这个动机也就变成很微弱了。我们立刻看出来，田地渐渐荒废了。这个，固然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抽调农民入军队的缘故，一部分也是由于牲畜和器械渐渐缺乏的缘故，但农民的不复愿意耕种也是一个原因。因此我们现在就逢着一个农业上的危机，快要发生饥谨之灾了。

这是自然的趋势：农产一匮乏，城市生产也衰颓了。有人说，我们的工厂和制造场多半是毁坏到不堪设想，这不是真的。在许多炼钢的和制造金属品的大工厂里面，我们还有看上好的机器但是最大的问题却是如何去使得城中的人有得粮食吃。我们的工人都枵腹做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产和制造又周转不灵。

这种经济状况发生了种种社会的结果。我们的工厂既然停顿，工人就四散觅食去了。例如，他们在制造金属品的工厂里留着，但是为他们自己制造了每天要用的小金属品。由是他们便不像个无产者的样子。他们方才晓得他们已经有了营业的自由，于是得到了小有产阶级的许多心理状态。于是我们便有了无产者变为小有产者，而且具备有产者的种种坏脾气的事情发现了。一般无产者不绝的向乡村间散去，而去经营小规模独立工业了。社会混乱的程度愈甚，这种无产阶级的堕落愈快。

无产者的阶级势力本是这样的被我们的经济状况弄成衰弱，加之在战争中间他们里面的精英渐次丧失，这倾向就加倍的利害起来了。我们的大小军队都是由参差不齐的农民，加以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在上指导而成的。我们有许多最好的无产阶级指导者，在他们同伴的“工厂手”的中间，享着最高度的尊敬和信仰的人，都这样丧失了，我们的损失极大。并且我们不得不派出许多最好的人到乡间和别处去推行政府的事业。你在农业国的地面上组织一个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制度，你必须像走棋一样地把你的人派在全国，像在棋盘上同样的巡转，方可以指导农民做事。所以，你立刻就会明白，无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力气是削弱到如何的程度了。那边只剩了些最没用的分子。劳动阶级分崩的现象因此而入于我们眼帘之下。那便是目前最大的危机。

农民未尝不受苦，但是他们的苦却不及无产阶级所受者之甚。从经济的立脚点，却不是政治的立脚点，看来，他们已经比人民中任何别个阶级，得了更多的利益。物

质生活上，农民是比无产阶级好些，虽然那后者是执着政府的大权。农民们都觉得他们是比从前不论何时更强有力了。此外我们还曾目睹过几种次一等的结果。农民在军队里学了不少政治的知识。他们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同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阶级意识，都有进步，他们的脑筋也灵活了许多。这时候，他们已经很懂得政治了。他们对自己说：“我们是这国中真有权力的人呵。我们不愿再被人当作家庭中间的小儿子看待。我们不是不愿意喂养那些工人，可是我们是长子呀，我们先得要求我们的权利呢。”

农民们一旦脱除了战争的束缚，立刻就提出要求了。他们喜欢做小本生意。他们是恢复自由买卖制的先锋队，是实行政府管理制和生产产品社会化的仇人。他们的需要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在西伯利亚、泰晤勃夫（Tam bov）等处，他们已起暴动，来反对我们。那边的情形，并不像外国报纸上登载说的那么样坏，但是扰乱恐不能终免。

他们发明了一句政争的口号，表示他们的经济政策的大纲。他们宣言：“赞成布尔什维克，但是反对共产党！”这句话初看是不通的。但是其中自有理由。当十月革命时，和在十月革命之前，我们一党屡次忠告农民：“杀你们的地主，拿他们的田地。”以此布尔什维克党得了好人之名。布党把一切都给了农民，并不要回一些。然而近年来，我们一党却变为不给农民一些东西而向他们要回各种东西。所以农民们都诅骂共产党，说他们要了许多东西去，回报都没有。

他们第二句口号是：“赞成无党派的苏维埃，反对党派的专政。”既然共产党中尚有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阶级只能给领袖人去支配管理，难怪农民不能懂得这个了。

同样的观念也被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堕落而成小有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保存着。有好多次，五金工人为求自由做买卖而向共产党宣战，说赞成阶级专政，却不赞成政党专政。

这样，无产阶级与农民中间的平衡是被扰乱了，而危及无产阶级专政制的全体情形也起来了。当 Kronstodt 暴动的时候，这危机正高到极度。我们后来找得了文书，证明帝制派的阴谋家也参加在这一次暴动里工作。但是这 Kronstodt 暴动同时纯然又是小有产阶级反对产业社会化的叛乱。

俄国的水手大半是农家子，而且他们有许多是从乌克兰来的。乌克兰的小有产阶级气味比中部俄罗斯要厉害许多。乌克兰的农民像德国农人，不像俄国农人。他们恨俄皇，但是他们于共产主义是没用的。那时我们的水手告假在家，他们自然染了家里人的思想。这就是那次暴动的起因。

你们知道我们的动作很敏捷。我们派了三分之一的同志去抵抗乱党。我们丧失了许多人，但是到底把乱事镇定。虽则如此，我们的胜利尚未把那个问题解决。我们不

得不修改我们的党纲。如果那时德国革命已经成功，我们便可从德国运进无产阶级人来，实行外科手术的补创法了。但是德国未曾革命，我们只得自来修补。有一件事是无条件的。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迪克推外制”，不问出何等的代价。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如果我们不对农民让步一些，我们难免要蹈匈牙利的覆辙。虽然事实上，数年之后，也许我们仍能握得政权；但是当我们得这机会以前，有产阶级也会试手来做改组的事。一个国家的经济改组是困难而重大的事，谁也不能预先见到究竟会不会出乱子。

我们一天把着政权的舵，我们便能驶着它向右向左。舵儿离了我们的手，我们所取的路径便可以不必谈起了。所以我们抱定这个信条：不可一刻离开舵；经济的让步是必须多少就让多少，政治上可一点不放松。我们的反对党都在想：我们起初在经济上让步，过些时，政治上也要让步了。但是我们却实在是因为要免去政治上的让步，才做经济上的让步。凡类似于协同政府的东西，哪怕像允许农人以与工人同等政权之类，我们都不喜欢。

我们所有过的让步从不损害我们的狄克推多制的阶级性质的一丝一毫。一个工厂主对他的工人让了步，并不见得厂主就变了工人。

我们在这些让步中所含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目的，是要使得那些小有产阶级的群众变成温和，变成中立者。从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话中，他们晓得，我们的主要的经济困难是缺乏那种鼓励人们去生产的动机。把某种的税则代替了摊派制度以后，我们已经创造出一个动机来了。一般农民现在知道，若是他生产得多，他必须拿出得多，但是同时，就是他可以私有得更多。我们从经验中知道这是他们计算利益的方法。自从我们决定了这个新章以来，被耕治的土地增加了。它已经达到一九一六年，甚或至于一九一五年时的状况了。

政治也从此得了太平。农民的反叛差不多消弭尽了，连在乌克兰都是这样。马克诺的许多军队（Mochnos Bands）都遣散了。

当然的，这种对于小有产阶级的让步，要防人误会。有些人或者要反对，说，照这样，资本是又要渐渐地累积起来，而自变成工业的资本了。一九一八年春天布兰斯德，列托夫斯克的条约初成以后，德国资本主义一涌而前，几乎将我们一口吞了下去，不是“前车之鉴”吗？然而这个，却全然要看时势如何再定的。我们的意思是：目前我们刚刚缺乏的是粮食和太平的农事；没有这个，我们要站不住了。劳动者自己也要起来反叛他们自己的政府，假如他们得不到东西吃。但是有我们在此掌权，资本主义若要复活，恐非短时间所能办到的吧！一切大的制造业建筑和煤矿，和铁路，都在我们手里。农民要变成资本家，也须得整个的历史时期来让他们变，这才行呵。我们想象着，以为这种资本主义是会在暗中慢慢地发达的，但是主要的财源却在我们手里呢。

我们要粮食来复活我们的工厂。这一步做到了以后，我们就有力量去进行我们其余的计划了。无产阶级可以免涣散而成为小的独立生产者，我们可以从国外招进人工来。我们可以应用技术上的新改良，把全俄国通起电流来。做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来对付那些小有产阶级就绰绰乎有富裕了。农民居然受了我们的电光和电力的供给，他实际上就成为政府的一分子，他的经济独立的情感能成什么事。

假如资本主义的发展竟比我们的工业改良更快，那么单就我们讲，是糟了。但是我们希望它不会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希望能实现，而我们路中的经济的障碍能这样的被扫开去。

(根据 *Living age* 四〇二四号英译文译出)

诗

## 平民学校校歌

胡 适

靠着两只手，  
拼得一身血汗，  
大家努力做个人，——  
不做工的不配吃饭！

做工即是学，  
求学即是做工：  
大家努力做先锋，  
同做有意识的劳动！

十，四，十二。

（注）此歌曾经赵元任先生及萧友梅先生各为制有曲谱。

## 希 望

胡 适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煞种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十. 十. 四。

## 悲哀的青年

汪静之

漠漠的海边上，  
青年在那里彷徨踟躅。  
看不透的汪洋，  
茫茫无去路！

他虽生在热闹的人间，  
但何曾有他的伴侣？  
他只是孤独呵，  
他只是孤独呵！  
他寻遍了人间，



终寻不着光，寻不着花，寻不着爱呵。

他忍不过看这般的世界，  
他想高高飞上天；  
人们却阻压他，  
诱惑他在下界流连。  
他的脸在人间笑，  
他的心在空中啼。  
现在的环境令他哭，  
只有希望中的将来引他强笑。  
他想任意狂游，  
但怎能如他愿呢？  
爹妈的慈爱围着他，  
爹妈的情丝捆着他，  
把他镣铐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虽是爱他，  
却不能了解他；  
这样愚笨的爱意，  
尽够斫丧他的前途了。  
汉漠的海边上，  
青年在那里彷徨踟蹰。  
看不透的汪洋，  
茫茫无去路！

一九二二，三，二二，杭州

## 竹 叶

汪静之

溪边的小竹，  
恬静地微笑着。  
我顺手扯了一片竹叶儿，  
爱护地含在嘴里；  
又怕咬坏了它，  
重新把它插在头发里。  
可恨没有插紧，  
一阵风吹它落水田去了。  
我想去撮它回来，  
怎奈满水田的泞泥呢？  
大概惯例如此吧——  
牛儿来犁田的时候，  
蠢呆地踏它一脚，  
于是他埋在泞泥里，  
永世不能见天日了。  
或者呵，  
或者有善的风从泥里吹它起来吧。  
呀！倘能从泥里吹它起来呵！

一九二二，三，十一，杭州

## (一二八) 切实试行!!!

赤

杜威实在没有多少好处。有之，只一点，胡适之很晓得。便是他的实验方法。便是他的日尝主义。科学上用这个方法，日常生活上用这个方法。社会、政治上也要用这个方法。

罗素的好处，吾们能知道。他是最重科学方法的。他广大、深微，而切实。他唱哲学里的科学法，开哲学的新纪元。他是晓得哲学之真意思的。他是晓得哲学之真价值的。吾们相信，哲学如果长存在，意思绝难出了罗素所说的意思；价值绝难多过罗素所说的价值。

但罗素的好处，还不止此。他还有他的真理说。他说真理是与事实相应的说话。吾们常说，真理就是实话。真理不过实话之雅名。实话以外，更无什么高不可攀的真理。吾们这个说法，小部分由于自家的体验，大部分根本罗素所说。

柏格森的哲学殊多欺人之点。然而他能重行，也是不可磨灭之处。

吾们现在要把杜威、罗素、柏格森三家之说合在一炉。吾们因此主张“切实试行”。这四个字要平等重看，半个轻忽不得。吾们不论主张什么东西，都要实地试试看。不论做一种什么事业，都要敢于承认事实，敢于说实话，敢于自己批评自己，勇于更改做过的错误。

吾们经营一件事，不能总说要预备。预备与实行不能划为截然的两件事。

孔子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

特洛斯基说，学骑马要骑在马上学。

卢森堡说，群众必须以用权，学怎样用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吾们今以为不但学，思相依；学、思、行也相待；三者缺一，余不立。吾们看学、思、行；如同相对论者论空、时、物；相联同存，相离同与我无与，同与世无与。凡

吾们所实见，都是三者连着出现。

不诚无物，不行也无物。

一个思想、一个学说，不体验，怎能知其真妄？

一个主张、一个方法，不行，怎能知其可行不可行？

凡是思想、学说、主张、方法，都要起于事实，更要归于事实。

不论什么思想、学说、主张、方法，未试未行之前，不论作者自己觉着怎样周到，怎样美备，怎样圆满，都是靠不住的。学说在未有充分的印证之前，都只叫作假设。“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其实殊不见得，如果前无畴范，如果前无法模，如果前无数度，如果前未就辙量过。

凡是新思想，凡是新学说，凡是新主张，凡是新方法，必有待于体验，必有待于尝试，必有待于行。不行，不知道合实不合实。不行，不知道可行不可行。不行，不知道何处不妥。不行，不知道哪儿应改。不行，不知道有什么难处。“经一蹶者，长一智”。但世如此，智几几乎都是由蹶来的。

试验可以发新理论，实行可以得万想不到的巧方法。

吾们如果不愿做寄生虫；吾们如果不肯拿思想、主张，当游戏；吾们如不肯拿知识、学术当玩具；吾们有所知、有所思、有所主张，总是愿意把它实现的。既然自己如此愿，就要自己如此行。

越是一个主张，行出去，一时行者要受现状的痛苦的，要受现状的生活的压迫的；越非由主张者自己作前驱不可，越非由主张者自己先试行不可。主张者如果有痛苦，痛苦当然不能归别人。

吾们是庶人，吾们不是绅士，吾们不是大夫。吾们不会美名归己，过错待人。吾们更不怕失掉什么。吾们何所失？吾们只有失网罗！吾们只有失偶像，吾们只有失旧制度、旧风习、旧道德！吾们怕失地位么？吾们的地位已在最低层！吾们怕失产业么？吾们原是无产者。吾们怕失生命么？吾们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被迫害之中！看！社会所以对付吾们还有什么？戕残吾们的生命罢了！困难吾们的生活罢了！夺去吾们的饭碗罢了！吾们怕什么，吾们失什么？

不知则已，知则必行！不思则已，思则必行！不主张则已，主张则必行！

不论什么好东西，没有徒徒空想能成功的。岂但徒徒空想不能成功；源起，也没有源起于空想的。不论什么好思想，都是生活迫出来的。不与实际接近，如何能说实话？不与社会奋斗，能把社会怎着？没在工厂生活过，说工人应怎样怎样组织，终究要隔一层膜。不是无产阶级的人必不能评论无产阶级举动的是非。

更有一个必要的常识，罗素说过。他说，对于一个东西，总是越离近，越认识的

真切；越解析，越晓得清楚。

吾们也说，一个主张，必越切实的试行，才越觉着有活趣。

## (一二九) 个人不负罪恶责任

赤

果然世界有罪恶，罪恶责任绝不在个人。

此理至显，常识可喻。

第一，人是不是天性愿意作恶？人如不是生来就想作恶，后来如果作了恶，必是境遇迫的，社会挤的。罪在社会，恶在境遇，个人何忧？

第二，如若作恶是天性，天性既然如此，个人更无责任之可言。

有人必说：“人应有自由意志，人要战胜环境，人须自拔。”

是的，人是万物之灵！人有无穷无限比天还大的本事！

但是为什么两千年前孔二哥就做大同的梦，柏大个就想“共和那”，到了现在，世界还是这个相？

自然界如无定数，科学都不成立。必行如无定数，弗老大夫的心解学说也不成立。

作恶只是个人做了社会的牺牲，是极可怜堪悯的现象。要他负什么责任？

不但男盗女娼是现社会很可伤，很好的人。什么军阀资本家也在可恕免之列。

社会是万恶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恶之教唆者。

吾们只有

革社会之命；

调理人之性。

社会革命，人性调理，现在最切实，因此可备最好的计划，便是共产主义。

伯讷萧新近告我们：“在吾们把文明当做一个纯粹病的现象而弃之之前，吾很愿意看见把共产主义试一会儿。无论如何，它不至会产出比资本主义更坏的结果。”

## (一三〇) “社会问题”

赤

社会问题！社会有什么问题？饮食男女四个字，有包不尽的么？但能把关系吃饭的事，关系男女合伙睡觉的事，布置得法，使无一夫一妇不得其所，无一夫一妇不得果其腹，饜其欲，无过也无不及，——但能如此，社会还有什么问题？世界不从此长治久安了么？

许多人说弗洛伊德（Frend）主张性欲冲动是一切心的活动之本原，说他主张“泛性欲论”（Pansexualisme）。他现在差不多已誓死不肯承认。他现在主张的是：人的根本冲动有两种：一种叫性欲冲动（Sexualtriebe），一种叫自我冲动（Ichtriebe）。两种在人，最初是不可分的，后来也常常相连结。人的一切行动都直接、间接、饰的、露的，发于此。吾们可以觉得这个说法实更近于事实。吾们更觉得改造世界，非着眼这个人心的根本不可。罗素改造论之惊人的地方，最在他注意到冲动那一点。自我冲动的发露，就是自我的安宁，自我的尊贵鲁莽言之，不外乎吃饭。再鲁莽言之，性欲冲动的归趋，男女合伙睡觉六字可包。冲动是委屈不得的。订立一种社会品制，如果妨碍了这两种冲动，如果不能使口腹的饿，与性欲的饿得适分的满足，必不能长治久安。

这件事却是非易。徒打多暂就有人想改造社会！哪个人不想世界长治久安？可是直到现在还逃不出一治一乱的话，或且“更有甚焉”。这个情景只是原因想改造的人看不到这个人性的根本事实，或是不敢看到，再不就是看到一点了，处置仍未得法，暂安一时，长久还糟。

孔仲尼，孟子舆，总算很看到这个了，所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以说“食色性也”。然而他们对付这个的方法，只有礼乐。乐自要紧，礼便只有流弊。后来出了迂阔的宋儒，说什么“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两句话恰恰与人心的两个根本相反！似乎要误尽苍生了，然而苍生岂肯受他误！

现在还有想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么？第一，你们要大起胆子，睁开眼睛，敢于看到这个人心的根本事实！

## (一三一) 完 人

赤

The Matto of the revolution no less than of the reaction, must be ! Thorough,

一个朋友说，完人不是容易的，做事不必求完人。吾当时听了，很不高兴，以为为什么做事定要求完人，把完人看得这样儿高！既而一想，不然，不然。做事是非求完人不可的，不是完人绝做不出什么大事业出来。“小德”是万万出入不得的！

如果做强盗，便应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强盗模样。没有一贯的主张，没有彻头彻尾不离其宗的行动，口口声声骂旧道德，却绝不敢向圣人的藩篱外伸伸腿，心里总想这样子一来，现在的地位要保不住了罢，饭碗要落地一声兵罢，——这种人真所谓“畏首畏尾，身其余几！”

言行不一致，最可怜！如果觉着现在这样也就够了，还说革命革命，大可不必不必！

所以吾所谓完人只是：做强盗便完全做成一个强盗！做李世民便不应惦记隋炀帝。作朱元璋便不应顾念元顺宗。

这个主张自然根据一种人生观与认识观。吾以为人生最要紧的是一个真字。人总要作得赤裸裸，没有不可见人的地方。说得出来，做得出去，做得出来，说得出去。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人做事，总求能自知其根据。

真理是实话之雅名。在科学史上有充分的根据。

在世界观上，作伪最劳，劳与自然根本违反。

## (一三二) “研究问题”

赤

衰老的民族，惰性非常充足。

因为偷惰的缘故，于是只道听途说的瞎谈主义，绝不把实际的问题，一加研究。这很像只知背方书，而不临床！

一个人出来说，这样子不行。于是许多人也渐渐地口说问题，笔写问题。

可是问题从何而来？问题发生于事实。有了事实的不相容，有了事实的搁浅，于是成立问题。解决问题只是求去掉事实的不相容，使其归于和谐，进行遂顺。所以解决问题必须明白事实，必须按切事实。没有现成主义做指导，解决问题必至事倍而功半；自然，现成主义，也可以为解决问题之妨碍。自然，人也不可以为事实所拘，矫枉过正。

然而现在之讨论问题的怎么样，不察事实，不管事实之有无，捕风捉影，设立问题。问题之设立竟可以与事实无关！问题之解决如何会能与事实有涉？

这样子的清谈问题，与空谈主义，究竟何异？

“狐埋狐抓”！

“一丘之貉”！



## （一三三）共产主义之界说

赤

一切生产器具大家共有。一切生产结果大家共有。公共生产，公共消费。不牺牲个人于公众，不牺牲公众于个人。全体享乐，各个享乐。社会良善组织，人人圆满发达。普通说起来，这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但这样说，究嫌太泛。若求严明，须看共产主义今日实际的意思。

共产主义在今日，实指一种最有组织的“推翻现在的社会品制而代以一个较好的”计划。在这个计划的下，有五个主要的坚强信念：

第一，资本制度，在世界文明上，就令可算一个必经之阶，绝不能为真文明之基础。

第二，资本制度现在已处在一种极不安的状态：资本主义已不能管他自己的事；就说大混乱还未开始，实已迫在眉睫。

第三，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

第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

第五，资本主义的推翻必须是全世界的；地方的革命不济事；非实现世界革命的计略，共产主义不能成就。

简括言之：阶级战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全权属于“苏维埃”（农工评议会）：一切共有的共产主义舍此不立。

除这以外，固然还有许多含意，但这五条实当代共产主义最关要害的特性，且是凡今自讲共产主义者无不同意之点。这五条很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一个重要特色，与以前一切变更社会结构的革命不同的，便是它的完全有意识性，便是它是人的自觉的企图，一种正在进行所及深远的社会变迁，出自人心之创造的革命力的，世界史中第一次于共产主义见之。

# 通信

## 巴黎通信

仲甫先生：

《新青年》三号昨早已收。以后愿多寄一二册。

昨天巴黎报已载日本原敬打死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唉！制度迫得吾们对于人死乐，只这一点也非革命不可！

俄共产党机关报 *Pravda*，此间偶一见之。*Pravda* 就是“实话”的意思。一个亡命法国的俄国小中产阶级的人说，“许多报都谦虚着取了‘实话’ *Pranda* 之名：莫斯科‘实话’，彼得格勒‘实话’，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布尔什维克们的创造能力不足改变他们日报的名称。”（N. A. Landau-Aldauov, *Deuo Revolution*, VP. 113.）呜呼！原来在实话以外，造花样的人是有充分的创造能力的！

近来读了些列宁、托洛斯基自家的著作，益感动。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扫清压制者，被压者之先锋组织为治者阶级。”

又说，“养成些有经验有影响的党领袖是一件很烦难的事，但无此，无产阶级专政与‘其意志之一致’只是空话。”

特洛斯基说，“吾们记取，当社会革命时期，有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不能施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时期，国际法不能施用同。”

又说，“马克思之真实教义只是行，进攻，革命精力之发展，把阶级的打击引到他逻辑的结论—这些之理论的公式。”

托洛斯基文才甚美。他现在的名著是《答柯兹基的“恐怕主义与共产主义”》（*Terrorisme et Commuti me*）。新出英译，表面被出版者改题为“*The Defence of Terrorism*”译文较法译为好。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最富学理的价值。法译今年才出，较英译（一九一九出）为好。他去年又著了一本书，法译名《共产主义之孩子病》（*La Malaolieinfantile du Communime*）英译名《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Left Wing Communiom; Ausufauti-*

*fle Disorder.* ) 在战略上很重要。

一方须以剑锋与人战，一方又须以笔锋战，真难为他们。

伦敦劳动出版公司（上次说过的）七月中新出的《劳动月刊》（*The Labommonhey*）为最要看的杂志。最近诸方面的消息多可从此得着。已很登了些重要文章（如列宁托洛斯基的近作），有很公道的批评。这个杂志是伦敦“劳动研究部”里一部分人等所组织。“劳动研究部”设于一九一二年。本名“费边研究部”。是一个联合团体，由八百四十九个劳动团体组成。专研究关系劳动的问题，供给教知，发行书册。由这个杂志可见英伦主张社会改造者已渐趋于左。行会社会主义者许多已皈依共产主义。好像寇尔 Cole 近在一个日本杂志上也这样说过。吾现在对于日本消息茫然，望在新青年上时常载些。日本，无论如何，是与我们很有关系的。

现在资本阶级的举动最可注意的，当然是华盛顿会议。《劳动月刊》说，今年可叫会议之年。共产主义者的会议（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党第三次会议与“赤工联国际会”成立会议）去，资本主义者的会议来。华盛顿会议出生于日美之争，而中国为其处置物。罢兵、罢兵，纯粹是欺人之谈。英国对于日美，是两个都舍不得。《劳动月刊》如此说。又说，就令他们分中国这个赃分得暂时可以合洽，终究还是破裂。资本帝国主义的性质，本来如此。

现在最可伤的是俄国的饥馑，有两三千万人待毙：两月以前，英美政府，救助救助，嚷了个不得了，鲁意乔治最痛切，（法政府简直在无救的意思）但是后来左考查，右研究，直到现在，一粒未出，而加拿大、美国、阿尔然丁（南美）各处收成好的，多的米麦梯子糟蹋了！大西洋的船都没有主顾空停着！吾们对于这种情形，还有别的办法？！

适之现在上海么？“干！干！干！”现在怎么干法？文法研究，颇有趣味。他素喜提倡归纳法，自己也喜用归纳法。但却要大大注意一件事，便是 *hasty Genrvaliz ation*（忙通）。忽了忙通，笑话百出。又科学上的则律，很重 *Nder Certain Condition*（在某种情形下或某种条件下）一个伪语。忽了这个，也可成大错。此即是重因，还要重缘。（缘即 *Condition*）适之第二举例所得大通则，就欠说了一句关于缘的话。“开明专制”，不宜过说。正式的提倡总还是“劳农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虽是吾们所谓“开明专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同一意思，但可惭，狙公之术还不能不用。不然，徒惹反感，无利实际。诚然，今日的共产主义者大都晓得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无产阶级群众全体的专政，只是少数先锋少数前驱的专政，只是少数有充分阶级自觉的无产者的专政。事实不可不如此，无愤如何。列宁自己也如此说：（前引语）见儁为从来无比的诚实人，这也可算理由之一。（*Lenine, Cest le garsle plus honnete Ilnapa; eneoreeuson pareil*

surla terre “列宁实是唯一的最诚实的小伙。在地球上他还未有过对儿”。挪威土人语，见高尔基的《列宁论》（Gorki, *Vladimir Jliiteh Lenine. P. 16.*）“开明专制”近于吾们一时的话，深想起来，意思实极含糊。吾们说实话，又要说的极明了。一个名词不加解释，总是可以使人误会的，也无取更论。吾们的中心意思，何尝有一点不为大家？自然，说大家，自己也在其中：人如不为自己，什么事也可不做；而且必是先为自己。吾们如不是利己主义者只在吾们主张的结果可以普及大家。吾们现在只是想以吾们侥幸得的一点的觉觉未得机会觉的伴侣，使吾们，吾们自己与别人，都得更圆满觉的境遇。所以吾们极端注重教育。（注重教育也是吾们所谓专制与人不同之点）。但为办合于吾们因实地感受而相信的主义的教育，必不能不革命。因此吾们主张革命必须先于教育。罗素以前很反对这个话，现在也服了。新近曾同一个人说：“吾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都感着非有此事——革命——不可。无此一事，吾们都无活路。不是吾们无活路，凡好人都无活路。不是凡好人无活路，凡应当有活路的人都无活路”。最应当有活路的人就是劳农。劳农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他们，别人都不能活。但是现在怎样？别人都活的过份了，劳农自己却迫得绝了路！

张松年

## 无产阶级专政

仲甫先生如晤：

申江别后，忽已易序，抵俄后，以邮便不通，遂鲜音候，南望天末，我劳何如？在俄经过情形，想先归诸人早已奉知，不必再叙；但其中委曲非见面不能详白。生等于十三日离满洲里，翌晨即安抵哈尔滨，是晚乘车南下，顺道往北京一行，逗留数天，即返沪上，重领教益。生此次去国，对于政治经济方面之观察，略有管见，将来拟提为论之，贡献诸国人。生未去国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尚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确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此后唯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书不尽意，奉此致候。

凌霜草于京奉车上十六日

凌霜兄：

精研笃信安那其，在中国当推兄为第一人。今竟幡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且极钦佩吾兄有自白思想变迁之决心与之勇气。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泡特金并没有主张即时就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

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彻，所以法国无政府党读此书后加入共产党的很多很多。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做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尊兄以为如何？

独 秀

## 选 录

### 今日中国社会究竟怎样的改造？（录《觉悟》）

新 凯

#### 一、做这篇文章的原因并质张东荪

“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动机 = 张东荪的无理 = 为中国社会，世界光明而讨论 = 说出具体方法以折服反对者

社会改造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中国社会改造是何等紧急的一件事情？我们受现在社会的压迫已经是不小了。我们对于今日中国社会怎样改造的一个问题，不能不加以良心上的讨论。又因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于我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有许多误解的地方，故此我做了一篇《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以提出讨论。这篇文章，蒙东荪先生不弃，做了一个杂感，答复两点。这两点的答复，在我看来，有许多欠通的地方，所以又做了一个申明。我在这申明中，虽然没把话句说的像糖似的，可是也并没有一句谩骂的话。这个，我是可以自信的，读者早已经看过了一定也自有公论，用不着我来辩明。不知道东荪为什么缘故在答增恺的信中，说我的态度不好，声明不敢讨论了？东荪先生的不讨论，我早就猜到了。不过，借了这个口实来下台，实在是我所想不到的！

本来，我做那一篇，是只就学理上来讨论的，并没有顾到什么人的问题，个人道德的问题，不想东荪先生说我这一种讨论态度有害社会，有损道德。哼！东荪先生！谈到有害社会，有损道德吗？我不能不留一点口德了！民国十年来的罪恶，哪一件不是政客和政客的走狗们所给我们的好处呢？

我看了东荪先生那一篇之后，本不打算再做了。后来一想，我们作文不是为“出风头”，也不是为“每千字一元至……”。我们的讨论也不是为争面子。我们为救中国，救世界而作文、而讨论；所以我虽然已经是决定不再做了，而为良心之所驱使，又不能不再做一篇，以表明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的意见，并且增恺的通讯中也曾说：“……现

在单在空论上改变人家的主张是不易的；你忠于那种主义，请你告诉人家事实上的可能度，他自易折服于你！……”不错！不说出具体的改造方法来，不容易坚人的信仰，那么，请先生们看一看我们主张共产主义者对于今日中国社会的改革方法！

## 二、共产主义以外的改造方法

空谈之无益而有害 = 国内之三种改造论者 = 无政府之无手段及将来之不及待 = 管理蚕食之不可能 = 手工业同业公会之无助于组合

宣传主义为的是实现，并不是为少数学者在研究室中解闷的，所以一种主义的优劣，就在乎它的能否实现。描写一种空想的社会就算终了的主义，和村婆妇义开讲什么瑶池、玉宇……是一样的没有价值！

岂独是没有价值？迷信一种空想而妨碍一种可能的主义的进行，使人类的黑暗、苦痛、……得以延长，实在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我们的朋友呀！你们不要骂我这话太过火。我这话是有所感而言的。你们不也想改造吗？请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

我在说明共产主义者改造方法之先，先研究一研究现在国内改造的别几种方法：

现在国内的改造论者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共产主义自然是一个了。共产主义之外，则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方法的。这话，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要在这百年中想方法。现在先不论方法想得出来想不出来，即或想出来了，恐怕那个时候，中国人早已经被军阀和外国资本家把皮剥完了，血吸尽了！

第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具体改造方法，我也没有听见说过。我所看到只有“管理蚕食”和东荪先生所说的，“以中国旧的同业公会为胚子。”管理蚕食实在是不可能的。资本家哪里那样很恭顺的许你蚕食呢？况且在中国尤其不能蚕食，此层在《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中已经说过了。至于东荪先生的改良同业公会方法，尤其是做梦！我们所要改造成的社会是大生产制的机器工业的社会。而现在的旧同业公会乃是手工业的。机器工业一定把手工业打的粉碎。将来的工人乃是由铺店集中到工场。所以我们只能就各个工场的工人组织产业组合，这旧式的同业不惟不能帮忙，或者反有一些阻力也未可知。所以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两个方法，完全是不可能的。

## 三、慢性改造的不可能

基尔特安那其的慢性改造 = 中国人数的众多 = 中国人之愚 = 农民手工业者的不易革命 = 劳动者的无教育 = 中国人的沉静 = 中国人习惯的恶劣 = 政治的阻力 = 经济的阻力 = 游民政客的阻力 = 教育权的旁落 = 改造者的堕落 = 改造的不可缓 = 中国改造的不可缓 = 劳动者平民的苦痛 =

我以上所说的话，我想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一定皆否认着说：“我们用不着什么特别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只有一个宣传。在下层宣传久了，大多数人都信仰了，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能联合起来来实现我们的主义。”这就是一部分人所主张的慢性的，下层的改造。

这种慢性的改造，乃是一件太不经济，并且是很难能的改造。它的第一个缺点就是时间上的缓慢。罗素先生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公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中国人之众，凭几个人的力量要使大多数觉悟了，真是说梦话！

中国人之多固然是一个阻力了。多而明白还好办哪！中国人是多而且愚。大多数的人都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我更不知道少数人在下层的努力，用何法以使他们觉悟！

社会革命的基础是工场劳动者。中国工场劳动者有多少？在这个农民手工业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如何能使他们觉悟，自动而革命？而此少数之工场劳动者又皆一点教育也没有受过。更如何使其多数觉悟而革命？

中国经四千年专制的结果，人民已经是死了一大半了。“好静而不动”的习惯，恐怕没有比中国更甚的了。再加四千年来，孔教、佛教……的结果，旧习惯牢不可破。你要立学校，他要立老君庙。你要改革新生产制，他说把造化之力夺尽了不归于子孙，……（这都是我亲听说的。）他们对于新学说，新主义简直就不听、不看，我不知道只讲下层改造的如何使他反转过来？

慢性的，下层的改造的大阻力，还是在政治。政治是可恶的，但是它有实力来干涉你。你费了二虎九牛之力办了一份出版物，他拿出慈善的态度来，一封禁，停邮，你的能力立刻就完了。他运动急了，他能请你到监狱里边去。再不然加上一个过激党的头衔就能把你枪毙了。你的辛辛苦苦的工作，他一天就给破坏了。你看，政治的力量有多么大呢？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必运动，宣传、我是说只在下层宣传，而不顾及上层的改革是空费力而没有效力的。你看，中国之无政府运动已近十年了，信服无政府的人现在有多少？以这个比例行下去，要多少年才能使大多数信仰？况且以后的宣传由学生移入劳动界中，比较以前将为更难。

经济问题关系大的很。在现在的经济制之下，信服主义的人中，一定是贫者多而富者少。没有钱，什么事也不能做。无政府主义者印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还要到各处去捐款。法国的格列佛 Grave 困难到把旧杂志卖了来印新传播品。在无政府党之大本营的拉丁民族中，今年印克氏的伦理学时尚且求助到中国。在此种贫困的情形，于宣传上实在受了大影响。你们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因为经济之压迫就可以不必宣传，我是说只靠下层的宣传，一定要经济的影响而进行有阻。结果，一定不能得大多



数的同情。

中国的游民多的很咧！中国的政客多的很咧！……此等人皆反对新社会之实现者，使他们同情，真是一件难事！

下层改造的又有一个障碍物，就是教育权之在于资本家手中。小册子的宣传是一时的，效力小。学校教育是年年月月受熏陶习染的，效力大。况且学生对于教员所说的话的信仰未必不如对于宣传者所说的话之深。所以教育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只在下层运动，则教育权仍在资本家或资本家的走狗手中，对于知识阶级——社会的中坚——主义的倾向有极大的阻力。你看，盘踞现在教育界的完全是美国派的有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派。成天的和学生说美国怎样富，甚且对于学生之主义的活动也加以直接或间接的阻力。宣传者制造场的学校中有如此大的阻力，如何能使大多数觉悟？

在现在的经济情形之下，青年的堕落甚是可能。五四以后自命为新文化运动者为政客，资本家所收买的有多少？此种慢性的改造，恐怕改造还没有成功，而改造家早已经变节了！

由以上看来，慢性的、下层的改造是不可能的——即或可能恐怕也在极远极远的年代之后。有人问我，“改造为什么要那样快呢？”我说，改造越快，我们受的苦痛越少，我们为早入于和平、自由、安定……的生活之中的缘故，不能不主张快快的改造。在中国的现在情形之下，尤其不能不赶快的改造。军阀的敲剥，外国资本家的侵掠，如不赶快改造，恐中国就要处于外国资本的公共掠夺政权之下了，那时候，想革命，一定势比登天还难！

再者，你们看一看，那拉洋车的，为三个铜板跑八里地，有多少困苦？贫民窟中的人有多少可怜？唉！穿着大氅，带着金丝托立克，不愁吃，不愁喝的研究室的革命家还要说我们急性的不好，骂我们是廿四点的赶办。唉——先生！请你可怜那班穷人吧！他们快被掠夺死了！他们的生机一线就是社会革命，对于这刻不容缓的事情，你们先生还要拿出一步一个正方形的老官僚气象来，唉！你们这种行为哪里是打算改造，简直是反对改造，恐怕那因为你们缓办，不能待及而死的那班劳动者，平民都要在地下骂你们很心了！

#### 四、急性改造的方法和它的优点

学校宣传 = 联络工人 = 感化军队 = 实行改造 = 运用政权 = 政治优越之助 = 经济、教育……之助 = 顽固愚蠢自利者不良习惯者的强制 = 五四后对于政治之误解 = 白话文之实例 =

慢性改造的不可能，已经说过了。现在说一说可能的改革方法：

我们改造的方法说来也很简单。我们的方法的第一步是学校宣传以造就宣传人才。第二步为联络工人，以造成实力者。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是兵多的国家，兵是有力的分子，所以我们第三步是感化军队。这三步办的有眉目了，待一个相当的时机，我们就起而实行改造的工夫。把资本家、军阀、政客，一脚踢开。由真正的平民跳上台去，执掌政权，用他们所用以阻碍我们进行的工具，来阻止他们的反动，助我们的进行。我以为改造中国只有这一个方法，旁的我再也想不到了。

这个方法的起手，与慢性的改造差不了多少。它的特点，乃在乎在某一个时期之后，能用政权的优越，助其进行；所以，以前虽是一样的迟，但在以后则一泻千里，前进的加速度比几何的级数还要大的很咧！

这个改造方法有几种好处：第一，一切可为慢性之阻力，如政治、经济、教育……不惟不为我们之阻，反可以为我们之助。

社会有一部分顽固的、愚蠢的自利者……及一切不良习惯、不良分子……皆可以用政权以强制其服从。久而久之，也成为习惯而变为主义之拥护者。

总之，在获得政权以后的宣传，改造是快至不可名言的。我说一个实例吧！社会主义的基础自然是劳工了。要使劳工有力量也非劳动者联合起来不可。俄国在革命前的劳动组合不过四十万人，革命后不及四年就增到四百万人了。其进步之速真是可骇之至！

自从新文化运动倡始之后，青年对于“政治”的误解太大了。我们固然不以政治为万能，但是政治实在能为我们改造之助则已无可疑的。你看，白话文经教育部的一推行，比《新青年》几年的传播快得多。政治之非无用，于此可见。

## 五、反对论的驳斥

= 急性改造的无害于建基 = 忘了政治的建基的不可能 = 多数之盲目因循 = 袁世凯之不能造成 = 首领之不能变节 = 劳动者的监督政府 = 无无弊之一方法 = 因噎废食之非是 =

这种急性的，上层的改造，有人说：“你们这个改造快到是快，可惜是基础不固！”哈哈！改造要注意基础，非常的对！但是你要把“建基”和“修补”分清楚。要想建基，非先把旧的毁了不可。况且这种急性的改造，不过是在运动到某一个时期后，把建基的阻碍物去了，以加增建基的速度就是了，于建基上不惟无损而且有利。我在这里可以声明一句，我并不反对建基的根本运动，我是说建基运动到了某一个时期，就要做一点取得政权的运动。我所反对的，只是忘了上层政治的改造之必要而永久的，继续的建那一面建筑一面被毁的“基”。譬如筑室，泥水匠有了，砖瓦有了，我就可拆

旧室，建新屋，不必等到人人都说到，“这个屋子住不得了，我们另筑吧”的时候才筑。因为大多数人是盲目的、因循的、怕麻烦的。

又有人说：“你们的方法，妙是妙了，可是危险的很，容易造成新式的袁世凯。”我以为这是不足怕的。辛亥革命之后，哪里是国民党执政呢？完全是在旧势力之下。所以袁世凯是旧势力的产儿，不是革命党的孙子。如革命后，不和旧势力调和，采用劳工专政的手段，政权不落于他党之手，恐怕也不能再蹈已往的覆辙。至于首领的变节，恐怕是一件难事。首领与党员已相处很久，一定有充分的了解。况且，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以劳动者为基础。革命后一定要首先致力于劳动组合，……。此种实力团体自足以监督政府。

我们也承认，此种方法是有流弊的。我要问，哪一种方法没有流弊？况且，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此一种方法，我们只有留心防弊就是了，哪里有因噎废食的呢？如若旁人另有一种又没有流弊又好的方法，我情愿抛弃了我的方法：但是恐怕没有吧。

## 六、共产主义的全体观

= 共产主义之远大 = 共产主义者之不欲高论 = 强制的反比例程度参与政治人数的正比例程度 = 自治分权之日渐 = 共产主义过程中之基尔特社会主义 = 国家之废止 = 共产主义终极之无政府主义 = 共产主义乃唯一完善的主义 =

我们的手段已经说了。我们的目的就止于此了吗。不然，不然，我们的目的远大的很。不过，我们以为与其描写二三步后的理想社会，不如在实际上边用一番工夫。所以共产主义者对于理想，虽也少说一点，但不愿意把全力都用在那一边上。如今既是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许多近视眼的毛病，所以我无妨稍谈一谈：

我们夺得政权之后，第一步自然是劳工专政了。当那个时候，人民程度未到，自不能不集中权力以没收土地，强迫游惰分子的工作；集中资本以振兴各种实业。但是此种强制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人民程度一天一天的增加，强制的程度自然而然的就一天一天的减少。

在革命之初，自然是不得已的少数专政。但是人民程度日高，劳动者的训练一天成熟一天，参与政治的人数也自然一天多似一天。

在革命之初，为御外防内起见，权力一定要集中，但是劳动者团体的能力日强一日，劳动者的自治能力日大一日，而中央权力一定也日减一日。到了末后，中央之权力，也不过是办理着公共卫生……的事业罢了。此时的社会，也就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描画的社会了！

国家是一种工具，用以压制反对阶级的。反对阶级没有了，国家也自归于无用了。

此时政府、军队……也一定随之而消灭。这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共产社会吗？

由以上的看来，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都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一部而已。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是一种不完的主义。惟有共产主义是一个有手段、有目的，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而进行的，可能的、完全的主义。真正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呀，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呀！你们的希望，就是共产主义；并且惟有共产主义中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才是可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你们加入我们的团体来吧！

## 七、结论

=改造之公共目的 = 讨论之须开诚布公 = 不要尚意气顾面子 = 讨论之欢迎 = 枝节之不必注意 =

我这一篇之中，内中有许多不好听的话，这也是我一时愤慨之所致。朋友们，我们不是全为着改造社会吗？那么，我们不应当尚意气，顾面子。我们要开诚布公的讨论，你们方法好，我一定从你们的。如若我所说不错，也希望你们有大毅力抛弃以前的主张。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都是为改造社会！

社会改造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朋友们的讨论我是异常欢迎的。不过，我的功课太忙了，这一篇文字只作成于二三小时中，错处一定是不少，请你们在我的本意上讨识，不要在枝节上注意。

一九二一. 一二. 一三于北高

## 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录《觉悟》)

河上肇 著 C. T. 译

甲 我近来看见一本书，里头说：“马克思主义的谬误，俄罗斯革命已经将彼在事实上证明了。”我今天到这里来，想听一听你对于这事的意见。

乙 那是同唯物史观有关系的吗？

甲 是这么说。他们说：“据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渐渐发达下去，必然地要起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可是事实上则不然：这社会革命，不起于资本主义最进步的英国、美国、德国，反起于资本主义最幼稚的俄国。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已在事实上证明了吗？”

乙 哦，这种议论——这话我近来常常有得看见，但可惜是一种不足取的愚说呵。

甲 为什么？恐怕不能这样说罢。

乙 我告诉你，把今日俄罗斯看做实现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实在是一大错误。

甲 说今日俄罗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又是奇闻了。

乙 这是事实，并不是奇闻。关于这事，我已在“社会问题研究”上说了一点。就是列宁自己，也如此说。

甲 列宁说什么 我没知道；但今日俄罗斯，不是明明白白号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吗？说彼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实在有点不容易懂。

乙 请你听一听列宁的说明：“我想研究俄罗斯经济的人，否认其过渡的性质的，恐怕一个人都没有。‘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名称，不过表示必定要实现向社会主义推移的这苏维埃的决心而已，并不是‘说现在的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组织’的意味；这决不是的。要想否认这事实的人，在共产主义者中，我想恐怕一个人都没有。”——我很相信列宁这一假话是不错的。列宁又说：“在物质的、经济的、产业的意义上，我们连社会主义的门口都还没有达到。”以上的话，都是说明“今日俄罗斯尚未实现社会主义”这件事的。所以那些以为资本主义最幼稚的俄罗斯先实现了社会主义而说马克思主义坏话的人，不但没有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没有理解今日俄罗斯是什么东西。

甲 原来如此。这样说来，很难说下去了。

乙 那么，我接着说罢。我们看上面的话，就可以知道俄罗斯实现社会主义，还要在较远的将来。不这样想，那就是无识的错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一本小册子里，有这样一节，“国家独占的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上最完全的‘物质的准备’。彼是向社会主义进行的户口。彼是在‘历史’这梯子段当中的踏段之一。介在这个踏段和称为社会主义那个踏段途中的踏段，除此再没别的了。”俄罗斯现在正将踏上这步踏段——国家独占的资本主义。从此之后，将要向这资本主义发达下去。他们现在正计划全国电气化，做这资本主义发达的条件。就是这电气化的计划，据列宁的论文中说：“我们十分知道，这一个条件，至少也要要求几十年工作。”所以今日俄罗斯，要踏上社会主义的门口，也至少要几十年才有希望。这就是如马克思所说：为实现社会主义起见，资本主义十分发达是必要的条件。俄罗斯的现状，并没有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谬误，不过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罢了。

甲 哦，原来如此。这样说来，俄罗斯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不妨把它看做法兰西革命重演的吗？

乙 这又不然。“历史是不重复的。把俄罗斯革命同法兰西大革命去比较，那是你的自

由，但决不能因此而说前者似于后者。第十九世纪，决不是无益过去的。”——托洛茨基也这样说。俄罗斯的革命，确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甲 哦——也叫做社会主义的革命吗？可是一面说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一面又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反而向资本主义发达去，这不是矛盾之极吗？哦，我明白了。

总而言之，俄罗斯革命，根本上已经失败了。这种议论，我近来看见很多呢。

乙 胡说乱道，我就没有法子。说这种话的人，都是近视眼的人。我告诉你：失败，成功，都是从此以后的事，决非现在所该轻下断语。就拿明治维新——这事，比起这次俄罗斯革命来，真是非常简单——来说罢，彼的成否，尚非如此容易决定。请你看一看明治四五年时的日本，那时情形怎么样？那时抱悲观的人，岂是少数吗。

甲 那么，“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不得实现社会主义，也只有向资本主义发达去”这件事，怎样说明才对？

乙 这里，就是捉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处所。因为无论怎样企图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都有由“物质的条件的束缚”而发生的必然的约束，所以决不能一举而产出新社会组织。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二十四点钟内实现，那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已在事实上证明了。

甲 虽然如此，还难赞成。我请问你：即如你所说，为什么还把俄罗斯革命叫做社会主义的革命？

乙 那是因为彼的革命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终极目的之故。意识这种目的，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政治形态的时候，我们就说那里已发生了社会主义的革命。

甲 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政治形态的发生——这种事件发生的时期，不是同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有密接的关系吗？

乙 没有这种关系。没有这种关系这件事，俄罗斯革命，已经将彼在事实上证明了。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托洛茨基很明了地说明了“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成长而成长，并且得力。由这见地而说，资本主义的发达，就是向独裁制而行的无产阶级的发达。可是政治上的权力可以交付劳动阶级手里的时日，却并不是由经济的势力的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来直接决定的，毋宁是由阶级斗争的关系，国际的地位，以及种种主观的要素（例如传说，决战的发意及决心等）来决定的。所以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达程度较少的后进国，可以有比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还更早占取政治上优越地位的事情。……那种‘以为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国的技术的及生产的资源之间，有一种自动的依存关系’的思想，就是要想用极幼稚的方法理解

唯物史观的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并无何等关系。”——托洛茨基已经明明白白如此说了。

甲 听说列宁和托洛斯基这班人，向以雄辩著称，当能于事后造出种种道理，以铺张自己主张之正当；这大概也可以做一例罢！诚然，说得适合。

乙 胡说乱道，实在没有办法。现在再引一句托洛斯基的话：“俄罗斯革命，是在已产出了的政治著作当中最可注意的东西。”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九〇六年之初，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革命，实有十二年。他的无产阶级独裁论，并不是史论，实是预言。列宁和托洛茨基，现在正忙着做历史，决没工夫写历史。

甲 请不要这样叱骂似地说。请稍为和气点说。

乙 到这种忙碌的地方来胡说乱道，怎样叫人能和气地说呢。

甲 好，好，我再不胡说乱道了。请再好好儿启我之蒙罢。

乙 是什么问题？

甲 据你的意见，好像以为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这政治形态，就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实现社会主义，却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所以在最近的将来以内，只能向资本主义发达去，不能容易实现社会主义，如果如此，俄罗斯革命，岂不是什么意义都没有了吗。

乙 那决不然。俄罗斯革命，不但不是无意义，而且有很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列宁所谓“必定实现向社会主义推移的意志”，已由这次革命在国家的政治形态上具体化了，所以社会主义的实现虽在几十年之后，而其实现的保证却现在已经实现了。获得这个保证这件事，岂但不是无意义，实在有很重要意义的事呵。

甲 现在世界当中，获得这种保证的国家，只有俄罗斯一国不是？

乙 是的。不论英国呀、德国呀，前途如何，还未明白。资本主义，并非必然地达到社会主义。这种制度，也许可以堕入一种以金权为中心的封建制度，遂至于灭亡的——如古代希腊、罗马灭亡那样。

甲 如果英国、德国，发生同俄罗斯相同的革命，局势将怎么样？

乙 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达，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物质的条件，已备有相当的程 度，所以现在如果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上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政治的条件，则一定同俄罗斯不同，能够立刻达到“社会主义的门口”。如果他们照这样办，不用说，是一定比俄罗斯先实现社会主义的。

甲 这样说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确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了。

乙 不错。唯物史观的真理，由俄罗斯革命而益显。

昨天看见《时事新报》上有一篇六几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失败之真因》，不知道说些什么，恨我头脑简单不能理解，所以提笔欲作驳论而又只得终止。但任其信口雌黄，恐怕遗害社会，故暂译此篇，以正其谬。总而言之，在现在而大叫俄罗斯社会革命失败的人，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懂俄罗斯革命的人。这种人患近视眼病，看见社会主义没有二十四点钟内实现，就乱叫社会主义失败；故决不能理解社会革命。我很希望他们发点慈心，不要将这种疾病无辜地传染到别人！

译者附记 一月十七日

## 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录《觉悟》）

河上肇 著 光亮 翻译

### 一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为理想的，但他不相信这种理想是可以一举实现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拿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来看一看，就很可以知道。我们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知道依马克思的见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完成，是有三个时期的：第一是由资本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第二是共产主义的半熟期（即社会主义的时期）；第三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期。其中，关于过渡期的状态，据马克思所记述大体实有两种事情：其一，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二，就是在经济上把一切属于有产阶级私有的资本统收归国有，实行“生产方法的革命的变革”。现在单就这过渡的状态，从俄国现状所觉到的，我略为说一说。

### 二

俄国现状究竟怎样？我们现在还不能正确知道。可是俄国共产主义者对于“现在”的意识，我们是可以从列宁、托洛茨基们所著的书中知道的。由他们的书中看来，则今日俄罗斯，明明白白是属于马克思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

原来俄国共产主义者，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在今天，当有色彩颇异的社会主义者，互相标榜自己主张是纯马克思的。但下面这件事，关于俄国共产主义者，总是很确实的。这就是：第一，他们都以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自任（不管别人对他怎样批评）；第二，渠们不承认对于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有加以“修正”的必要。特别是



关于我们现在所成为问题的“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他们所抱的预想，正完全同马克思所抱的预想相同。列宁的名著《国家和革命》，就是一个最明白的证据。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俄国共产主义者，以为今日俄国，并没有实行着共产主义；不但如此，而且以为连半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还没有实行着。列宁在《农业税的意义》一文中，有如下的话：“我想研究俄罗斯经济的人，否认其‘过渡性质’的，恐怕一个人都没有。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名称，不过表示必定要实现向社会主义推移的这苏维埃的决心而已，并不是‘说现在的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的东西’的意味，这决不是的。我想要否认这事实的人，在共产主义者当中恐怕一个人都没有。”他又说，“在物质的意义，经济的意义，产业的意义上，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玄关，都还没有达到。”

看了这段话，今天的俄罗斯，属于马克思所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这件事，大概总可以明白了。我现在拿“今日俄罗斯正在过渡期”这件事做前提，用这种眼光去观察俄国现状，觉得俄国现在有两三件新事实发生，那新事实是马克思预言上所未曾记载的。不用说，俄罗斯的“实验”，一定有种种新事实提示于我们面前的。但是可以做总勘定的日子，实在还早得很，或者我们的——我的——生存中终不能到来也未可知。所以我这篇文章，也许有过早之嫌，现在姑且就想到的几点说一说罢。

### 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明在共产主义半熟期里，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以“各人为社会而提供的劳动的量和质”为标准来行的；到了完成期，是以“各人的要求或欲望”为标准来行的。但是在没有进入这两期以前的过渡期里，究竟要用怎样的标准来行分配呢？关于这一点，他并没有什么说明。于是今天俄罗斯采用怎样的分配法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有兴味的问题。托洛茨基在《劳动组织的诸问题》一论文中，如此说道：

“对于劳动的工钱，我国现在还留存着，而且恐怕还要继续留存罢。固然，经过长时间，社会的财富，渐渐会到了对于社会的一切组成员，都能供给渠们所要求一切物件的时候的；到了这个时候，那对于劳动的工钱性质自然消失了。不过现在，我们的财富，实在还没有富足到实现那样事情的地步。我们的主要工作，在于增高所生产的货物的分量。其他一切工作，都是从位的性质。在现在这样困难的时期里，对于劳动的工钱，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为“确保每个劳动者的生存”

的手段，实在是为“记录每个劳动者用其劳动替劳动者共和国作多少贡献”的手段。

“所以对于劳动支付的工钱，不论货币形式也好，实物形式也好，都不能不极力正确地使彼同各人的劳动生产力一致。……这样一来，则比别人更多贡献一般幸福于社会的劳动者，比起怠惰者、无用者和秩序扰乱者来，对于社会的生产品，就有获取较多分配额的权利。”

在过渡期里，还有阶级的区别。到了阶级区别完全消灭了的时候，社会才进入共产主义第一期（即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的一切组成员，才都变成劳动者。在还没有进到那种时代以前的过渡期里，是不能说一切人都是劳动者的。不过在对于劳动者支付工钱这一点，实不外是根据共产主义第一期所当行的原则的。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第一期所当行的原则，正反射在过渡期里；也可以说共产主义第一期的状态，其萌芽已在过渡期里发生了。在关于劳动者的工钱的范围里，我们从托洛斯基的论文里，可以想到上面的这点事情。

#### 四

其次，关于国家权力问题，马克思是明明预见彼の“死灭”的。据马克思的意见，国家的权力，是随着共产主义较完全地实现的程度，次第失其必要的。就是列宁的《国家和革命》，也是著述同样的意见的。不用说，渠们承认在从资本主义推移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里，具有“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实质的国家权力，是无论如何都非要不可的。所以在这一点，渠们虽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同其终极目的，可是在过程和手段上，却完全异其意见的。关于这件事，就是看前面所说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也很可以明白。总而言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为实现“使国家权力近于死灭的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所以这时期的国家权力，可以不至于像资本主义时代那样强大。就是列宁的《国家和革命》里，也如此叙述：在从来的社会，是少数的阶级压服多数的阶级的，所以那个为压服机关的国家权力必须要很强大，但是一旦进入过渡期里，就变做多数的无产阶级压服少数的有产阶级了，所以就比较地容易，而随着事件的进行，那个可以做压服机关的国家权力。就不必要怎样强大了。

可是我们看革命以后到今日为止的俄罗斯的状态，国家权力的压迫，是颇强大的。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前揭论文里，如此记述：

“……在社会主义下面，那个为强制机关的国家，要消灭了罢。彼将完全被

吸收于生产及消费的共同社会里去罢。但是向社会主义进的路，是要通过‘国家组织的强大化’这条路的。我们现在正通走这时期。我们知道：洋灯在无油而将消灭以前，要高燃一次；国家也同这个一样，在将消灭以前，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换句话说，就是要采取在各方面握其市民的生命的最无情的国家形式。除了军队之外，恐怕从来无论怎样的组织，都没有像这种困难的过渡期里的劳动阶级的国民的组织那样把峻烈的强制加在人们身上的事。我们正以这个理由，主张‘劳动的军队化’。”

我们观此，可以知道在过渡期的初期，是要实行很显著的国家权力的强大化，把空前未有的严峻的强制加在国民身上的。不过这种强制，同无油而将灭的洋灯的燃烧一样，是随着过渡期的进行，事态渐渐平定而次第减少其必要的。这样减少下去，到了经过“过渡期”进入共产主义第一期，就差不多成了若有若无的东西；及到进入共产主义完成期，就完全绝迹了。

## 五

最后想说的，是过渡期的长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说，共产主义第一期，是“在吃了长产之苦之后”才开始的；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过渡期是“长”苦之时代。可是究竟多少“长”呢？他却并没有说。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农业税的意义》一文里，有几句话如下：

“要从俄罗斯行得很广的那种”“先资本家的关系”（译者按指未达到资本家的关系以前的幼稚状态）的状态直接推移到社会主义，果然是可能的吗？然，只有在一个条件上——这是可惊的“科学的劳动”的完成所赐的，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到了某程度是可能的。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指俄国全土实行电力供给的大计划）。可是我们都很知道：这“一个”条件，至少要求几十年的工作。只有在英国、德国及美国那种国家，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时候，我们才能缩短这个期间。”

我们观此，可以知道俄罗斯的过渡期，从现在起，还至少要继续几十年。那么，是不是无论何国，所谓过渡期都要如此长年月的呢？我想恐怕不必皆然。同样地在列宁的论文中，就说有这样的话：“在一九一八年，像从国际的帝国主义这同一的壳里产生了两只雏儿那样，把社会主义每半分地各别产生了。德意志和俄罗斯，在一九一八

年：前者具备了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在物质上实体化了的经济的、产业的及社会的诸条件；后者具备了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政治的诸条件。”这就是俄罗斯虽具备了由革命而得的无产阶级专政那种“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政治的诸条件”，但因为经济状态非常幼稚，弄得“在物质的、经济的、产业的意义上，连社会主义的大门口都还没有达到”，所以彼的过渡期，势必要长一些。可是在像德意志那样已经具备了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经济的、产业的及社会的诸条件”的国家里，只要加以“无产阶级专政”这政治形态，就能比较容易地进入社会主义，因之过渡期也是可以格外短少的。

由此观之，一定的社会，在采取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政治形态——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就走入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换句话说，过渡期的要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政治形态。可是在经济状态幼稚的国家，纵使采取这种政治形态，也不能容易实现社会主义。那么，经济状态幼稚的国家，急入“过渡期”里，毕竟不过无用的吗？那又决不然的。社会如果采用这种政治形式，就能够意识地使那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经济、物质的条件很快地完成。由进入过渡期这件事，那个社会，就能够意识地向社会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者，并非像那些“曲解”唯物史观的人所说那样：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以机械的必然性自然进行的。所以早一日进入过渡期以确保社会主义实现这件事，纵使在经济状态很幼稚的国家，也不能不说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我从俄国的“实验”，先学了这一点东西。

《经济论丛》第十三卷第六号

河上先生是一位学者，如今尚有这种主张，真不能不使人感动。我很希望中国学者先生们，也要放点良心出来，不要专说些不负责任的空话！

译者附记

# 什么话！

记 者

有一个署名先觉的做了一篇小册子，题目叫做《打破衣食住》三问题，全篇都是“什么话！”的材料，其中尤妙地说话是：“今人动言衣食住，习焉不察，竟将毕生精力断送困顿于衣食住之中，甚矣其惑也。“第一断荤……复次断火……对于衣服，拟就现时所已穿者永远穿去，如彼偶像上加袍褂，洗本不必，滥亦不管；偶或兴至，结跏趺坐，拾几片树叶做一单衫，取几根腐草作一长袍，喜则衣之，否则置之。对于房屋，城市严穴随宜歇住；走至山顶，即在山顶小坐；走至树林，便在树下长眠……再进至第三步，则可以吃可以不吃……再进至第四步，则非非亦非，无无亦无。”

广州《新民国报》有一个署名王恒的做了《工潮解决后慰资本家》一篇短文中说：“著者一切主张皆采取国家社会主义与道德的社会主义，而反对纯经济的社会主义者也；质言之，则著者非一味袒庇劳动家，以使之与资本家为难者也。今后中国之资本家，当为社会的资本家，勿为纯物质的资本家。”

伦敦中国总领事罗昌在讲学俱乐部演说：“改浅中国文字之企图未必有成效，新文学无论有何价值，然其影响将使华人不能诵读古书研究文学。”见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

广东海丰县吕半教做了一篇《孔教将遍行环球说》，其中最令人发笑的几句是：“或拟孔子重君臣之义，与今日民主政体不合，当然废止；抑知世界民主各国，其宪法规定之通义，必曰国民有服从总统之义务，此其意安在，以总统为国家行政最高机关，国民若不服从总统，则不能构成国家也，此与孔子‘臣事君以忠’之说，若合符节。……西国以平等自由为教，故以握手接吻为爱敬；而今则美人禁止男女接吻之礼矣。彼惟濡染华风，心知‘男女有别’之教之甚善，故自革除其习俗也。日本自步武泰西而后，战胜中国，战胜强俄，号称一等国，然因道德堕落之故，虽公侯之夫人，苟不满意于其夫，即掉臂去之，以离婚自由为口实，其夫亦无如何也。故日本人患之，渐有汉学复兴之说。所谓汉学，即孔教也。”

张墨池君著的《西伯利亚游记》上说，满洲里护照稽查处对他说道：“政府有命令是不许中国人出境，要去赤塔，非有去赤塔的护照不可，此照不能放行。我见你是北方人，不是南方乱党，……若你操南方人口音，即以过激党拿问。”

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习彭邦桢上督军书说：“近年以来，人心日非，嚣风大启，潮流所趋，实骇听闻：仇父非孝之言，忍心倡导；均产公妻之说，信口肆谈；近且集合党徒，排斥异己，借新文化之名目，传过激党之主张……邦桢厕身学界，历有年所，维持纠正，天职难辞：……伏思督座总师桑梓，吾道干城……拟恳严斥教育厅长厘正学说，整饬校风。”

## 编辑室杂记

记 者

本社记者张崧年君本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今已因主张冲突，声明退会，兹录其退会书如下：

我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感受资本制度的恶果痛恨几乎不可终日。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地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地信奉。凡对于社会，曾做过一度考虑的人，无不晓得社会主义的对面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更进一层的切实言之，现在摆在眼前的，已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今日的问题只是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之争。一个人不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党了这边，便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党了那边。无所谓温和派，无所谓超然党。列宁的国有资本主义只能说是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方法，一个暂时的手段；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完全谈不到那个。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吾绝信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改换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如果有人说：心以为好而想创造的政治制度“决不是社会主义的”，那必是对社会主义的真意，完全未懂；不然便更不可说！

吾现在很觉着，对于少年中国学会，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吾不是不本科学的精神。吾不是不为社会的活动。自然以生地的关系，吾也很想创造一个少年的地方叫做少年中国。只是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绝不是泛泛的少年中国，绝不是像少年意大利一类的少年中国。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的中国，乃是有充分的少年精神（进取、切实求是、赤裸裸、随顺自然，活泼泼地无丝毫之束缚）的，以劳农为主的少年中国。不把这些形容词摘要标出来，吾已万分不能忍受。如再说“所谓少年中国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吾更万万分不能忍受。倘或再进而简直把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抛开（新近规约修正案在宗旨上加了民治一层，越使吾惊异。吾现在只懂得“工人治” Ergatocracy，很不晓得什么“民治” Democracy），而但拿学会的一个学字来遮掩一切，那吾只有：

既然如此，又自愧活动力不足，吾只好自己退会。即望把此信完全公布，作吾退会之声明。此致

少年中国学会。

张申府，九月二十日



#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纪略

记 者

一九二二年五月初旬，在广州发现两个重大会议：一个是五一至五日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个就是五五至十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这两个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盛典，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声！

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共有代表二十五人，代表十五处青年团，五千余团员。共计会议八次，兹录其议事日程如下：（一）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问题，（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纲领和章程，（三）中国青年工人和农人之生活状况及其改良之奋斗，（四）政治宣传问题，（五）教育改良问题，（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之关系，（七）临时中央局报告，（八）各地代表报告，（九）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兹将其连日议决的纲领章程以及各种议决案，逐一发表，使国内青年同志们知所趋向。

## （一）纲领

在最近十年间的世界情形，完全为欧美资本帝国主义所威胁。这可惊可怕的欧美资本主义大企业日益扩张，其出产品的大部分并不销售在欧美自己的国内，而输出于欧美以外的国家。

结果，每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想日日扩张自己的市场，以销售己国过剩的出产品；一方面又从欧美以外消费国中收买原料及半制品。因为要不断地争夺及保护这些市场，所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弱小民族就不得不用武装的侵略和竞争；现今他们竞争最烈的大市场就是亚洲。因此印度中国和高丽等国就特别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惊天动地的世界战争，其发生的原因完全由于英法德奥互相争夺市场。战争的结果，瓜分了德国殖民地，毁灭了德奥保加利亚的经济基础，使德奥保加利亚成为英法的殖民地，并且把世界的经济秩序完全破坏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先后在巴黎华盛顿及日内瓦会议中貌为和平，心实争夺宰割世界。此等会议

中互相冲突的暗礁，又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日美战争既为最近期间必不可免的趋势，而英法冲突又将相见於疆场，所以将来第二次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战爆发起来，其猛烈凶残必较新近完结的大战为尤甚。

华盛顿和日内瓦会议，不过苟延将来必不可免的大战时期之一种方法：一方面彼此借此稽延期间充分做战争的准备；他方面又可借此稽延期间，尽量吸收弱小国和殖民地的精液如原料劳力等，以补偿其在大战中的损失，并准备第二次大战的经济基础。

上次大战的结果，使英国日本对于东方各民族的侵略愈加厉害，如英国侵略印度，每年约有百万印度劳苦人民死于饥饿；日本侵略高丽，更是一口吸收其所有精液一滴不漏。

资本主义的列强，对于侵略中国又另取一种形势，中国最足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贪婪掠夺的写照。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以中国有广大的肥美土地，多量的贱价原料和多数的消费人口是一块肥美之肉，各想夺取比较他国更优越的权利，遂至互相争夺，而造成中国现今在国际上的特殊状况。

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在这种国际资本的支配及竞争之下，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于是列强更为借口实而谋瓜分中国或共管中国；所以中国国内的特殊状况，也是国际资本势力造成的。

中国的分裂和内乱既是由国际资本的扶植，加之又有一班由国际资本养成的外国资本家走狗、汉奸、卖国党，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更能把中国一切的经济生命尽卖给外国资本家，例如种种权利之割让，最廉价的原料之输出，最廉价的劳力之供给等都是。

国际资本的压迫日甚一日，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之失业和贫困也就跟着日甚一日。他方面，大都会里又产生了欧化的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也采取外国资本家同样的形式用资本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

在最近的中国，这种欧化的资产阶级虽有相当的势力，但仍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而组织中国社会的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还是农人，小商人小工厂主或工厂主以及知识者等小资产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的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义和团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民心情狂乱而反动的表现。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民起来直接反抗封建帝

政以划除革新障碍，间接革新内政以反抗国际资本帝国势力的外患之表现。

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命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到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

这种革命战争现时正在奋进途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穷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到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战胜以后，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的目的在于采用劳农制度，即是将政权归诸无产阶级；这种革命实现之迟速，乃依世界状况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之强弱而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班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

然这种奋斗的道路并非直径的，所以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规定下列现时的方针，以期达到最后的目的。

#### 政治方面

(1) 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2) 工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3)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

#### 经济方面

(1) 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每日作工时间不得过六小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工人，每日不得过八小时；但应争得平均的工值；禁止十二岁以下的青年作工。(2) 每星期至少应有连续三十六小时的休息；一切节日停止工作。(3) 禁止厂主与艺徒私自缔结契约，应制定保护艺徒的法律。(4) 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做有妨害健康的工作。(5) 男女工人待遇平等，女工在分娩期两月中应停止工作，并须照常发给工资。

#### 教育方面

(1) 关于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为所在地方的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并发刊通俗的日报，月报小册子。对于青年农人尤应特别注意。又使应年长失学的青年受普通教育。(2) 关于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其方法或集会讲演，或刊行出版物和小册子，并特别讲述中国政治情形及其他种种情形，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3) 关于学校教育，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运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校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一切不平等的待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中国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协同各青年团体反抗各种迷惑青年阻碍青年思想进步之政治或宗教运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承认对于解放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为世界问题，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非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起来革命不可。

## (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

### 第一章 团员

第一条 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

第二条 年逾二十八岁者，得为本团特别团员，只有发言权。

第三条 团员入团时，须团员中二人以上之介绍，并须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通过。

第四条 团员入团时，须在该地方团书记处登记，并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盖章发给团证。

第五条 团员入团时，须缴入团费五角，并须按月缴常费一角；但劳动者入团得免缴。

### 第二章 组织

第六条 各工厂、各学校、各乡村及其他足资治乱之机关中，须组织小团体。各“小团体”满十人以上须组织干事会执行事务。任期三个月；但不能组织干事会时须设书记一人。

第七条 各地方组织地方青年团。该地各小团体属之，选出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六个月（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上级委员会得委派之）。

第八条 各区代表大会选出区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九条 全团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选出五人组织之，并选出候补委员三人。

第十一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书记一人，总理事务。

第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工作分为三部：

(一) 书记部——掌理组织，财政，搜集报告，发给通告……等事。

(二) 经济部——掌理关于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等事。

(三) 宣传部——掌理教育及政治的工作，主义宣传及出版事业等事。

第十三条 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之组织，按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之原则组成之，但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认可。

第十四条 大会或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地方团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分别进行。

### 第三章 纪律

第十五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团最高机关。

第十六条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七条 大会或执行委员会之议决须为该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多数之公意，少数须服从之。

第十八条 下级执行委员会须服从上级执行委员会。不服从时，上级委员会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十九条 对于各下级执行委员会议决有抗议时得五分之一的赞成者，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但在抗议时期仍须服从该下级执行委员会之议决。

第二十条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于全国代表大会判决，但在抗议时期仍须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

第二十一条 团员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案时，得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之。

第二十二条 团员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或三个月不缴月费者，得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之。

### 第四章 会议

第二十三条 各“小团体”每星期须开会一次。

第二十四条 各地方青年团每月须开会一次（代表会或大会依各地情形而定）。

第二十五条 各区每年须开代表大会一次。

第二十六条 全国每年须开代表大会一次。

第二十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临时会议，但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召集全国临时会议。

第二十八条 区及地方临时会议亦得照全国临时会议之办法召集之。

### 第五章 报告

第二十九条 下级执行委员会每月须报告上级执行委员会一次。

### 第六章 机关

第三十条 依照各地情形须设立平民学校、青年俱乐部新、剧团、合作社、演讲团、图书馆、出版机关等。

### 第七章 经费

第三十一条 经费以团费特别捐及其他收入充之。

### 第八章 机关报

第三十二条 本团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一机关报，团员负定阅及销售之义务。

###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得由全国代表大会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之。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由本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日起。从前各处青年团的章程，一律取消。

#### “附”议决案五则

(一) 佛山分团由大会议决认为特别区，不适用章程之第二条。

(二) 特别团员经所在地方团团员过半数议决认为必要时，并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得有被选举权。

(三) 有三个地方团以上方可组成一区。其划分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决定。

(四) 不属于区之地方团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辖，或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某区间辖。

(五) 前加入本团团员须追缴入团费。

### (三) 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议决案

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无产阶级尤其是为无产阶级的青年奋斗的团体，所以我们对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应该尽最多的最大的力量。此时我们中国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呢？在教育方面说起来，可以说完全没有。在经济和待遇方面说起来，普通工厂尤其是纺纱厂丝厂香烟厂里，为工价低廉起见，雇用多数男女童工，内中还有许多不满十岁的童工，随着大人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若稍有疲倦的状态或稍有错误损失原料和工具，便受监工人的毒打，丝厂里毒打女童工尤其惨酷，所得工钱最少的仅有铜子六枚，这六枚铜子在大都市里万万不够生活，不过补助一点生活费，衣食住大部分还须仰仗家庭，这班童工的生活状况，完全是我们青年的活地狱。在小工厂及手工作坊或店铺的学徒，虽然有一个出身做工头的希望，但在学徒期内完全是师傅的奴隶；没有工钱，工是代师傅白做的，师傅不过指挥着，出力的笨事都是学徒做，不但替师傅做工，还要替师娘私人服务；做工时间自早至夜没有限定，有许多小铁工作坊的学徒，自早晨天明至夜间十二时后，除了吃饭和解大小便，大约

一天总有十六小时以上在火炉旁边打铁或是烧火，就在天气极热的时候也是如此；师傅利用学徒替他白做工，所以不肯尽心教授学徒，任意延长学徒出身的年限，因此学徒的生活困苦也不在工厂的童工之下。

青年农人生活状况虽然比都市的工人稍好，然因物价腾贵地主兼并的结果，青年农人渐渐由自种变为佣工的地位，佣工的工钱，青年比大人低而做得同样的工作，牧童的工钱更低到每年不过一二元。

依据以上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有必须改良之条件如下：

- (一) 限定童工做工最低的年龄；
- (二) 无论成年的或未成年的男女工人农人，凡做同量的工作者，须得同量的工钱；
- (三) 禁止一切监工人工头或师傅对于男女童工及学徒加以体罚；
- (四) 限定童工及学徒做工最多的时间；
- (五) 限定学徒出身最多的年限；
- (六) 禁止学徒为师傅师娘私人服务；
- (七) 改良工厂及店铺有害童工或学徒卫生之事；
- (八) 筹办青年工人农人的义务教育；
- (九) 争得或设备特别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的娱乐机关，如青年游戏场青年俱乐部等。

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上列各事或单独或加入他团体有关系此类运动时为青年工人农人尽力奋斗。

#### (四) 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代表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它的生命在不停的实际活动上面，而不在坐以论道或空谈主义的上面。

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我们必须以不停的活动，引起并指挥种种有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无论在任何困难和压迫中，我们必须公开的，半公开的，或潜在的保持并发展与群众的接触。

每一种群众运动发生，尤其是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发生，我们必须努力参加其中，占得指导的地位。无论是爱国运动，或自由运动（争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权利）只要是能引起群众同情的我们必须对团员下动员令，令其一律参加里面去活动。我们所发起或参加的群众运动，最初务宜多带普遍的性质，使运动的范围扩大，人数增多，所以开始切忌显出无益的严格色彩，致使群众畏忌不前，而成流产的或孤僻的运动。

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无论本国内的或国际的一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即须详细加以分析议决对付和宣传的方针，通知本国全国各机关一律执行。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组织种种政治的演说、集会，和俱乐部之必要的时候，并须组织普遍的大示威。此外发刊种种政治性质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及小册子传单等，也为宣传的重要工具。

各公众机关、各团体，有公开的政治性质的集会时，本团中央及地方机关必须派团员出席演说，务使听众的大多数在政见上成为无产阶级化。

我们最不可放松的宣传机会，就是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市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总动员向群众公开的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

## (五) 关于教育的议决案

### 一、青年工人和青年农人特殊的教育运动

我们为青年工人的前途和利益计，应努力为他们作特殊的教育运动。现在大多数青年工人类皆陷于不识字的情况中，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工人愈无知识，资本家便愈容易加以掠夺和压迫。我们务必将这样可怕的情形，唤起青年工人为争得教育权利而奋斗，并努力从事于特殊的识字教育运动，务使一般青年工人能读能写能思索，以启发其阶级觉悟和战斗能力。主要的方法，务必运动在工厂中或其附近处设立学校和星期学校。

至于乡村青年农人的知识比较城市青年工人更为落后。所以更容易成为城市资本家廉价收买的劳动后备队。我们对于青年农人，尤应努力作特殊的教育运动，使他们明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非完全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能解放。主要的方法，在运动乡村国民小学或高等小学，为青年农人开设夜班或半日学校，以及散发种种极简易极明白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和宣传物。

### 二、普遍的义务教育运动

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普遍一般无产者的子女，都被排除于教育之外。所以我们最要努力的，就是要为这班无产者的子女，争得普遍的义务教育。主要的方法，应使各城市未受教的童男女教育组织儿童式的示威运动，日日暴露现在社会糟蹋最大多数新后裔的野蛮和弱点，俾人人知道这种少数人专利的社会，非革命不可。

### 三、免除学费运动

现在中等以上学校，只有初高两级师范学校不收学费，所以除这种师范学校外，贫穷的子女，绝没有升学希望。我们必须努力与资本家的教育机关奋斗，极力做普遍



的免除学费运动。无论成功与否，至少也可引起全国苦学生对于现社会的愤怨和觉悟。

#### 四、在教育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

现在中国教育界到处布满了基督教的势力以锢蔽青年的思想；而非基督教的青年在教会学校内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和压迫。我们为这种非基督教青年的利益计，应努力帮助他们在教会学校内做平等待遇的运动。

#### 五、学生参加校务运动

现在中国的学校，都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并不是为学生而办学校。所以把学生当作机械看待，并不容许他们参与校务。于是校内一切设施和课程，都由校长和教职员自身的志愿和利害来支配，一点也不合学生的需要和愿望。我们为祛除全国学生这种痛苦起见，务必努力纠合全国各地的学生为参加校务的运动。

#### 六、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

中国言语文字之庞杂，无处不令人感觉隔阂不便的痛苦。这样庞杂的语言文字，乃是我们宣传运动上最大的障碍。我们为排除这种大障碍起见，必须努力促进国语统一和注音字母的运动。至于促进的方法，或加入国语读音统一会和注音字母传习所，或在各地鼓吹设立这样的读音会和传习机关。

#### 七、男女教育平等运动

在现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女子在经济地位上完全没有立脚点。所以女子的教育权利几乎全被剥夺。近十数年来，虽有最少数女子渐渐得受初中等教育，但前大多数的女子，还是处于昏天黑地之中，没有接近知识的光明。所以我们务必努力为最大多数未受教育的女青年奋斗，以求达到男女教育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虽明知男女平等的原则，为现社会所拼命反对而不能如愿实现，然我们必须不停地运动和奋斗，以表现青年女子的教育问题，非社会革命不能解决。

### （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社会上活动将与现在各团体不得不发生某种关系；有的团体，青年团团员须加入活动，造成中坚势力；有的在某种运动须与联络进行，以达我们的目的；有的，须无顾惜的披露其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迷蒙并须以实力推翻之。所以青年团对于中国现在各团体须具体的规定其态度。

（一）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的护符，并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已不可讳言。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以教育、娱乐等利益引诱中国青年使受美国资本主义化，附设商业科为美国银行及商店造就学徒；宣传中美亲善为美国资本家推广市场。青年会之与中国旧势力结合又可于彼之与中国官僚互相笼络中见之。所以对于此种团体须

用言辞及文字的宣传披露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愚蒙沾染。资本主义之毒，于其所设立之义务学校及一切援助劳动者及其他慈善事业应利用之，但须揭穿其目的及用心。

（二）非基督教及宗教的团体。基督教因其为现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有势力的工具，所以是我们最先要反对的。非基督教团体所做的事正是我们所欲做的。非宗教的团体反对一切宗教因为宗教是桎梏思想，并且在历史上看来是常与旧势力结合的东西。反对宗教，所以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趋革命的路途。因此对于此种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团体应尽力帮助进行。并宜在此种团体内组织青年团同志的小团体。此种小团体应尽量活动以达到指导的地位。

（三）各种学术研究会。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

（四）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为学生的结合为我们在学生中宣传主义的最好机关。在未组有学生联合会及只有有名无实的学生联合会之地方，各学校的青年团同志应提倡组织或改组之。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团小团体应不停的以活动在其中造成中坚势力。于学生的爱国及争自由等各种运动中得以指导一切。对于学生联合会所设之平民学校俱乐部演说团新剧社等，青年团团员应加入其中宣传主义。

（五）童子军。革命的青年应受军事训练并养成尚武的精神。童子军为预备革命的青年之最好机关。所以童子军之组织于青年团最为重要，中国现今大半的童子军是教会学校或由青年会所组织的，我们对于此童子军不应为外面的攻击但应为内部的运动，使成为青年团之机关。

（六）工人团体。青年团团员须帮助各种工人团体，教育工人，及加薪减时等运动。并在工人团体中极力吸收青年工人加入青年团，尤为紧要。

（七）各种社会主义团体。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虽于政策上有许多错误的地方，然为富于革命性及为无产阶级的团体。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种奋斗起见，应与之结成共同的战线。对于其他一切非革命及冒牌的社会主义团体，应无顾惜的攻击，披露其虚伪，使青年不至误解社会主义，而劳动运动得入于正轨。

（八）政党。中国现有的政党。大半为反动的政党，我们对于反动的政党务取攻击的态度，而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则应取援助的态度。

民主革命重大的作用，就在打倒武人政治，建设民治的政府，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援助他。但他们决不能解放无产阶级，并且又将自成为新支配阶级。故我们当告诉无产阶级，不可认民主革命是我们的革命，我们还当直向社会革命的路上走去。

（完）

## 后 记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该刊先后由上海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印量都非常少，这些影印本（繁体竖排版）大多珍藏在大型图书馆的特藏室，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一般读者难以读到。

其实，《新青年》创办初始是想改为横排版的，这个建议最初也是由钱玄同提出来并得到陈独秀认可的。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遭到群益书社的反对，理由是费工且费时。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其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读者能阅读到这部重要的中国现代文献。此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年的心愿。

《新青年》简体横排版最初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席云舒博士利用业余时间，历时6年，将《新青年》繁体竖排版整理为简体横排版电子文档，合计11卷（含季刊和不定期刊）63号，计700余万字。2008年底，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与席云舒博士多次联系沟通，最终达成出版共识。目前，经过细致的加工整理，《〈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终于面世。

《新青年》创办时正处于白话文之滥觞、语言文字规范均尚未形成之际，前三卷只有断句没有标点，第四、五卷大多都是“一顿到底”的标点，这些文章点点滴滴地展示着当时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从不规范向规范发展的过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得到了国家语委厉兵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厉兵教授百忙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同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为本套书

的出版撰写了推介信，原宁夏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龙城顺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聘请了蔡永贵、马丽珠、关爱群、宗志远、王琨、潘忠、吕国安、王丽云、武耀东、苏惠、喻通、白玮、刘涵等13位老师对本套书进行了校订工作，出版前我们又特邀了郎伟、李仁安、杨胜利、陈春霞、周惠玲、马丽珠、白玮、陈海洋、喻通、白丽等老师，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付梓之前，对他们的真诚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年6月25日

#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

研究新文化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新青年》都是必读的杂志。它不仅开始了新思想与新思维的历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与精神风采。

此次以简体横排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的传播史，都有不小的意义，是《新青年》传播的重要渠道，将把它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今人的阅读视野里，会有亲切的感觉。

孙郁 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

《新青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它的创办人陈独秀和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三位旗手，他们和《新青年》的其他同仁一道，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

ISBN 978-7-227-04748-3



9 787227 047483 >

总定价 880.00元